
儒藏

精華編二三八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编.二三八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3

ISBN 978-7-301-11956-3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01133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编二三八)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武芳　童祁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56-3/B·0642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73.5 印張　707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三八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孫欽善　王玉德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精品購物指南》報社常務副總編　《優品》雜誌主編　王明亮先生　貳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李劍雄　趙新

本册責任編委　李峻岫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八册

集部

陳亮集

〔南宋〕陳亮　撰
鄧廣銘　校點

目録

陳亮集卷之十七……一九八

陳亮集卷之十八……二〇五

陳亮集卷之十九……二一一

陳亮集卷之二十……二二一

陳亮集卷之二十六……二九四

陳亮集卷之二十七……三一三

陳亮集卷之三十

陳亮集卷之三十一……四二二
祭文……四二二

陳亮集卷之三十二……四三五
祭文……四三五

陳亮集卷之三十三

陳亮集卷之三十四

附録……五三八

校點説明❶

一、生活在十二世紀後半期的陳亮，是一個奇特強毅的英俊豪傑人物。論事功，他是没有的，因爲他一生夢寐以求的建功立業的機會，只有在他五十一歲狀元及第之後，纔有了獲得的可能，却不幸就在次年之春，正當他準備赴建康軍簽判任所供職之際，竟因病喪生了。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主張，對金的積極進取主張，通過與朱熹關於王霸義利的争辯而闡發的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論點，却都是在我們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極爲突出，因而也就都應當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葉適在《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中曾説：「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争誦惟恐後。」但從南宋末年以至元明清三朝，程朱一派的理學家的思想和著述，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佔了絶對優勢。獨樹一幟於理學之外，並敢於對理學宗師朱熹争辯不休的陳亮及其著作，自然不可能再繼續受到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應有的重視，以致在他身後，由他兒子陳沆所編成，稍遲由婺州州學刻印的四十卷本的《文集》和四卷本的《外集》（即詞集），因無人肯爲之重印或重刻，到明中葉，已經成爲極罕見極難得的本子了。

三、明朝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永康縣的朱潤和朱海二人，就他們所能見到的殘缺不全的《龍川文集》和《外集》，加以收輯，併合改編成一個三十卷本，刻印行世。朱氏兄弟這次刻印使一部已殘破到幾將失傳的文籍又得到流布，這當然要算對陳亮立了大功；然而當重刻此書之際，在書的前後，他們不但没有寫一篇序跋文字，説明當時這部書的殘缺情況以及他們收輯拼合的過程，在校勘方

❶ 原題爲「陳亮集增訂本出版説明」，今據《儒藏》精華編體例改。

面他們也没有認真進行，以致脱漏錯訛之處甚多。而尤其荒謬的是：爲求阿附當時崇尚程朱理學的流俗之見，竟將陳亮的文章肆意竄改，不惜厚誣陳亮，貽害讀者。而它又成爲其後明清諸刻本所共同遵奉的一個祖本，謬種流傳，迄今未已。對此，我們便不能不給予深切的譴責了。

四、一九八三年春由美國友人田浩教授協助，我得到了一部《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影印本，取與明成化刻本稍加比勘，成化本（和據它翻刻的由明嘉靖至清同治諸刻本）中的校勘疏失和有意竄亂之處，便一一顯露出來。而這部《文粹》，雖然只是一個選本，其《龍川文粹》諸卷中，却還有爲成化刻本所未收録的一些篇章，其中且有陳亮的極爲重要的文章。因此，我便決定把從明成化以來流行至今的三十卷本的《龍川文集》重行校訂和增補。雖還無法恢復陳沆原編本的本來面目，但在篇卷上總可得到部分的補充，而由朱潤、朱海二人所造成的訛脱和竄亂，也都可以得所訂正。

五、《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應是在陳亮、葉適都已下世，在二人的文集都已刻印行世之後編選成書的，最早不能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但此書的最前面刻有建安人饒輝的一篇序文，所署作年爲嘉定五年壬申（一二一三），這是大有問題的。因爲，一則當時葉適還健在，陳亮的文集雖已編定却尚未刊行；二則在這篇序文當中，並無一字一句涉及陳、葉二人的行事或文章，而只是空洞地説了一些「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未易以文言也」、「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醖藉中發之，而非可以外求也」等等不著邊際的話。可知這篇序文決非爲陳、葉二人的《文粹》而作，其刻印在《文粹》的卷首，必然是屬於張冠李戴的，則文後所署作年自然也與《文粹》刻印的年份毫不相干了。又查陳振孫的《直齋書録解題》中並未著録《文粹》，所以我説《文粹》的刻印不得早於宋理宗的中晚年。書中凡遇宋朝皇帝名字皆避諱，凡遇「國朝」、「祖宗」及「陛下」等字樣也均提行或空格（雖然也間有破例和不嚴格處），因而又知它的刻印行世，最晚也不應

晚於度宗之時。總之，它必是一個南宋刻本。

六、我現在把這本書取名爲《陳亮集》增訂本，是表明，我是在明成化刻三十卷本《龍川文集》的基礎上，又依據《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和《永樂大典》殘卷等書作了一些增補和校訂工作的。事實上，凡見收於《文粹》當中的陳亮文，我是一律以《文粹》爲底本的。這樣，成化本中的一些訛誤、脱漏，特别是經由朱潤、朱海二人所肆意竄亂篡改諸處，就不必特意加以糾正而都得以恢復原面貌了。陳亮文中因避宋帝名諱而換用代字之處，成化本和後刻諸本也有遞加改易者，今也一律照用《文粹》舊文而不加改易。凡成化本某卷所收文章與《文粹》某卷全相同，而排列順序互相參差者，亦均改從《文粹》序列。其爲成化本所未收而爲今次增入者，則爲《文粹》中之《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任子宫觀牒試之弊》及《人法》兩文，和《永樂大典》殘卷中的《代妻父祭弟茂恭》、《代妻祭弟何少嘉》兩文。成化本卷十五之末原收有《後杜應氏家譜序》一篇，文中有「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訪司副」語，明係元人之作，今予删除。另外，凡《文粹》未收之文，則儘量依從成化刻本。這是因爲，後來諸刻本雖有對成化本遞加改正之處，然大都無稽無據，肆意而爲。對此等改易文字自須慎重將事，故凡非理據確鑿者，均一仍成化刻本之舊。

七、從《文粹》輯來的《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作於何年，不易考知。我很懷疑，《漢論》可能就是葉氏所提及的《陳子課藁》的一部分，是在陳亮授徒講學期内向學生提示的一些歷史問題，爲學生撰寫的一些示範文字。《文粹》中各卷所涵内容分量，大都與成化本的内涵相同，《策問》在其中分作三卷，《漢論》在其中分作五卷，故今次增補於此本之中，亦均仍其舊貫，編次於與之相應的門類之後。增補後之陳文雖亦分編爲三十八卷，然其總量必不等同於陳沆所編四十卷本中之三十八卷。

八、陳沆把其父陳亮的詞編爲《外集》四卷，明成化刻本則併合於文集之内，所收詞共僅三十首。嗣經清代道光、同治諸刻本及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

標點本《陳亮集》逐次加以增補，共得詞七十四首。這次收録時，又把各詞與原出處進行了一次校勘。各詞的先後順序，則是依照姜書閣《龍川詞箋注》排比的（只有個别的一兩首稍有改變），因爲這本《箋注》，對於凡有作年可考的各詞都按年編次了。又因爲陳沆原是編爲《外集》的，我這次便也把全部詩詞作爲最後的一卷。

九、從清道光中陳坡刻本以來，直到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印行之標點本，都相繼附入了陳亮友人的一些與陳亮文章有關涉的作品，例如朱熹與陳亮辨析王霸義利的一些書信等，我這次也大都分别附録在陳亮的原文或原信之後，而且也都與原書做了一番校勘。全集後的附録文字凡已爲應刻本删除者，今亦照删。然却没有照應刻本收録吕祖謙寫與陳亮的所有書信，而是把李幼武所編寫的《陳亮言行録》的全文增收附入了。

十、爲求易於明悉《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一書之如何可貴，明成化刻本竄改諸處之如何鹵莽滅裂，以及對《陳集》進行增補訂正之有何意義，特將拙作《陳龍川文集版本考》列置卷首。敬祈讀者不要以「本末倒置」見責爲幸。

校點者　鄧廣銘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寫於北京大學歷史系

附記

鄧廣銘先生校點《陳亮集》（增訂本）曾先後由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和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此次收入《儒藏》（精華編），在河北教育出版社《鄧廣銘全集》本的基礎上，依《儒藏》（精華編）編纂體例對校勘記和標點作了適當修訂，在儘可能尊重原有整理成果的前提下，將全書文字對照底本、校本重作校勘、訂正。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二〇一一年五月

陳龍川文集版本考

一、陳沆編定、嘉定間刊行的龍川文集四十卷及外集四卷本

葉適的《水心文集》當中有一篇《龍川文集序》，其所叙述《龍川集》最初的編輯經過爲：

>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陳亮死於紹熙五年（一一九四），葉適的序文寫於嘉泰四年甲子（一二〇四）的春季，則陳沆爲其父所編的四十卷本《文集》，至晚在嘉泰三年便已完成。

在《水心文集》中還有一篇《書龍川集後》，其中又談到了《龍川文集》刻印的事：

>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按，即丘壽雋）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岳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

根據這篇《書後》的開頭兩句，知丘真長刻於州學的《龍川集》，必即是陳沆所編的那個四十卷本。而據「同甫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兩句推算，知《文集》之刻成又較其

編定恰恰遲了十年，則當爲嘉定七年（一二一四），或其稍前稍後的事。只是下面的「遺藁未輯，愈久將墜」二句，有些難以理解：既然四十卷本的《文集》已經編定、刻成，怎麽還説「遺藁未輯，愈久將墜」呢？若説不是指此四十卷本而言，然則又何所指呢？

南宋末年陳振孫的《直齋書録解題》卷十所著録的，則在《龍川集》四十卷之外，還有《外集》四卷，其下所附《解題》的全文是：

> 永康陳亮同父撰。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召詣政事堂。宰相無宏度，迄報罷。後以免舉爲癸丑進士第一，未禄而卒。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
>
> 亮才甚高而學駁，其與朱晦菴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爲一器者可見矣。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爲經綸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曉也。
>
> 葉適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爲譏。

這段《解題》後來被馬端臨一字不改地抄入《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中。而元末所修《宋史·藝文志》中，也同樣作《陳亮集》四十卷，《外集》詞四卷。

據上引諸條記載，可以證知，從南宋末年到元朝末年，世上所流傳的《陳亮文集》，一直還只是由陳沇編定、由葉適作《序》、由丘真長刊行的那一個四十卷本。

二、南宋末年刊行的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

此書分前後二集，共四十一卷。陳、葉

二人的文章参互錯出於其間：前集卷一至卷三爲陳亮文，卷四、卷五爲葉適文，卷六至卷八爲陳亮文，卷九至卷十六爲葉適文，卷十七至卷二十爲陳亮文；後集卷一至卷七爲陳亮文，卷八爲葉適文，卷九至卷十六爲陳亮文，卷十七、十八爲葉適文，卷十九至卷二十一爲陳亮文。現在只將收録陳文各卷之目録列後。

前集卷一至三，爲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第二書》、《第三書》，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六爲《高士傳序》、《忠臣傳序》、《義士傳序》、《謀臣傳序》、《辯士傳序》、《英豪録序》、《中興遺傳序》、《二列女傳》。

卷七爲《答朱元晦書》（一至五）。

卷八爲《三國紀年》：《三國紀年序》，《魏武帝贊》，《魏文帝贊》，《魏明帝贊》，《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贊》，《荀彧贊》，《荀攸贊》，《賈詡、程昱、郭嘉、董昭贊》，《鍾繇、華歆、王朗贊》，《陳登、田疇贊》，《崔琰、毛玠贊》，《袁渙贊》，《劉曄、蔣濟、劉放、孫資贊》，《夏侯玄、李豐、張緝贊》，《王淩、令狐愚、毌丘儉、諸葛誕贊》，《嵇康、阮籍贊》，《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贊》。《漢昭烈皇帝贊》，《漢後主贊》，《諸葛亮贊》，《龐統、法正贊》，《關羽贊》。《吴武烈皇帝、長沙桓王贊》，《吴大皇帝贊》，《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贊》，《張昭、周瑜贊》。《建安七子贊》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曹植贊》附録，《諸葛亮》附録，《鄧禹、耿弇》附録，《吕東萊書》附録。

卷十七至卷二十爲《酌古論》：《酌古論序》，《光武》，《曹公》，《孫權》，《劉備》。《孔明》上，《孔明》下，《吕蒙》，《鄧艾》，《羊祜》。

《苻堅》，《韓信》，《薛公》，《鄧禹》，《馬援》。《崔浩》，《李靖》，《封常清》，《馬燧》，《李愬》，《桑維翰》。

後集卷一至卷三，《策》：《廷對》，《問答上》凡十二道，《問答下》凡十二道。

卷四，《策》：《任子宮觀牒試之弊》，《人法》，《子房、賈生、孔明、魏證何以學異端》，《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卷五，《策》：《國子》，《銓選資格》，《變文格》，《傳注》，《度量權衡》，《江河淮汴》，《四弊》，《制舉》。

卷六，《論》：《中興五論序》，《中興論》，《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論勵臣之道》，《論正體之道》。

卷七，《論》：《謝安比王導》，《王珪確論如何》，《揚雄度越諸子》，《勉彊行道大有功》。

卷九至卷十三，《漢論》。

卷十四至卷十六，《策問》凡四十一道。

卷十九，《語、孟、六經發題》。

卷二十，《序》：《書歐陽公文粹後》，《類次文中子引》，《書類次文中子後》，《書文中子附録後》，《伊洛正源書序》，《春秋比事序》，《書林勳本政書後》，《跋朱晦菴送寫照郭秀才序》。

卷二十一，《序》：《送丘秀州序》，《〔送〕三七叔祖主高安簿序》，《〔送〕諸生赴補序》，《〔別〕吴恭父知縣序》，《〔送〕徐子才赴富陽序》，《〔贈〕陳童子序》。

這部《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不但宋代各皇帝的本名及嫌名一律避諱（但也間有不嚴格處），凡遇「本朝」、「祖宗」一類字樣亦一律空一格或提

行，知其爲南宋刻本；葉適卒於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其《文集》之編定刊行當爲理宗即位以後事。《文粹》之編刊自當更在其後，或當在理宗在位之後期，亦即十三世紀的四十或五十年代内。

在《文粹》的書名標題之後和前後集各卷目録之前的牌子上，刻有如下四行文字：

> 二先生文，精練雄偉，工文家所快覩。是編又出　名公選校，壹是粹作，篇加圈點，辭意明粲。本齋得之，不欲私閟，綉梓公傳，與天下　識者共讀，伏幸　精鑒。

在這裏，既不著選校者的姓名，也未説明刊行於何年月，這反映出：此書實爲書肆中人自行編刻的一個選本而已。而在《文粹》卷首的扉葉之後，却還冠有饒輝的一篇《序文》，《序文》的開首處已經殘闕，現僅保存了如下一大段：

> (上闕)汪洋閎肆，挽回天地之大全，剖抉聖賢之底藴，蓋將使天下之人，徹藩籬而趨堂奥，豈不爲吾道大助。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未易以文言也。其視昌黎公起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殆未必多愧。而今之士大夫翕然歆慕之，且未聞有怪之者，則今日文章之盛又非唐世所可並言矣。雖然，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醖藉中發之，而非可以外求也。故其措辭立意，無非洞然，貫穿經傳，錯綜子史，雖諄諄百千萬言，無一窒礙。學者有志於斯文，又當知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捧心效施，折巾慕郭，則連篇摛月露，積案寫風雲，竟何補於吾文之萬一耶！予故卒言之，而不敢憚於僭。時嘉定壬申孟秋，建安饒輝晦伯序。

這段文章，和刊於目録之前的牌子上那四行文字全然不相應合。而且，它忽而言道，忽而説文，撲朔迷離，真可謂不知所云。然而有一點却極爲明確：這是爲某一位「先生」的文集而作的，而斷非爲《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而作的序言。其刻印在《文粹》的書首，必然是張冠李戴了的（雖然也可能是書肆中人有意這樣做的），實際上是與陳、葉二人毫不相干的。既然如此，則文後所署「嘉定壬申孟秋」諸字，也必然與《文粹》之刊行年月全無關係。

但是，據美國友人田浩教授見告，原燕京大學教授洪煨蓮氏，晚年曾在美國見到此書，他對於饒輝的這篇《序文》不但深信不疑，而且還斷言：既然這部《文粹》之編刻較早於《龍川文集》，則凡爲《文粹》所有而爲《龍川文集》所不收者，如《策問》三卷，如《漢論》五卷，如《任子宫觀牒試之弊》及《人法》諸篇，必皆是當時被陳沆、葉適等人所有意棄擲的。我認爲，洪氏如果真有這樣一段議論，其錯誤是很顯然的。因爲：第一，明清兩代通行的三十卷本《龍川文集》，已不是陳沆所編、葉適作序的那個四十卷本的原貌，而是已經短闕了十卷文字；第二，雖是如此，三十卷本大部分的篇卷序列，總還保存了四十卷本的一些影象。《文粹》中對陳亮文的編次和分類，既與三十卷本（也就是與四十卷本）《龍川文集》大致從同，這決不會是出於偶合，因而只能説明，《文粹》中的陳亮文是從四十卷本《龍川文集》選來的。四十卷本《龍川文集》，是陳沆在嘉泰三年（一二〇三）編成，丘壽雋於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前後刊行的。既然如此，《文粹》怎能在嘉定五年壬申（一二一二）就已刻印了呢？

更何況葉適之死及其《文集》之刊行更在許多年後，安得在嘉定五年先已把葉文選入《文粹》中呢？

《文粹》的印本爲數可能不多，流傳因而較少。明英宗正統後期（十五世紀四十年代）處州推官黎諒在收輯編刻《葉水心文集》時，在他所訪求到的「遺本」中有名叫《文粹》的一種，想必就是這部《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但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十五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永康的朱潤、朱海收輯編刻《陳龍川文集》時，却只是訪求到一部或幾部斷爛殘闕的陳沆所編四十卷本《文集》與四卷本《外集》，而不曾見到這部《文粹》。在此以後，這部《文粹》竟也不曾爲任何一個翻刻《龍川文集》的人所見及，因而就一律以成化年間所刻印的三十卷本爲祖本，再也不能在它以外有所補充或訂正。而到清人編輯《四庫全書》時，在《龍川文集》的《提要》末尾也只有莫可奈何地說道：

> 葉適《序》謂《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僅存三十卷，蓋流傳既久，已多佚闕，非復當時之舊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録焉。

三、明成化年間永康龍川書院刊行的三十卷本

陳沆編輯的那個四十卷本《文集》和《外集》四卷（詞），到明憲宗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傳本大概已經極爲稀少，僅存的幾個傳本大概也都已殘闕不全，很難再拼湊成完整的四十四卷本的原面目了。於時陳亮的故鄉永康縣有名叫朱海、朱潤的兄弟二人，自稱是陳亮的九世甥孫，他們家的

資財甲於其鄉，便損資重新修建了一所龍川書院，並以修書院所餘資財，把殘闕不全的《龍川集》與《外集》加以收輯拼合，湊成三十卷，刊布於世。

三十卷本《龍川文集》的最初刻本中，前後並無一處載明其刊行年代，之所以知其爲明代成化年間所刊行者，乃是經由晚清宗廷輔根據《永康縣志》所載龍川書院修建年代推考出來的。宗廷輔在其《致應寶時書》中有云：

> 承示《龍川》一集，竊嘗反覆讀之，知書賈之所謂宋版，實則明成化間所刊之書院版也。按《永康縣志》載，「龍川書院在龍窟山小崆峒，明成化間里人朱彥宗建」，則成化以前並無書院可知。今集首卷末行題龍川書院朱彥霖捐貲刊行。疑〔《縣志》之〕「宗」乃「霖」字之譌。又每卷第三行稱「九世甥孫朱潤刊行」，以字義核之，疑彥霖即潤之字，當取霖雨潤物也。……惟〔每卷〕第二行均經鏟去，而第七卷及第十六卷尚有「明邑後學汪海輯補」八字，仿佛可認，則輯者汪海，刻者朱潤，字畫較然。（按此「汪」字亦當爲「朱」字，蓋以印刷模糊而被誤認爲「汪」字。）

宗廷輔的這段考證文章寫得有理有據，因而他的論斷也是很有説服力的。只是他以爲「朱彥宗」爲「朱彥霖」之誤却没有説對。今查《龍窟朱氏宗譜》所載《朱彥宗行狀》，知彥宗名海，乃彥霖名潤者之胞兄。《行狀》且明言彥宗「又捐餘積重修《龍川文集》并新其書院」。但這個三十卷本的初次刊行是在明憲宗成化年間，是確鑿無疑的。現今北京圖書館所收藏的一部，正是這一版本。其各卷第

二行被鏟版之情况，亦與宗氏信中所説完全相合。

陳沆所編《文集》四十卷、《外集》四卷，很可能只在南宋嘉定年間刻印過一次，其後未再重刻重印過，在流傳了二百六七十年之後，在朱潤、朱海等人再也找不到比較完整的本子了，便只好因陋就簡地把它編輯刻印出來。於是在這個三十卷本裏面，葉適在《書後》中所提及的《春秋屬辭》和《陳子課藁》等著述便一概未被收録。《外集》四卷之詞，雖已羼入其中，而所收僅三十闋，最多想亦不過陳沆原編數目三分之一，究竟是出於有意的節選，還是因舊本殘闕致然，殊不可知。所以，他們儘管改稱《詞選》，而編刻《宋六十名家詞》的毛晉，因不明原委，以爲這就是陳沆原編的面目，遂在《龍川詞補遺》後作了一段跋語説：

> 余正喜同甫不作妖語媚語，偶閲《中興詞選》，得《水龍吟》以後七闋，亦未能超然。但無一調合本集者。或云贋作。蓋花菴與同甫俱南渡後人，何至誤謬若此，或花菴專選綺豔一種，而同甫子沆（原誤作沇，今改正）所編本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故若出二手。況本集云《詞選》，則知同甫之詞不止於三十闋，即補此花菴所選，亦安得云全豹耶！（《四庫總目》中之《龍川詞提要》實即脱胎毛晉此《跋》而敷衍成篇者。）

根據毛晉此《跋》還可推知，在朱氏兄弟所刊行的三十卷本《龍川文集》的卷首，從最初就不曾冠以序文，敘述其輯録、改編與覆刻的經過，而此後也再無人發現過陳沆原編的本子，遂都誤以成化刻本就是南宋刻本的原樣，以致毛晉對於集中之只收詞三十闋，便

斷言是因陳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之故了。

成化本所收録的文章儘管很不完備，而在它既經刊布之後，陳沆所編四十卷本與《外集》四卷，似已絶迹於天壤之間，以致如前所説，其後所有刊刻《龍川集》的，全只是奉成化本爲祖本，没有任何一個刻本，能够超出三十卷的範圍而多收任何一篇文章的。以致後來又因此而發生了一些糾葛。比如：

宋末元初的王應麟，所見《龍川文集》必是陳沆所編四十卷本，故在其所著《困學紀聞》卷十七，就有一條説道：

>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清初的何焯，所見《龍川集》只是三十卷本，而王應麟所引録的「天下大勢之所趨」諸句，却又不見於三十卷本之内，於是他就在《困學紀聞》的這一條下作出幾句附注説：

> 今本《龍川集》無此文。惟《上考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有爲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爲俗本所節删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到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永康應寶時刻本的最後所附校勘人宗廷輔致應寶時第二信中則又説道：

>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數語，王伯厚明言「龍川科舉之文」，何義門疑即《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佚語，固未必然，然寥寥數言，不成片段。

何焯所説的「今本《龍川集》無此文」者，本是專指「天下大勢之所趨」諸語，這幾句話確實是不見於三十卷本的《龍川集》中的，但王應麟既已明説「此龍川科舉之文」，而何焯竟又認爲此乃俗本對《上孝宗皇帝第三書》進行「節删」所造成的，這當然是不對的；然「天下不可以無此人」數語，則明是陳亮寫在《揚雄度越諸子》一文中的話，此文在明成化以來的《龍川文集》的各刻本中無不收録，何焯所説「今本《龍川集》無此文」者當不包括這段文字在内，而宗廷輔在糾正何焯的錯誤時，却把「天下不可以無此人」數語也作爲不見於「今本《龍川集》」的一段文字，這却不免失之粗疏了。

實際上，「天下大勢之所趨」云云一文，迄今尚完整地保存在《文粹後集》卷四之中，那就是題爲《人法》的一篇。王應麟所譽爲「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的那幾句，正是《人法》一文開頭的幾句。全文現已補收於這次增訂的《文集》中，這裏自不須再加引録；但此文内容的重要性，却應當於此稍加闡述：

宋朝的家法之一，是「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其所以「不任官而任吏」，就是因爲，既然製定了繁密的條法，只須有一個熟悉這些條法的「吏」照章辦事就可以了，襲故蹈常是最穩妥的，而貪功喜事則是會出風險的。所要求於吏的既然只是奉行文書，那也就無須乎區别他們的智愚賢否和才不才了。所以，實際上，「不任官而任吏」，既是「不任人而任法」的一個先行條件，倒過來也可説它是「不任人而任法」的一種具體體現。然而陳亮認爲，這是當時一切時弊的最大根源之所在，所以他在此文的後半部分，推論到「取士、任官」和「治兵、理財」等問題時，以

爲專任條法的結果，取士則不貴於得人，任官則不責以行政的實效，治兵則不以制敵爲專務，理財則不以「寬民」爲原則，以致「天下之弊」「相尋於無窮」。這裏所表述的，全是陳亮蓄之有素的一些意見，也是當時浙東學派中人大都具有的共同認識。而「天下大勢之所趨」二句，據吴子良《林下偶談》卷三《陳龍川省試》條所載，乃陳亮紹熙四年省試第三場策文的起句，這與王應麟所説「此龍川科舉之文」一語也正相符。

收入《文粹》後集的文章，爲從明成化以來各種刻本的《龍川文集》所失收的，尚有論述《任子宮觀牒試之弊》一文、《策問》三卷和《漢論》五卷，其中也頗有一些精闢的論述。例如，在《策問》當中，就有對其所持王霸義利的論點加以闡發之處，可以同他寫與朱熹的書信互相印證。這些文章却從來不見有人提及其中的片言隻語。現既都已收入這部《文集》當中，於此均不再加以摘述。

此外，也還有已被收入於成化本《龍川文集》當中，而其中文字的訛闕頗多，必取《文粹》加以校勘補正，而後文義方完者。略舉兩例於下：

例一、《文粹》前集卷二所載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二書》中有一段文字云：

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絶，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

其見於成化本《龍川文集》中的此文此段，却把「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兩句完全漏掉了。

例二、成化本《龍川文集》卷二十，載有

陳亮於淳熙十一年甲辰秋間致朱熹一書，在其中的「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兩句之上，有「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八字，語意不完，明有脱文。自清道光年間義烏陳坡刻本至同治年間應寶時刻本，均稱據《朱子全集》，於「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八字之下，補入「並立爲三者，以其有是氣也」十一字，今據《文粹》前集卷七所載此書，知此八字之下所漏掉的，乃是如下二十字：

> 並立而爲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於一身而無遺也。

以上諸情況之所以發生，自必皆因南宋刻印的四十卷本《龍川集》雖已經歷了二百六七十年的漫長時間，其間却没有人把它再重刻重印，世間所有流傳的南宋印本，全已殘闕不全，故朱潤、朱海二人也只好因陋就簡，守闕抱殘，其莫可奈何的苦衷自也可以體諒。然而，在這類性質的問題之外，却還有朱潤、朱海對陳亮原著妄加篡改的許多處所，只求阿附流俗，既不惜厚誣古人，更不惜貽害來者，這却是令人頗難容忍的了。以下，就把這類事實加以揭發，以戳穿其所作的騙局：

一、當陳亮撰寫《酌古論》和《三國紀年》時候，他是依照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的處理辦法而以曹魏爲正統的。在《三國紀年》當中，首先是對魏的君臣的《贊》，其次是對漢昭烈帝、漢後主以及諸葛亮、龐統、法正、關羽的《贊》，最後爲對吴的君臣的《贊》（見第二節所列《文粹》前集卷八目録）。而在《酌古論》中，則在光武之下，便先之以《曹公》，繼之以《孫權》，最後才是《劉備》（見第二節所列《文粹》前集卷十七目録）。到明代的成化年間，朱潤、朱海重刻《龍川文集》時，

朱熹的以蜀漢爲正統的《通鑑綱目》行世已久，相應於朱熹在學術界所享有的地位，以蜀漢爲正統的觀點也在一般讀書人中間佔了優勢。因此，朱氏兄弟便把《酌古論》中的劉備改作先主，並將這段文字移居曹公之前；更把《三國紀年》原來的序列大爲變換了一番，把蜀漢君臣移在最前，而把曹魏君臣降居第二位。不但竄亂了陳亮的《序文》，而且把陳沆原編附於《三國紀年》之後的吕祖謙的一封書信，也加以竄亂。他們竟似自負能雙手遮盡天下人耳目，認爲在他們以後，不但不會有人看到《三國紀年》的原面目，且也不會有人看到吕祖謙的《文集》和他的這封書信了！狂妄出於無知，他們二人的這種行爲正提供了很好的證據。世有「明人刻書而書亡」之説，雖不免過甚其詞，從上舉例證看來，却也不是無因而發的。

二、在十二世紀後半的南宋國境内，自命得先聖不傳之絶學的程、朱派的理學家們，在政治上雖還不曾居於操權得勢的地位，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却佔有相對的優勢。可是，出生在當時浙東地區的一些學者，却並不依傍這些理學家的門户。陳亮更是一個特立獨行之士：他在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寫給宋孝宗的一封奏章中，就曾譴責當時那些「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和「低頭拱手以談性命」的儒生爲「風痹不知痛癢之人」，然同時他也承認，儒家乃是孔子弟子子游、子夏等人建立的一個學派，而且是先秦各學派中聲勢較大的一個學派。他認爲一個「醇儒」還算不得一個完人（即「成人」）。這就是陳亮對儒家所持的真實態度。所以，説陳亮「尊儒」當然不對，説陳亮「反儒」也同樣並不妥當。陳亮的這種見地，在他的《上

孝宗皇帝第三書》中表述爲如下一段文字：

> 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輒敗人事。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見《文粹》前集卷二）

這段文字的意義原極分明：是把北宋的治術與前漢治術作對比的。他認爲，宋初重用儒家人物，故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大行於世，使得北宋初年的統治也大沾其光；然也產生了流弊，那就是：天下之士皆委靡不振，文弱不堪，一旦遭遇變故，皆不足爲用。而當前漢建立政權之初，則是依靠蕭何、曹參那樣的刀筆吏，甚至一些文化水平更低的人成事的，其間雖也有像酈食其那樣的儒生向劉邦建議封六國之後，然經張良借箸以籌，力言不可，劉邦乃恍然大悟，罵酈食其説：「豎儒幾敗乃公事！」陳亮所説的「而用儒輒敗人事」，即指上述一事而言。下文「要之，人各有家法」諸句，是對於上文的總結，意謂宋有宋的家法，漢有漢的家法，宋的家法奉行已久，流弊已生，雖不應輕易變革，但稍加修改却是應當的。

在朱潤、朱海的頭腦當中，大概只有一個尊儒的觀點，也許根本就不知道劉邦斥責酈生的那段故實，看到「用儒輒敗人事」一句覺得十分刺眼，還可能認爲此話出自陳亮之口也很不光彩，便鹵莽滅裂地加以篡改，把這句話改爲「用儒以致太平」。所改雖僅四

字，意義却大不相同。原文是說：宋朝以儒立國，所以曾出現過「儒道之盛優於前代」的情況；前漢以軍吏立國，對儒生的意見一直不肯採納，因而在前漢前期的七八十年內，是不曾依靠儒術以爲治的。把「輒敗人事」改爲「以致太平」，豈不等於說，北宋與前漢所奉行的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家法」，却能殊途同歸，獲致了全然相同的效果了嗎？更何況，前漢到武帝統治期內，雖曾有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但到武帝之曾孫漢宣帝告誡其子漢元帝時，却還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正說明前漢並不是「用儒以致太平」的。因而這四個字的篡改，竟把陳亮弄成一個毫無歷史常識的人了。此外，當陳亮與朱熹進行王霸義利之辨時，在其致朱熹書信中曾說道：

> 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存。

這就是說，漢唐的「家法」雖都不奉行儒道，然而也都能立國久長。這與「用儒輒敗人事」的論點正是相互貫通的，若把「輒敗人事」四字篡改爲「以致太平」，則是陳亮的議論，前後相隔僅僅數年，却竟判若兩人了。

在清代後期，在宗廷輔把三十卷《龍川文集》的初刻本考定爲成化年間的刻本之前，書肆中人爲了謀利之故，在後來重印時把書版中原有的「捐貲刊行」者和「補輯」者的姓名都鏟削掉，冒充宋元刻本欺世。儘管當時也頗有不受其欺的，然而對其刊行年代及刊行者，却也不能確知。故同治戊辰永康縣的胡鳳丹在其《重刊龍川文集序》中，雖有「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嘗刊行於世」之說，而生於同時同縣的應寶時則爲書賈的謊言

所欺，把一部成化刻本的《龍川集》作爲宋版而送於宗廷輔，這纔使得宗廷輔進行了一番研討，而做出了本節開頭處所引録的，他在寫給應寶時信中的那一正確判斷。

但是，緊接在前所引録的宗廷輔信中那段文字之後，宗氏又説道：

> 卷末附録《書院記》，必是兩公所作，詳著創建之由。卷首亦當有序，申明覆刻之故。第以版式差近宋、元，不知何時流入坊肆，奸黠書賈惡其害己，遂并刊去之以售其僞，此事之瞭然者也。

我最初也認爲宗廷輔的這一論斷，確實是「此事之瞭然者也」的，但經過與其他書籍再三核對的結果，我又覺得這論斷是並不那麽「瞭然」的了。因爲，我在前面已經根據毛晉爲《龍川詞補遺》所寫的跋語，推斷成化間所刊行的三十卷本，其卷首必不曾冠有朱氏兄弟叙述覆刻經過的序文；而在毛晉的《龍川詞跋》當中，也有「據葉水心序其集，云四十卷，今行本止三十卷，想尚多佚遺」諸語，這也足以證明，在成化本的卷首並無序文交代其改四十卷爲三十卷之故，因而毛晉也只能説「想尚多佚遺」，而不能明瞭其「尚多佚遺」的原因所在。毛晉上距成化本刻成之日僅逾百年，「奸黠書賈惡其害己，遂并刊去之以售其僞」的事是不應發生在這一時期内的。

在成化本刊行三數十年之後，即在明世宗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又有一個晉江史朝富編刻、惠安徐鑑校正的《龍川文集》。這個本子雖寫明是由史朝富編刻的，然而我取成化本與它核對一過，發現它實乃完全依照成化本重刻的，在「編」的方面

並無任何加工之處。比如説：

1.把全書分爲三十卷，二者是一致的；

2.各卷文字的編次序列，二者是一致的；

3.凡遇宋帝及國朝字樣皆空一格，二者是一致的；

4.對避宋諱諸處，間或有所改正（例如把齊威公還原爲齊桓公），而未加改正之處也還有很多，這在二者間也是完全一樣的；

5.成化本中對於《三國紀年》、《酌古論》、《上孝宗皇帝第三書》所肆意篡改和脱漏錯訛的一些字句，嘉靖本也全都未予改正。

這也足可證明，嘉靖本實只是成化本的一個翻刻本，刻工雖較成化本稍勝，却也更增加了一些脱漏和錯訛（但在原第二十五卷今改入第三十三卷中之《祭徐子宜内子文》之末與《祭薛象先内子文》之題目下，嘉靖本均有較成化本多出的十數字，似是另據别本增補者。此在宗廷輔的《札記》中已謂「殊不可解」，我現在也仍是不得其解，因全書内僅僅有此三十四字之增益也。）而在此以外，我還注意到以下兩個問題：

一、嘉靖本雖標明由史朝富編刻，而其卷首也並没有序文説明其編輯原委。這反映出：它所依據的成化本，原即不曾冠有「申明覆刻之故」的《序言》，致使史朝富既不能照刻舊序，也無所依據而另成新篇。這就可以反證，宗廷輔的「卷首亦當有序」的推斷是並不符實的。

二、在成化本卷首的目録之末，還有一個目叫「附録」，其下列有六篇文章目録：

答陳龍川先生書　又書

祭龍川陳狀元文　陳同父王道父墓誌銘

龍川書院記　　龍川書院詩

然而這六篇文章却全都有目無文。嘉靖本的目録之末也同樣附録了這六篇文題，而全書也同樣到卷三十爲止，「附録」的六文也都有目無文。由嘉靖之初上溯至成化之末，相距不過三十年，即使成化本不刻於成化之末，嘉靖本不刻於嘉靖之初，其間相去也不過五十年左右。倘若果真有「奸黠書賈」鏟削書版以冒充宋元刻本，其事更斷然不會發生在這一時期之内。這就又可反證，在成化刻本的初印本中，其所附録的六文，包括《龍川書院記》與詩在内，自始即有目無文，而並非如宗廷輔所説，是在「流入坊肆」之後，被「奸黠書賈」把朱潤、朱海的姓名與他們所作的《記》和詩一同「刊去」了的。

四、明嘉靖至清同治期内諸刻本

（一）明嘉靖年間福建史朝富刻本——這一刻本的梗概，除已見前節所述外，於此還可再補説幾句：一是，這個刻本的刻工雖較成化本稍好一些，成化本中的明顯的錯字，也間有被改正了的，但因轉寫與翻刻而添加出來的一些脱漏和訛誤之處，却也實在不少。甚至有將成化本中的整行文字全部漏掉之處。此在宗廷輔致應寶時第二書（見本書附録）中均已一一揭出，茲不贅舉。

（二）明萬曆丙辰（一六一六），黄州知州永康王世德刻二十六卷本——這一刻本的卷首爲瞿九思、於倫、郭士望三人的《序文》，書後有王世德的《跋》。其所以爲二十六卷，

乃是把三十卷本中之二十二至二十五各卷《祭文》概加删除，把祝文與哀詞另編爲二十二卷，把原二十六至三十卷改爲二十三至二十六卷。其各卷中之文章編次則與成化、嘉靖兩本全同。故亦直接或間接出自成化本者。

（三）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鄒質士刻於杭州的三十卷本——在這一刻本卷首鄒質士的《序文》中，並未談到其所據底本爲何者，然事實却極明顯：若非成化本，即必爲嘉靖本也。

（四）清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永康陳氏重刻三十卷本——這一刻本的卷首，首爲永康知縣姬肇燕《序》，其次爲轉載崇禎刻本中之鄒質士《序》，則其爲依據崇禎本重刻，當無可疑。

（五）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義烏繡湖陳坡刻三十卷本——陳坡自稱是遷居義烏繡湖的陳亮第四子陳煥的後裔，他爲這個刻本寫了一篇《跋》，略述其刻書始末。然而也只是説從朱熹和吕祖謙的《文集》中增補了二人寫與陳氏的書信各若干封，並説在刻書前曾覓得三種舊刻本爲底本，以得於金華者所刻最工，而舛訛處「皆仍其舊」，却没有説明他所得到的究竟是哪三個刻本。根據書後所附《考異》看來，其中必有明嘉靖中的那一刻本，蓋即其「得於金華，所刻最工」之一種也。陳坡雖也自稱「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而據《考異》所云，則實有如宗廷輔《與應寶時書》中所説，有因成化本之誤刻，「讀不可通，因改而益訛者」。而爲了不去觸犯清統治者的忌諱，陳亮的文句横遭陳坡和陳新奏二人之删削竄改者，幾乎隨處可見。現僅舉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被删改

諸處以見一斑：

1.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刪去「於腥羶」三字。

2.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刪去「禽獸」二字。

3.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此諸句全刪。

4.「皇天無親」至「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此諸句全刪。

5.未嘗與虜通和也——改作「南北未嘗通和也」。

據以上所舉述的事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說，陳坡的繡湖刻本，既有有意的刪改，也有無意的脱漏和訛誤，不論與前乎它或後乎它的諸刻本相較，它都得算是一個最壞的本子。

這個刻本在三十卷的後面還有《補遺》一目，目中所收爲：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法深無善治》、《畏羞於君子》二文，均輯自《百子金丹》者；另有《梅詩》一首，則自《金華詩録》採入者。

在《補遺》之後，陳坡還從朱熹的《文集》和《經濟文衡》中摘出其與陳亮「問答文十餘篇，爲增刻附後」，而名之曰《附録》。

（六）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永康胡鳳丹刻三十卷本——這個本子的最後附有監利王柏心的一篇《跋》，《跋》中說：「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即胡鳳丹），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而在全書的卷首，在葉適的《龍川文集序》之下，即爲明崇禎癸酉錢塘鄒質士的《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因知其所謂「明本」蓋即崇禎年間之刻本，而「道光本」則即繡湖陳坡刻本也。

這個刻本的三十卷之後，爲胡鳳丹的《辨譌考異》二卷，其最後爲《附録》兩卷：頭一卷是從道光刻本照鈔來的朱熹與陳亮辨論王霸義利的書信，第二卷則是胡鳳丹又從葉適的《文集》中補鈔了《祭陳同甫文》、《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書龍川集後》三文，和《題陳同甫抱膝齋》詩二首。

（七）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常熟宗廷輔校勘、永康應寶時刻三十卷本——明成化年間所刻的三十卷本《龍川文集》，大概印數也很有限，所以，從清初康熙年間的刻本直到同治七年胡鳳丹的刻本，全都沒有用它作底本，在這幾個刻本的《考異》或《校記》當中，也從無一處提到它。但就在同治的六七年內，應寶時從書肆中買到一部號稱宋元刻本的三十卷本《龍川文集》，交宗廷輔去看，宗廷輔以種種理由斷定其爲明成化年間的刻本，同時却也斷定它是宋刻之後現尚傳世的一個最早的刻本。遂即以它爲主，參之以嘉靖、崇禎、道光、同治諸刻本，寫成一篇《龍川文集札記》，訂譌補闕，多所是正。應寶時即據以刊印。

宗廷輔對於明成化、嘉靖、崇禎，清道光、同治諸刻本進行了認真的比勘，他所得的結論是，成化本因「摹印之久，雖刓弊已甚」，然而其中却還是「實有可證他本之譌者」。他從嘉靖本中找出了許多訛誤，甚至有三數處「俱全行脱去」的情況，這更使他感覺到：「使非成化本尚在，烏從證之？」然而對於道光本中陳坡的《考異》，同治本中胡鳳丹的《辨譌考異》，他也並不全部加以否定，而認爲他們是「得失參半」的。所以他所作的《龍川文集札記》，就「一以成

化元本爲主，參之以諸本，鄙見所及亦附存一二，皆注明於下方」。而這也就是應刻本所一一依從照辦的。因此，可以說，應寶時的這一刻本，確實是集中了成化以來諸刻本之所長，而又儘量避免了諸本互相沿襲的一些失誤。

宗廷輔的《龍川文集札記》，是一篇極有功力的《校勘記》，其中有一些頗爲精彩的條目。今略舉數條於下：

1. 在《耘齋銘》（《龍川集》卷十）的「誤我豐年」句下，[1]《札記》云：

> 「誤」原誤「悟」，今正。按集中字以聲諧而誤者，若悟誤、常嘗、宜疑、尉慰、與於、軍君、帥率、番翻、猶由尤、固故顧、服伏覆之類；以形似而誤者，若少小、且其、因固、還遠、運連、辨辯、擔檐、彊疆、生主王、講構諱之類，幾乎連篇皆是。今悉改正。偶舉一二，以見其凡。

2. 在《三國紀年序》（《龍川集》卷十二）下，《札記》云：

> 按：先生撰《序》時，《朱子綱目》尚未出，仍首魏、次蜀、次吳。《序》當云：「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没乎？孫氏倔强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乘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傳》。不關事幾世變之大者不載，一人之善惡不足載也。蜀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

[1] 此條《札記》原誤係於《上光宗皇帝鑒成箴》篇下。

爲志也，志曰《蜀略》，悲其君臣之志也。吴與蜀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吴略》，著其自立也。吴蜀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而昭烈以下五《贊》，亦當繫《司馬懿》條後。明朱汪二君恐其與朱子帝蜀宗旨不合，逕移易其文以就之，並塗抹東萊之文以證之，而「合漢魏吴而附之」之句終不可通。

宗廷輔改寫的這段《序》文，雖還間有與陳亮原作歧異之處，基本上却已經符合了。

3.在《祭李從仲母夫人文》(卷二十五)的「豈龜趺之足徵」句下，《札記》云：

「徵」元作「正」。按：宋人忌諱繁多，元本删削殆盡，然亦慭有存者。故景弇、耿弇，魏證、魏徵，往往錯出。今悉仍其舊，示慎也。惟此篇之「足正」及《何少嘉墓誌銘》之「是惡證也」之「證」，易於誤讀，悉改從「徵」。

從明朝的成化年間，到清朝的同治年間，即從十五世紀的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其間已整整間隔了四百年，宗廷輔能在極少憑藉的情況之下，對於從明成化到清同治年間幾次刻印的《龍川文集》中所存在的許多問題，作出了大部分論證諦當的訂正，這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陳亮的文章，對包括女真人在内的北方少數民族，多稱之爲「虜」，這在明代諸刻本中當然均未加改動，而在清代後期諸刻本中，則因避滿族統治者的忌諱，便一律把「虜」字改换爲別的字樣了。例如，在《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把「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句改爲「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

通和」，把「昔者虜人草居野處」改爲「昔者金人草居野處」。這類竄改，在應刻本中也都依照宗廷輔的校訂而一一恢復了成化本的原樣。這也是宗廷輔的一大勞績。

然而，畢竟還是因爲宗廷輔能够參考到的書籍太少，即不但成化年間重刻《龍川文集》時所據宋刻殘本不可得見，就連選録陳亮文章較多的幾種書籍，例如南宋末年人編印的《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明永樂中黄淮、楊士奇編輯的《歷代名臣奏議》，他也全未見到。甚至與陳亮交往較多的一些人物的著作或有關記載，他能參考到的也極爲有限。在這樣局限之下，宗廷輔的《札記》及其寫與應寶時的信中所論述的，自然也不免有些不够確切恰當之處。因此，前所舉述的《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中改「用儒輒敗人事」爲「用儒以致太平」的事固爲他所無法察覺；而在他既經察覺到成化本對《三國紀年》的竄改之後，却不能聯想到《酌古論》的《曹公》、《孫權》、《劉備》諸條也遭受到了朱海、朱潤的同樣竄亂。

再則，陳亮的文章當中，有針對當時的某一現實問題而發的詞句，也有照用宋人的習慣用語之處，也有他本人喜歡用的特殊字詞。這些，在後代人雖多已不再沿用，不再習見，甚至還可能感到不易理解，然而，在當時或屬於約定俗成，或屬於指切特殊時弊，在不能確證其爲誤謬之時，自不宜貿貿然加以改動。然而，在應寶時的刻本當中，對這類不應改而竟予改動了的，却也並非少見。例如：

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中有「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

後」一段話，其中字句，在《文粹》和成化刻本中完全相同。其「惟其或失之太快」一語，正是和上面的「雷動風行」句相呼應的。所謂「失之太快」，與辛棄疾乾道年間寫給虞允文的《九議》中所說「論戰者欲明日而亟鬬」的語意正相同。陳坡刻本改「太快」爲「太怯」，宗廷輔也以「太快」爲誤，而依陳坡刻本改爲「太怯」。這不但與當時史實相背戾，且使陳亮這段文字的前後語意也很不通順了。

2.《中興五論序》及《中興論》以及《論開誠之道》等文中，有「惟陛下……留神財幸」、「惟陛下財幸」等語，此在《文粹》及成化本中俱相同，蓋宋人本多以「財」「裁」爲互文而通用，而宗廷輔却沿用陳坡之說，以爲都是錯別字而一律改作「裁察」。

3.《中興論》的《論執要之道》篇中，有「互願陛下……專委任以幸天下」句，《酌古論》的《曹公》篇中有「脩明庶政，以幸天下」句，《孫權》篇中有「宜爲盟主以幸天下」句，對策《銓選資格》篇中有「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句，《與王季海丞相書》中有「以幸斯世」句。這其中的「以幸」二字應作如何理解，似乎也難以確説；但在這幾篇文字（其實還不只這幾篇）中既全都用此二字，而在《文粹》及明成化、嘉靖、萬曆、崇禎以至清康熙諸刻本又全無不同，則其並非錯別字當可斷言。然而同治七年的胡鳳丹刻本却把其中的「幸」字一律改作「宰」字，而應寶時刻本也一律依胡本照改。實則「幸」未必誤，「宰」未必正，逕行改易，殊嫌

冒失。

4.《酌古論》的《崔浩》篇中，有「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諸語，其最後的「既」字，《文粹》與成化刻本從同，蓋作「盡」字解，並非誤字，而宗廷輔《札記》乃改作「計」字，文義雖亦可通，終不如不改爲宜。

5.陳亮《與吴益恭安撫書》中有「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諸句，宗廷輔《札記》以爲「朗」係誤字，改作「願在下風」，所改雖僅一字，其句意却已變爲：張栻（欽夫）、朱熹（元晦）都已對吕祖謙的學行甘拜下風，自愧弗及了。當時何嘗有這樣的事？而且，陳亮在《謝鄭侍郎啟》中，其對鄭汝諧的稱贊，就有「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諸語；在《與王季海丞相書》中，也有「丞相今日，……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虚實，兵卒之强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諸語。據此可以證知，陳亮所用的「朗」或「朗然」，都是「明顯」的意思，而決不是由於傳寫、傳刻而産生的錯字。是則把「朗在下風」改爲「願在下風」，顯然是不恰當的。（但是，這裏却還存在着另一個問題：宋真宗在製造所謂「天書」的前後，還爲其趙姓皇室製造了一個「聖祖」，爲之取名爲「玄朗」。後此以後，「玄」字「朗」字便全須避諱，甚至連原已取名爲楊延朗的人也因此而中途改名楊延昭。陳亮的文章中凡遇「玄」字必改爲「元」或其他的字，

何以對於「朗」字竟再三使用而不稍避忌呢？ 這是一個令人十分費解的問題。）

6．陳亮的《元寶觀重建大殿記》中有「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考，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諸句；《書林勳本政書後》中，有「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諸句，這兩文中的兩個「宜」字，宗廷輔都改作「疑」字，亦均非是。

儘管有上述的諸種失誤，但在清代的幾個刻本當中，却應以這個宗校應刻的《龍川文集》爲最好的刻本了。

這個刻本還從《全芳備祖》中補輯了陳亮的詩一首，詞十五首，作爲《補遺》一卷。

這個刻本删掉了陳坡刻本中所附入的錄自《百子金丹》中的《法深無善治》兩文（因其全無證據可以證明爲陳亮所作），也删掉了其所附錄的《困學紀聞》中的三條以及何義門的《按語》；而把朱熹爲《辨論王霸義利》而寫與陳亮的書信十六首、呂祖謙寫與陳亮的書信三十三首一併附於卷末。

五、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印行的標點本《陳亮集》

中華書局於一九七四年印行的標點本《陳亮集》，是以清同治七年胡鳳丹的刻本作爲底本，而又與明成化刻本和清同治八年應刻宗校本作了一番校讎工作的。不論在標點和校讎方面，全都做得不够細緻，故既有疏漏，也多錯誤。但這個本子還從一些書冊中補入了陳亮本人的若干首詩詞以及後代人有關陳亮的一些論述，與清道光年間陳坡的刻本相較，倒應算是差勝一籌的一個印本。

陳亮集卷之一

按：本卷書疏四篇，第一篇原載《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前集卷一，第二、三篇載前集卷二，第四篇載前集卷三。成化刻本均在卷一，今從之。

書　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繫也。

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元

温之師西至灞上，[1]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

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

[1]「元温」，即桓温，以避宋欽宗諱，故作「元温」。

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進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

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吴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

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

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

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

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

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忠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

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争進其説，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説，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别行教閲以爲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❶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毁之，

❶「於下」二字，《文粹》原脱，據《宋史·陳亮傳》及成化本補。

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庫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盗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吴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宫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

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内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

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顔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虚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强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智。[1]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

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旨如意，而

[1]「智」，《文粹》原作「怯」，據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六《陳亮言行録》改。

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

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夫「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

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

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

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

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❶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知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

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

❶「越」，《文粹》原作「起」，據成化本改。

而用儒輒敗人事。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群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没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

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窮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禄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考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

世固有却萬鍾之禄而不受者，亦有争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

百千萬也！ 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群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 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

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没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耻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

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

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横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

臣嘗疑書册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横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通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

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

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絶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

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思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

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

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城，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絶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❶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❷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業之計，❸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絶，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

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

❶「問」，《文粹》原作「聞」，據成化本改。

❷「元武湖」，即玄武湖，因避宋之「聖祖」玄朗諱，故作「元武湖」。

❸「建業」，《文粹》原作「建康」，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説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横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

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成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

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

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❶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❶ 下「而」字，《文粹》原作「其」，據成化本改。

陳亮集卷之二

中興論

按：本卷所載《中興論》，原載《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後集卷六。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

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迹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己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

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内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强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産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産，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

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

天時順。❶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而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内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

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

❶「時」，《文粹》原作「理」，據成化本改，以此下有「天時自順」句也。

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虚，形格勢禁之道。

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争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黄，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鋭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吴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黄、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宫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别命驍將出祈出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

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説豪傑，陰爲内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戡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虚，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

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摇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

臣謏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裁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争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

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

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使之死，况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位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

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

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其事，勿間其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

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

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

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是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况於聖子神孫乎！

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辨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舍不止。❶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

❶「舍」，《文粹》原作「合」，成化本亦作「合」，今據劉向《新序・雜事四》改。

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

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爲謀，相時伺隙。而群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群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

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群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群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況敢即安以自取辱！」群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群臣猶以朕可與有爲，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由今以往，群臣咸爲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强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群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哉！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偏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内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吕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

今則不然。陛下鋭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禄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吕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此已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

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間闗世途，毁譽率過其實，雖成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臍也。一日，讀楊龜山《語録》，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决，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虚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丘陵弗爲。」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豈不爲大憂乎！引筆識之，掩卷兀坐者良久。壬辰重午前二日書。

陳亮集卷之三

按：本卷所載《問答》凡六道，原載《文粹》後集卷二。

問答上

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❶敗商周之常經，而開争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群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

❶「齊威」，即齊桓，因避宋欽宗諱，以「威」代「桓」。

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者與之，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

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皆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

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

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漢高祖起布衣以争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未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

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者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

自黄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覬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

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决於承天命以脱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説漢高帝，而三

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説，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❶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於此乎？合内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强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群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絶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説，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三代之初，必以封先聖之後爲急；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

❶「數」，《文粹》原作「敵」，據成化本改。

同姓於其間，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慊。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疏，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則漢諉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不繫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此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

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孼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疏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

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項羽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邪？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脩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争，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摇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横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没，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

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册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洪自海瀕而登宰相，❶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取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

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群分，以戴其尤能者爲之君長，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卑，以據乎人民之上也。

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柄，横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

❶「公孫洪」，即公孫弘，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故用「洪」代「弘」。

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説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

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册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元、❶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

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由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

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己用，豈不殆哉！

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揚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

❶「屈元」，即屈完，以避宋欽宗「嫌名」，故以「元」代「完」。

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陳亮集卷之四

按：本卷所載《問答》凡六道，原載《文粹》後集卷三。

問答下

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皋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别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爲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爲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爲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爲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爲懲勸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皋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

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爲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爲之節而已。叙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爲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爲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肉刑之興，説者以爲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爲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爲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爲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爲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啟小人犯法之心

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爲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説。

昔者聖人别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争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爲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其爲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爲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爲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爲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變通之道矣。

井田封建，自黄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爲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爲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爲家，以四塞爲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念天下洶洶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爲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説，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爲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户藩籬以衛之，則門户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以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爲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力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悦，不得而欲以爲悦，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争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告之曰：「身與心内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内，不若樂其内而不顧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

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

於宮室之制，閎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宮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婁敬蓋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内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謚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爲名，則湯、❶文、武獨以謚舉，可乎？通以爲號，則咨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爲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於其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推其姻連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

❶「湯」字，成化本在「禹」字下，今依《文粹》。

下，然後爲忠厚之極則，❶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

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爲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

❶「則」字，《文粹》原無，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補。

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爲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爲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郤縠實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縠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犨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禄。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疏厚薄爲等降也。

《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

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篤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疏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霑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

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爲私心耳。

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齊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叙之哉！

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别，故兼愛之説興而通和之義行。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縻之乎？暗哉婁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却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吴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婁敬豈得爲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虢之息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横行於

中國；吴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争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

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猾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譏之，伯主窮追遠討則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吴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竊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竊伯可也，分伯可也，專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吴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轍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

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竊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繒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

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

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洪道，非道洪人」。❶

❶ 此二句見《論語·衞靈公篇》，二「洪」字，原均作「弘」，以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故改作「洪」。

陳亮集卷之五

按：本卷所載《酌古論》五篇，原載《文粹》前集卷十七。

酌古論一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

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有若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也。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

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

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群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

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此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者，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

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鬭，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

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而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

且吾又聞自古服群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

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曹　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夫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而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强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

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元，[1]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

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强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强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考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藩蔽也。

❶「烏元」，即烏桓，因避宋欽宗諱，故代以「元」。

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鋭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慴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而不能爲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

璋降蜀平，分尉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而絶吴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享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吴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乃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修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苟

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荊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荊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

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荊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以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荊，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

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鬬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群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

而均於有成效。

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吴争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迺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

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説，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豪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群雄，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趣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風生，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虚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絶，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

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麾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爲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

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説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協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

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劉備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

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

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讎。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吴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

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吴，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吴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迺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爲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

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遣黄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趣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

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鬭。彼方枝梧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分。迺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併吞吳蜀者，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爲脣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鬭，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姿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鬭，當收卞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鬭而急刺其一。待其鬭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

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既

得聞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吴。吴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陳亮集卷之六

按：本卷所載《酌古論》五篇，原載《文粹》前集卷十八。

酌古論二

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

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

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

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爲長，奇謀爲短，雖知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

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没，其後步隲、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决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争，内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

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

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孔明 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

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

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求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安表其怯，而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哉！

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斂衽而嘆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爲仲達所譎哉！

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而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爲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夫。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

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於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

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以爲將遂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囂乎其未已，故燒絶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荆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

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吴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吴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鋭。而司馬仲達説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吴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吴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

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一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

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竊以斯言爲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

嗚呼！使周公瑾而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不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

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

者？疑似易乘也。元温之伐蜀也，❶師次笮橋，李勢悉衆出戰，龔護戰没，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温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温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温見客主殊勢，而勢又决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及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鬬，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笮橋之勝，幸也。」

謝元之禦秦也，❷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元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蹂，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元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元豈將遂已耶！故吾謂元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鋭，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

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偶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掩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辨之？

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氈推轉而下，

❶「元温」，即桓温，因避宋欽宗諱，故代以「元」。

❷「謝元」，即謝玄，以避宋「聖祖」玄朗諱，故用「元」代「玄」。

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宗羅睺，以二十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者，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

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吴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謂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吴，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

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

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群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

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來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亦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迺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邊，非祜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

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爲，而

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爲也。

陳亮集卷之七

按：本卷所載《酌古論》五篇，原載《文粹》前集卷十九。

酌古論 三

苻　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决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

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元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元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

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元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决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

勝，非元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説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説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

夫夾水而陳，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脱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

夫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鋭，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内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鋭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虚；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牆釁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元冲謝元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❶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擣其空虚，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

❶「元冲」，即桓冲，以避宋欽宗諱，故以「元」代之。

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强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潰，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横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内，牛酒日至，大饗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元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没於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

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元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决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己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彊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争。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

如是也。

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刼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説，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説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

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絶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鬭；而況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

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鬭，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

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軍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鬭，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

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爲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　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❶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伏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辨之者矣。

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以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由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

❶「爲」，《文粹》原作「服」，成化本同，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服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

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皋，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敗布必走，布走而韓魏平矣。帝於是乘勝引兵，急與布角，則布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

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計，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

一旦强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敗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皋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皋，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　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争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

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説，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説，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虚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

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衂歟！

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也。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

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栒邑，二人争權相攻，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懵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歆，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栒邑不搖；栒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趍，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鬭。一舉而敗其黨與，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

昔者馬援率景舒進擊武陵溪蠻，❶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棄日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乘高守隘，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

嗟夫！若援者，可謂不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告。多張疑兵，鳴鼓鼙，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拒，吾密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

❶「景舒」，即耿舒，以避宋太宗「嫌名」，故用「景」。

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説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

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上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陳亮集卷之八

按：本卷所載《酌古論》六篇，原載《文粹》前集卷二十。

酌古論四

崔浩

古之所謂英豪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

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

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

乘勝而進，勢若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搗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

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宗羅睺於淺水原，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以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祕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

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説，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鬬，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疏：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

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

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争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

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則，❶乘水傅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兵機者，❷孰肯以吾言爲信哉！

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鋭，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能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群情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

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

❶「則」字，原無，據《唐書·李靖傳》補。

❷「兵」字，原無，據《酌古論序》「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句增。

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鋭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

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鋭，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鋭，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强，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滎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滎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却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積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顔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没郡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俟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

凡此者，皆因弱成强而萬全之計也。不

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鋭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鋭甚，難與争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拒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爲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决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絶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

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鋭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鋭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

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悦之必反，請濟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❶ 燧

❶ 自「如反掌耳」至篇末，《文粹》全闕，玆據成化本補入。

能窘田悦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悦，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悦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

蓋嘗籌之：悦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

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芃以圍危窘之悦，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鋭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洺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搗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厲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悦不攻而自破矣；悦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

田悦哉！

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洒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

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盗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

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❶而

❶ 自篇題至「時之人皆」，《文粹》全闕，茲據成化本補入。

愬獨以爲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爲幸，知之者以爲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

何以言之？ 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 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如何哉！ 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以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 數子者固已甘爲愬役矣。

雖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 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 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

夫將者，三軍之綱紀也。 生殺予奪，皆稟其令。 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 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囂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保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 吾於此識愬之心矣。 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 雖啗以高爵，脇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 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

定。翹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

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身固甘爲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説不得而間，即其效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

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厲，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謍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創業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爲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

且昔者漢高帝嘗創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强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懾，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

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群盜蠭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略，驅諸將，卒舉群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

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爲，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

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

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雁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壓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於今猶未已也。

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惟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蓋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其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陳亮集卷之九

按：本卷所載《謝安比王導》等《論》四篇，原載《文粹》後集卷七。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

方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没，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絶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强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遥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附，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宫室不脩，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强。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强者，與夫户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爲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魁然社稷之臣

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没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

其後亘温藉平蜀之勢，❶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指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苻健苻雄計矣。温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决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温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卧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温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旋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温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藴固辭，則以義强授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亘氏布列内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爲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亘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

❶「亘温」，即桓温。前文有改「桓」爲「元」者，此又改作「亘」，蓋陳氏前後各文所用避諱體例不一致。

及此。

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静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 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媢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也，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 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❶李靖、温彦博、戴胄、魏證、❷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媢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辨其所長，如數白黑，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 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

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仙自脱，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

❶「房元齡」，即房玄齡，以避「聖祖」玄朗諱，故用「元」代「玄」。下「房元齡」同，不再出校。

❷「魏證」，即魏徵，以避宋仁宗嫌名，故用「證」代「徵」。下「魏證」同，不再出校。

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

唐太宗之興也，房元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温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元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證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辨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證均爲諍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辨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

雖然，房元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

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元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元齡固樂諸公之並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元齡所以爲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詞，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爲《太元》，[1]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爾，宜乎世人之莫知也。元譚稱其度越諸子，[2]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

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

[1]「太元」，即《太玄》，以避宋「聖祖」玄朗諱，故改用「元」。下「太元」同，不再出校。

[2]「元譚」，即桓譚，以避宋欽宗諱，故改用「元」。

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

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元》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元》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黄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疏。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

天下而未明乎《元》也，則時日分數之理

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元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元》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元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

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懼也。

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

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之言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

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❶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

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

❶「欲之」，《文粹》及成化本等俱有此二字，據此下「六者」云云二句，知其乃衍文。

矣。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虚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爲虚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

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飢，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聖

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陳亮集卷之十

按：本卷所載《六經發題》、《語孟發題》原載《文粹》後集卷十九。《箴》、《銘》、《贊》諸作，俱爲《文粹》所不收。

六經發題

易（闕）

書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學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於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删《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比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黄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絶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

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絶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

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於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内則》、《少儀》諸篇，群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怵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

神知化者也。

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由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盡，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由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

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絶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絶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絶於天；周不爲自

絶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

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况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由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語孟發題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説而不得，則敢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内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

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者，方將與諸君商搉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　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

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

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説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 銘 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

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説。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蹴踖；傳檄吴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脩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鞵，❶緣布衣裼。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黄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於浙。顔亮凶惔，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

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

---

❶「施」，疑爲「絁」字之譌。

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枘。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瑶臺瓊室；勿效商紂，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没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絶芽櫱；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悦。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爲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静，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爲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

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内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妥齋銘❶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静必偕。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附〕妥齋銘

薛季宣

妥齋，陳同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

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妥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産民，罔不大安；有妥之安，皇唐有焉。

循物之安，妥用不集；非安惟安，摇摇岌岌。妥乎妥乎，大安不欹。有懷者居，安其豈而。

子有精廬，齋居以妥；妥其安哉，神天將子可。

❶ 陳氏以妥齋名其居，曾請吕東萊及薛季宣爲之作銘。《東萊集》中《與同甫書》曾及此事，謂「有暇乃可下筆」，今其集中無有，則似迄未作銘。《浪語集》卷三十二有《妥齋銘》，附録於後。又卷二十三有《答陳同甫書》，亦及此事，並談學術，亦附之。

〔附〕答陳同甫書

薛季宣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聆謦欬之音爲歉。及趙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名籍甚京師。旋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之無虚士，諺非虚語，私以得與從遊爲喜。已辱開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不及面，寧無惘惘。被教，❶敬審即日冬序正寒，温侍有相，尊候萬福。

學官秋試，遂遺賢者，士大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運故應然耶！鄉使舉無留才，則何以爲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吾同甫之失，較之君舉之得，亦復何愧！沖天驚人之軒奮，豈有遲速間哉！

體用之誨，備認高旨。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即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耶？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於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

❶按：今同甫集中已遺失此書。

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日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天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弟於事物之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某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

葬議甚韙。近過伯恭不遇，當須續報。誌銘，某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愧焉多矣。

妥齋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

某碌碌素餐，强顔留處，於朝家亡毫髮補，未能决去爲愧。同甫望以世道，譬如覓金於窶者，何不知我之深邪！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差可及物，尸素欲何爲哉。不足爲人言之，恐欲知何所向爾。

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自　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陳亮集卷之十一

按：本卷所載《廷對》，原載《文粹》後集卷一，其餘四文，原載《文粹》後集卷四。

策

廷對

朕以凉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媮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説殄行，迺以爲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

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

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

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

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

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説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媮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媮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媮，而天下之事去矣。

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强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

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

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

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教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

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争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

臣伏讀聖策曰：「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寛簡之勝於微密也，温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

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乎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

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

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

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説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説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詆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舉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

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

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禄，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

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嘗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

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而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任子宫觀牒試之弊

古者不恃法以爲治，懼天下之以法求我也；後世立法以聽人之自取，懼天下之相與爲私也。慶賞刑威，聖人所以奔走天下之具，《周官》所謂八柄馭群臣者，其操縱闔闢，無不自我，豈嘗立爲定法，以聽人之自取哉。天下而有定法，則各執其成以要其上，如持券取償，患法之不合，而不患吾之無以堪此也；患求之未遂，而不患人之不以爲然也；則天子之八柄亦褻矣。然人之私意無窮，而吾之立法亦未已，一人抑之，一人開之，抑之一説也，開之又一説也，互相是非而法亦不知所定矣。此其病不在法也，亦不在人也，病在夫立法以聽人之自取，而天下皆得執法以要其上也。

夫任子所以象賢也，非使夫公卿大夫得以私其子若孫也，曷爲立法以聽人之自取邪？法可以聽人之自取，則子孫甥姪之念，誰獨無之？遺一人焉，則雖死而目不瞑也，何暇論其賢不肖哉！賢不肖所不暇論，則象賢之義安在？而任子所以爲私恩耳！國家患官之冗，而後思所以抑之，法雖行而人不服，抑之未幾而復開之矣。立法以聽人之自取，而又立法以禁之，固所以起人之争也。反其象賢之義，而操縱與奪之權一歸于

上，則法行而人服矣。

宮觀所以均逸而優老也，非使士大夫得以自便其私也，曷爲立法以聽人之自取耶？法可以聽人之自取，則便文自營之念，誰獨無之？一日家食，則雖妻孥亦笑其無能也，何暇論理之是非哉！是非所不暇論，則均逸優老之義安在？而宮觀所以爲私恩耳。國家患財之耗，而後思所以抑之，法雖行而人不厭，抑之未幾而復開之矣。立法以聽人之自取，而又立法以禁之，固所以起人之僥倖也，反其均逸優老之義，而操縱與奪之權一歸于上，則法行而人服矣。

至於取士之道，所以敬天之所付，而求盡天下之才也，非誘之以爵禄，而使之顛倒於是非榮辱之塗而不自知也。今也鄉舉里選，則使之自爲保狀、家狀，以求試於有司，棘闈鎖閉，如防寇盜，封彌謄録，如擲雉盧，一日之長，偶中有司選掄，雖居沾不得不與，是果何法也？而又人無定數，而州有定額，人多額少，則僥倖求試之心，誰獨無之？而況開其塗而受其來哉！法網雖密，而竊貫冒親不以爲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將以盡天下之才，而立法以聽其自取，天下方顛倒於是非榮辱之塗，豈一綱一目之所可得而禁哉。壞天下之才，其原不起於牒試也。不思先王取士之大旨，而較今世尋常之法，則其弊未有底止，而法之在天下，其爲可嘆者不獨此三事也。

藝祖之初，法令寬簡，取士任子，磨勘考績，年勞陞轉，皆未有一定之法，而天下之人，盡心畢力以事其上，上之人視其勞佚、能否而爲之黜陟、進退，而不必盡拘於一定之法。故上易知而下易使，明白洞達以開千百年無窮之基。自景德祥符以來，天下廓廓無

事，天子登封泰山，禮百神，公卿大夫，從容法服，列侍左右，千乘萬騎，擁衛於其旁；父老百姓，歡欣鼓舞於其外；嘉與海内同此大慶，而横恩四出矣。取士任子之法非復其舊，其後景祐有牒試之制，熙寧有宫觀之員，恩意日隆，法網日密，而天下亦不勝其多故。雖太平之餘，不可以開國舊事爲例，而立法以聽人之自取，使之各執成法以要其上，則其流爲甚可畏也。天下方争論法以求精密，而愚獨以爲當使法令寬簡，而予奪榮辱之權一歸於上。其説若甚迂矣，《易》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者，非隨世立法者之所能知也，盍亦反其本而求之？

人法

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自有天地，而人立乎其中矣。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無法矣。人心之多私，而以法爲公，此天下之大勢所以日趨於法而不可禦也。聖人論《易》之法象而歸之變通，論變通而歸之人，未有偏而不舉之處也。故三代未嘗不立法，而無任法之弊；三代未嘗不用人，而無任人之失；未嘗不以人行法，而無所謂人法並行之説。

自秦壞天地之大經，而天下之變始開矣。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天下之大勢一趨於法，而欲一切反之於任人，此雖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任人任法，與夫人法並行之外，又將何所出以正天地之常經耶？雖有聖智，安得而不病其難也！然嘗思之：法固不可無，而人亦不可少。聞以人行法矣，未聞使法之自行也。立法於此，而非人

不行，此天下之正法也。法一立而人主以用人爲己憂，兢兢然懼任官之非其人，而法不能行也，故上當其憂而下任其責，天下所以常治而無亂也。病無其人而一委於法，此一時之私心也，法一詳而人君以用非其人爲未害，纖悉委曲，條目備具，彼固不能盡出吾法之外也，故上無近憂而下不任責，天下之事所以常可虞也。故有以人行法之法，有使法自行之法。

今日之法可謂密矣：舉天下一聽於法，而賢智不得以展布四體，姦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爲，其得失亦略相當矣。然法令之密，而天下既已久行而習安之，一旦患賢智之不得以展布四體，而思不恃法以爲治，吾恐姦宄得以肆其所欲爲，而其憂反甚於今日也。然而任天下大勢之所趨，而聽其所至之如何，則無所責於人矣。人主所以當天下之責者安在？而大臣所以同國家之憂者又何爲乎？故任法者本朝之規模也，易其規模，則非後嗣子孫之所當出也，盍亦於法而思之，則變通之道不可緩也。法當以人而行，不當使法之自行。今任法之弊，弊在於使法之自行耳。儻能於其使法自行之意而變通之，則條目微密，得無有可簡者乎？關防回互，得無有可去者乎？大概以法爲定，以人行之，而盡去其使法自行之意，上合天理，下達人心，二百年變通之策也。法者公理也，使法自行者私心也，恃公理而不恃使法自行之私心，則他日必有變通而至於不窮者，孰謂任人、任法、與夫人法並行之外而他無其道乎！天下大勢之所趨，苟得其人，可以不動聲色而易也。

夫取士任官之法，未有密於今日者也。然藝祖立法之初，糊名、謄録未盡用，與其他

所以防禁之嚴未盡舉，而進士高第多爲時名臣；磨勘、年勞未盡立，與其所以陞轉之格未盡定，而當官任職皆有以自見。蓋取士貴得人，任官貴責效，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未嘗敢曰無其人而法亦可行也。其後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無其人而欲法之自行，蓋取士任官不勝其條目之多，而人愈苟且，豈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

治兵理財之法，亦未有密於今日者也。然藝祖立法之初，兵大較以嚴階級、慣馳驅爲本，而苛碎之禁尚多闊略，使人得以自奮；財大較以裕根本、謹廢置爲先，而隱漏之方尚多遺餘，使人得以取辦。蓋治兵貴制敵，理財貴寬民，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亦未嘗敢曰無其人而法亦可行也。其後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無其人而欲法之自行，蓋治兵理財不勝其條目之細，則事權愈輕，豈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

今儒者之論則曰：「古者不恃法以爲治。」而大臣之主畫，議臣之申明，則曰：「某法未盡也，某令未舉也，事爲之防，不可不底其極也；人各有心，不可不致其防也。」其説便於今而不合於古，儒者合於古而不便於今。所以上貽有國者之憂，而勤明執事之下問。而愚之説則曰：「天下不可以無法也，法必待人而後行者也，多爲之法以求詳於天下，使萬一無其人，而吾法亦可行者，此其心之發既出於私，而天下之弊所以相尋於無窮也。」使立法者得是説而變通之，豈惟弊源之瘳有日，而三代立法之意，藝祖立法之初，當自今日而明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愚不任惓惓。

子房賈生孔明魏證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 起於上古之闊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救，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 老莊爲黄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 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穎脱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 得其穎脱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脱，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説有以觸吾之機耳。 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 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 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證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

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 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 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 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 魏證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論議，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禮蓋亦略盡，縱横之學，直發

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

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嘆其前之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説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群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群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顔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證可也，吾是以三嘆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嘆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嘆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

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

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疏闊也！

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疏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净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

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歎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黄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

合之盛，亦可爲唐家天時人事之歎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陳亮集卷之十二

按：本卷所載《國子》等《策》八篇，原載《文粹》後集卷五。

策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

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聊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材之道也；❶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

❶「材」，《文粹》及成化本俱誤作「財」，今據《孟子》「成德達材」之語改。

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知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

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

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在，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尚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

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録，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

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

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

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而其説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

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説豈易入乎。然

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

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其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

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人徇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群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

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

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

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筦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

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私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變文格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

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

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

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温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

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名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

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繫，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説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太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傳註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堯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

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捨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

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註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註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

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

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度量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曆之學。而更閱群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

漢至建元、元狩之間❶，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曆，推而尚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真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忖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

❶「元狩」，《文粹》原作「元符」，據成化本改。

當於《太元》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極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❶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强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脈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説，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汩陳其五行者

❶ 自「而置之」至「築一渠」，凡十八字，《文粹》全脱，據成化本補入。

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修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

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四　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佈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眄眄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

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

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盻盻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

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議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

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考，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其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可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

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吕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

切於求言，而略於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

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决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陳亮集卷之十三

按：本卷所載《策問》十九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四。

策　問

問人才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堯、舜、三代之時，何其人才之多也。自漢以來，世往往以乏才爲病，豈天地之生才遽不若古哉？堯舜之書略矣，彼成周之所以養士者若是其詳，則夏、商而上不能易是道也。養之不於平時，而倉卒欲望其用，豈不難哉。

主上鋭意以圖恢復，寤寐英賢，而郡縣之間區區辦職者甚少，而況於度外之士哉！此所以當宁興嘆，而群臣踧踖不足以望清光，而計效尚如此也。今將以三代養士之説爲獻，則合抱之木，夫豈旦夕之所可封植？欲求之山林藪澤之間，不次而用之，則伊尹太公不可得，而衒石爲玉，往往皆是。或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今三歲大比，與夫當效任子，及其他隸仕籍者不知其幾人，而銓曹常不勝其應；甚者雖賢良方正之科，舍法久虛之選，亦既有人矣，何爲不足以致雨也？上意所向如此，而人才之不應，此其所甚可疑者。無乃養之有經久之法，而倉卒之求抑别有道乎？不然，則度外之士可以意氣得，而不可以科目求也？今日之迫亦甚矣，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其説定如

何邪？

問治天下

治天下之患，其目固不勝其繁也，而大概可得而言矣；庶官之奔競，人士之冒進，豪民之兼并，游民之蠶食，工商之乘時射利，自漢以來，雖有盛時，其患固已如此；而明君賢相，求所以處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議者之獻説蓋不勝其多也。然而足以計尺寸之效，而終不足以致天下之大治，豈是數者之梗吾治，終不可得而去邪？堯、舜、三代之際，其民固淳，而後世不可復望邪？不然，則帝王盛時，其患常不至者，處之固有道也？今日之患極矣，顧何以寬聖上之憂者？請原是數者之情，而陳可行之法，毋徒曰「必古而後可」。

問古者子弟從父兄

先儒有言：「古者子弟從父兄，後世父兄從子弟。」當漢之初，高祖之下沛，以書諭沛父兄；入關之所急者，諭秦父兄耳。自今觀之，一室之間，若十人之聚，遇事則紛然爲論，父兄之力常不能以得之子弟，此何景？❶而世之論治者乃不及焉何也？漢獨近古，而其風猶如此，則三代從可知矣。其何道以致之？率其子弟以從上之令，正今日之所甚急者。

❶「此何景」，此處疑有脱誤。

問老成新進之士

老成之人，足以坐鎮國家。雖有才智新進之士，不能以一日使天下信。自三代以來，必以黃髮爲貴，而世臣是用者，其思之審矣。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必不得已而使卑踰尊、疏踰戚，則察國人皆曰賢者而後用之，固亦必求其足以自信於一國者，不然終不敢用也。漢興，公卿多用軍吏，以賈生之才智，猶疑其紛亂國家而不用，爲天下者，其體固應如是邪？雖然，創業之初，及國家再造之際，安得世臣而用之？倉皇急卒，雖天下皆曰賢者，固亦不暇待也。光武中興，所與謀者鄧禹，禹才年二十三爾，而置相必曰侯霸伏湛，霸與湛豈必天下皆曰賢而後用之乎？豈創業之初，再造之際，其用人固難以一道律也？唐憲宗時最號多士，更任迭用，各有成功，中興非一士之力也。及裴度閱歷四世，爲國重臣，穆敬之際，其施爲可睹矣。然則世臣固未足深倚，而偏試天下才智之士，誠亦未爲失也。三代之事遠矣，孟子之言真迂闊不切於事情邪？此雖識者所不得而不疑也。

問科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堯舜之時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自大夫士以達於庶人工瞽，皆得以其情自通。豈其求之者如此其至，而後庶人不得而議之邪？夫下情不通，禍敗隨至，然使天下之人爭務論説利害以撼時政，亦非有國之福也。

祖宗之制，使天下皆得以書言事，其所

以通下情者至矣。六科之設，使之與論時政，名曰進策，將以考覽其才也。天下之士，無故而出其私意，自爲論著，是果何道乎？天子間歲一集禮部所貢之士而親策焉，名曰御試，將以考求得失也。然所在群試，有司私策之，人士公議之，是果何法乎？以爲通下情邪，則天子固不得而盡聞也；以爲養敢言之氣邪，則狂言徒亂人聽，而乘時者或得以肆其阿諛也。夫法制一定，子孫世守之，小弊則爲之損益，大弊則度德順時，一易而定矣。紛紛而争言之，擾擾而迭易之，上下汩亂，不知所守，此豈爲國久長之道邪！事之紛紛，固自夫二者始矣。思所以革之，則下情不通，明聖在上，决不出此；因之而不革，則論説利害以撼時政，其弊未知底止。是將安出而可？

問漢儒

漢儒最爲近古，好專門名家，其學往往溺於灾異，不足以自通於聖人。去古寧幾日，其弊固已如此邪？今世之士，游心六藝，不拘先儒之説，必欲自求聖人之意，而尊師重道、深識有守之習，曾不足以自厠於專門者之後。論説人事，諱言灾祥，以爲天道遠，人道邇，讖緯之書不足信，而畏天憂變、上下叶心之風，獨衰於言灾異之時。以今較古，則漢儒之不足以自通於聖人者，乃其所以爲近古也。士風日薄，志意不定，伊欲倣漢而爲之法，其何道以自通於聖人？

問漢唐及今日法制

仁義法制，帝王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也。賈生之言曰：「仁義人主之芒刃，法制人主之斧斤。」是豈真知仁義法制者哉！三代之所以爲仁義者，井田、封建，其大法也。秦舉先王之大法而盡棄之，不二十載而社稷爲墟。漢高帝與群雄並起而爭天下，天下既定，異姓而王者八國，故大封同姓以鎮之。末年異姓浸少，而同姓日以强大，所賴通侯諸將參錯其間，而郡縣往往秉其阨塞地利。景武之間，同姓既微，而通侯之子孫絶滅殆盡，獨郡縣之權無恙也。漢法日密，而權浸以輕矣。中外殫微而姦邪生心，爲天下者，果可無大法以維持之邪？中興悉監前弊，併宰相之權而收之，政不任下，事歸臺閣，先王之大法日泯，而享國之長不減前漢，何也？

唐興，在民則有口分、永業之田，在官則有租、庸、調之法，爲之刺史、都督以統之，而府兵之法常足以制天下之變。府兵既廢爲彍騎，則立節度於外以捍邊陲，及節度之兵既强，而天下之權在藩鎮。雖爲唐家之患無虚日，其間庸君暗主往往絶而復續，蓋亦藩鎮角立於天下，而其勢未易以亡也。藩鎮天下之弊法，唐亡猶賴以不速，法庸可少邪？

五代之際，藩鎮之禍極矣，藝祖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趍約束，藝祖因得以盡收其權，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積而至於今日，而郡縣之權日輕，雖有

賢守令，舉足造事，一不當豪民之意，搖手往往足以撼動之；而朝廷科條日密，更易不定，吏民不相習知，舉天下郡縣而皆可以撼動，是何以尊朝廷而壯國勢哉！今廟堂如逵路，侯王如富室，兵民無制，文武相伺，所賴以維持天下者，往往按之古而不合。願與諸君講求其故，以待上之採擇。

問三代選士任官

天生斯民而立之君，君不能以自治，則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擇天下之士以共之，因其才之優劣而任職之高下。故凡三代選士任官之法，皆人主之所自爲謀也。當此之時，士知自修而已，而論薦乃有司之事；官知自守而已，而遷進乃人主之恩。故雖終身陋巷，而老於一官，皆安之若素，而不以爲異也。

今世之士，相與爲家狀、保狀以求試於有司，而爲官者相與具歷官之日月以自注於銓部。夫天下之官，乃使之自求之而自注之邪？既使之自求之，苟可以得之者宜其無不爲也；既使之自注之，苟可以利焉者宜其無不欲也。至於官高祿厚者，得以澤及父祖而任子弟以官，天子所以加惠天下之士大夫也，乃亦使之陳乞而後得之。夫「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忍而不乞，則人得以議其不爲父祖屈矣；乞之，則父祖乃爲我而當其屈，使夫「行己有恥」者其何以爲心邪？百年之間，上下相習，恬不爲怪，此亦講道揆於上者所宜動心也。願聞其說，以裨廟堂之末議。

問兩漢用相

漢興，公卿多用軍吏，執持法度，終始一律。武帝好儒雅，公孫洪始自海瀕而登宰相，人主得以肆其所欲爲，而天下弊矣。宣帝起於閭閻，具知民間疾苦，即位尤留意民事，常嚴二千石之選，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而黄霸等爲相，功名大抵減治郡時。豈宰相固有大體，非良吏之所能盡知邪？朱博治郡，文學儒吏時有奏記，則曰：「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説之。」爲天下而相博等，其視治道爲何等事？不幸而國家有變，欲其伏節死義，難矣。然則漢法二千石高第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是果不可易之良法邪？光武中興，獨卓茂以密令爲太傅，自是之後，宰相多用儒雅，功名往往非前漢比。較其得失，其將孰從乎？

問成周漢唐今日王宫之宿衛

王者以一身而立於王公士民之上，居則有從，出入則有衛，常使賢士大夫得以參乎其間，不徒使之分列官寮，以壯朝廷、以維郡國而已也。然則接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婦人宦寺之時多，及至後世始有此論耳。成周之衛王宫者，皆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而侍御、僕從無非天下之賢士大夫也。漢有光禄勳、中郎將、衛尉、司馬以衛王宫，有郎以執戟殿下，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而醫、商賈、百工不得與，其嚴也蓋如此。又有中大夫、諫議大夫，多至數十人，以備左右論

議，非一時名士不在此選。唐有左右監門衛上將軍、中郎將以掌宿衛，而補親衛、勳衛、翊衛者皆五品以上之子若孫也。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翰林別院，以備宴見。雖其間不能無失，而成周遺制猶或可考。今宮殿諸門，往往領以宦寺，侍衛三司雖參乎其間，而環列左右者皆武夫力士也。此豈能盡知君臣之分，識禮義而輸忠力者哉。九重之内不時宴見者，非婦人女子則其私昵之臣，使天子閑暇之時，講切古今以緝熙其光明者，將誰使責之？最其甚者，王宮之政，雖天子之宰不得而與聞，此豈所以維持變故而内外若一之道哉！願從諸君參考成周、漢、唐之遺制，以嚴王宮之政令。此治道之所從出，而九重之所樂聞也。

問建宗室以屏王室

古者帝王之有天下也，親賢並建，以屏王室，此天下之至公大義，而非人君之私恩也。成周之制備矣，漢、唐盛時猶不廢也。我祖宗謙以蒞下，不欲私其支庶，以與天下士大夫較其技能於職業之間，故雖賢者亦無以自見。神宗皇帝始權恩義之輕重，出而與天下共之，用舍進退，一與士齒，而藩屏王室之義未盡如古。中更變故，議者往往以爲大闕。今將衆建諸侯，使親疏相錯，如成周之制，則患其未可卒復；將出其近屬，裂地而王之，如西漢之初，則又患他日之不可收也；將如唐制，使之出爲都督、刺史，入爲九卿、尚書，或使皇子遙統兵柄以威天下，則出入不常，虛名無實，而維城之勢又將安在？

嘗試參古今之制，酌恩義之中，使可以藩屏王室，而不至於貽天下患，不徒將以裨廟論之末，亦因以觀諸君之大慮焉。

問掌陰陽四時之職

至治之時，陰陽不失其序，鳥獸草木不失其性，所以感通天地者在君德之所致，而達諸政令者大略猶可見也。三代而上，羲和之官固其所甚急者。漢高帝猶知令謁者四人各職一時，而魏相則欲選通知經術者爲之。自漢之東，太史讀四時之令，以迄于唐，猶不廢也。雖其道不可盡律以古，而愛禮存羊之義，是庸可少哉。其考古今之變，取其宜於時而可行，驗於經而不悖者，使古道一復而來者有稽焉。

問官之長貳不相統一

古者自朝廷以及于百司庶府，與夫郡國之間，軍旅之內，莫不有長、有貳、有屬，有所臨之人，等級有差，不相侵亂。而爲之長者，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爲之下者，盡心畢力以協輔其上，不敢廢其命而害其成。總而一之，等而上之，以達於天子，而天子治。

今也不然：一司之長，建其名以立乎其上，而丞貳得以分其權，僚屬得以留其令，胥吏舞文以參之，奸民挾法以議之，凡其所臨者，皆得以伸其意之所欲言。他日事有害成，則其責獨歸諸其長耳。夫其不相統一如此，則亦何所用乎其長哉？然一司之事悉歸於其長，而其屬舉不得而與焉，則權有所擅，而他日之患未知底止；誠使各得以伸

其意之所欲言，則視其長如等夷，有言而莫乎，有爲而莫應，平居不能相事，緩急豈能相死？自爲紛紛而莫之或濟，此豈可長守而不變邪？將使等級不亂，而上下之情常相通，其何道以處此？

問漢豪民商賈之積蓄

問：井田之法行，民無甚富甚貧之患。阡陌既開，而豪民武斷鄉曲，以財力相君，富商大賈操其奇贏，動輒鉅萬，甚者以貨自厠於士大夫之後。此言治者之通患，而抑兼并、困商賈之説，舉世言之而莫得其要也。夫民田既已無制，穀不能以皆積；兵民既分，力不能以自衛；緩急指呼號召，則强宗豪族猶足以庇其鄉井；而富商大賈出其所有，亦足以應朝廷倉卒之須。此漢之所以徙五姓關中，與利田宅，而郡國豪傑貲千萬若百萬者，皆徙於茂陵雲陵之間也。

今所在豪民，穀無五年之積，鏹無鉅萬之藏，而商賈之能操其奇贏者蓋已如晨星之相望，而平民日以困，貨財日以削，卒有水旱，已無足依，而况於軍旅乎！無乃古制之未復，則貧富之不齊當亦聽其自爾乎？成周有安富之法，自當時固已如此乎？嘗試相與陳其通於古而宜於今者。

問貪吏

古者諸侯不言多少，大夫不言有無，而一命之士必使之禄足以代其耕，亦其上下交相成以至此也。今之爲官者，往往或以賄聞：居則爭利於平民，而郡縣不能禁地；出

人則争利於商賈，而關、津不能誰何也。一旦事達於九重，甚至於貶黜黥笞而不以爲耻，此豈古之人皆廉、而後世之貪吏獨不可化哉？　制度之不立，而恃刑以爲禁，可殺可辱，而謀利之心終不可奪也。　況今天下之官□□多，而待次者常五六年，甚者或八九年，彼其以官爲家，苟可以伸其意則無不爲矣。試考古而爲之制，以定其謀利之心，毋徒曰「躬化」而已也。　夫古之躬化者，何嘗不達之政乎！

問古者兵民爲一後世兵民分

問：古者兵民爲一，後世兵民分矣，然漢、唐盛時，兵猶出於民也。　本朝承五代之餘烈，募天下游手强悍之夫以爲兵而刺涅之，聚之京師而分之於邊陲，使良民相與盡力於南畝，出賦租以衣食之，民生不見去鄉井、離妻子之患，而游手强悍之夫，亦得以自奮其武勇而以功名自見。　自當時諸公巨人，往往皆以爲便，而世世守之，遂爲不易之法。獨嘗怪成周之時，使家出兵一人，而餘夫爲羨卒，至於起兵、起徒雖有定數，役之雖有定日，而田與追胥則竭作，是無一夫得以苟免者。　自今觀之，先王雖未嘗虐用其民，而必使其民自勞苦如此，豈兵民交相養之道，先王之智不足以知之，而仁不足以行之乎？是固甚可疑者。　然養兵至於今日，使諸公巨人而見其弊，將亦争言其不便矣。　以東南之地，歲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然敵至猶以爲兵少，或曰「未能使人人皆可用也」。　今邊境屯駐之兵固直隸御前，而諸州禁軍亦既遞閲於行都矣。　顧平居無事，已困於養兵；緩急不足恃，而況於持久乎？

願與諸君論兵民分合之利害，而原累朝之所以得，陳今日之所以失，依諸古而爲制兵之法，或者廟論其將有取焉。

問理財

問：三代以什一取民而上下足。雖漢之盛時，山澤之藏歸諸少府，而大農之用猶不可勝計也。今郡縣無遺財，諸司無寬用，民無留藏，地無餘賨，利自一孔以上皆入於官矣，而大農猶以匱告。使蕭何、劉晏而生於今，財於何而可理？地半於承平之時，而歲入倍之，財於何而可生？養兵之外，百官有司之奉，郊祀賓客之費，不能以十之一，財於何而可節？上無橫斂而民已困，歲無水旱而財已竭，邊境晏然無虞，而盻盻焉若不能以終日。凡後世之所以治財者不可復言矣，無乃三代制財之法猶有宜於今者乎？行之而不駭於民，不損於用，宜有司之所欲聞也。

問農田水利

問：田不可以十日而無水，故溝洫立焉；民不可以五日而無食，故委積具焉。水旱之備，宜先王之所不敢廢也。自阡陌既開，後世不復制民之産矣，是二者猶知爲民慮之，如今之常平是也。溝洫川澮之法不可卒復，朝廷雖屢興水利，而不能使田皆有水。户口無定制，民力無定籍，吏民不相習知，而姦胥豪右梗乎其間，朝廷雖常軫水旱之憂，詔發倉廩以賑之，而不能使民皆有食。諸君生長田里，習於其事，考古驗今，要使實利及民而惠足以爲政，其亦有可講

習乎？

問科舉之弊

問：人爲萬物之靈，而才智之士又人之最靈者也，先王所以順天地之紀而立人之政者，取其最靈者以治之而已。方堯舜之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而「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則薦士蓋出於諸侯也。周監於二代，而有鄉舉里選之法，其殆開端於夏而創法於商乎？周之末造，天下之游士矯首於諸侯之庭，與之亢禮而執其□。當秦之强，諸侯惟恐一客之失也。漢興，薦士復出於郡國，其後課試之法嚴矣。九品中正，特出於陳羣一時之論，遂爲魏晉以來不易之法。及其衰也，而科舉創端於隋矣。方唐之盛時，科舉得人爲尤盛，天下并趨於華，而人才日以浮。自當時好名之士，若楊綰鄭覃之徒，非不甚厭苦之，而力不足以奪一世之好，蓋爭之於其衡者固難爲功也。本朝承唐之餘烈，故取士一以科舉。藝祖之初，蓋猶欲聽有司之行其意，而嚴賞罰以臨之，其後一付於法矣。然惟恐其法之不密也，二百年之間，於今爲尤密。才智之士，老死於山林，而不敢以爲有司之不公，蓋亦可謂至矣。而士之骫骳爛熟亦莫甚於今何哉？夫一切取必於虛文，其勢固必至此。方其盛時，名公巨卿又往往由此而出，則以爲非法之弊而時之弊也。然鄉舉里選，上下千餘年間耳，漢法固已不能存於魏，而九品中正蓋不能以四百年也，科舉之法獨六百餘年而未弊乎？通其變使民不倦，抑亦有道乎？法不可變，而其意亦有當變者乎？天地之運不能以不極，待其極弊大壞而爲之法，無乃非仁智之用心乎？

不然，則士之骫骳爛熟，其將何道以起之乎？聖上有中原之志，而人才不應其手，蓋亦甚厭苦之矣，故願與諸君論之。

陳亮集卷之十四

按：本卷所載《策問》八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五。

策　問

問學校之法

問：三代立學於天下，皆所以明人倫也；禮、樂、射、御、書、數，所以廣其心而久於其道也。自漢以來，其間治亂不常，往往以學校爲國之先務，未嘗有得一日之安而不從事焉，蓋亦可謂盛矣。而本朝之學法爲尤詳。顧有所甚疑者：群天下之士，擇其尤者而養之太學，而郡縣又自有學，乃獨汲汲於一日課試之文。夫以終歲之學，而爲一日之計，其心安得而厚，其材安得而成乎？三代之學不可及，而漢唐盛時，雖專門誦說，猶將以講論經理，出入文史，猶將以考求治亂，豈若今之獵取一二華言巧語，綴緝成文而爲欺罔有司之具乎？或以「言揚自三代所不能廢，則科舉課試之文誠有所不得已也」。立天下之學而教以此，此豈所以承天意而發越民之情性乎？學校本非所以爲課試計，宜若可以一朝而頓變，顧安所取而爲之法乎？三代、漢、唐之法，其亦有可增損而用之乎？祖宗立法之意，其亦有當承者乎？願從諸君考其源流而酌其所當行者。

問武舉

問：自《詩》、《易》所稱，曰武夫，曰武人，而後知古之人及無事時，其智力未嘗不足以自衛。自漢以來，當其盛時，天下之士群起而赴功名之會，往往其氣足以自振，及天下既平，而文事浸以興，舉一世日競於浮華而不知反，不有盜賊橫行之憂，必有夷狄亂華之禍，其效見常如此者非一日也。今中原半爲夷狄，而國家之大耻未洒，此天下之義不能以一日安者，顧獨恬然如平時：爲士者論安言計，動引聖人；居官者宴安江沱，無復遠略；而農民、工商又皆自謀之不暇。聖上慨然有北向之志，作之而不應，鼓之而不動，是天下皆無人心，而崇高之勢亦無如之何也。然則厭棄文士，崇奬武夫，本不爲過，而數年以來，武舉之程文，武人之威儀進退，武官之議論詞氣，往往更浮於進士，是徒有可參用者乎？魏、晉、隋、唐議臣之論，其亦有可兼採者乎？其熟之復之，以爲經久之策。

問任官之法

古者官以授德，事以使能，禄以報勞，地以賞功，斯四者天地之常經，帝王之大法，同出異用而不可雜者也。當是時，四十而仕，七十而歸，流品不分而自清，奔競不禁而自止。凡後世之所患苦，而明君賢相隨處而隨弊者，獨不煩當時之慮。蓋立制之初固如此也。自秦盡掃先王之典，而立爲一切之制，漢方明簡易以隨時宜：官以禄爲差，而爲上者無以自別於軍吏；爵以級爲等，而有

貲者得以自附於武功。其後雖更易不常，而混淆愈甚。魏、晉、南、北大略可睹矣。唐興，官有定品，職有常司，又有勳官之格，其制蓋亦稍近於古，自當時固已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之名，則安得而不混淆哉！秦之遺波餘毒，歷百世而未嘗不在也。

本朝之制，大抵尚循唐舊，蓋六世而天下病之。神宗皇帝大正文武之官以幸天下，可以爲一代之良法矣，循至今日，則有可論者：階官，則陞改於薦削而敘進於年勞；列職，則平進於資格而躐用於堂除；禄，則視其品之崇庳而隨所涖之厚薄；地，則立五等之虚封而爲郊祀之常典；文武之貼職，則又以均出入之勞而不必其真有功也；至於功勞之大小，一切以官賞之，蓋雖天子之師傅不能以靳於立功之武夫。此尚可久而不變乎？薦舉、磨勘之弊，若之何而可革？資格、堂除之法，若之何而可久？漢之增秩，可倣而行乎？唐之勳官，可復而用乎？今將姑從祖宗之初乎？其當漸復三代之舊乎？增損盈虚，與時偕行，其必有可論者矣。

問任子之法

漢諸侯既以嫡子襲爵，而二千石九卿得任其子弟爲郎以備宿衛，察其茂廉而後出補令丞，繼世象賢之道□於如此，宜不爲過。自王吉諸人猶以爲不可，何哉？然□魏晉□後，其流日開，積而至於唐，而任子之法詳且密矣。□當□□□□□而未睹其害之極也。蓋至於□□□□□□□□極□□藝祖之初，其於齋郎進馬之法最爲□□固□慮其□□□□□可遏者，其後任子之法日濫，雖

□廉□□□□人臣能律其身，而不能律他人之私恩，能嚴其法，而□□嚴後日之積漸，蓋舉世常患苦之，然同蹈一轍而不自知也。

蓋嘗以其情察之，而驗之成周之法，則猶有可論者：夫三公九卿既已爲天子所尊禮矣，乃使其子不得與於仕籍，而無以自別於白丁，無以自厠於巖穴之寒士，此人情之所決不可安者，蓋天理如此，而非其私恩也。然使公卿子弟不學而官使之，則害政之大者，故成周教國子之法詳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師氏、保氏分掌其法，而餘子又使諸子之官掌之，使之講聞道德之訓，習熟朝廷之事，其大者既已繼世，而小者猶出而用之，蓋有過於巖穴之材也；其材之不成者，猶得以食其世禄；則公卿大夫没首無憾，此其所以爲天地之經也。今不思所以教國子之法，而欲裁其奏補之數，嚴其入仕之格，蓋兩失之矣。然則成周之法亦可參酌而行乎？不然，兩漢之法猶可復也？諸君相與參其宜而論之。

問古今財用出入之變

冢宰以道詔王者也，而《周官》食貨實繫焉。《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仁者天下之公理，而財者天下之大命也。王心一失其正，則財無定所，用無常節，而天下病矣。此豈有司之事邪！漢以大司農治財，而天子自爲私奉養則屬之少府，其後事變多故，大農之用卒煩廟堂之慮，制之不以其素，則亦倉卒取辦而已。周公之慮，夫豈不遠？及唐，以宰相領鹽鐵度支，論者乃以爲失職，是又何邪？

本朝以三司使領天下之財，使之得以自

辟其屬，權任亞於二府。及神宗皇帝大正天下之官，而財歸於户部，卒無以自別於有司，平時固已不可爲，而況於天下多故乎！比者以宰相制國用，宜有以重户部，而南庫何爲者邪？夫户部天下之財也，内庫天子之財也，南庫又宰相所領之財也，以制國用之權而不能合其二以爲一，顧分而爲三，則户部愈不可爲矣。户部之財分之諸司，其利源固已不一，徒欲取贏於郡縣，顧安所從出哉？不能者敲榜笞箠，與民爲仇；其能者則妙斡巧取，與吏爲市。官僚聚首，非財不論；追胥駢肩，非財不急。民生嗷嗷，而富人無五年之積，大商無巨萬之藏，此豈一日之故哉！自經總制起科，而郡縣無餘贏矣；自經總制立額，而郡縣鑿空取辦矣；自宗子、退卒及歸正、歸明之衣食於縣官不可勝計，而郡縣岌岌然不能以朝夕矣。然户部亦方困於經總制之不及額也。今將一舉而去之，則户部何所倚辦？置而不論，則前逋未償而後欠隨積，官可罷，吏可殺，而錢不可足也。今誠使大臣之制國用者，得以與知内庫出入之數，而併南庫於户部，罷諸司之可省者，以一財用之源，然後大蠲郡縣經總制之逋，而去其額三分之一，以其一起發，以其一別立庫藏之郡，大郡若干，小郡若干，而後藏之縣，皆以丞貳掌之，使郡縣不憂倉卒之變，則豈不愈於藏之行都乎！顧所慮者，何階而使君臣開心而定經制？何道而使上下協力以寬用度？内外輕重何爲而適平？出入斂散何由而無弊？古何所考，而今何以示後？所貴乎學者，以其明古今之變而已。其詳陳之。

問常平義倉之法

問：井法既廢，而斂散之權兼并用以乘時而射利，賙救之法兼并用以謀息而取盈。魏之平糴、漢之常平，所以制斂散之權於公上也；隋之社倉、唐之義倉，所以公賙救之法於天下也。及其衰也，常平可以牟出入之利，義倉可以應緩急之須。取兼并之法而自用之，則亦無怪乎人心之不和，而水旱之隨至也。

本朝舉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慮實惠不及於民，常平、義倉之法累聖未嘗不以爲急。及神宗皇帝立爲定制，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户部右曹，不使參之經用，郡縣則屬之丞貳，移用擅發，皆有常禁。故常平義倉之積盈天下，斯民有所恃賴，盗賊無以生心，此固神宗所以爲萬世根本之慮也；其後從事於西北而用度之不給，固已不免時發而用之；渡江以來，諸司郡縣又皆不免貸用，而常平之法幾於廢矣。今諸郡之所積無幾，而縣則所至窮空，卒有水旱，則賑救一仰於兼并之家，國家至不愛官爵以誘之，而乘時欺罔者不敢窮其詐而不與也。廢常平之法，而以名器假人，則謀國亦疏矣。今誠使常平使者括其見存之數：某州某縣常平若干，義倉若干，諸司之借用若干，郡縣之移用若干；可督則督之，可已則已之。使錢足以具糴本，米足以支緩急，前日之罪，一切勿問，復修常平一司之法，縣有餘積而後積之郡，繼自今擅發、移用之罪，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則水旱之憂不至煩廟堂之慮矣。然上下如何而相維？法令如何而經久？新陳如何而相因？斂散如何而無弊？豐歉以何爲定？

多少以何爲則？及時專發則易以無制，聽命而行則易以失時。儒者之論，一曰根本，二曰根本，其曲爲根本計。

問榷酤之利病

問：酒者先王所以供祭祀也，麴蘖之毒，足以亂志喪德，夏之羲和，商之頑民，由此其故也。故祭祀之外，百穀既成之後，爲酒以介眉壽；服賈孝養之餘，用酒以慶遠歸。此人情之所不可免者。其他酣飲則有禁，群飲則有殺，糜五穀以腐腸胃，保民者豈不爲其終身之地哉！漢家有時節賜酺之法，以與斯民共樂於無事。其後武帝苦於用度不給，而榷酤之禁行矣。曹操、石勒猶知弛其禁，而禁人之飲，如使上下交征微利於其間，則其術亦窮矣。

本朝重私飲之禁，而在官則或稅或榷，隨其風俗之便，固不專與斯民爭利也。而軍興以來，户部始仰榷酤之利以補其乏，蚤夜收所以取贏者，而後爭利之風熾矣。鄉必有坊，民與民爲市，猶不勝其苦也。而户部贍軍、激賞之庫棋布於郡縣，此何爲者哉？漕司有庫，州有庫，經總制司有庫，官吏旁午，名曰趁辦，而去來無常人，收支無定籍，所得蓋不足以償其費，而民之破家械繫者相屬也。上下交征微利，則何以保斯民而樂其生哉？夫穀者，民之大命，而田畝之間種秫相望，樂歲之穀如棄物，而秫不以豐凶而常售，其價至或倍蓰於穀，上之人方幸榷酤之利，奈何熟視而不爲之法乎！今將先罷户部、諸司、州郡之庫以風動之，一切聽民自賣，顧何以嚴私酤之法？何以重群飲之禁？何以使民生不嗜於酒？何以使田畝不壞於

秫？將使於保民之間而獲其利焉，則必有道也。

問兵農分合

三代之時，民生足以自衣食，而力足以自衛，五人之中，必有智過五人者，等而上之，以至倍蓰、什百、千萬而無筭。先王爲之農官，次第以處之，使用其智力以養其所隸之人，故智愚各得其所，而上下各安其業。無事皆良農，有事皆精兵，而將校又皆有常人，此兵農合一所以爲天地之常經也。井法壞而兵猶出於民，則業民猶有常法，恤民猶有實惠。及兵民既分，則民知奉租税而已，兵知執干戈而已，無事則民偷而兵惰，有事則民窮而兵驕。上之人又方計田畝以賦於民，業民之法不暇論也。舉天下之力不足以養兵，則恤民又安有實惠乎？

夫農者衣食之源也，鄉閭之豪，田連阡陌，而佃之無定人，租苟收矣，去來不問也；吾負苟償矣，死生非吾所恤也。隨其智力之大小，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而縣官之法不得而與奪。民生度不足以自衣食，則其强有力者去而屠牛封豕，以圖一朝之快，甚遂什百爲群，私鬻茶鹽，跳踉於山谷之間，而公家之人不得而誰何。惟其智力無所復之，而後俯首於田畝，雨耕暑耘，終歲勤動，而一飽之不繼也。兵之坐食於縣官者：弱者供賤役，壯者爲輿夫，巧者奉末作以事其上，猾者百計自免而安坐以嬉，其智力足用者則偃蹇不可復使，雖有百萬之衆，懼不足用也。今兼并爲農患，而國用困於兵，兵又不足賴，不幸有水旱之變，一夫疾呼，則閒民之强有力者跳踉以從之，謀國者不是之憂何哉！今

誠使鄉閭之豪自分其田而定其屬户，爲之相收相養之法，則民其有瘳乎！括在官之田，命鄉擇閒民之强有力者分給之，爲之追胥簡教之法，則郡縣其無慮乎！揀諸郡廂、禁、土軍以實禁衛，使與民兵相增減，則國用其可少寬乎！有其意而無其法，有其法而無經久之道，則言之而不聽也，陳之而不行也。願從諸君講之。

問道釋巫妖教之害

問：祀禮廢而道家依天神以行其道矣，饗禮廢而釋氏依人鬼以行其教矣，祭禮廢而巫氏依地示以行其法矣。三禮盡廢，而天下困於道、釋、巫，而爲妖教者又得以乘間而行其説矣：神示鬼物舉不足信，用吾之説，則疾病不憂，饑寒無患；貴賤貧富本無差等，用吾之説，則上下如一，天地適平。是以人心不約而盡同，緩急不告而相救，雖刀鋸加頸而不顧者，彼其説誠足以生死無憾也。故道、釋、巫之教公行於天下，而妖教私入於人心。平居無事，則民生盡廢於道、釋、巫之教；一旦有變，則國家受妖民之禍。顧欲恃區區之法以制之，是豈足以禁其心哉，坐待其變之成而已矣。

今郡縣之間，其徒黨往往有因事而發露者，蓋大者不啻數萬，小者亦或數千，此豈小故，而置之不論乎！誠於斯時制民之産，使主客有相依之道，貧富有相收之法，疾病有常醫，死喪有常度，室廬器用有常制，吉凶嫁娶有常時，士農工商有常人，山川鬼神有常祀，道釋土木之工有常禁，游手末作之夫有常役，大經一定，則妖教之變可以坐消，而道、釋、巫之教不至爲已甚之害。顧所憂者，

愚民難與慮始，君子憚於改作。何道可以宜於今？何法可以參於古？大綱若何而正？節目若何而立？其將制之於禮乎？抑將麗之於法乎？併帝堯所以「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吾夫子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者，陳于篇。

陳亮集卷之十五

按：本卷所載《策問》七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六。

策　問

問歸正歸明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中原半爲夷狄，此豈一日可安之事乎！上下有不安之心，則父兄子弟聞風而心動，慕義而來王，固欲策功名以自見於故國也。故往者兵動之初，歸正歸明之人，駢肩累足，至不可計。朝廷既已拔其尤者而惟才是用矣，而勇力智慮足以自效於行間者，乃以疇昔一日之變，分之州縣而衣食之。夫善惡不常，不獨來歸之人爲然，而兵久不用，或者不堪安坐而思變乎。不策而用之，而更拘縻之，豈惟坐費縣官之財，大乖中原之望，而思際風雲以效尺寸者，愈將有所不堪矣。

天下之事，以至公之心處之，則異類可合也；苟曲爲防慮，則東南之民獨不在所憂乎！今誠使江、淮、荆、襄復置大使以經略邊事，盡取諸郡歸正、歸明之人，置之麾下而雜用之，簡其智勇，旌其技能，别其高下，聽其去留，居者有以爲業，行者有以爲資，開心見誠，使各奮其所能，各得其所便，豁達明白之風，可以復動中原之心矣。然一旦而驟起之，則驚憂易以生；先事而告諭之，則思慮易以不一。旋取而用之，則何時當辦？因

事而處之，則何策當出？敢以煩諸君之遠慮。

問古今治道治法

問：自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治道於是乎始立，更夏、商、周而忠、質、文之用始備。儒者之言治，不能易於此矣。孔氏修之爲經，以待後世之有考也。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正心誠意，而子思之論爲天下國家其經有九，若既多事矣，然而卒曰：「篤恭而天下平」，又何其簡也。孟子言王道，本之以農桑，而雞豚狗彘之微，材木魚鼈之用，往往無所不及；至於言經界、穀禄，其事爲尤詳。治道之難若此，而其極卒歸於「修身而天下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耳。豈聖人之道，修諸身、達諸法制，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歟？老聃氏以清净爲治道之真，而莊周申明其説，則以爲九變而後王道可言，亦無怪乎儒者之多事也。秦以刑名齊天下，漢氏易之以寬厚，宜本於儒者之道矣，而所謂「齊魯諸儒言人人殊」者，雖曹參猶知厭之，而況於輕儒嫚駡之主乎！蓋公之清净，不獨行於齊矣，則文帝之躬行元默以移風俗，非有取於篤恭而天下平之論也。然天下之浮靡未能盡去，而賈生則曰「是不定經制之過也」。武帝用儒，而文章禮樂燦然可觀，然天下自此多事矣。汲黯則歸咎於多欲，申公則謂其不能力行，而董生又曰「是不知務教化之過也」。宣帝起自閭閻，知吏道之病民，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天下治；凡儒者多端之説，一切置之而無所惑也。然王政之不純，禮教之不興，則王吉又以爲病。治天下當若何而可望三代之盛

邪？自漢氏之東，以迄於魏、晉、隋、唐，其間願治之主，有志之臣，不能易此數者而爲治，而儒者之論亦不能易諸人之説也。

而百年之間，其論獨不然。其一曰：「自漢以來，儒者皆未聞道，故天地之文不備，而感通之理不著；誠得其道，則足以斡旋天地，運動古今，此精神心術之妙，而明智之君不親嘗之而不信也。」其一曰：「道揆、法守，本一理也，仁心、仁聞不達諸政，則有體而無用，本末舛而天人之道闕矣。井田、封建、肉刑、學校，三代聖人所以達其精神心術之用也。旁搜博考，以求復先王之舊，非若後世之役役於事爲之末矣。」此其説皆漢唐之所無，推之三代，宜有合也。而世之曲儒末學，後生小子，竊聞其説而誦習之，訕侮前輩以爲不足法，蔑視一世才智之士，以爲醉生夢死而不自覺。推此道也，則長幼能否方不安其分，豈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乎？由前之説，未可用也，古今時變，方失其宜，豈能遽以周禮而敵天命乎？由後之説，未可用也，聖主以聰明睿智之資，卓然有見於諸儒之表，是非邪正，如判黑白，方以天下未易治爲病，則感通之理果可信乎？二十年間，厲精政事，無利之不興，無害之不除，雖未能一舉以復先王之舊，而彰法度以存公道，相時宜以立民極，而天下之人方各棄所守以要其上，則道法豈不離而爲二乎？故才智之士始得奮其説，以爲治天下貴乎實耳：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朝行暮效，安用夫大而無當、高而未易行之説哉？然則漢武之舊，宣帝之政，果不可易也，儒者徒自苦耳。願從諸君質其所安，以破千載之惑，或者乙夜之覽有取焉。

問古今文質之弊

問：昔者夏商之衰，天下之法嘗弊矣，一聖人起而易之，而大綱無以異於夏商之初，無俟乎多言也。及周之衰，文弊既極，華靡淫浮，變而爲權謀譎詐，天下皆知患苦之，而莫知其所以變之之方也。老氏獨以爲有道德而後有仁義，有仁義而後有禮樂，凡其華靡淫浮，權謀譎詐，皆出於禮樂之流也。使無仁義，安有禮樂，使無禮樂，安有此弊哉！故欲盡去之，而與斯民共反其樸，一切安於所固有，而無事乎外慕。宮室不取乎崇深，器用不取乎簡便，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此人心之真，道德之至，而老聃氏所以爲天下之道也。列莊申明其說，而世徒指以爲虛無之學者，殆見其淺耳。然微周之弊，聃之思慮宜不如是之深也。孔子亦既言之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從先進。」其說幾近於聃，而《禮運》所論大同、小康，則純聃之說也。春秋之末，夫子老死而不用於世，世之賢人君子，念周之弊不可復救，乃以爲虞夏之道，不大望於民，不求備於法，商周既極其備，則爵賞刑罰之窮固其勢也。東野畢窮其馬力，而顏子知其必敗，然則周公之思慮亦不能自異於畢歟。夫人道之統紀固欲其備也，先時而求備則不可，及其時而欲使有遺意，以求其無弊，則人心之私亦可以防天運之公歟？農墨欲以敦本而御世，申韓欲以核實而救時，是皆周末憂世君子之所爲，而非欲爲是異端以分裂聖人之道也。然則周之弊果不可救，而天下之說果不可一歟？

秦以刑法而整齊之，而卒以自亡其國。漢興，以寬大重厚而得之，以清浄無爲而守之，所謂「齊魯言人人殊」者，蓋甚厭之而不用也。孝文以後，儒者始推言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説果何所本？ 而董仲舒以爲百王之用以此三者，今宜用夏之忠；而武帝卒弊於文，亦既有驗而可考歟？ 及唐之興，越前代而上承漢統，宜以敦樸爲先，而太宗乃用文華禮樂以致正觀之隆，豈其將以革夷虜荒陋之弊，而忠質不得而先歟？ 然五代既荒陋矣，本朝復以寬大重厚而革之，何也？

今天下之習日趨於輕浮變詐矣，老聃之思慮，孔氏之遺法，周末憂世之君子，各致其説以救時弊者，可以區別而用之歟？ 三代之所尚，當何所從歟？ 漢唐之始末，當何所取歟？ 今天下之能言治道者獨少於古，此又何景歟？ 願從諸君而質之。

問古今法書之詳略

問：帝王之法度至成周而極矣，凡事變之所至，人情之所有，習俗之所偏尚，耳目念慮之所可及者，固已畢具；雖至於鉤聯闔闢之際，莫不大爲之制，而後付諸其人以行之。然於其纖悉曲折，終不肯具其條目於書，使天下之人並起詐心，各自爲謀，以來合於書、而要其上。故一世之賢者，得以展布四體以共成治功，而民之耳目手足亦各有定而不搖也。然風俗之媮惡，刑罰之簡不簡，其條目亦既詳矣，民又不率，而子産遂鑄《刑書》，亦其勢之所必至也。叔向貽書力論其非是，蓋先王之舊典猶在，惡其源流之遂開而不可禁也。申商之法，豈皆不善？ 回環四顧，無往

非法，而民之手足無所措矣。漢高帝豁達大度，以與天下更始，禁網闊疏，而天下之人得以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反帝王之末流，還天地之全體，此其功德，非後世儒生之所能知也。文景因而弗改，而武宣之法禁始嚴矣。中興屏去苛法，簡省文書，以舒天下之氣，大綱雖非高帝之舊，而其意猶在也。及其後世，使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雖至於察舉亦有成法以授人，則其流既開矣。況以魏武之嚴密，安得不事事爲之科禁哉！及至於唐，刑統既已成書，而取士選官，治民養兵，莫不各有成法，而人猶得以參之也。

極而至於本朝，律令格式，皆有成書，張官置吏，所以行其書耳。吏部爲司者七，户部爲司者五，格令之外，雖天下之賢者不得以行其意。當其盛時，天下之人，固已得用其私計以取必於書，而文法已弄於胥吏之手，而今日特弊之極耳。叔向之慮，夫豈不遠，而高帝之功，足以參天運而定人道矣。今自省部、臺閣、諸司、郡縣，既已盡困於書，而猶患書之不詳，法之不密，議臣不知其幾請，法令不知其幾修，而筭計見效，事功愈以不成，天下愈以不理，是以尚勤聖天子宵旰之憂，而終無一人探本窮源，極古今而論之，聖聽高明，未必不翻然而一正之也。

然猶有疑焉：天下未知有書而勢將趨焉，猶可得而禁也；天下既已有書矣，而欲盡去之以付諸人，不獨人未可信，而習熟見聞者豈安於一日之無書哉？置而姑聽之，不獨天下日以不理，而五方之異宜，人心之異用，天運之無窮，萬世之方來而未已，豈文書所可得而盡束之哉！聽其自窮，則非仁智之用心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願與諸君推其往來之理，論其變通之道，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皇帝王霸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三極之立也，分陰陽於天，分剛柔於地，分仁義於人，天地人各有其道，則道既分矣。伏羲神農用之以開天地，則曰皇道；黄帝、堯、舜用之以定人道之經，則曰帝道；禹、湯、文、武用之以治天下，則又曰王道；王道衰，五霸迭出，以相雄長，則又曰霸道。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各自爲道，而道何其多門也邪？無怪乎諸子百家之爲是紛紛也。孔子之叙《書》也，上述堯舜而不道其前，則皇道固已不可爲法於後世矣。《書》止《文侯之命》，《春秋》律五伯以王道，則無取乎霸功矣。帝王之道，萬世之法程也，然而子思稱夫子之言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則帝道又或可略也。孟軻荀況駕王道於諸侯之庭，而五伯則羞稱而諱道之。董生、劉向、揚雄，漢儒之巨擘也，相與世守其法而不廢，諸儒之説既一於王道矣，而漢家之制度乃以霸王之道雜之。李氏之興，一曰仁義，二曰仁義，而詳考其制度，則無以異於漢氏也，雖不曰霸王之雜，可乎？儒者專言王道，而趨事功者必曰霸王之雜。王通之言曰「天子而戰兵，則王伯之道不抗」，其真知言邪？孟軻荀卿其真迂闊而不切於事情邪？魏證勸太宗，又以爲「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豈將舉孔氏之法而更出於孟荀之上邪？

本朝專用儒以治天下，而王道之説始一

矣。然而德澤有餘而事功不足，雖老成持重之士猶知病之，而富國强兵之説，於是出爲時用，以濟儒道之所不及。大觀宣和以後，尚忍言哉！今翠華局處江表，九重宵旰以爲大耻，儒者猶言王道，而富强之説慷慨可觀，天下皆以爲不可行，何也？自孟荀在時，商鞅假帝王之道以堅其富强之説，秦用是以并天下，而始皇不能傳之二世，此其説蓋伯道之靡也。而漢唐願治有爲之君亦或樂之，乘時趨利之士亦或用之，儒者能言其非而不能廢其用。今事日以難，安知其説有時而不用邪？始之以王道，而卒屈於富强，豈不將貽天下之大憂邪？

王霸之雜，事功之會，有可以裨王道之闕而出乎富强之外者，願與諸君通古今而論之，以待上之采擇。

問古今損益之道

問：昔孔子論商周之損益，而曰「百世可知」，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是以惓惓於三代之禮以俟後聖，而惜三代之不足證也。而漢儒因謂百王之道以此三者，忠、質、文之説未之前聞也。天下既已趨於文矣，而欲反之以忠，是挾山超海之類也。循環之説，又不知果何所據乎！使忠、質、文果可循環而用，則童子輪指而數之足矣，百代之損益不待聖人而後知也。漢宜用夏之忠，當時之論固如此，魏晉盍不用商之質乎？魏晉不足以當天運，則唐宜當之，太宗乃用禮樂文華以致正觀之隆，曾不聞其用質何也？宋興，宜用文矣，而藝祖皇帝以寬仁質實臨撫天下，而士大夫以端簡厚重成風，天下以篤厚

樸素成俗，嘉祐以後，若近於文矣，而其厚者終不變也，謂之尚文得乎？唐用文而本朝用質，則循環之説蓋易置矣。獨其有曉然可知者：漢以法付之人者也，唐人法並用者也，本朝則專用人以行法者也。紀綱法度真若有繼承之理於其間，夫子之所謂損益者豈在是乎？忠、質、文之循環，直漢儒之陋耳。

夫日異而月不同者時也，紀日以成歲者法也。時者天之所爲也，法者人之所爲也。法立而時不能違，則人謀足以定天命，蓋自然之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然而三代而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則人謀必有遺憾，而非天命之固然也。近世儒者，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專是人欲，公、私、義、利，以分數多少爲治亂，其説亦不爲無據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並用也。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矣，公私可相附而行，則儒者反破其門户，扃鐍以與人共之，將使時君世主何所執以爲一定不易之治乎？聖上之圖治切矣，而士風不淳，民俗不變，文法日繁，而治日以遠，豈一代之所尚不定，而其效必至此乎？

今將聽時變之所自爲，則其弊當何若？立人謀以定其歸，則其道當何先？願與諸君即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之法而推之，則天人之際，治亂之數，其必有可言者矣。

問古今君道之體

《大學》之論治國平天下，本於正心誠意，「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宜其無異道，而曰「爲人君，止於仁」，則君道固有所獨異矣。夫心，天下之至健。乾爲君，則健者君道也，而二帝之治天下，則曰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寬簡又何以爲健乎？是以世代論君道者，其說常不同，慶賞刑威曰君，故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而諸侯大夫不得而干也。一日失其柄，則雖有寬仁之德而非君矣。宣帝光武蓋有味乎此道者也。甚則爲唐之宣宗，而世之儒者論其終始以爲大諱，謂君道固有大體，而非若是屑屑然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隳矣。深居九重之上，垂旒黈纊，寄心腹耳目於一世之賢者，公是非喜怒於天下之僉論，高拱責成，而人皆得以展布四體，文帝蓋躬行而不變者也。而唐明皇卒以是失柄而不自知，甚則爲漢之孝元，而有志之士相與共非笑之。此其道蓋若圓枘方鑿之不相入，雖有高世願治之君，莫得所安而執之也。故剛明必如皇家之太宗神宗，寬仁必如章聖仁宗，而後可以無憾。然其道終分爲兩塗而不可一，前之二說，終未決其孰是孰非也。

聖上即位之初，剛明果斷，下視宣帝光武，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故近年以來，朝廷之設施，一切付之格令；廟堂之進擬，一切付之公言；行一事則喜其成而不敢諱其敗，用一人則伸其長而護其短，其道有文帝之所未及者，而天下之俗終未歸厚，人才反以爛熟骫骳，事功反以破碎脱落，是獨何爲而至此乎？

《洪範》之九疇，蓋天地之成理，君道之極致也。諸君相與尚論古今之得失，參以《洪範》不言之秘，定君道而歸之一，使兩說不得以並馳，而願治之主不復徊徨於其間，則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天下庶乎其有瘳矣。

陳亮集卷之十六

按：本卷所載《三國紀年》，原載《文粹》前集卷八。

三國紀年

三國紀年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話一言，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

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二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嘆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代之禮物，庶幾後世有考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删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書之存者無所復用矣。

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二都之不便於魯

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隳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❶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志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

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焉。故自麟止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没乎。孫氏倔强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傳，不關事幾世變之大者不載，一人之善惡不足載也。蜀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未成其爲天下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吳與蜀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

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

❶「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文粹》原作「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終哉」，今據成化本改。

胡，讀吾書者可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太守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魏武帝

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己，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争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淩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己，修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

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始詡察孝廉爲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氐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耻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强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　渙

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嘆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强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尚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淩、令狐愚、毌丘儉、諸葛誕

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逡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舉舉，宜其所甚耻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❶

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爲適；負戴百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漢昭烈皇帝

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

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主簿雍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争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

❶《文粹》闕此下三條，今據成化本補入，唯俱删去開首之「陳子曰」，以與前後各條一致。此三條之標目，《文粹》目録所載與成化本全同。

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 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 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皇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記注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覬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 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伐商，曰：「上帝臨汝，無

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　羽

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没，未嘗不痛恨於吕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鋭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呈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説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絶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昔吴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吴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概似矣，又争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曹植 附録

曹操取天下於群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况使之嗣

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既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没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氏之謂仁者也。

諸葛亮附録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吴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

初，孔明之游學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群、袁涣、❶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

❶「涣」，《文粹》原作「焕」，據同治胡刻本改。

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考者如此。

鄧禹、耿弇附録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 帝勑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絶口不道兵事。

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微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修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者。

〔附〕吕東萊回書❶

〔附〕答陳同甫書一

某蒙示《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吴、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

❶《文粹》所附《吕東萊回書》之外，《東萊集》尚有二書論及此事，附録於後，以見其全。

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吴，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

《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吴，謂「中國庶乎息肩」，亦未協。《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絶，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❶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翱翔，甚妙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吴四贊尤能盡其規模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

〔附〕答陳同甫書二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

❶「不」，《文粹》原無，據前《諸葛亮》文及同治胡刻本補。

萬福。

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

《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考，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望詳見諭。「魏詔、疏有志」，不知其體製如何？「蜀條章不爲書，詔、疏不爲志，未成其爲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爲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榷。

昨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略此布問，他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教。

〔附〕答陳同甫書三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爲安，當更思之。

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跋喻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

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

更有一説：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得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❶

❶ 按：此下從略。

陳亮集卷之十七

按：本卷所載《漢論》五篇，原載《文粹》後集卷九。

漢論

七制

或問曰：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而不言其德者，何也？

曰：考論人物，要當循其世變而觀之，不可以一律例也。評後世之人物，一繩以帝王之盛德，則自秦漢以下殆無全人矣。寒暑之推移，天不能以常春；晦明之遞遷，日不能以常晝。時乎皆唐、虞、三代也，君心退藏於道德之密，民俗優遊於德化之中，固不容專以功名也。柰之何秦人挈宇宙而鼎鑊之，生民之無聊甚矣。當是時也，苟有君人出而拯之於水火之中，措之袵席之上，而子子孫孫，第第相承，又皆有以覆護培植之，使其父子兄弟得以相保相安於閭里之間，若是而猶曰無功，可不可耶？若是而猶欲辨其德而掩其功，是亦不恕而已矣。

吾嘗考古今之變，斯民之不幸莫秦季若也。長城築愁，阿房築怨，在阱右攫，前桁後楊，蓋容身而無所也。高皇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苛解嬈，剔荒濯穢，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饘粥矣，向之相刃者今俄而骨肉矣，此其功直與天地等矣。加以文帝以仁柔而馴之，武帝以經術而

治之，宣帝以紀綱而正之，雖中更新室之變，而民心終依依不忍離漢者，不可謂其功之細也。群盜蝟興，三精霧塞，吾赤子復罹荼毒之苦，光皇煙赤帝之灰而復燃之，援民於濁淖之中，而飲以清泠之水，斯民復知有漢矣。繼以明帝之政平訟理，章帝之寬厚長者，而漢脈遂壽於四百年之永。雖以姦雄之操，睥睨漢鼎，終垂涎而不敢掔者，民之戴漢舊矣。君子考論漢家之治，謂非七制之功可乎？

然仲淹終不敢許七制以德而止於功者，其意微矣。古者帝王，其於治心修性之學，蓋深講而詳究之，故其措諸治者醇白無疵，則其於德無愧矣。乃若高皇之學，固於德不據焉。武帝之僞，宣帝之刻，光武明帝之察察，皆於德不足焉。惟文帝章帝之寬，僅足以言德，而一則不能容手足之愛，一則不能禁姦臣之横，無乃功有餘而德不足邪！仲淹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喜其所長，而奚暇責其德之全？蓋深憫夫世俗之變而道德之日以薄者如此也。況乎仲淹之生，值李唐之未興，念民生之憔悴，未有甚於斯時也，故其著書深有取於漢之七制，若有慨慕不足之意。向使仲淹生於唐、虞、三代之時，豈復知有七制之功也哉！吁，爝火遇夜而有功，桔槔遇旱而有功，七制遇暴秦而有功，仲淹方頌其功而悼其時之已非古，故未暇辨其德而貶其德之不如古。吁！考仲淹之論，可謂忠厚之至，究仲淹之心，其亦有感也夫。

高帝

興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易以狀貌求也。夫美眉隆準，史臣言光武之似，而謹厚直柔，兢兢不

及，光武所以得天下；鳳姿日表，書生得太宗之似，而英武大志，屈節下士，太宗所以得天下。帝王自有真，非常人所能知也。史言呂公見高祖狀貌而訝以爲無如，遂卒有箕箒之托，已而秦鼎遷漢，呂后果爲天下母。説者謂呂公之相高祖，以其隆準美髯之狀得之；夫準髯之隆美，秦之天下豈一高祖邪！且重瞳之羽猶重瞳之舜，九尺之交猶九尺之湯也，求人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杖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呂公必於是焉觀之。

文帝

史臣美之曰「專務德化」，專之一字，其淵矣乎。蓋人主之心，貴乎純一而無間雜，苟其心之所用有間雜之病，則治道紛然無所底麗，而天下有受其弊者矣。何也？一人之心，萬化之原也，本原不正，其如正天下何？是故人主不可不先正其心也。此心既正，純矣而固，一矣而無二三，培事物之根，濬至理之源，擇善而固執之，不以他道雜之，雖非常可喜之説欲乘間而進，吾無庸受焉，則終始惟一，無間雜之病，施之治道，豈不粹然而明，渾然而全歟。有如守其一而復欲兼其二，主於此而復欲得於彼，方寸之間，擾擾焉初無定見，長馭遠攬，求以備前人之所未備，則治道駁矣。故夫處心不定者，皆害治之本；而執德不回者，乃運化之樞。人主其可不純用其心也哉。大抵治道有本原，不得其本而泛然求之於其末，則胸中擾擾，日見其多事矣。抑不思治原於一心，心既擾擾，

則以刑罰，說者或以刑罰爲務；以征伐，說者或以征伐爲務；以聚斂進者，或以聚斂爲務；否則心主乎嗜慾，主乎便佞，又否則主乎廣宮室，廣臺榭，而天下不勝其擾矣。

嗚呼，唐、虞、三代之君臣，夫豈無所用心於爲治者？然其平居講論，惟曰「惟精惟一」，曰「德惟一」，曰「純亦不已」，曰「之德之純」。究其言，疑若迂闊而不切事情，及窮其理，則治道復無出乎此。何也？專精純誠者，合百爲於一致，舛馭進退者，散志慮於多端；故視庭搏鼠者歌必不成，而蚊虻挫精者射必不善。吁，人之一心惡可二其用也哉！又況民以德而化，德以一而進，德不進於己，則化不形於民。民化於德，德化於心，心不一則德不進，德不進則民不化。此其源流本末所在，爲君者要在端其本也。秦人不知務本，一意於嚴刑酷罰，務以束天下而震之，一時治效，君益尊，民益卑，疑足以過古，而一夫作難，七廟爲墟，夫豈他哉，心蠹於功利，視德化爲不急之務故爾。

孝文懲之，以寬易暴，以德易刑，自農桑之外無餘說，自涵養之外無餘事。千里之馬非不可受也，受之恐雜吾之誠心也；百金之臺非不可作也，作之恐間吾之誠心也。寧屈於尉佗之不臣，毋寧伐之以傷吾之德；寧屈於張武之受賂，毋寧誅之以傷吾之和。與單于偕之大道，而扶杖之老思見德化之成。則帝之心可謂純任德化，而無間雜之失矣。史臣之美，孰謂其過。

孝景

繼前人之治者，要在識前人之心，心不前人之心，而治欲光前人之治，亦難矣。何

也？心者治之原，其原一正則施之於治，循理而行，自與前人默契而無間，有如本原之地，已非其正，則措之政事之間，必有背理傷道而不自知者。雖蒙已成之業若易爲力，非惟不能增光之，反有不逮焉者，君子奚取焉。夫寬厚慈仁者乃人主養心之本，而忌忍刻薄非爲君進德之階。自夫前人以寬仁涵養斯民，盈成之業已就矣，後人承之，踵其寬仁之厚，而益培其涵養之根，則治道之成必過前人遠甚矣。至於粗有可觀，柰何捨寬厚而染於刻薄之習，去慈仁而逞其忌忍之心！心非前人之心，則治體未至於破壞者，皆其前人之餘澤，而非其身濟之力也。君子可不考論其故哉。且以治論古人，終不若以心論古人。夫心者治之根也，治者心之影也，其心然，其治必然。奚爲治不足以論古人邪？蓋心有定向，治無定體。治或因於前人，則易爲力；治或因於身致，則難爲功。此治無一定之體也。心之寬仁者雖時有忿怒，終不足以勝其寬仁；心之忌刻者雖時有貰貸，終不足以勝其忌刻。此心有一定之向也。苟捨其心而論其治，則治之粗安者可以蓋其情實，而心所向者，萬世之下孰能知之？是故天下不可無君子之論也。

吾觀周之成康，其治效無以大相過也，然詩人頌成王者何其層見疊出，而康后不概見焉，何也？豈不曰康后承成王盈成之業，而所謂刑措不用者，皆成王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不可解歟！

吁，周云成康則漢言文景矣。文帝懲秦之暴，務與民休息，除肉刑而薄稅斂，順匈奴而懷尉佗，却千里之馬，罷百金之臺，以樸素爲天下先，以恭儉爲子孫法，一時煙火萬里，

老人遊戲如小兒狀，其寵恩實惠所以浹洽人心者深矣。景帝遵之，政宜以恢弘廣大爲心可也，然核其治效，反有不及焉者，可不求其本而論之！且以敷菑之功與夫陳修之功，樸斲之力與夫丹雘之力，其難其易，有不待智者而後喻。文帝當其難而反易，景帝當其易而反難，非施爲之異也，本原之異也。文帝寬厚慈仁，而帝則忌忍刻薄也。何以驗其然邪？文帝能禮亞夫，而帝則殺之而不之卹，何酷哉！文帝能容賈誼，而帝則譎晁錯而斬之東市，何忍哉！甚者以博局殺吳世子；以釋之劾奏之恨，斥死淮南；以鄧通吮廱之故，困追至死；梁王母弟也，驕之幾致其死；臨江王太子也，以母失愛之故，至使酷吏殺之。其於父子君臣之間，傷人倫、悖正理者夥矣，文帝有是哉？然所以猶獲與文帝並稱賢君，惟不改其恭儉耳。使高惠之後非文帝培本植根，而即以帝繼之，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不然，七制之列，何以景帝不與焉？君子觀此，然後可以知人主之心不可以不仁。

孝　宣

治新於人主之作意，而其弊也，亦自夫作意者遺之也。天下之事病於不爲，而有爲者奚以弊？蓋法之未備，則繼之者猶可以有爲，法已備，則變窮而無所復入也已。夫急於效者有術中之隱患，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奸，求備於民者，民將至於不能自勝也。古之聖人，其圖回治體，非不欲震之而使整齊也，然寧紓徐容與以待其自化，而不敢强其必從。自當時以觀，疑若其政悶然有不悏人意者，而古人不以治之不振而改絃易轍，

彼誠有見乎此也。

漢至宣帝八葉矣，承武昭之後，欺謾虛僞之弊不少也，帝憤百缺之呈露，思所以振刷而一新之，故作意以有爲，而治效立至，不可謂非其整齊之力。君子徐觀其治效之源委，似有可議者，何也？治之在天下，不可以求備也；必求備，則有所不可備者捷出而乘其後。故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善治。姦宄之熾，皆由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有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於天下；蟄斯民之耳目於標枝野鹿之風，不忍斲其樸以啟其鷗鳥不下之機。禮足以使之遜則已，不過求其盡曲折纖悉之儀；法足以使之畏則已，不過求其備節目品式之繁。彼猶安於蕢桴土鼓也，則笙簧管絃之可備而不之用；彼猶安於上棟下宇也，則山節藻棁之可爲而不之示。古人非惡夫成而固遲之也，而憂其成之速而弊也；非惡夫備而固缺之也，而慮其備之極而巧也。至於成周，則適遭其窮，而有不得已焉者。而或者以爲周之文能備古人之所未備，吁，豈周人之福哉，此其後所以爲秦也已。炎漢初興，猶有古人之遺意，所以創立規模、經畫治體者，務在寬厚，斲琱破觚，與斯民盱盱睢睢，而法令禮文之事皆不敢窮其情，懼其有以震之也。八傳而至宣帝，厭薄俗之頑，嫉奸吏之熾，踐祚以來，賞之信，罰之必，斷斷乎不可移，凜凜乎不可犯。❶

❶ 按：此下闕。

陳亮集卷之十八

按：本卷所載《漢論》三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

漢論

光武

天下之大，不可以才智運也，以才智而運天下，則其所遺者必多，何也？周防檢察，將以求勝天下之奸，而天下之奸反捷出而策吾之所不及。古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者，雖足以起一時之治使之整肅，而心地不廣，規摹不宏，亦足以爲治道之累。

古之聖人，非不用心於爲治，然其酬酢萬變，陶冶一世，必有出於才智之表，而非徒倚辦於才智，故治之全體，渾然醇粹，無一毫之可恨。後之人主，既以才智角奸雄而得天下，故其守之之日，不能脱其舊習，猶欲用其故智以從事於臣民，是以爲治之效有不能滿人意者，漢之光皇是也。方其鞭笞群盜，筭無遺策，使炎劉之業燦然復興，不可謂非其才智之力；然既得之，復襲其前日之所爲，曾無轉移遷化之功，此恃才智之過也。

大抵才智之在人，非能用之爲難，而不能盡用之爲難。變故之相仍而利害之相攻，禍患之迭起而雌雄之未決，於斯時也，非才智不足以勝之，而曰不盡用之爲難者何也？嗚呼，以才智而收克敵之功，君子固無惡夫才智，以才智而爲守文之具，君子固亦憂其

所終，何也？道無時而息，術無時而窮，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善用才智者深藏而時出之，如干將之出柙，牛既解則弢而藏之，苟用之而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又況人主之撥亂反正，非神武之才，聰明之智，未易以懾英雄而使之帖服。君子固謂欲成中興之美，非才智不可也。然中興之功已成，不知養才於拙，晦智於愚，其中翹然，恃其所長，視在廷之臣若無以當其任者；凡一政一事，惟恐以愚拙目我，於是介介焉以思，役役焉以察，必期下之人不能欺然後已。吁，胡不考古人之所以致治者，夫豈不足於才智哉？然商宗之所以中興者，亦惟嚴恭寅畏，自度治民；周宣之所以中興者，亦惟有常德以立武事，未聞察察然以一己任術而自爲之也。

光武果能爾邪？自其初而觀之，東討西略，雖曰藉諸將之力，然寇鄧諸人，往往皆遵帝之節制乃克有成，一或違焉，則動輒以敗。至於昆陽之戰，百萬之衆，亦帝見大敵勇之力。當是時，帝之視諸將，無能爲矣，而帝之才智亦呈露於斯時而有可觀矣。中興之功，不屬之帝而屬之誰？惜也，帝恃才智而盡用之也。懲韓彭難制之患，雖寇鄧之賢而不任以職；懲王氏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任以事，專任尚書，以發姦摘伏爲賢，政事察察，甚者異己者升，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明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不然，賢如周舉嚴光，何以不肯屈於臣列？良以帝之持心非近於厚，而謂以柔道理天下者，是亦自欺而已矣。使帝即位之後，屏智慮，黜聰明，泯才智於無用，兼天下之視聽以爲視聽，資大臣之謀猷以爲謀猷，有好問之誠，無自用之失，斷大事以聖人之經，假宰相

以進退之權，無以謡言而亟易守令，毋以讖文而妄議封禪，則中興之美豈不全盡！惟其貽謀之不能宏闊，是以顯宗繼之，愈任察慧，而史臣嘆其無寬洪之道。回視高文之深仁厚澤，至是槁無餘潤矣。人見東都之治斬然精明，遂以爲二帝整齊之力，而不知才智可以致治於暫，而不可以持久，若非繼之以章帝之長者，漢之爲漢未可知也。然則人主盡用才智者，可不以是爲戒哉。

明帝

人主爲治，莫患乎飾治者有餘，而出治者不足也。夫文物者飾治之具，而寬洪者出治之本。自夫本不足而具有餘，是以一時之政雖足以眩耀人之耳目，而大體實傷於冥冥之中。何也？品式之具而根本之戕也，華藻之麗而質樸之亡也，典章之盛而道德之役役也。故善爲政者，寧使治本之不立，❶有如文物之燦然，而寬洪之缺然，則治本亦既不立矣，於治具乎何觀？是故古之聖人，以具扶本，不以具勝本；以文輔質，不以文滅質。先立其大者，而後從事於其小者，是以政之成也，有條理而不紊。後世人主，惟務治具之舉張，而大本不立，君子奚取焉！

吾嘗求之天地矣：日月星辰繫焉，山川草木麗焉，人以爲天地之文，若是然也，而天地曷嘗無文，然天地之德不專在於文也，是以《易》於《賁》卦則貴夫「白賁」，而贊乾坤之德者，亦惟曰「大哉乾元」、曰「含洪光大」而已矣。人君出而經理天下，豈能不從事於文物，而索天下於枯槁之域也哉！顧唐、虞、三代

❶「治本」，疑爲「治具」之誤。

之君，所以存心、所以撫物及人者，必有出於文物之表，而不徒倚辦於文物，何也？ 本大則末必蹶，華盛則實必衰，文之綦則德之涼也。 是故臨簡御寬者，皆聖人體天地之量；而以嚴束下、以慧察物者，必非進德之階。 彼狹隘褊急者，非不知爲君之道不應爾也，然冒而爲之、有所不顧者，蓋其溺心於刑政之末，常虞人臣之欺己，是以逞聰明而役智慮，務以察見臣下之情。 夫豈知爲君之道，不難於使人臣之不敢欺，而難於使人臣之不忍欺。 萬幾之夥，千官億醜之衆，豈一人聰明智慮之所能固？ 有所及必有所不及。 自其有所及，是以有文物之可述；自其有所不及，則寬洪之量欲進於常王之域，毋乃大有逕庭乎！ 君子是以爲顯宗喜而亦爲顯宗不滿也。

且以治具之綦大者，不過數端而已：制度也，時令也，養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勸農也。 今也帝皆能之，可覆而按也。 定南北郊之冠冕車服制度，則永平元年也；親幸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則永平二年也；親耕藉田，以祈農事，則永平四年之詔也；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則永平九年之詔也。 洋洋乎詩書之盛，彬彬乎文學之盛，孰謂永平之政非一時之至治乎？ 然刑理善而德化之不聞，法令明而度量之不廣，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毁，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以萬乘之尊而自以杖撞郎，其與帝堯容四凶而不誅，周人容飲酒而不殺者，不亦大相遠邪！ 是以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而以苛刻爲俗。 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 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有如鍾離意之言者，信有之矣。 宋均亦以慧察爲言。 豈非文物有餘而寬洪不足乎？ 向使帝循高文之家法，以

寬仁爲心，以洪大爲度，毋狃其南陽之對以爲能，則永平之政豈止於今日之所觀！後之有爲治之志者，請以顯宗爲法；無容人之量者，請以顯宗爲戒。

章帝

人主爲治，有所懲者斯有所善。前人之政或未善，則嗣其後者不容無所懲，有如襲其爲而勸於更焉，則人心去而不可復。何也？含洪光大者，乃膠人心之理；而衆情之所不依者，皆苛切迫急者之爲也。自夫前人恃苛切迫急之術以束天下而震之，天下固已厭之矣，苟遵其業者不能察夫人厭苦之情，復從而震之，吾見其不安而殆也決矣。吁，樂簡易而惡煩碎、喜柔和而憚嚴切者，人情之常也。爲政不順人情，而曰權之在我，制之無不從；勢之在我，劫之無不服。從固從矣，服固服矣，其如苟何？人心以苟而順，亦以苟而違，君子固亦憂其所終。爲之臣者，適遭其變，則亦有所懲而已矣。易嚴以寬，變薄以厚，概見於事者皆然，庶乎可以衆情而使之安；不然，人心去矣。此豈細故也哉！

漢至顯宗，治具備矣，文物煥然可述矣，而元氣實銷鑠於冥冥之中，公卿大臣皆以苟免爲心，莫有固志，章帝素知人心厭其苛切，是以踐祚以來，每務從寬厚，果有以當人情而致一時之治。君子推本而言之，知其有所善者，以其有所懲於前歟。大抵天下之事，有所遭者必有所變，遭其會而不知變焉，則變窮而無所復入矣。三冬之凛，萬物悴焉，莫有生氣；一經陽春之燠，則悴者榮矣。天道之善變也如此。人君適遭變之窮，而猶祖其故智，天下之人其不掉臂而去也乎？故

夫前人有可隨之規，則謹守而勿失者，乃善述人之事；前人無宏遠之謀，則懲創而有所反焉，斯爲善達權之君。若昧夫時措之宜，膠焉而不調，吾慮其難善於後矣。

吾考三代之治，忠而質，質而文，非樂相反也，變焉而迭相救也。是以變而之善，周之法悉矣。惟秦人不知變，重之以法令之煩，此秦之所以亡。漢高懲秦人煩苛之弊，是故變之以寬仁；孝宣懲武帝虛僞之弊，是故變之以總覈；光武懲韓彭之弊，是故變之以不任功臣。此皆其善變焉者也。若夫顯宗承光武之後，政宜崇尚柔和簡易，以矯光武明察之失，顧乃狃於天姿之俊逸，好以發擿姦詐爲賢，公卿大臣，至見提拽，帝王德量吾恐不若是狹也。永平之政，雖號爲治平，而高文寬仁之澤，至是槁無餘潤矣。顯宗繼之，將因循其是乎，抑懲創其非乎？若是若非，人之多言，帝亦飫聞之矣，不待縮皇帝璽而後知之，是以即真以來，首納陳寵尚寬之說，除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因劉方有不欺之政，遂戒官吏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著胎養之令，賜嬰兒之廩，好生之德浹於中外；復平徭役以惜民之力，簡賦斂以愛民之財；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一時之民如在春風和氣中，自非帝之寬仁有素，何以逮此？抑嘗論之：天下之事，必要其極然後可以見古人之用心，若指其一二而言之，則末矣。吾觀明帝戒有司之煩擾，復百姓之田租，非不寬厚也，然止於是而已矣。惟章帝每事而從寬厚，不可以一二指名，終身之所施設，凡一政一事，無非寬厚之所寓，茲其所以與明帝異。不然，何以魏文帝言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事久論定，二帝之心白矣。吁！天下之事，不要其極，何以見古人之用心。

陳亮集卷之十九

按：本卷所載《漢論》十三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一。

漢論

高帝朝

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

自古人君以人力勝天理者，莫甚於秦始皇。觀其噬六國而一於秦，泰然擅一統之權，而舉天下無足與敵者，思所以久天下之術：慮六姓之裔而殲其遺，懼儒生之議則坑其類；懲諸侯之患，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因盧生獻胡亡秦之圖，遣蒙恬塹山湮谷，起臨洮，擊遼水，延袤萬餘里。長城既築，而河南之地已縣矣。自一至萬，誰曰不可？不知人力愈至則天理愈虧，及天子之氣見於東南，始皇猶且東遊以厭當之，以人勝天之念至老不悟；不知赤帝之龍一翔於沛豐，而建瓴百二之饒遂爲漢資矣。

嗟夫，殲巫蠱輕重之罪，其如長安黃氣中有皇孫病已者在；恃白石丹書之符，其如舂陵佳氣中有白水真人者存。天理所在，一毫不差，其可以人力勝哉！

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

聖人之生，天必有以啟之也。炎正中

微，大盜移國，九縣飈回，三精霧塞，白水真人雖生於濟陽，而謹厚直柔之資沈幾而未發也。王郎稱帝於邯鄲，公孫述稱帝於巴蜀，李憲自王於淮南，秦豐自王於楚黎，各據其險以逞其技，而終不能以有所成，豈其智力不足而形勢不固邪？天將以是啟絳衣大冠之將軍耳。王郎公孫狗盜而帝，李憲秦豐鼠竊而王，卯金復興之讖，嘉禾九瑞之祥，其忍坐視生民塗炭邪？天以諸盜啟光武，所以安光武之爲也。

吁！陳涉之首王於秦亂之始，涉果何能爲哉，以荷蕢荷笠之傭工，而胼手胝足則其常分也。錢鎛之是講，其視旐旟爲何物？銍艾之是爲，其視師旅爲何法？今也揭竿爲旗，斬木爲兵，幸而下陳而王號遽立，談者鄙其鷦鷯之枝，鼷鼠之腹，不能從耳餘之計以圖天下，失投機之會而安於一楚王，謂涉之不大也！嗟夫，壟上輟耕之漢，不過欲富貴耳，夫以一耕夫而輒負君國之榮，已越分矣，而耳餘其不知人也哉。夫以狐鳴假鬼之詐，孰與夫赤帝斷蛇之祥？鴻鵠淺中之志，孰與夫龍顏寬仁之度？以涉之自王，而郡縣猶多殺長吏以應之，沛之父老迎高祖，其可數逐邪？涉之王，天所以啟高祖之心而速高帝之爲也。不然，陳涉首王而沛公應涉，則權在涉，俾耳餘之策果行，則涉之王亦止於六月，而皮冠之沛公能基四百年之炎祚，豈非天啟之邪！

酈食其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凡有是才者皆有

是心也。傭耕之夫不數月而王，彼販繒屠狗之桀，刑餘卒伍之雄，其肯怙怙人下邪？沛公亦若人也。方懷王之遣西定關中也，秦嬰尚强，項羽方盛，田榮起齊，韓廣起燕，魏咎起魏，鷹搏之兵紛如也。沛公高陽之行，懷王一將軍耳，監門戍卒與前日泗上亭長齊也，沛公乃踞洗而見之，沛公何簡酈生邪，吁，此沛公馭英雄之術也！

凡人之情，慢忽生於故常，狎侮起於疇昔。彼姦雄桀猾之徒，皆昔日之故舊，彼其悠然而歸於我者，不有所玩瀆則必有所嘗試，於此無一術以駕馭籠絡之，俾之動蕩奔走而不自知，一沛公其如秦項何？先之以踞洗之卑，所以挫其鋭；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馭英雄之術，大率如此。隨何之功，❶先之以面折；黥布之歸，辱之以洗召；趙將之見，耻之以嫚罵；至於褒封之隆，供帳之厚，千户之寵，出於非望，而三子喜過其分，俾之赴死剋敵，終爲吾用者，墮於高祖之術中也。梁武帝懲高祖之事，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凡有所求，輒痛挫抑，是以景反而梁亡。夫高帝之術固不足法，而梁武帝之事亦可鑒也。

西入咸陽，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灞上，蕭何盡取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古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預曉；周爵之去籍，孟子不得而詳言。夫文書所以紀天下也，不有所考，雖孔孟之暇日不能以臆計，而況乎擾攘之時也哉。

光武披輿地圖，而天下之利害險阻洞然乎胸中者，有所考也。唐高祖之克京城也，

---

❶「隨」，原作「隋」，據《漢書·黥布傳》改。

而宋公弼收圖籍之外一無所取，夫圖籍之與珍寶孰爲用也？ 而宋公捨其所可用而急其所宜緩者，是豈取天下之先務邪？ 太宗用是以降李密，俘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義兵一舉，摧枯拉朽，如履其室中者，文籍之功也。

沛公之入咸陽也，蕭何盡收丞相府圖籍文書，而秦之重寶財物，封之府庫而不顧，蕭何之謀宏矣哉！ 吁，子房之决勝千里，韓信之戰勝攻取，微蕭何之圖籍餉餽，臣見其不能以有爲矣。

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

苛政之世，天下思兵。 夫兵所以殘民也，而民思於苛世，夫豈樂於自殘哉？ 蓋苛政猛於兵也。 桀紂之酷，民之思湯武猶時雨也，東征西怨，奚獨後予。 夫後予之怨，民思兵矣，來蘇之慰，烏得不室家相慶邪！ 離心離德，乃汝世讎，民無君矣，王師之迎，安得不簞食壺漿邪！

漢高帝，秦之湯武也。 方秦之民，口緘於耦語，財困於征斂，力疲於戍役，天下悽然而無所依，幸而有寬仁之高帝，除秦之苛，約以三章，天下之民猶疾之遇藥，熱之濯風，其平日念慮之欲一夕而慰，烏得不大幸而争爲牛酒之獻邪！ 來蘇之慰，壺漿之迎，是或一道也。

羽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

天下之事，不有所摧挫則不能以有成，故凡處逆景而不亂者，聖賢進德之地也。 沛公鴻門之會，其漢高帝之基歟！ 方項羽使

黥布破函谷關而至戲下也，沛公以十萬之疲兵，當項羽百萬之鋭卒，沛公其危矣哉！ 項伯婚姻之約，臣與將軍之稱，以不自意之遜辭，爲豈敢反之卑語，沛公至此，勢迫甚矣。況范增之數目，項莊之舞劍，俾羽也於是時萌一毫欲殺之心，則沛公乃羽几上肉耳。 項伯之翼，樊噲之譙，其能脱沛公於虎口哉？惟羽無是心，故沛公獲再生於間道之走，羽之氣日驕，而沛公之氣日沮矣。 吁，沛公之氣沮，而沛公之德進矣。 彭城之敗，睢水爲之不流，所與逃者數十騎；滎陽之困，非紀信誑楚，則西門之逃幾不免；固陵之敗，諸侯不至，走而入壁者一沛公耳。 沛公救死扶傷，日不暇給，其如羽之百戰百勝之雍容邪？ 追斬東城，奚益於勝？ 即位汜水，漢業以成。 君子觀史，其可以成敗論人哉！

漢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兵皆縞素。

劉項之雌雄，不在戰之勝負，以高祖之摧殘困躓，救死扶傷之不暇，而百戰百勝之項籍卒亡於垓下，何也？ 戰愈勝而天理愈喪，氣愈壯而天理愈虧，不亡何待？ 夫子而事父，臣而事君，天倫之固有，雖小夫賤隸同此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也哉！ 屠咸陽，焚宮室，所過殘滅，羽亦酷矣，而義帝其忍殺哉！ 羽爲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焉有天下之賊而能有天下邪！

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天下之士，孰不以義起也？ 蓋仁義者人心之同然，惟仁義可以激人心。 三河之士，五諸侯之兵，南浮江漢以下，烏得不感動於斯？ 昔齊侯之霸春秋，以昭王南征不復，王祭不共，而進陘之師，諸侯與之；魏祖之雄三國，以獻帝

洛陽之還，百姓感奮，而奉都許之迎，天下是之。羽之叛弑其主，是以秦伐秦，高祖不暴羽之罪以感天下之心，則又以楚伐楚耳。楚之諸將捨羽而歸漢，其亦感夫縞素之舉也夫。

羽以精兵擊漢軍睢水上，大破漢軍，圍漢王三匝，大風折木揚沙，晝晦，漢王遁去。

興王之君，人順而天應，故天意常顯於人事不可爲之時。光武薊中之舉，食豆粥於蕪蔞，其迫甚矣，王郎兵且至，而沱水流澌其可濟乎？夫以光武飢窘之師，當王郎新羈之馬，進則鋭兵突其前，退則沱水阻其後，光武於是時也，人事之已窮，則有死戰耳。吁，人事之窮而天理之應也。王霸詭爲冰堅之言，而沱河之冰果合，光武渡畢而冰解，豈非天邪！

高祖睢水之戰，漢軍之死塡睢水，而保壁之卒無幾矣，羽以三萬之精兵圍之三匝，漢王將焉逃哉！韓信之兵未會，而蕭何之饋莫入，張良之筭，陳平之智，無所用其巧，勢窮於此，計窮於此，而兵又窮於此。吁，勢窮計窮而兵窮，則天心未窮也。大風折木揚砂石，晝晦，而楚軍大亂，故高祖得與數十騎遁去。以是知天意所屬，必於人所不可置力之地而顯之也。高祖雒陽南宮之語，歸功於三傑，而罪項羽不能用范增，是未知天者也。天心屬意於漢高，而假手於三傑，范增其如天何！

齋戒設壇具禮拜信爲大將軍。

必有天下之大志，而後能立天下之大事。夫以天下之志素存於胸中，貧賤患難不

足以動其心，而其志慮未始不爲經國之謀也。一旦見之於有用，而施設措慮，雍容暇豫，而不少亂也。致君堯舜之心，藏於莘野耰鋤之時，遜志典學之訓，蘊於傅巖胥靡之日，故能處三聘一德之隆而不愧，置左右朝夕之密而不怍。大凡立天下之大事者，非有天下之大志者不能也。

韓信以寄食之貧，胯下之辱，無資身之策，兼人之勇，忽焉拔之於連敖治粟之職，而爲登壇具禮之大將，怡然居之，猶其素所得者，至於定三秦，虜魏豹，斬陳餘，擒趙歇，戮龍且，降燕弱楚，動如其意，若摧枯拉朽而莫有以敵之者，皆其經綸之志素存其中，豈偶然之所能邪！

吁，供帳如王則大喜，汜水之捷則折屐，惟胸中素養之未純，故於或然不虞之頃未有不亂者也。大將之拜，信豈忝哉！

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商周之兵，天下以仁義歸湯武，而湯武未嘗以仁義自名。攸徂之民有來蘇之慰，牧野之會有罔敵之師，湯武何術以致之哉？天應而人順，民心自有所不容已者耳。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夫忍以人而祀社，而襄公之素心亦殘矣。今也與楚人戰，必俟既陳而後擊，遂大敗于泓。國人皆咎之，且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爲吾仁義之兵當然。吁，襄公果仁義乎哉？亡其實而假其名，故一敗塗地而不可救也。

陳餘說武臣以叛其主，攻張耳以離其

交，其仁義安在？ 乃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泜水之戮，不救於亡，其愚也夫！

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云云。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

人臣之事君，至不可使有一毫之忌隙也。周公以待旦吐握之勞，其夾輔王室，以隆有周之業者，公之盡其心、竭其誠，與天相爲無窮可也；而管蔡且流言矣，雖召公之賢猶不悦，成王之聖猶致疑。夫以流言之入人，以周公《鴟鴞》之詩，求成王之自悟，王雖未敢誚而忌之，隙已從是萌矣。苟無雷風之變，不啟《金縢》之書，則公之忠誠其泯矣哉。周公聖人也，心與天同，而猶不免乎疑，況其下者乎！

夫韓信以多多益辦之才，而動如所欲，諸國雖平而楚兵猶盛也，漢王方困於滎陽，信下齊，不還報而自王。信也效市井之徒，乘時以徼利，其不啟高祖之疑邪？ 迨其後也，追楚至固陵，與信期而不至，高祖取信之心固已萌於是時矣。顧項羽在，力未及耳。信雖却武涉之説，杜蒯通之謀，有「背之不祥」之語，奈何漢高之疑已久矣。未幾，襲奪其軍，徙爲楚邳矣；又未幾，縛之雲夢，侯之淮陰矣。鍾室之戮，其基於假王之時乎！信能爲高帝天下謀，不能爲一身謀，開高帝之忌隙而自速其禍，其迂矣哉！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

夫子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以健順育萬物，故生生化化而不窮；堯舜以孝悌導萬民，故日用飲食而不

知，夫子以天地堯舜之道詔天下，故天下以仁義孝悌爲常行，雖九夷之陋，南子之邪，陽貨之奸，或接夫子之德容，或聞夫子之德音，而猶能遷變，況生乎其邦而浹洽乎聖人之德化邪！　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爲百世之師，且又推廣其說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厚，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夫伯夷得聖之清，下惠得聖之和，未至於夫子聖之時之境，而尚能興起人心；　魯人濡夫子之遺澤，而仁義孝悌魯人之日用，項羽既封於魯，而魯人知有羽耳，漢王雖怒其久不下，而猶以守節禮義之國，不忍加以兵，其忠義足以動人心也如此！

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必勃也。

君臣之間，以誠相感而後能以心相知，誠意之不加，而矯詭以相試，雖匹夫單人錙銖毫末之托尚或敗事，況天下重器，而可付之非心知之人邪！

唐太宗最聰明神智者，至屬高宗於李勣，而以嘗試爲之，此豈淺末事哉。方其黜之也，度其或遲回顧望，則欲殺之，且言「吾死之後，汝用之可以爲恩」。夫托國於斯人，非誠意之素交，而姑以一黜之喜怒，以試其中心之誠僞，其爲術亦疏矣。高宗武昭儀之立，乃自勣成之，唐室之禍豈非基於此乎？

高帝托國於平、勃，其誠相感而相孚也素矣，方祿産顓兵秉政之時，劉氏之勢不絕如縷，惟平、勃竭其忠精之節，以感發夫軍中左袒之機，芟獮祿産，迎立代王，漢業由是以安。平、勃終始一節，略無瑕玷，漢亦崇其勳

績，延其禄祀，豈非君臣相知以心，故愈久而愈隆邪。托國之忠，自伊周後，惟平、勃粗無愧。

陳亮集卷之二十

按：本卷所載《漢論》十三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二。

漢論

惠帝朝

除挾書律。

太極肇分，兩儀奠位，君臣父子之道始立。民生斯時，動盪乎仁義孝悌，薰陶乎忠信誠樸，鼓舞乎春風和氣，自日用飲食之外無它念焉。伏羲肇以八卦，默感人心之天理，而不容以有言。自《三墳》散而爲《五典》，而帝王之行事始日見於典章，彬彬可觀也。夫子生於衰周，傷王道之不明，於是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燦然萬世帝王之軌範也。秦始皇矜心太勝，以五帝三王爲不足法，取古今之載籍一切焚棄，重挾書之刑，以瞽天下之民；不知民生最靈，未易以黔首愚也；載籍之六經可焚，人心之六經不可焚也。

漢惠帝除挾書之律，至文景具博士之官，天下之士方漸向學。天子不立學而學者無所宗，故家自爲學，專門授徒，而士亦分散四出，各師其師，私植黨與，互相詆訾，六經之旨破壞無紀，甚而至於引《春秋》以黷武，援《論語》以媚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故曰：「秦雖焚書，而書之義全；漢雖興學，而書之旨潰。」悲哉！

文帝朝

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云云。賜今年田租之半。」

古者農自耕其田，其力與地相若，其食與其口數相稱。上之人勸之有其誠，董之有其官，賑之有其政。國以農爲本，民以農爲重，教以農爲先，墮農有罰，游手末作有禁。天下無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自秦皇廢井田，開阡陌，啟天下浮薄之習，農至是稍輕賤矣，於是有捨農爲游手者。浮食既多，農民日困，終也山東倡亂，群起而亡秦族者，乃曩日游手浮食者也。

文帝懲秦之陋，斲雕爲樸，不求富國而求富民，故爲治之先，勤勤於耕農是勸：今年以開藉田先農，明年以減半租勉農，又明年以除租稅賜農，野不加辟有詔，親率農耕有詔，百姓從事於末有禁，爲酒醪以糜穀有禁，無非所以裕民力而俾之安於耕也。富庶之本，實出於此。後世之君，類皆刻農以求富其國，其忘本甚矣。

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云云。何以臺爲！」

唐元宗蒞政之始，以風俗奢靡踰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真珠寶玉，焚之殿前；后妃不飾珠翠，京師罷織錦坊。其刻厲節儉，可謂至矣。晚年欲心一啟，遣御史往海南求珠翠奇寶，內寵極珍異，宮掖窮靡麗，奸酋乘罅而肆螫，唐祚危亂而幾傾。甚矣，矯揉好名之易以敗也如此哉！

漢文帝之敦樸，其真情也，非好名也；其自然也，非矯揉也。觀其露臺百金之費，

國家一毫毛耳，其念慮所及，至於以十家之産爲憂，不慮己而慮民，真大禹思溺猶己溺之心，后稷思飢猶己飢之心，成湯子惠困窮之心，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嗚呼，漆器不止，懼其金玉之念生；露臺之不止，即阿房離宮之漸，蓬萊十六院之基也。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帷帳無文綉，終始一節，豈由外鑠哉！

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

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不知其處，豈固爲卑陋哉！及觀帝王之所以自處也，土階茅茨，惡衣菲食，類皆儉己以豐民，其肯越侈縱慾以疲民力邪！

秦始皇爲己而忘民，厚己而刻民，重賦苛斂以肆其欲，故其居也，阿房千門，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其葬也，吏徒數十萬，下徹三泉，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靡麗之極，未有若此者。一旦民力竭而秦亦亡，咸陽之宮，焚於悍羽；驪山之冢，燎於豎牧；其亦何利於後哉！

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真得古帝王之遺意。厥後惟光武識此，故其治壽陵也，所制地毋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且又曰：「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體。」其所慮遠矣哉。

景帝朝

三年春，七國皆舉兵反。

古者封建，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外之勢均；天子之卿布于諸侯，而諸侯每歲貢士于天子之朝，其法豈不善哉。後世祖其名而

違其意，遂寖失之。

高帝以天下封功臣膏腴之地而不斬，多者百餘城，小者三四十縣，十年之後，反者九起，豈其封地不足邪？然則厚與之地非德也，乃所以滅之也。帝不鑒功臣之禍，大封同姓以爲衛，列土連城，厚其租賦，便其興利，子孫世襲，不分賢愚。至文帝時，有恃鑄山煮海之饒而跋扈不朝者矣。

景帝削地之書一下，而七國合從以逆京師。當時斬忠臣，舉重兵，僅能克之，其患果何自邪？文帝朝惟賈誼知此患，故庸哭流涕言於帝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又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小其力，力小則易以使，國小則無邪心。」若賈誼者真知當時之利害矣。其後主父偃用誼策以告武帝，令諸侯得推恩分侯子弟，自是藩國雖分，不削而稍弱矣。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景帝無七國之禍，惜哉！

五年夏，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古者帝王之制夷狄也，叛則討之，服則捨之，縱捨之權在中國，故不能爲吾患。漢自劉敬説高祖以公主妻單于，結和親之約，自是夷狄始敢以輕中國。孝惠循其事，未幾，匈奴入北地河南爲寇。文帝又循其事，未幾，匈奴入雲中，入上郡。景帝於此當少警也，亦以公主嫁單于，未幾，匈奴大入雁門。馮敬死，❶中國愈屈而醜類愈驕，既不能

❶「馮敬」，據《漢書·高祖紀》馮敬爲魏王豹將，與和親無關，似應爲「劉敬」。

以此息兵，而益以啟其殺略之暴。二者俱失，於漢何利焉？

且父子之親，兄弟之愛，惟知禮義之人可以教告之，彼匈奴弑父殺母，真犬豕之不若，是可以禮義責哉？秦始皇調東南之卒戍邊，不能其水土，戍者多僨仆，秦民見行，號泣如往棄市。夫以中國衣冠之民，一旦鄰於腥膻之境，猶且怨咨，況以公主之貴而失身於犬豕，縱得爲閼氏，辱中國多矣。

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酒者先王以之行禮，又以之觀德，通上下之情，講燕享之好者也。至幽王時，「以爲酒食」，而《楚茨》以「民卒流亡」傷之；「樂酒今夕」，《頍弁》以「孤危將亡」刺之；「飲酒豈樂」，《魚藻》以「萬物失性」譏之。終幽王之時，荒腆于酒，而身殞國危。下迨春秋，僖負羈以糞土爲比，先王設醴之意寖泯，而生民嗜末耗本，日益甚矣。

方夏亢旱，景帝未暇它務，惟以禁酤酒爲先，若非所宜急者；乃觀文帝之富庶，皆本於酒醪縻穀之禁嚴；子反之敗楚，亦其沉湎無度之所致。景帝以是爲賑荒之先，其亦知全穀保民之本歟！武帝榷酒酤以充國，啟天下荒淫之路，晚年海内騷然，良有由矣。

武帝朝

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

漢自高帝欲以馬上治而儒道微，孝惠、文、景以來，黄老之説勝而儒道益微。武帝蒞政之始，首以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魯申公，天下謂儒道少伸矣。申公進力行之説，

深藥武帝好大多慾之病，帝聞之默然不悅也。然已招致，不得已，與之大夫，舍之魯邸，申公之策不行矣。正學如轅固，以老罷歸；純儒如仲舒，出爲膠東相；帝之用儒可見矣。於是嚴助、吾丘壽王、相如、主父偃之徒，森列左右，發兵會稽，起上林苑，開西南夷，建朔方郡，皆此輩發之。集一時輕鋭小才，以行快意之政，卒爲天下禍，帝豈真好儒哉！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武帝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元朔之詔，推明五帝三王所由昌之理，遂詔執事爲孝廉之舉，帝慕古之心亦至矣。然或闔郡不薦一人，豈天下舉無孝廉之士哉？抑不思帝王之爲治，全民心之天理，故孝、廉皆生民之所日用，不爲異也。上之人方且保護養成之，惟恐一毫有以殘剥其真性，是以凡舉於王朝者，皆光明碩大之賢，謀王體，贊國論，其事業彬彬可覩也。生民自秦漢干戈瘡痍之餘，復以申韓刑名之説勝，而民之真性日已斵喪。重之以王恢倡征伐之議，啟帝從事四夷之心；衛青，公孫敖、賀，李廣之師，紛然四出；河水汎郡十六，民半爲魚；夏霜殺草，而五穀不茂；商車筭賦，而私財日隳。民於斯時，仰事俯育之不給，宜孝、廉之不克全矣。然不舉孝、不察廉，亦豈可以厚責二千石邪！

六年，有司奏置武功賞官。

晁錯説文帝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洩，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

曰勸農功。」文景用其策，故民力農而國富安。考之五帝之明試以功，三王之德懋懋官，固若損國體，然權一時之宜，使上不益賦而下日力穡，亦粗可行也。况夫財者民之命，世有較錙銖之小利，至於觸法冒禁而不知止，豈非其所重者在此邪？今乃捨所重以易爵，則夫人之自重其身也亦至矣。其與夫世禄之子孫，菽麥之不辨，剥民財以豐己私者，其用心如何邪？

武帝時，大司農經用空竭，遂增益文景入粟拜爵故事，置武功賞官，俾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除爲吏。史臣以吏道雜而多端誚之。夫武帝尚可藉是以足一時之國用，未爲大害也。唐中宗之事，吾傷之。中宗擁虛器於上，三思執賞罰之權於其下，財入妃、主，計利授官，墨敕斜封，動以千數。當時宰相、御史、員外，謂之三無坐處。利歸私第，禄耗公室，爵濫小人，殘及忠正，而唐祚幾傾。方之入粟於公，得以拜爵除吏，尚可恕焉。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

齊高帝欲使黄金與土同價，昔嘗誕其說。夷考之史，風飄水浮，薄矣，民亦資用；綖鐶荇葉，又薄矣，民亦資用；剪鐵裁皮，益薄矣，民亦資用。宋文以一當兩，周高則又以一當十，孫權則又以一當千。

嗟乎，蠢氓何知，惟俯首奔役，一聽乎君上之所弛張耳。至是益信齊高帝金土同價之辭非誕。武帝元狩四年，收銀錫造爲白金，一白鹿幣至直十萬，此豈盛世事邪？識者傷之！

六年，詔博士分行天下，存問鰥、

寡、廢、疾。

古者撢人之官，巡天下之邦國，誦王之志意，道國之政事，會萬里於一堂之上者，其職爲至要也。後世皇華之遺，有開倉賑飢，如汲黯之使河内；攬轡澄清天下，如范滂之使冀州；決冤獄而天雨，如真卿之使河隴。必如是，始無負於人君敦遣之意。漢順帝選八使徒號八俊，雖擅威名，無可糾正，益以紛擾。唐德宗之遺黜陟，陸贄説以五術省風俗，洪經綸等不曉時務，輶車所至，動虧軍情。

嗚呼，人君以一身之眇，處九重之邃，遐陬絶域，利害纖悉，上之人無不周知；德意志慮，沛然四達，下之人無不浹洽；奉使之任，其所繫至重也如此。

元狩六年之詔，武帝之恤民亦勤矣：遣博士六人分循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振業者，貸與之；仍舉獨行之君子於朝。帝之告諭甚悉也。考之武帝之史，當時因博士貸業、與舉獨行之君子，寂無聞也。元鼎二年，於是復申遣博士循行之詔，遂曰：「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貧民者，具舉以聞。」何前日博士不能承宣德意，至於詔旨之荐頒邪！爲博士者，其負帝多矣。

元封元年，詔曰：「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

司馬光論孝武，以爲武帝異於始皇者無幾，併以外事四夷言之。

觀武帝之政，惟復讎一事，所以掩過。高祖白登之耻，歷孝惠、文、景不能報，且賂之以重幣，以苟旦夕之安，武帝奮然爲復讎之舉，義師一出而漢南無王庭，其功大矣。儻武帝無窮黷之禍，則亦漢之賢君，尚何疵

焉！惟其好大多慾，繁刑厚斂，遊幸役作，考之於紀，殆又甚焉：御史趙綰、王卿、商丘成自殺，魏其竇嬰棄市，丞相李蔡、青翟、趙周、公孫賀、屈氂誅戮，秦皇不如是殺大臣也；皇后自殺，太子殞於湖，秦皇不如是殺骨肉也；八幸雍，四幸甘泉，六幸太山，二幸河東，幸汾陰，幸北地，幸緱氏，東巡海上，至碣石，巡自遼西，北邊至九原，周行萬八千里，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旌旗蔽千里，秦皇行幸不如是之煩也；榷酒酤，筭商車，筭緡錢，筭舟車，收銀錫，造白金，造皮幣，賣武功爵，入奴婢爲郎衛，管鹽鐵，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置平準于京師，秦皇求利不如是之慘也；直指使者，綉衣杖斧，斷斬郡國，張湯趙禹作見知法，務在深文，用刑益刻，淮南衡山反，誅見知，連坐者數萬人，秦皇用刑不如是之酷也。秦有咸陽、阿房離宮、長城之役耳，武帝作首山宮、龍淵宮、建章宮，起上林苑、柏梁臺，穿昆明池，鑿漕渠，城朔方城，發巴蜀民治西南夷道，發兵治雁門險阻，與秦皇役作如何？秦令徐市入海求神仙，浮江至湘山耳，武帝親至海上，又欲自浮海求蓬萊，封方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與秦始皇求仙如何？

註考其事，實殆過之。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其興亡之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失民心七世矣，至始皇時，民心已摇，故始皇一激之而民散；漢自高、惠、文、景，德澤之在民，淪肌洽髓，前人之遺愛未泯也，雖武帝之重於虐民，而民心之戴漢猶故也，故雖危而不至於亡。君天下者，亦焉可不痛以武帝爲鑒哉？

陳亮集卷之二十一

按：本卷所載《漢論》十七篇，原載《文粹》後集卷十三。

漢論

昭帝朝

二年三月，遣使振貸貧民。八月，詔曰：「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周厲之後有宣王，周之所以興；始皇之後有二世，秦之所以亡。厲王「板蕩」之餘，民勞甚矣，宣王側身修行，勞來還定，而周室復興；始皇征役之後，民力竭矣，二世益法峻刑，復營阿房，而秦祚卒滅。大抵民之愛君，無有窮已，秦皇雖剥民太甚，民尚樂爲之役，二世能用周宣安集之政，則亦焉有遽亡者哉？

武帝窮兵黷武，好神仙，嗜遊幸，喜興作，其役民無度，至海内虚耗，户口減半，與厲王之「板蕩」、始皇之慘酷均也。昭帝一摩撫而存恤之，而民心遂安。方其即位之始，舉賢良，問民疾苦，止民勿出，給中都官馬，罷榷酤官，省乘輿馬，蠲馬口錢，免貧民口賦，凡一事有不便於民者，汲汲而除之，惟恐或後。於是漢以之興。

由此觀之，民心至易以收拾者。爲人上者，亦焉可不重民哉？

泗水戴王前薨，國除，❶後宮有遺腹子煖，❷立煖爲泗水王。

先王封建諸侯，以其功德之在民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地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所以爲善後之計也。高帝剖符以封功臣，列侯至百四十有三人，武帝時，列侯坐酎金色輕惡，奪爵者百六人。終武帝之世，見侯者纔四人耳。豈列侯盡抵法禁邪？高帝雖徇一時之謀，不思經久之法，武帝能裁抑之以全其後，亦可也，乃文致其罪而削其爵，亦殘忍矣。

昭帝於泗水戴王之國除，因後宮遺腹子而復立之，可謂仁哉。孔子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昭帝得之矣。

桀安父子與霍光争權，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罪。

人君之任臣，莫大於明君子小人之情；不明君子小人之情，而惟曰信任，未有不敗事者矣。成湯之知伊尹，故尊之爲阿衡，於是咸有一德而克享天心。成王之知周公，故尊之爲師傅，雖□四國流言而德音不瑕。下至春秋，齊威知管仲之賢，委之以政，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故能成九合諸侯之功。

後世之君，不深辨君子小人之情狀，惟執古人信任之説以待其臣，是以成帝之王鳳，威靈之宦官，高宗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積成漢唐亂亡之禍，豈信任之不可不辨歟？

昭帝覺上官桀之非，知霍光之忠正，委

❶「國」字，原無，據《漢書·昭帝紀》補。
❷「有」字，原無，據《漢書·昭帝紀》補。「煖」字，原無，據《漢書·昭帝紀》補。

之以政而不疑，惟光知時務之要，因民所欲，與之更始，是以天下復安。使昭帝享國日長，則其效不止於此而已。

宣帝朝

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

人主之所好，不可有所嗜也。光武嗜於讖，啟天下方士誣罔之語，元譚諫其非經，卒以此貶。煬帝嗜於侈，興長城靡麗之役，賀若弼諫其非急務，竟以此誅。夫嗜好之偏一發於心術，而趍和意旨、相彌縫以求幸者有之，至於忠諫正言、不畏罪責者，寧有幾人哉！

宣帝酷好祥瑞日，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而左遷，它日鳳凰歲歲下矣。是以宣帝之世，鳳凰五下，改年曰五鳳；神雀數集，改年曰神爵；甘露頻降，改年曰甘露；黃龍登興，改年曰黃龍；醴泉滂流，枯槁榮茂，何其祥瑞之多也。考之宣帝之時，郡國地震、山崩、水出、星孛、日蝕、宮闕火災，風雨災變不一，豈乖和之氣迭爲消長邪？及觀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黃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以鶡雀事觀之，則宣帝鳳凰、神爵、黃龍、甘露之瑞，可以推矣。

本始二年，大司農陽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殺。

先王知朝廷之尊嚴在乎體貌大臣而厲其節，故其用之也加之以審，而其待之也加之以禮。是以一代之臣必立一代之勳，由夫上之人以禮維其心，而不以法約其外，用禮愈嚴而人臣畏法益謹。傳曰「刑不上大夫」，

乃先王尊嚴朝廷之意也。

漢自高祖以蕭相國械廷尉，而大臣與士庶均於訊鞫論報，終漢之君，輕於殺戮大臣，丞相自公孫洪後，比坐事死，公孫賀涕泣不受相印，大臣之禮可見矣。

宣帝自誅滅霍光之後，忠臣烈士，至此側足。大司農田延年坐增僦直，微事也，而殺之，自是殺京兆尹，殺平通侯，殺平丘侯，殺司隸，殺左馮翊，殺廣陵王。宣帝待人臣之術，法勝而禮衰，故上之勢孤而下之情隔。上之勢孤，至於久則不尊；下之情隔，至於久則不通。勢不尊而情不通，遂積爲相臣擅命之禍。爲人君者不可不思其終也。

霍光薨，上思報其功德，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

武帝以周公之事委之霍光，光之負荷重責亦無愧矣。惟其身爲大將軍，女爲皇后，子羽、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親黨布列朝廷，盛滿已極，不知引避。光爲漢社稷計則善，爲霍宗屬計則疏矣。

宣帝即位之始，當霍光之尚存，加以裁損，則光之後可全；於斯時也，儻有怨望，誅而族之，後世無可議者。孝宣既知光之輔昭、廢賀、立帝之功爲不淺矣，且思欲報其功德，奚爲乃復封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極其爵位，啟其驕侈，一旦摧抑之以發其邪謀，竟闔族而受戮，俾忠勳之後血祀以絶，宣帝雖能快一時之忿怒，而後之爲忠者亦少懼矣。大抵人君之報功，不特爲已立功者之寵榮，蓋將以爲未立功者之勵勸。是以先王之

報功也，其有大勳勞於天下也，則封之，而世世爲之祀；其有忠正也，則紀其績于太常，以示不敢忘之意；蓋所以爲其子孫計也。漢世功臣多爲子孫患，其亦何利也哉！

東漢光武、我宋藝祖，最得保全功臣之術，專以祿秩賞賜，使之食大邑，奉朝請，以厚富其子孫，故其子孫皆克守前烈，而無後患。後之中興之君，其可不爲功臣善後計哉。

三年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云云。賜爵關內侯。」

綜核之名雖不見於唐、虞、成周，而實本於唐、虞、成周。夫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有明試之法，此唐虞綜核之意也；月有要，歲有會，又有三歲大計之法，此成周綜核之意也。唐虞歸之司空，成周總之太宰，非人主自爲也。

宣帝恐臣下欺己，親綜核名實之權，卒不免爲臣下所欺，何也？一己之聰明有限，有限則易以昏；衆人之聰明無窮，無窮則難以蔽。膠東相成僞增户口，在朝之人豈無一人言之邪？秩以二千石，爵以關內侯，賞賚已及矣，後詔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夫丞相御史不言於未賞之前，而因言於郡國上計之後，宣帝最輕於責大臣者，至是無一語詰之，豈非前日核實之賞，其帝之自爲乎！宣帝親核名實，而臣下有名無實尤甚，則知綜實之政不當人主自私之。

神爵元年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朱邑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宣帝以其有功也，以黃金百斤賜其子，以奉祭祀。又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世世奉祀。

夫霍光安劉氏之業，其功爲至大，宣帝忍於殘滅其宗，亦酷甚矣。今乃能思前世功臣之後，與一司農朱邑之子，則知霍光之事，帝之□□亦於斯悔過矣。

元帝朝

初元元年，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武帝之窮黷，繼之以昭帝之仁愛；宣帝之刻刑，繼之以元帝之恭儉，此民心所以不搖，而漢祚所以尚永也。昭帝得霍光，知至治之務，修孝文之政，故寬和仁愛，有以悅民之心。元帝雖有貢禹、薛廣德、康衡爲宰相，忘所先之要，輔以優柔之政，故漢業至是委靡不振。

夫元帝素聞貢禹明經潔行，即位之始，遣使召之，數虛己問以政事，元帝之求治亦切矣。夫委政非人，宦豎擅權，此政當時之大患，禹等無一言及之，恭謹節儉，元帝之天資，反諄諄言之，前後書數十上，無非簡約之說；薛廣德止獵之諫之外，無一事及時政。上問康衡日食地震之變，衡首言民觸法抵禁勿赦，徐以省靡麗、考制度言之。當時宰相類如此，許、史、恭、顯亦何所憚邪！

中書令洪恭石顯譖蕭望之，令自殺。

自古宦官誤人國多矣，然非宦官罪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不可無之，皆用以

通内外之言而已，何與於朝政？而論者深以誤國爲慮而欲去之，何也？惟人主聰明，故百邪不能蔽，人主剛毅，則柔佞不能欺，此必然之理。惟聰明剛毅之君不常有，此宦豎之所以能爲國患也。

石顯自宣帝時使之典樞機，其計慮至深巧也，舉貢禹之賢以文其姦，誅賈捐之之薦以示其公，而壅蔽人主之術精矣。蕭望之不能委曲和緩，以潛消其邪謀，乃决裂於一逞，以中小人之術，使宦官敢於殺賢者，自望之激成之。

是以東漢之衰，曹節、侯覽設黨錮之獄，盡戮天下名賢。雖然，猶假借人主之權而後敢爲之。唐之事慘矣。自唐元宗任一高力士，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以兵授竇文場霍仙鳴，自是兵權歸内豎矣。自元和之末，宦豎驕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不特殘害善良，而唐之社稷由是傾危矣。原其所由，皆人主信用之偏，養成其禍，遂至於國亡，而小人之身亦不免肝腦塗地，爲小人者，亦何利哉！

永光三年，詔曰：「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漢元帝知時之亂，京房比以幽厲而不辭；唐文宗知治之衰，自比以赧獻而不知愧。二君皆能善訟其過，而不能善行其言，抑鬱不樂，甘心於委靡柔弱而已矣。

自元帝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春凋秋榮。《春秋》所紀灾異，殆又甚焉。永光灾異之詔，令各悉意以對，當時所謂「悉意以對」者果何人邪？蕭望之略言而死矣，賈捐之棄

市矣，周堪、張猛又自殺於公車矣，京房委曲開諭，帝與之反覆辯論，似若感悟者，未幾房亦下獄、棄市。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反誣之以堪猛用事之咎，元帝之柔弱易欺如此，忠言何自而來哉！

成帝朝

封舅諸吏光禄大夫關内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黄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

兩漢之衰，皆宦官外戚迭爲之。夫漢數路得人，其取賢如是其多門也，豈止於宦官外戚中有人材邪？亦可嘆也。漢自吕氏掌内外兵衛，而兵權在外戚；武帝用蚡爲丞相，有「除吏已盡，何不遂取武庫」之語，而外戚漸侵政權矣；宣帝之用許史，專以史高輔政，不惟侵政權，且秉政機矣。成帝懲石顯之禍，任用王鳳，自王鳳秉政，王章爲御史大夫，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多出其門。當時之敢言不屈者，惟有一王章耳。鳳既殺王章，公卿見鳳側目而視。灾異之對，谷永比鳳以申伯，杜欽歸過於後宫，二子以賢良方正進，而所言如此，尚何賴焉！故黄霧四塞，上天垂戒於五侯并封之日。當時之廷臣，無耻甚矣！是以新室篡逆，而漢業中微。光武鑒新室之禍，不寵假外戚，明帝不使封侯與政，章帝欲爵馬氏諸舅，太后不聽，孝順信用張防，自是復以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暴無知，俾之繼商之位，終於悖逆，漢由是衰。

前車覆敗，後轍相踵而不悟，此千載之遺恨，而忠臣義士所以悲恨也。

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詩》曰：❶「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五帝三王盛德事也。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楊震所言轉切，震死於姦臣，而孝安不知。當委靡不明之君，權移臣下，雖面折廷諍，血頸折檻，而猶不悟，況假借《詩》、《書》之微文而能感動其心邪？

自宣元時，宗室遺老獨向一人，不忍劉氏微弱，王氏邪横，自爲列大夫，深言切論，幾陷虎口者屢矣。向以成帝方嚮《詩》、《書》，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向校中秘書，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灾異之記，推迹行事于《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之諫術至此盡矣，舉朝無一可言之臣矣。

吁，漢事去矣！雖龍逢比干亦無誰之何矣，一劉向何所措其力哉！

哀帝朝

建平元年，詔曰：「聖王之治，以得賢爲者，云云。舉可親民者各一人。」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人君之言動一萌於心，而從違已感兆於天下，是豈可匿情徑辭以求名哉！飾情以求名，祇以自欺爾，安能欺天下邪！宣帝誅滅霍光，而乃賜朱邑子以黃金，奉祭祀，親誅趙、蓋、韓、楊，而乃詔獄吏以毋酷刑。元帝任石顯，

❶「詩曰」，所引實爲《關雎序》文。

殺周康、蕭望之之直言，乃下詔舉賢良直言。王鳳戮王章之忠諫，杜欽乃説鳳以舉直言極諫，是皆飾辭以求名，不能逃識者之竊笑。

哀帝之時，王氏親黨根據于朝，敢言之臣動寘于死，乃詔大司馬至守相舉能直言通政事者。天下之士，惟見其有埋輪掛冠者矣，誰肯冒刑憲以自取斃亡哉。

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元、孔鄉侯晏有罪。博自殺，元減死二等，晏削户四分之一。

周之東遷，孤危於蕞爾之地，其不振甚矣，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故必請於襄王，不許則不敢爲。大夫滅晉，剖國爲三，自侯其國，何必命也？故必命於威王而後敢列於諸侯。周之衰微而諸侯猶有所顧者，以朝有大臣，而仁愛尚在民心也。漢之業固至於元成而衰，而未至於元成而亡者，以元成之恭謹節儉，罪不及民，而民心未睽也。

哀帝初立，勢力已去，而欲以勢力誅殺，以强主威，不知此術正姦臣之所幸者。王氏布列，根深蒂固，帝欲以丁傅勝之，皆外戚也，於丁王何優劣哉！是以火救火之術也。況寵信讒諂，憎疾忠良，屢誅大臣，以身孤其勢。彼奸臣者，潛竊國柄，以犯不義，其心猶有所畏而未敢肆然也。

今也多事殺戮，玉石俱焚，朝無正臣而仁愛已絶，小人至此，何所畏憚哉！卒使王侯宗室，取媚王氏，以求免死，可痛也哉！

平帝朝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

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之薦宗廟。

群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安漢公。

西漢自高祖嫚罵儒生，文景尚黄老，武宣好刑名，而儒道不振。東漢自光武尚經術，孝明廣學校，孝章延儒雅，而儒道日隆。故西漢之衰多諛佞，而東漢之末多節義。無他，儒術者教化風俗之大本，人主或不崇其本，故其末流自然有異。且王莽以盜賊小人之材，以爵禄媚廷臣之心，以刑威鉗天下之口，當時搢紳之士，歸功頌美，翕然同辭，無一人敢立異者，豈舉朝無一君子哉，不畏君父而畏姦臣，不念國家而念私室，甘心屈己而不知愧。蓋自宣帝用霸道，而公論清議剥喪已極，上下無耻久矣。

東漢自孝和以後，貴戚嬖倖用事，國屢危矣，惟上有卿大夫持公論以破姦人之心，下有布衣儒士立清議以振衰弊之俗，故節義奮發，視死如歸，蓋公論清議之可畏而不敢犯也。爲人上者，其可不主張公論、保護清議，爲國家元氣哉！

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自古大臣之無耻，莫甚於漢末之張禹劉歆。張禹以特進爲天子師，吏民上書言灾異，譏切王氏，車駕親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勸成帝以修政事，深庇王氏之罪，成帝自是不疑，於是王莽逆謀遂成於此。劉歆以宗室大臣，以通經學古爲賢，依憑寵禄，以苟富貴，不念祖宗社稷之重，乃陰贊默輔以助成其姦。臣下同聲，天子孤立。及天下之勢已去，歆也又公然與之治明堂辟雍，不知明堂辟雍果盜賊可修邪！况又令與文

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歆之心苟有學問也，豈不思念高、惠、文、景之勤勞，而一旦爲盜賊臣役，忠義之士有死而已。況當時申屠剛言之，則罷歸田里；孫寶言之，則免於家，尚未至於死也。

王莽禍漢，成於張禹而安於劉歆，則禹歆之罪過於王氏。世祖削平禍亂，能表李業之閭，祠譙元以中牢，以旌忠烈之士，而不能明正張禹劉歆之罪，不足爲後世法矣。

陳亮集卷之二十二

按：本卷所載《史傳序》八篇，原載《文粹》前集卷六。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汩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

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

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黄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

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

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耻，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

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没，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義起，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之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瞑未也。

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淩、毌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

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果可信乎？

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寃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頽俗，此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複喻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❶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强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

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

❶「商」，《文粹》原作「周」，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

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

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絶，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可資

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

及至列國之際，强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往來乎其間，摇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師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

漢興，酈、陸、侯、隨輩皆有辯聞，然嗜利無耻，不問理道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賢使，誠爲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録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叙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行者有考焉。

英豪録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

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决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

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飢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强敵可剿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决。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娼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吕，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

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故也。故余備録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不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

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録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

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

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説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

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説《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

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没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争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吕頤浩、趙鼎。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❶岳飛、韓世忠、吴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孫傅、劉鞈。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徐徽言。其五曰能臣，

❶「种師道」，《文粹》原脱「師」字，據成化本補。

若陳則、程昌寓、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❶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吴若。其八曰俠士，❷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竧。其十一曰群盗，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

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　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於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

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

❶「王勝」下，成化本有「劉光世劉鋭」五字。
❷「俠」，《文粹》原作「挾」，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❶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

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污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

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❶「去」，《文粹》原無此字，據成化本補。

陳亮集卷之二十三

按：本卷所載《書歐陽文粹後》至《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九文，原載《文粹》後集卷二十。餘七文，《文粹》俱未收。

序　跋　説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

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章兒幼稚什伯爲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禄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

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慇懃切至，問

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鋭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説，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剥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

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始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

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吕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吕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内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

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附〕答陳同甫書❶

呂祖謙

前日人還，匆匆作答，殊不究盡。洊沐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某倚廬待盡，無足言者。

《論事録》，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于學者亦不爲無益，但氣象未弘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實也。横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

《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然吾曹要須深體之，非止爲一書設也。

歐文，建本所刊《明用》、《原弊》、《兵刑》、《塞垣》、《本論下》，《本論》止有兩篇，建本中篇乃下篇。前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

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説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説飾以

❶ 今從《東萊集》輯呂祖謙答書，附録於此。下二篇呂氏書同。

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睿知濬發，察其非真，退之于鍾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鶩于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天下不復道矣。神宗蓋益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

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還慶曆、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安得行吾私于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删此數句，文章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藉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惟當局處中者翕受敷施乃可用此說，然亦當知斟酌淺深，此又非范公當時地位也。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于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話，然吾曹論政，當剗除根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爲高論也。所以縷縷者，非爲此跋，蓋爲有意斯世者多于此處蹉過，往往失脚耳。此段話更有非書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户，少得平實之論，更竢面講乃盡。

「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

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下筆多慣耳。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曰《中説》，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録，以爲王氏正書。

蓋文中子没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

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

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吴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禄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汩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説》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附〕答陳同甫書　　呂祖謙

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穩。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即還山，他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畢事，想辦護良勞。

《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揚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

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絶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説破也。某又以爲論次筆削，遂定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内須謀拜見，悃愊當竢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它乞以時護重。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説》方《論語》，以董常比顔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説》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顔子之迹，往往多過。「内史薛公使遺書於予，予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予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予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

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説》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 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録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奬、福時、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録，故存其録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録，雖其間語言不能無節，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録》。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

《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叙《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曰《伊洛正源書》。

〔附〕與陳同甫書

呂祖謙

前日因回便上狀，計已呈徹。洊辱教況，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秋暑未艾，伏維尊候萬福。……

《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讎，續送去改正。

《正源録序》中説横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黝、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合商量。《論事録》，此意思甚好，但却似汲汲拈出，未甚宏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縷縷説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辭及之，恐亦有説。高明以爲如何？

來人索書甚急，不暇詳悉，旦夕别尋便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約矣。他惟以時自愛。

三先生論事録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

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❶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

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

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❷以與同志者共之。淳熙乙巳秋九月朔陳亮同父序。

❶「固」，《文粹》原作「顧」，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❷「鋟」，《文粹》原作「駸」，據成化本改。

書林勳本政書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

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稍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群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間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

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勤之志也。

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勤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勤三年頒降之説，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勤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勤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吕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至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

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説，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

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

叔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説》，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

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峰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峰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遺文觀之，見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峰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弘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

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

《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則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

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絶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强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没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陳亮集卷之二十四

按：本卷所載《送丘秀州宗卿序》至《贈武川陳童子序》六文，原載《文粹》後集卷二十一。餘七文，《文粹》俱未收。

序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争。上下有制，末作有察，兵不吾蝕，緇黄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裕用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

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三七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

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蹟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從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

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内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

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遺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群四方之大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

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也，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

五月之朔，書於妥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縣，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

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

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争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

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傳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戡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

「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

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別吴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吴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吴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捭蒱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污，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群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遥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吴倆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吴倆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

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盗出没，鬼神不可蹤迹，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盗所至輒

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

會旁境大旱，飢民什百爲群，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横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一攟摭，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

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

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别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贈武川陳童子序❶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

❶「武川」二字，《文粹》無，兹從成化本補入。

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1]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概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頹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

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儒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

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修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抆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

[1]「該」，《文粹》原作「賅」，據成化本改。

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却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

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浡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

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耻有歸矣。」

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説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説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黄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説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説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説，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説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

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友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强。於其行也，爲説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吴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説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静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

三山吴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憫然失歎，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臾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説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

及其去永康，余將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

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

其後二十年，有衰絰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説其所能，亹亹然將争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

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

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

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靳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惑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

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大小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❶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❶「字」，成化本原作「子」，據同治胡刻本改。

陳亮集卷之二十五

記

笏記❶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覦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 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執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爲國哉！ 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

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

❶ 應刻本宗廷輔《札記》云：按此疑授職後謝表，當繫《重華宫正謝表》下。

壇幾於圮，其旁之屋廢不復構，❶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即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吕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

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歉然自道説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煮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争來，醨酤倍入。既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於不可計，官不得脱，而吏就黠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

❶ 陳亮原作必避宋高宗諱而不用「構」字，此當係成化本所改。

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於大惠，不勤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

亮竊嘆醝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剥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蠲諸邑之逋，斉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即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脱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日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託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由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

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鬬坑者，龍真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

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

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

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柬如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

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

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説。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説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説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説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

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户，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黄君處仁、胡君勳、汀州户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

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

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户，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鬬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

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埜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袤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旁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修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

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修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

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毁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敞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説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窗净几以自啟處，道經儒書更閲不休，而文墨棋琴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没於其間之時，其静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絶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淳熙九年五月，龍川陳同父記。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宫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

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修院。蓋嘗遡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吴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

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氈筆書「紫微巖」三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蕭公燧由從橐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往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惠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

未幾，殿蠹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

亦頗夥。并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在時，遠近合覩，起敬增嘆。

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修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嘆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考，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

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　跋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由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逵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陳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録，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録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内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

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隳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設也。

公之孫彦槱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

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疏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縶其足者。

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目。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强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况若伯强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騾諸公間，聲光煒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書作論法後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奇巧於文彩辭句之間，❶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❶「奇巧」，原無，上文有「奇寓」及「巧藏」云云二句，故此處補此二字。

陳亮集卷之二十六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脱，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訣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禄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澹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

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共玆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啟

謝留丞相啟

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

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窻。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之遺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群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啟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

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己。是非毀譽，肯概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斡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觖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

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啟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群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閉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

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疏。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

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智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闕上哲之懷。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冀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兵，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略。使膺清問，盡至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尚書啟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

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鄧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啟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

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脱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讜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扆。扶持國是，毁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睿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啟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

登。推其闓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脱身虎口，久矣譁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冀度殘生。白道騣騣，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决於旒扆，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訣，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决，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啟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鋭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却，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褒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静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生，流輩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

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爲一體，非此爲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啟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歉然，人豈容於彊附！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脱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睠一試之隨群，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闓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宁以爲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奇，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爲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縉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啟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睠一時之偶幸，矧群議之喟然。感惠有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間歲之詔，國有常經；

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遭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

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卒爲十目之不容。蓋才者争之端，據其端而争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群興。人其奈何，天亦隨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既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脱俗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爲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惛，本何所繫；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啟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貺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却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啟處。猶懷晚進，及識前修。柳下

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耻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

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頹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決意以爲高，則雖留而奚補！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未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尚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

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龐，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率。❶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慶慰。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麄。洪惟本朝，獨異前

❶「率」，成化本原作「帥」，據應刻本改。

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轉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俊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遍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盧除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爲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考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册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草。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膂。敬惟侍講修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群工。羽儀廟朝，翱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睠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爲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

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啟事，詣階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啟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覬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煢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緊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啟

兵莫憯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目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

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説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兹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横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牆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時跌宕，久遂闊疏。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强，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内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

不勝讒者，尚及今兹。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絶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争。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衒於己能；奕世嗣興，况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歘歷班行，從容廊廟。饑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群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疏。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罣網羅。苟有一迹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虚，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鞫之又鞫，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孚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决。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非産於庖厨，繫惟其命；盆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群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縶；至遭毒手，蓋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况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虚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絶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疇昔少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牆之小物。

謝羅尚書啟

自頂至踵，横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

知所歸。自慚奇蹇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毁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睠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皐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尚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橐，莫不惟大賢之歸；内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怵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暗黮沈埋，豈繁言蔓詞之爲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團欒，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即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説，非以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脱之心。

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啟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皦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墦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群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孚，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尚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尚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拊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啟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

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浼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乎，竟繇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况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啟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廛。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真僞相淆。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衆證而細考？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

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啟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長，耻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墮乃塵凡；頗識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著，厚祿誤人。❶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覬於加憐，翻成私禱。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亨。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己，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關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克祥刑，以壽國脈。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螻蟻之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啟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勝，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造次。伏

❶「誤」，成化本原作「故」，據同治胡刻本改。

念某徒有淩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强」。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況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冤，爲國遠慮。周道有小人之視，各使適平；漢綱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爲公。

復吴氏定婚啟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跧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修故事而已。淩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陳亮集卷之二十七

書

與周立義參政 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敢復拔其尤者而論之。

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

左文林郎王衜，强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

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

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

門下。

今醜虜未滅，邊防尚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爲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季海丞相 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以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叙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嚮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

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敻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閫域也。

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况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觖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耻也。

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决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虚實，兵卒之强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群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

丞相詳人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

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固。亮固願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惓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元吉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劍，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説而兩不相值，迹涉疏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

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謾爲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誨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

亮少以狂豪馳騖諸公間，旋又修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册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修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黄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之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

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考。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錘鑪耳。子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祇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託

文以覬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鬬獸，進退皆可以一笑也。

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刻之閒，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瀆死罪。

與徐彥才大諫 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説而不以爲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協則諸生群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

伏見朝廷由閤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污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污；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問識與不識，意洶洶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閤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

恭惟聖上方鋭意圖洒國家五十年之深

恥，所恃以進者獨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爲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讎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

方聖上之爲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爲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略，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自鬻，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主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爲不然，不得爲浮議。亮以爲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沸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狷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爲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已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爲功乎，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慊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閤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

夫陰陽之氣，闔闢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爲群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引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

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甚訐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覬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絶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 森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怱怱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閎，第劇耿耿。

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攜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輒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❶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惰亦甚矣。

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逐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旱不爲大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静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嬉，宜若可爲安静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騖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

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録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爲晝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

---

❶ 「更」，成化本原作「皆」，據同治胡刻本改。

而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違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憫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却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闊疏，正以此耳。承局以元日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此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

聞遂從鎮荆南，豈以留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遥當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具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

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强健，展布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説，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乃事尚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煞。無繇面叙，臨染不

任依黯！

又　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揚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應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黄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却於垂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吴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

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内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滂漉紅塵，終恐不能自别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

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

詩，其親寫太史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穀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奬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無限，聊見一二，率略之甚。

與應仲實 孟明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聞知；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飫，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逃其責！

去年秋，群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絕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

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

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紊，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檃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於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❶駕其説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

❶「悟」，成化本原作「悞」，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爲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❶苟無儒先生駕説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念，遂爲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

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趨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 祖謙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覆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説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爲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

❶「李希烈」，成化本原作「陳希烈」，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爲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即焚之，頗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

《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己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强飯自厚。

又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

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册

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别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也。海内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懽悲樂，在天地間去蚊虻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秘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繫，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

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閤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惻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

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恃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鷄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毁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緑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小矣。

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

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脱體，來諭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大中

亮竊惟侍郎屹然爲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聞之。

南渡以來，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服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何坡，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易章貢見闕」，簡記之意不能自已。爲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君一行哉！丞相却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騖不足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彥古

亮拜違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頡頏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

之去，於今十年，群吏爲政久矣。老姦少猾，❶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

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爲慮者。亮因語以：「韓丈往數爲亮言：作京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丈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其甚者，而肆爲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點白爲黑者無所容其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爲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爲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鑰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

❶「老姦少猾」，成化本原作「老吏小猾」，應刻本依下文「老姦少猾」改，今從之。

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忍死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即日晚秋，晴雨不定，郎署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温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輿望。臺端諫省，非公其孰宜之？慶福當需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暮景，天已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脆，其他尚復何説！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爲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爾，無使患起慮表，有幸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閎問福。有可驅委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悵仰。伏辱台翰，恭審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

舍試揭榜，伏承遂釋褐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夭折，純叟中廢，何以强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

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

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入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旟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酬，曾不得一款笑語，似若自取疏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懈，第事有適然，而其迹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爲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墮日就淪没，何以得此於賢者，慚甚，幸甚！

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魯」人之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爲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爲可念耳。

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爲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

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亨。忽忽不宣。

復杜仲高 旃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闉，雖忽忽不能奉譚笑之款，然望其顏色，覘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爲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詩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願加勉之而已。

紙尾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定爲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爲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千萬爲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

亮寓臨安，却都無事，但既絶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耻，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毁也。此懷惟吕丈知之。

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絶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群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絶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❶

❶「云云」二字，疑爲成化本所加，以示舊本此下殘闕之意。

復呂子約祖儉

二月間忽忽告違，即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衮衮，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溽，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

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幾成一不刺人眼也。

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修蹤迹素疏，而修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麽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

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牆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吴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絶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三託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

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怱怱，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皓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爲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生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

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雖不必其一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爲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净潔，終當有净潔時；雖不爲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説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爲椀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

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絶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謦言以開清視，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留稾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爲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

近詩具見所存，一味嘆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爲世法。左右不以亮爲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弊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

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蠶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惘然。

陳亮集卷之二十八

按：本卷所載致朱熹諸書，《文粹》前集卷七唯摘録其有關辨析王霸義利之諸段，凡此諸段，今俱附注其起迄於各書之後。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熹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强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

《戰國策》、《論衡》、《日注》爲貺，[1]甚佳，敢不下拜！《田説》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

[1] 朱熹壬寅歲致陳氏書，原作「自注《田説》」，此則作「日注」而無「田説」二字，不知究以何者爲正。

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説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輳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斡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鬬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

祕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壬寅夏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問不到几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按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牆，解此煩憒。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决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爲也。

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娱，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録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爲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爲異耳。

一春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

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黄公揭耙歸」之説，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静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静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稔，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餅飥。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喜甚，彼亦未暇爲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栲。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效力。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説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

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况决無連不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椀現成飯喫，不能别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人，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託，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

前日偶説《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尚須續具寄。千萬爲世道崇護！

又癸卯秋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

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潑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問。每空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得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鈍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

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麄，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群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群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況更親而用之乎！物

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既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群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爲甚平，未知秘書以爲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

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爲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

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託，亮既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却因一停房人而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爲人所附託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柬，言秘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秋書❶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脱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

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櫂歌》者，自宇宙而有兹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録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没，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嶔崎之間，奇蹇艱澁，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

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拉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爲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駡。雖其徒甚

❶《文粹》前集卷七摘録此書，題作《答朱元晦第一書》，唯從「李密有言」段起，又删去「狂瞽輒發」一段。

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内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

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顔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齏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

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推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説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推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

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内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説得不切事情，便噉一響，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虚

影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毁謷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箠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爲世人道哉！

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内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盡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説，以求正於長者！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説。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説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

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慾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

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於一身而無遺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爲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户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由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

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剟而

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某爲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説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撑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零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没，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説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

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又乙巳春書之一 ❶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爲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

❶《文粹》前集卷七摘録此書，題作《答朱元晦第二書》，唯從「前書大略爲死計」云云一段起，至「諸儒所以引之者亦過矣」句止，其前其後諸段俱不録。

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静念，以一死决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頽然未嘗自辯數，死後誰當爲我明之？ 明日崛然而興，令小兒具紙筆，强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叙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群兒謗傷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户，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

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爲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説，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

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横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説長説短，説人説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説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横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别賫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

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黄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黄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

皆着亮窗，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宁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桃。堂之兩旁，爲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柏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榧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

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耳。❶六大字不敢强，❷今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

❶「耳」，成化本原作「十」，與下「六大字」連屬。同治胡刻本據繡湖本改作「耳」，今從之。

❷「六大字不改强」，此句疑當移至下文「納紙六幅」句上。

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

前書大略爲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却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願更一言之。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爲一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若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

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

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返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

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闊，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没，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

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鬭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比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説，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説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

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

夫説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爲一世所宗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説，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絶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换出一般，以爲絶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争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

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箍，内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黄巖柑，聞其味頗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别也。大

粟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禄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又乙巳春書之二❶

比者怱怱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

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

孔子之稱管仲曰：「威公九合諸侯，不

❶《文粹》前集卷七摘録此書，題作《答朱元晦第三書》，唯至「亮雖死而目不瞑矣」句止。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説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説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

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❶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犇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

❶「匡」，《文粹》未改「匡」字爲其他字，不知何故。

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

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明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明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棄繩墨，脱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

「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絶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却在笆籬邊」耳。

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乙巳秋書❶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闋，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絶品，不能別也。并樗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分，❷庶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

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墮，鬚鬢亦種種矣。所幸椀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而死，❸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

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没，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

❶《文粹》前集卷七摘録此書，題作《答朱元晦第四書》。唯自第一段之「惶恐不可言」至第二段之「夫復何憾」俱從删削。其所録諸段，文字與成化本俱同。

❷「分」，成化本原脱此字，同治胡刻本據繡湖本增入，今從之。

❸「大枕」，成化本原作「枕枕」，同治胡刻本據繡湖本作「大枕」，今從之。

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説話，無病痛乎！

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者皆盲也。❶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撑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絶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絶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别是法門，這些好説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

❶「者」，成化本原無此字，據《文粹》補。

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

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净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净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净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絶，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亮之説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説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説。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❶

不獲拜起居之問，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紉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遥望門牆，每欲飛動。即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

❶《文粹》前集卷七摘録此書，題作《答朱元晦第五書》。所録唯自「道之在天下」至「則今可止矣」一段。字句與成化本俱同。

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絶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縑，疏不甚佳，只堪麄裘用。蘇牋一百，鄙詞一闋，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爾。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

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争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説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絶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爲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説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

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温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

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爲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爲六國陰謀

之書，不知漢儒説《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爲人，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爲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説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

比見陳一之國録，説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説；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衮衮，更擺脱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如聞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獨以爲「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輳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謬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

亮方學爲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

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

入秋脚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間，千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附〕寄陳同甫書十五首❶

朱熹

一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闕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

《戰國策》、《論衡》二書，并自注《田説》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説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按此壬寅歲書。）

二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

❶ 今據《朱文公文集》輯録寄陳同甫書十五首，附於此。篇末注明撰作年代及所答陳氏何書。

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

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

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

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

《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録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

向説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虚涼，無城市歊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按此答陳氏壬寅「不獲聽博約之誨」書。）

三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

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顔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諭，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

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間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煙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丈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

《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救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按此答陳氏癸卯秋書。）

四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説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説，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説，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兹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按此甲辰四月書。）

五

昨聞洶洶，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脱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和叔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嘆也已！還家之後，諸況如何？所謂少林面

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爲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忽忽未暇索言。（按此答陳氏甲辰五月二十六日託朱秀才轉致書。）

六

九月十五日，某頓首再拜同甫上舍老兄：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嘆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直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衮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

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

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出於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争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無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補得他耶！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説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説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説，然渠來書説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頰，向人分説。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脱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

亦不敢爲同甫願之也。

武夷諸詩能爲下一語否？韓記陸詩納呈。韓丈又有《櫂歌》，今并録去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曾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座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睟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丘宗卿頗欵否？更曾與誰相見？項平父未受代否？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長，紅緑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爲念耳。

來人不欲久留，草草布此，不能盡所欲言。無物可伴書，古龍涎二兩，鍾乳四兩，藤枕一枚，幸視人。更有《近思録》兩册，并以唐突，勿怪，勿怪！尊嫂、郎、娘均慶。徐子才今在何處？或見，幸爲致意。向寒，珍重爲禱。有人之城，謾作數字寄叔度處，恐有便來此也。引領晤對，臨風悵然，不宣。熹頓首再拜。（按此答陳氏甲辰離棘寺歸書。）

七

熹頓首再拜同父上舍老兄：自頃人還，不得再附問，日以馳情。專人至此，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

鍵也。所需惡札，一一納去。但《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叢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臺池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却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嘆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

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荅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

令外舅何丈何時物故？今乃葬耶？墓額亦已寫去，似却勝六字。然回首向來道閻相見，如昨日事，而便有幽明之隔，人世營營，欲何爲耶？

《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説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業已覺昏澀，不能盡所欲言，惟冀以時自愛。臨紙不勝馳情。二月十四日，熹頓首再拜上狀。（按此乙巳春書。）

（附注：以上朱熹第六、七兩書，今行世之《朱文公文集》各本均多所刪削，今據臺灣故宮博物院影印之南宋孝宗淳熙末年刊印之《朱晦菴文集》録入全文。）

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

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

來教云云，其説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説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説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説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説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繫焉。是以欲其擇之精

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

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顔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争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

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

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絶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

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説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脱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説，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産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絶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别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

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按此亦答陳氏乙巳「去秋辱答教」書。）

九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

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

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凈，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絶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

來諭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争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

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

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嘆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

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按此答陳氏乙巳「比者怱怱奉狀」書。）

十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十一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吴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

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尚未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爲世上人矣。來諭衮衮，讀之惘然，反覆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

下其論哉！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疏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

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蔕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

《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

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煖秋涼，紅綠粉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

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静，而歲頃遣介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附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按此答陳氏丙午「不獲拜起居」書。）

十二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諭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論「過分不止」之説，亦區區所未諭。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絶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决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兗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

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按據此書中所引陳氏語，知陳氏文集失收原書。）

（又按：以上十二書，均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十三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踧踖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其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耻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

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

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按此戊申歲書。）

十四

熹所遺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麽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諭「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按此答戊申歲書，陳氏文集亦缺原書。）

（又按：以上二書均見《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

十五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紉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疢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亮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

新詞宛轉，説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

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爾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爲報。未即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按此癸丑九月二十四日答書，陳氏文集亦缺原書。）

（又按：上書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陳亮集卷之二十九

書

與葉丞相衡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内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内外，則不合無足怪矣。

大概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爲備」之説方出。文士既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概皆欲委之，而爲説以濟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爲難，而有志者所同嘆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曲時舉，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

亮積憂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尚覬惜分陰以修内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蒙知憐，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白免，父子團欒，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儷數語爲門下謝，顧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雨止牆頹，噓過焰熾，不復能自禁。

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録，俾塡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决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不解對人説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説，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牆，跂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温州進士戴溪行，嘗僭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忖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匍匐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略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爲僭率，謹跧伏以聽鈞命。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子充參政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問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餬口之不給，細民愁瘠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尚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

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騖不

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巋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爲可耻矣。

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麄疏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必大

亮不獲瞻望鈞表，怱怱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内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强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兄弟接之江頭，擕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噉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

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秉國鈞，二十年海内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丘墟之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忭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爲駢儷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廷非復向來安静，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倘略賜鈞覽，不勝幸甚！

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

病，度非久於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即滅，況在門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敢縷縷爲瀆，雖疊楮之恭，亦以爲丞相既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棄疾

亮空閑没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强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强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説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强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

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繫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擱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胛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

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説潛入去

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鷦鷯肖鯤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

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護茵鼎，大攄所藴，以決天下大計爲禱！

與張定叟侍郎 杓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既而欲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慼，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

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爲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絶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總其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己出，人疑荆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誓不與虜俱生，則先魏國爲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適還從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也。

乾道間，東萊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爲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締晚歲之好。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既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荆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

爲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 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昌泰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觀以聽餘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惓惓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興寢。敢祈爲國尊護，以即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斡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濕，不成禮度，不敢進謁。既而嘗略具稟，乃辱報翰甚寵；及輶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貴賤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庭群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懍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迹汨没，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 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絲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葑菲乎？ 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不然，則田光所謂「今太

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尚不能自別於田間小孺，其他尚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真以爲可與言，或使軺出按台溫，道過天台雁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爲十日劇譚之款，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

近有柏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爲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干瀆，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龜年

亮向者得台翰回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闔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❶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

亮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

❶「隱憂」，疑當作「君子」，蓋涉上文致誤。

而治之，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積，[1]則藥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明勵翼，動息必知，根漸必覺，故群臣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爲；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辦耳。今猶及可辦也。諸賢何以追辦之乎？

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餗，以共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仲藝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都，自顧蹤迹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少約問訊啟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款，尤用怏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然猶在。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飄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懍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茲遊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軺聯翩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悵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

[1] 「積」，成化本原作「漬」，據上文「有漸有積」及同治胡刻本改。

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

亮一親戚梁鋭爲郴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温顔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

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爲遮攔門户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閈，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

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决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涣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餗，❶終爲四海一出素藴，不勝千萬之禱！

與尤延之侍郎 袤

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忽忽告違，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絶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庸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

林黄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斑斑，知舊滿前而莫

❶「冀」，成化本原作「幾」，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或念之，此固其命也。

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餗，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吴益恭安撫儆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説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

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顔，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温，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到闕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欒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❶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

❶「而」，成化本原作「面」，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雖即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1]云云。

又書

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别，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磈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1]「一筆勾斷」，應刻本宗廷輔《札記》謂此下當有脱文，「聞見待邕州對」下當另是一書。其説甚是。今分爲「又書」。

與鄭景元提幹 伯英

比僕子回，辱書爲答甚悉。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任耿耿。訊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黄巖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

示諭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緦小功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爲人所恕，而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玆定免也。大率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時事業，却自無事。契兄試思之！

尤延之又論罷，宜若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地論，直到黄河一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能當！

人亦貴審於量己，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閒居無用心處，却欲爲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闋，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摶搦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爲我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闋，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之壽。能爲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還以酹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決不浮沈也。未承集間，千萬爲久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傅良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溷過時節，❶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

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嘆服。但亮終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慴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群山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净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

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❷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嗟乎冤哉！吾兄爲一世儒

❶「溷」，成化本原作「衮」，據同治胡刻本改。
❷「名」下，據下文，疑脫「之」字。

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録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説？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

道甫直是一夢。象先一見甚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

雪梨甜榴各一篰，聊以問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書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卧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悵然也。❶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

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開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惓惓於梔樓之説。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妥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温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中魁，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幸甚至於不

❶「悵」，成化本原作「恨」，據同治胡刻本改。

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己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興，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

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

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決當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叙。

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鶩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修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

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遣人，忽有此便。廷對在即，天下事大略可覩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附〕致陳同甫書[1]

陳傅良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遊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庵遊，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呶呶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

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説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説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爲有益於訓乎！

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争。

[1] 今從陳傅良《止齋文集》卷三十六輯録《致陳同甫書》二首，附録於此。

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爲晦庵言之，徒若犯分也。

〔附〕再致陳同甫書

陳傅良

……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尚妄意當世乎。

然老兄之論要是攧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鬬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諸友，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爲然。所不識亦與來意略同否。然愚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

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面棒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語言，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爲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

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切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

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脱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與石天民 斗文

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怱怱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啟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

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邊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

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揆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

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緑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隆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

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録，尚能杯酒叫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宗昭

亮自頃新路口作别，忽忽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業，聞契兄與仲權召試，喜極至於欲舞，真所謂「賴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略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爲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

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爲悶人，亮之説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亘靈寶之《起居注》也。❶以亮揆之，契兄光景必當次象先而發。浙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爲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私兩字者，要當於此着眼，使之攙匙亂箸，亦可笑也已。

❶「亘靈寶」，靈寶爲桓玄字。「桓」字、「玄」字在宋均須避諱，故改作「亘靈寶」。

復吴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盡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譏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嘆，以爲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跧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斂衽焉，况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儷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虚也。

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與利口者争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况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嘵嘵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辨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曉，雖與之辨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爲也。均是人也，所藴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厮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爲自辱至此？必深見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堂奥，將藉之以與百世争豪，一日之屈，百世

之仲也。子房不下取履，❶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爲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爭百世事業乎！

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以答見寵之意，不能視所施，爲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二日肯與景陽見臨，尚得以奉一笑之適。其他置不足論。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爲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忽忽遂有建業之役，不能求款，以此悵然。左右不倦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疏也，既感且愧！

亮自十八九歲時，即獲與曩者諸老游，其後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盡，而存者類牢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才俊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侮老、不虐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尚須續布。

❶「下」字下，疑應有「圯」字。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慨然惠劄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敬嘆，而期與過厚，使人聳然而不知所答。

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召，皆數年前餘波之所濫觴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徇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

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跧伏里閈，無從一望丰標，尚冀爲道業自厚，行即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索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

所不禁；率以爲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語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❶憂患摧落之餘，猶爲踊躍奮迅者久之。留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

謙父以軼群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此後便郵不乏，时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復黄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悵然自失，念未有以爲答也。又以老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爲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

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

❶「競」，成化本原作「兢」，據同治胡刻本改。

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來賜而已。

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爲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壟之間，使亮放鋤釋饔，班荆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

來人立要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爲謝。

陳亮集卷之三十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群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争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嘆，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矣！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嘆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

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吁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❶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耻。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❷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濼，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濼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

❶「不告」，疑當作「所告」。
❷「月」字，疑爲「者」字之誤。

爲有秋之望。十日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

亮等今思厥愆，慚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强顔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地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

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蘄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

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繒，謹以家殽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吕氏安人之靈，而言曰：

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殁，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閲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瀹、沃、涣、涵，女繆、縉等，謹以家殽常饌致尊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

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録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惸然一身，又將誰咎！

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没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耻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慭或有在。謄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　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效，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

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怱怱。自古尚多，無愧於中。

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

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惰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

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盛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❶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炯炯此心，實昭于天。

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遺，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尚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没，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

❶「事」，成化本原作「士」，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與夫窮閻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絶，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

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下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

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既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

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古司户文

惟君逸群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刃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緊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微於面顔，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鞫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躪。奄内外其同風，懍應和之弼峻。君獨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釁。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餤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靳之，天定何時，誰實債之？高目下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齎志以殁，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

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亮以累舉見録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躐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歡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尚其歆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亹亹有制，徐務收斂，刬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修愈鋭。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尚苛細！誅强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非，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

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陳亮集卷之三十一

祭　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十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

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尚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吏滛，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遂。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間，不折以愠。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緼。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❶ 瀝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

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

❶「櫬」，成化本原作「襯」，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分，豈容或虧！天下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❶「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縶，死生毫釐，尚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

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强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兹，始乎爲士。異時冀兄，並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賫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

❶「凡」，疑爲「兄」之誤。

露矣。

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覿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譬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險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繒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殽於罍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

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尚想音容，有淚如雨！

代妻父祭弟茂恭文

嗟乎茂恭，子真死耶？吾以子爲氣蹙耳。今撫棺而無聲，七日而不復，嗟乎茂恭，子真死耶！八十之親，皤然在疚，余老且病，子左子右。裂母之肝，斷余之肘。余將尾子而問焉，不知天高而地厚。

嗟乎冤哉！去冬十月之交，余得疾危甚，謂旦暮且不救，忍死話別，交執其手，不孝之責，賴子以殁首。飲泣吞聲，以寧其母。何意危者之獲存，而安平無疾者夜半負之而徑走耶？

嗟乎茂恭，子之生也，竟何爲哉？經史子氏，章分句剖；大雅之文，一一上口。詩不杜而則陳，文出韓而入柳。屈宋不能執《騷》以居前，顏揚相顧釋筆而殿後。世精其一，子無遺漏。至於純明果敢，端方孝友，言動有常，進退有守，愛君憂國，不忘畎畝，皆是天資，而非矯揉。斯文推子以歃盟，有識期子以大受。匪予知子，子亦自負。百未償一，竟以不偶。蓋世道之所關，豈一門之

私咎。

嗟乎冤哉！生兒孰不欲其佳？有弟孰不欲其秀？生而奪之，不如無有。子之二孤，足寬而婦。子之自著，足以不朽。獨余母子，何恃而久？是以頓足呼天，長號大慟，問子能自寧於九泉否！神明昭然，來飲此酒。

（按：上文輯自《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祭字韻。）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闊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脱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强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尚諸兒之可恃，懼托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禄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

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悦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内外並進，心迹無瑕。此宜閲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嘆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耻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尚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即，不强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

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黄而友其人，闕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

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養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没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

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己。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

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絏者，是真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爵子金華，誰與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

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禄。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止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

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没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

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睹後生之自肆，睠前輩之日淪。酹斗酒於隻鷄，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尚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

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妨禄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

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騖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賫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悖！

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酹。酹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遺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跖壽顏夭，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間者闊焉，而君惠顧不斷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既有關於

君，而死乃爲此惄惄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群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塲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群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當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爾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故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閲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創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繫，莫哭繐帷。墓草若何？酹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末亦有言：「以待天定。」

嗚呼式之：與予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

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脱囚縶，理亦炳炳。爲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緻，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

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

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猊犴孤隻，旁無族黨，子既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惝恍：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敞。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瀝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户。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即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亶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尚慨想於平生，爰瀝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顧。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風而誰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

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何在？亦就乎木。舉柩即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托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溘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籯；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困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奠將之，廓然此情。

陳亮集卷之三十二

祭　文

祭吕東萊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於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月申戌朔，始西向陳薄幣於庭，再拜遣香燭茶酒之酹。❶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

❶「維淳熙」至「之酹」六十六字，原無，據《吕東萊集·附録》補入。

有所未平耶！

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1]

又祭吕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群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

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縱橫，無所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如不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

[1]「嗚呼哀哉尚饗」六字，原無，據《吕東萊集・附録》補入。

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麤，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户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不羞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

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托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强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挾而好修，淡然而不忮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惡不能污，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孑孑，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翛然而天遊者也。

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概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册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

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

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卧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尚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丘。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僵，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款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頹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争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

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頤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酹。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慚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者甚者，與君先後。

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汚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沖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

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賫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衆祭孫沖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説，我爲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没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謬：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顔夭跖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

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裹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尚賢睦族，以任門户；敬老慈穉，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内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曷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代妻祭弟何少嘉文

嗚呼吾弟，棄我而去，曾莫我告；今又葬矣，迫期而報。欲辦一飯，形影相吊。有東無西，徒此號叫，强學力行，汝才既邵。愛敬且發，汝心皎皎。汝不自欺，人亦汝保。何生之佳，而奪之早。汝今且病，有妻尚少，汝往安

乎？子庶克紹。覆載無窮，□□□□。□□□□，不能俱到。闔闢變化，其端固妙。兄弟一體，隔世□□□□□□□□不存其身，惟其感召。吾夫視汝，形影相照，臨穴不及，肯此□□一日七驛，空焉悔懊。樽酒薄禮，爲我一釂。

（按：上文輯自《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祭字韻。）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扶疏，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膴仕，群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酹。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録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叙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己有之。比其葬也，亦復效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

識，樂舉余觴。

祭淩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闗乎門户。孝友慈愛，人無閒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當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闗。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酹之哀，半歲而遺。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没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厠此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撑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

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縶，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酹，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清者，[1]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

[1]「清」，成化本原作「夷」，據同治胡刻本改。

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當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

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覯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遺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鄰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遏。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陳亮集卷之三十三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間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閫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閒言不却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己。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即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

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不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兹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抆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效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温。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神。環親戚而聚弔，獨訃音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概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愆，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惟太夫人，和柔静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敝穿；食取財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由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鐫。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蘋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子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十，身爲命婦，康强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稺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

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並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脱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攖其心，而由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靦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旦❶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

❶「旦」，成化本原作「日」，據同治胡刻本改。

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旐翩翩，道出下里。傒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秒忽！

某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實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素嫻。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薌羶。齊實吾偶，作配其緣。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群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

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必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間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❶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惓惓！弔死唁生，困於拘攣。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厦屋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兹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毁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嘆，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户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

❶「安」，成化本原作「居」，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躪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毁譽，乃足以汩人之正性也耶！

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墮甑。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懵。揭虔妥靈，斯言有證。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

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蠱，或尚其事，諸男森然，分頭並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闔内之懿，聞於井里。曰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尚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既没，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况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户，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酹，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

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强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争。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考，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謦欬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内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强。藏鏹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淩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户方興，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尚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户，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既旨，有殽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維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有一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姪女夫陳亮與其妻何氏、男沆等，以庶羞之奠陳之道周，敬祭於物故劉夫人何氏之行柩。❶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諉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既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啈？所不忍見，輀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訃，今乃不與，會葬之數。

❶ 此小序，原無，據《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祭字韻補入。

事有後先，歸壽其母。溯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毋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兒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尚如平生，能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罥罣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僾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脱，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縭，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摶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

目長往，如犬人竇。余罣網羅，如鹿在囿。内外隔絶，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嫛婗勃崒，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鬭。汝其有知，饗此觴豆。

祭徐子宜内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祉。外事詩書，内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顔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抛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内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遺酹，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涙痛腸。魂靈縹緲，如在洋洋。❶

祭薛象先内子恭人文

恭人姓黄氏，常口誦釋茄麽尼，余酹之，故書紀。❷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

---

❶「遭此大變」至「如在洋洋」四句，成化本原闕，茲據嘉靖本補入。

❷成化本此祭文題内「恭人」上原有「黄」字，題下注文十八字則全闕，今一律改從嘉靖本。

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鳲鳩居鵲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閫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茀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晝翣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内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修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涣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内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叙，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粱，樂嬪儉素。兒非己出，同此孺慕。室無間言，以及諸姒。

有姑嫠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嘑！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陳亮集卷之三十四

行　狀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

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關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由是知公。

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洶。至之日，争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税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辨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並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税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户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耻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户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

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

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群臣之説，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勑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

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户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户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兑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訔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

賴以食。公上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况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督牧民，顧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樸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從之。

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即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並行追寢。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

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

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鬬，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虚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

初，公在浙西，梁俊彦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彦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彦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彦廢法，俊彦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彦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彦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

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憾矣。」明年，得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五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❶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❷從進士舉；湜，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檜；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桷、崧、雲卿、榘、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

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人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子之弟：公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

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

❶「先」，成化本原無，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增。

❷「充」字，疑當作「流」或「沇」，以其餘四子名俱有水旁也。

曾祖洞，祖玠，父俁，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

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哀辭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

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

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

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1]

[1] 此下成化本闕文。嘉靖本增「云云」二字，以示舊本此下有闕文之意。

陳亮集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群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逵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

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冢子。

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閈，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

「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

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黄氏，敦武郎諱琫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閲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卧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六十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

君嘗學於前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横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

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

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

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皐、黃煥、李開，其婿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敝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尚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人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群盜，以嬰方鋭無前之鋒，慢然如老羆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没郡縣番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

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絶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

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

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婿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穉，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娶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間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並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

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有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慬、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

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

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沖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沖季死。余哭之慟。沖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沖季之父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貫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
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中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疏豁奮勵，

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俣，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

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予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於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

余嘗款性之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

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羅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在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由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

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塡。子男三人：琳、正己、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

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考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歷公庭爲常，耻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胡間歲之群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

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沈静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賛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册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户；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余寧有愛於廓，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

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

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夔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說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翥鵬舉者，我識之久矣。

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

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賻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雪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

珦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修，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

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勳，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强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

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净盡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勳，字彦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彦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彦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

人意如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嘆而已。

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鄰，親相屬焉，其奚辭！

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勣也。女二人，嫁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兗，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玄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見者，蓋僅有之，而况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

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❶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其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

❶「美」，成化本原作「羨」，據同治胡刻本改。

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温、友賢。温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概，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

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内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而况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碣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譁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

夫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衝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争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争，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慨於余心者。

孫君諱亶，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

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璹，故户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

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内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争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墾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考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晄

爲子，晄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黄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晄之爲子矣。

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黄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故吾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

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晄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祔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既絶復續，以昌其後。

陳亮集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

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椝，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聳，而胸次疏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

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争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

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春官。傴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憒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君子無以遠過矣。

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袞，其婿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關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

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浄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决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吴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溯亮而數

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鄰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由致哉！

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户，凛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

公諱廷俊，字時乂，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吕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亨、慥、光、恪、几、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廬垕，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生而敦龐，以壯門户；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

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碑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强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涖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忮。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静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

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

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

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修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吴竿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黄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吕才之所論注，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弈棋，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隧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微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直余之淺於知人也。

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堙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

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由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

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

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术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术以輕舠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及以喻偘、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玄孫。晉公當太宗、真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闡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由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术。其事有慨於余心，雖欲却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

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閤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宫主管左右春坊事，爲閤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宫，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宫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並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興，平立睨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吴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宫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摧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鈔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宫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

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將劉幬，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吴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

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脱，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

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壈於世，宛轉少能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龜年之墓。敘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潚、澤。女三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婿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於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潚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

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潚從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

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

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尚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叙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婿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之原，祖塋之右。

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衰絰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

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争，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内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叙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興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群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於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説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恤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

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

喻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爲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佋、憲、演、湮、淡、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佋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于鄉；而佋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即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實銘之曰：

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銘，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碣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

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末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爲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

廓於程文，亦姑以游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孑孑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淩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

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間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與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爲廓嘆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澹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顥，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竽，舊尉永康而善

怡也。某施文，吴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尚可考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熙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槼以武事强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

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旁家之净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户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户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内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

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暮夜欲慰暖其母，則卧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鷄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鷄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證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吴竽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賫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

原，求予銘其墓。其後予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竇婺觀，爲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絰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争名於朝，争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横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閙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争名，出入於市而不就争利，則其可書者衆矣。

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頲、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争，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陳亮集卷之三十七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下，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没，没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率妻孥以洒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貫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没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一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即填溝壑無憾矣。」獨貫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貫家故貧，過歲大旱，貫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

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貫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側。先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賓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踵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即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歎：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由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願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韙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

夫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鎧，父宗禼。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巖、質。女六人，其婿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耻，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圞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

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間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

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間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

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碣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懇惻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爲，宜不誤人家事也。

呂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澌盡矣，雖其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爲書其石曰：

吾叙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

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户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户内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

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錢如糞土；已更折節以事生産。夫人不使户内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爲資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闈細碎，夫人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

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繫之以銘：

黄頊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静深，
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

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碩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户，余竊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爲客，亦以爲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爲可哀也！

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爲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爲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園。旁有小塚，是爲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爲女二十有七歲，爲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爲永畢。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强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七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爲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爲銘文，爲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却夏卿

之請。

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夭，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檜老爲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柟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痞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檮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爲恨。今有子四人，曰欅老、榆老、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柟老今名宏，有俊稱；檜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商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爲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間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爲慮亦甚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陳亮集卷之三十八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

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梱閾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於陳氏，於泌之母爲諸婦，閫内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爲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況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縷不止。亮復以爲「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爲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姒也。主簿殁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兩女皆幼。夫人緝理門户，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

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廢書册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濼、王杞、曹蒙，其婿也。杞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碎，可紀尚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既而泌以書來，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叙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在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既寡，視子若孫。既老而休，則視諸婦。死則已矣，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閤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琫，當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晄。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縉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

原。其地蓋屬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

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未有顯者。覆厚土於其藏，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適楊頙，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溫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

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篤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

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尚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遣

其子逮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帥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户綱紀，一切聽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風，或曰：「是四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略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

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鞏嶸，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攄、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

先事，逮跣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尚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間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爲逮圖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有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家政歸一，如父在時，非子之能，惟

母之思。死則同穴，厚以培之。後千百年，銘其庶幾。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季，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户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己，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

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横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尚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煩遺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遺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共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

是又可嘆已矣！

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槼。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尚幼。

夫人志意疏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

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賫之以死。葬從其夫，畀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遇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闤闠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床瓦器，品具精潔，閨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閫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爲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蹭蹬太學，夫人亦

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且不怠也。

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婺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屬其友陳亮，辭不獲，則叙其略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羡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獨可非其人乎！

淩夫人何氏墓碣銘

浦江淩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肅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户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户之責也。」堅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

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縶。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人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

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歸淩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爲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爲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爲揭銘墓上，而晉安吳竽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爲而死乎！子曷爲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爲而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義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

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爾。更能自

力以明父之志，迺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吕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慚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産，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

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

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盍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系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予言而後明。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黄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黄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

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違離自戚，亟欲爲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

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寧間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陳亮集卷之三十九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鋭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修明當正宁，皇威震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梅花

疏枝横玉瘦，小萼點珠光。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笛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見《全芳備祖》前集卷一花部。）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摇。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然無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嘆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烟。又不知，在何處，漱瑶泉，酌霞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❶

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懔懔氣節安可移。金鑾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脱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群仙側耳聽。

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

❶「在」，成化本原作「何」，據嘉靖本、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詞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與正陪葉丞相飲

修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著我，名流語。　大家綠野陪容與，算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歌未罷，誰來舞？

南鄉子 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游。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誰繫龍驤萬斛舟？　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念奴嬌 送戴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甚，更把青衫爲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家行處，到頭須管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能著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鬧裏一般岑寂。瀛海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碧。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寄吕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宫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凄涼黄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巵。　紅約腕，緑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爲誰黄？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烟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爲君壽，何許得新腔？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黄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却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冤得道，旖旎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凜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爲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爲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料得神僊窟穴，争似提封萬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説北群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洞僊歌 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涴，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雕鶚摶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

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坐！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文、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

治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著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户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彊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説？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絶。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説，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吴成倒轉，問魯爲齊

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摇肢動骨。這話欛，❶只成癡絶。天地洪爐誰扇鞴？算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閑説。不成教、齊民也解，爲伊爲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却憶去年風雪。新著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　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樓斗絶。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謁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袢溽。❷見説好峰三十六，峰峰如立玉。　四海英遊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曾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著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争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算凄凉部曲幾人存，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横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

❶「欛」，成化本原作「霸」，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❷「溽」，成化本原作「褥」，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忘了句頭，被人饞破；故紙裏，❶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爲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著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酸骨。❷對遺民有如皎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

蔗漿酪粉，玉壺冰醑，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衝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僊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

❶「故紙」，成化本原作「紙故」，據嘉靖本、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❷「酸」字，自成化本至清刻諸本俱闕，應刻本宗廷輔《校記》謂陳氏《鑒成箴》有「警絃慘骨」句，而此詞此句第三字不應從側，乃定爲「酸」字。今從之。

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水調歌頭 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鯤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旁邊笑，河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鶩覺身輕。樽酒從渠説，雙眼爲誰明！

踏莎行 懷葉八十推官

書册如仇，舊遊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片帆似下蠻溪水。　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鷓鴣天 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　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羡爾微官作計周。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壽内

一夜秋光先著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　指點芙蕖凝佇久，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彩鳳飛（一作彩鳳舞）十月十六日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沉、燒著欲寒猶暖。算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曒經慣。 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些兒、穎脱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

卜算子 九月十八日壽徐子才

悄靜菊花天，❶洗盡梧桐雨。倍九週遭爛熳開，祝壽當頭取。 頂戴御袍黄，疊秀金稜吐。偎種花容晚節香，人願争先覩。

三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脚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爲君屈指，是誰層出。十朝半月，争看搏空霜鶻。 從來別真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没些兒媻姍勃窣，也不是峥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同樣霏

❶「悄」，成化本原作「誚」，據同治胡刻本、應刻本改。

微，❶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爲地。　好招致，對此鬱鬱葱葱，新篘未成醉。翻手爲雲，造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時，一斑呈露，❷便做出人中祥瑞。

垂絲釣 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覷。遐壽身，近五雲深處。

點絳唇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横枝瘦。小窗如晝，情共香俱透。　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僝雲僽，格調還依舊。

水龍吟 春恨

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　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雁。金釵鬭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綬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　正銷魂，又是疏煙淡月，子規聲斷。

❶「同」，成化本原作「今」，應刻本據崇禎本改作「同」，同治本亦作「同」，今從之。

❷「斑」，諸本均作「班」，今從應刻宗廷輔《校記》改。

洞僊歌秋雨追次李元膺韻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滴碎空階，芙蓉院，無限秋容老盡。　枯荷摧欲折，多少離聲，鎖斷天涯訴幽悶。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葉落梧桐，孤燈成暈。

虞美人春愁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口香泥，濕帶落花飛。　海棠糝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眼兒媚春愁

試燈天氣又春來，難說是情懷。寂寥聊似，揚州何遜，不爲江梅。　扶頭酒醒爐香灺，心緒未全灰。愁人最是，黃昏前後，煙雨樓臺。

思佳客春感

花拂闌干柳拂空，花枝綽約柳鬅鬆。蝶翻淡碧低邊影，鶯囀濃香杪處風。　深院落，小簾櫳，尋芳猶憶舊相逢。橋邊攜手歸來路，踏皺殘花幾片紅。

（以上五首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四。）

清平樂 秋晚，伯成兄往龍興山中，意其登山臨水，不無閨房之思，作此詞惱之

銀屏繡閣，不道鮫綃薄。嘶騎忽忽塵漠漠，還過夕陽村落。　亂山千疊無情，今宵遮斷愁人。兩處香消夢覺，一般曉月秋聲。

滴滴金 梅

斷橋雪霽聞啼鳥，對林花，弄晴曉。畫角吹香客愁醒，見梢頭紅小。　團酥剪蠟知多少？向風前，壓春倒。江嶂人煙畫圖中，有短篷香遶。

點絳唇 聖節

電繞璇樞，此時昌運生真主。慶聯簪組，喜氣生綿宇。　宴啟需雲，湛露恩均布。鏘韶濩，鳳歌鸞舞，玉斝飛香醑。

又 聖誕

碧落蟠桃，春風種在瓊瑤苑。幾回花綻，一子千年見。　香染丹霞，摘向流虹旦。深深願：萬年天算，玉顆常來獻。

又

煙雨樓臺，曉來獨上無滋味。落花流水，掩映漁樵市。　酒聖詩狂，只遣愁無

計。頻凝睇，問人天際，曾見歸舟未？

南歌子

池草抽新碧，山桃褪小紅。尋春閑過小園東。春在亂花深處鳥聲中。　游韉歸敲月，春衫醉舞風。誰家三弄學元戎？吹起閑愁，容易上眉峰。

好事近

籬菊吐寒花，香弄小園秋色。攜手畫闌西畔，憶去年同摘。　小亭依舊鎖西風，往事已無跡。懶向碧雲深處，問征鴻消息。

又

橫玉叫清宵，簾外月侵殘燭。人在畫樓高處，倚闌干幾曲。　穿雲裂石韻悠揚，風細斷還續。驚落小梅香粉，點一庭苔緑。

又 詠梅

的皪兩三枝，點破暮煙蒼碧。好在屋簷斜入，傍玉奴橫笛。　月華如水過林塘，花陰弄苔石。欲向夢中飛蝶，恐幽香難覓。

浣溪沙

小雨翻花落畫簷。蘭堂香注酒重添。[1]花枝能語出朱簾。　緩步金運移小小，持盃玉荀露纖纖。此時誰不醉厭厭！

[1] 「注」，夏承燾《龍川詞校箋》云宋鈔《典雅詞》作「炷」。

采桑子

桃花已作東風笑，小蕊嫣然，春色暄妍，緩步煙霞到洞天。　一盃滿瀉蒲桃緑，且共留連，醉倒花前，也占紅香影裏眠。

朝中措

蓼花風淡水雲纖，倚閣捲重簾。索莫敗荷翠減，蕭疏晚□紅添。　魂銷天末，眉横遠岫，斜挂新蟾。誰信故人千里，此時却到眉尖！

柳梢青

柳絲煙織，掩映小池，鱗鱗波碧。幾片飛花，半簷殘雨，長亭愁寂。　憑高望斷江南，悵千里，疏煙淡日。鬬草風流，弄梅情分，教人思憶。

浪淘沙

霞尾卷輕綃，柳外風摇。斷虹低繫碧山腰。故往今來離別地，煙水迢迢。　歸雁下平橋，目斷魂銷。夕陽無限滿江皋，楊柳杏花相對晚，各自無聊。

又 梅

院落曉風酸，春入西園。芳英吹破玉闌干。牆外紅塵飛不到，徹骨清寒。　清淺小堤灣，瘦竹團欒。水光疏影有無間。髣髴浣沙溪上見，波面雲鬟。

小重山

碧幕霞綃一縷紅。槐枝啼宿鳥，冷煙濃。小樓愁倚畫闌東，黃昏月，一笛碧雲風。

往事已成空。夢魂飛不到，楚王宮。翠綃和淚暗偷封。江南闊，無處覓征鴻。

轉調踏莎行 上巳道中作

洛浦塵生，巫山夢斷。旗亭煙草裏，春深淺。梨花落盡，酴醾又綻。天氣也似尋常庭院。

向晚情懷，十分惱亂。水邊佳麗地，近前細看。娉婷笑語，流觴美滿。意思不到，夕陽孤館。

品令 詠雪梅

瀟灑林塘暮。正迤邐，香風度。一番天氣，又添作，瓊枝玉樹。粉蝶無蹤，疑在落花深處。

深沈庭院，也卷起重簾否？十分春色，依約見了，水村竹塢。怎向江南，更說杏花煙雨？

最高樓 詠梅

春乍透，香早暗偷傳。深院落，鬬清妍。紫檀枝似流蘇帶，黃金鬚勝辟寒鈿。更朝朝，瓊樹好，笑當年。

花不向，沈香亭上看；樹不著，唐昌宮裏翫。衣帶水，隔風煙。鉛華不御淩波處，蛾眉淡掃至尊前。管如今，渾似了，更堪憐。

青玉案

武陵溪上桃花路，見征騎，匆匆去。嘶入斜陽芳草渡。讀書窗下，彈琴石上，留得銷魂處。　落花冉冉春將暮，空寫池塘夢中句。黃犬書來何日許？輞川輕舸，杜陵尊酒，半夜燈前雨。

訴衷情

獨凭江檻思悠悠，斜日墮林丘。鴛鴦屬玉飛處，急槳蕩輕舟。　紅蓼岸，白蘋洲，夜來秋。數聲漁父，一曲水仙，歌斷還愁。

南鄉子

風雨滿蘋洲，繡閣銀屏一夜秋。當日韈塵何處去？溪樓，怎對煙波不淚流！　天際目歸舟，浪卷濤翻一葉浮。也似我儂魂不定，悠悠，宋玉方悲庾信愁。

一叢花 溪堂玩月作

冰輪斜輾鏡天長，江練隱寒光。危闌醉倚人如畫，隔煙村、何處鳴榔？烏鵲倦棲，魚龍驚起，星斗挂垂楊。　蘆花千頃水微茫，秋色滿江鄉。樓臺恍似遊仙夢，又疑是、洛浦、瀟湘。風露浩然，山河影轉，今古照淒涼。

漁家傲 重陽日作

漠漠平沙初落雁，黄花濁酒情何限。紅日漸低秋漸晚。聽客勸，金荷莫訴真珠滿。

坐上少年差氣岸，題詩落帽從來慣。戲馬龍山當日燕，真奇觀，尊前未覺風流遠。

醜奴兒 詠梅

黄昏山驛消魂處，枝亞疏籬；枝亞疏籬，醞藉香風蜜打圍。隔籬雞犬誰家舍？門掩斜暉；門掩斜暉，花落花開總不知。

七娘子 三衢道中作

風流家世傳張緒，似靈和新種垂楊縷。綺席摛詞，銀臺奏賦，當年夢遶蓬山路。

賣花聲斷藍橋暮，記吟鞭醉帽曾經處。蜀郡歸來，荆州老去，心情零亂隨風絮。

醉花陰 重九，諸公招飲於玆者十有六人。偶掇《醉花陰》腔，折聖書之壁間，聊以誌時耳

峻極雲端瀟灑寺，賦我登高意。好景屬清遊，玉友黄花，謾續龍山事。

秋風滿座芝蘭媚，杯酒隨宜醉。行樂任天真，一笑和同，休問無攜妓。

又 再用前韻

姓名未勒慈恩寺，誰作山林意？杯酒且同歡，不許時人，輕料吾曹事。

可憐風月於人媚，那對花前醉！珍重主人情，聞

説當年，宴出紅妝妓。

（以上二十八首見《宋元三十一家詞》本《龍川詞補》。）

浣溪沙 南湖望中

爽氣朝來卒未闌，可能着我屋千間！不須拄笏望西山。　柳外雯時征馬駿，沙頭盡日白鷗閑。稱心容易足君歡。

（見《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十五湖字韻引陳亮《龍川集》。）

漢宮春 梅

雪月相投，看一枝纔爆，驚動香浮。微陽未放線路，説甚來由。先天一着，待闢開，多少句頭。却引取，春工入脚，争教消息停留。　官不容針時節，做一般孤瘦，無限清幽。隨緣柳緑柳白，費盡雕鎪。疏林野水，任横斜，誰與妝修？猛認得，些兒合處，不堪持獻君侯。

（見《全芳備祖》南集卷一梅花門。）

暮花天 芍藥

天意微慳，春工多裕，長須末後殷勤。骨瘦攙先，肌勻恰好，花頭徑尺徐陳。紅黄粉紫，更牛家、姚魏爲真。留幾種蒂殢中州，異時齊頓渾身。　承平當日開多少，笙歌何限，是甚人人！氣入江南，心知芍藥，仿佛前事猶存。名品應須認舊家，雨露方新。成一處，蓓蕾根株，賸看諸譜紛紛。

（見《全方備祖》前集卷三芍藥門。）

新荷葉 荷花

艷態還幽，誰能潔浄争妍？淡抹疑濃，肯將自在求憐？終嫌獨好，任毛嬙、西子差肩。六郎塗涴，似和不似依然。　赫日如焚，諸餘只恁光鮮。雨過風生，也應百事隨緣。香須道地，對一池，著甚沈煙！　根株好在，淤泥白藕如椽。

（見《全芳備祖》前集卷十一荷花門。）

秋蘭香 菊

未老金莖，些子正氣，東籬淡泞齊芳。分頭添樣白，同局幾般黄？　向閒處，須一一排行，淺深饒間新妝。那陶令，漉他誰酒，趁醒消詳。　況是此花開後，便蝶亂無花，管甚蜂忙。你從今、採却蜜成房。秋英試商量，多少爲誰，甜得清凉。待説破，長生真訣，要飽風霜。

（見《全芳備祖》前集卷十二菊花門。）

桂枝香 巖桂花

仙風透骨。向夏葉叢中，春花重出。駿發天香，不是世間尤物。占些空闊閒田地，共霜輪、伴他秋實。淺非冷蕊，深非幽艷，中無倚握。　任點取，龍涎篤耨，兒女子看承，萬屈千屈。做數珠兒，刻畫無鹽唐突。不知幾樹欒團著，但口吻、非鳴雲室。是耶非耶，書生見識，聖賢心術。

（見《全芳備祖》前集卷十三巖桂花門。）

漢宮春 見早梅呈呂一郎中鄭四六監岳

雪滿江頭，怪一枝不耐，還漏微陽。詩人越樣眼淺，早自成章。群葩如繡，到那時，争爱春長。須知道，未通春信，是誰飽試風霜？ 堪笑紅爐畫閣，問從來寒氣，損甚容光？枝頭有花恁好，映帶新妝。寒窗愁絶，齅清芬，不療饑腸。都緣是，此君小異，費他萬種消詳。

（見《永樂大典》卷二八〇八梅字韻引陳亮《龍川集》。）

水龍吟 松

錢王霸圖成時，多應是百年遺樹。羞將高古，爲渠遮映，魚鹽調度。且向空山，趁時多事，四垂盤踞。算興衰坐閱，權奇磊塊，世間□、□斤斧。 又見當天明聖，便彈丸，也難分土。一番整頓，舊家草木，新來雨露。鐵石心腸，虬龍根幹，亭亭天柱。縱茯苓下結，蔦蘿高際，怎堪攀附？

臨江仙 松

五百年間非一日，可堪只到今年。雲龍欲化艷陽天。從來耆舊傳，不博地行仙。 昨夜風聲何處度？典型猶在南山。自憐不結傍時緣。著鞭非我事，避路只渠賢。

（以上二首見《全芳備祖》後集卷十四松門。）

賀新郎 人有見誑以六月六日生者，且言喜唱《賀新郎》，因用東坡「屋」字韻追寄

鏤刻黄金屋。向炎天，薔薇水洒，净瓶兒浴。滛透生綃裙微褪，誰把琉璃藉玉？更管甚，微凉生熟！　磊浪星兒無着處，唤青奴、記度新翻曲。嬌不盡，蘄州竹。　一泓曲水鱗鱗蹙。粉生紅、香臍皓腕，藕雙蓮獨。拂掠烏雲新妝晚，無奈纖腰似束。白篤耨，霞觴浮緑。三島十洲身在否？　是天花、只怕凡心觸。纔亂墜，便簌簌。

又 又有實告以九月二十七日者，因和葉少藴「縷」字韻并寄

昵昵駢頭語。笑黄花，重陽去也，不成分數。傾國容華隨時换，依舊清歌妙舞，苦未冷、都無星暑。恰好良辰花共酒，鬬尊前、見在陽臺女。朝共暮，定何許？　蓼紅徙倚明汀渚。正蕭蕭、迎風夾岸，淡煙微雨。篤耨龍涎燒未也？　好向兒家祝取。是有分、天工須與。以色事人能幾好？　願衾裯無縫休離阻。心一片，絲千縷。

（以上二首見《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寄字韻引陳亮《龍川先生集》。）

附録

建康軍節度判官陳亮誥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六《陳亮言行録》

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紹熙四年七月□日。

龍川文集序見《水心集》卷十二

宋　葉　適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

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絶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

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説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吕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吕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書龍川集後 見《水心集》卷二十九

宋 葉適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嵒，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趯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

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嘆曰：「平

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湫，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見《水心集》卷六

宋　葉　適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嘆；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删；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

祭陳同甫文 見《水心集》卷二十八

宋　葉　適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佽。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剥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啟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

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壞《雅》闕。

嗚呼同甫！絶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脱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

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

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鐫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見《水心集》卷二十四

宋　葉　適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

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詣己，執政尤

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内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爲怪狂。前此鄉人爲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内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

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愠，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悦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遺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内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

軍，以高文虎罷。

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腠噆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説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

道甫既罷與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

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舅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説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

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硯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强，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强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

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陳亮言行録 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六

宋　李幼武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璧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❶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褎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其禀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淳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略曰：「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

❶「五十有五」，誤。陳亮享年只有五十二歲。

方，天下之氣墮矣！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爲何事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苟安而爲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嚮，[1]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爲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讎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

[1] 「得」字，原無，據《上孝宗皇帝第二書》原文補。

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兹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跼蹐；傳檄吴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

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鞻，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黄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淛。顔亮凶餤，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覲，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枿。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

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瑶臺瓊室；勿效商王，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没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絶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兹，民罔不悦。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没，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

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康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某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

又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争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

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它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得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

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净，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羡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便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麄豪，却一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説，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

高明矣。」並晦翁書。

晦翁以道學爲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某官：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嘗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有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群儒。静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嘘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初心，重温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亹亹不倦。其視當世苟禄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

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説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❶文中之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衡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閒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脱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人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置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絶，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

❶「人中之龍」，原無，據《自贊》原文補。

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奏請謚陳龍川劄子 見《敬鄉録》卷十三

宋　喬行簡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録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焉。

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絶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説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禄。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脱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藴，而僅見諸空言也。

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尚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耻，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考

忠義之士，苟褒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婺，臣少壯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愧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

臣竊照《謚法》：「聲問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勅》：「勳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其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勸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永樂大典》所載《元一統志·陳亮傳》考釋

鄧廣銘

《永樂大典》卷三一五六陳字韵，首録《宋史·儒林傳·陳亮傳》的全文，其下緊接着就又引録了《元一統志》中有關陳亮生平的一大段文字，儘管這一大段文字既缺頭又缺尾，所載各事也間有不完不備或傳聞失實之處，但它既不是脱胎於南宋李幼武所編《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十六所載的《陳亮言行録》，也與《宋史·陳亮傳》的記事大不相同，究竟淵源於何書，很難考知。如果是從方志中轉抄來的，則最大的可能應爲宋元時修的《金華府志》或《永康縣志》，但從現在傳世的

《金華府志》與《永康縣志》加以探索，却又全不見有任何蹤影、殘迹。所以對此問題我們只能暫置不論。在趙萬里先生所輯《元一統志》中已將這一大段文字逕標爲《陳亮傳》，故我亦沿用此一名稱。

現在我把這一大段有關陳亮生平的文字劃分爲幾個小段，先分別録出每一小段傳文，隨即進行一些考釋。

一

當乾道中，首上書：「請還都金陵，以係中原之望。凡錢塘一切浮靡之習，盡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樸實工夫，以恢復爲重。若安於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娱，非一祖八宗所望於今日。況有大綱大領，又非紙筆所能盡。宜諭宰臣，呼臣至都堂，應所以問。」

又與宰相虞允文書：「故相張魏公薨已數年，老將在淮上唯李顯忠，又多疾；在關西唯吴拱，又地遠；自餘文臣諸子等，是肉食可鄙之流；禁衛諸軍等，是海鮮啖飽之輩。公忠貫日月，采石之勳已著，而規恢之任在公一身，若遷延歲月而不是究是圖，何以係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託？當丞相有可治之時而不能爲，則後之人子安能爲此哉！」上諭允文曰：「陳亮屢上書，卿〔可〕呼至都堂，問大綱領爲何如。」允文召亮問，則曰：「先罷科舉百餘年，朝廷内外，專以厲兵秣馬爲務，以實心實意行實事，庶幾良機至而可爲。秀才徒能多言，無補於事。」允文壯其言；而參政

梁克家由(倫)〔掄〕魁(按：掄魁即狀元及第)進，不謂然。翌朝，上問，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過秀才說〔話〕耳！」上默然。

【考釋】在這兩段文章中，說陳亮於孝宗乾道中曾上書建議移都金陵，以便把宋廷君臣的作風一齊振作起來，一洗在臨安養成的一切陋習，實心實意地爲報仇雪耻和收復失地做一些切實有用的工作。看來，這并不是指乾道五年奏進《中興五論》的事。因爲，在《中興五論》當中雖也於首篇提到應「徙都建業」，然而未再申論其應行「徙都」的原因所在，其下所論則爲《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等等，全是與遷都無涉的一些問題了。今查陳亮于光宗紹熙四年(一一九三)狀元及第之後，在其寫給丞相留正的《謝啟》(见增訂本《陳亮集》卷二六)有云：

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

此中所說的「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諸事，既都是「荷壽皇之兼容」的，可見此諸事都是發生在宋孝宗在位期内的。但在李幼武編《陳亮言行録》和《宋史·陳亮傳》中，在叙述了乾道己丑奏上《中興五論》之後，緊接着就都叙述淳熙五年戊戌上書一事，《元一統志》所載「當乾道中，首上書請遷都金陵」云云一事，却全被二者漏掉了。今據《元一統志》之文可以推知，在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奏上《中興五論》而未獲反應之後，不久即又再去臨安，在上疏於皇帝之後，還上書於宰相虞允

文，責其不能及時有爲。其時間應爲乾道七年辛卯（一一七一）。因爲，只有這一年，虞允文獨任宰相之職，與陳亮書中所云「規恢之任在公一身」之句相合；而此年亦正梁克家自簽書樞密院除參知政事未久之時，故當受宋孝宗之命而召陳亮赴都堂詢問其議論綱領之時，梁克家得參與其事，且於翌朝爭先告孝宗以「不過秀才説（話）耳」，而使孝宗爲之「默然」也。

據《宋史·梁克家傳》所載，梁克家是泉州晉江人，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廷試第一。這與《元一統志》説他「由掄魁進」也正相合。

宋孝宗看到了陳亮這次的奏章（可惜目前傳世之《陳亮文集》中均失收此文）之後，向虞允文説：「陳亮屢上書，卿（可）呼至都堂，問大綱領爲何如。」也可藉知陳亮此次之上章，應是他「六達帝廷上書」的第二次，則其必在乾道五年奏進《中興五論》之後，也無可疑。

陳亮致虞允文書，也爲目前傳世各本《陳亮文集》所未收，從《元一統志》所摘録的話語看來，這就是他於狀元及第後寫給留正的《謝啟》中所説「兩讖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的第一次，似乎也是可以斷言的。

二

> 後允文罷政宣威，累欲表亮以舍法特補官入幕府，亮對衆辭焉，曰：「候丞相進取中原，亮赴廷對，爲汴京狀首！」允文擊節再三。

【考釋】此爲《元一統志·陳亮傳》之第三段。據《宋史·宰輔表》及《宋宰輔編年録》諸書，

虞允文乾道八年（一一七二）罷相，以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即赴興元（今漢中）莅任。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卒於任所。「宣威」當係宣撫使別稱。《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八《孝宗趣虞丞相出師恢復》條叙此事，亦書作「虞丞相再爲宣威」。同書還曾將宣撫使司稱作「宣威府」，宣撫使司幕府稱作「宣威幕府」（見甲集卷八《節度使以軍禮見宣撫》，乙集卷七《淳熙改元本用純字》）。一個宣撫使司，必然有各種名稱和職別的幕僚，可以由宣撫使自行辟用。陳亮是曾一度在太學讀書的人，而當時太學生徒是被區分爲上舍、内舍、外舍諸等級的，所以虞允文想要依照「舍法」特補陳亮以官，把他召聘到幕府中去。不料却遭受到陳亮的當衆反對，説要等虞允文督師把開封收復之後，他要到那裏去應進士考試，要去奪取那次科場的狀元。（據《宋史·虞允文傳》，當允文赴四川宣撫使任之前，陛辭時，孝宗「諭以進取之方」：由孝宗親自督率大軍由東路北上，由允文督率西路大軍由興元出發，約定期日，會師河南。并且説：「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當時用兵收復中原及汴京之心似極堅決，故陳亮亦對衆作此豪語也。）虞陳二人間的這段因緣，雖僅見於《元一統志·陳亮傳》，其他任何書志均未載及，但我認爲它是一段可信的史料，因爲：第一，這番話與陳亮的那個「復仇自是平生志」的意志完全符合；第二，除開那個一心要「推倒一世之智勇」的陳亮，能順口説出這樣豪言壯語的，似乎也很難再有第二人了。

三

淳熙戊戌，亮又上書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撫西師，風饕雪虐，經理兵事，不幸而薨于漢中。相曾懷，懷以理財進；相葉衡，衡以誕謾進；相史浩，浩主和議猶若也；相趙雄，[雄]能如虞允文以恢復爲念否？」

【考釋】此爲《元一統志·陳亮傳》之第四段。其中說「淳熙戊戌亮又上書」，這句話是不錯的。戊戌爲淳熙五年，《宋史·陳亮傳》所載其《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就指明是此年所奏進的。但在此下所引述的奏章的內容，即「自故相虞允文再撫西師」以下一整段，却全非《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中文句，因知這裏必有錯誤：它與淳熙五年上書事無涉，乃是淳熙四年丁酉在太學應試時所發的一番議論。

陳亮在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式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决决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

陳亮自述的發生在太學考試時的這一事件，南宋李幼武編寫的《陳亮言行録》和《宋史·陳亮傳》均不載。他所說的在小試之間所發的「狂論」究竟是什么內容，當然更無法查知。但據我看來，《元一統志》所記「自故相

虞允文再撫西師」云云一番話，被誤認作陳亮淳熙五年上書中的内容者，必即是他於太學試中所發的那番狂論。這次考試出的是什么題目，現雖無法考知，但既然所發爲「狂論」，可知其必非切題的文字，故惹的「滿學之士口語紛然」；既然能够使人「騰謗以動朝路」，必是因文章内容有涉及當政人物之處，這自然又可反證：那一段從虞允文説到曾懷，又説到葉衡，又説到史浩，最後則又問及繼史浩爲相的趙雄，「果能如虞允文以恢復爲念否？」必即是他的「狂論」中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陳亮這次發狂論所招致的後果，似乎并不果真像他自己所説那樣嚴重。這從他的至交吕祖謙寫給他的一封覆信中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東萊吕太史外集》卷五《拾遺》載有吕祖謙《與陳同父》的書信數件，其中的一件與陳亮的此次太學試頗相關，兹録其全文如下：

祖謙碌碌，官况粗遣，無足云者。秋成，田間必多樂事。試闈得失，想自見慣。然諸公却自無心，非向者之比，只是唱高和寡耳。

漕臺却盡如人意，王道夫尤濟事也。

此月二日已畢芮氏姻事，祭酒夫人自送來，感念疇昔，不勝慨然。儒家清貧，次第須可供淡泊也。

試闈得失本無足論，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認監魁卷子爲吾兄者，亦可一笑也。

歲事既結，田間必有佳况，亦時有著述否？書院中亦有一兩士子佳否？

李壽翁昇從班，差强人意，但又減李仁甫，殊可惜耳！ 鄭文移過宗寺，君舉蹤迹遂安矣。

據《吕祖謙年譜》(見吕氏文集附録)，吕祖謙於淳熙三年十月如臨安，任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故他致陳氏書中有「官况粗遣」語；《年譜》又載淳熙四年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監祭酒燁之季女。此均可確證吕氏此書爲淳熙四年冬間所寫，故其中有「秋成」、「歲事既畢」諸語。是則信中所談「試闈得失」云云諸事，皆是指陳亮在此次太學中的考試而言，必亦無可疑者。書中既説陳氏這次考試的失敗只是緣于「唱高和寡」，而非考官有意與他爲難，并説考官中竟還有人「誤認監魁卷子爲吾兄者」。他對陳亮此次試闈的失利再三加以開解，一方面看出吕氏對陳氏友情的醇篤，另一方面也確可證明太學考官并没有對陳氏心懷敵意的，如陳氏所懷疑的那樣。

不論怎么説，這次太學考試失利，給予陳亮心情的打擊却是極爲沉重的。

四

雄罷，王淮爲丞相，亮上書指淮委靡不堪用。淮與亮爲同郡，而惡其譏己，會亮在佛寺與一二士友醉飲中，作君臣問答禮，劇談無所禁忌，其實酩酊中作戲耳。飛語聞，送詔獄，凡數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語，實無他也。」上曰：「亮每上書甚忠，况是醉中語，置之可也。」亮得脱，而忠憤不渝。

【考釋】此爲《元一統志·陳亮傳》之第五段。開頭第一句話，説的是趙雄於淳熙八年八月

罷相之後，金華的王淮就在這同年同月自樞密使而登上相位，但仍兼任樞密使。據《宋史・宰輔表》所載，王淮自這年做了宰相，一直到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都是他一人獨相之局。到了淳熙十四年的二月，周必大才自樞密使除右丞相，與他分庭抗禮，到淳熙十五年五月，王淮罷左丞相出判衢州，他前後居相位達八年之久，其間獨占揆席凡六年。

王淮居相位的時間雖不算短，但可以說他是碌碌無所作爲的，所以陳亮指責他「委靡不堪用」。只可惜，不知陳亮是否說過此話，如確曾說過，見於他的什麼文字當中，我們竟無法查得了。

說陳亮於醉酒酩酊中與士友作君臣對話之戲而有犯禁忌語言一事，雖也可說事出有因，然而其中却夾雜了傳聞失實的捕風捉影之談。這一樁傳聞失實的故事，最先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是南宋晚年的葉紹翁所著《四朝聞見録・甲集》內《天子獄》一條，其中敘及此事的一段文字是：

>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冊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迄，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乙亟走刑部上首狀……事下廷尉……笞亮無完膚，誣服爲

不執。案具，聞於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説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於地。亮與甲掉臂出獄。

居無何，亮又以家僮殺人於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榜僮，氣絶復蘇者屢矣，不服，仇家……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於縣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决。稼軒辛公與相婿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

今按：據《陳亮集》中的一些信札和文章以及葉適爲陳亮所作《墓誌銘》加以考索，陳亮一生繫獄共爲兩次，一次在孝宗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另一次則在光宗紹熙初年（一一九〇）。因知《四朝聞見録》謂陳氏於孝宗在位期内曾兩次繫獄，已屬誣枉；而謂陳氏首次繫獄的緣由乃是醉後與士友合演一幕滑稽劇，扮演宰相，説了一些犯禁忌的話，被同伙人告發之故，則更是全然誣枉的。然而這一段繪聲繪影的記載，却又正是《元一統志·陳亮傳》第五段所概括描述的「於醉酒酩酊中與士友作君臣對話之戲」云云一事之所本。今查在與陳亮生同時、居同里的呂皓的《雲溪藁》中，有好幾篇書札奏章，全都是爲其父呂師愈、其兄呂約申辨冤案的。其《上孝宗皇帝書》中有云：

讎人冤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以吏議，以累歲酒

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蓽門圭竇之下，一時之戲言固不宜盡律之以文法，……且讎怨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

其《上王梁二相書》中有云：

> 夫深山窮谷之中，閭閻敗屋之下，酒後耳熱，不識禁忌，此唐明皇所謂三更以後與五更以前者，若一一推尋而窮究之，則輾轉相訐，疑似相乘，人無置足之地矣。今以累歲不可知之事，恍惚誕謾之言，一時告訐而使坐之，其情何所逃罪！

據以上兩段引文，可知因酒後扮演鬧劇的主要人物乃是陳亮同里的呂約，而呂約在乾道七、八年（一一七一、一一七二）内即受業於陳亮（此據增訂本《陳亮集・孫貫墓誌銘》），則陳亮斷無與呂約共同演此鬧劇之理。可知葉紹翁所記和《元一統志・陳亮傳》所簡化了的「酒後酩酊」云云一事，與陳亮是全無干涉的。

然而陳亮在孝宗朝的一次繫獄，却畢竟是與同里呂氏一家有牽連的。呂皓的《雲溪藁・上丘憲宗卿書》中有涉及此事的一段文字，説道：

> 鄉之奸民盧氏父子，屢假是非以疑上司州縣之聽而不已：既誣某之兄有狂悖等語，事方得直，又復誣某之父與同里陳公藥殺其父。……試以盧氏誣告之事平心而察之，使人當十目所視而且飲他人之酒，後有一人幾半月而死，病寢之日，醫卜交至其門而皆能證其

狀，死且十日，其子忽聲於衆，謂「某與某藥殺我父」而聞之官，……今以名世之奇士，與鄉閭之平民，皆職某之由，無故而屢遭械逮，尚復有面目俯仰乎天地之間耶！

呂皓文中所說「鄉之奸民」盧氏子誣告皓父與陳亮同謀藥殺其父的事，與《葉適集・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所載「鄉人爲宴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座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遂致陳亮被逮捕，陷身大理獄中一事相合，故知此事與呂家有牽連。然而葉適的這段敘事未免過於簡單，事實是在置毒殺人一事之外，還有一些較複雜的情況的。

增訂本《陳亮集》卷二八載《甲辰秋致朱元晦（熹）書》，其中有一段說：

> 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朦瞳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亮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

這段文字所表達的，是陳亮所經受的一些真情實況，是他在這段時期內所感覺到的真正的切膚之痛，也是只希望能從朱熹那兒

得到一些理解的種種委屈情緒（雖然並未取得朱熹的認可和同情）。其中具有綱領性而且指明了總背景的語句則是：「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纇之禍。」今且先就此稍作考釋。

這裏所説意在懲治道學的「當路」，實即指獨居相位的王淮而言。據《宋史·王淮傳》説：

初，朱熹爲浙東提舉（按：此爲淳熙八、九兩年内事），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

又《宋史·鄭丙傳》亦載：

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僞，乞擯斥勿用。」

在黄榦所撰朱熹的《行狀》（見《勉齋集》卷三六）中對此事所述更較明晰：

（淳熙）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奸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

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臟吏，黨與衆多，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事抵排」。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

上引的幾段資料，都説明，在淳熙九年，朱熹因彈劾唐仲友（朱熹此事確實做得有些過分，此不具論）而得罪了唐的靠山王淮，王淮便藉其權勢地位而糾集了鄭丙、陳賈等人，對已經形成了道學界的首腦人物的朱熹進行打擊，而且株連到朱的好幾個朋友和生徒，陳亮便是其中的一人。

陳亮與朱熹的相識，很可能是由吕祖謙作介紹人的，其究竟開始於何時則難考知。但在淳熙八、九年内朱熹任浙東提舉常平使時，兩人有較多的交往則可以考得。朱熹對唐仲友的彈劾，陳亮并不是完全贊同的，他以爲朱熹在此事件的全過程中，總不免有受人利用、受人蒙蔽之處。此在陳亮於癸卯年秋致朱熹的信中曾有所表述：

台州之事，是非毁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一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况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爲此輩所使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劉越石一世豪杰，乃爲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

亮平生不曾會説人是非，唐與正乃相疑見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

以此段引文與前面所引陳亮在甲辰年

秋致朱熹書所説「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云云一段合看，可知王淮之嗾使鄭丙、陳賈之論劾朱熹等人，確實是以朱熹之論劾唐仲友爲導火綫的，而在朱熹論劾唐仲友的過程當中，陳亮始終只作爲一個旁觀者而并未直接有所參與，所以他對朱熹的這一舉措能加以客觀的評論，並且説唐仲友懷疑他曾在朱熹面前以惡言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這番話，足以證明，在朱熹論劾唐仲友時，陳亮的確是一直置身事外的。

然而，在一些不明此事真象的人，只因看到當朱熹做浙東提舉期内，朱陳之間有較多的來往，便不但懷疑陳亮已經在思想上歸依於朱熹的理學派别之中，而且還把陳亮家況的日漸充裕，也誤認爲是假借朱熹的權勢在州縣中謀取賄賂所致。正是這樣一些風影之談，使陳亮陷身於囹圄之中達數十日之久。

誣枉的謡傳還有更甚於此，其虚構的情節也更有似於逼真的，則是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那篇記事：

> 唐〔仲友〕平時恃才輕〔朱〕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甫游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脱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當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内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

王，王奏「此秀才争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録》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

周密的這段記事，雖於文末説明他是直接「聞之陳伯玉」，而陳伯玉則「親得之婺之諸吕」，似乎根據確鑿，實際上却完全是傳聞失實的一條記載。今稍加考證如下：

這條記事中的一個最關鍵性的人物是台州的「籍妓」嚴蕊，陳亮請託知台州唐仲友爲嚴蕊脱籍而爲唐所賣，便於忿怒之下，亟走紹興去譖唐於朱，遂引惹出朱熹論劾唐仲友之一公案。就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奏狀中涉及嚴蕊的諸條稍加檢照，即可知其全屬無稽之談。在《按唐仲友第三狀》（見《朱文公集》卷一八）中涉及嚴蕊的有如下兩段：

1．仲友又悦營妓嚴蕊，欲攜以歸，遂令僞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散聖節，方知弟子嚴蕊、王惠、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

2．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行首嚴蕊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媟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轎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别宅。嚴蕊臨行時，係是仲友祖母私祭式假，却在宅堂安排筵會，餞送嚴蕊。

在《按唐仲友第四狀》（見《朱文公集》卷一九）中也有關涉到嚴蕊的兩段文字：

1．人户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蕊情涉交通關節，及放令歸去。令據通判申，於黄巖縣鄭奭家追到嚴蕊，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蕊進入宅

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干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筵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蕊逾濫，欲行脱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説與嚴蕊：「如在彼處不好，却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 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仲友復與嚴蕊逾濫。仲友令嚴蕊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

2. 據弟子行首王静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祗應筵會，多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内因公筵勸酒，遂與仲友男十八宣教逾濫，自後往來不絶。五月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借馬三匹，與王静、嚴蕊、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與王静支散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嚴蕊落籍，是王静囑十八宣教禀復仲友，補充行首。……至六月十八日，王静移過廟弄嚴蕊舊屋居住。

朱熹所提供的這幾條資料，應是有關嚴蕊的幾條最直接、最可信的資料（儘管其中有被朱熹逼迫承招的部分）。這幾條資料所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是：自從唐仲友到台州做知州之日起，就與台州的營妓嚴蕊發生了較多較深較密的關係，甚至從開始就有要爲她脱籍、放令歸去的打算。到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唐仲友果然爲嚴蕊脱籍，遣歸黃巖，「放令逐便」。如果不是緊接着遭受到朱熹的彈劾，説不定真要「攜之而歸」呢。唐與嚴的關係既然如此親昵，而且這種親昵關係是從唐到台州上任之初便已開始，試想，怎

麼還能容許陳亮插足其間，而陳亮竟又那樣呆頭呆腦地拜託唐仲友幫他的忙而爲嚴蕊脱籍呢！ 其爲情理之決不容有，豈不是極爲顯然的嗎！ 是則周密所記《朱唐交奏本末》乃全出傳聞之誤，陳亮是其中受誣最嚴重的一人，到此也都可水落石出般地清楚了。

（在此附帶説明一事，抗日戰爭前夕，我曾寫過《朱唐交忤中之陳龍川》一文，對唐仲友與嚴蕊的關係未加考論。 因於此文此節特加詳考。 也算作爲該文的補充論證。）

在做了上面這一番迂回的論述之後，再回到《元一統志·陳亮傳》的第五段文字上來，我們可以歸結説，陳亮於淳熙十一年受誣繫獄，之所以不曾得到宰相王淮出力救援，看來未必是因爲陳亮曾指責王淮「委靡不堪用」之故，而是因爲，在朱熹出任浙東提舉期間，陳亮與他有較多的交往，王淮相信了風聞，認爲陳亮已經依附於朱熹道學派系之故。 我認爲陳亮致朱熹書中所説「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云云，是與當時的情事全相符合的。

這段文字所載宋孝宗於聞知陳亮繫獄後説過爲他辯解的話，我認爲也大可懷疑，因爲，如上文所考證，在醉後演鬧劇發狂言的，既爲呂約而非陳亮，則孝宗的那番話又怎會是爲陳亮而發的呢？

五

> 光宗登極，親友勉之赴廷對，紹熙四年始就，天子親擢爲第一。 上知亮名舊矣，一見亮，甚悦，朝野慶得人。

【考釋】這是《元一統志·陳亮傳》的末段，其中於叙述了宋光宗登極後，即繼之以陳亮於

紹熙四年再應進士舉而得中狀元事，并即結束了全傳。很明顯，這裏必然有大段的脱漏。因爲，在光宗即位後的紹熙元年，陳亮就又曾去臨安參加了一次進士考試，未能考中，陳亮且因發了一些牢騷話而得罪了同知貢舉的何澹，二人間結下了仇恨。而在這一年的歲末，就又發生了陳亮第二次被誣繫獄的事，而且來勢甚猛，而對陳亮結了仇怨的何澹這時已經做了諫議大夫，他便利用他的職位，「諭監司法選酷吏訊問」，以致人們都以爲陳亮這次必死無疑，直到紹熙三年二月，才被大理少卿鄭汝諧營救出獄。這在陳亮的生命歷程中也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估計收入《元一統志》中這篇《陳亮傳》的作者是不會有意或無意地將其遺漏掉的，因而可以斷言，這裏必然是因輾轉傳寫之故而脱漏掉的。

在陳亮狀元及第之後，南宋王朝即授以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陳於返回家鄉未久即病卒。此傳亦均未載及。故知其爲一篇缺頭少尾的傳記文字。

宋史陳亮傳卷四三六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後，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説。」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

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

《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吴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

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

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

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

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

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争進其説，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説，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

爲欺，其罪可勝誅哉！ 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 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 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吴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

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繇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吴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

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

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

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上書曰：

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

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

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讎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

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

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

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

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吕祖謙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繇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

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遺，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絶。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内禪，不報。繇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

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吕興何念四毆吕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

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宫，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宫，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閲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貽朕也。」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於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産，畸人寒士，衣食之不衰。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理學二》

隱居通議論陳龍川二則見《隱居通議》卷二。

元　劉壎

龍川，功名之士。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吕氏爲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宣、葉水心出，龍川陳同甫亮則出於其間也。當時性命之説盛，鼓動一世，皆爲微言高論，而以事功爲不足道，獨龍川俊豪開擴，務建實蹟。其告孝宗有曰：「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

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孝宗極喜其説。然亦以是不得自附於道學之流，而人惟稱其爲功名之士。至其雄才壯志，横騖絶出，健論縱横，氣蓋一世，與文公往覆辯論，每書輒傾竭浩蕩，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與之商論，蓋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後始中科舉爲狀元，不及仕而死矣。予閲其文集，宏偉博辨，足以立懦，惜其於道不純，故後之品藻人物者不以厠之鄭、薛、吕、葉之列云。

龍川之學尤深於《春秋》。其於理學，則以程氏爲本；嘗採集其遺言爲一書，以備日覽，曰《伊洛正源》；又集二程、横渠所論禮樂法度爲一書，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其辨析《西銘》，平易朗徹，見者蘇醒。其於《論語》，則曰：「《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説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終身讀之，卒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内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内，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其説如此，則其於理固用心矣，豈徒曰功名之士！

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見《遜志齋集》卷四

明　方孝孺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

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

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况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恠乎！世之相遠兩百餘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萬曆刻本龍川文集序

一

明　於　倫

讀陳同父集，而二千年間英雄豪傑乃可得而見，聖人之意乃可得而明。

昔春秋時，夷狄之禍嘗岌岌矣，仲尼深憂之，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蓋取其功也。「如其仁，如其仁」，蓋取其心也。夫古今英雄豪傑必皆有濟天下之心焉，有濟天下之心

而後有濟天下之事，未有無其心而有其事者也。孟子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儒者真以爲鄙薄桓文而已；仲尼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文武之政尚不足恃以爲有無，而况桓文之事乎！

夫唯事不足貴，而後知天下之事倚辦於人。聖人不常有，而後英雄豪傑出焉。撥天下之亂而返之治，其綱紀法度皆足以維持一世而開數百年太平之化，則亦豈非三代之英而仲尼之所有志未逮者哉。儒者曰：「豪傑者，假聖人之迹而行者也。」非也。惡有英雄豪傑而踐迹以行者哉！亦焉有踐迹而可謂之英雄豪傑哉！夫必踐迹而後謂之英雄豪傑，此世所以多僞儒也。

宋南渡時何時也，其君臣比狃於偏安，如狼疾人失肩背不顧，而一時學士爲性命之學者遍天下，同父傷之，曰：「舉世方安於君父之仇，夷狄之禍，而徒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故曰：「此皆風痺不知痛癢者也。」以是知夫子亟稱管仲之仁，蓋深取其知痛癢耳。而一切英雄豪傑皆可知矣。

夫子房始終爲韓，誅秦蹙項，憾洩而後去；諸葛孔明志在討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子儀之完唐，李綱、宗澤、岳飛之心宋；皆天常所賴以不墜，人紀所賴以肇修者，彼其心思明白，照耀古今，至今聞者猶堪墮淚，而儒者欲以「假」之一字盡絶之門外，獨何與？無怪當時有一同父而不能用也。則同父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可得耶！

同父集中如《上孝宗書》、《中興論》、《酌古論》及與晦菴諸書，英雄本色盡在玆矣。然一時已不能知，且不能容焉。始終知之者唯葉水心一人，猶曰「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

二」，至云「晦菴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諒哉。今其文集蓋僅存焉，而學士家亦鮮有藏者，藏亦多訛脱。迴溪王公爲同父同邑，獨有味乎其書。一日，與予縱談其涯略，欲刻以惠學士大夫，而屬予校而叙之。予寡昧何能知先生，而竊窺先生一念濟天下之心與濟天下之具，斷斷乎三代之英而非世儒空談性命迂闊無當者比也。王公又語予曰：「予里中傳先生少名學能，後慕諸葛孔明之爲人，故改名亮，字同父。」英雄期許如此，可以知同父矣。

或者以同父學期適用，至欲攪金銀銅錫鎔爲一器，其原本已不盡純，迹其行事，殆彌正平孔北海之流。是又不然，此同父之學所謂識其大者也。同父既已講皇帝王伯之略，方自擎拳撐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而顧可屑屑焉以迹求之乎！吾夫子不曰「狂簡斐然成章乎」？知夫子所以取管仲，又知所以取狂簡，而後同父之書可得而讀矣。

嗚呼！雖有至書，其不淪落於俗者有幾？此昔人所以欲待後世子雲也。王公蓋同父千載之子雲矣。

後學齊安於倫謹撰。

二

明　郭士望

歲壬子，余偕王公典晉試。讎校之暇，間評隲古豪傑，王公語次津津稱同甫也。已來知吾黄，諸所以袵席黄者，亦既劇鉥其心腑矣。不二載，黄大治，以第一最，志氣所託，終不可易，概然太息：「安得黄人士才高氣邁如同甫也者而慕用之！」如郡守周君奇

同甫故事，暨周君執政日猶自交驩，而同甫聲價遂因是騰貴也。嗟嗟王公，知同甫哉！同甫正復不易耳。

當孝宗時，天下以恢復爲度外曠舉，符離之敗，懲噎忘餐。坐錢塘浮靡之域，即建康猶憚遷之，而豫、冀、幽、并、關、河、嵩、洛之羞，置不復念已。同甫胸饒兵略，咄咄懷恢復之想，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一時學者目攝之，而最所剽剥者，則吾考亭氏也。

考亭謂三代純理，漢唐純欲，以是同甫艴然力争之。余謂此難以口舌争也，請循其本。夫理豈空虚之物，是從人心有之，寧有千五百年間窅不傳著人心者！理豈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故此段論議，得不獨在考亭，失不獨在同甫也。且正心誠意之學，日陳黻扆，雅欲軼漢唐而三代之耳，竊恐人主之心意未開而黄昏之胡塵滿城矣。夫以忠憤如東坡，忠勇如武穆，考亭猶力詆之不少貸，抑何有於同甫！乃曰「夫夫是向鐵爐邊查鑛撥取零金者也，夫夫在利欲膠漆盤中者也」，譆！亦過矣。

自王安石當國而宋室元氣促其大半，考亭則直謂其有骨力。同甫豈不足於骨力者！假令當國，有安石之骨而去其拗，宋之天下必有可觀者，迺復不以爲氣骨而以爲粗豪也！余謂宋儒無病，病在太精細；豪之一字，政宋儒對證之藥也。同甫之言曰：「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此語當入孟氏膏肓，猶謂不細乎？故吾謂：宋儒知爲後世之人心慮而不爲當時之國脈慮，愁然恐宇宙之闇畧不章，而儻然忘乾坤之腥羶未洗也。宋之儒，理有餘而氣不足者也。同甫其氣綽然，足支弱宋，盃酒淋漓，神色悲壯，一

世之人鮮不以爲怪物，敢大言撼朝廷，坎壈以老，豈足異哉！ 或者謂一月四朝之説爲曲筆阿人主，不知人主束縛太急，責備太過，則患其顯有所出事而旁有所迂逸。 假令光宗疏問視之節而斷然與金絶，日夕講求刷耻之務，則重華宫之青草，孰與夫五國城之悲孟婆、嘆馬角者哉？ 故迂迴以之於正，此真善處人父子之間者矣。 嗟嗟！ 豪傑獨抱英骨，懷一片任事苦心，與世齟齬不合，豈可勝道！

同甫平生有大志，十不究其一，悠悠數百年，誰知之者？ 知之者，王公也。 王公當一統明盛，與處小朝異，而侘傺今古之際，獨睠懷同甫，且不忍其微言緒論與荒草零露同萎落也。 此足覘王公之氣能任天下之重者矣。 王公一日又舉以似余，余曰：「此君謂不能爲寧武之愚則可，謂不能爲漢之孔北海則不可。」

萬曆丙辰菊月，賜進士第浙江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前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蘄陽郭士望拜撰。

萬曆刻本龍川文集跋

明　王世德

余邑宋文毅公龍川陳先生文，其友人葉水心刊而序之行於世。 世遷板燬，書亦散佚，間有存者，復爲當道持去，而原本不概見矣。 先生實録，粗載本史，茲不復詳；其生平學問，止得大頭段，具在集中，可自領會也。 耳食者謂與朱吕牴牾，妄肆黄口，然其書問猶可覆閲，蓋亦殊途同歸云。 余忝官於楚，索其書者甚衆，遂舉家藏本趣之梨棗以

公同好。日星河嶽，萬古常新，則當世之識者自知之，非後學所敢測議也。

萬曆丙辰春二月朔，迴溪王世德謹跋。

崇禎刻本龍川文集小引

明　鄒質士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斲輪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真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性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真可爲不朽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

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鍼。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真，真物無贋，不可擇也。譬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群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俱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錢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築。

康熙刻本龍川文集序

清　姬肇燕

宇宙之垂以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氣節，曰文章。三者合而分、分而合者也。事功不立，其氣節可知；氣節不立，其文章可知。然求之古今，往往難其人。竊謂永邑同甫陳公可以當之。

公以解頭而魁多士，於書無所不讀，無奇不搜，紫陽諸公往往敬而崇之。爲文汗牛充棟，其美不暇盡述。即如上宋帝四書，事功雖未大就，而其心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卧龍、龍川，千古一轍，何多讓焉！至其氣節，雖屢遭刑獄，而百折不回，饒有銅肝鐵膽、唾手燕雲之志，所謂真英雄、真豪傑、真義士、真理學者，非其人耶？爲文章，上關國計，下係民生，以祖宗之業爲不可棄置，子孫之守爲不可偏安。其崇論宏議雖備見於全集，而此四書中爲尤備，豈與庸庸碌碌之輩，低頭而談性命無補於時者，所可同日語哉？

然文集之刻已不啻一而再。奈兵燹後梨棗遇災，其散見於人間者雖尚有傳書，設久而失傳，豈非後人之大過耶？今靈源後裔陳子良樫、應策等捐資而重刻之，固一姓之光，闔邑之光，實天下後世文人學士之幸。使同父事功炳於千秋，氣節昭於霄漢，文章如江河之流，日星之耀，山河有壯氣，今古有奇，豈不快哉！予宰兹土，景崇瞻拜，匪朝伊夕。然愧不能文，潛德幽光，末由闡發，而獲觀是刻之成，遂不覺喜而忘其拙也，爰濡筆而爲之序。其倡捐者，則嗣彦名世之寵昱

世、盛懋、大懋、枝、璋、疇、希平也。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菊月，後學知永康縣事金臺姬肇燕鶴亭氏題於桃溪署中。

道光刻本龍川文集跋

清 陳坡

公世居永康之前黄，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諱焕，徙居義邑繡湖之濱。生次子諱林，登宋嘉定進士，任都昌令，子姓蕃衍，稱上市陳，實坡西門一派所由始也。

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内有脱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閲《朱文公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即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晋跋本，有詞七首，從黄昇《花菴詞選》採入，語多纖麗，或疑贋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吕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户之見也。刻成，略記緣起於簡末。

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同治壬辰重刊龍川文集序

清 胡鳳丹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

陳某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録本，然不多觀也。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憶自髫齡就外傳，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粵賊遍躪江浙諸郡縣，曩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又寓書湘蜀間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月蕆事，爰爲志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

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龍川文集辨譌考異跋

清　胡鳳丹

戊辰十月，《龍川文集》刊刻成書三十卷，附吕東萊、葉水心二公贈答諸篇於後。校原本者蕭金門刺史良駒，校繕本者王仲珊

茂才樹之。閱六月而告成。雖經同人研究再三，余心猶耿耿未敢公諸同好。自秋仲至冬初，公餘之暇，反覆推求，漏至三下，秉燭搜尋，得味外味。

集中遇廟諱、御名、聖諱，並恪遵國朝體例，敬謹缺筆。凡各本訛舛，有歧異者，有從同者，復檢經史群書暨各集之可考證，以理之最長者折衷之。明本有脱略之字，舛錯甚多。繡湖本，道光二十九年重刊，陳東屏司馬因刻是書覓得三種，惟得於金華者爲最工，其錯誤略爲訂正；明辨齋本，長沙余氏所刻，採選稀少。合觀諸本，亥豕魯魚，層見叠出，而俗字棼如，尤宜糾正。是刻其顯然訛舛者，校正一二，其間深奥而湮晦者仍從其舊，以俟世之博學者講求而質正焉。

同治七年冬，鄉後學胡鳳丹謹識於退補齋。

同治壬辰刻本龍川文集跋

清　王柏心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讎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

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霍震爍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雄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

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刻成，屬柏心紀其事，附諸末簡。

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同治己巳覆刊龍川文集跋

清　應寶時

寶時備兵海上，適當江浙兵燹之後，書籍散亡，棗梨殘燬。吾鄉《龍川先生集》版從金刀銅馬中奪存者，雖有斷爛漫漶，尚可補綴，遂命工完之。適宗孝廉廷輔自常熟來，爲言集多舊刊，因出篋中所攜崇禎本見示。寶時亦別覓得新舊本三種。公暇復輯有補遺一卷，附録二卷。將屬令覆校，而孝廉遽歸。次年春復來，始付之，成《札記》一卷，改定一千餘字，往來商校之札附焉。

嘗考先生平生著述，《三先生論事録》及《禮書補亡》皆當時手刊行世，《伊洛遺禮》即附《補亡》後，亦當刊行。《孟子提要》、《伊洛正源書》、《類次文中子》俱經東萊論定，其刊否不可知。《三國紀年》《高士》以下諸傳則固僅成贊序，未有完書。乃細檢《宋史》，並無一卷著録，何也？

《四庫全書》史評類存目收《三國紀年》一卷，詞曲類收《詞》一卷，已具見集中；總集類收《歐陽文粹》二十卷，今通行；別集類則收是集，以視原帙，乃十佚其三。嗟夫，先生之經濟既抑塞於生前，又復令其文章存亡滅没於身後，非後起者之咎歟！

寶時不敏，於先生之王霸作用未能窺見萬一，謹著覆刊之由於簡末，以俾有志斯道者得所辨正云。

同治己巳五月，同邑後學應寶時跋。

龍川文集札記序

清 宗廷輔

《龍川集》刻亡慮十數本，大率以明成化書院本爲最古。今所見者成化本外，嘉靖之晉江史朝富本、崇禎之錢塘鄒質士本、道光之義烏陳坡本、同治之永康胡鳳丹本四刻而已。成化承殘闕之餘，繕刊草草。諸本雖遞有糾正，然亦得失參半。今一以成化元本爲主，參之以諸本。鄙見所及，亦附存一二，皆注明於下方；而其間譌字脱句，無可是正者，姑仍之。至諸本之舛奪糾紛，不復詳具云。

同治己巳四月，常熟宗廷輔記。

致應寶時論龍川文集書 原載應刻本卷末

清 宗廷輔

敏齋方伯大人閣下：

輔海隅一書生耳，一言之善，獎許逾格，將徐誘掖之俾至於大道，而駑駘之質，鞭之不前，又復恕其愚頑，俾竭所長以自效，虛懷下士，有加無已。他時身秉國鈞，吐握之誠知復何似。此誠當於古之君子求之者也。承示龍川一集，竊嘗反覆讀之，知書賈之所謂宋版，實則明成化間所刊之書院版也。按《永康縣志》載，龍川書院在龍窟山小崆峒，明成化間里人朱彦宗建。則成化以前並無書院可知。今集首卷末行題「龍川書院朱彦霖捐貲刊行」，疑「宗」乃「霖」字之譌。又每

卷第二行稱「九世甥孫朱潤刊行」,❶以字義核之,疑彥霖即潤之字,當取霖雨潤物也。且由紹熙數至成化,三百年而近,以先忠簡至輔二十五世計之世數亦爲近似。惟第二行均經鏟去,而第七卷及第十六卷尚有「明邑後學汪海又似「淵」字。補輯」八字,仿佛可認,則輯者汪海,刻者朱潤,字畫較然。卷末附録《書院記》,必是兩公所作,詳著創建之由;卷首亦當有序,申明覆刊之故。第以版式差近宋元,不知何時流入坊肆,奸黠書賈惡其害己,遂並刊去之以售其僞,此事之瞭然者也。所可疑者:今所行道光《永康縣志》,悉本舊時應、徐、沈三《志》,應《志》成於萬曆九年,距成化末不及百年,何以汪朱均未載其人?《藝文》所收至在兩卷外,可謂富矣,《龍川書院記》、《詩》何以並不收入?且《藝文》目録載《龍川集》,並不著明卷數,一似未見其書者。輔嘗薄明以後邑志百無一是,此其一端矣。

又按葉水心《序》稱:「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余。書院版如是,近本改四書爲三書,改四十卷爲若干卷,《水心集》亦然。蓋今通行之《水心集》已非宋時元本。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又《書集後》云:「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似《屬辭》、《長短句》均在四十卷以內,而《宋史·藝文志》集部別集類載《陳亮集》四十

❶「第二行」,原誤作「第三行」;「甥孫」,原脱「孫」字,均據成化本改正。

卷，《外集詞》四卷，與《文獻通考·經籍類》所載卷數合。又《通考》載陳振孫《書録解題》云：「亮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則元刻四十卷當止是《龍川文藁》。今集三十卷，《春秋屬辭》已不存，詩詞又雜入其間，斷非當時舊第。拾遺補闕，誠後起事也。惟宋人總集傳世頗稀，昔吾鄉毛子晉刊《宋六十家詞》，《龍川詞》後補遺七首，僅從黄昇《花庵詞選》録入，《跋》疑《集》稱《詞選》，當爲亮子沈集作「沆」。蓋集序行書作「沆」，字形與「沈」相似。亦可見子晉所見即是此本。特表乃翁磊落骨幹，有所刊削。而《提要》許爲言得其實，是均未知龍川元有四卷之本，爲失考矣。又書院本水心《序》，末題「嘉泰甲子春」，距龍川歿才十年，故其《書集後》云：「余既爲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岩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今廣東擺字版刻作嘉定十三年，是距龍川歿幾及三十年，安有二十年前轉有既序云云乎！率臆塗易，謬妄甚矣。又《言行外録》稱：龍川紹熙四年舉進士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則卒在紹熙五年甲寅，至嘉定六年癸酉恰二十年。金華府《官師志》：知婺州軍事邱壽雋，嘉定六年由朝奉大夫任。則真長當即壽雋之字。惟教授侯敞、推官趙崇岩均不著録。蓋府志官師，在宋惟州守及東陽令最詳整可觀，當由紹興洪氏遵《東陽志》、至正瞻氏思《續志》之舊，餘則從别處摭入，故參差不齊如是。否則豈有趙宋一代州守至二百六人之多，而教授推官僅四人五人之理乎？

又按龍川著作宏富，《宋史·藝文志》均不存目，惟載陳亮《通鑑綱目》二十三卷。竊

疑朱子所作，龍川豈不見之？而朱子《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入史部編年類，此則入史鈔類，又與《何博士備論》、《葉學士唐史鈔》並列。《備論》四庫入兵家類，又《唐史論斷》、《唐鑑》、《讀史管見》等書，四庫悉入史評類。《宋史》并入是類，則是書之爲評爲鈔，均未可定。然摘鈔史事以備程試之用，斷非龍川所爲，若以爲論斷其得失，而兩家尺一往來，何以畧不提及？今書既亡佚，存而勿論可矣。輔學殖淺陋，私心揣測恐未能有當萬一，伏惟惠而教之，幸甚。

又書

使者來，辱示齊校《龍川集》一部，復續領到舊刻成化汪氏本、嘉靖史氏本、同治胡氏本各一，而輔篋中適攜有崇禎鄒氏本，因參錯讀之，曲折之故，可畧而言：

蓋龍川元集四十卷，邱侯真長刻於嘉定間者，流傳至成化，已閱二百六七十年，更歷兩朝，洊經兵燹，非獨版本久燬，即卷帙亦復叢殘，汪朱兩君以創建書院之餘貲，復輯此編行世，豈非陳氏功臣？然讀書未深，復局於方隅之見，取《三國紀年》一編，改纂原文，回易次第，以求合於紫陽《綱目》，而東萊文字遂并罹其災。《樂府》四卷，選存三十闋，絀吟風弄月之辭不登隻字，而汲古跋尾至誤冤其子，凡此皆有意尊崇，轉成僭妄。一《進中興論劄子》也，而以爲《序》；一《授職謝表》也，而以爲《笏記》；文目全不相應。《問答》十二道，《謝安比王導》四論，《經書發題》七通，與問答相類，但有問無答耳，玩「發題」二字可見。《國子》、《傳注》等十策，疑即水心《序》所謂《陳子課藁》，當時私擬程試之作，與水心之

《永嘉八面鋒》相似，今忽攙入《箴》、《銘》、《贊》有韻之文，前後絶不相蒙。別律於歌而類歌於詞；與范東叔一書也，析而爲二；與吴益恭明是兩篇，而一缺其尾，一缺其首，遂合爲一；凡此亦題署失當，編次無法。

至脱文，如《書林勳本政書後》、《與陳君舉》第二書、《祭徐子宜内子文》，今已補完。《東陽郭德麟哀辭》之類；誤字，如兢競、誤悟之類，皆未能補正，又無足論矣。然摹印之久，雖刓弊已甚，實有可證他本之譌者。試就嘉靖本勘之，「然後從而告之」，「告」脱「口」字，遂改爲「省」；《問答》九。「援上此議而光武從之」，「上」字左横微缺，似匕，而以爲重上「援」字；《酌古論》。「而珪獨察其有恥」，「有」字適在行末，誤加一横，而以爲「直」字；《王珪確論如何》。「董生之淵源王道」，「王」字蝕存上畫，而以爲「一」字；《蕭曹丙魏策》。「則煩廟論之平章」，「煩」字火旁中直缺，而以爲「頌」字；《謝留丞相啟》。「具言荆南非他比，又犯諸公之怒」，一「具」一「犯」，口形尚存，而一改「常」字，一改「重」字；《與章德茂》，《與應仲實》。「奔風逸足」之「逸」，「紙尾所謂律法」之「尾」，版中裂，微刓，而「逸」誤爲「送」，「尾」認爲俗體之「笔」，改從「筆」；《復杜仲高》。「比我年二十有三」，「三」字中蝕，止存二畫，遂改爲「二」，則與《葬先妣墓銘》不合；《祭妹文》。「敢迯其責」，不知「迯」爲「逃」之俗體，而去「辵」爲「外」；《與應仲實》。「則各有力也」，誤「力」爲「办」而改「辦」爲「辨」；《問答九》。以及《三國紀年序》、《酌古》、《薛公》論，俱全行寒岡切。脱去。使非成化本尚在，烏從證之？復有覆刻既訛，讀不可通，因改而益訛者：《義士傳序》之「其民之姓氏」，「民」謂頑民也，嘉靖本誤「名」，而道光本遂改之爲

「與」；《中興傳序》之「胡爲喜言此等狂生」，嘉靖本誤「喜」爲「余」，而道光本遂改「此等」爲「其人」；「婺州準備將劉幬」，人姓名也，嘉靖本「將幬」二字誤倒，道光本遂於「將」字下妄加「軍」字；一「忭」字也，一誤「仆」，再誤「朴」，復改「朴」爲「樸」，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成化本之在今日，不可謂非碩果也。至道光本補遺五條，其二條從《百子金丹録》入者，毫不足據；《三先生論事録序》明載集之卷十四，而以爲不存；「天下不可以無此人」數語，王伯厚明言龍川科舉文，何義門疑即《上孝宗第三書》佚語，固未必然，然寥寥數言，不成片段；《梅花詩》之採從《金華詩録》，與同治本《水龍吟》三詞之採從《宋詞綜》相似，大抵皆未見元書，隨手掇拾。至改「閤門」爲「閽門」，改「宁廊」爲「宇廊」，改「流轉」爲「流傳」，以及屈完、烏桓、耿弇、耿舒、魏徵、公孫宏等之改從元字，未免失之不考，則同治本要未盡可據也。

今謹從先生指，别輯《札記》一卷，一以成化本爲主，參以諸本，正其訛闕。至齊氏所録舊序，又有萬曆王氏本、康熙陳氏祠堂本，今均未見，闕之以俟後賢。輔見聞淺隘，凡所覼縷，鹵莽罅漏，亮所不免，惟祈曲加原宥，幸甚。

汲古閣本龍川詞跋《宋六十名家詞》

明　毛　晉

同甫一名同，永康人。光宗策進士，群臣奏其卷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大喜，又有「天留遺朕」之詔。其恩遇如此。據葉水心《序》，其集云四十卷，今行本只三十

卷，想尚多佚遺。其最著者莫如《上皇帝四書》及《酌古論》。《自贊》云：「人中之龍，文中之虎」，真無忝矣。第本集載詞選三十闋，無甚詮次。如《寄辛幼安賀新郎》三首，錯見前後。予家藏《龍川詞》一卷，又每調類分，未知孰是。讀至卷終，不作一妖語媚語，殆所稱「不受人憐」者歟！湖南毛晉識。

龍川詞補跋

明　毛晉

余正喜同甫不作妖語媚語，偶閱《中興詞選》，得《水龍吟》以後七闋，亦未能超然，但無一調合本集者。或云贋作。蓋花庵與同甫俱南渡後人，何至誤謬若此！或花庵專選綺艷一種，而同甫子沈所編本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❶故若出二手。况本集云「詞選」，則知同甫之詞不止於三十闋，即補此花庵所選，亦安得云全豹耶！姑梓之以俟博雅君子。湖南毛晉又識。

龍川詞跋《續金華叢書》

清　胡宗楙

《宋史·藝文志》載《龍川詞》四卷，久佚。茲集詞凡三十闋，在本集内，前後不甚詮次。汲古閣毛氏由家藏舊刻内分調類編，摘出別行，又補遺七首，則從黄昇《花庵詞選》採入。花庵選多纖麗，或疑贋作，毛晉闢

❶「沈」，應作「沆」。參看附録宗廷輔《致應寶時論龍川文集書》。

之，是矣。但以與本集殊，疑爲同甫子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似又近於臆測。永康應氏所刻《龍川文集》，有詞十五首入補遺。義烏陳坡刻本，削去《水龍吟》、《洞仙歌》七首，仍以贋作爲疑。家刻《陳龍川集》，係從《詞綜》宋詞録刊，厪三首，余此刻從汲古閣本録出別行。季樵胡宗楙。

絜齋集

〔南宋〕袁燮　撰

王瑞明　校點

目録

絜齋集卷二十四

近體詩

校點說明

袁燮(一一四四—一二二四),字和叔,號潔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初入太學時,陸九齡爲學録,同里沈焕、楊簡、舒璘皆在學,互相砥礪切磋。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諸人同師事之,成爲陸學骨幹。他們活躍於四明山麓、甬江流域一帶,因此有「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之稱。袁燮於南宋孝宗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登進士第,調江陰尉,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官崇政殿説書,除禮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終於顯謨閣學士。謚曰「正獻」。

袁燮是陸九淵心學得力的傳承者。陸九淵思想的核心是「心即理」,袁燮認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有不根於心而可以言道者乎」(卷十《韶州重修學记》),與陸九淵心學完全一致。他更認爲「人之本心,萬善咸具」(卷八《跋八箴》),與陸九淵的「心之本真,未嘗不善」之説如出一轍,可謂得心學之精髓。陸九淵注重實踐功夫,深受袁燮欽崇。袁燮以爲陸九淵的一言一行,「上而起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卷八《象山先生文集序》)。最使袁燮心悦誠服的是陸九淵以言傳身教啓發學者成聖成賢的信念:「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卷八《象山先生文集序》)消除學者對聖賢「千萬里」的隔閡,啓迪、勉勵、促進學者對聖賢的追求。袁燮對此心領神會,奉爲圭臬。

袁燮踐行陸九淵的教誨,以所受陸九淵之教誨授徒。他任國子祭酒時,教誨諸生「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真德秀《正獻公行狀》,見本書《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下附録三),以「忠信篤實」指引學生脚踏實地地做人。他敢言直

諫，關心國家民族生死存亡。要求皇帝奮發圖强，崇獎樸直，勤於好問。更膽敢指責皇帝「是非得失，懵然不辨」（卷一《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充分顯示其赤膽忠心。特别值得重視的是他恤民疾苦，推行荒政審慎細緻、公平合理，經常向朝廷報告災情及百姓垂死掙扎的慘狀：「今吾民之困甚矣，徵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免復催，有追胥之擾，有鞭箠之嚴，惟命是從。」（卷三《論國家宜明政刑劄子》）更加以「貪吏肆虐」，民不聊生，袁燮爲此痛心疾首。袁燮還堅決主張抗金。圍繞抗金問題，他精心研究，除在許多奏疏中陳述復故疆、修邊防、刷國耻之策外，還寫有《論守》等專文，認爲宋軍互不支援之弊，是每戰必敗的癥結所在。在抗金的戰略戰術上，袁燮頗多遠見卓識。

袁燮《絜齋集》原由其二子袁甫兄弟共同編纂，刻於紹定初元（一二二八），是最初的本子，所收文稿並不完整，其卷數不詳。《直齋書録解題》載《潔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宋、明書目皆作《潔齋集》，現存《永樂大典》所載，亦作「潔」。四庫館臣所輯作《絜齋集》，異於前人。《文獻通考·經籍考》載其後集作十二卷。明初尚有其書，後佚失。現在通行的《絜齋集》二十四卷本，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無法區分前、後集，故混爲一集，以類編排，勒成二十四卷。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以活字排印。《四庫全書》又依此本抄録。但四庫本對「女真」、「戎」、「金」等違礙字改動頗多，而武英殿聚珍本則較多保存了原貌。《叢書集成初編》本據武英殿聚珍本排印，做過校勘，爲學者所重。

袁燮的著作，除收入《絜齋集》的文稿外，尚有《絜齋家塾書鈔》，《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均作十卷。但《四庫全書總目》作十二卷。據張壽鏞《袁正獻公遺文鈔序》，袁燮尚著有《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寶訓目録》二卷、《經武要略》、《兵略》、

《陸象山年譜》及《定川言行編》。可見《絜齋集》缺遺甚多。爲彌補其缺遺，本書除收入袁燮二十一世孫袁士杰輯、張壽鏞校刻《四明叢書》本《袁正獻公遺文鈔》上下二卷、附録三卷外，特從《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七五一〇、七二三九，及《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補輯七篇，作爲補遺。其《毛詩經筵講義》屬經部著作，未收入。

《絜齋集》雖非袁燮全集，遺缺較多，但足以反映著者思想言行的真實内涵，對正確理解宋代理學、儒學不無幫助。

關於本書校點問題的説明：本書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爲底本，以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爲對校本。補遺《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三《正獻公行狀》，據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西山文集》（簡稱「四庫本《西山文集》」）進行了校勘。

校點者　王瑞明

御製題袁燮絜齊集六韻

學爲君子儒，體用亦相符。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燮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具詳《宋史》本傳。邊情言頗悉，民務政多殊。集中劄子幾及三十首，其料敵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治要，亦切實可見施行。向惟散見《永樂大典》中，今爲裒輯得廿四卷，雖未必能盡還原書之舊，亦可存十之六七。因命刊刻，以廣流傳。《大典》昔割玉，裒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因在此，詩文餘事乎。

乾隆乙未仲夏

四庫館臣提要

臣等謹案:《絜齋集》,宋袁燮撰。燮,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追謚正獻,學者稱絜齋先生。事蹟詳《宋史》本傳。燮初與同里沈焕、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磋,後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生平著述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二卷。其目見于馬氏《經籍考》,久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搜討未獲,遂并其人而没之。今獨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裒集編次,得文二百三十九首,詩一百七十七首。雖未必盡合原目之數,而所存亦云富矣。燮詩文淳樸質直,不事粉繪,❶而真氣流溢,頗近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政事,亦極剴切詳明,足稱詞達理舉。蓋儒者之言語無枝葉,固未可概以平近忽之也。惟《永樂大典》内,于前、後二集,標識未明,無可辨別。謹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後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甫,舉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官至兵部尚書,以才略顯,亦有傳在《宋史》中,蓋能承其家學者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黄良棟

❶「粉」,原作「紛」,據四庫本改。

絜齋集卷一

宋　袁燮　撰

奏　疏

都官郎官上殿劄子

臣恭惟仁聖在上，涵育群生，無有遐邇，同一覆載。施惠務從其厚，用刑寧過于輕。無愧于古聖人用心矣。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明效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爲不久，而稽其效驗尚爾遲遲，何可不思其故歟？

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並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雖未極純懿，而能勉强振作興起，治功爛然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視今之治具，已畢張乎未乎？民生已舉安乎未乎？更化以來，招延俊彦，隨才授職，責其成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頽綱未至于盡舉，宿弊未免于猶在，則難以謂之畢張。都城之内，財貨疏通，米價至平，閭閻熙熙，遠過曩日，民生似亦

安矣。而遠方之民，凋敝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豐歲，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舉安。陛下尊居宸極，臨制萬方，惟所欲爲，其誰能禦？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猶未至于昭明彰著，歲月蹉跎，所就止此，豈不深可惜歟？

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温柔自安，而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謹所從出，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號令之精神也；褒一有德，而千萬人悦，戮一有罪，而千萬人悚，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恭而無媮惰，有潔清而無貪濁，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逋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明恩威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興于禮遜，五穀屢豐，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

昔我藝祖，秉上聖之資，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齊乾坤，如再開闢，端門軒豁，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周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也。惟陛下省察。

輪對陳人君法天劄子

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寖歷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于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爲，豈真能有益于己也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于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爲法。陛下内揆于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爲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爲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鈎；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月日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

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于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

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爲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不能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内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四裔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强，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真之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

之流，遂欲苟安于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强，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强，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寖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强中國之威哉！

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于公則天下服，出于私則公道廢。皋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彦，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言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于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于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拔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齒，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持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

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饑困，上軫淵衷，多方賑䘏，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于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群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

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寖盛迺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内帑之儲，本爲凶荒之備，耗于侈用，誠爲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絶他費，專以救荒爲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絶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

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爲天；疇咨乎衆，舍己從人，所以爲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虚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當有超卓逸群之彦；患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

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于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静，行此四者，易于轉圜。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絶上下，交相爲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説，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

假，熙事告成；群臣争爲歸美之詩，極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望于陛下也。奉而承之，于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裨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用人劄子

臣聞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爲陽，四裔爲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是故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

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途漸梗，賢者相率潔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爲念者，寑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

《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于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霪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于今，必不足于後，旱澗隨之，饑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

金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警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案：惇德，原本避宋光宗諱作「崇德」，今改從經文。傳亦云：「進英俊以强國本，本强則精神可以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誰敢侮之？

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人主易以疎；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治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悦，而足以亂德。金人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爲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于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兹事爲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獎拔忠賢，不啻饑渴，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納諫劄子

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

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于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説。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于是乎姦心寖長，無所忌憚，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于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于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法也。言雖忤意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于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忠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溢于常典，榮名冠于西清，擢其後嗣，寘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樸直之士，若龜年之効

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没，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宫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于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于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于國，豈不明甚？

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于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于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

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申述延訪之意，謂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于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于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聖言之簡要。

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爲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爲于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尚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

《乾》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仲虺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于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辨一職，孰爲人望所歸，孰爲清議所貶，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爲綱，何者爲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于爲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于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于閲習者矣，而多苟簡者。掊克日甚，名籍多虚。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于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于清問而已。今宰執奏事，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

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救正，歸于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于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宰執，日益加詳。至于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奏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訪，究其所藴，必將

披瀝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率由善道，可謂盛德矣。而于接對官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爲聖父淵默于上，而子道亦當爾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苟有所疑，亦必咨問。況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爲急乎？此在陛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于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然知好問之益，每一月具所語官僚問答之語，悉以上聞，則智慮日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幸甚。

輪對陳人君宜崇大節劄子

臣聞天下有大體，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衆善從之，則天下可以大治；闇于大而明于小，難乎其致治矣。陛下視今之治效爲何如哉？以言乎財計則未裕，以言乎兵力則未强，以言乎人才則忠實可仗者寡，以言乎民生則愁苦無聊者衆。明聖在上，而是數端者未滿人意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論語》：「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乾惟其大，所以能首出庶物。堯惟其大，所以能光宅天下。大則足以兼小，小則烏能兼大？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古有言曰：「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以觀其餘矣。」夫小節亦豈可略哉？蓋慮夫君人者，安于小而不志

于大，故抑揚其辭，以恢廣人主之心云爾。

竊聞近者禁中銀器頗有遺失，掌者不虔，加以責罰，法當然爾。而陛下惻然憫念，易之以錫，樸素如此，可謂儉矣。不忍以器物累人，俾貪者息心，而掌者無責，可謂仁矣。臣願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充而至于中外冗費，靡所不節；自一念之仁，充而至于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恢恢乎其大哉！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以羊易之。孟子勉之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唐開成之主，舉衫袖以示近臣曰：「此衣三澣矣。」柳公權箴之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則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迺末節爾。」由是觀之，人君于小大之辨，可不嚴哉！天下，大器也，唯大君能舉之。

伏惟陛下恢洪志氣，無自菲薄，篤信聖人之言，力行先王之道，立大規模，成大功業，以隆我宋不拔之基，豈非大君之所爲哉！古人恥君不及堯舜，事中常之主，猶欲引于當道。況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足以與古帝王匹休，而猶有未及爲者，此臣所以發于中憤，不能自默也。孔子曰：「爲仁由己，❶而由人乎哉？」惟陛下自强不息，日進無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結人心劄子

臣聞保邦之策，其威聲在備禦，其根

❶「仁」，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本在人心。人心有膠漆之固，則國勢有嵩岱之安。何憂乎外裔之不服，何慮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善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政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攖拂，豈有不感悦者哉！感悦益深，則根本益固矣。

陛下視今之生靈，果皆樂其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于民乎？朝廷之意，未嘗不以忠厚爲主，而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爲能。園田再給，畝輸千錢，未爲過也。然歉歲糴價翔踴，則輸錢爲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爲優。今概取之，已不樂矣。况既輸錢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敢减落者没入貲産，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减落，而遽繩以法；已摽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觖望，能無怨乎？罪麗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爲利；逋負官物，責之償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苗之斛面日增，關市之征税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夜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能不涣散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内，民物熙熙，可以爲慶。當知自此而往，騷騷不如，誠爲可憂。我太宗皇帝嘗因觀燈御樓，美京輦人物之盛。宰臣吕蒙正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都城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正大臣規正人主，愷切如此。臣愚亦望陛下樂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爲民之所欲，如是而爲民之所惡，靡不知之。然後肆頒明詔，誕告萬邦，政

令之不便于民者更之，官吏敢爲民害者去之，逋負之不可催理者蠲之，枯旱之久，濡以甘雨，豈不足以悦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嘆息愁恨，今日之謳歌鼓舞，在陛下一轉移之間爾。人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驗于今日矣。

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亟圖之。

輪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

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藝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昧草者，仲淹擷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案：《范仲淹年譜》，事在明道二年八月。其言切矣，而不以爲忤。豈不曰民之艱食，固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財而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

今陛下躬行儉約，誠心愛民，同符于藝祖，匹休于仁宗矣。然不知黎庶之疾

苦，果能盡達于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荆襄，米斗數千，强者急而爲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淮西漕臣目其饑羸困斃之狀，摹寫爲圖，觀者無不愍惻。不知亦嘗進御如范仲淹之進烏昧草乎？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譏當世奏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寬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閭閻纖悉之情，畢達于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父母斯民之意篤矣。

臣聞古者制國用，必于歲之杪，曷爲其必于是時也？五穀多寡，歲終畢見，可量入以爲出，歉歲用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嗷嗷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卹則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爲喜，而又軫念饑民之寒，更糴爲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失之略，庶乎恩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

周世宗，五季之君爾，猶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其撫摩涵育有所未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靈之幸，實宗社之幸。取進止。

絜齋集卷一

絜齋集卷二

宋　袁燮　撰

奏疏

輪對建隆三年詔陳時政闕失劄子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闕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不候次對。

臣聞國家之務，有緩有急。急者宜先，緩者宜後，不可易也。苟不明乎先後之序，而緩其所當急，譬之拯溺救焚，而欲從容以待之，其能免于焚溺乎？太祖肇造區夏，虛懷聽納，凡轉對臣僚，必欲指陳急務，且許非時上章。聖訓如此，當時群臣，誰敢以泛泛不切之語上瀆天聽哉！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聖如堯舜，不可復加矣，而不過乎急其所當急，然則緩急之序，其可紊乎？今天下之務，固有甚急者矣。而群臣進對者不能盡遵皇祖之訓，或陳不急之務，苟塞一時之責，是誠何心哉？爵禄之念重，指陳利害，或與時忤，有妨榮進，不若姑舉細故，下可以計日俟遷，上可以不次拔擢，自爲身計，不得不然。操是心以事君，豈得謂之忠臣哉？惟其言不盡忠，所以刑獄之冤濫，百姓之疾苦，凡事關急切者，明主不得以盡知。且夫人命至重，賊殺不辜，漢法甚嚴，雖張

敵之才，不免罪廢。

今仁聖在上，而牧守苛酷，或罪不至死，輒行腰斬；或盜不盡獲，誅及主將。輕蔑朝廷，專恣無忌，此藝祖所謂刑獄冤濫者，陛下亦聞之乎？吾民困于征斂非一日矣，而近年尤甚，已放而復催，已輸而復納，刻肌及骨，無所赴愬。此正藝祖所謂百姓疾苦者，陛下亦聞之乎？北方大擾，群雄並興，中原遺黎，皆欲相率以歸我。納之則未有供億之資，拒之則失其歸嚮之意，所當深思極慮，求兩全之策。而江淮帥臣，敢行一切之政，所在張榜，流民並與約回，盜賊並行剿戮。夫慕義來歸，不過此兩項爾，而拒絶如此之嚴，安得不怨？古人有言：「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使北方之民，皆與我爲仇敵，皆將致死于我，不知吾之帥臣將何以禦之？力不能禦，苟爲所勝，則江陵不固，而吴蜀斷而爲二，豈小故哉！此正藝祖所謂事關急切，非時上章者，陛下亦聞之乎？

臣願陛下申嚴藝祖之訓，凡轉對臣僚，惟急務是陳，敢有循襲舊態，毛舉細故者，黜責一二，以勵其餘，則佞諛之風變而爲忠鯁矣。北人來歸，嚴于拒絶，事關安危，不可不審。欲望明詔大臣，廣咨博訪，求夫策之至當，有安而無危者，此今日最急之務也，惟明主亟圖之。

輪對乾德三年内庫金帛用度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時厚斂于民。乃于講武殿後，别爲内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

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真宗謂群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内庫，太宗改名内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荆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所費巨萬，皆出于是，不取于民。」以陳彭年所撰《内藏庫記》示之。

臣聞傅説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内帑，所以爲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蓄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籤記之，名物不同，籤色亦異，制敵救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真宗所以形于嘆美也。

今陛下躬行儉約，崇尚樸素，雖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宫室，何以過此？不知内帑之積，足以爲兵荒之備否乎？聞之道路：陛下宫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内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内無供億之費，而房廊宫莊之入，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于内庫否乎？淳熙間，臨安守臣始以羨餘緡錢爲獻，每歲十萬，復益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博弈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淡泊，不邇聲色，宫掖之内，無復此樂，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如使此等錢皆歸内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較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爲，所以先爲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于此哉？金人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群雄紛然，皆與我爲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曰和戰兩端而已。與之

戰乎？安得兵力如是之勁？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内帑，其可不汲汲爲緩急之先備哉！

藝祖嘗言：「北人精兵不過十萬，我以二十絹易一首級，費絹二百萬，而北裔盡矣。」偉哉！英姿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爲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爲之具，亦何向而不濟，此内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爲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卮」，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爲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爲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内帑之豐亦當無異于先朝矣。惟聖主亟圖之。

輪對咸平元年彗出營室北劄子

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有彗出營室北。二月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暇逸。今彗出甚異，奈何！」宰臣呂端等言：「變在齊魯分。」上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耶？」參知政事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却妖矣。」丁酉彗滅。

臣聞人主克謹天戒，凡有災異，皆當恐懼修省，益進厥德，豈有此疆爾界之別耶？譬之人有疾病，或發于頭目，或發于胸腹，或發于手足，雖所在不同，皆吾身也，其可或憂或否乎？彗者，除舊布新，天之大變也。分野之說，古雖有之，然通天下一體，齊魯之災，即京師之災也。庸

君姑以分野自寬，聖主則惟災異是懼。真宗自謂「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可謂聖君之謨訓矣。昔宋景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今真宗畏天之言，深切著明如此，其感悟宜如何？自甲午至丁酉，甫三日爾，而彗遽滅，天人之感通，豈不捷哉！

聖主遇災而懼，同符周宣，而陰陽占驗之語，猶曰某分某野，不無避忌，此乃諛悦之言，不可不察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聽諛悦之言，諛言進則正論息矣，惟聖主審思之。

輪對熙寧三年太白晝見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爲主兵，而河湟、湖南、安南用兵，兹其應也。

臣聞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見，與日爭明，失其常矣，故其占主兵，兵戈將動于下，則金星先變于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方之强，故先從事于西戎，所以斷匈奴臂也。于是乎復洮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阼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爲國憂之。

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減膳徹樂，憂形于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凛乎有淵冰之懼。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埸將擾、事變方殷之兆也。而九重之上，

晏然自若，不以爲憂，何哉？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金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以警懼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爲虞，迨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

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疎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兵于外而專事交結，多方掊尅以充苞苴；軍人愁苦無聊，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教閱，未始頒賞，無以激厲，誰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之戰鬭，則有望風遁逃而已。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士卒，則人人慕賞，爭自奮于功名；以遣間諜，則冒死不顧，密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財，此所以能擒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固所當務也，而板築並興，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足。他日或有遺力，則又築其次急者。至于公論皆以爲可緩者，則姑已之。

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爲

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于一二年之内辦集兹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飾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爲固乎？臣所謂藩籬疎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星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藩籬也，皆大變于前日，則可以待不虞矣。不然，固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

輪對紹興十一年高宗料敵劄子

紹興十有一年二月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金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金戰，故金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金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虚鎮江一路，以檄呼其渡江，亦不敢來。」後卒爲上所料。

臣聞英主之興，所以能折服强敵，尊崇國勢者，惟其經營處置得其要而已。捕鱣鮪者，必以網罟；捕虎豹者，必以陷穽。設之于此，而使鱣鮪、虎豹墮其術中，則足以制其死命矣，高宗之制北敵用此術也。金人既陷壽春，乘勝進兵，衆人皆以爲憂，而高宗曾無懼色，豈姑以是安衆心哉？蓋先事經營，多方布置，至嚴至密，敵或迫江，則王師皆尾其後，彼雖兇强，豈敢輕舉妄動而送死于我哉！高宗之制敵，可謂得其要矣。

今日金運既衰，韃靼方盛，聞已提兵渡大河，圍陳蔡、攻潼關。金人之勢益蹙，其亡指日可待。則是朝廷所當熟慮者，非

金人，乃韃靼也。方興之勢，精鋭無敵，豈可不豫爲之備。誠得中興諸將分布于江淮、襄漢之間，委之閫外，聽其所爲，或衝其胸，或擣其脊，或擊其左右，使敵人躊躇四顧而不知所出，則吾可以必勝矣。雖然，良將未易得也，採之于公論，公論之推，必人材之傑然者也。紀律必嚴，教閲必精，方略必審，威聲必震，而何患乎大功之不集哉！竊聞今之邊防，疎略未備，守禦諸將，多不得人。而韃靼之勢，駸駸將逼，甚可懼也。經營布置，能如高宗，則亦可以如高宗之不懼矣。惟聖主亟圖之。

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

臣一介庸愚，寸長無取，誤蒙陛下拔擢，付以邊壘，伏自思念，無以稱塞，夙夜兢惕，靡敢遑處。今兹獲造闕廷，咫尺天顔，平生管見，得以效其萬一，天下大務，固非疎遠小臣所敢僭議。然聖明在上，千齡一遇，而不能以此時罄竭愚忠，仰酬天造，則臣之罪大矣。臣自待次累年，屏伏田里，因能究觀古今，頗識興衰理亂之故。嘗以爲物有綱領，事有管攝，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惟其要而已；爲治而不得其要，則艱苦而無成；論治而不舉其要，則散漫而無統。是用述所聞、誦所學，作書十篇，名曰《治要》，其目曰：一代之興，自有規模，《書》稱成憲，《詩》歌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作《遵法》；言路四闢，則下情無壅于上聞，作《求言》；搜選不遺，則賢能爭奮于巖穴，作《舉賢》；民者，邦之本也，固其本則邦寧，作《安民》；風俗，國之脈也，其脈不病，雖瘠不害，作《正

俗》；官所以治事也，在得其人，毋取于繁，作《省官》；兵所以衛國也，貴其可用，徒多無益，作《省兵》；官與兵省，而財不匱矣，作《裕財》；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作《恤刑》；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也，作《制敵》。臣之區區，雖不能盡知天下之利害，然蚤夜以思，妄論天下之要務，無出于此十者。位卑而言高，何所逃罪，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萬幾之閒，特賜省覽，儻有可採，裁而行之。豈惟少裨聖治，而微臣遭逢聖代，死且不朽矣。取進止。案：原目十篇，今缺《舉賢》、《安民》、《恤刑》、《制敵》四篇。又《省兵》、《裕財》二篇，僅有數語，缺文亦多，今無可考補。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于卑，亦不可以過于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爲吾紀綱粗張，法度粗修，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而成帝王之極功乎？是之謂溺于卑。間有英鋭之主，謂治效不當如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于今，志則大矣，而其效邈然，是之謂過于高。夫溺于卑者，固不足論；而過于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于開創之初，持守于太平之日。後世子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繩祖武者，可以安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紛更高皇之約束，雖嘉唐、虞，樂商、周，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然，則當今之務，宜將安取？臣竊以爲治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在昔五代之際，四海殽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

生我藝祖，以神聖英武之資，首攘姦凶，光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傳之無窮，列聖承之，靡所更改，此我宋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舍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于前，爲子孫者猶必世守之。況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哉！蓋我祖宗之御天下，道德仁義以爲之本，法制紀綱以爲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其爲慮遠，故其立法密。損益前代，斟酌事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業，坦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百聖而不慚，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謨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嘗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正說，所以繩祖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臣復何言？而臣聞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方憲宗慨想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且臣聞之「有遵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唱焉而不和，則治道闕矣。夫崇寬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裕州縣以寬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厚于取民。其餘庶事，懼或皆然，則大有戾于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于此，使中外臣子，罔不惟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皆治要也，而以《遵法》冠于篇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則是九者無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乎？漢魏相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具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爲由漢之治，自足以致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于今日者，亦奚必爲過高之説哉。案：以上《遵法篇》。

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上自公卿、大夫、服休、服採，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藝以諫，初未嘗設爲定員也。庶人謗于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于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于是有諫鼓、有謗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爲之法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案：不匡原本避宋太祖諱作不正，今改從經文。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儆以不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鯁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内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破崖岸，去邊幅，虚心以求之，和顔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況拂抑之、沮遏之，使不得盡其情歟！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爲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纔一二，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于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乃蓄縮畏忌，一至于是，此無他，順從則利隨，違忤則害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畏。非彼自畏也，雷霆之所擊，萬鈞之所壓，不能使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寖以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遼絶，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迫切之情，且不得

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我祖宗之際，詢訪群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或漆匣而藏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雍丘一尉妄言嬪嬙，布衣皂囊，書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護養風俗，類皆以犯顏敢諫爲忠。至于濮議新法之起，争之者雖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彼獨何恃而不恐哉？意者舍己從人，從諫弗咈，其風聲氣習，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饑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時變如此可言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忠言劘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哉？抑有由焉？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附己者之口，偷合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動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使其心奮發不能自已者，其必有在矣。夫瑰奇珍怪，産于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求而不得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謂也。」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斯其爲聽言也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樂聞過失，虚懷以改，庶乎忠言罄竭，而下情畢通，是則求言之實也。

案：以上《求言篇》。

臣聞風俗之弊，有可以復返之理，患爲政者不能以是爲急爾。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世每以是爲急。而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則因恬而不知怪，是何急于彼而緩于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在，雖有不善，未

爲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廉恥日喪，忠信寖薄，頹靡廢闕，以至于不可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元氣枵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之。雖秦之强、隋之富，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可緩耶？昔者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以爲憂，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爲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爲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質樸日消，此亦無足怪者。我國家列聖相承，美化流行，習俗丕變，既與古匹休矣，而審觀詳察，則尚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風也；末習之好，而去本寖遠也。富者競爲驕夸，貧者傾貲效之，歆艷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旦旦伐之，而本真微矣。臣觀漢文帝以敦樸先天下，而海内望風成俗，翕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❶而當時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純于古也，躬行于上，而俗移于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清心正本，無他嗜好，乘輿服御，一切減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求諸習俗，未覩其效。意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備歟？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宫室藻繪之飾，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卿大夫之家，婦人首飾，動至數萬；燕豆之設，備極珍羞。其侈汏如此，及從而問其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極，古人所以原本樞機者在是，而靡麗爲甚，

❶「宗」，原作「祖」，據四庫本改。

來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近歲以來，都邑之侈，徧于列郡而達于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澤有言：「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于寵倖。制之于親貴則天下從，禁之于寵倖則天下畏。」我真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内則自中宫以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于天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儉之化，形于宫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臣之家，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尚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于一二，以勵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寬于貴戚大臣，而急于士民之家，則人不服，何者？彼固以爲吐剛而茹柔也。躬行以爲之本，法禁以爲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遠近莫不一于正，此則正俗之要也。案：以上《正俗篇》。

臣聞唐虞官百，夏商官倍，成周六卿之屬三百六十，建官如此之簡也。夫其建官之簡，宜其庶事多闕，而至纖至悉，靡有不舉。夏商之制，臣不得其詳。而成周之制，則有《周官》在，今可覆也。自衣服飲食之微，羽角荼炭之末，陰陽巫祝之技，至于鼃黽之去，蠹物之除，妖鳥之射，類有職掌，而當時不病其冗也。古之制，官因事而設，理之所不可無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所謂天者，豈遠于人乎？即理之所當然者是矣。有是理則有是事，即有是官。設官分職，惟理所在，則雖繁而甚簡，何者？理盡而止，不容有贅焉者也。三代而上，公卿百執事之職，

一定而不可增損，達此理而已矣。兩漢而下，建置漸繁，至隋唐而尤甚。體統不明，官職紊亂，于是乎省官之議興焉。夫當流弊既極之後，豈可無變通之術？而所謂變通者，未易言也。省之而得其道，則人心帖然，誰敢不服？省之而悖于理，則怨謗四集，未能革弊，而人心先不悦矣，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張延賞嘗省官矣，而道路呰謗；柳仲郢亦嘗省官矣，而議者厭服。省官一也，而人心之應乃爾不同，此無他，延賞不得其道，而仲郢能當于理故也。在理不可不省，而人心皆以爲當然，何爲而不服哉？省官之説，在今日誠不可緩，而理所當然者，不可不講也。某局，事至簡也，而官猥衆，省之可也。某局，事至劇也，而官亦多，勿省可也。或出于先王之所創立，或出于末世之所建置，當因則因，當革則革，概之以理可也。舉事以理，而私意不行焉，則人心必服，雖有不服者，事久論定，而亦從之矣。雖然，此猶其流也。遏其流不若疏其源，今日之官所以冗，豈非所從入者太多乎？即其所從入者裁節之，此所以疏其源也。昔藝祖之法，自臺省六品五品諸司，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而仁宗之世，則損其數。至于神宗之初，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任。夫聖人豈樂此矯拂人情哉？蓋曰：此而不節，則來者日衆，官不足以處之，而日益冗矣。紹興之初，以一官而兼數職。今也以一官而分數人，閒曹冗局可省者衆，推求其端，何以至此？近者聖斷赫然，自宰執以下，任子無不減損，固已疏其源矣，持之至堅，確乎不變可也。延閣秘殿之職，任子之自出

者，勿庸輕授可也。戚里恩澤之濫，可損者損之；府史胥徒之員，可汰者汰之。凡無益于國，而坐糜廩禄者，省之又省，而冗官之弊革矣。夫舉事而咈人情，固聖人所不爲，惟理所在而能疏其源，則其弊自去，而人不驚，又何以至于怨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臣以爲省官之方，要必出于此可也。案：以上《省官篇》。

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强。案：以上《省兵篇》。

冗官之未省，冗兵之未汰，皆不可言政事。此蠹財之大者也。案：以上《裕財篇》。

絜齋集卷二

絜齋集卷三

奏疏

宋　袁燮　撰

論立國宜正本劄子

臣生禀惷愚，不識忌諱，每思古人有言：事君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況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以是爲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舟也，漏焉而窒之，斯不溺矣；天下猶大厦也，欹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耶危耶？强耶弱耶？如其安且强也，雖方盛之强鄰，猶嚮風而慕義。今者蕞爾殘金，猶敢肆其憑凌，則中國之不安不强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則將若之何？此臣所爲夙夜懍懍，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

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爲君，可謂不孤矣。然忠臣良士，助焉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張昪爲中丞，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勞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對曰：「臣樸學愚忠，託身睿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于斯見之，可謂至忠至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禄養交

者乎？君譬則腹心也，臣譬則手足也，一體相須，休戚利害，靡不同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所以恢張之道。痛心疾首，莫敢遑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曼是娱，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相與恬嬉而已，赤心謀國者，固如是乎？賢才之于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奇偉卓犖難合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爲時用，人臣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乏人，而挾私害正亦或有之，合于己則掩覆其大過，異于己則指摘其小疵，毁譽發于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京輦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潦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偷合苟容，以梯媒寵禄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三節目爾，其餘宿弊，人主之所當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爲不敢言者，蓋言之則大拂人情，非所以養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今夫一介之士，利害止于一身，猶以寡助爲戒，必求切磋之交。況于人主宗社安危，所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爲國？今日之深患也。雖然，挽而回之，豈不在我？

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藥期于治病而不嫌于苦口，言取其有益而無惡于犯顔。惟真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于覆載，如日月之無私于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翼之衛之，共圖斯世。國勢既已安强，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敵，不稱

藩面內，則殄滅無餘，又豈能爲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國家宜明政刑劄子

臣近者伏觀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具言我直金曲，兵應者勝，于以開曉人心，振作士氣，可謂義舉矣。然臣竊謂事有樞要，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排難折衝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蒙陛下拔擢，寘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緘默，非忠臣也。用敢以今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爲陛下言之。

臣聞天下之大勢，有安危，有存亡。關乎安危，猶可言也；關乎存亡，不可諱矣。人孰不知存亡之分，至爲可畏，惟辨之不早耳。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重祿，與之不靳，宜其如穀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必可以禦寒也。而考其績效邈焉未見，國勢寖弱，敵心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今日所用之才，非不衆多，而真才則寡爾。似奮發而實怯弱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于仁義，而汲汲于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巋然，舉世推重者矣；分閫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設施。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矣；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

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也。

臣聞邦以民寧，民以財聚。培植加厚，則咸安其業；朘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免復催。有追胥之擾，有鞭箠之嚴，惟命是從，民財安得而不匱？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于是乎昔日優裕之郡，今皆凋敝矣；昔日歡樂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邃，其亦盡知之乎？閭閻疾苦，不徹于冕旒之前；官吏貪殘，自肆于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傾摇，而罕聞有所譴責。此其政刑未明者二也。

臣聞王畿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古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于王國尤厚，所以固其本也。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自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比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暵；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也。抑又有因循而未革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別進禁中緡錢，歲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季至于十萬，每歲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炎、興、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今何所從出？多方督促，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充額數；米麥之直，償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隳，榷酤不售，何以助經國之費哉！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

內」。此其政刑未明者三也。

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罪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此等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爲公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于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鄙恃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爲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往倩人爲之，厥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禄仕，法非不究之，而官司具文，迄無實效。夫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于九鼎；姦諛並進，輕于鴻毛。政具廢而不行，惟此橫暴之徒，重爲民害，浸淫不已，則存亡繫之矣，豈不哀哉！此其政刑未明者四也。

臣聞「赦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捍患難、守城壁者，亦不爲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乎？今已漸録矣，而未有所任使。頃歲亦有自朝士出守盱眙者，經畫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邊人深惜其去。臣竊以爲臺諫風聞，斥其罪而罷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赦而用之，亦公也。各有攸當，兩不相損，復何疑于此乎？至于選鋒統制，誑北人之來歸，僞受其降，掠其貨實，而縶以遺敵，投諸死地，絶中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乃太寬乎？此其政刑未明者五也。

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苟明，强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今我雖率道，而邊臣不體聖意，驅其窮乏就食者，而饑民無不我怨；戮其慕義來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金雖微弱，然能招群盜而封爵之，赦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爲無謀矣。鼓率群怨，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處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不以邊事爲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泮奂，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禍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晚罷，不以聲色貨利汩亂其聰明，亦可謂「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殆不止此。事所當爲不亟爲之，即怠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爲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爲王之顯。

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議邊事，無一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謀，求經濟之籌策，掃除姦蠹，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强，威聲震疊，而敵無能爲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賈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道，長于治國，乃所以妙于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急圖之。取進止。

論修戰守劄子

臣區區愚忠，二月三月，獲對威顔，具陳正月雷雪非常之變，宜益修邊防，爲戰守之計。臣非敢爲此臆説也，按《春秋》魯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風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中御史陳俊卿，皆以爲陰盛陽微，外裔窺中國之象。是冬，金亮果提兵大入。今殘敵衰微，雖非亮比，而雷雪作孽，無異曩時，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

累月以來，淮襄間幸稍寧息，然其心變詐萬端，安知不養力蓄鋭，伺隙而作乎？蜀被其害，所過爲墟。雷雪之變，既昭然矣，秋冬之間，又將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强大之敵，不足多畏；苟安無策，雖僅存之國，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論則曰：「我朝兼愛南北，間不免于用兵，而終歸于和好。今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爲不然，曩時金人去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于我，利苟在焉，猝焉而至，豈復顧盟好哉！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漢，駸駸以至蜀。觀其志願，非專爲歲賜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强欲與通和，大有邀索，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界，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輸轉之費，生券之費，猶自若也，夫何省之有？不可三也。忠義之流，排難解紛，實賴其力。既與敵爲仇矣，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倒戈反噬，莫與爲禦，不可四也。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不可五也。

推此以往，其不可者尚多有之。夫既

不可和，則計將安之？曰：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苻堅雖强，晉不少屈，而卒成淝水之功。何獨今日欲通好歟？毋溺于宴安，而常軫淵冰之慮；毋樂于順從，而急聞藥石之言。思天變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選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若寇至。而絶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略也。嗚呼！財用未足，兵力未强，姑從和好，似爲體國。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絶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然則臣之愚忠，爲國慮也深矣。雖然，謀之寡，不若謀之衆。臣願陛下肆頒明詔，博謀群臣。凡可以制服敵國者，畢陳于前，而擇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廷之臣乎？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論弭咎徵宜戒逸豫劄子

臣聞《洪範》之有「庶徵」，古人所以明天人貫通之理也。于「休徵」則曰「哲，時燠若」；于「咎徵」則曰「豫，恒燠若」。何謂哲？明于是非之謂也；何謂豫？安于逸樂之謂也。時者，當其可之謂；恒者，過于偏之謂。人主明于是非，有如黑白，必能憂勤政治，必能總攬權綱，賢必任而不貳，邪必去而勿疑，利于民者必能興之，害于民者必能除之，和氣所感，嘉祥必應，此時燠所以順之也。人君安于逸豫，昏而不明，窒而不通，舒緩而不肅，寬柔而無斷，

朝廷之政事，不能自有所施設，天下之人才，不能自有所進退，國無定論，人有離心，乖氣所召，災患必作，此恒燠所以應之也。天人一理，隨感而應，可不畏哉！陛下臨政圖治，不爲不久，而和氣有未充，災異猶未弭。去年久旱，河流斷絶，種麥未及，而田已揚塵，不可復種矣。人皆憂之曰：「他日其可接食乎？」祈雪未應，人情皇皇，又皆曰：「疫癘其將作乎？螟蝗其將熾乎？」恒燠之爲害如此。至于冬深，雨則降矣，而麥猶未出；雪已作矣，而移時即止，是恒燠之流毒猶未歇也。

陛下早朝晚罷，不徇于貨色，不盤于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此豈可不推原其故歟？以臣所見，所謂逸豫，非必貨色、遊田之謂，當邊烽未熄，戎事方殷之際，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必能用，宿弊未必能革，駸駸焉日入于頹敝之域，軍民愁怨無所赴愬，玆非逸豫之所致歟？病已深矣，事已迫矣，汲汲圖之，猶懼不及，又可悠悠乎？毋以嘉祥之略應爲喜，而以餘災之猶在爲懼，肆頒明詔，引咎責躬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絃易轍，勇于必爲。」人主作興于上，人臣震悚于下，無敢驕奢，無敢耽樂，朝思夕慮，翼贊明主，同以宗社生靈爲憂，何患乎災異之不消乎？

臣聞人主患無其志，不患無其功。竊觀陛下天資之粹美，聖德之純茂，足以冠群倫，足以恢遠略。所以每獲面對，未嘗不陳二帝三王之道；每侍經幄，未嘗不進憂國愛民之言。誠願陛下勿自菲薄，恢張志氣，卓乎如古大有爲之君。今日恒燠之災，人皆以爲逸豫所致。臣日夜憂思，不知所出。

何者？逸豫之失，人主之大戒也。區區殘敵，假息僑寓，我有其備，何患不克？若因循縱弛，無奮發之心，而專以自守爲説，守不能固，寖微寖弱，而遂至于通和，則大事去矣，無可言者矣。堂堂大朝，而委靡至此，可不痛哉！此臣所以惓惓而不自已也。《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惟陛下深思此言，常以逸豫爲戒，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論弭咎徵宜開言路劄子

臣恭聞紹熙二年仲春月朔，疾雷震驚，繼以大雪。光宗皇帝惕然祇懼，越六日，詔侍從、臺諫、兩省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以聞，一時忠臣良士獻言者甚衆，當時急務，莫不上達，可謂有應天之實矣。咎徵雖形，邦本自固，姦宄不作，疆埸不聳，豈非變災爲祥之明驗歟？

今陛下寬仁恭儉，不敢荒寧，畏天之心，亦已篤矣。迺正月二十四日，氣令甚燠，及夜過半，天大雷電，發于都邑。二十六日，霰集不止，通夕飛雪，積于平地，久而後消。夫雷乃發聲，蟄蟲啓户，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外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于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不宜積而積，陰盛而陽微，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拒絶，仍與通好。群盜之歸附者，拒而不納；流民之逃死者，却而不受。故此曹皆惟我是怨，而金人以我爲怯，糾合群怨，致死于我，侵犯王略，無時無之。陛下履

至尊之位，而見輕于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自奮發乎？《虞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以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

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代之事明之：金亮之犯淮也，兵力甚强，自謂長江奄忽可渡。我高宗皇帝曾不少懾，下詔親征，敷奏其勇，而益内修政事。王繼先醫術之精，罕見其比，所以保衛聖躬者也。臺諫力排其姦，而籍其家貲；劉婕妤寵冠後庭，中外所知也，一言救解繼先，則斥之不旋踵；張去爲閹官之長，驕横久矣，亦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于金亮犯境之日，敵勢雖暴，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金亮所以誅滅也。人主之所爲，不必屑屑于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聳動天下者，奮發而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掌之間爾。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微之故。此乃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以威輔德，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其可不仰體天意歟？光宗親遭此變，敷求讜言。陛下必欲消變致祥，亦宜開忠直之路，以通天下之情。古者孟春之月，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求之如此之切。蓋不如是，無以聞己過而修闕政也。天災固可畏，然人君修省，則有其象而無其應。向也陰盛而陽微，今也以陽而制陰。蕞爾殘金，豈能抗衡于中國哉！日月中天，爝火自息。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絜齋集卷三

絜齋集卷四

奏疏

宋 袁燮 撰

論蜀劄子一

臣竊觀當今之務，惟邊防最切，而其間利害，有未易言者。自淮甸以迄蜀，皆邊面也，形勢至廣，不勝其備，要當斟酌時宜而善處之。淮甸迫近中都，論者皆以爲急。然以臣視之，近者固不可緩，遠者尤不可忽。

臣請先言蜀中之利害可乎？蓋昔者張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養兵，乃以五路財賦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謂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馴致于今，資用耗竭，人情既岌岌矣。往歲金人至邊，淮襄之間，日尋干戈，獨此一方，互市自若，遂啓戎心，乘間深入，殺戮不可勝計。忠義之徒，痛其家之碎于敵也，縞素復讐，義固當爾。而我師追而還之，金躡其後，無所逃死，安得不怨？怨讟並興，慮其難制，盡散之以爲農，則安得而不叛？敵窺其意，從而誘之，幸以忠義自名，終不甘爲敵役，及其未固，汲汲招集，其亦可也。而事權不出于一，諸司各行其意，于是乎紀綱紛亂，姦宄並作，而關外四郡，遂莽爲盜墟，此關乎安危之時也。若救頭然，案：此句上疑有缺文。雖危可安。失今不圖，噬臍何及？萬一四郡失守，則西蜀之心摇矣。惟蜀與楚，

相依以立，蜀人乖亂，楚將若何？脣亡齒寒之憂，近在眼中矣，淮甸其能自安乎？中都寧不震乎？可爲寒心，可爲慟哭。此其利害，豈直安危也哉！智者圖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原紛擾之由，求康濟之策，推赤心置人腹中，則銅馬之流，莫不感悦。釋賊將用其計謀，則李祐之徒，皆能成功。「不疑于物，物亦誠焉」，古人此論，可謂著明矣。淮西、山東之豪，所以爲我盡力者，誠心待之。蜀之當是任者，誠能效其所爲，開示大信，堅于金石，孰不樂爲吾用？並邊忠義，聲勢相接，若左右手之交相爲援，若兄及弟之共禦其侮，智謀迭出，則殘敵不能支矣。此所謂「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

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爲言，結之以恩信，閑之以法度，不疾而徐，巧于調伏，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患也。苟非其人，孰任兹事，擯黜其庸懦不才者，更用其望實夙著者，號令一新，精採俱變，元氣既充，外邪消伏，挈諸擾攘之中，置之安全之域，豈惟蜀安？天下舉安。事之樞要，昭然在是也。惟陛下亟圖之。

論蜀劄子二

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親聆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褒，足以仰窺聖心，垂意于坤維者如此。蓋此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艱于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之。殘寇稔惡，時有侵犯，

今春大入，歷興元，寇金洋，遂至大安。我師勦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疊矣。然變詐之性巧于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揺東南，將若之何？不可不慮也。

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揺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寓，中外敉寧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憂，命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帥臣，銓擇兵將庸懦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設，不于他路，而獨于蜀；兵將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繩其祖武，而加重于此哉！蓋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爲陛下略陳之：夫階、成、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絶，爲吾障蔽。則關内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外無垣墉之可恃，内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虚，寇寧不益肆其毒乎？人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非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爲之圖，度僧鬻爵，費廣不靳，而責成于郡邑，視其多寡以爲殿最，磨以歲月，庶可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于隆中，豪傑歸之，如水赴壑，勳名爛然，前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沔帥察其姦欺，立談之間，斷此大事，此固蜀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由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況捐軀犯難，尤爲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事」，以宋璟不賞邊功爲説，而不知其時

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力，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偉，醲賞以厲其餘，誠不爲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多勁武，勇于戰鬭，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犒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勵以忠義之節，則有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間，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稱于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群蠻隣，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今殘寇敢爾憑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度劍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邛峽關，以奪其險阻。威望赫然，數年之内，犬吠不驚，其所施設，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效，足以爲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嚴，財益匱，民益貧；重以金人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越愬，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逋負之物，蠲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爲手足扞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兼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矣。

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荆南，以通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思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于衆，必以張詠之徒爲之。中興以

後，吴玠、吴璘兄弟實任其責，其才氣之雄，智略之偉，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侮，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典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勵哉？ 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事，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 兼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優選寮佐，爲之强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 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 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爲蜀計，爲天下計，爲宗社計也。嫠不恤緯，憂在宗周。 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 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一

臣竊惟當今之務，有不可一日緩者，邊防是也。 自陛下更化以來，今十年矣，築城壁，❶浚濠塹，繕甲兵，積芻粟，習武藝，申軍律，未嘗一日不爲備禦計也。 勤勤葺理，至于今日，宜其十全無闕，物物可仗，邊疆隱然有不可敵之威，强鄰帖然無敢爲寇之意。 其理固當然也。

近者竊聞垂亡之寇，輒敢率其餘衆，侵我疆埸，掠我人民，焚我廬舍，偃然有輕視中國之心。 陛下知其所以然乎？ 然則我之所爲邊防者，未必真可恃也。 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往時稍有勞績之人，率以罪罷。 凡今所用，新進爲多，孰爲智，孰爲勇，朝廷不得而知也；孰爲傑出，孰爲中材，朝廷不得而知也。 四顧乏使，聊且用之，是謂之嘗試。 任嘗試之將，而責以真才實能之事，豈不難哉！ 然則何以得良

❶「築」，原作「策」，據四庫本改。

將？曰：朝廷之上，改絃更轍，作其怠惰苟安之氣，則良將出矣。敵雖微弱，而交聘未已，所以猶敢桀驁，一旦絶之，出其不意，寧不震懾？若猶侵犯，以兵驅之，觀其戰鬭，而智勇傑出之才，因是表見，折衝禦侮，不患無人，此乃邊防之首務也。講和誓書，質諸天地，邀諸鬼神，不如約者隳其國，可謂嚴矣，誰敢違之？而敵人輒敢渝盟，豈不自知其非哉？直欲邀我歲幣，故爲此小撓爾，我從而與之，是畏其威也，是示之弱也。堂堂大朝，而見脅于衰殘之小醜，惟其所欲，略不敢較，玆其爲恥辱也大矣。使彼猶在燕山，其國尚强，未嘗棄好，雖與之可也。今失其窟穴，不絶如縷，又已渝盟，其可與乎？稽諸公論，萬口一辭，謂不當與；惟淺謀寡識者，或以爲當與爾。一或與之，我氣先索，何以立國？方今韃靼最强，及其他豪傑，崛起于北地者甚衆，見吾怯弱如此，將有吞噬之心，豈不尤爲可慮乎？

昔紹興中，北方强盛，而徽皇梓宫未歸，太母隔在沙漠，高宗不得不與之和，所給歲幣，減于全盛者半。而當時忠臣義士，猶以死争之。及金亮叛盟，親提重兵大入淮甸，而完顔雍已入于北方，亮尋隕于非命，而雍盡反其所爲，其國再安，欲尋舊好，故孝宗減幣而與之和。今之殘寇，與其强盛之時，固萬萬不侔也。而我之與幣，增于隆興，一如紹興之數，毋乃太不稱乎？毋乃太卑辱乎？借寇兵，資盜糧，古人之所深戒也。彼既渝盟，是爲寇盜，迺以重幣資之，衰弱之餘，一旦得此，以激厲其衆，又豈中國之利也哉？善立大事者，能反而用之，不以是資敵，而反以制

敵。夫今之所患者，財用未充也。然歲幣之數，不爲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戰功。自今以往，邊防于此取辦，國威由此復伸，此天所以祐我國家也。其弱也易兼，其昧也易攻，摧枯拉朽，不勞餘力，此天所以授陛下復讐雪恥之機會也。殘寇折而入我，韃靼及夫群雄知中國有人，莫不惕息，此天所以啓我昌運也。陛下内揆于心，曉然見夫歲幣之不可與，固守而確持之，則可以奉順天意矣。

臣聞孔子之言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決大疑，定大計，措其國于泰山之安，天下無敵焉，所以難也。勢則不强，威則不振，患人之見陵，重賂以求免，中才常主亦能爲之，何待于聖君乎？願陛下審思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二

臣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爲急，要當精講而熟計之。吴呂範有言：「同舟涉海，一物不牢，則俱受其病。」此至論也。然則今之邊防，其可有一事不備乎？臣職在獻納，不敢緘默，謹以今日六事，公論以爲未備者，上徹淵聽。

臣聞古之立大事者，必定其規模，而乘其機會。譬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所謂規模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脱兔，敵不及拒」，所謂機會也。夫惟規模素定于胸中，緩急先後，有如王樸平邊之策。故守不爲徒守，而戰不爲浪戰。機會未至，則舒徐以待可爲之時；機會可乘，則果決以奮有爲之略，大功

之所由集也。今之防邊，亦果能若是否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一也。臣聞古之善料敵者，必察其虛實，而知其强弱，避實擊虛，避强擊弱，則易爲力。今自問探不明，懵不知其所向，不擣其虛而擣其實，不攻其弱而攻其强，豈惟無益，必將自斃，又何以決勝乎？此公論之所以爲未備者二也。臣聞古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如腹心手足之交相爲用，如父子兄弟之無有間隔。《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興亡之所以殊也。今人各有心，異論蠭起，不以國事爲念，而惟己私是逞，甚者他人有能，已則嫉之，造作浮言，播于朝路，使有功者不能自安，豈忠于事君者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三也。臣聞兵不在多，以精爲貴，國初兵籍不過十五萬，而征伐四出，莫不如意，惟其精也。自秦檜當國，陰與金人相結，沿邊不宿重兵，故大軍屯于江山，有急出戍，給之生券，不爲不多矣。然皆習于驕惰，不堪戰攻，故議者以爲不若令歸舊屯，而以其生券給沿邊武勇之事，❶公家支費不增于前，而守禦得人，遠勝于舊，有安居之樂，而無出戍之勞，新卒列營相望，則大軍可以漸減，闕額勿補，以計消之。誠强兵省費、經久無窮之利也。而不聞施行，此公論之所爲未備者四也。臣聞善馭軍者，必嚴其紀律，白刃在前，不敢不蹈，以爲退却者必死，而前進者猶可冀其或生也。故惟知主將之可畏，而不知敵人之可畏，出師之日，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一死將至，所以悲爾。今軍人遇敵，望風而奔，蓋以爲前進多死，而退却可幸免也。紀律之不嚴，一至于

❶「事」，四庫本作「士」。

此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五也。臣聞「善養兵者，必厚其貲財」。國初沿邊諸將，久于其職，關市之征，皆得自用，以招募勇士，以旌賞有功，以資給間諜，裕然有餘，未嘗匱乏。中興大將，所蓄之財，亦不可勝計。紹興之末，内帑所賜犒軍緡錢多至千萬，無所靳惜。今日軍用不饒，既無以豐犒戰士；又主將朘削，而軍人益貧。平居憔悴無聊，臨難豈能死敵？此公論以爲未備者六也。即此六事推之，其他未備者亦多矣。

區區殘寇，敢抗天威，苟不能克，爲千載笑。伏惟陛下嚴飭内外大臣，大修軍政，如臣所陳六事，靡不更張，以實邊防，以强國勢，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絜齋集卷五

宋　袁燮　撰

奏　狀

江州乞祠狀

某一介疎庸，重以衰朽，誤蒙公朝使令，每愧無補毫髮。今春一病，沉緜七旬，百端醫療，始得痊愈。氣血從此消耗，體力常苦倦乏，勉自支撐，每慮曠廢。雖居官貴乎久任，然多病難以素餐。苟不知退，何能逃責？目今時和歲稔，民生奠居，官事稀簡，自可少安。愚拙豈復有所規避，止緣衰憊不免控陳。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付以祠禄一次，使得優游里巷，休養精神，實餘生之大幸。

辭免除都官狀

某今月一日準省劄：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除都官郎官，日下前來供職。其江西提舉職事，令江公亮時暫兼權，候正官到日依舊者。寵渥踰涯，省循非據。伏念某才能駑下，知識卑凡。曩者承乏九江，初無善狀；既而濫承隆旨，復愧罔功；加以年齡遲暮，齒髮凋零，筋力疲憊，老態具見，難以復汙朝列；且七十致仕，著在《禮經》，不知止足，有虧廉恥。方欲披露情悰，引年而歸。忽蒙誤恩，豈宜忝冒？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涣，俾

遂退閒，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辭免兼國子祭酒狀

某昨于三月内具申朝廷，乞免兼祭酒。尋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依舊兼領，今已累月。竊緣監學之職，專領教導諸生。曩以秘書少監兼領，館中職閒無事，時復一到，往往多入學中，得以專一與諸生講習，頗相信向。自兼職經筵，講説之日多，凡三日始得一到學中，相與講習之時甚少，諸生信向，寖不如前，每竊自愧，不敢安處。欲乞朝廷特賜敷奏。

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狀

某今月十一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袁某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者。疊冒殊恩，難安愚分。伏念某自叨史職，屢閲歲華，慚五技之已窮，嘆三長之蔑有，日虞顯黜，敢覬起升？伏乞朝廷特賜敷奏，許仍居于下職，庶少穆于師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辭免專一編類孝宗寶訓狀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令臣專一編類《孝宗皇帝寶訓》者。臣竊以聖君之鉅典，實爲治道之宏綱。欲總括于群書，必參稽于衆俊。如臣者見聞淺

陋，學術荒蕪，自知無補于明時，屢丐言歸于故里，未蒙從欲，常懼逾涯。矧哀烈祖之明謨，亶謂熙朝之盛舉。尾簪紳之後，或可効于微長；顯筆削之權，實難尸于重任。儻惟冒昧，必速悔尤。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逸群之彥，丕昭垂世之規。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乞歸田里狀

某孤陋之蹤，來自江右，再登朝列，尸素無補。三年之間，屢求閒退。未蒙從欲，每不遑安。伏念某學術迂疎，才能譾薄，久塵清貫，積憂薰心。今則疾病侵陵，精神恍惚，顛倒錯亂，如癡如醉。古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❶某既耄矣，復何能爲？自度餘生來日無幾，某之一身，不足自惜，惟是違去松楸，于今九載，不得一見，死不瞑目。伏望惻然興憐，特賜敷奏，許歸田里，得以少延歲月，實出生成之賜，伏候指揮。

又

某近以衰老多病，欲歸田里，具申朝廷，乞賜敷奏。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竊惟《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幾杖。」蓋必其人碩德重望，足以爲薦紳儀表；崇論宏議，足以補時政闕失。求退之意雖堅，而朝廷藉以爲重，故不許其謝事，而以幾杖安之，其禮厚矣。若某者曾乏寸長，濫叨班列，車載斗量，何

❶「智」，四庫本作「至」。

可勝數？既非致治之才，難免腐儒之誚，其留其去，無關重輕，尸位素餐，益增愧悚，此所以不得不去者。歐陽修、范鎮，人物之冠也，然修年六十有五，鎮年六十有三，皆致其事，先朝從之。某于此兩賢，無能爲役，而行年七十有三矣，若猶顧戀，公論謂何？伏乞朝廷再賜敷奏，俾遂歸田之請，庶逃貪位之譏。伏候指揮。

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猥繇疎淺，躐處清華，曾無補于涓埃，每自慚于尸素，如臨淵谷，若撻市朝。概念初心，本自期于超卓；豈宜晩節，乃不顧于廉隅。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投閒之志；有識咸嗤其固位，後生亦誚其謀身。既公論之弗容，矧衰年之多病，蕞爾僅存于陋質，頑然有類于枯株。知來日之無多，痛修名之不立，仰祈睿鑑，俯察愚衷，與其瀕于危殆而始聽其歸，孰若可以支持而亟從所請，得少延于歲月，實有賴于生成。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以年老衰病，具奏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精微，行不足以爲當世之準的。瑣瑣末工于謀國，惓惓惟切于愛君。屢陳逆耳之言，每切攖鱗之懼。聖恩寬大，固靡不容，弱植孤危，終難自立。加以年齡之遲暮，不堪疾病以侵陵，名雖謂之老成，實自慚于昏耄。若猶貪戀，必致顛隮，輒干方命之誅，再控由衷之請。一言不實，是

謂欺君，三尺具存，何所逃罪？得即安于故里，實有賴于深仁。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再乞歸田里狀

某近嘗披露肝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竊惟義利之辨，古人甚嚴。所貴乎學士、大夫者，惟其見得思義也。若嗜進無厭，苟得無耻，此乃庸鄙小人所爲，安在其爲學士、大夫乎？故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某嘗服膺此訓，乃知人生自有樂地，此心無愧，雖貧且賤，自有真樂；此心有慊，雖富且貴，不堪其憂。故不合于義者，聖人深戒之，義之爲言宜也。非所宜得而得之，非所宜處而處之，皆不可以言義。某年七十有四矣，平生安于定命，不求榮達。今晚節末路，來日無幾，乃嗜榮冒利，不顧廉恥，豈不有負于初心乎？宜去一也。供職成均，三年有半，未能作新士類，淪胥惡習，尸位素餐，已深負愧，升華禁近，何以堪之？宜去二也。自嘉定之初，離家去鄉，今已十稔，松楸之念，日深日切，若溘先朝露，將抱恨重泉，宜去三也。疾病交侵，氣血消耗，目昏華而不明，心怔忡而不寧，行步艱澀，常憂顛僕，宜去四也。今宰執大臣，在朝無同姓之親，示至公也。某區區微臣，父子同朝，寵榮僥倖，公論其謂何？宜去五也。昔孔戣負二宜去，韓愈所以不能留，今某宜去也五，而猶貪而不休，其罪大矣。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保全餘生，獲歸田里，實乾坤大造。伏候指揮。

辭免陞兼侍講狀

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陞兼侍講。洊被恩光，彌深震懼。眷經幃之密勿，裨聖學之緝熙。退省庸愚，莫能稱塞。誦説已踰于始望，講明難冒于殊私。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俾仍舊職，庶免煩言。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辭免除權禮部侍郎狀

臣今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權禮部侍郎。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惟密邇宸旒，論思禁近，俱公朝之高選，實賢士之榮塗。況乃攝貳春官，典司邦禮，必得寅清之彦，庶逃瘝曠之譏。如臣者，才不逮人，學未聞道，器業弗充，而疎庸已甚；年齡既暮，而朽鈍無堪。累控忱辭，乞歸故里，未蒙從欲，彌切懷慚。念神武掛冠，所以保全于晚節；若甘泉簪筆，胡能稱報于殊恩。自揣非宜，實難冒處。伏望涣渥，改畀名流，俾歸蓬蓽之居，少駐桑榆之景。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輒殫愚悃，仰瀆宸聽。臣性資鄙陋，學術迂疎，遭逢聖朝，擢登嚴近，非不欲鞭策罷駑，少圖稱塞，而默自循省，了無寸長，以言其才，則不足以排難解紛；以言其德，則不足以感人動物。叨踰過甚，愧

作益多，所以數年之間，累上投閒之請，未蒙從欲，殊不遑安。忽非意之相干，懔孤蹤之難立，惟知反己，詎敢尤人？既不容于清切之班，盍自放于寬閒之野。伏乞聖慈檢照臣節次乞歸田里奏請，速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再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者輒控忱辭，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臣一介疎庸，濫膺任使，非不知事君之義當致其身，方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歸休之日。獨以年齡遲暮，體力衰頹，勉强趨班，名實俱喪，己既不能自重，人亦從而輕之。居論思之地，參勸講之華，而苟容于其間，則朝廷亦輕矣。此臣所以不得不去也。伏乞聖慈軫念孤蹤，許歸田里，以安餘生，以全晚節。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辭免正除禮部狀

臣今月初四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惟貳職秩宗、公朝高選，必得寅清之彦，庶殫獻納之忠。如臣疎庸，何足比數。姑攝官而承乏，猶懼弗任；若滿歲而爲真，又安能稱？兼臣年齡遲暮，心志昏荒，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歸休之願。方欲洊陳于悃愊，豈宜冒處于清華。伏望聖慈，俯察愚衷，收還成涣，仍乞檢會臣乞歸田里前後奏請，速賜施行，以全晚節。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狀

寵膺綸綍，懼切淵冰。竊惟論思獻納之班，必得碩大光明之彥。矧春官之有貳，實天秩之攸司。自非窮制作之原，何以舉範防之要？而臣偶緣際會，濫被選掄，攝承雖閱于歲華，朽鈍無裨于國論。深虞汰斥，敢覬褒遷。當懇求閒退之時，乃真拜寅清之命。宜去久矣，貪榮可乎？大有負于初心，必難逃于清議。與其包羞而就列，孰若揣分以遄歸？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乞聖慈赦其方命之罪，改畀時髦，俾歸故里，實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正除禮部再申尚書省狀

某近者第二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雖至愚，豈不知君父至尊，臣子至卑，方命之罪，萬死莫贖。然內揆于心，有不能自已者。某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人臣之大義也；寡廉鮮耻，貪位慕祿，人臣之大罪也。大義如坦途，大罪如深谷，豈可舍坦途而蹈深谷哉？某之行年七十有五矣，齒髮既凋，筋力既憊，精神恍惚，如醉如癡。昧止足之戒，叨論思之列。瘝官曠職，勢所必至。心知不可，懇求歸休，大義當然也。攝官滿歲，進而爲真。雖自古有之，但某于求退之時，被升華之命，若不顧廉耻，居之不疑，公論

必曰：「是見利而喜爾，是得遷而留爾。」某雖無是心，而迹或似之，雖家置一喙，何以自解？當白首垂没之年，貽貪位慕禄之誚，厥罪莫大焉。舍大義而不由，觸大罪而不恤，爲臣若此，公朝亦焉用之？此某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朝廷特賜敷奏，追還成命，許歸故鄉，不勝千萬之幸。

又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一介疎庸，叨塵清貫，無補分毫，如負芒刺，所以數年之間，屢求閒退，非飾辭也。名義至重，此心難欺，既深知其不可，而猶黽勉就列，則是寡廉鮮恥，雖至愚無識，尚何面目見天下賢士大夫乎？公論弗容，士友交謫，皆以爲名教罪人，臣實懼焉。伏乞聖慈念臣衰病，放歸田里，保全晚節。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又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今月初九日伏蒙聖恩，以臣乞歸田里，特降詔不允者。臣伏自思念，庸陋之質，久玷班列，宜去固非一日，乃至再瀆聖聽。臣聞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明于出處進退之義也。若瑣瑣碌碌，無補事功，公論以爲宜去，而貪榮慕禄，恬不知休，尚得謂之士君子乎？粤自聖朝更化，臣首蒙收召，今十有一年矣。歷官中外，不爲不久，歲月愈深，憂愧愈積，以言乎論思，則不能極陳天下之利害；以言乎講讀，則不能仰裨聖學之高明。而臣之行年七十有五，形容憔悴，步履艱辛，目昏華而不明，氣萎弱而不振，每遇朝會，戰戰兢兢，常恐

失儀。自知來日無幾，必將溘先朝露，一去松楸，不得再見，重泉之下，抱恨無窮。此微臣之所以痛切也。伏惟聖慈念臣所陳，無非由衷之語，放歸田里，休養餘生。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狀

今月五日，準省劄，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者。褒遷過甚，震惕靡寧。竊惟學士之真除，允謂公朝之高選。學足以造古人之堂奧，行足以爲當世之楷模。以器業則恢洪，以聲名則煒煜，肆膺妙簡，乃協師言。如某者，資稟凡庸，年臻耋耄，班寢聯于清切，心每懼于滿盈，自應絶意于榮塗，敢覬升華于邃閣？苟惟冒處，必至疾顛。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曲憐朽質，亟寢誤恩，庸改畀于名流，庶安全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見寄留慶元府軍資庫。伏候指揮。

絜齋集卷五

絜齋集卷六

宋　袁燮　撰

策　問

祖宗家法

問:《書》稱「監于成憲」,《詩》歌「率由舊章」。良以祖宗之家法,後嗣子孫遵而行之,不可違也。在漢宣帝時,宰臣魏相好觀漢家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而唐世人主,亦以太宗爲法,《政要》一書,有正色拱手而讀者。夫古者聖君之可爲法者多矣,顧不取諸彼,而惟其祖宗是憲是式,意者曰:「此自吾家法耶?」

恭惟我藝祖皇帝,誕膺天命,光宅四海。繼以太宗、真宗,克紹先烈,煌煌乎聖德神功,與二帝三王比隆並美,漢唐之君,不足進焉。慶曆中,[1]樞臣富弼作爲《寶訓》一書,而三朝制度紀綱之法,燦然畢具,誠我國家之舊章、成憲也。歷代寶訓,經筵進讀,用爲龜鑑,豈非萬世大法,可遵而不可易歟! 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古爲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君德爲本。而《寶訓》則首以賞罰,非所當先而先之,豈固有深意耶? 求諫,帝王之盛美也,是書之末,乃始及之,豈其所載,無非

[1] 「曆」,原作「歷」,避清帝弘曆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急務，非必以先後次第言也！　三朝立國規模，雖非小智所可窺，求之是書，大略可見。當五季之餘，海内分裂，未易混一也。我祖宗之興，遂能削平禍亂，鞏固基業，傳之罔極，何修何營而臻此也？　上而主威振，朝廷尊；下而民生阜、習俗美。内而以大總小，如臂使指；外而邊陲晏然，四裔賓服。成績爛然，本原所自，亦可即是書而求之歟？　若用人，若考課，若任將帥，若制藩臣，若謹刑罰，若制國用，若禦戎敵，垂諸後世皆可爲法，稽諸前代亦皆合乎？

今日之治，固當以三朝爲式，然因時制宜，容有不能盡合者，故稱堯舜者「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者，參而考之。隨時之義，不能盡循也。然則《寶訓》所載，其事事而遵行之歟？　抑擇其宜于今者用之歟？　盍併以告。

宗法

問：古者宗法之立，所以篤親親、厚風俗也。大宗一，小宗四，合而爲五宗焉。蓋諸侯之庶子，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所謂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百世不遷者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别子，而使其嫡子爲後，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不惟諸侯之别子爲然，而異姓之起家爲大夫者亦如之。嫡嫡相承，每事諮告，有大宗以爲小宗之統，有小宗以爲群弟之倡。小宗雖親盡而遷，大宗則正統自若。故百世而親親之恩未始絶也，風俗安得而不厚歟？

然嘗考諸家之言，别子者，其説非一。或曰君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或曰公

之子，皆别子也；或曰諸侯之母弟，不盡爲祖也；或曰始封之君，别一人爲祖也。自今觀之，其亦有的然不可易之説歟？别子之嫡子，謂之繼别可矣，而禮之有繼别子之所自出，則所繼者，❶果何人歟？别子之正統，既爲大宗矣，大宗有庶子若孫者，其兄弟自爲宗歟？抑宗小宗歟？古者宗將有事，族人皆侍，事無鉅細，靡不由之。以嫡子當立，而苟非其人，悖理亂常，莫亢厥宗，將何以處之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謂其親盡也；親盡則不相爲宗，于是乎易之，則自五世之外，别爲宗矣。上無所繼，而下自爲宗，可乎？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記》以爲周道也。然則宗法莫詳于周矣，或謂夏商之制，與周不類，則庶姓别于上，而戚單于下者，婚姻可通也，而何以爲盛時之法歟？

昔之習于五宗者，若毛萇、杜預、賀循、薛綜之流，其説既詳矣，孰爲得，孰爲失歟？東坡蘇氏，以今無世卿，大宗不可復立，欲復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其説似矣。然自古安有舍大宗而獨立小宗者？獨立小宗，則五世之後，將漸散而無所屬，親親之道何以能久歟？試紬繹而言之。

曆象一

問：古之聖人，仰觀于天，以爲日月星辰，垂象雖明，而躔度至微，不可以莫之察也。故在《書》則有曆象、璿璣，在《周官》

---

❶「所」下，四庫本有「謂」字。

則有馮相、保章，而《月令》所紀，尤爲詳焉。夫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轉，《禮經》之語也。而或謂：「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戾于經矣。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陰陽之精，發于光華，厥類均爾。而或又謂：「日入于海，隔以映月，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是月待日而明也。」月不能自明，而衆星爛然，獨能自明乎？史稱：「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去極雖或遠或近，要不離于黄道，而月出于黄道之南北東西，常失其中。箕之好風，畢之好雨，皆月行失中而然，以理揆之，果信乎否也？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衰代，日行下道。自漢儒有是言矣。不知此三者之别，皆黄道歟？非歟？以分星觀妖祥，蓋周保章氏之職。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而知諸侯之火；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而知宋、鄭之饑；星土之驗蓋如此。然周都地中，而柳，南方之宿也，安得而爲周分？齊負東海，而虚、危，北方之宿也，安得而爲齊分？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識者知漢將有天下，而後人非之，謂金、水二星，不應背日而行，則漢史所紀，果足爲受命之符乎？越得歲，吴伐之，而越終有吴；燕得歲，秦滅之，而燕終有秦。福德所在，誠非加兵者之利。而或謂武王逆歲而伐紂何耶？五星出東方，何以爲中國之利？月行掩昴，何以破旄頭之國？熒惑守歲而退，何以言速？用兵者昌，天道幽微，自鄭之裨竈見沮于子産，其言卒不驗，曾謂後人而能測究歟？星家之説，多有取于官名，所謂中執法、柱下史、尚書、從官、謁者、郎、將之屬，皆後世官稱爾，不知三代之前，亦有是名乎？有之曷不經

見？無之而自名之，可乎？班氏《漢志》經星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名。案：八十三，原本誤三十八，今據《漢志》改正。後數術之家，或謂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不存，或謂二百八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夫星，古猶今爾，而多寡若是不侔，有于交州海中見南極下衆星，皆古所未名者，則甘、石、巫咸果能無遺乎？言天三家，渾天爲優，而爲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而無黃道者，其器亦疎略矣。果何以推驗乎？觀歷代史，或首列五宮，而次以五星；或上言五星，而後五宮；或詳言中宮，而次以二十八宿。皆非徒然，殆必有意，儒者所宜講也。其悉言之。

歷象二

問：昔者帝堯首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歷，步其數；象，占其象也。大舜承之，協時月正日，治歷也，在璿璣、玉衡，觀象也。歷數既明，象復參焉，天道于是乎不差矣。漢歷莫密于《太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清臺所課，未有能及者，行之久遠，可以無差矣。而至建武中，纔百餘年，分度已差；元和之際，去天益遠。得非其初亦有所未盡耶？漢之渾儀，古璣衡之遺也，洛下閎、賈逵皆爲之，而張衡尤精，所謂「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宜其盡善無可議者。而淳風譏其推驗七曜，盡從赤道，則是無黃道也。焉有黃道不明，而可推測造化者乎？一行有言，六家

之説，迭爲矛盾，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則北方之極寖高；且有不在渾、蓋是非之語。則是渾儀亦不足用耶？夫歷之精者，既不能無差；儀之善者，又難以盡信。天道何以步占？人時何以敬授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史遷乃謂：「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既曰變矣，自五百年以往，變有不可勝窮者，千歲之日果可以推知乎？璿璣、玉衡，自古以爲觀天象之器，而史遷乃曰北斗，七星也。以斗定四時，夫豈不可？而遂以爲璣衡，其然乎否乎？盍併陳之。

歷代國祚

問：嘗觀歷代得失盛衰之故，自三代而後，若漢與唐，學者類能言之。三國鼎峙，南北分裂，晉隋混一，五季更禪之時，往往未之深考，故願相與講明之。魏氏據有中土，天下莫强焉。吳大帝、蜀昭烈，處于偏方，角其智力，卒與之抗衡，並列而爲三，彼何修何營而遂能爾也？天下既分，合之實難，晉武之世，乃能混區宇以爲一，厥功高矣。然不一再傳，而神州赤縣，淪于劉、石，間關渡江，蕞爾微弱，不數年而建中興之業，王、蘇之變，國勢復岌岌矣。以弱制强，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晉所可敵也，勝于淝水，焚其聘幣，曾不見中國之爲弱。雖以桓温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

心，而卒不能移其祚。夫方其盛也，不虞其遽衰，而衰已繼之；至其衰也，殆不足以立國，而緜緜延延，久而不絶，此果何爲而然乎？劉聰、石勒、苻秦、拓跋之流，據有中原，所向無敵，有傳數世而愈盛者。宋武帝起匹夫，不階尺寸之柄，而兵威所至，易于破竹，卒代晉氏而履尊位，是又何爲而然也？北方諸侯，莫盛于泰和之主；江左諸君，莫盛于元嘉之時。其施爲建立，所以能致盛强者，亦可得而聞乎？蕭氏、陳氏之迭興于南，高氏、宇文氏之稱雄于北，其興也驟，其亡也遽，亦可推原其故乎？以宋武之英特，得長安而旋失之，終身封域不過江左。隋氏何爲者，而能取梁、滅陳，中天下而立混一之功，足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矣，僅一傳而不復繼，此又何也？唐之莊宗、明宗，類皆一世英主。周世宗威武之聲，震讋夷夏，尤爲偉特，而皆不足以傳遠，其勢如飄風暴雨，倏然而至，截然而止，何其得之甚易，而失之亦不難也！成必有自，敗必有因，儒者可不考論之歟？盍備陳之，毋略。

邊備

問：古者，中國甚尊，外裔甚卑，逺乎頭足之不侔也。管仲，霸者之佐爾，猶能攘荆楚，尊中國。一匡天下之功，聖人美之。魏絳勸晉悼公，始有和戎五利之説，雖能九合諸侯于八年之間，而中國亦少卑矣。漢與匈奴和親，遺以金絮綵繒，賈誼羞之，以爲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甚言其顛倒也。然當時中國乂安，民物繁華，不可謂非和親之力。武帝窮兵遠討，海内虚

耗，其禍烈矣。然匈奴震讋，至宣帝時，朝呼韓于渭上，頭足之位，于是復正，不可謂非用兵之功。就二者而權之，當今之務，將何所適從乎？嘗怪晉室之東，江左可謂微弱，而未嘗輒與議和，石勒來聘，遽焚其幣，不知何恃而敢然也？豈其守禦戰攻之具素備而無闕歟？唐太宗用兵如神，亦未免屈己以和突厥，後其君長皆爲所擒，豈其以和好爲權宜，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者歟？國朝列聖相承，兼愛南北，澶淵之役，契丹既退衂，精甲躡後，其類可殲，而顧與之和，毋乃天覆之仁，不屑與較勝負歟？紹興間，時相獨主和議，忠臣義士以死争之，使當時不遂與和，神州赤縣，果得而盡復歟？自辛巳之冬，金人叛盟，和好遂睽，迄于甲申之歲，天子英武獨運，誓雪讎耻，而卒不與戰，聘使復通，敵亦畏威懷德，無復盜邊。兩淮、荆襄之間，耕桑徧野，民安其業，豈亦和好之明驗歟？今邊隙既開，區畫實難，將與之和乎？敵情無厭，非理邀索，難從之請，其何以塞？將與之戰乎？國用方艱，兵力已罷，幸而能勝，其何以繼之？將以和好爲權宜，而不忘戰守之備乎？沿邊屯戍，未易遽撤。我有吞彼之志，則彼有疑我之心，亦豈能猝合哉？自古待外裔者，不出于和，則出于戰；不出于戰，則出于守。欲立一定之論，爲久長之計，如之何則可也？其備言之。

官制

問：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也。尊卑先後，其序不可易，天道自然，非人以私意

爲之也。嘗觀帝堯首命羲和，以歷象之事，分爲四子，各以其方任職，且置閏定時，以爲釐百工，熙庶績，皆由是出，蓋羲和之重如此。然考其職業，亦不過周人馮相、保章之類爾，在周爲春官之屬，以中士爲之，而帝堯之命，乃居于「若時登庸」、「若予採」之先，何其尊卑先後之相戾耶？周家天地四時之官，各屬其屬，與羲和四子大略相似，而其職則非「鳥、火、虛、昴，作訛成易」之謂也。竊疑太古之世，其設官也，多詳于天，若鄭子産所謂閼伯主辰、實沈主參，晉史蔡墨所謂五行之官祝融、蓐收之屬，無非以天象陰陽爲職。堯去太古未遠，故亦以羲和爲先歟？周六卿分職，詳于人矣。然以天地四時名官，蓋亦有本焉。嘗以《舜典》九官參之，百揆之任，固無異于冢宰，而以稷官次之，居司徒之先，而士又次之，復有共工焉、虞焉、秩宗焉、典樂焉、納言焉，數多于成周，先後之次，亦復不類，將焉從乎？《周官》大要，不過六卿爾，而周公作《立政》，乃有常伯、常任、牧夫者，卿歟？抑其屬歟？《禮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又五官、六府、六工，與虞周皆不合，或曰此商制也，信乎？周六卿率屬，宜各以類相從，而職方、土方，不屬地官，而爲司馬之屬；馮相、保章，不屬天官，而爲宗伯之屬；司儀掌賓客，儐相而不屬之；春官司服，掌王之衣服，而不屬之天官。若此類者，不一而足，安在其爲率屬乎？古天子九卿，周合孤卿爲九，而漢亦有九卿，其所職掌，果合于古歟？間有列于九卿者，卿在其中歟？抑別有卿歟？《百官公卿表》，有所謂加官，古弗聞焉，實自漢始。當時所以置是

者，果何爲乎？《周官》三百六十，定制也，以禮考之，五家比長一人，以下士爲之，不勝其多，豈三百六十而止歟？ 漢自佐史至丞相二萬二百餘人，其多如此，視成周之制，不知其幾倍矣。 而當時不聞有官冗之患，自晉及唐，省官之説，班班見于史牒，何與漢異歟？ 御史，周之中士爾，至漢則御史大夫，亞于丞相；侍中，秦之丞相史爾；中書令，漢闈闥之臣爾；而後世皆爲輔相。 如此之類亦不一，其何自而然歟？ 古宮中用士大夫，蓋自王宮、次舍、膳服、酒漿之官，皆以士大夫爲之，後世内外廷截然爲二，宮中所用，殊不相侔，合而一之可乎？ 唐三省相通，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至今以爲良法。 稽諸周制，合歟？ 否歟？ 其詳以答。

官禄

問：古者設官制禄，未嘗無一定之法。官之多寡，禄之厚薄，因其事，稱其宜，皆有不可易者焉。 嘗觀《書》，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 未嘗不慨歎古之盛時，設官若是之簡，而庶務靡不畢舉。 官既寡，禄亦然，其供億亦易爲力，財安得而不裕？ 成周三百六十，視古雖增，較之後世簡矣。然嘗疑比長之設，五家一人，以下士爲之，合六鄉而言，官不勝其衆，禄亦不可勝計，雖後世官冗之時，亦不若是多也，或者理所當然，雖繁而不病歟？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釋者曰：「所謂圭田也，夫近郊之地，疆里幾何？ 又有所謂宅田、賈田者，圭田所占亦

甚狹矣，卿以下之官，若之何給之？」《王制》：「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而孟子以爲卿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官于王朝，而其禄以侯國爲差，不爲不厚矣；禄之厚固所以重其責也。當時孟子之言，曷爲不同？或者非一代之制歟？漢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民漕，轉山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當時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有奇，不知漕粟之數，果足以盡給歟？省官之説，晉以來有之，而漢氏無聞。是必官無虚設，禄不輕與，制度之善，庶幾于古也。元康中，以小吏身勤而禄薄，益百石以下俸十五，砥礪廉隅之意著。然則景、武以前，吏禄之制，果能足其用度矣乎？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有奇；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而止；其微如此。意者禄廪厚歟？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其多寡之差，視三代何如也？唐初定官制，纔七百三十員，視漢爲甚寡矣，而歲漕之粟，乃倍于漢，官寡而禄厚，亦美意也。其後有千緡者，有九千緡者，何漢之俸錢如彼其微，而唐若是之厚，亦有説乎？常衮之裁限，李吉甫、李泌之建請，果皆當乎否也？其究言之。

功臣

問：漢唐之際，人臣有功烈者，必表而揚之，麒麟、雲臺、凌烟，圖畫其人者是也。麒麟所圖，纔十一人，而黄霸、于定國之流不預焉，其選艱矣。韓增、劉德、梁丘賀之徒，非有表見于世，顧乃得預于中興輔佐之列何耶？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

爲首，自是而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弇之平齊，恂之守河内，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于王梁、杜茂、傅俊、堅譚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馬援以椒房之親，不得預雲臺，而凌烟則以無忌爲首，借曰賢而有功歟？考其輔佐，孰與房、杜？論其戰伐，何如英、衛？以椒房之親，而居其上，可乎？志玄、弘基、開山、順德之徒，瑣瑣焉無足稱，而君集又叛臣也，乃得與元勳茂烈爲伍，太宗固非苟然者，其亦自有深意耶？德宗差功臣爲二等，其多至一百八十七人，大中時復增三十二人，是何擾擾然多功臣哉？詳考其人，真有功者幾何？名曰功臣而無其實者又幾何？宜悉以告。❶

封駁

問：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設爲給舍、臺諫之官，以封駁論列爲職，所以彌縫其闕，糾正其非，歸于至當也。然嘗觀隆古之時，天子與公卿大臣謀謨于上，群有司奉行于下，如一家之内，父兄有命，子弟敬承，無敢少戾焉，不聞有封駁論列之職。意者，龍之作納言，仲山甫之爲喉舌，猶後世所謂封駁歟？而未敢以爲信然也。《周官》司徒之屬有司諫焉，而所掌者，糾萬民之德爾；宗伯之屬有御史焉，而所掌者，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爾，亦未以論列爲職也。夫隆古之君，兢業萬幾，惟

❶「宜」，四庫本作「其」。

恐臣下不得盡其忠，而封駁論列之職，曾後世之不若，豈固自有深意歟？且以後世觀之，爲給舍者，或論事有回天之力，或批敕有夕轉之風，或列來俊臣陷仁傑之枉，或沮盧杞刺饒州之命，或進藥石之言，或止貓鼠同穴之賀，其確然守正不肯詭隨者類如此。爲臺諫者，有謂必明目張膽，有謂當動搖山岳，有欲壞白麻者，有扣額龍墀者，有斥裴延齡姦佞、而明陸贄之忠者，其侃然正色、犯顏無隱者又如此，不知隆古之時亦若是否乎？如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如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古人虛心求言之盛德也。不知後世所謂封駁論列者，亦若是否乎？君有常尊，臣有定卑，堂陛等級之勢，判乎其不侔，在上者行之，而在下者非之，毋乃非所以隆主威、重朝廷乎？又嘗以歷代考之，封駁論列之職，其始名位皆卑，而其後權任寖隆，蓋給事、中常侍、黄門之流，而中書舍人纔八品官爾。初止于是，而後皆爲天子之法，從諫大夫本郎中令之屬，而後爲諫省之長；中丞本大夫之屬，而後爲憲府之長；何始之卑而後之崇歟？其必有以也，盍併以告。

革弊

問：革天下之弊者，必循天下之理，而天下之怨勿容恤焉可也。昔者，盤庚之遷都，民胥怨咨甚矣，盤庚不顧而必爲之。都邑既建，民奠厥居，遂爲商家無窮之利。由此觀之，善爲天下者，奚必恤浮議之紛紛哉！聖上興起治功，掃除宿弊，海内莫不洗心易慮以觀德化之成。蓋銅器之弊

甚矣，則盡行銷毁，雖王公貴戚之家，敢有私鑄者，必罰無赦。圍田之弊亦久矣，則盡行開決，雖歲月既深已成膏腴者，亦所不惜。至于會稽之和買，則又從邇臣之請，履畝而税之，以銷姦民欺僞之心。此三者皆理所當然，人情之所不樂者也。順理而行政，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卓卓乎帝王之盛舉，酌于至當，誰敢不服？雖然，人心逐利，日長炎炎，殆不可遏。今嚴于約束，令于天下曰「毋冶銅，毋圍田」，聞者悚然，莫我敢犯矣。不知既久而能如是乎？自紹興銅禁之峻，凛凛可畏，而曾不數年，私鑄自若。淳熙以來，賢監司郡守，亦有建請于朝，決去圍田者矣，決之未幾，其圍如故。豈非利心難遏，暫止復作耶？必欲絶其利心，非嚴刑峻法不可；而嚴刑峻法，非平世所尚。然則，果何道而使人心悚畏，常如今日也？履畝而税，固爲均平，而曩之真爲下户，法當免者，今亦及之，能無害乎？豪宗巨室，向也析大爲小，得與下户俱免，今履畝之後，所輸必多，能不怨且謗乎？此可以無恤也。不知今日所行，果能久遠而無弊乎？如使未能無弊，施諸吾民，猶有怨心，又不若無怨之尤善，果何道以能使人心樂從而不怨乎？其備言之。

田制

問：古者井田之法，莫備于周，蓋岐山則有平土之法，而小司徒之職，則有井牧之法。其平土也，則屋三爲井，積而爲通、爲成、爲終、爲同。其井牧也，則九夫爲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爲縣、爲都。名

與數俱不類，抑隨時損益，不能盡同歟？抑旁加之説，果有之歟？井田之法備于同，而司徒之職止于都。都果足以盡井田之制歟？宅田、士田、賈田，曷爲而任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曷爲而任遠郊？若此類者，必皆有説，可言其詳歟？百畝之田，所食不過八口，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夫當授田之初，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固已無曠土矣，不知餘夫所受，于何取之？取之近則無餘地，取之遠則父子異居，非先王厚人倫之道也。周之受田，以不易、一易、再易爲差，而又有所謂萊地者，田卒汙萊，詩人所刺也，周之盛時，宜無遺利，而田猶有萊，豈肯廢而不治歟？杜佑《通典》謂「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萬餘頃」。夫九州封疆，可謂至廣，誠如佑説，則一州之内，纔百餘萬頃爾，其可信歟？《禹貢》荆揚之田，蓋最下者，而唐以江淮爲財賦之淵，古今地利何遼絶若此歟？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强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廢而不可復，秦豈能過于古歟？漢氏之興，可以復古矣，因陋就簡，卒莫之復，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烟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盡除之，乃有三代所不能爲者，漢果能過于三代歟？趙過爲代田，一畝三甽，而歲代處，蓋古法也。不知所謂三甽者，周人不易一易之法歟？抑自爲之歟？耕其一廢其二，利微矣，而課所得穀，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豈更休以全其地力而致然歟？夫欲地力有餘，加之培植可矣，乃廢而不治，不治而獲其利。是法也，果可通行于天下歟？王莽時，王田

私屬，毋得賣買。受田者悉如制度。既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歟？荀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當時稱爲極盛，户口衆多，而能略依古制，均給天下田。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户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已然之效，于是可覩。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魏有露田，有桑田，有麻田；隋有永業田，有職分田，有公廨田，其法度孰合于古？唐之口分、世業，尊卑貴賤，莫不有分，廢疾孤寡，莫不有養。守而不失，自足以傳遠。而貧無以葬者，聽賣永業；樂遷寬鄉者，聽賣口分。以太宗之英明，不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而立法之初，已開變易隳壞之端。豈古道難行，雖欲久遠，而不可得歟？其悉以告。

學制

問：古者化民成俗，莫先于學。自五帝時，已有成均之名矣。《記》稱有虞氏之養老，有上庠、下庠之别，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此四代之異名也。然《記》以虞爲庠，而《孟子》則周曰庠；《記》以夏爲序，而《孟子》則殷曰序，何其相戾如此？《記》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樂辟雍」，則辟雍，學名也，而或以爲樂，豈求諸《周官》而不見所謂辟雍者歟？當靈臺之作，周未王也，其所建學，不過諸侯之泮宫爾，安得僭而爲天子之學歟？《大戴禮》有東、西、南、北之學，又有太學，帝皆入焉。而稽諸《周官》、《禮記》，

皆莫之見，不識此五學者，何代之學歟？周家教世子之法，《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蓋兼虞、夏、商之學矣。《王制》簡不率教者，自右鄉而移之左，自左鄉而移之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皆使習禮于學，則是鄉遂及郊莫不有學矣。家塾、黨庠、術序、國學復見于《學記》，蓋學校之盛如此，而《周官》略焉。師儒之官，以賢與道得民者，屬之司徒，而學政不預焉。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祭樂祖于瞽宗。釋者曰：成均，五帝之學也。瞽宗，殷學也。周家學校之盛，見于《周禮》者若是而止。以太平之典，纖悉畢具，而教化之原，闕略如是，何也？自靈臺經始之時，已有辟雍之學。至武王，則鎬京辟雍，獨不見于《周官》，豈所謂成均者，辟雍之異名歟？漢興，太學置博士，太常擇民之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而郡國亦遣生徒受業于太常。以教導之職而通于禮樂之司，豈亦周人之遺法歟？東都建三雍，橋門冠帶以億萬計，又有四姓小侯之學。及其季世，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蓋盛于西京矣。唐廣學舍，至千二百區。時則有國子學，有太學，又有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又多于東漢矣。建立之制，教養之法，果能庶幾于古歟？其併陳之。

禮儀

問：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巡四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

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該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考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于《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書歟？將經秦火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于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爲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問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爲禮，則枝葉不足爲木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説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分，别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爲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勞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爲禮，是特不可解也。

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通所爲不合古亦可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群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爲貴，其明效若是，何耶？專務德化之君，以爲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興于禮義之俗，豈得禮之本者，果不在于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章帝以群僚拘攣，獨使曹褒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于是不行。一代大典，

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爲國歟？ 唐太宗欲興禮樂，賢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 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録禮閣新儀、續曲臺諸禮，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于先王乎否也？ 夫制禮而不合于先王，與無禮同。 其考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于先王者何事？ 悖于聖經者何說？ 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服制

問：昔有虞氏觀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上六章會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下六章繡之于裳，以爲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也。 及觀成周之制，乃殺而爲九章，日、月、星、辰繪于旂常，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隨世沿革，不得不然。 由今觀之，虞氏十二章，自東漢、魏、晉、宋、齊、梁、陳往往遵用；而周之六服，惟唐初用之，未幾復廢。 虞、周皆聖人也，其服皆聖人作也，而後世取舍乃爾不同，豈亦有說乎？ 虞氏所作，獨此十二章爾。 而成周自衮冕而下，復有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焉。 豈《虞書》所謂五服、五章者歟？ 非歟？ 周人監于前代，禮制明備，自享先王、先公迄于祭群小祀，因其禮之小大，爲其服之等差，理固當爾。 然此五服者，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亦得隨其爵之高下而服焉，不知助祭于王之時，從其所自服耶？ 抑有殺耶？ 若曰從其所自服，則固有與王相若者矣，亦有隆于王者矣。 且方其祭社稷五祀，王所服三章而止，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可乎？ 尊

卑殺亂，禮不其然，若曰助祭而服殺，于經無見，惟釋三禮義宗者，以爲降于王一等，其説似矣，而未盡也，未可以爲據也。鄭氏注《周禮》，以鷩爲華蟲，理或近之；至以毳爲宗彝，知其不相類也；則以虎蜼爲言，以希爲粉、米，知其不相關也；則以刺爲言，于理安乎？舊疑以爲鷩與毳、與希、與玄，當時必自有服，非必華蟲而下七章，宗彝而下五章之類也。王與諸臣服不應亂，如衮冕，王公雖同，而龍之升降則異，此亦足以别嫌明微矣。其他亦宜皆然。《司服》所載，上自祀昊天上帝，下至祭群小祀，各服其服，而祭地示略不及焉。不知夏至之日，澤中方丘藏事之時，當何服耶？如曰父天母地，禮無隆殺，則當暑氣炎赫之時，而服隆冬盛寒之服，豈人情乎？漢明帝時，乘輿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而下，華蟲七章。大略兼用虞周而不純，其果于禮合乎？唐武德初，天子服有大裘、衮、冕、鷩冕、毳冕、繡冕、玄冕，蓋周制也。至顯慶時，禮官無忌、志寧之徒，建議非之，以爲《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且據《郊特牲》「周郊，被衮象天」之説與夫漢明帝十二章祀天地之制，請郊祭天地皆服衮冕，而停大裘。其説則通矣，而《司服》大裘之禮遂廢，可乎？《郊特牲》固禮經也，而《周禮》，周公作也，周公，聖人也，非聖人之信而誰信？夏至祭地示之服，必有可見者矣，其據經而言之。

經生家學

問：漢東西再有天下，經生、學士，班

班見于史册，亦可謂盛矣。然其列于儒林者，大抵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豈有得于學問之大原哉？今取而細觀之，乃有戒公孫子以務正學無阿世者；有以爲治不在多言，箴武帝之失者；有爲人精悍，處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難者；有謂當修行先王之道，不可委曲從俗者；有父子稱盲，不仕莽朝者；有施諸政事，能使反風滅火，虎北渡河者，皆聞于當時，表于後世，此豈可以專門少之哉？以專門之學，真有得于聖經之精微歟？發揮隱奥，宜可行遠，然存于今者幾何人哉？《書》惟孔安國，《詩》惟毛、鄭，《禮》惟戴氏而已，餘皆散亡磨滅，百不二三存焉，專門之不足貴蓋如此。而當西漢時，大師傳授多至千人；中興以後，著録者數千人，有至萬人者。蓋嘗疑之，以夫子之聖，從其游者三千人而止，漢儒豈能賢于孔子乎？何其生徒若是之多也？唐史之傳儒學，猶漢儒林爾。三百年之久，以儒稱者甚衆，而不聞專門名家，講經授業，如漢儒之盛。乃亦有以衒耀聰明，規戒其君者；有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而獻其君者；有陳陰盛陽微，而排姚崇太廟屋壞之對者；其他博古通今，著聞于世者類多有之。問其師承果何所自？而恥學于師，乃有如韓退之之説，不知當時學問淵源，果何自而來也？其併陳之。

離騷

問：王迹熄而《詩》亡，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而發爲感激悲歎之音，若屈原之《離騷》是也。原見棄于君，棲遲山澤，而繫念不能忘，可謂忠矣。

然嘗疑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雖古聖不能自必，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原以見棄，遂至于悲愁憤悶，不能自釋，《遠遊》之作，蓋無所赴愬，思欲託配仙人，相與遊戲，周歷于天地間也。又自陳忠信，與天合度，而《九章》以作；託于祠神，因以諷諫，而《九歌》繼之。甚而至于不知所爲，決于蓍龜，以卜己所居；憂思煩亂，精神散越，而自招其魂。古人進退出處之際，豈若是之怵迫歟？言飄風雲霓以喻小人，指惡禽蕪草以斥讒佞，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豈古人「卷而懷之」、「舍之則藏」之義歟？故班孟堅以爲露才揚己，愁神苦思，强非其人，蓋譏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詩悱惻之意，胡爲而復見稱歟？《九辨》、《七諫》與夫《哀時命》、《招隱士》諸篇，大抵皆爲原發，原而果不合古，胡爲當時後世惓惓若是歟？或稱其義兼風雅，可與日月争光；或稱其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或詆其何必沈身作《反騷》者，而《旁騷》、《廣騷》相繼而作，是終不敢訾原也。原真忠臣之用心歟？雖然，「崑崙帝閽」、「傾地斃日」、「九首三目」等語，類多荒誕；「士女雜坐」、「娛酒不廢」，又非法度之正，毋亦一時之寓言歟？自原而下，若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子雲之流，亦足以闚原之閫域歟？其究言之。

太玄

問：昔揚雄氏覃思《易經》，作《太玄》

以準之，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而繫之以七百二十九贊，亦可謂精微矣。其爲首也始于中，準《易》之中孚；次以周，準《易》之復也。冬至之日，陽氣方萌，歷七日而得周之次四，蓋七日來復之義。然《易》所謂「七日」者，猶《豳詩》「一之日」云爾，謂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當四日有半，則所謂七日者，詎可以爲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于《易》之七日來復矣，安在其爲準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說，去坎、離、震、兑，止六十卦，以當三百六旬之數，復以七分推之，而始得與周天之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爲八十一首，首當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踦、贏二贊，而始得與六日七分之説合，所謂得《易》之道，備歷之數者蓋如此。夫其數，即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爲首，多于《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歟？孟氏之《易》，雖自名家，然趙賓以箕子爲萬物荄滋，詭誕不經，自云受諸孟喜，其誣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説，《玄》實用焉何歟？眉山蘇氏，亦有疑于踦、贏二贊，且云四歲而加一分，千歲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箴玄之失歟？玄之九贊，擬《易》之六爻也，爻合金木水火爲一，而土爲二；贊分金木水火爲二，而土爲一。胡爲而不類？玄之揲，發于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爲晝，❶二四六八爲夜；于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爲夜，二四六八爲晝。胡爲而有別？《易》之蓍策，本于大衍，而虚其一；《玄》之蓍策，本于天地，而虚其三。其不同若是，

❶「晝」，原作「畫」，據四庫本改。下「晝」字同。

而謂之準《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説，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説，劉洪輩又訾之，豈其果有所未盡歟？司馬温公之《潛虚》，蓋擬《太玄》也。冬至之氣始于元，猶《太玄》之七日來復也，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直一日，乃授于餘而終之，猶《太玄》之踦、嬴也。然空虚之學，六經所無有，儒者所不道。今曰皆祖于虚，其信然歟？既自虚而爲氣、爲體、爲質、爲名、爲行、爲命，又自虚而爲形、爲性、爲動、爲情、爲事、爲德、爲家、爲國、爲政、爲功、爲業，何其多端也？餘曷爲而無變？齊曷爲而無位？性之十純，曷爲復以配而列于其間？自哀至散，何以爲先後之序？自王至庶人，何以爲尊卑之象？揚與司馬皆一世大儒，立言垂訓，宜其坦然易見，今難知若此，其究言之。

絜齋集卷六

絜齋集卷七

宋　袁燮　撰

論

管仲器小論

桓公得管子于縲囚之中，案：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置射鉤之怨，親迎于郊，齋戒十日，禮之于廟，三酌而授政焉。故孟子以爲學焉而後臣之。在春秋時，能盡禮尊賢如桓公者蓋鮮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得君又如此其專也。然功烈之卑，遊孔門者羞稱之，仲何以得罪于聖門若是耶？嗚呼！仲誠智術有餘者也，而未聞先王之大道，迷其本而勤于末矣。仲之相齊也，舉賢才，明賞罰，令行于諸侯，九合不以兵車，使民離左袵之患，實有大功焉，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之生平，此一語盡矣。如桓公問仲以行霸用師之道，仲則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爲之。難以速得志于天下，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嗚呼！齊，大國也，修其軍制，使諸侯畢來取法，皆定卒伍而修甲兵，將復見西周之盛，其規模豈不甚廣？而仲以爲若是則功不可速成，遂使前日功業一朝掃地矣。此皆仲未聞大道，其器小，故其功如彼卑也。

大抵心之正者，所用無不正，而智有餘者，足以累其心。由東周以來，士大夫

日趨于卑陋，如仲之才，誠不易得矣。然考其行事，蓋智有餘而心不正者也。古之聽訟者，令民入束矢鈞金，非以爲利也。仲依倣其法，亦使民入焉，鑄金爲兵，矯箭爲矢，而甲兵大足，乃因是以爲利，何其與古異耶？古有擇人之官道王之德意。仲欲圖霸，而恐天下不從，乃使游士八十人播其美于諸侯，亦其利心之所發耳。仲非不知經也，惟其機智有餘，則竊先王之法以爲己利，仲之心術不正，彰彰焉不可逃矣。仲誠有意于治己者，則心術之病，固當痛治而力鋤之，惟其胸中所期，不過區區功業，足以顯名于諸侯，以終吾世而已。心之正不正，非所急也。其心術既差，又豈能正其君之心乎？此皆器小之形也。

昔者左丘明最愛管氏，其書所載，如辭子華之請，受下卿之禮，類皆可美者；及變古司馬法，而爲區區之內政，其用心何狹哉！此仲所以爲器小也。仲制其國，士與工商各自爲鄉，士鄉爲兵，工商鄉專幹鹽鐵，❶養兵于此，取利于彼，其爲謀亦巧矣，然用人傷于太多。古昔司徒籍兵雖衆，而司馬調之則寡。孫武言：「興師十萬，寧居七十萬人。」是七家而取一卒也。今仲以爲五家爲軌，而一軌出卒五人，是一家而出一卒，何其太甚耶？仲之意，以爲不如是則霸業不可以猝就。苟一時之功，而廢先王經久之制，此仲之所以爲器小也。大臣之職，莫大于正君心。桓公自言「有大邪三」，而仲以爲無害，其所以害霸者，惟任賢之不專耳。是仲之意，不過欲其君專任己，而不參以他人，則己得以

❶「幹」，四庫本作「斡」。

行其所欲爲耳。而不知君心不正，則爲治之本不立，功業豈能及遠哉！仲之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坫，用國君禮，已爲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君心日蠱壞，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

史遷作《夷吾傳》，專攻其失，如桓公實怒少姬襲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伐山戎，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皆探其心而深排之。然則後人何所取信哉？吾始亦疑之。讀孔孟之書，而後知孔子雖以仲爲器小、爲不知禮，然未嘗不稱其功，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且有「吾其左衽」之嘆，其稱之如此。至孟子則不然，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誅絶之辭，略不少貸。孔孟豈有異旨哉？蓋仲于周衰之際，糾合諸侯，攘却戎夷，有大功焉。孔子與丘明實受其賜，不得不稱其功也。及孟子時，去管仲已遠；遷之世，相去又益遠。仲之澤已竭，而其過昭然不可掩矣。正其罪而誅絶之，其理固如此也。雖然，孔子作《春秋》，美桓公之盛，而管仲不見于經，豈非桓公尊賢之誠，可以引之當道，而仲以區區智術而小之，此固聖人之所貶也。噫！仲真器小，聖人之言真足盡其生平哉！

商鞅論

商鞅用于秦，變法定令，已而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乃黥刑其師傅。夫太子，君嗣也，師傅爲戮，辱莫甚焉，而鞅以峻法繩之，不少假借，知有公

家，而不知其身他日之利害，觀其迹，若不徇己私者，謂之忠臣，夫豈不可？　而君子羞道之，何哉？　鞅非能忠者也，迹若不徇己，徇己之尤者也。或曰：「鞅辱及君嗣，不顧其身之利害，焉在其爲徇己乎？」曰：「不然，鞅之舉動，無非己私，彼以爲行法不自近，則令將不行，而無以濟己之欲，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鞅，刻薄人也。其朝夕所圖，富强之效也。而富强不可驟致，則違道而圖之。先王之治民，惟懼其不親睦也。今使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以離散其歡欣和睦，此豈先王之意哉？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無所芬華，甚者宗室非軍功不得爲屬籍，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是非可否不問也？　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使民惴惴然，手足莫知所措，雖一時致富强之效而秦之本根撥矣。鞅豈不知其悖理哉？　以爲法禁不嚴，則富强之效不可致；富强之效不可致，則無以滿君之欲而固己之寵也。夫以固寵之私而違道以邀功利，❶此非徇己之尤者乎？

古者井田之法，自十夫有徑，等而上之爲畛、爲涂、爲道、爲路，至萬夫而止，所以通車徒、便往來，不得不若是詳也。鞅起而更之，併其千爲一，而謂之阡；併其百爲一，而謂之陌。阡陌之法行，則道路少而田益多，穀粟不勝其富，而井田雖廢不恤也。古者五家置一比長，等而上之，爲閭、爲旅、爲黨，皆置官焉。官雖多，廪禄雖費，而訓告其民者至悉也。鞅併鄉遂以爲縣，五千户始置一令，不及此者惟置長。

❶「寵」，四庫本作「己」。

官職既少，而廩禄多歸于公上，雖變古法不顧也。嗟乎！古先聖王經理天下，事事物物各處其當，其思慮至悉，而鞅徑變之，以富强其國，以威制諸侯，以顯名于天下，以滿足其君之欲，以益固其位，鞅之徇己毋乃太甚哉！

天下道二，曰公與私而已。公，天理也；私，人欲也。人欲熾于胸中，凡可以利己者無所不爲，而天理何在哉？景監嬖倖，而鞅因之以進，説君以帝道而不合，則屢變其説，而卒以强國之策售其欺，鞅之急于進取如此。其後秦人怨之者衆，趙良勸其去位而不能從，則其施爲舉錯何往而非己私耶？嗚呼！其行法于君也，似不阿；其勤耕織也，似知本；其令行禁止也，似有功。然探其心術，則人欲紛亂，而未嘗須臾寧息，君子豈以其迹而掩其心哉？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人以是爲鞅之功。鞅以峻法繩其民，特劫于威服爾，何功之云？心術一差，萬事顛沛，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可有也。鞅之設心，日夜惟己是利，及其出亡，至無所舍，車裂以徇，爲千古笑，鞅亦何便于爲己利哉！

諸葛孔明論

君子胸中之規模，要不可狹也。有三代王佐之規模，斯有三代王佐之事業。甚哉！王佐之規模，非淺識所可窺也。彼道德之富，涵養之深，胸中所藏，莫知其際，豈可以一節稱、一行名哉！後世之士，不足以進于三代，我知之矣。自處爲甚卑，一節一行，足以自表，則其心足焉，宜其規模之狹，不足以望古人也。春秋以

來，如鄭子産、晉叔向，皆賢卿大夫也，其規模已不足以望三代之士，又況秦漢而下乎？

偉哉孔明！生于兩漢之後，而庶幾乎三代王佐之規模，此豈區區一節一行之士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每抱膝從容長嘯，其所以自養者，孰得而測之？先主以帝室之胄，英才蓋世，枉駕草廬，三往而後見，非自尊也，其所抱負者大，用之不敢輕。使先主不能降屈以至于再三，吾有獨善其身而已矣。世方汲汲于功名，而孔明恬然若無意者，此其所存者何如？而規模豈易量哉！相先主治蜀，明賞罰，核名實，撫百姓，示儀範，此未足以見其規模也，蓋讀《出師》一表而後知之。昔周家之制，中外一體，故王之左右，職衣服、飲食者，皆屬之天官，惟其一體故也。自漢而下，無能識此意者。今孔明之言曰：「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具言其臣良實忠純者，宫中之事，宜悉咨之，其深明夫一體之義乎？

自古大臣出征于外，而國中晏然者，惟周公爲然。今孔明亦連歲出師，而未嘗以根本爲憂，非疎也，蓋有以處之也。郭攸之、費禕、董允之徒，朝夕翊贊于内，又有性行淑均如向寵者，又言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端良死節之臣，願親信之。其國中多賢若是，而誰敢萌窺覬之心？王佐之經綸，豈意復見于此時乎？彼非仕而後學者，意其在畎畝中，龐德公、徐元直之流，相與講之者熟矣。王通氏言：「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即其經畫，而探其所存，誠有足以興禮樂者。然吾有疑焉，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譎計以取其國。

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治蜀太嚴，纖惡不宥，法正規之而不能從，且筆申、韓、管子、《六韜》之書，以授後主，亦非三代王佐所以輔其君者。毋乃時不逮古，思其上者不可得，而姑爲其次者歟？然古人惟道之行，不可則止，未嘗少貶也。而孔明姑爲其次者，毋乃其學有所未至而然歟？雖然，王佐之不得見久矣，得見幾及焉者斯可矣。

孔明之心，未嘗須臾忘漢。觀其大略，于王佐蓋幾焉。圖畫其國，決非兩漢人物所可及也。迹其將有事于北，而恐有乘其後者，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既得孟獲，七縱七擒，以深折其心，然後孔明得安意北征而無所忌。蜀兵既寡，難以歲歲用，則使十二番休，故雖屢用之而兵不罷；所爲八陣法，深得古意，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所至營壘井竈，皆應繩墨，誠可謂善治軍者。行國君事而人不疑，李平、廖立沒齒懷德。當三國土地分裂之餘，乃有人物如孔明者，而又何議焉？曰：孔明，人傑也。君子要當以人傑待之，闊略優容，所以待常人，而施之賢者則否，擿其所未至，而以王佐繩之，所以愛孔明也。以孔明之規模，而充以古聖賢之學，將爲漢伊周矣。惜乎其不全不盡也，開國立配，而所納乃劉焉之子婦；身爲宰相，而躬校簿書，孔明而有伊周之學，豈其不全不盡若是歟？此吾所以重爲孔明惜也！

陸宣公論

三代而上，天下多全才，自秦漢而下

偏矣。人才之不同，國家盛衰之所關也。三代而上，有名世之君，斯有名世之臣，其器博，故其用周，內而承弼厥辟，外而經理庶務，恢恢乎無所處而不當，是之爲全才，而孰能指其偏者？吾悲夫秦漢而下，人物之不古也，于此雖長，于彼必短，故夫忠言讜論，拾遺補闕，以正直聞世者有之矣，然經濟天下之略鮮焉；剸裁庶務，經理疆場，以幹略過人者亦有矣，然承弼人主之德者無聞焉。人才之偏若是，視三代之全才，遼乎其不相及矣。

雖然，天之生賢，非有古今之殊，豈可謂三代而後，終無全才耶？人惟安于淺陋，不能充而大之，故其不逮也如是。若唐陸宣公其庶幾于全者矣。德宗，多欲之君也，而贄道之以仁義；德宗，强明之君也，而贄勸之以納諫。知其好勝，又恥聞過，正言直指雖拂其意而無益也，則和緩其辭，而委曲其意，不憚于諄諄而庶幾潛格其非心，其言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所以切劘君心，懇惻如此，雖三代盛時，承弼其君者何加焉！當是時，神策六軍，悉戍關外，未有爲根本慮者，贄力言之，而帝不從，後涇師忽變，其説始驗。論防秋利害，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深中當時之病。且詳陳六失可去、八利可興之策。贄，儒生也，而邊境事諳練如此，則其胸中之經綸，豈易窺哉？世無全才久矣，今贄也，内而正君，外而謀國，繩愆糾謬之益，開物成務之策，綽然有餘，曾未聞有扞格而不通者。贄果何自而能全耶？吾知之矣，學問涵養，所以潛其心者至矣，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或規其太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違他恤乎？」惟其所學有自，故其獨理甚明，其律己甚嚴，其施于用者無不周也。觀其勸德宗以舍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易行，不費神，不勞力，在約之于心爾。非心地明白，安能啓迪其君若是之簡直耶？雖然，嘗以孔孟之道觀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禮貌未衰，言弗行則去之，此孔孟所以垂世立教者。

贄之告君，不憚其煩，而帝每不能聽。知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而贄獨安焉。陰失帝意，卒以貶死，贄誠有學者，曷不師孔孟而亟去之？嗚呼！可退而不退，宣公處之必有深意，未可輕議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雖天下常理，然君子憂世之深，視天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苟得爲之，孔孟所屑爲也，豈與小丈夫諫君不用，則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者比也？宣公所以不忍亟去者，意其在此，吾故曰：未可輕議也。

邊防質言論十事

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爲急，而兵機將略，非儒者所當言。故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嘗學也。」而孟子亦云：「善戰者服上刑。」嗚呼！信斯言也，不曰「我戰則克」，君子有不戰，戰必勝乎？然則兵機將略，乃儒者所當講也，[1]摭簡策之所記，參師友之所談，條陳利害，達其意而已，不矜藻飾，故曰質言。

[1]「儒者」，四庫本作「君子」。

論戰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言國家之武備不可一日弛，雖積安極治之世，不可忘戰，況危機交迫之時乎？

竊料今日之勢，必至于戰。戰非美事也，不戰而屈人兵，豈不甚善？然觀時度勢，雖欲僥倖無戰而不可得。何者？敵失巢穴，假息河南，豪猾並起者，必又從而蹙之，師一渡河，汴京鼎沸，浸淫不已，而侵軼之害，近在目前，能無戰乎？往者，紹興講和，不過金人一國，和好既通，無復餘事。今蒙韃既衆，女真據有之地，必將四分五裂，與我爲隣，種類不一，必有崛强喜功，不我親睦者，能無戰乎？往者金人盛强，朝廷姑息，勉强和好。今金師屢敗，亡無日矣，而敢偃然自大，邀我聘使，索我歲幣，若遽許之，姦雄窺覘，謂吾衰弱已甚，故雖垂亡之寇，奉之惟謹，有鄙我心，輕來伐我，能無戰乎？金人，我之深仇，而敢駐汴京者，謂我不能復讐，可以無南顧之憂也。遽與通和，必墮其計，若不欲遽絶之，姑告之曰：「俟復還燕薊，交騁如故。」委曲遷延，遲以歲月，殘寇必亡，萬一未亡，謂吾無信，致釁于我，斯與之戰，乘其衰弱，克之易耳。

大抵爲國家者，固不宜好戰，亦不可憚戰。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爲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强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克保其國。我朝中興之初，數與敵戰，良將輩出，王師屢捷，岳飛、韓世忠、劉

琦、吴玠之徒，勳烈表表于紹興間，非秦檜沮之，復故疆，刷國恥，端可必矣。今廟堂之上，圖畫邊備如恐不及，必不以戰爲憚，而後人才共奮，何患其無成功哉？

論守

自古有戰則有守，戰所以摧敵，守所以固圉，兼而用之可也。故陸宣公論攻討之兵，則必有鎮守之兵，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鎮守之兵也。今欲固吾封疆，使敵人無敢侵軼，豈可以無若是之兵哉？雖然，有若是之兵，則有若是之費，民力既竭，賦不可增，將何以給之？朝廷深計遠慮，令大軍有闕無復更補，移其贍養之資，爲吾鎮守之費，招壯勇，充邊屯，各保其所，以待不虞，可謂妙于經畫矣，而或者有疑焉。

昔我先朝用師西陲，夏竦請增置土兵，而楊偕建言：「古者兵有九地，而士卒近家者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偕之此言，本于孫武。武，談兵之雄也，而深以散地爲戒。然則今日募兵屯邊，不離鄉井，敵人臨之，我不能禦，倏焉而散，果足以任保護之責乎？曰：孫子之意，非以散地爲不可戰也，要使人知所儆懼而已。譬之涉大川者，當憂其易溺，而非以大川爲不可涉也，戒之、戒之。深虞其散，而有恩德以固結之，有法度以整齊之，斯不散矣。

古之善馭軍者，撫之如慈父，制之如嚴師，其恩也如雨露之濡，其威也如雪霜之凜，感其恩者不忍散，畏其威者不敢散，協力一心，致死衛上，不啻如捍頭目。夫然後藩垣固、門户壯矣。雖然，間諜不明，

則軍情亦未易定。國初名將守邊，關市之征，恣其自用，厚給間諜。敵人動息，靡不知之，常先爲之備，故寇入則必敗。其後，李允則爲帥，卒有亡入敵境者，移檄索之，答以不知所在，則告之曰「是在某所」，敵不敢匿。若今日邊將，亦能若是，則募兵可恃以無恐，而何憂其易散？請以此裨鎮守之説。

論招募

兵可募也，而亦甚難。徒有募兵之名，而無可使之實，何裨于武備哉？饑荒之歲，民無所得食，故募之易；閒暇之時，爲兵者未戰，故募之亦易。今年穀屢豐，邊事方急，惟豐也，故人無意于爲兵；惟急也，故人憚其爲兵。合斯二者而下募兵之令，僅得夫驕怠脆弱、望風遁逃之人，將焉用之？然則，當如之何？聞之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賞信，其利厚，以是激之，將躍然奔赴，不可得而已矣。

晉之平涼州也，馬隆募能挽弓四鈞、弩三十六鈞者，無問其所從來，立標簡試，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夫弓弩若是之勁，而應募若是之速，彼果何術以驅之耶？及觀涼州既平之後，朝廷欲加隆將士勳賞，有司以爲隆將士勳賞者，皆已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楊珧駁之，乃復賜爵加秩。由是知此應募之初，未及征行，而勳賞已頒矣，夫安得而不勸？自春徂冬，成功而歸，不過一歲，而與之三年軍資，受賞多矣，夫又安得而不勸？今之招募，不識能如是否乎？

嘗聞國初邊將利權甚專，非私之也，

欲其廣募驍勇爲爪牙也。中興之初，背嵬一軍，最爲勇健，各持巨斧，上揕人胸，下斬馬足，北敵深憚之，此殆李牧所謂百金之士也。豈止錢二三千之所能招？亦豈日給一二百錢之所能養乎？方今財計未充，誠難廣募，然捍禦應敵，有不可已者，惟當由中及外，痛節冗費，而專以邊事爲急，庶乎其可辦矣。《書》不云乎：「罔曰弗克，惟既厥心。」苟盡其心，事無不可爲者。

論橫烽

夫嚴守禦之備，募驍勇之兵，國事果濟矣乎？曰：未也。兵力雖强，寡助則弱；主將雖賢，孤立則危。自古如是者多矣。毛寶之戍邾城也，以旁無應援而敗；張巡之守睢陽也，以援兵不至而覆。夫寶、巡非不智且勇也，嬰孤城，捍强寇，其力固不敵也。今夫手足相爲用，則其身安；鄰里交相助，則其家可保。矧天下事莫難乎兵，而可以無援乎？沿邊勁卒，分屯要害，宜若壯矣，然利害不相同，左右不相關，首尾不相副，聲勢不相接，則亦何以禦方來之寇？非寇不可禦也，獨以一軍當之，是以難爾。

昔元祐初，范純仁經略環慶，建請諸路修橫烽之法，賊兵侵犯，則並舉橫烽，傳報隣路；且乞委經略司選策應兵馬、將副使臣，分爲二番，戒諭士卒，整繕器械，凡軍行不可闕之物，平時一一備具，常爲猝行之計。纔見橫烽，立相赴應。偉哉斯言！其常山蛇勢乎？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純仁深知兵略，得乃父仲淹之傳，故切于事情如

此。今遺法俱在，曉然可行，凡封畛相接者，皆明乎患難相助之説，則雖有强寇，莫能肆毒矣。李崇刺兗州，患其土多盜，村置一樓，樓皆有鼓。盜之發也，次第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守其險要，靡不擒獲。此横烽之近似者，猶立見效，況其大者乎？

古人有言曰：「同舟遇風，吴越相救。」以此發明人心，使之協力無間，今之急務也。公朝急圖之。

論軍陣

横烽之説，既言之矣。請復以古陣法明之，五人爲伍，伍有長，積而爲兩、爲卒、爲旅、爲師、爲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兵亦衆矣，等級相承，職愈尊，則隸焉者愈衆，倡而率之，若身使臂，若臂使指，井然有條，雖繁不紊，故曰「治衆如治寡」，分數定也。分數既定，交相爲用，雖變化無方，而體統常定，故曰「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諸葛亮妙達斯理，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此古法也。布陣如此，誰能克之？此所以既擒孟獲，縱使更戰，而七縱七擒也。

渭南之役，司馬懿久與相持而不敢戰，蓋知其不可敗也。史稱懿常遣兵掎亮之後，頗有殺獲，是其小小者，而其大勢實未嘗動也。夫兵至于不可敗，則無敵于天下；戰至不可敗，則退焉而不可追。亮没而師還，懿嘗躡之矣，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追，蓋知其不可追也。深乎深乎，其神于用兵者乎？馬隆得之。涼州之役，

樹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邀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自謂謀無遺策矣。隆依八陣法，作偏箱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卒以全勝，此則孔明之故智也。唐太宗自稱「吾擊弱敵，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可謂難能矣。然其所遇者脆敵爾，若以八陣法禦之，前可得而突，後可得而攻哉？是故莫精于古法，莫全于古法，善用兵者當以是爲本，不本諸古，而率意以戰者，是謂浪戰，其勝者幸爾。

張巡用兵，不依古法，然其言曰：「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驅之而往，若臂使指，即古法也。」有志于當世者，其精講之哉！

論訓習

有兵而不教，與無兵同；教之而不精，與不教同。夫人未有不可教者，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强，況天姿强勇者乎？孫武之教婦人也，約束既明，申令既熟，斬二隊長，而能于俄頃之間，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馬燧節度河東，以騎士單弱，悉召牧馬厮養，教之數月，皆爲精騎。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古人知其然也，蒐苗獮狩，四時之間，未嘗不教，目熟于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馳驟，坐作進退，無所不熟，被鎧甲不知其爲重，蹈險阻不知其爲危，教使然也。雖然，教之而無以激厲之，則如勿教而已矣。

今國家所恃者，大軍也。雖曰教之，而激厲之術闕焉不講，州郡亦然。禁旅廂卒，名之曰教，而無所激厲，猶不教也。凡人之情，孰不趨利？大軍財用，固自有餘，爲主帥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一二千緡錢賚之，歲不過一二萬計，州郡財用，亦非甚乏，爲郡將者，視其技藝之精，月以數百緡予之，歲不過數千緡計，厥費未爲廣也，而能使所在卒伍皆爲精兵，豈非國家之大利耶？嘗觀李牧爲趙守邊，日擊數牛饗士，以歲計之，不勝其費矣，而無所靳惜。蓋振作士氣，義所當然。況當技藝既精，而無以旌别之可乎？雖然，善其藝者末也，善其心者本也。

古人教人，豈徒取其能而已哉！迪以忠孝，勉以信誠，赳赳武夫，足爲腹心；群騶諸御，皆知禮義，是則可貴焉爾。《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教戒之久，此心純一，人人可仗，此王者之師也，誰得而敵之？嗚呼！今爲軍帥、爲郡將者，盍亦究心于此乎？

論民兵

養兵之費，蠹財甚矣，而不得不養者，惟民無以衛，而國無以立也。嗚呼！盍亦求夫財用不耗，而自足以衛民立國者乎？古者兵出于民，戰攻守禦之具，盡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其矛戟也；蓑薛簦笠，其甲胄干盾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械也。此太公對武王語也。推此類具言之，且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

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豈非兵民爲一之良法美意歟？ 擇其可教者而教之，軍旅之事，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自百而千，自千而萬，雖至于百萬可也。 何患其無精兵耶？ 今日沿邊郡邑，有弓弩手，有山水寨，有義勇，有保捷，皆民之能爲兵者也。 生長邊陲，體力堅捍，固已有可用之實矣；矧復有傑然于中者，世目之曰土豪，聲欬所加，靡然從之，皆爲部曲，誠心以待之，恩禮以結之，平居減其租稅，臨事給以資裝，豈有不爲吾用者哉！

周亞夫之伐七國也，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孟，一俠士爾，吳楚失之而輕，亞夫得之而重，衆中之傑，非他人匹也。 然則今日之土豪，可不加厚哉？ 厚之者不過數人，而從之者不勝其衆。 荀卿所謂：「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得處事之要矣。」因其徒衆，教之武藝，區別其能否，而勸沮加焉，皆精卒也。 昔李抱真籍民爲兵，免其租徭，足爲農人之利，給以弓矢，不爲私家之費，習射于農隙，則不妨田功；賞罰于都試，則有以懲勸。 而三丁選一，合于成周其民可任之數，比及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雄視山東。 嗚呼！ 安得如斯人者而辦斯事乎？

論軍法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廢。」旨哉！ 寬嚴異用，隨所宜施，不可以相雜也。 軍旅尚嚴，不嚴則法不立，何

者？兵，死地也，人情誰不貪生而畏死，畏死之心重，則徇義之念輕，危機迫之，有走而已爾。古人深慮焉，故嚴爲之法，使人心曉然皆知：進，猶可以求生；退，必不免受戮。雖白刃如林，矢石如雨，無敢却者，法使然也。

夏商誓師，敢有不恭，孥戮加焉。周人大閱，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其嚴如是，蓋不如是，則士不用命，無以取勝矣。自昔盛時，以嚴爲尚，豈非軍容固當爾耶？今所在雲屯，兵非不衆，而大軍驕惰，緩急難仗，意者主將不嚴之故歟？主將之所以不嚴，得非掊克之過歟？虛籍之多歟？姦弊日滋而無以服其心歟？夫如是故不得不寬，寬弛之久，驅之戰陣，誰肯盡力？且夫債帥之弊其來久矣，至更化而後革。方其選用之初，固無所事，日月寖久，每患失之，苞苴之交結，猶曩時之債帥也。交結猶故，則掊克亦然，上虐其下，下慢其上，雖欲以法齊之，其可得乎？拔本塞源，痛革斯弊，所望于公朝也。

夫軍情無常，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古之爲將者，受命則忘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枹鼓則忘其身。令發之日，坐者涕霑襟，卧者涕交頤，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意，故畏將而不畏敵。人百其勇，所向有功，今之人心，古之人心也。爲將帥者，誠能立法自其身始，則三軍之士，亦將畏將而不畏敵矣。史稱衛青勇于當敵，常爲士卒先；霍去病常以壯士先其大軍。夫以元戎之主，不顧患難，以身先之，其誰敢不效死？兹其所以爲名將也夫！

論將帥

孫臏策龐涓夜至馬陵，既而果至。李光弼料高暉、李百越降于雍希顥，既而果降。英材絶識，洞照物情，出于常人智慮之表，宜其成功之超卓也。李牧收民人入堡以譎匈奴，周亞夫堅壁不戰以挫吴楚。養威持重，迎機而發，其兵家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脱兔，敵不及拒」者耶？韓信有擧燕趙擊齊，絶楚糧道，會于滎陽之請；諸葛亮有跨荆益，保喦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之言。宏規遠略，不愆于素，非小才小智之所及。趙充國以不戰而屈人兵，而罕、开自降；羊祜修德信以懷吴人，而陸抗心服，雍容不迫，有古人之風焉。嗚呼！必若是而後可以爲將矣。雖然，此等人物豈常有哉！必不得已，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亦足以集事功矣。

夫人固有决不可用者，反覆難信，跋扈不恭，雖終身棄之，亦不爲過。其或偶有差失，而材智過人者，其可終廢乎？且孟明嘗爲晉擒矣，李廣嘗爲敵擒矣，然且不廢，况未至于見擒者乎？鄧禹之師，嘗衄于赤眉矣；郭子儀之師，嘗潰于相州矣。然且宥之，况未至喪師者乎？美玉有瑕，未害其爲寶；良馬或踶，未害其爲駿。人才難得，正不可以一眚之故而遂廢之也。且夫將帥，取其才能，不必責以廉謹。故兵法有所謂使貪者，國初委任諸將得其道矣。自西邊用兵，有以公使錢得罪者，法令既密，故武功不逮，可戒哉！小廉曲謹之人，雖不聞顯過，而其實難用；材器磊落之士，雖不修細行，而可與有爲。

今日之勢，亦云急矣，爲將帥者正當度越拘攣，收拾才俊，爲腹心爪牙之用。昔趙奢爲將，奉飯而進之者以百數，所友者以千數，待士如此，供億之費可知矣。今諸將能循此軌轍，豈不甚善。然供億既煩，則支費必廣，毋以三尺繩之，庶乎其可也。何承矩築塘貯水，大興屯田，因以設險爲戎馬之限，厥功偉矣；然輒改詔書，罪之大者也。先朝念其有功，且優容之，此鼓舞豪傑之機括也。豈非今日之所當取則者乎？

論重鎮

自古善爲國者，必有可以憑藉之地，亦必有可以憑藉之人，故衆建諸侯，而有方伯連帥者焉，宏材碩德，巋然爲一時之望，侯國視爲準則，王室賴以安强，故古人注意焉。今之帥閫，古方伯也。都會之地，俱爲重鎮。然當邊事方殷之時，就諸鎮中有尤重者焉，不知皆勝其任乎？抑猶有物望未孚者乎？夫重鎮若巨室然，生理備具，取之不乏，可以傳之子孫，是謂家計，立規模，植根本，足以弼成丕基，豈非家計之大者耶？昔者高帝征戰于外，而得蕭何焉，爲家計于關中；光武亦征戰于外，而得寇恂焉，爲家計于河内。是二臣者，其謀慮深長，其經理周密，凡國所急者，物物咸具，故二君賴之以成帝業。

今吾所憑藉者果何如哉？敵有將亡之形，而猶敢以虚聲加我；我有可乘之機，而猶未能以重兵壓之，是何也？則以内求諸己，未能無慊也。然則若何而可？曰：選用真賢，付之閫寄，而植立其所謂家

計者，斯得之矣。孰爲真賢？曰：朝野之間，翕然同稱，無有異辭，是謂公論所歸，斯真賢也。今之諸鎮，固欲得如斯人者矣，而猶慮其未然，故願公朝更加察焉，選擇人物分處要地，尊其位，重其禄，假之以權，財賦皆得自用，官屬皆得自辟，展布四體，惟所欲爲，人所難辦之事，次第而舉，然後中國有所憑藉矣。雖崛起方張者，猶將畏之，況垂亡之國乎？

昔者晉室南渡，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爲國西門，刺史常督七八州，獨爲雄盛，故禍變雖作，未幾復安，實賴于重鎮焉。由是觀之，擇真賢，據都會，豈非今日之要務哉！

雜著

權大安軍楊震仲謚節毅謚議

議曰：生死，天下之常理；忠義，人臣之大閑。有志之士，寧殺其身，毋容幸免者，不敢以常理而越大閑也。雖然，死有易有難，亦視時之嚴與寬何如？其嚴也，稍失臣節，必誅無赦，等死，死節爲愈，故趨死也易；其寬也，有罪未必誅，忍恥貪生，亦可以徼倖，故就死也難。嗚呼！不以寬嚴貳其心，大義所在，視死如歸者，其惟烈丈夫乎？

楊公震仲，始以興元倅、權知大安軍，逆曦檄還興元，且使來見，見固不可，去之其可乎？我朝法令至寬，潔身而去，不從

叛逆，朝廷必將矜而宥之，公心固知之矣，獨念興元之還，賊欲仗我而逐其帥。帥可逐乎？我一失節，人必效之，郡縣皆爲賊守，而蜀非國家有矣。節可屈乎？節苟不屈，此身雖死，猶不死也。屈節辱身苟活于世，復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人所以異于禽獸者，此心之良爾。昧于君臣之義，而斲喪其良心，則與禽獸奚别？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聖賢立論，其嚴如此。後之爲臣者，其可干名犯義，而自棄于小人之域乎？其可舍順從逆以自全其區區之身乎？

此公之所以死也，太常定謚，能固所守曰節，强而有斷曰毅，可謂無忝矣。自公之死，大義著明，人心興起，勃勃乎其不可遏，掃除妖氛，清我西土，第其功者，以手翦逆臣爲首，而君子謂公首倡大義，功不在誅逆者之下，此奉常定謚之本旨也，兹不敢違，謹議。

讀管子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吴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群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

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諸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于世，淺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張魯川字說

廬陵張君名洙，求字于余，敬字之曰「魯川」。且告之曰：「子之名，乃吾夫子教育英才之地也。」以天縱之聖，統盟斯道，俾萬世之下，人心著明，三綱五常，不泯不墜者，其惟夫子乎？斯名不絕于口，則斯道不忘于心，又重之以斯字，人以是而稱子，入乎耳，著乎心，夫子之道將終其身而弗之忘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言此心此道無一毫之差，至中、至正、至大、至精，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有志于此，則日進日新，莫之能禦矣。子其勉之。

吳晦夫字說

吳生炎求字于余，余字之曰「晦夫」。《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旨哉斯言！古人爲己工夫，至精、至密、至深、至實，無愧乎此心而已。晦夫其勉之。

鄭德源字説

友人鄭君名清之，求字于余，敬字之曰「德源」。夫水至清也，而所以清者，源也；源之始發，莫或汩之，何嘗有不清哉！惟人亦然，純粹不雜，天之所與也，萬善皆由是出，故謂之源。源微而難明，一毫有差，非其源矣。惟至精者能察之，蚤夜以思，不得弗措，所以求其源也。幸而得之，兢兢業業，無敢放逸，所以養其源也。三才同源，養而無害，則與天地相似。苟爲無源，雖以善爲之，其違道遠矣。鄉原似忠信、似廉潔，而不可入堯舜之道；楊、墨似仁、似義，而卒蹈于無父無君之域。源哉，源哉！可不精講而實得之哉！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簞食豆羹弗得則死，而不屑于蹴爾之與，非有所計慮于其間也。由中而發，不期而應，此天機之自然也。立身之源于是乎在，流而不息，孰能禦之？德源可不篤志于此哉！

書贈傅正夫

學以自得爲貴，學不自得，猶不學也。今觀《論語》一書，多六經之所未嘗言，而孟氏一書，又多《論語》之所未嘗言。大聖大賢，豈故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亦不自知其爲異也，夫是之爲自得之學。嗚呼！此理微矣，自象山既殁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于慈湖，其初雖有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于後學，可不謂自得乎？雖

然，慈湖之學，慈湖所自有也，學于慈湖者，當如之何？蚤夜以思，求所以心通默識者，改過遷善，日進不止，必將大有所發揮，豈必一一躡其迹哉！如是則可謂善學矣。正夫固有志于斯者。某故因以告之。

書贈張伯常

口傳耳受，雖多奚爲；發憤力行，弗得弗措。過雖微而必改，善雖小而必爲。立志貴乎恢張，保德務在兢業。毫髮有疑，不可謂學；純明不貳，斯之謂盛。

書贈吳定夫

南城吳定夫，布衣芒屨走天下，欲遍識當世賢者。所賫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末衡縫之，虛其中以便出納，權其輕重長短，中分于肩上。丁亥年，來金壇訪余與王去非。

今年春，去非奉命守昭武，時昭武盜方熾，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偕，亦無與偕者。定夫時到中都，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義乎？」即肩布囊，卧起隨之，飲食必親嘗乃進。凡去非平日親舊，知定夫在焉，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義而已哉！今夫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剥民脂膏以自封靡，一旦聞金革之事，則心摇膽戰，口出寒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于陸梁，其端由之。

若王君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自許，而其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

比。使盜賊而禽獸其心則已，若猶人也，能不爲去非感乎？定夫知之審矣，故奮然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凡倉前居民之貧者，多受惠。有一人操舟失業且丐矣，定夫探囊出錢買舟與之，今數口獲全，而舟固在。余以其用之輕，疑其所齎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匱矣，欲周之不及。去踰年，有見之婺源者，傾囊惟得所見諸賢像，蓋定夫每見一人，則密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寄以白苧一端，聊賦二十八字，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箇，布錢還出布囊中。長房定有神仙術，可解傾囊賞戰功。

書贈蔣宰

《康誥》曰：「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君子之道，無所不取，則智益明，德益崇，以臨其民，則恢然有餘裕矣。求之不廣，用之易竭，無以深得乎民心，又豈能爲俊偉光明之事業乎？周公之稱康叔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康叔之賢有大過人者矣。君臨其國，不過百里，封畛若是其狹也，可不勞而治，而委曲告戒，必欲其無所不取，非獨一端而止，以商周爲未足，而又及于古先哲王，則所求者愈廣矣。土不過同，

而唐虞是則，毋乃割雞而用牛刀乎？曰茲所以爲古治之盛也。今爲縣令者，豐財而已爾，巧諂而已爾，徒爲一身計，而未嘗爲吾民計。有談古人之盛美者，則鄙笑以爲迂，而豈能有所取法乎？鄉君子蔣君伯見，處衰俗之中，而慨然有復古之心，聞嘉言善行，求之如不及，百里之民，其將均被其澤乎？其之官也，踵門告別，某敬書以贈之。

絜齋集卷七

絜齋集卷八

宋 袁燮 撰

序

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于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于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于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潼，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倣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悌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世俗桀驁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于君、孝于親、睦于閨門、比于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于此，余是以嘉之。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時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未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遐，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于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

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于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燮識先生于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採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没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神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

微，裒而益之，合二十卷，❶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師表歟！

先生諱九淵，字子静，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于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云。

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浮光戰守録序

自古論兵家之勝負者，繫乎算之多與寡而已。然算之多寡，有甚相遼絶者，有相去無幾者。趙括之疎也，而遇白起，陳餘之迂也，而遇韓信，不待兩軍交鋒，而勝負已分矣。曹孟德一世之雄，而敗于周瑜；杜曾勇冠三軍，而敗于周訪。夫曹與杜，豈可謂無算？一時智慮有所不若，則不能制敵而敵制之。譬諸奕焉，舉棋一差，斯不勝其耦矣。是故用兵爲最難，兵，死地，豈可以易言哉！

昔者夫子嘗曰「我戰則克」，而答子路三軍之問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其計慮之精深，隄防之嚴密，無復遺策矣。以天縱之將聖，猶不敢忽如是，況他人乎？今觀《浮光戰守録》，太守柴侯以寡敵衆，而三年之間，戰則必克，守則必固，威名赫然，震耀當世，或者精深而嚴密，亦有非常人所能窺測者歟！夫戰而無謀，謂之浪戰；守而無策，謂之徒守。柴侯之所爲，豈倉猝舉事僥倖于一擲哉！誠心

❶「二十」，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象山先生全集》序作「三十二」。

爲國，不顧一身之利害，君子觀其忠；兼通群書，周知兵家之機要，君子觀其略；出奇無窮，有似乎即墨之守，君子觀其智；戰于城外，取則于昆陽之師，君子觀其勇。合是四者，何事不集？而又能勤于求助。

王君辛，名將也，安昌之役，突入敵帳，梟統軍首，可謂膽勇矣，而與之協力，及其他才俊，鼓之舞之，頡頏争奮，共圖勳業，皆得牽聯登載于此。《吴志》有之曰：「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浮光之戰守，真無一事之不牢者歟！此余所以三復是録，而深嘉之。

送右史將漕江左序

起居真舍人，以精博之學，端方之操，立螭坳，進讜言，蹇蹇諤諤，作時砥柱，搢紳倚以爲重，海内想望風采，嗚呼！可謂正人也已。邊事方殷，將漕江左，欲豫爲戰艦之備，朝家委寄之意，亦不輕矣。而一時公論，皆深惜其去，蓋汲直在朝，淮南寢謀，忠鯁之士，精神折衝，國勢所賴以安强也，其可遠去乎？雖然，前朝舊事，凡欲畀以大任者，皆先歷河北都漕等官，蓋欲其諳事宜、積雅望也。今之選用，無亦是意乎？

起居正色敢言，知有吾君，而不知有吾身；知有宗社生靈，而不知有吾家。視此身之進退，不啻如浮雲之去來，未嘗以他念雜之，玉壺寒冰，表裏洞徹，此則起居之本心，非由外至者也。

昔者伯禹治水，八年于外，過門而不入，子泣而弗顧。夫片時之頃，一至其家，似未害也，而有所不暇，此聖人之心，所以

精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稍懈者,懼其或貳也。

起居常秉兹心,造次不舍,惟正途是遵,惟公家是念,力持斯世,將有望焉。《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起居其思之。

題跋

跋丁未御書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君父蒙塵于外,而臣子恬然坐視弗救,豈復有人心哉?靖康之禍慘矣,公卿大臣平居獻佞貢諛,臨難奉頭鼠竄,宗巳傾危,曾莫之恤。延康尚書何公,獨能忠義奮發,糾合同盟,倡大義于天下,聖心簡在,寵以奎畫,其後歸諸御府,而别録之,以寶藏于家,尚書之志念深矣。昔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孟子亦稱:「故國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尚書忠義如此,後嗣子孫,誠能續而不絶,斯足以世其家矣。嗚呼,其偉矣夫!

跋宣和六年御製賜沈晦

國朝取士之盛,是年爲最。蓋承平既久,俊秀雲集,徽皇聖度兼容,纖芥之善,網羅不遺。殿廬考閲將軍,别有旨以御前特試者,參入五等,凡七十餘人,非故事

也，或者聖意自有所在耶？沈公晦萬言正對，爲天下第一；既而致身侍從，直道進退，蔚爲名臣。其曾孫臨川法曹燧，示臣以聞喜宴所賜御詩，既見當時寵光之盛矣，而復以乃祖奏議一巨編俾臣觀之，忠鯁深切，皆足以感格君心，興起世道，臣益知徽祖所以簡拔真才，蓋不專取夫象數之學。嗚呼，偉哉！

跋雲巢王公續雅

雲巢王公，名卿之子也。嗜古書，有美才，而恬于榮利，凡世俗所樂者，不入于心，而巖壑奇絶之趣，斯須不忘也。胸襟如此，發而爲詩。清新俊逸，出乎塵垢之外，理當然爾。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紫微于湖張公，一代之傑也，而與雲巢爲莫逆交，更唱迭和，則雲巢之高致可知矣。

余來臨汝，始識雲巢之二子，皆修謹守家法。一日，示予以先大夫《續雅》一編，予敬觀之，皆超軼絶塵語也。秋山詩云：「朝來倚危欄，爽氣真可嗽。」此非喫烟火食人所能道者。二子盍面山築小亭，名之曰「嗽爽」，以無忘先君子之雅趣乎？

跋高公所書孝經

《孝經》一書，百行之根源也，贈特進四明高公，嘗親筆之以授其孫，傳之至今。特進乃春官貳卿介弟，貳卿以學行之粹，著稱于紹興間，與秦丞相相忤，終其身不復用，屏居鄉閭，士之得于親炙，有所啓發者多矣，況其同氣之親乎？

今觀其遺書，楷而有法，無一點一畫猝然而作者。揚子雲言：「書，心畫也。」柳誠懸亦云：「心正則筆正。」心者，一身之宗主，家傳之要道也。人孰不愛其子孫，與之爵秩，心不正則不能繼；豐其財用，心不正則不能保。惟此心之傳，精純不雜，氣脈不間，其將彌久而彌昌乎？

公之曾孫國子進士指得此一編，保而藏之，所以寶此心也。高氏之興，庶乎未艾，余是以嘉之。

跋中丞陸公奏稿

陸中丞者，闕其名，然以《徽皇實録》觀之，政和六年七月丙辰，大司成陸藴除中丞；七年五月甲午，盛章以宣和殿學士提舉崇福宫；是月庚戌，中丞陸藴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今觀奏稿論盛章一疏，乃章奉祠之後，尋許朔望入朝，中丞惡其不正，是以攻之。當是時士大夫柔佞成風，而獨能排姦如此，所謂鳳鳴朝陽者耶？未幾補外，可爲太息。其後有陸德先者，亦爲中丞，無所建明，非藴比也。余故表而出之。

跋胡文恭草稿後

胡公外和而中剛，平居温温，不動聲氣，謹重不輕發，發亦不可回，此歐陽公所以有取也。蘇子由以直言對策，指陳闕失，批逆鱗而不顧，可謂忠讜矣。而堅欲黜之，何哉？雖然，公非惡直醜正者。內侍楊懷敏，勢動中外，既以罪斥，未幾召復故官。公時知制誥，極論其不可，不爲草

制，亦可謂有守矣。論人物者，毋以一眚掩其他美可也。

跋李丞相論和議稿

漢仲長統有言：「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畏，是乃婦女之檢閑，鄉曲之常人爾。」信哉！扶顛持危，國家重寄，非英偉奇傑之士，孰能勝之？若李公者，足以當乎此矣。觀其言語字畫，猶足以使人起敬，況親炙之乎？李公取友必端，則常公亦正人也。余是以兩賢之。

跋忠節傳

李蘄州之歿，某既銘其墓矣，今又得諸賢相繼，正論互發，而大義愈益光明，縱有不知而妄議者，于正人何傷焉？而有可深恨者，古制不明，守禦之職，懵不知其所在，遂使忠臣義士枉被其毒。且蘄州今爲次邊，距極邊亦遠矣，而敵人無所忌憚，輒敢破我藩籬，越我堂奧，而深入我之次邊，是誰之過歟？古人稱：「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蓋守禦之地，當于其遠，近不足言也。而居極邊者不任其職，方伯連帥緩不及事，而剖符次邊者，獨當其鋒，豈不難哉？啓敵人輕侮之心，爲邊境無窮之害，既遂其欲，稍有間隙，又將乘之，使吾奔命不暇，將何便于此？皆守禦之職，苟且因循，不于其遠之故。誠得如李牧、趙奢輩，訓吾甲兵，足吾財用，豐吾犒賞，嚴備而固守之，彼或侵疆，吾尾其後，豈能無反顧之憂哉？古所謂「老熊當道

卧，貉子不敢過」者也。雖藩籬不可得而攻，又豈能越吾之堂奥乎？又豈能窺吾之近邊乎？當今之務，莫切于此。忠于國家者，盍爲明時亟言之！

跋羅亨甫書陳使者死節事

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大義昭然，若揭日月，人之良心也。陳公之死節，非有意爲之，大本著明，如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爾。嗚呼，可尚也夫！

跋相山正論

故樞密使王公，淳熙間召爲大宗伯，某進拜焉。儀表豐偉，議論英發，當今海内，有如此人物，可謂罕見矣。今觀《相山正論》一編，乃識其源流之所自。艱難之秋，忠憤鯁切，明白精當，人所不敢及者，公能言之，深有補于當世急務。家教所漸，宜其有子如此哉！及讀尚書倪公表先待制之墓，于是益知其所從出。姦相盜權，妄開邊隙，無敢少拂其意者。而公獨力與之争，曾不暇爲一身計，非相山教以義方之明驗歟？

夫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而已，故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者，天下之公；利者，一己之私也。忠臣之心，知有國家焉爾，遑他恤乎？王氏一門，正人繼作，遂爲世家。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若伊尹之有陟，周公之有伯禽，召康公之有虎，始可謂能世其家者，料院天姿英邁，寤寐于斯，必將竭其忠誠，與其先世同一軌轍。《詩》不

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嗚呼，尚勉之哉！

跋滕君勿齋記後

士君子之立于斯世，所以殊于衆人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爲人。故聖人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而甘心，至切之辭也。何謂道，曰：「此是彼非，不過兩端，舍其非，從其是，道在是矣。」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旨哉言乎！勿爲不善，有不可勝用者。孟子亦云：「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古人明白切至之論，大概如此。滕君以「勿」名齋，其義至約，而所該甚廣，有合于古人之心，余是以嘉之。

跋子淵兄弟行實

士大夫有立于當世，要以尚志爲本。其志不大，而朝思夕慮，不出于蕞爾形體之微，其何以任重致遠乎？

南城傅氏兄弟，天資俱高，輔以篤學，不安于小成，而用力于大道，昭晰無疑，毫髮不差。子淵之所得于象山先生者，可謂端的矣；二弟繼之，同此一源，皆人中之傑也。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三年間杖有罪者纔十有六，此豈小丈夫挾區區之智術者所能爲乎？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雖老于韋布，而開禧所上書，慨然有憂宗社生靈之心。其子正夫，

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間斷。

夫以古先盛時人物爲的，而自漢而下，有所不屑，始可謂有大志矣。日進無疆，誰能禦之？有其善，喪厥善，智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則其志猶未大也。嗚呼，可不勉哉！

跋祖姑歲月記

某生于紹興甲子，爲兒時，先妣戴淑人屢爲某言六世祖姑之賢。祖姑適奉川蔣氏，其歿也以辛未之春，某生八年矣。奉川距城差遠，厥子若孫未嘗相與還往。嘉定壬午歲，始有見訪者，問其家世，則祖姑之孫也。示某《祖姑歲月記》，稱贊之語，與先淑人所言皆合。臨死生之際，恬然不亂，若有所悟入者，可不謂賢乎？而不能保天年，纔三十有一而終，可爲永嘆。其孫名懌，亦佳士，以祖姑之善行，餘慶所鍾，宜其有後也。方興未艾，于是可占云。

題魏丞相詩

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

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

逸，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能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爲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鐫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

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歸于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陵，中外寧一。其薨且葬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讜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于公者不少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

某來臨汝，公孫某爲郡丞，示公遺稿，見屬爲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然古國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律後世之爲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睹，故于公斂衽起敬焉。敬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咏，亦將流傳于無窮。嗚呼，可敬也夫！

題宋教授詩册後

余觀工于詩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幾希，惟杜審言之孫甫最爲烜赫。蘇東坡之後過，頗有佳語，而去迺翁遠甚，不足以相繼。今西園公阮以詩鳴，而謙甫之詩，偉麗清騷，酷肖迺翁之風，此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然西園位不配德，年亦不壽，識者傷之。謙甫齒髮方壯，志氣挺特，議論堅正，而風骨難老，他日必

將光大其門，一第豈足道哉！此余所以知宋氏之方興而未艾云。

跋陳宜州詩

嘉定中，余官成均，始識陳宜州之子森，愛其風度灑落，志操堅正，而知源流之有自。今觀宜州親筆此詩，信哉！有是父所以有是子耶！夫人心至靈，是非善惡靡不知之，以邊功幸賞之故，而置六十四人于死地，豈人之本心哉？利欲誘之不能自克爾。宜州力爭之，寧得罪以去，而不忍六十四人死于非辜，卒全其生，非有爲而然，本心著明，自不能已爾。由是觀之，士君子平居講學，果爲何事？一言以蔽之曰「不没其本心而已」，萬善之原，皆繇是出。嗚呼，寧不偉哉！

跋東坡詞

裕陵可謂英主矣，憤外域之强，欲以威制之，用師西羌，所以斷匈奴右臂，爲收復燕南之階也，睿謨遠矣，鬼章青宜結之捷，揆厥所原，于是歸功焉。《告裕陵詞》，蘇公筆也，與此歌同指，銘温公墓隧，亦稱：「四夷來同，爲神考之功。」然則威外裔、安中夏，固帝王之長算偉績也。嗚呼！醜類方强，猶欲服之，況至弱之時，易爲力者乎？

跋八箴

《八箴》之作，可謂忠告善道，篤于朋友之義矣。臨川使君實佩服之，造次不

忘，可謂有志于斯道矣。然余以爲八者，厥名雖殊，其本一也。人之本心，萬善咸具，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來之食，寧死不受，是之謂本心。然則公廉、勤謹、忠信、和緩，非人之本心乎？大本昭融，一以貫之可也。

跋先倉部戲賀何端明得子詩

「慶門昨夜夢熊羆，曉得明珠照鳳池。却憶劉郎詩句好，海中仙果子生遲。」端明尚書何公，娶某之高祖父光禄公之女爲越國夫人，歲在丁未，尚書帥師勤王，已而暫寓甬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于家，因得與尚書周旋，小詩倡酬，雖一時戲語，而字字精當，前輩風流醞藉，亦足以窺一斑矣。尚書之曾孫處權，出此卷示某，感嘆久之，敬書其後，以致兩翁情義之篤，後裔所不可忘者。

題孫吉甫遊東山跋

論者多非晉人尚清談，雖謝太傅之賢，亦不免見譏。嗟夫，謝公豈易及哉！淝水之役，苻秦以百萬之師，下瞰長江，京邑震恐，不知所措，而公從容應之，曾無懼色，毋乃姑爲是矯情以鎮物歟？曰非也，公之料事審矣，平居暇日家庭之間，與其弟及兄子朝夕切磨，講之熟矣，制勝之具，了然于胸中，談笑指麾，摧折勍敵，迄不復振，謝公豈易及哉！

吾友孫君吉甫，學通古今，述東山經行寓止之處甚備，非愛東山也，愛謝公也。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憇茇所在，後人追

思，勿翦其木，而《甘棠》之詩作，非愛甘棠也，愛召伯也。吉甫之意，或者亦出于是也夫！

跋西園詩集

歐陽公言語妙天下，渾然精粹，無片言半辭舛駁于其間，可謂至矣；而張之壁間，往復觀之，一字未安，改之乃已。譬之美玉，極雕琢之工，而後瑩乎其可觀也。

今觀西園公之詩亦然，精麗高雅，無辛苦迫切之態，若不甚經意者。而閱其稿，則竄定多矣。大抵似其爲人，自律甚嚴，纖微有所必計，廉白之操，著稱一時，宜其發于筆端，亦猶是也。余是以深嘉之。

題彭君築象山室

義理之學，乾道、淳熙間講切尤精，一時碩學爲後宗師者，班班可覩矣。而切近端的，平正明白，惟象山先生爲然。或謂先生之學，如禪家者流，單傳心印，此不謂知先生者；先生發明本心，昭如日月之揭，豈恍惚茫昧，自神其説者哉！

彭君清貧至骨，而能築室于山，以屈致明師，可謂知所尊尚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景行而行之，猶仰高山而身履其巔也。尚勉之哉！

跋二王帖

穆王命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又曰：「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宣王命召穆公，亦以康公期之，曰「召公維翰」，謂康公也；曰「召公是似」，欲穆公似乃祖也。治世盛時，所貴乎世家者蓋如此。今觀二王相繼，名德巋然，可謂盛矣。爲之後裔者，可不自勉哉！

題王逸少帖

鍾鼎古篆，莊重有典則，如正人端士，對之令人起敬。篆變而隸，猶曰近古。自東晉以來，推王逸少爲第一，不知篆隸之遺法歟？抑逸少自出新意爲之歟？深曉書者，當能辨之。

跋范文正公環慶帖

范文正公以英邁宏傑之才，震耀當世，區置西事，具有方略，觀此一帖，可推而知矣。夫人物偉特如是而形于字畫，乃爾精謹，何也？志氣要當恢張，保養務在兢業，闕不可：兢業而不恢張，則所志者狹矣；恢張而不兢業，則所養者虧矣。古人有言：「膽欲大，心欲小。」公兼斯二者，茲所以爲一代之傑也歟！

跋杜正獻公帖

位乎百僚之上，當天下之重任者，孰爲先務？秉公心，行正道而已。杜公居相位日淺，功業亦不多見，然至今天下推

爲正人。觀其遺墨，猶使人斂衽起敬，況親炙之者乎？嗚呼，正人之可爲貴也如此！

題楊省元泌所藏東坡帖

蘇公才華擅一世，而未嘗有矜己輕物之心。觀此數帖，樂易慈祥之氣，猶可挹也。雖然，公非苟同者，自荆公猶不爲少屈，趨舍殊途，因應鑿枘，而于楊子親厚如此，其有契于心也夫！

跋林叔全所藏東坡帖

古之君子，無一念不在國家，未嘗爲身計也。大義所在，九死不顧，遑恤他哉！觀公此帖，足以知其平生之志，不在于區區口體之養，高名全節，迄今炳焕，信非偶然。

吾鄉清敏豐公，致身常伯，累鎮大藩，而資産纔七十畝，與公俱爲元祐名臣，厥志同爾。龔彦和，遠謫窮荒，囊無一錢，手執紙扇，沿途乞丐，以達貶所。陳后山，守道固窮，不勝饑凍，以至于死。若此二公者，雖一畝之田亦無有矣。竊悲末俗之陋，追想前輩高躅，遂敬書之。

跋涪翁帖

涪翁，一代人傑，言爲世準，無一可議。此卷所云「士不可以一日不學，民不可以一日無教」，其言當矣。然論爲人父母，非聽獄求盜之謂，則所未喻。夫獄訟得其情，盜發而輒得，非細故也；其爲急

務，與勸學養士等爾。而抑揚若是，不亦偏乎？雖然，先聖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豈謂兵食果可缺哉？正欲甚言民信之重，不得不爾。故曰「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是而觀，涪翁之語，亦無可議者矣。

跋涪翁帖後

涪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常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絶倒雅意于不俗，有戈戟縱横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斂以就規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

跋江諫議民望與超然居士帖

諫議江公，以讜言結知徽皇，天下推爲正人。既而流落不偶，梁師成見柱上刻公姓名，乃奎畫也，請所以簡記之，故帝稱其忠。師成曰：「何爲不用？」帝曰：「我用斯人，爾輩何所容其身乎？」及宣和間，公避寇抵京師，遊郊外佛廬，與禪衲語，師成屬寺僧具素饌延之，一後生在焉，公知其爲梁氏子，亟起，僧固留之，厥子因前，具言乃父歸向之意甚切。食罷，語之曰：「寄謝尊君，燕雲之役，謹不可與。」公豈爲師成者哉？時方貴幸用事，足以力阻建議者而罷其役，故以斯言曉之。惜乎，僅能勿與，而弗能止也。然公之忠誠，無有愧怍，此超然居士所以心服其賢，而交情

至篤歟？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斯亦足以知超然之賢矣！

題趙華閣帖

華閣趙公，人物之翹楚也，有家傳之學，有師友之訓，志操之挺特，器業之宏偉，足以有爲于斯世矣。而雅意静退，不以立朝爲榮，而欲以外庸自見。平生所藴，形于施設者，不過一州一路而止，其亦狹矣。雖然，賢者所行，足爲世準，使爲士大夫者，聞公難進易退之風，砥礪廉隅，有特立之操；爲守爲帥者，聞公政事之美，則而傚之，有可紀之績，所及不既廣乎？

某始叨從班，公即以書見教云：「我先公之居此地也，專以論思獻納爲職，奏篇甚富，凡當世利害，知無不言。」某自聞斯語，服膺不失，二三年間，罄惓惓之忠，有犯無隱者，公實教之也。以某一介推之，則知受教于公，有所興發者多，而孰謂其狹哉！嗚呼，可敬也夫！

題唐子西與游公帖

某之先君，嗜古好書，于唐子西遺編，愛之尤篤，嘗手自抄成一巨帙，意者深有契于心耶？所與游公帖，不喜使君得循州，喜循州再得使君。有味其言，故游氏子孫寶藏至今。某因是以知游公之賢，且有懷于先君，故併識之。

跋林户曹帖

建炎猾夏之禍，四明最酷，玉石俱焚。

户曹林公挈家浮海，獨免于難，若有以相之，人皆稱公仁厚喜施，義所當與，傾倒不靳，此念篤切，感通神明，兹所以獲爲善之報。財雄一州，而後人資用僅給，蓋所散者多矣。今觀遺墨，清雅可愛，靈臺湛然，不爲俗氛所汩，流露宜爾也。我先祖朝奉，實公子壻，亦以好施著稱鄉黨，殆薰炙使然。公之曾孫叔全，亦清謹士，出示此卷，因併述之。

題楊誠齋帖

楊公不妄許可，而書辭有云：「平生得友，議論、印券、志趨、符節，無如左右者。」其賢可知，蓋家庭義方之教也。

題誠齋帖

誠齋楊公未第時，嘗小蹶矣，自期以千里之姿，必能致遠，竟如其言，歷官中外，表表可紀。抽身早退，晚節益高，其平生之志也歟！

跋傅給事帖

楊應誠之難信，甚易知也，案：應誠，原本誤「誠齋」，今據《宋史》改正。以高皇之聰明，寧不知此？二聖越在沙漠，朝夕思念，不勝痛切，凡有獻策者，無所不納，庶幾乎萬一耳，此聖人之心也。給事傅公，亦豈不知應誠之爲非，然與之長書，反復激切，幸其一悟，爲國家計，不得不然，其忠臣之心

歟！夫心者，源也。高宗紹、開中興，傅公爲名侍從，皆源于是，觀此卷者，盍以是思之。

跋正言楊公帖

君子之出處，隨其時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隨時之意也。正言楊公之去，實當元祐二年，可謂有道之時，奚去之？果或者如疏廣、受歸休于漢氏中興之日歟！二疏之歸，元康三年也。東坡蘇公贊之曰：「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脱屣。」按寬饒、延壽、惲之誅，乃在神爵、五鳳間，二疏既歸之後，曰「先生憐之」何哉？獨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踰年，二疏遂致其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若夫元祐垂簾之時，正人雖滿朝，而矯枉者或過于正，時論少偏，必有不契于楊公者矣。勇決丐歸，求仁得仁，奉陵寵以宸翰，焜燿無窮，與夫貪進不止，湮没無稱者，豈不相遠哉！余是以深嘉之。

跋寺丞楊公帖

賢者在朝則國重，爲此論者，亦謂有好賢之心矣。余以爲能重其國，正不必膠于在朝與否也，見遠識微，奉身而退，與斯道爲郛郭，獨不足以重其國耶？涪翁《釣臺詩》：「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子陵一布衣耳，能使東京士大夫砥礪名節，以沮姦雄之心，子陵實使然，豈必居其位耶？然則寺丞楊公，不屈于權臣用事之日，可謂剛毅有守矣。余聞古人重世家，取其源流相續也。公之伯父正言公，

乞身于元祐二年，天下高其節，既無愧古人矣；公復繼之，又無愧于伯父；繼公而作，其可有愧于公乎？果無所愧，則足以世其家矣，可不勉哉！

題呂子約帖

呂氏再世居鼎輔，正獻公之子原明又甚賢，故其門爲最盛。右丞遭僞楚之變，雖不能死，然以大義開曉僭逆，迎奉昭慈垂簾聽政，不爲無功矣。而議者終疑之，子約及其兄禮部，口雖不言，常有蓋前人愆之意。禮部既卒，子約獨當門户之責，益自奮勵，卒以觸權要獲罪謫死。方彭忠肅公之攻韓也，子約以爲已甚，既而自攻之，友人石應之，問其故，子約曰：「彼從臣，可以從容獻納；我小官，幸而獲對，敢不亟盡忠乎？」其大節如此，門户於是乎有光矣。子約剛介寡合，而于曾君道夫書問不絶。或者其臭味草木也夫。

題晦翁帖

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爲可教耶？後七年，子約爲大府丞，表對鯁切，權臣惡之，貶謫以死。晦翁痛傷之，與曾君道夫帖，言之不置。夫君子之善善惡惡，豈有私意？優于天下而喜，邦家殄絶而憂，根諸中心，形于翰墨，道夫寶藏之，時時覽觀，有所感發，其用力于斯道

者耶！

跋家藏顧宏所臨王摩詰雪江圖

後世率以臨畫不足爲奇，惟真蹟乃可貴。然韓退之《畫記》有云：「得閻本，絶人事而摹得之。」是非真蹟也，失之于閩中，而往來于懷不能自釋，何惓惓若是耶？王初寮，生于極盛之時，所見名畫多矣，而顧謂此圖爲珍玩，不以爲臨本而鄙之，豈其風流餘韻，有可貴者耶？

題臧敬甫所藏李伯時畫觀音佛

觀音入定，一念不萌。龍眠寫之，渾然天成。非觀音之心至簡至易，匪高匪深，或者神交默契，無間之可尋耶？

跋林郎中韓幹馬

嘗觀杜少陵《丹青引》有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所以詠曹將軍畫馬之工也。馬之真者，曾不霑賜，而畫者反賜之金，顛倒如此，其惆悵固宜。因兹以思，真不勝僞，大抵如此，亦猶篤實之士，不容于世也。雖然，將軍之技幾于道矣，弟子如韓幹，且不能及矣，況尋常之流乎？披圖閲之，凛然生意，動心駭目，可貴也哉！

跋林郎中巨然畫三軸

僕嘗論技之精者，與人心無不契合。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瘻之承蜩，其

實一也。今觀此軒所藏巨然墨妙凡三軸，有無窮之趣，而無一點俗氣，渾然天成，刻畫不露，深有當于人心，可謂精矣，是以君寶之。

跋林郎中惠崇畫

惠崇筆迹，時一見之，類多贋者，故雖得其髣髴，終不足以取信。惟此卷最真，無毫髮遺恨，良可珍也。

跋趙侍郎三物

余觀古人所作，一器一物，靡不精緻，誠心所形，非苟然者。今之器物，較之全盛時已不侔矣，況愈遠者乎？即此可以觀世變云。

絜齋集卷八

絜齋集卷九

宋　袁燮　撰

記

唐十六衛記

圓穹垂象，宿曜環峙，居氏之角，厥惟騎官。而羽林天軍，列陣營室，旄頭鈎陳，拱布帝座，皆天子虎賁士，所以宿衛輔翼者也。王者仰稽天文，故乘輿所在，爰備爪牙。《周禮》：宫正掌王宫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秦立衛尉，漢有甘泉、建章、未央、長樂等卿，各董其官職，又屯南北軍于京師，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植鎩垂敞，警夜巡晝，郎官交戟，悉大臣子弟以重其任。武帝復置長水胡騎八校衛，宣曲屯禦。唐有天下，鋭意兵政，初踵隋制，開十六衛。武德五年，遂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案：《唐書》無「府」字。驍騎衛曰驍騎衛府，案：《唐書》唐初因隋舊爲驍衛府，不名驍騎。屯禦二衛曰威衛，案：《唐書》改屯衛爲威衛，係龍朔二年事。領軍衛備身曰左右府。案：《唐書》唐初因隋舊名置領軍衛，無改爲左右府事。顯慶三年，案：《唐書》係五年。改左右府爲千牛，案：《唐書》顯慶五年，以左右領左右府爲千牛府，「左右府」上應脱「左右領」二字。龍朔二年，衛、驍、武，各省「府」字。案：《唐書》是年去驍衛府「府」字，左右衛、武衛，舊不名府。改監門府曰衛，以威衛爲武威。案：《唐書》是年改屯衛爲威衛，無再改制事。武候衛爲金吾，千牛爲奉宸；後復曰千牛衛。光

宅元年，又以驍武威領四衛，爲武威、鷹揚、豹韜、玉鈐衛。❶

中宗即位，始定制不易，曰左右衛，掌宫禁宿衛，凡五府，外府皆總制焉。折衝府驍騎番上者受其名簿，以配其職，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衛，分掌翊衛外府。豹騎、熊騎、羽林之士，曰金吾衛，掌宫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大功役與御史巡行。曰監門衛，掌諸門禁衛門籍，九品以上，月送籍于衛，朝參奏對，及儀仗出入，必閱其數，以器用入宫，則籍而判之。曰千牛衛，掌侍衛僕御兵仗，朝會升殿列侍射，則率屬以從。衛有左右上將軍、大將軍各一人，專判衛事；將軍二人副之，屬吏有長史、録事，以爲倉兵騎胄四曹參軍；武吏有中候、司階、戈戟長。上合爲員五百二十有四，中郎、郎將、三衛校尉、旅師隊正，合七千六百二十有六，而士卒弗著。嗚呼！亦云備矣。時天下折衝逾八百府，皆挈其政，更休迭處，居則扈從法駕，折中外未萌之變，四方有警，命將率之出征，事已輒罷。此高祖、太宗致治之本，而防微杜患之意也。

昔晉文之入也，無衛，馴致吕却之難。微勃鞮之言，晉不國矣。及秦伯遺紀綱之僕，國勢既振，城濮一戰而霸。晉，一侯國也，以三千之卒，而成敗較然，況赫赫天子，可無軍旅之容，環之轂下，而壯國體哉！惟十六衛之設，事大體重，有唐詞宗相望，未聞援毫以識本始，誠闕文焉。謹次叙往牒，追書爲記。若夫官制沿革，冗

❶「鈐」，原作「鈴」，據四庫本改。

長特甚，紀事備成，不可以無述，故併採周漢之蹟而著之，以示後世云。

顏蘇二公祠記

自古人才有卓然關繫世道者，其惟節義之士乎？蓋水必有防，防決則水不可制；屋必有棟，棟折則屋無以立。惟人亦然，必有節義之士，確乎不可奪者爲之標準，則人心興起，而公道著明；不然者反是。其所關繫豈不甚大哉！嗚呼！若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蘇長公，履險蹈難，終其身未嘗少屈，真節義之士乎！安禄山之變，顏公忠憤奮發，首唱大義，興起一時士大夫之心，卒能摧折姦兇，再安唐室。李希烈之使，心知其危，冒死而不顧，其剛毅特立有如此者。蘇公力爭新法，遂以忠鯁顯名，群邪媢疾，投諸散地，元祐間與諸賢並進，志稍伸矣，猶不得久安于朝，紹聖、元符之際，遠謫窮荒，而氣不懾，其砥節勵行，無愧于顏公，故至今論人物者皆推尊之。

初，吳興廟祀顏公，而祀蘇公廟之廡。郡守陳侯汶，始立寶積院之祠，以奉顏公。楊侯長孺，始立黄龍洞之祠，以奉蘇公。二公皆此邦良牧，人心所不能忘也。然黄龍洞之祠，雖楊侯創之，實陳侯續之，及今太守趙侯希蒼之至，顧瞻此祠據爽塏之地，思前人建立之艱，[1]圖所以永久勿壞者，益究心焉，輪奂之美，功力之堅，有加于往日，則合顏、蘇二公共爲一祠，前臨震澤，波瀾浩渺，廣呑三郡；旁揖卞山，形勢

[1]「建」，四庫本作「創」。

嵴崒，雄鎮一方。登堂一望，則蒼翠之色，泓澄之輝，上下交映，使心形俱泰。以二公之賢，而血食于兹，真不忝矣。發乎讜論，同一肺腸；行乎正途，同一軌轍。此侯所以合而祀之也。嗚呼！周公、管、蔡，不相爲謀；禹、稷、顔子，可以同道。是心一差，雖並時而生，未免乖戾；是心無間，雖或先或後，自然契合。顔、蘇之節義，其時異而心同者歟！

表先賢之景行，爲今日之丕式，使苕霅之人則而象之，洗濯其背公營私之習，振發其守節徇義之心，則雖後顔、蘇而生，其堅正不回之操，必有能繼之者矣。傳曰「有爲者亦若是」，尚論古人，謂之善友，此侯所望于郡人者。貽書屬余爲識其事，是舉也，實關風教，不敢以淺陋辭，遂敬書之。

濂溪先生祠堂記

儒者得正大之傳，人道之所由立也。人與群物並生于覆載間，而人所以獨貴者，道在焉爾。道之切身，甚于饑渴，而窒焉弗通，終身冥行，奚别于物，故必有出群拔萃之彦，發揮精微，斷然號于天下曰：「如是而爲道，人心曉然，知所適從，而後三綱五常不墜不絶矣。」昔者孔氏之門，惟曾、顔最知道。顔子蚤死，夫子哭之慟，痛斯道之無託爾。幸而曾子得之，傳之子思，傳之孟子。皇皇乎正大之統，昭晰無疑，毫髮不差，此吾道所以與天地同流，日月並明也。

自時厥後，豈無儒宗？然雖有求道之心，而未有得道之實，揣度其義，故不能

無疑；依倣其說，故不能無差。所謂儒宗者，視餘子爲優爾。聖人之堂奧，豈其能深造之哉？于是乎道統寖微，不絶如綫，寥寥至于我宋，乃始有若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窺見其真，得顏氏子之樂，潛養既深，蹈履既熟，乃筆之書，乃見諸行事。二程氏之學，淵源于茲，遂以斯道師表後進，迄今學者趨嚮不迷，繄誰之力？實惟先生復開其端，豈可忘所自哉！先生嘗爲理掾矣，囚或罪不至死，而轉運使欲殺之，力争不合，棄官將歸。使者感悟，囚卒不死。持節嶺表者再，荒崖絶島，巡歷殆徧，切于爲民，忘其爲瘴毒之侵也。嗚呼！先生此心足以對越上帝，無愧古人矣。趙清獻公始嘗疑之，後乃大服曰：「天下士也。」吕正獻公深知其賢，力薦諸朝。東坡蘇公不輕許可，而賦濂溪詩則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此名未易得也。太史黄公又以光風霽月比之。想其翛然塵外，表裏融明，能使當代人物斂衽起敬如此，是可尚也。

通守零陵之日，爲《拙賦》以見志。紹興間，贛州曾君迪爲倅，亦創一堂，以「拙」名之。嘉定八年，郡丞吴興臧君辛伯始繪其像，祠于廳事西偏。濟南吕君昭亮，丞相忠穆公孫也，來繼其後，思表先賢以勵薄俗，乃闢地于拙堂之左，聿新棟宇，特設嚴像，實九年閏七月旬有一日，此俗吏之所未暇及者，而汲汲爲之，有加于舊，可謂達于風教之原矣。後之居是官者，毋忘茲意，稍弊則葺之，使先生之道德，永爲邦人矜式，不亦善乎？此吕君之志也，遂爲之書。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死生之變，人情之所甚畏也，然大義所在，有冒死不顧者，義重于死焉爾。雖然，當論其世，世方尚嚴，失其守者必殺無赦，與其全軀而死，孰若全節而死，則其趨死也不甚難，勢有所迫故也。若夫忠厚之朝，不惟守節者褒焉，而失其守者亦宥焉。儂智高之叛，棄州而遁者，不以失守之罪罪之，憫其無堅城也，况小官乎？

家法相傳，前後一揆。當宣和間睦賊猖獗，凡服勞于下位者，縱不能死，豈遽加戮，而有挺然特立，固守吾節，不卑其所居之官，不計其所遇之世，可免于戮，而不肯自全，是必天資忠義，無秋毫趨利避害之心，所以不俟勉强，不煩擬議，而其大節偉如也。若嚴陵詹公，諱良臣者，真其人矣。縉雲一尉，百寮之末也，年七十，筋力衰薾，而當逆儔方銳之鋒，其不敵明矣。人勸公去，公曰：「逐捕，吾之職也，奈何捨我職業，而求活草間，吾有死而已。」被執脅降，不慴不屈，發憤大罵，極口而死。朝廷高其節，贈通直郎，後以子貴，贈光禄大夫。

嗚呼！常人之所甚愛者此身也，而實不能自愛；君子身膏白刃，若不自愛也，而實能愛其身。何者？義而死，雖死亦榮；不義而生，雖生亦辱。榮者爲自愛乎？辱者爲自愛乎？此不待剖判而黑白分矣。自公之死節也，大義一倡，孰不興起？其有志爲善者，豈不益自勉勵哉！其執德不固者，豈不有愧怍哉！公道以明，正脈以續，深有補于世教。官若是之卑，志若是之烈，而名若是之高，秋霜

其嚴，砥柱其壯，金城其堅，此之謂真男子，此之謂人中傑，此之謂不失本心。百世之下，精明不滅，與夫苟且偷安，草木俱腐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今括蒼郡丞，公之曾孫也。遊宦公死節之邦，追想先烈，庸建祠宇，俾邦人知前輩典型，高山景行，服膺無斁，屬識之，因得附託以傳不朽，亦某之志願也，于是乎書。

元城横浦劉張二先生祠堂記

鄉友蔣君德循，通守安南，且攝郡事。始立元城劉公、横浦張公二祠，以其嘗寓此邦也。貽書屬余：「幸爲我識之。」余聞長民之職，教化爲首，所以啓良心、成美俗也。然告詔雖切，人未必諭，取夫前輩典型，公論所推者，倣古人祠先賢于學之意，是崇是奉，俾瞻其像者肅敬，而聞其風者興起，兹其爲教化也大矣。

劉公爲諫大夫，直德讜言無避忌，謫居南荒，瀕于九死，確乎不可拔。其言曰：「吾欲爲元祐全人。」歲晚閒居，或問之曰：「先生何以遺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旨哉！用力于仁，造次不舍，宜其能爲全人也。張公萬言正對，皆當世所切，經帷勸講，語極精微，思陵深美之，權臣擯焉，久謫而不悔，亦劉公之流也。

兩公俱天下偉人，一言一動可爲世則，而德循尊之慕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且率邦人同心致敬，如對嚴師，不敢慢易，以興其善，以救其失，真前修之用心哉！賈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也，德循其拔俗者歟！氣貌温温，語若不出于口，而其中介然，律己以廉，莅官以公，明于淑慝忠邪之辨。觀此兩公之祠，而尚德之心著矣。

德循名紃，故吏部尚書諱猷之曾孫也，崇寧初，尚書爲太常少卿，忤執政意，出倅此邦，而德循復踐是職，祖孫相望，俱有令聞，古所謂克世其家者歟。余既深知其賢，又嘉其能則象先賢也，于是乎書。

豐清敏公祠記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爲世俗氣味之所誘怵，此所以甚異于常人也。

嗚呼！若尚書清敏豐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也歟！歷事三朝，以道自任，巍乎如泰華之崇，確乎如金石之堅，凛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公道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内咸推尊之。蓋嘗誦公之詩，有曰：「日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嘑而與之不受，蹴而與之不屑，人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摇之，不能無動，而本然之剛，轉而爲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爲正，自同妾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絶域，涉巨海，震風折檣，勢若覆矣，恬弗爲懼，正色立朝，辨宣仁之誣，排章、蔡之姦，論熙寧之法度以爲當改，寧與時忤不爲己計，非有得于心，能如是乎？內而退朝之

後，外而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圖史自娱，不侈奉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之士也。名位清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故，家無餘貲。歲晚還鄉，有田纔十畝，敝廬僅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鬢髮不白。陳忠肅公謫居于鄞，于是得朋，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語，清爽如平日然，所養之深于是可占矣。

公之四世孫有俊，牧儀真，崇尚風教，以公熙寧中嘗主簿六合也，爰即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高風勁節，而屬某識其事。惟公言行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於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濯磨舊習，跂慕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益乎？雖然，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于中，襲取于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覽者盍致思焉。

舒元質祠堂記

士生于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嫌，質諸古人而不怍，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

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無以爲人，汲汲乎不啻于饑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交結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

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某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徽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寖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媺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經營薦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轂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儷語爲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吾榘矱，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

舊祠于學，庳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共，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于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圭璋璧琮，人信其爲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爲嘉祥。考其生平，發于言論，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

元質既歿，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能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于某曰：「事關風教，幸爲我識之。」某不敢辭。

鎮江都統司題名記

京口自晉世爲東南重鎮。王蘇之變，緊丹陽是賴，卒安晉室。國朝南渡之後，尤所倚重，故握勁兵者皆一時宿將，自蘄忠武王始，蘄王勳名同鄂武穆，至今天下稱爲韓岳，忠勇可知矣。淳熙間，帶御器械劉公都統是軍者凡三年。孝皇嚴於主帥之選，而任用如此，蓋亦器能之偉然者也。嘉定五年，賢子吉州刺史君復踐舊職，榮寵爛焉，將筆其名氏，而題者已徧無餘，續碑于是乎作。前碑以蘄王爲冠，而此碑以劉侯爲首，或者他時擁旄仗節，分茅胙土，與蘄王相望，俱爲第一功耶？侯之守邊也，嬰孤城，捍强敵，能使之逡巡退却；江湖峒寇之擾，奉詔討之，不專以殄戮爲功，而多方沮撓其謀，兇渠震懼，相繼屈膝，天子嘉之。由武而長，陞諸南徐，重帥權，壯國威，讋鄰敵，僉曰「公哉此選也」，勒名于斯，觀者起敬，侯益自勉焉。若古有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侯之功業亦既表見矣，志以崇之，勤以廣之，旂常之紀，雲臺淩煙之繪，焜耀無極，此則侯所以自期者。故余亦以是期之。

江陰尉司新建營記

江陰舊兩尉，蓋控扼之地，不得不然。東尉既省，事併而專，其責逾重。弓兵嘗置二百人，視旁邑爲多，養之亦加厚，所以銷姦宄，安善良，爲江壖之保障也。

始予得尉兹邑，或曰阻江而盜多，予甚憂之。既至，而考弓兵之籍多闕不補，詢武藝之教，亦復久廢，乃多方招募，營葺射亭，謹閲習法，而至者常先後不齊。察其故，則遠者居數里外，近者猶二三里，而家于尉曹之旁者纔數人。予喟然歎曰：比曹之設，本以備不虞爾，群焉而居，猶懼弗及；散而不聚，如緩急何？欲擇便地爲營，役大用艱，莫開其端。乃請于常平使者羅公，求頃歲傭錢之未給者千七百餘緡，與夫在官之田爲之基。公忻然從之，田散而不屬，以易私田，廣三十畝，鄰于閲習之場，爽塏寬平，卜云其吉，鳩工庀財，考極相方矣。會御史吴公力言弓兵利害，宜拘之營，以革散處之弊，上施行之。太守侯公奉命惟謹，乃輟郡計錢以緡、米以石者，皆二百，木三百章，以佐其費。羅公行部至而觀焉，復給錢三十萬，以竟其役。蓋經始于丁未之仲春，而告具于是年之季冬，凡爲屋百七十六間，而棲神有宇，宿甲有房，觀功有亭，凡授屋，人處其一，有功者加半或倍之，董役而有勞者三之，未有室者兩人同之，于是向之散處于外者，合而爲一，等級相承，上下有列。而又穿渠瀦水，足以備災；斲石爲梁，無或病涉。里中好義數家，復以地假我，乃翦榛莽，闢道途，而營壘備矣。

凡役之興，謀之而無沮爲難，謀之無沮而又有功焉尤其難也；是役也，諸所興爲，悉倣軍營制度，而瓦木竹葦之直，皆豫給之，事克有濟，而于民無擾，得非沮之者微，而助焉者衆歟？然猶有懼焉，蓋自古業無鉅細，其能傳諸久遠者，皆作者經營于前，而繼者維持于後也。予鄙人也，罷精憊思，而不敢告勞，以備不虞，姑盡吾心焉。若夫因其緒業，加之潤色，使居其中者，常聚而不散；聞其風者，畏憚而不敢發，得無望于後人乎？兹予所以爲之記也。

江陰軍司法廳壁記

決曹爲郡僚，列糾掾理官下，品秩微矣；然律令所在，職有常守，自二千石之勢，臨制境内，如古諸侯，可謂貴重矣。至于斷獄弊訟，不敢專也，必取平焉。官雖卑，賢者爲之，可使郡政如權衡之公，是豈可忽哉？雖然，持平之難久矣，世變推移，科條益密，而疑似多端，緣之而輕重出入皆可，于是乎有舞法之吏；習俗澆訛，機變百出，而僥倖其或免，于是乎有玩法之民。方其設官之初，職守是謹，不以勢位爲間，兹意寖失，自下承上，意所與奪，不可以力勝，于是乎忠厚清謹之士，志不得伸者多有之，嘻，其難哉！上以貴壓我，下以智欺我，而吾欲持平其間，平固未易持也；反躬内省，行有不得，推原其所以然者，庶其可乎？若姑蘇李君夢聞于此有志焉。異時以明法進者，官之中都，近歲不歷法曹不得任評刑，李君之來澄江，遵近制也。不卑其官，公勤自持以承其上，

以臨其下，有所不合，則曰我未至也。既大修公宇，書吕刑屏間，日以古人法語大訓自策勵，推其心豈徒欲以一善自名哉！歎持平之難，念前日之庀其職者，欲盡書之，而是軍也，廢置不常，弗能紀遠，自紹興三十有一年，同于列郡，復置是官，而得居焉者十一人，刻諸石、陷諸壁間，而屬予爲之記。予以爲書名氏，列歲月，此記者之常體爾。將存其人嘉言善行，庸可弗録，往者吾不能知，得于所見者可無傳乎？故併述之，來者觀焉。知持平之本，正己而勿求諸人，則法行而政良矣，蓋李君之志也。

四明支鹽倉廳壁記

國家資鹽筴以裨用度，其來尚矣，而自浙江以東，惟四明之利爲博。景德四年，置都鹽場。政和三年，更名支鹽倉。每歲支發以袋計者五萬一千八百六十有五，商人執券以請，輸錢以佐之，所輸愈多，則其本益厚，而課益增，爲無窮之利。厥後吏誅求而商人罕至，重以侵漁，而本錢日微，又何以裨國用乎？此倉官所以貴得人也。惟勤則出納謹，惟公則吏姦戢，惟倡率于上者，有以興起于人心，而後下得以舉其職。

今監察御史章公之使浙東也，勇于集事，不憚改作，又與幕下之英精講而亟圖之，嚴誅求之禁，謹侵漁之防，革本錢不以時給之弊，賣諸鹽户，計直而給，然隨取隨與，躍然樂從，願與官市，鹽于是乎大積，是歲溢于額者二萬六千有奇。一轉移之間，而明效大驗，應不旋踵，事果有不可爲者耶？括蒼何君，出納是職，適逢斯時，

亦能以才業奮，又得同寮王君瑑，相與悉心經畫，檢核姦欺，而課益增羨，乃以餘力修官廨，葺錢庫，闢憩息之所，榜曰「和軒」，而翼以兩室，左曰「枝安」，右曰「如艓」，下而吏舍庖湢之屬咸具，火備亦修，既而慨夫居官者不爲不衆，而未有所登載，博詢詳考，裒其可以次第者而識諸壁，此皆職業之所當爲者，未之前聞，昉于今日，得非心之興起有不能自已者耶？ 上率其屬，下舉其職，于是乎俱可紀焉。

方朝家更化之初，首選章公以振臺綱，推前日慨然革弊之心，力扶公道，誰不奮發？ 何君才俊而志篤，充其恪共厥職之心，又豈可量哉！ 余既深美之，而又深期之，故備著焉。 君名處順，慶元間參政知樞之從子云。

絜齋集卷九

絜齋集卷十

記

宋　袁燮　撰

通州州學直舍記

士患無美質耳，質既美，學以充之，其孰能禦？余往者承乏成均，日延四方俊秀，與之款語，質美者甚衆，乃知人才之生，何世蔑有；惟先王盛時，訓迪有方，良心著明，所以人有士君子之行。今雖教養不至，日以淪胥，而美質猶在，未有不可啓發者。矧長淮奧壤，密邇神皋，風聲氣習大抵直諒而醇厚，其質尤美，豈可不益自砥礪求日新之功哉！

鄉友王君典教通州，以長育爲己任，營葺學宫，郡太守林侯實助成之，遂得與諸生朝夕從容磨切以道義。夫郡之有學，風化之原也。學之有直舍，師生講習之所也。其講習者果何事？亦惟曰：「成就其美質而已。」天之賦人英靈純粹，本無一毫之雜；良知良能形於日用，亦無一毫之僞。見所尊者，不期而自恭；見可憫者，不約而興念；合於義者，人皆以爲當；悖於理者，人皆以爲非。若此之類，何所從來？美在其中，故自如是爾。其生禀也昭然無疑，其積習也昧然無辨，道心惟微，我與聖人同一本根，是可慶也。人心惟危，少不克治，儕於下流，亦可懼也。

然則學其可已乎？雖曰務學而未至

於自得，猶弗學也，精思密察，跬步不忘，道心豁然，全體著見，非智巧所能揣摩，口耳所能傳授，是之謂自得。諧頑嚚，友傲象，難處之極，而忘其爲難；三過其門，而弗顧其子；手足胼胝，而不知其勞；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絕；此豈揣摩傳授之所可得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渾然無間，內外兩忘，此自得之功也。執玉捧盈，罔敢失墜，改過遷善，毫釐不差，全吾所自得也。嗚呼休哉！嗚呼偉哉！

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定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
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

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于群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爲二者，原于此而已。擇師儒，群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秉彝之懿，若揭日月，而人心豈有不存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真有助于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遴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勵俗，此學校之修所以不可緩也。

建爲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詞林之傑，作牧于兹，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莅其役，役于官者日與之庸，鬻于官者隨給其直，費廣不靳，無擾于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之祠，至于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廬，至于諸生所居，傾攲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瓦斷絶者撤而新之。既甃十二齋，又爲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修其祭器，又爲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便繙閱也。築圃及亭，教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矗立小學，訓飭童穉，又所以謹其初也。縻金錢四百餘萬，而關于教養，切于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于是數詣焉，延諸生教督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于躬行，以古純儒爲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慤、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説甚備，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于上，善教達于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强弗友，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争，白晝大都之中，猝然交鬭，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然遷革，延及齊民。迄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桀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覩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于此者。

昔魯僖公既修泮宫，風化所覃，群醜屈焉；時則有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高躅。然則今日學校之修，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某爲諸

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急于先務，卓乎爲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吴興人。莅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俌，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

韶州重修學記

唐人有言，中州清淑之氣，至嶺而窮，信斯説也。踰嶺而南，氣皆昏濁而乖戾耶？鍾而爲人，不若中州之可貴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人之所以爲人也。人無有不善，清淑之氣宜周流而不窮，而截然爲之疆界可乎？

韶爲州，邈在嶺表，士生其間，亦有奇偉逸群者焉，故在唐則有若名宰相張公九齡，在本朝則有若名侍從余公靖。今猶昔爾，豈獨無其人哉？毗陵張君篪典教此邦，知長才秀民之不乏也，思成就之，而學宫陋甚，朽蠹攲傾，若將壓焉。蓋建立于慶曆，備具于元祐，葺治于紹興，闕焉不修者五十有三年矣。欲撤而新之，役大費廣，力不能支，則擇其最急者告于郡，請由大成殿始。方侯信儒亟捐金倡率之，越兩月，殿巋然如初，經略廖公德明聞而餽之。明年將營葺其餘，率諸生重請于郡，張侯思惠然助竟其役，學宫成，復益以饒廩之羸。于是自講堂及兩廡，至于師生之所舍，重門垣墉，倉廩庖湢，關于養士者咸具，爲屋八十餘間，材良工堅，規制奕奕，非直爲士觀美，抑將使學者群居于斯，講切磨勵，求日新之功焉。

夫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

諸難。規矩有自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于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直躬之直，申棖之剛，仲子之廉，鄉原之忠信，楊墨之仁義，皆不免于君子之譏，惟不根諸心而已。天下無心外之道，安有不根于心而可以言道者乎？是故儒者當汲汲于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于聖天子設學校、修人紀之意，是則賢師儒所望于諸生者，而屬余識其事，故因以告之。

盱眙軍新學記

當邊烽未息之時，而興崇學校，可謂知務乎？曰：此乃知時務之要者也。夫人生天地間，所以自別于禽獸者，惟此心之靈，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之在人也，甚于饑渴。饑渴之害，不過傷其生爾；義理之忘，將無以爲人，害孰大于此乎？學校之設，所以明此義理也，如是而爲忠爲孝，如是而爲姦爲慝，判然殊塗，不啻黑白，此天地之大閑也。軍事雖殷，閑不可廢，人道之所由立也，豈可謂不急之務哉？

盱眙之學，創于紹熙之癸亥歲，迨今辛巳，戎馬南牧墟焉，乾道二年再建，而開禧以兵燬。嘉定二年更造，既累歲矣，會太守葛侯洪徙郡治于山城，學宮亦將從之，于是校官陳君德林，求可爲新基者，得諸玻璃門之內，其廣五十畝，高君熙績繼之，始營殿址。余君元廙又繼之，鋭欲圖新而力未能也，始即舊學教育諸生。己卯之春，捍禦北敵，諸軍攘之，狼籍滋甚。統帥劉侯琸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既攝事，莫

謁之始，顧瞻咨嗟，亟命專官董新學之役，面勢正平，殿宇崇敞，重門複廊，一堂四齋，有職掌之舍，有儲峙之所。夏季經始，孟秋告具。資于郡計者寡，取諸軍帑者多。廩無餘粟，又助之。諸生脱塾隘而由高明，弦誦不輟，業履日新，所居所養固有移其氣體者矣。侯于是自慰曰：「吾道其昌乎！」

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泮，軍旅之設學，實始終之，脈理固相關也。矧韋布之彦，生長邊陲，天資慷慨，習知軍旅事情，足以爲折衝禦侮之助，正庠序中所當收拾者乎？且三代之學，惟以明倫，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集俊彦以磨勵之，昭揭大倫，俾皆竭忠致死以衛君父，尤今日封守固疆之臣所不可緩者，宜乎侯之亟爲是舉也！嗚呼！其真時務之要也。

四明教授廳續壁記

國朝庠序之設，徧于㝢内，❶自慶曆始。由隆建以來，❷迄于康定，獨有所謂書院者，若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之類是也。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兖、潁二州有之，餘無聞焉。及慶曆興學之後，雖陋邦小邑，亦弦誦相聞。而課其績效，乃有愧于私淑諸人者。何耶？道義相與根于中心之誠，而法令從事則與有司無異，本

❶「㝢」，原作「寓」，據四庫本改。
❷「隆建」，當爲「建隆」之誤。

末固不侔也。雖然，當法嚴令具之時，能以道義爲本，而不規規乎有司之所爲，❶則亦不大戾于古人矣。中興以來，四方校官聽壁有記，其間名氏煒煜，迄今稱贊者，必以道義爲本，皆君子也。前碑既窮，不可復書。今郡博士李君又從而新之。李君乃名侍從忠肅公之曾孫，力行古道，不墜家聲，勤于職業，而不可干以私，其亦以道義爲本者歟！人品既高，冠于新碑之首，似非偶然者。故因作記而並及之。

東湖書院記

秘閣胡公，以江西計使兼鎮隆興，疏化原，禮髦俊，如恐不及。通守豐君有俊言曰：「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此邦爲今都會，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講誦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風教，請築館焉。」胡公大然之。既浚東湖，徘徊橋亭遺址之上，望徐孺子亭及其祠宇及三李堂，想前賢之高躅，有契于心，且愛其風景之勝，長堤回環，柳陰四合，水光照耀，芙蕖舒紅，爛如雲錦，重之以古木森列，飛梁之外，佳致無窮，此固拔俗之士所欲藏修息游于其間者。計臺及郡丞皆曰：「美哉此景。」營棟宇，叢簡編，以便賢雋之繙閱，而榜之曰「東湖書院」，惟是爲宜，僉言允協。郡博士劉君餘慶慨然躬任茲事，爰以學宮歲用之贏，並湖增築東西十有餘椽、南北十有九椽、門庭堂宇，宏麗崇深，庖湢

❶「規規」，四庫本作「規模」。

器用咸備無缺，縻錢二百萬、米百餘石以竟其役，規制益廣，合三十有四間。經始于辛未之仲秋，而告具于仲冬，此所以安其居也。

若夫供億之費，胡公既以湖之歲入，東自二臺、西及閘亭給之。某即從豐君之請，而益以公田之租，又所以致養也。區處周悉，賓至如歸。領袖之英，金蘭之契，萃十有一郡之書，縱觀博採，擷其精華，所獲者富矣。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于記誦之末者，固將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去其不善，而善自存，不假他求，是之爲道。「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天理自然，人爲之私，一毫不雜，是之爲道。儒者相與講習，有志于斯，以養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業，斯館之作，固有望于斯也，豈非急務哉！某懼夫後之人不達此意，或廢而爲游觀燕衎之所，故書此以諭之。

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糶，謂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望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考。然壽昌常糴關內穀矣，望之以爲習于商賈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譏，亦若此爾。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

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

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艱阨，趨而拯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爲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廩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輟，苟非時有所賑恤，及于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者，常平之惠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惠斯博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斂，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裒聚于州縣，而社倉分布于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賑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

洪都今爲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年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連江宰陶君武泉幕友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兹事，會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估，與民爲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爲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于民者二：敢于爲蠹，有黠吏焉；巧于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黠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閉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于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直以糴價糶之，純于爲民，無利心焉，可不謂仁政乎？

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有遺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關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供億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

于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可爲常平之輔也夫。

建昌軍藥局記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過則爲災，人以蕞爾之軀，常與是六者相遭，護養不至，有感于氣之過差，不病者希矣。若古先民念斯民受病之苦也，非藥不去，而藥之爲性，有溫、有熱、有寒、有平，其品不一，于是乎名之，曰君、曰臣、曰使佐，而爲制之方，精切密微，毫髮不差，隨其病而施之，或補或瀉，抑其過，助其不及，而反之和平，此全濟群生之大用也。而罔市利者，輒欲以瑣瑣私意而增損劑量之，可乎？

今建昌太守豐侯，廉直自將，果于爲善，以乃祖清敏公自律。其倅洪都也，屬歲大疫，挾醫巡問，周徧于委巷窮閻之間，察其致病之源，授以當用之藥，藥又甚精，全活者衆，郡人甚德之。及來盱江，仁心惻怛，如在南昌時，慨念先大父爲政此邦，如古循吏，追述厥志而敬行之，捐錢三百萬，創兩區，萃良藥，惟真是求，不計其直，善士尸之，一遵方書，不參己意，具而後爲，闕一則止，愈疾之效立見，人競趨之，而不取贏焉。貽書屬余識所以設局不規利意，庸告後人。

余以爲視民如子，牧守職也，子疾父母療之，真情之發，自不容已，豈曰利之云乎哉！成周醫師之職，統于天官，邦有疾病，分而救之，爲民而已，公家無所利焉。侯固有志于古者，直給之藥，夫豈不願，顧

有限而難繼；貿易之舉，雖不能直給，要相續而不竭，侯于是有取焉。藥物既良，不責其息，亦不戾于古矣。侯之救民，不惟爾身之康，抑又康爾心焉。秉彝之懿，戕于物欲，不爾鄙夷，善教而藥之，所以康爾心也。身與心俱康，此所謂國其瘳者耶？若夫較計纖悉，急于牟利，藥不及精，與市肆所鬻無別，雖歲時民病，且莫能瘳，又豈能康爾心耶？君子是以知侯之爲賢也。

侯名有俊，字宅之，四明人。

紹興報恩光孝四莊記

會稽郡城之東南有佛刹焉，高明偉傑，枕山之椒，其名曰報恩光孝。賜田十頃，科徭悉蠲。蓋我高皇帝孝思罔極，莊嚴像設，以爲昭考追福之地，故異于他寺焉。田本山陰膏腴，禪衲雲委，仰給無乏。而自圖籍漫漶，農習爲欺，雖豐富，租不實輸，況凶年乎？官督所負，責之必償，其嚚自若，以故歲大減，主撮丐粟，以餬其口，僧徒病之。

紹熙中，長老惠公住持此山，求所以核姦欺、實廩廥者，熟慮而得其策，屬耕者與約：「中分田租，吾與汝均，汝不吾欺，吾不汝訟，歡如一家，玆爲無窮之利。」衆曰唯唯，誠如師言。要約既堅，乃築四莊，莊爲屋七楹，以受農功之入，在梅市者曰「寶盆」，在感鳳者曰「寶林」，温泉曰「阮社」，承務曰「木栅」。秋聲颯然，刈穫登場，分割適均，資儲寖廣，而日加葺焉。有圃有籓，有閈有船。有度僧局裒錢百四十萬，積其贏以貿牒。而耕夫之家，亦皆室有儲粟，野有遺穗，欣欣然見于顔色。彼我兼

足，客主相安，雖歉歲無憾心，孰與夫彼欺此訟而交相爲瘉乎？事之當否昭晰如是，而審于決擇實自今始，惠公之識有過人者矣。一日訪予言其本末，求爲之記。

余惟佛教顯行，緇徒日盛，高堂邃宇，不耕而食，古盛時所無有，爲吾儒者縱不能廬其居，食其粟，又從而登載稱美以助發之可乎？雖然，斯寺也，乃人主致孝思所在，尊崇之極，供億宜厚，非他寺比，是宜書。惠公始從荼毒，委以牋翰者再，掉頭不顧，今乃勇于集事，裕己及物，衆皆稱之，非他人比，又宜書。合是二宜，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觀吾言者，致察焉可也！

廉清閣記

余官浙東，得與孟君達父爲僚，一日謂余曰：「吾爲閣于廳事之旁，未有以名，子爲我名之。」

余往登焉，周覽勝概，負秦望之崇，挹卧龍之奇，連岡疊嶂，争雄競秀，照映几席，蓬萊麗譙。邦君之居，翬然翼然，助我佳致，旁臨闤闠，比屋如櫛，而不聞市聲；虚静軒豁，俗氛遠屏，有似乎高人勝士，秉節勵操，表表自立者。《楚辭》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此古人之素心也。是閣之作，是心寓焉，請以「廉清」爲名，亦因以旌達父之心。達父曰：「古修潔之士，畏人知之，今揭諸此，非吾之所敢當也。」余曰：「此士之常爾，簞食豆羹，蹴爾而與，乞

人不屑，況士乎？ 至廉而不貪，至清而不污，良心則然，無計乎人之知不知也，而達父何疑焉？」

達父以茶鹽爲職，財貨之樞，一路趨之，而能抱公潔己，秋毫非義之餽，不至其門，檢核吏姦，號稱任職，非所謂廉清者耶？ 夫廉清，特士之一節，而孟子論伯夷之風，聞者興起，以爲百世之師，斯亦偉矣！ 達父力學尚志，勇于進德，充其心必將冰清玉潔，始終不渝，期造于古人之域，可不謂賢乎？ 賢者所爲，事雖甚微，亦必絕俗。 故是閣之勝，超然塵外，榜以「廉清」，其名爲宜，有如達父之賢，其德亦宜，達父真無愧于斯矣！ 後之居是官，登是閣者，顧瞻斯名，愓然自省，力爲修潔之行，則又余所望也。 達父曰「唯唯」，遂爲之書。

靜齋記

吾友臨川黄君申之，潔修好古，名其書齋曰「靜」，而語余曰：「此先君子之遺訓也，幸爲我詳言之。」

余以爲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 念慮之未萌，喜怒哀樂之未發，表裏精純，一毫不雜，靜之至也；其初則然，而保之養之，無時不然，雖酬酢萬變，而安靜自若，則本心不失矣。

今夫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可謂壯矣，而非有意以爲之也，故雖震驚之極，而實未嘗不靜。 今夫大風之作，萬竅怒號，可謂烈矣，亦非有意而然，故雖怒號如許，而亦未嘗不靜。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象之自然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天時之自然也，豈有意于其間哉？惟人亦然，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履，天機之動，不期而應；冬裘而夏葛，饑食而渴飲，日用之間，孰非自然？時止則止，非有意于止；時行則行，非有意于行。此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此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嗚呼！非天下之至静，其孰能與于此？

學者潛心此道，趨向既正，體驗既明，未可以爲足也。此道此心，相與爲一，如水之寒，如火之熱，天性則然，非由外假，造次顛沛，未嘗不静，此則吾之本心，與天無間者乎！若夫異端曲學，如槁木，如死灰，胥于寂滅之域，非吾聖門之所謂静也。中之其謹擇焉。

嘯爽亭記

雲巢居士王公臨川，人物之英也，嘗宦遊矣，而雅意静退，以放懷林壑爲樂。雲巢，蓋公別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實名之。嘉定五年，余至臨川，居士仙去久矣，而識其二子，修謹好禮，有故家風味，因與之遊。一日出其先君子詩篇示余，讀之亹亹不厭，清警之句，有所謂「爽氣真可嘯者，似餐朝霞飲沆瀣」等語，余擊節賞音。又觀其先友蘇侯所記雲巢佳趣，益知居士擺脱塵累，醉心書史，植花竹，玩圖畫，登高臨深，翛然奇逸，可敬人也。其曰「爽氣可嘯」，豈虚言耶？因謂二子，盍即別墅築亭，名曰「嘯爽」，以無忘先大夫之高致。

七年春，余官成均，長子貽書曰：「嗛爽既營，將斷手矣，請識諸。」余惟天地間清爽之氣，周流無窮，與人心之爽，本無間隔，由昏于利欲，故扞格而不入，疏瀹而澡雪之，去其所以昏我者，耳目所接，山川風雪，四時佳景，人我懷抱，豈不澄然瑩然休休然有無涯之樂哉！ 爽氣，非靳嗛之也，而不能嗛，是必有懇置者矣，甚哉爽之可貴也！

古之君子，虛明洞徹，萬理昭融，至于興衰理亂之故，靡不精察。周公曰「爽邦由哲」是已。彼反是者，迷于是非之分，一身之間，過行日積。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是已。涇渭清濁，由此區別。有志于道者，當安所決擇哉？ 晉人尚清談，居官不事其事，或問之，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若甚曠達者，而時穢其行，或口不言錢，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而羯胡劉石之亂，畏死祈哀，不知愧恥，是皆不得古人之真爽。自謂超俗，俗莫甚焉，雲巢之「嗛爽」，固異于此矣。二子亦達斯理者，余故併以是語之。

耐軒記

沈括《夢溪筆談》記丞相向公之除僕射也，真宗自謂即位以來，未嘗除端揆，于是爲首，意公必喜。使李宗諤視之，至則門闌悄然，賀之，則唯唯而已。賓客親戚亦無宴飲者。既而復命，上稱其大耐官職，公之德度可謂宏矣。然自咸平、祥符，拜僕射者凡六人，至天禧之元年，公始爲之，時宗諤之歿已四年矣。括所記乃如是，此所以啓觀者之疑，遂與聖訓之所褒

者亦疑之，嗚呼！是豈可誣也哉？元老大臣受知明主襃嘉之辭，洋洋乎與二帝三王典謨相爲表裏，真聖人之言也，而可以括之記載不能盡實，而併疑之乎？故君子深信焉。

公之裔孫震之，闢軒于私第旁，求名于余，告之曰：「耐其可乎？」此君家故事也，先正之德之量，不以大官大職動其心，充養蹈履輩古王佐，後嗣子孫取則焉可也！昔者伊尹非其道義，禄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周公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厥德洪毅，如海斯涵，如嶽斯峙，非富貴之所能怵也。榮耶悴耶，我無欣戚；通耶塞耶，我無加損。萬變交于前，而在我如一。嗚呼！真偉人也哉！彼小丈夫不知如是之爲可尚也。而本然之心，類多不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人之本心也。慕富貴而苟就之，惡貧賤而輕去之，失其本矣，自本心之不明也。目誘于色，耳誘于聲，口誘于味，四肢誘于安逸，所誘者無窮，而非高爵重禄則無以遂其欲，于是乎喪其所守，而屈意求之，汲汲乎惟恐其不我得也。得之則躍然以喜，不得則戚然以悲，朝夕念慮，不出于耳目口腹肢體之間，又豈能任天下之重乎？人之度量相越其遠如此，大耐官職之褒，信其爲一代之宗臣也。

震之作樂山堂既已，有志于此心之不動矣，復以「耐」名軒，旦旦觀之，警策砭鍼，以古王佐及先正爲法，以溺流俗、耽富貴者爲戒，庶有益乎？震之曰：「然，盍爲我識之。」于是乎書。

止善堂記

乾道、淳熙間，象山陸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啟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禮，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于所居之金谿，至今邑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子學，蓋其源流遠矣。

嘉定中，蕭君禹平宰是邑，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續象山之氣脈，其訓告切矣，蓋嘗語余曰：「此吾所究心而不能忘者，幸爲我識之。」余聞道無窮盡，充滿天下，無非斯道，然必有歸宿而後定于一，故《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書》曰「安汝止」，又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凡《易》、《詩》、《書》之所稱，皆純乎正大，無纖微之差者也，故一定而不可易。《大學》之「止于至善」，其亦無一毫之差者乎？如金之至精，如玉之至粹，如規矩爲方圓之至，如準繩爲平直之至，于此乎止，則真得其所止矣。伯夷止于清，伊尹止于任，柳下惠止于和，非不善也。而孟子所願學者，獨集大成之夫子，蓋必若夫子始可以爲至善也。射必破的，其藝始精，幾于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質諸聖人而合，始可爲據依之地，微有差焉，于道岐矣。禹平名堂之意所望于諸生蓋如此。雖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見其爲至善，吾從而止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相與爲一，則猶未善也。全體渾融，了無間隔，斯

其善之至乎？學者于此盍致思焉。發憤力學，期于自得，庶可以續象山之傳，而無負于禹平所屬望者。

禹平，名舜咨，昭武人也，今爲太學博士云。

德齋記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記先聖之言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不能無間也。如是而爲道，吾循而行之，夫豈不善。然不能無間，故雖近而猶遠也。嗚呼！聖人啟告學者，何其精微哉！舜處人子之至難，而克諧以孝；夫子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絶；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此常情之所不能，聖賢則不待勉强，何哉？水之寒，火之熱，天性則然耳，然則可學而至歟？曰：天下無二道，人皆有之，何爲其不可學也！朝夕而思之，造次不舍，一旦豁然，清明在躬，出處語默無有間隔，昭昭乎其不可誣也。是之謂自得。德者，得也。由是而存養，由是而踐履，形于運用，發于事業，何往而非此心耶？番陽馮君聖與，有志于斯者也，既以德名其齋，遂申斯言告之。

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倦，知其爲佳子弟而已，未知其志之不群也。其後耐翁筮仕爲户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爲知己。迨

夫爲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辦，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于『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莅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于學，培根浚源者如此。

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内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懵于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弱，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切于是者，貴乎本固爾。

耐翁之宰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于萬物，要當出群拔萃，與古人爲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胸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魯穆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直清亭記

嘉定十有四年，始闢西塾，作小亭于叢竹之間，名之曰「直清」，此君子之德也，而竹實似之。

今夫竹之始生也，拔地而出，曾不浹

旬，已有凌雲之勢，俊敏超軼，殆不可禦；初種不過數叢，其鞭横逸，瓦石所不能制，未幾成林蔚然，在植物中得地之利，成功之速，未有過焉者。豈天之賦生，固迥然獨異耶？其中則虛，有似乎君子之虛其心；其節則勁，有似乎君子之守其節；體正而氣肅，又有似乎君子，望之可尊，即之不厭，能使人襟懷灑落，俗氛不入，直清之名，于是爲不忝矣。竹有是德，所以取重，可以人而不彼若乎？《書》曰「直哉惟清」，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率性而行，不勞巧智，可不謂直乎？表裏昭融，洞徹無間，可不謂清乎？直則清，清則不累其初矣。亭所以名，得非欲觀之以自警乎？

夫美惡不同，而愛憎隨之，人情然也。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則無愛憎之別。竹之直清也亦然，無賢不肖稱贊一辭，吾之培植于此，非徒供耳目之玩，抑愛其爲公論所歸，因以自勉，日進厥德，人皆心服，則于竹乎何愧？不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己可也。此誠君子立身之要，凡我同志，盍共圖之。

是亦樓記

余築小樓于敝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人生天地間，所欲無窮，必求所以滿足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其小而失其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此余所甚懼而不敢也。

樓之深廣尋有五尺，崇近廣而微殺，

材甚眇，體頗具，故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其前纍石爲山，高不過丈餘，雖無怪奇偉特之觀，是亦山爾。依山植丹桂六，樓之右復一桂架酴醾以相接，及雜花木數本，品雖不多，是亦花木爾。推之于一服御飲食錢財，及使令之人皆然，又至于宦情亦薄，每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自奉者甚狹，而取于世者甚廉，此心休休無所羨慕，自適其適，齒髮雖彫，而神明不衰，聊以是自慰焉。

雖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善必遷，過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豈徒儕于庸凡，而曰：「是亦人爾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誨子孫者，故書以識之。

願豐樓記

君君臣臣，天地之大經也，雖在畎畝，不忘其君，臣子之至情也。時和歲豐，國家之上瑞也；凶年饑饉，天下之大災也。夫尊卑雖異，休戚一體；朝野雖殊，忠愛一心。故年豐則君臣同其慶，而歲歉則共其憂。忠臣事君，始終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爲念，則無日不以豐登爲期，豈敢以出處遠近貳其心哉！

余舊有足疾，嘉定中繫官于朝，思歸甚切，念吾廬不足以養痾，欲求遠于卑濕而便于燕閒者，惟樓居爲宜，爰俾兒曹營于舍旁。及還故里，而兹樓適成，求所以爲名者。余曰：「臣子家居，萬慮冰釋，其不能忘者，必也豐登乎？」乃取老杜「在家

常早起，憂國願年豐」之句，遂以名之。是樓也，東則太白，西則四明，南則金峨諸山，重岡疊嶂，歷歷可覩，自北而東，則鄞江抱焉。覽觀城中，則郡治之雄，屹然相望，學宫之邃，相與爲隣，及其他棟宇宏壯者，鱗鱗相屬，足以舒懷抱，足以養性情，足以集賓友。而藏書數千卷，又足以披閲。四時風景，無不可人。余本一寒儒，餘生得此，恬愉自適，可忘其爲老矣。而耿耿此心，以歲豐凶爲己忻戚，非有官守言責，而憂國如立朝之時，豈古人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乎？

蓋嘗聞之，「大義所在，當思而思，即吾位也」。自叨獻納，時進苦言，仁聖寬容，不以爲忤，且屢有忠直之褒。去國之後，簡記不衰，可謂深知矣。臣子之心，豈能一日忘吾君哉！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靈，所不能自已者，況嘗服休服采者乎？在《易》有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吾心如此，則吾位亦如此，何出之云？彼以出爲戒者，義所不當思爾。歲之豐凶，國之大利害存焉，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盜賊之猖獗，四鄰之侵侮，皆歲不登、民不安之所致也，此豈小故而可不關于念慮乎？衆人之念慮，不出于一身；君子之念慮，必周于天下。夫生于覆載無私之中，而瑣瑣焉朝思夕慮，囿于一己之私，其亦狹矣。君子一視同仁，天下之大，猶吾身也，必欲家給人足，極三登太平之盛，豈以出位爲嫌哉！遂書以識之。

是亦園記

開禧間，余作小樓于舊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其説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嘉定中，余又作樓于新居之旁，既崇以宏，不可以言「是亦」矣，乃取杜子美「憂國願年豐」之句，而名之曰「願豐」。樓之左右前後，有山有水，有竹有花，稍稍成趣，而其地纔二畝有奇，强名曰園，而仍以「是亦」名之，曰：「直不深闊爾，是亦園也。」客或謂余曰：「甚哉，子之隘也！夫君子之爲圃，必也寬閒幽邃，繚繞曲折，争奇競秀，可以觀，可以遊，可以怡神養性，良辰美景，周旋其間，不厭不倦，而後有無涯之樂。故陶靖節可謂淡泊矣，念田園之蕪，賦《歸去來辭》，有曰『窈窕而尋壑，崎嶇而經丘』，則不爲不廣。司馬公可謂簡約矣，記獨樂園亦云『其廣二十畝』，蓋不如是不足爲樂也。今子之規模，毋乃太小乎？其初固曰吾將以縱步也，步未及縱，而地已窮矣，奚樂之云？竊爲子不取。」余告之曰：「是非客所能知也，吾聞有世俗之樂，有君子之樂。耳目所接，一時欣然，無復餘味者，世俗之樂也；内省不疚，油然而生，日新無窮者，此君子之樂也。世俗以外物爲樂，君子以吾心爲樂，樂在吾心，清明四達，無適而非道，則亦無適而非樂。彼池臺苑囿，得之不得，我無加損，又何以歆羡爲哉？顔子簞瓢陋巷，非有娱悦耳目之具，而不遷怒，不貳過，乃有不可勝言之樂。今不取諸此，而導人以世俗之所玩，不已末乎？且吾聞之慶曆人物之盛，范公實爲稱首，子弟嘗以治圃洛陽爲請，

公曰：『洛中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卓哉道義之養，充然有餘，無待于外也。」客曰：「是則然矣，陶公、司馬獨非真賢乎？」曰：「陶公徘徊三徑，盼庭柯，撫孤松，所樂者如是而止；司馬公之花竹雖秀而野，牡丹、紅藥各不過二本，其儉也如此。察兩公之心，亦豈役于外物者乎？」客無以難，「是亦」之名，遂不復易，此則吾之素心，猶往時所以名其樓者，豈敢忘哉！

秀野園記

昔資政范公之鎮杭也，子弟請治第洛陽，因闢圃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于居室。且西都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禄賜之餘，以贍宗族可也，奚以圃爲？」子弟敬遵其令，無敢復言。姑蘇義莊，遂爲無窮之利。司馬丞相，亦公輩人也，創獨樂園，以極燕居之適，自爲之記，實廣二十畝。而東坡蘇公賦詩有曰「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抑又何哉？原註：此當以記爲正。雖然，公亦非以遊觀爲樂者，培植名花，或不過一二本，曰：「吾記其種而已矣。」自言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是豈以遊觀爲樂者乎？然則先正二公之心，實未嘗不同也。

某家故清貧，自宦遊至今，田不過四百畝，念族人之貧，思有以賙之，力不能及，每以爲恨。又思先君無恙時，空乏甚矣，而舍旁猶有三畝之園，植花及竹，日與其子若孫周旋其間，考德問業，忘其爲貧。後以爲予舍，兹事遂廢。此吾家不可闕者，與其增膏

腴數十畝而傳之後裔，孰若復三畝之園而不墜其素風乎？于是乎決意爲之，曰「怡顏」、曰「蒙養」、曰「觀妙」、曰「含清」，皆所以爲進德之地也。平生酷好泉石，爲山而水環之，雖秀而野，不事華飾，達于西塾，厥廣倍之，而圃不復加闢矣。稍有贏餘，燕及宗族，此固君子之所樂也，豈徒遊觀之謂哉？

昔者樊遲、子張，同登聖師之門，皆以崇德辨惑爲問，夫子于遲則有善哉之稱，而張也則否。函丈之間，聖師臨之，門人侍焉，切己之問，不約而發，舞雩之下，風景可嘉，此心凝然如侍函丈，此樊遲所以爲善也。士之涉此園者，思樊遲之所以問，聖師之所以答者，而有契于心，嗚呼，玆誠進德之機也哉！

絜齋集卷十

絜齋集卷十一

行狀

宋　袁燮　撰

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

曾祖常，朝議大夫，贈太師。妣翁氏，贈陳國夫人。

祖昪，徽猷閣學士，朝議大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妣馮氏。案：原闕封號，無考。

父案：原闕名，無考。贈兗國公。妣江氏，❶贈兗國夫人。

公諱鑰，字大防，舊字啓伯，姓樓氏，著籍于明。明，今爲慶元府。粤自周武王封有夏之後于杞，爲東樓公，子孫因之，以樓爲氏。國朝家于婺、于明者最著，相傳爲明樓氏，由婺徙焉，本一族也。家于婺者，紹興間襄靖公炤，簽書樞密院事，其門始大。家于明者，其盛久矣。公七世祖諱皓，六世祖諱杲，皆卓卓有賢行，至高大父鬱，寖以昌大，自奉化徙鄞，卜居于郡城之南，儒學精深，爲後進師。皇祐中擢第，得廬江主簿，以禄不逮親，弗肯仕。贈正議大夫、太師。知興化軍、臺州，皆有惠政。楚公當政和間以才侍從，再牧鄉邦，名所居坊曰「晝錦」。兗公歷官中外，仁厚廉

❶「江氏」，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延祐四明志》所載樓鑰《義莊記》，應作「汪氏」。下「少師江公」之「江」字同。

直，蔚有令聞。三世皆以公登廊廟，贈至極品，門第之盛于是鮮儷矣。

公幼警敏，始就外傅，鄉人王先生默、李先生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鍔，寓館鄉鄰，公又師之。隆興元年，試于南宫，主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而所答策偶犯廟諱，胡忠簡公贊知貢舉，洪公奏言其故，有旨：置末等之首。是歲，廷不策士，即禮部所次定爲五等，賜同進士出身，以啓謝諸公，胡公大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明年，中教官選，調温州州學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議論有可採者，問所從來，具以實對。公愛其不欺，再三奬之，學者日益歸心，争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虚心叩擊，甚于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藴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藩籬即大家，君之藩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爾。」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乃知公雖氣貌藁然，物我渾融，而其中介特有不可奪者，立朝之大節蓋定于此時矣。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對選德殿，論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名爲空言而實可厎績者，乃所以爲實用；名爲實用而行之無益者，適以爲空言。陛下大開言路，收攬人才，念治功之未集，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用者，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進説者不思旁援曲取，毛舉細故，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日繁，而變更益增。委以經畫，課其績效，則蔑焉無稱，曾是以爲實用乎？魏徵勸行

仁義，近于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説，若實可用。然太宗惟徵言是從，以成貞觀之治，且曰：『惜不使德彝見之。』然則孰爲實用？孰爲空言？惟陛下審思之。」時禁中火，公言：「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聞爲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事，此忠臣愛君之至也。人主尊居九重，生殺在我，諂士日獻佞説，而直臣難以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以張大其事；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者臣之所憂也。❶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惟水旱盜賊是憂；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爲儆戒之端。罪己而興，斷非虚語；遇災而懼，亶惟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何如，斯可謂應天之實，勤而行之，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上嘉納之。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兼玉牒所檢討官，以進仁宗皇帝玉牒遷秩，復因面對，申述玉牒中所登載聖語，願持守勿渝。又請念財賦之孔艱，罷土木之不急，敢言人所難言。

公之進用參政，龔公力也。受知雖深，而謁見有時，無阿比之迹，三歲不遷，安恬自若。及龔公去國，出其門者皆罷，而公獨不及，力求去，添差通判臺州。太史公以故相侍經幄，壯公此舉，曰：「何其決哉！」宗正丞范撰出領郡事，性剛急，喜怒過差，官吏震惕。公俟其氣定，徐以一

❶「者」，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語解之，必翻然以改。銅錢之禁，入海五里，盡没其貲。有商冒法，而獄稍緩。臨海縣弓兵鄭慶訴守臣及郡丞之正員于朝，提點刑獄趙某被旨覈之，密以叩公，公曰：「禁所以嚴，爲越海也。今猶在城下，事理甚明，而輒誣之，又名其守貳，階級紊矣，而可縱乎？」趙悟，具以實奏，遂論鄭慶如法。除太常寺主簿，以先諱辭，改宗正寺主簿。奏對稱：「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百行衆善，一毫無歉；萬幾庶務，一事無闕。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故雖堯舜之聖，而曰『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心未嘗斯須忘天下，惟恐吾身有毫髮之不及也。臣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君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仰稽往古，俯鑒近代，兼備其可爲法者，而力去其所當戒者。」又曰：「國家深長之計，不可速成，要當審訂，凡行之而終無益者，必盡省之；可行而尚費歲月者，明著于籍，次第而爲之，不辦不止，則事有端緒，而治效可睹矣。」遷太府寺丞，俄除太常博士，班寺丞下，上疑焉。丞相言：「議禮之地，最要得人，臣欲重其選爾。」公復以家諱請仍舊職，許之。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黨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謡；唐之朋黨，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慮，横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説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丕闡大原，名儒間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下得執

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小則譏笑，甚則疾之如仇，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士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奏畢，上曰：「卿懼其爲黨耶？」公言：「陛下建中立極，躬行著見，屬者趙雄辭位，人皆意蜀士必相繼去，而陛下方敘遷之，或召用焉。」上曰：「唐世人主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嘗笑之，有何難事，特主聽不聽爾。」公頓首謝。又言：「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皆在履位二十餘年之後，非始勤終怠者可比。臣願陛下益自警勵，及此閒暇，亟爲永圖，採孟子之格言，明政刑之二柄。」

丁兖公憂，服除，選知温州，視事之始，邑長咸至，諭之以經賦之外，秋毫不取，申吏卒入鄉之禁。豪民慢令，三不如約，始嚴追胥；又不服，言于郡，逮治之。宰所欲言，有不可形于公牘者，密緘以報，吏無得預。郡計仰于酒課，吏請嚴禁，公曰：「吾奉使典州，首在布宣德意，奈何以是爲急？姑置之。」久而懲其已甚者，威刑罕用，課入增衍；尤詳于聽訟，咸得其情，已悔而終止者，聽其息訟；閨門幽昧事，則掩覆之。或稱辟廱、司業之後，乞以限田免役，争者不服，而莫能難。公曰：「安有終于承直郎而爲司業，是必嘗以辟廱正兼攝爾。官品既殊，限田隨減可也。」

其人遂屈。劉生訴小商負錢十萬，官責之償，負家忽以商溺死告，紛拏于庭，既而得屍沙磧，遂以爲眞死矣。公謂永嘉尉曰：「此事可疑者三：遺鞋于岸，而足貫屝屨，一也；谿流激急，形骸已散，二也；小人貪賞，知死者寡髮，爲假髻以實之，三也。意其流屍乎？彼方潛竄，而適與茲會，故益肆其欺爾。不如姑資送之，若商實死，而人以爲神，遂正其罪，而督逋如故。」又謂：「劉生，彼藍縷如是，何所從出？勉使折券，出自汝意。」于是釋之，闔郡服其明恕。公又慮鄉落間疾苦不能上達，咨于士大夫之郊居者甚悉，故田里情狀若親睹然。聞樂淸主簿唐煜有能名，叩以邑中利害，具言有方質者，大爲姦利，公默不洩，久而得其實迹，併與其黨號八虎輩黥竄之。是邑之左原，民多蔬食，而盜販者衆，牙儈有被重傷幾死者，其黨揚聲報仇，將以上巳日舉事。老而黠者，至謂方臘之變，閏在五月，縣令姓秦。今二事皆同，變且復起，邑人大恐，而倡之者，主名不立，令微伺得之，單車至其所，指舊習魔教，而今祀神不預，陳慶等數人執以詣郡，公編隸其爲首者，而逐其徒境外，堂帖問故，公直陳本末，且援蘇公洵之語：「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益公然之。遂錮陳慶終身，而公名著矣。

光宗嗣位，赴行在奏事，公進言：「人主初政，當先立乎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欲謀西北，先保東南，誠能加之聖心，自然畏天益謹，遵祖宗法益嚴，事親益孝，求賢必廣，用財必儉，讒諂面諛之人自踈，嗜欲

宴安之念自息，邊防以修，軍政以肅，故雖甲兵未動，而恢復之計成矣。」又曰：「國家用度日廣，租税已重，又有茶鹽榷酤之屬，既專其利，則不得不立法以禁止之，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欲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爲不得已，而犯法者非甚可罪，凡有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或懲其尤，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也。」除考功郎中兼禮部，進對言：「無難之世，聖人畏之。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起居飲食，無不戒謹，固有尫羸而壽考者。强壯之人，氣血方盛，恣所欲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今日之無事，乃陛下愛日之時，無益于治道者，宜緩于施行；而所當豫備者，旦旦而圖之，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時民多流移，公又曰：「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爲稱首。然考其時，弼守青州，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人，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盡，迨麥熟而歸，又與以道路之費，收其强壯，以備卒伍。今日流民顛頓暴露，未知息肩之所。臣愚，欲望睿慈惻然興念，詔監司帥守各以富弼之心爲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實國家之仁澤也。」考功爲今顯曹，士大夫資歷升轉之屬靡不由之。吏緣爲姦，小有不合，動成留滯。公曰：「昔人以簡要清通爲尚書郎之選，詎當爾耶？」考覈精詳，宿弊寢革，人得所欲焉。潘顯伯之獄，定法過輕，一時官吏俱責，公因轉對言：「宸斷如此，足以懲姦矣。顧恐自時厥後，懲創往事，議讞之際，未免刻深，望速以玉音諭之。」遷國子司業。先是居此官者，多以學校舊游爲之，前司成許公識公之賢，語諸生之送别者曰：「樓公之進，雖

不階舍選，而修其職業，殆將過之。」既而信然，諸生有與其長交訟者，公以爲禮義教化之地，不當遽以法令從事，姑遷延之，度其兩忿漸息，而後罰之有差，凡所施爲，採諸公議，自糾録而下，必擇其實堪表倡者，毫髮無私，人人悦服。

會雷雪交作于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疎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顔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嘆，度數日間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静鑑明，其視燕游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 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室宣諭之門，遇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太常少卿，改太府少卿，亦以家諱故，兼玉牒檢討官，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兼權中書舍人，繳奏録黄，無所顧忌，戚里近習望風畏縮。時干請恩澤，有爲給事中封還而意未厭者，援次官故事，上問爲誰，則以公對。上曰：「朕亦憚之，不如止也。」刑部建言：「天下獄案多奏裁者，中書之務，由此不清。請令實有疑者始奏。」公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宜詳而略，傷聖世欽恤之仁。」力論不可，乃止。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公言：「陛下承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未

足以報天地之恩。今百官趨班，恭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今日何日，而可若此？願深思大計，形于告諭，若曰屬以某事，不及稱壽，今欲以某日詣重華宮，則群疑頓釋，而兩宮交歡矣。」《玉牒》、《會要》、《聖政》書成，涓日以進，而屢更之。公言：「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如曠典，此所以疑而懼，懼而憂。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所以奉承詒謀，鋪張聖父之閎休者，惟有此爾。禮儀咸備，俄又遲之，萬衆震警，莫曉其故，殆非所以全聖孝也。惟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慰天下之人。」又奏：「累歲隨班末，見陛下上壽重華，歡動慈極。又見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聖心必喜。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于是天子感悟。越六日進書成禮，薄暮乃還。侍御史林公大中彈奏大理少卿宋之瑞，不從，遷吏部侍郎，力辭與郡。公與給事中尤公袤奏言：「大中最蒙眷注，今因論一少卿，而同日與郡，實傷國體，公議皆願還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若不可留，亦宜優禮以遣之，與被論者殊科，猶足以示四方也。」尋詔之瑞與祠，知和州劉煒將漕淮西，以禁私鑄錢，一路大擾而罷，廟堂稱其已然之效，有旨復與監司。公奏：「煒行一切之政，不生事者幸爾，尚可以爲功乎？此命一出，必大駭物論，且無以謝淮甸之民。」丞相頗不悦。公曰：「吾有去爾。」羅公點時爲兵部尚書，爲丞相言之，始悟而止。公以母老思歸，乞祠不允，人知其爲劉煒

也。應公孟明從容語及之。公曰：「士大夫臨小利害，此心猶在兼顧間，蓋途轍從此分爾，某竊鄙之，故不敢不勉。」應公極嘆重之，語人曰：「是公利害之間，其守正如此，真可敬也。」内殿奏事論：「獄者，天下之大命，欽恤忠厚，未有如本朝列聖之臻其極者。今士大夫論重囚，則曰『漢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論贓罪，則曰『我太祖立法，滿三千者皆死』。而不知高祖除去秦法，則殺人之外，凡死罪皆去之矣。太祖制法雖嚴，比五代已甚輕，其後累朝日趨于寬，故以太祖爲重。今朝廷清明，刑罰當罪，然臣每疑州郡斷獄，未必皆其本情，請以奏案依斷者，下提刑司更加詳審，或有不當，責罰隨之，益廣陛下好生之德。」鄭汝諧除吏部侍郎。給事中黄公裳，封還録黄，既累日，詔除裳兵部侍郎。以失職引咎，汝諧請補外不許。公言：「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説是非，即合奉身而退，所以存廉恥也。今裳雖蒙眷留，終奪其封駁之職；汝諧心不自安，必將再辭，宜因而從之。」未報。汝諧再有供職之命。公言：「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自此給舍臺諫不復可爲矣。」汝諧憤恚，即乞致仕。公力求罷黜，居家俟命。汝諧竟以修撰知池州。公又奏：「陛下奉兩宮之養，應萬務之繁，可謂至難矣。然實非甚難者，一月四朝，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視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則君臨之道宜矣。飲宴有節，則聖體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引以廉恥，則臣下之節勵；嚴其律度，則僥倖之門塞。水旱爲災而勤撫之，

則盜賊消；事變始萌而早辨之，則姦雄戢。凡此十者，陛下爲之，曉然無難，其餘數端，英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深爲國家惜之。」時丞相以潛邸舊人黜而復召，援李絳故事，俟于郊者累月；樞臣卒而卹典未頒；蜀帥死而不除代；宮邸近親相繼不幸，而喪禮未舉；宦閹陳源起于罪籍，而未斥去。公力贊聖主之決，故辭旨明切如此。自往歲會慶節輟稱壽禮，及是期年，公同從官先期奏請，至其日，又僅用拜表之禮，宰執及從官皆求罷，卿監而下，求免赴宴，公積憂薰心，得疾幾不可支。既愈，請同班奏事，不許，久之始獲進對。上許以必出，既而果出，除中書舍人兼實録同修撰，論：「宗廟社稷之重，繫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一身，主乎陛下之一心。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與事接，而先澄心靜慮，天德清明，夜氣沖融，照臨百官，是非瞭然，真社稷之福也。欲望保持此心，退朝之暇，更以二時頃凝神儲精，省閱章奏，付之大臣，擇而行之，則盡善盡美，無可議者矣。」

壽皇疾狀著聞，中外憂恐，宰執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官繼之，皆未報，上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固請，侍從臺諫俱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可。丞相開陳既畢，抗聲索輦，上拂衣起，丞相引裾力諫，公等從之，苦言交進，上意猶未決，宰執引咎出，公獨乞對，力言：「陛下視朝，輔臣無一在列，何以示天下？」上曰：「已令宣押矣。」諸公由是復入，兼直學士院，時有自列卿擢左史兼西掖者，公奏：「其人重玷臺評，實汚清選，斷不可復用」，且有請避三舍之語。丞相言：「上初欲用某人某人，皆以不

可對，至三而後及此，雖深知不可重違上意也。」卒寢前命，上倦于勤，内禪詔書，實出公手，辭婉而切，朝野傳誦。今天子始即位，内外制雜然俱下，公獨當之，筆不停綴，而皆明白正大，得代言體，初政有光焉。尋進言：「自古人君臨御之始，多能自强，鋭意求治，在位既久，君子日踈，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佞諛之辭日進，故偃然自安，而不知禍亂之作。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當如今日，及其小而圖之，則不至于大；自其近而防之，則不及于遠。」

遷給事中。國朝太廟，舊爲七世之室，太祖祀僖、順、翼、宣四祖，而虚其三。嘉祐中，以親未盡。猶虚袷享東向之位以待，太祖故尚居昭穆之間。英宗祔廟，祧僖祖于夾室。熙寧五年，復以僖祖爲始祖，禮官争之不得。紹興間，董弅、趙涣又請正之，言既行矣，諫大夫趙霈沮之而寢。淳熙初，涣之從子粹中爲吏部侍郎，悉條往時群臣所奏，言于孝宗，復下之禮官，禮部侍郎戴幾先沮之。孝宗祔廟，當祧宣祖，曾少卿三復，請乘此時就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集議御史臺，公具陳本末，自鄭公僑以下議皆合，公爲奏稿，其略曰：「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今郊祀已配天，宗祀已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袷享獨不得正東向可乎？屈受命開基之君，列于昭穆之序，何以示後？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況今日九廟已備乎？惟斷自宸衷，亟正鉅典，以慰太祖在天之靈。」尋以祧廟之主，宜有所歸，復令集議。又奏：「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按唐張齊賢之言

曰：『古之有天下者，事七世，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之主，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周遷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魏、晉、隋、唐太祖以上，皆不合于祫。』臣等竊謂齊賢之言，可施于今日。蓋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祖同。今日既伸東向之位，則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然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遽變。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今當效之，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于禮爲稱。」于是度太室之西，建四祖廟焉。孟冬，雷震不已，公既草罪己詔，又條陳時政曰：「《雲漢》之詩，宣王側身修行，誠實溢于言語之外，桑林自禱，六事自責，懇切可風。伊陟告大戊曰『妖不勝德』，德者非他，至誠之謂也。陛下肆頒明詔，責躬求言，修荒政，布德澤，亦可謂應天之實德矣。然臣區區愚慮，猶恐有聲音笑貌之爲，有無人則輟之僞，要在益自修省，慄慄危懼，如前日雷轟于上之時，則是心精一矣。」待制朱公熹以鴻儒碩學侍講經帷，上尊禮之，俄有除職與郡之旨。公奏：「陛下容受直言，無愧仁皇。熹之正直，陛下所知也。若閔其耆老，當此祁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則君臣之義，始終周盡矣。」不報。内侍毛伯益，以宣勞轉行遥郡。公奏：「此曹甚衆，趨走服役，何勞之云，此門一開，僥倖者多矣。」上意不悦。丞相謂公繳奏誠是，顧八寶之至，嘗宣力爾。令下之初，上即俾宣諭某謂：「給舍欲其舉職，當俟有勞而始叙之。」今果封還，始敢具述上意。公曰：「官守所

在，不容徇私，此君相美意也。」始與侍讀趙忠定公嘗同考試南省，官舍又比鄰，時時徒步還往，每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頗少剛決爾。」及見其持論堅正，始嘆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

權吏部尚書兼侍讀。初，公爲館伴使，知閤門事，韓侂胄副之。上之受禪也，侂胄預聞傳命，遂尸其功，有弄權之漸，吏部侍郎彭龜年因内引力攻之，且求去。于是侂胄轉一官，在京宫觀。彭公除待制，與郡。樞密林公時在西掖，公與之合辭論奏：「陛下始潛嘉邸，眷禮賓僚，一旦龍飛，延見訪問，幾無虚日，天下不以爲私，而誦陛下好賢念舊之美。今惟龜年猶在從列，天資伉直，敢于論事，陛下之腹心也，其可去乎？惟更加三思，留龜年于經筵。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與龜年，事體適稱，猶庶幾焉。」彭公竟去。公久列從班，負廟堂之望，侂胄聞其不助己也，怒，天官之除，雖陽遷之而實抑之也。時臺諫誦言故相定鼎乘龍之夢，有褊心銜恨者對公云云。公曉之曰：「趙嘗夢李公召入禁中，取御鑪金瓶授之曰：『朕之用卿，如此湯瓶。』又夢立班殿下，見白龍升天，未幾，上以縗服御極。其夢兆止此爾，而便謂之定鼎乘龍可乎？某親聞諸趙公，不可誣也。」主人唯唯。同僚有並坐者，退而言曰：「某代爲公汗下。」公自知直道難行，去志已決，于是請對，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爲光明。君臣亦然，其分貴嚴，其情貴通。唐末五季之際，去古遠矣，而宰輔進見，命坐賜茶，猶有坐而論道之意。藝祖收攬權綱，可畏可仰。然與趙普圖畫大計，或夜半而躬至其家，

其相與何如也！陛下臨朝，淵默巍如上帝，臣下奔走拜伏，罔敢不恭，人主之尊，不患不至矣。欲望明泰否之道，而通君臣之情，陛下體天之下濟，群臣以卑而上行，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爲也。」先是諫臣假尊君之説，排逐賢相，榛塞正途，上下之情日益隔絶，故公言及之。對畢，求去堅確，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朝辭又奏：「陛下日宴坐朝，躬親聽斷，不爲不勤矣，然猶慮僅能趨辦目前，未必及于幽遠，治道多端，未可謂止于斯也。陛下試于清燕之時，披輿地圖，某爲監司帥臣，某爲郡守，某爲將帥，人之才不才，政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此我孝宗聖訓所謂『朕日于天下游行一匝』者，惟陛下取以爲法。」始公自永嘉趨召，至是九年，暫還里中，展省先墓，遇太夫人得疾，公亦雅志閒退，三奏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申命牧婺，以繳奏寢。御史又攻之，奪其職；久之，乃復差知寧國府，是日丁太夫人憂，坐親黨累，再奪職；又逾年始復，遂告老至于再，許之，除龍圖閣直學士，食興國之禄，前後凡七任，書問未嘗一入都門。權臣于天下善類中怨公最深，嘗語人曰：「彭侍郎非有雅故，見攻雖急，不敢深怨。樓公嘗與共事，一旦鄙我，實不能堪。」群姦窺知其意，協力排根，怨毒滋甚，久而後稍悔悟。舊于都亭驛中以所藏《蘇黄門答其伯祖忠彦辭嘉彦尚主詔草》求公跋語，公作詩曰：「今日猶存卯君筆，向來誰造粉昆書。」又爲言其所以然，一日以示從班曰：「某與樓公本厚，意若拳拳，有寄聲使通問者。」公不爲動，盜權益甚，晦迹愈深，親故間以利害怵公，請効持書之役。公指席間曰：「寧死于此，此志不可移也。」時廉恥道喪，阿尊事貴者，無日不數

于權姦之門，甚者召自外來，未及對，而先謁之，公謂某曰：「紹興間，從臣有初入都門者，秦丞相使人諷之來見，答曰：『豈有人臣未見天子，而先謁宰相者乎？』」當時士大夫猶能守正不爲權貴屈。今此風衰矣，太息久之。

公之官永嘉也，聞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問焉。乃知兵者古人之常，若樂舞行綴之類，皆兵法也。每言儒不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然自隨仲舅尚書汪公大猷使燕，見所歷險要之地皆爲金據，知深入之難，故初被召雖嘗進恢復之説，及聞權臣妄開邊隙，則蹙額曰：「南渡今八十年，州縣積貯惟有虛名，閫外禦戎，委之債帥，而欲疲民以逞，深恐非徒無益。」至逆曦之變，則又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負恩狂僭，必無與者。」既而皆如其言。公之識慮可謂明且遠矣。閒適既久，德望益尊，天子更新大化，招延舊德，起公于既老，除翰林學士，固辭，不許。進對首言：「天道好生惡殺，本朝以不殺爲家法，而金嗜殺猶故，其將孰佑乎？擁兵南來，不能大入，皆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天實相之也。」次陳：「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隳廢，賄賂公行，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尅剥士卒以媚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籍其家資，數累鉅萬，皆出于鞭箠膏血之餘。陛下縱未能捐以與民，亦宜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以補經費，少紓州縣之督趣，則吾民受賜矣。」上傾聽之，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時和好未定，公數預集議，屢言

關隘最不可失。奉使王柟再行，蜀帥收復關外四州，敵情寖屈，于是就和。金嘗指公及林正惠公姓名，問柟爲誰，答云：「舊爲從臣，自侂胄擅朝，兩人絶不交通，故更化之始，皆召歸爾。」金驚歎良久，知嘉定元年貢舉，既奏名，摭對策中有益于時者爲一編以進。趙丞相之子崇憲奏雪其父冤，朝廷令兩省史官看詳，公與今吏部尚書汪公逵等言：「紹熙之末，宰執惟乞建儲。孝宗升遐，留正引疾而去，人情洶洶，汝愚始決大計，翼戴聖明，正位宸極，天地宗廟實臨之，横遭讒誣，卒以貶死。十餘年間，是非貿亂，賞罰倒置。權臣既誅，汝愚諸子始敢有請。今當亟與辯明，立碑賜額等事，次第而舉，檢會章奏，誣以叛逆者，泯絶其迹，正趙師召乞斬汝愚之罪，重蔡璉漏洩幾事之責，毁襲頤正所著《續稽古録》板，皆所以昭雪故相之辜也。」從之。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公耆德宿望，二三大臣待之加敬，倚以爲助。公亦輸寫肝膈，無纖芥嫌疑之迹。廟堂之上，以是協和，股肱明主，羽翼儲貳，兩宫無間言。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公之伯父，故揚州太守璹，爲於潛令時，圖耕織之勞，因事爲詩，嘗以進御。公重繪二圖，仍書舊詩，而跋其後，獻之東宫，請時時省閲，知民事之艱難，太子斂衽聽受，且致謝焉。公宿昔誦顧愷之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岐

適，公所不爲也。其言曰：「古人所謂三公三孤者，取其至公無私，故謂之公；孤立無黨，故謂之孤。既名其官，可無其實哉？」日思東歸，屢有陳控。上曰：「卿忠直，正賴輔佐。」又曰：「忠實老成，東宫亦固留之。」或問公「何去之果」？公曰：「昔人所以不安其位者，有數端焉：人主之眷已衰，同列之隙已成，在下者軋己，不樂者見攻，遂不得已而去。今皆無之，顧老軀不堪勉强爾。」南郊侍祠，馳驅得疾，予告者三，求去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居從其便，賜以器幣香茗，東宫再有頒，丞相及兩執政送之江亭，握手欷歔，殆不忍別。既還鄉，乞休致愈力，轉兩官，致仕命下而公薨，實嘉定六年四月己丑，享年七十有七，積階至金紫光禄大夫，爵至奉化郡公，食邑至五千二百户，真食千二百户。遺奏聞，天子震悼，贈少師，輟視朝一日，賻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官其後如格。越數月，東宫讀《唐鑑》終篇，第賞官屬，念公舊僚，賜銀若絹皆再百焉。娶王氏，工部尚書俁之孫女，德性寬平，曉習書史，有中原故家之風，封太原郡夫人。子男四人：淳，承議郎，行籍田令；濛，幼亡；潚，奉議郎；新，通判臨安府；治，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女二人：長適迪功郎，監中嶽廟王棐；次適從政郎鄭圭。皆以公大禮恩封孺人。孫男七人：杓，從政郎；杞，承務郎；栝，登仕郎；枎、機、栘、柄。孫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十月有旨，以杓爲添差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俾護公葬。七年二月辛酉，諸孤奉公之柩，葬于鄞縣通遠鄉四明山報忠福善寺左馬鞍裏之原。

公資稟高明，風儀峻整，頎然如長松巨柏立乎群木之表，接對賓客，語音琅琅，聽者忘倦。而事親篤孝，下氣怡聲，承顔順志，躬執鄙事，有所教飭，一言一句，服膺不忘。倅臺之日，兖公以議幕沿檄，公以行縣，會于天臺，奉二老山行，覽觀奇趣，春容累日。鴈蕩山秀絶聞天下，之官永嘉，侍太夫人遊焉。又修行春賞柑故事，安輿所至，旌纛前列，公從其後。太夫人年登耋耄，奉承惟謹。宛陵之命，或謂公姑受諸，公曰：「親老矣，跬步不敢離，雖展墓不越三宿。禮，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可遠役乎？」色養無違，慈顔悦豫，至年九十五乃終。公忠孝感神，有相之者矣，家素清貧，重以建炎之禍，先廬故物，一簪不留。兖公依外舅少師江公以居，辛苦值立，不墜先緒，宦游既久，生理尚窄，樸素如寒士，諸子無復豪習，公從師里校，至無蓋以障雨，敝衣糲食，僅免寒飢，以此益自磨厲，日充日長，器業宏偉，爲時名臣。仲兄大理丞錫，出守嚴陵，迎二親就養，數月而兖公薨，護喪以歸。十月三旬而寺丞卒，適歲大祲，闔門百口，外而襄奉，内而伏臘，多方經營，僅無闕事。明年，畢寺丞之葬，弟有孤女，悉力嫁之，皆身任其責，斯已艱矣。後雖通顯，自奉甚薄，食飯不過適口，服用僅足而止。奉祠家居，日虞不給，夫人撙節用度，纖微必計，始有餘米。罷祠之後，賴以相續。及再得祠，而米適盡矣。平生静專，瑣瑣塵務，不經于心，惟酷嗜書，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前言往行，博採兼取，森如武庫。曾侍郎逮嘗問「雨必以夜」所出，公曰：「此《鹽鐵論》中語。」曾喜，報其兄大理

卿逢曰：「吾兄弟往來于懷者，今豁然矣。」崔府君廟食甚盛，而逸名氏多以爲漢之子玉，或曰：「此魏之伯深爾。」及公奉詔作顯應觀碑，推尋其實，始知其爲唐之賢令。山經地志、星緯律歷之學，皆欲得其門户。研精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世所承用，而于義未安者，亦必辯正之。謂字者，朋友所以表其德，不當自言。姪者，對姑立稱，不當以爲兄弟之子。甲子，所以繫日，非紀年也，不若直書其年。正寢，爲今聽事，非寢室也，不當于此書卒，及其他精審皆如是。屬辭敘事，以意爲主，不事雕鐫，自然工緻。舊有詩聲，晚造平淡，而中有山高水深之趣。以銘墓爲請者，與之不靳，英辭妙語散落人間，殆如唐人所謂碑版照四裔者。而屬稿之初，後生小子輒指其瑕，欣然改定，曾不自知其名位之崇，德齒之尊也。懼儒學之不續，勉勵諸子，俾世其家，頻舉謝太傅自教兒之語。

自正議先生與太師相繼登第，太師之子宗博及楚公復繼之。鄂州史君鍔，臨安教授鉉，皆公之從兄也，爲同年進士；而公及從弟鏞，從子汶、淮，後先相望，皆預是選，一門決科之盛至如此。淳，三預薦書，與二弟俱嗜學；杓，亦偕漕計，駸駸乎躋登顯要矣。然公所謂世其家者，詎止于此？榜書齋以「攻愧」，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攻愧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愧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其子隨牒州縣，以詩送之，于淳則曰「知行勤所職，通塞聽何如」；于瀟則曰「不應頻來往，恃有檄可沿」，皆所以勉其進修也。慕杜正獻公、范忠宣公之爲人，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

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摇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公心敬之，以爲標的，能言其賢德甚詳。淳熙中，有以剛直自名，致位顯榮者，密察其言，規切上躬，一語不及，公無取焉。觀其所稱慕及其所不與者，足以知其心矣。薦士于朝，必以公議所與，今將作監楊公簡，故知濠州劉仲光，度支郎官鄭肇之，宗正丞李兼之流，世皆賢之，下至于片言可録，小善可書者，亦稱道不置。仁于宗族，同氣加厚，歡焉無間，三弟一兄子，皆奏以官。故吏部侍郎莫公叔光、中書舍人陳公傅良，與公所師屯田鄭公，皆潛藩舊學也。莫、鄭二公，不得親見龍飛之盛，陳公雖幸見之，一斥而竟不復。公前後力爲上言之，莫公遂被追榮之恩，陳、鄭二子亦拜君命。公于師資甚篤，故所以勸導明主者，亦出于此。李先生，公童幼時所受業爾，人所易忘，念其子仁，常賑卹之終身。韋布場屋之交，窮達不侔，賓接如舊，劇談樂飲，客至，未嘗託故，曰：「彼或有求，從違在我，烏得不見？」告急者與書，庶或周之，雖饋之薄，不疑輕己，以故人亦不厭。乳母趙氏去而不知所在，博訪得之，年垂七十矣，攜以之官，率其婦子敬待以禮，其篤厚類如此。公生長外氏，外祖少師及越國王夫人撫之教之，與諸孫等。公事之如大父母，諸舅如諸父。尚書舅長于政事，公屢請問以居官治民之要，啓告甚悉，且曰：「子以辭華知名，若外庸奏最，斯通才矣。」後聞其爲政可紀，甚喜；及列于朝，數進讜言，又益喜。尚書謫居康廬，或勸之貽書近習，求爲己援，卒不屈，公亦不降志于權姦，舅甥風操若是相類耶！公以辭學士奉祠，而尚書及從母之子、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然，鄉人遂

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莫不榮之。四明他山，源泉注于城中，匯而爲湖，舊有十洲三島之勝，最南一洲，密邇故廬。楚公之守鄉郡也，築錦照堂、懷綬軒，刻祐陵御製其上，中燬于兵，舊觀無没；隆興初，郡復新之，更名竹州，久而寖壞。于是上從其請，以私錢自葺之，求奎畫錦照及東宫書懷綬以爲賜，煌煌乎有光于初矣。藏書既富，欲别貯之，營度累歲，執政之次年，東樓始成，有登臨之快，叢古今群書其上，而累奇石于前，嶄然有二十四峰之狀。又取楚公登封令時所藏嵩嶽圖石刻，列屏其下，仍以仰嵩舊名名之。雅好琴弈，達其妙趣，得閒之後，方將攜以自隨，往來于錦照東樓之間，極燕衎之適，以遂其初志，而病尼之矣。歸舟中觀書不輟，弟鏞以詞來賀，援筆賡之，雅麗如平日。又《賦鑑湖》二詩。其始歸也，卧于别榻旬餘，而更得其正而終焉，怡然不亂，遺稿皆藏于家，方將編次成集，葬有期，諸孤以當世知公莫詳于某，屬狀其行。某誠鄙陋，然我高祖父光禄公，實師事正議先生，源流相續，以至于今。公又不以衆人遇我，嘉泰、開禧間，從公于寂寞之濱，數以「安于命義，保全名節」之語勉我，斯意厚矣。一日語及「吾道一以貫之」，某叩其旨，見告以「會歸于一」之說，某曰：「此乃『吾以一道貫之』，非『吾道一以貫之』也，夫道未嘗不貫。」公聞之矍然，已而稱善再三，契合如此，何敢忘諸！庸敬述其梗概，上之太史氏以備採擇，辭雖不工，庶幾乎古良史不虚美之意云。

絜齋集卷十一

絜齋集卷十二

宋　袁燮　撰

行　狀

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崇仁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一百户累贈太保羅公行狀

案：「累贈」上，原本有「致仕」二字，考本傳「點扈從齋宮，得疾卒」此文後云「還私第三日薨」，無致仕事，應屬衍文。今删。

曾祖諱起，贈太子太保。妣陳氏，贈文安郡夫人。

祖諱琢，贈太子太傅。妣鄧氏，贈蘄春郡夫人。

考諱朝俊，贈太子太師。母繆氏，封永寧郡夫人。

公諱點，字春伯，姓羅氏。羅本熊姓，顓帝之裔也。春秋時爲小國，能抗彊楚，《左氏傳》紀之，立國之地，即今襄陽之宜城，後徙南郡之枝江。子孫不忘厥初，因以國爲氏。自秦漢至唐，雖時見于史策，然罕有功業宏大、名位顯榮者，故莫詳其世系。五季時，公之先世，實居江西之豫章。我宋之興，徙于撫之崇仁，厥居高坪，族黨寖繁。大父太傅又徙于高坪之五星源，遂占籍焉。

公天資穎悟，八九歲時，能援筆屬辭；及長，志向卓犖，念其家世修儒業而門户未振，思所以大興起之，擺脱凡陋，刻意講學，結交英俊，每以追躡前修自勵。兩

貢于鄉，淳熙三年案：三年，原本誤二年，今據《宋史》本傳改正。進士甲科。時孝宗皇帝以俗儒少實，頗有厭薄。公對策曰：「臣聞儒者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與古今相爲表裏，與風俗相爲盛衰，與治亂相爲升降。昔者天地之始，民生其間，混然無别。聖人者作，爲之正君臣以相接，爲之篤父子以相愛，夫婦則相賓，貴賤則相資，上下則相維，儒者之道，已默行于其間矣。至今賴之以安、以佚、以生、以息，而不爲匪僻邪暴者，誰實使之？故曰：與天地相爲終始。聖人猶慮後世之無傳也，書之簡編，示之標準，如是而安治，如是而危亂，可以爲師，可以爲戒。後人得以按籍而求，隨索而獲。故曰：與古今相爲表裏。夫風俗之美，非自美也，常自仁義始；風俗之惡，非自惡也，常自功利始。儒者之道，必尚仁義，必緩功利；仁義之效遲，功利之效速，人情厭遲而喜速，所以舍彼而取此。然久而後成者，又不可以遽壞；旦暮可獲者，不足以久安。故曰：與風俗相爲盛衰。畏天修己，任賢愛民，恭儉樂諫，不自用，不變古，此用儒之實也。如是者必治。儒道之不用，非必擯斥士類，毁廢經籍也；忽天自怠，棄賢虐民，恣玩好，惡諫臣，自恃其聰明，輕變其成法，此不用儒之實也，如是者必亂。故曰：與治亂相爲升降。昔漢高帝不喜詩書，輕毁儒生，而遇子房、四皓也良厚，惟恐赤松之志一動，而採芝藥不改，此所謂務實也。患莫甚于名是而實非，人主當求其真，不可惑于似。如穀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之必可以伐病，是真賢也；言之若可聽，而用之則罔功，是腐儒也。惟

真賢是用，而毋以腐儒參之，則治具畢張矣。」其大指如此。天子覽而嘉之，擢爲第二，時年二十六，調定江軍節度推官。

趙忠定公將漕江西，公往見之，相與語，因及獄事云：「部内有訴貪殘者，令某官鞫之，而屬之曰：『得其情則與剡薦。』」公曰：「斯人之罪已知之否？」曰：「未也。」公曰：「眞僞未可知，而以利誘之，是示之己意，而欲鍛鍊其罪也，無乃不可乎？」趙公悚然曰：「微君言，吾慮不及此。」建安游君，九江魁傑士也。時爲九江録參，一見契合，相與爲莫逆之友。丁太師公憂，服除，除太學博士。十年二月，召試館職，其鯁切之語有曰：「國無盡心瘁力之臣則事不濟，今皆悦夫背公營私者矣；國無危言極論之臣則德不進，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國無仗節死義之臣則勢不强，今皆悦夫全身遠害者矣。夫用人之患有七：授之非宜，進之太拘，責之太備，待之太輕，任之不專，辨之不明，保之不力，皆非用人之道。善用人者，必反諸身。溺宴安，欲速成，任喜怒，疎忠良，私好樂，有一于此，皆爲害政。爲人主者戒之、謹之。」奏御，天子不以爲忤，甚稱獎焉，拜秘書省正字。六月，遷校書郎，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旱，詔求直言。公上封事曰：「臣聞天下將治，必有萌象，將亂亦然。聽其議論，則正直是與，柔佞是惡；觀其朝廷，則大臣任責而不自疑，小臣盡情而無所隱，治之象也。聽其議論，則訕侮正言，仇讎正士；觀其朝廷，則大臣持禄而不敢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盡言，亂之象也。祖宗立國以來，言兵不如前代之强，言財不如前代之富，惟有開廣言路，涵養士氣，

人物議論，足以折姦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則非前代所及。崇、觀而後，此道寖衰，假紹述之名而賢人盡逐，設朋邪之禁而諫者有刑，創『豐亨豫大享上』之説，而姦諛日甚，馴致靖康，禍不勝酷。今陛下訪天下之事非不至，求天下之言非不切，曩之竊弄威福者，既赫然逐之矣，而群下猶畏縮苟且，以言爲戒。或者今時議論凡陋，驅之使然，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豈陛下所望于臣子者哉？今欲大有爲于天下，破此凡陋而後可。夫天理人事，感應甚明，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則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誠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置籍禁中，時時省閲，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宏謀偉論，從容召見，以質其言，以觀其才；而揣意迎合者必斥。治之萌象日長，亂之萌象日消矣。」

十一年五月，面對言：「臣聞虛誕之風勝，則紛擾而生事；偷惰之習成，則頽靡而廢事。陛下初載，急于事功，小人乘時，以才自進，久之皆以虛誕紛然擾敗。聖意厭之，由是韜晦斂縮，日趨偷惰頽靡之域，其失等爾。臣願陛下復振起之，大而達于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小而熟一方之利害、精一事之本末，莫不簡記選擇，以備任使。始之議論，必如趙充國之陳邊事，往復再三，叩竭其藴。終之施行，必如劉晏之主邦計，遲久以須其成，假借以重其任。則無不詳之事理，亦無不盡之材力矣。」

十二年二月，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

小學教授。凡所開陳，必以正理；講論經義，日昃始退。蓋嘗未午而國公欲入，公止之，乃觀書不輟；至晡時可以入矣，故不入，左右以爲請。公曰：「國公務學正爾得趣，奈何促之？顧使令輩取被以入，吾將宿此。」左右曰：「是間豈託宿之地耶？」國公遂辭懇之，公然後退。五月，皇孫進封平陽郡王，仍以公兼教授。採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曉可爲勸戒者，合爲一書，名《鑑古録》。蓋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之義。日講一事。恭淑之始作配也，公以爲道之造端于是乎在，而自古論修身齊家者，惟《大易》家人一卦最爲彰明較著，乃取先正司馬公所書，發揮其義，以爲端本正始之助。六月，除著作郎。上知公既深，將不次用之。然欲觀其民庸，乃以爲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時十有三年正月也。陛辭之日，

進言：「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同心同德之臣。陛下宵旰求治，二紀于兹，未有攸濟。向者喁喁跂須機會之念，顧計本根之慮矣，人人上決于淵衷，物物取裁于睿斷，君勞而臣逸，雖有大志不得達于天下，甚可惜也。臣願陛下于股肱心膂之地，更留聖慮，精考察于先，篤倚信于後，明白洞達，毋存形迹，而後與之進退人才、圖畫治道，爲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效，爲之一歲則有一歲之效矣。」先是崑山、華亭之間，有澱山湖，洩諸水道。戚里豪强之家，占以爲田，水由是壅。公既領庾司，有訴其事者，察得其實，奏請開之，且爲圖以進。天子親覽，亟從公言，貴勢無敢沮撓，百姓勇于赴功，不日而畢，乃刻石具述其事，以防他日築塞之患，民甚便之。常州無錫縣財賦舊額五萬九百貫，而每歲所入止三萬九千

貫，以耗剩補之，僅能充數。而群將意未足也，別委一官受輸于縣，令無得與。知縣事陳世修之之官也，謁公吴門，訪以爲邑規模，對曰：「財用誠今日之急務，要以恩信爲本。恩信既洽，不憂不辦。必欲如今之俗吏所爲，有去而已。」公察其持心之近厚也，意甚嘉之。世修既至毗陵，固請催科仍舊貫，守不許，度不可爲，不就職而遽去。公與提刑王尚之奏稱其賢，乞復以一邑畀之。平江守王公希吕罷，酒官程師禮怨希吕之嘗督過也，當官吏餞别之日，攘臂詬之。公奏：「陛下進退群臣，自有典章。師禮敢然，殆非所以令衆見也。陵夷之風，漸不可長，乞黜之以正名分。」從之。安定胡先生講道吴興，一時賢俊學焉者甚衆。既殁，人尊敬之不衰。郡太守每以季春設祭其墓，久而寖廢。公以事關風教，

檄舉行之。十四年四月，兼權平江府。久旱祈雨，惟祀典所載，加敬天慶觀。有何蓑衣者，挾妖術以誑俗，異時爲郡者神之，每祈雨罷，必就見焉。公獨不往，何愠其不已謁也，以杖擊僚吏之車，厲聲辱之，公亦不顧。俄隨車驟雨，邦人大悦。時浙右諸郡多闕雨，公豫爲之備，奏所領八州略計常平米不過三十四萬石，宜及今米價未至騰踴，廣糴以益之，幸而歲豐，不妨爲他日用；若其饑饉，貧民知官司有備，可無轉徙。七月，詔給度牒六十。鹽官、海鹽二縣被旱尤酷，乞住催三等以下夏稅。和買、役錢及往年宿負，從之。華亭河流斷絶，邑宰劉璧相視青龍江可通潮，而堙廢已久，集丁夫，給官米，不越五日，濬七十餘里，潮達縣市。又濬河東六十里，水及州城，當旱涸之時，有浸灌之益。表薦于

朝。公誠心救災，凡可以活民命者，知無不爲，而其大要，則以寬賦得人爲急。其言曰：「水旱之來，緣事而應，民和則爲豐年，不和則爲凶歲。今歲之旱，民氣不和之所致也。州縣有無所從出之虚額，斯民有不勝其擾之誅求，往時歲額，本非若是多也。惟言利之臣，不恤國體，陰自增益，或獻羨餘，遂爲定數。民力愈困，逋欠愈多，徒挂簿書，實難催理。乞詔帥守監司，公心參考，蠲減所增，立爲中制。」又言：「六月間，海鹽流移甚衆。自聞住催官物，漸還故里。蓋民之流移，未必盡因闕食，亦緣所收微薄，舉目荒凉；又慮刈穫之後，官私逋負，交相催逼，所以輕去鄉井。檢放之令，誠不可緩。」時平江既除郡守而未上，公言：「救荒一事，州縣多不介意，奉行滅裂，臣不躬親巡歷，督責官吏，無以上寬憂顧。請以府事委提刑兼領，而臣得以驅馳原隰。」許之。故禮部黄尚書度，時宰嘉興；中書陳舍人希點，爲平江觀察；推官杜君申、劉君允濟、諸葛君千能，皆一時僚吏有志于民者，咸委用之且薦達焉。海鹽宰鄭偉，心不在民；崇德宰王迪簡，勸分無術；皆奏罷之。聞海鹽丞陳祖永、長興丞黄庸之賢，則請以祖永攝海鹽，庸攝崇德。淑慝區分，以故人争自奮。公以忠誠自結主知，拯救艱阨，繄公是賴，而將漕者從旁撓之。公欲裕民，漕欲裕財。趨向殊塗，鑿枘不相入。久之，漕護使客歸言于上：「臣舟行運渠，兩岸禾稼雲委，不可謂荒。」此特常平司所委官屬張大其事以希賞爾。獨不思渠能載舟，灌溉所及，稼安得不茂？稍遠則苗槁矣。賴天子仁聖，不信其言，而信公愈篤，故公益得以盡其力。

慮遠鄉之恩惠不及也，分列諸場，或近或遠，雖窮僻之處無不受賜；慮民力之不可過勞也，勸分所得，糶不出鄉，毋使運于他處；慮官司之耳目不能盡察也，選用鄉豪能任事者，理爲充役歲月以酬其勞。富人不恤窮民，增價閉糴者，必懲其罪；姦民名爲貸糧，重擾巨室者，亦寘諸法。異時軺車巡歷，吏卒紛然，所至爲患。公則不然，從行不過數人，筆吏、輿夫，假諸所詣，或徒步十餘里，訪求民瘼，人不知其爲部使者也。有請于朝，勤勤懇懇，足以感動，故所欲無不從；分委官屬，置歷議事，筆而緘之，故其情無不達。事且竣矣，餘米尚多，普濟者三。明主不疑其濫，而公亦自信不疑。宜其德澤洋溢，人人之深。

十五年二月，召赴行在，天子見公，喜甚，勞之曰：「一路饑民並無流移，米價不長，皆卿力也。」公惶恐稱謝，歸美于上，且言：「陛下矜憫黎庶，從臣所請住催官物，臣即躬行隴畝，布宣德意，無不感泣，甚大惠也。而臣竊慮有司一旦督三年之賦，如久病新起，遽使負重，何以堪之？欲望聖慈捐此微利。不然，均諸三年以漸隨納，亦足以少寬。臣承攝吳門之日，交割王希呂任內緡錢四十六萬，而臣增爲五十二萬。以是知住催官物，無損公家之利，而足以繫斯民之心。」上皆然之。除户部員外郎。五月，兼太子侍講。公之使浙右也，聞上以高宗升遐，服喪三年，而委皇太子參決庶務。內而寺監丞，外而郡守以下，皆得專決。奏疏云：「臣聞教子以事，當以其漸，凡除授許專決者，欲皇太子具名密奏，陛下亦密加可否，審定而後行，俟其進退人才，熟悉愜當，則盡委之。」至是

又言：「陛下明燭四海，慮周萬務，高出群臣之表。今而啓佑後人，則制行當不以己，堯舜禹授受之際，曰『允執厥中』而已，此聖人理天下之常道也。陛下相傳之要，其在兹乎？」十月，遷起居舍人，避祖諱，改太常少卿，兼侍立官，直前奏事，曰：「臣聞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衆正進而後群枉消，群枉消而後國是定，國是定而後太平之基立。自古聖明之君，廣儲人才，扶植善類，使陰邪小人無間可入，豈直爲一時計哉？今惡直醜正之徒，私立名字，陰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爲朋黨；稍欲立事者，目爲邀功；而獨以循默謹畏者爲時才。此陛下好賢之美意，所以猶未白于天下也！願明詔大臣，公心求才，毋惑于邪說。」

十六年正月，又言：「臣聞石虎之歿，晉朝咸謂中原可復。褚裒進營北方，蔡謨獨爲朝廷憂之，既而果有伐陂之困。苻堅南牧，衆心危懼，桓沖深以根本爲憂，謝安夷然鎮之以静，既而果有淝水之捷。此二臣者，可謂深于謀國矣。使吾德政修明，將相得人，足兵足食，根深本固，敵雖盛强，其若我何！如若不然，敵雖衰微，未可喜也。今金主已歿，士大夫之論，或謂後嗣誕逸，嘗侮厥祖，謂之不武。自今以往，疆埸之事多，或曰敵啓争端，必將有釁，鄰國多難，本朝之福也。臣以爲不然，夫因敵盛衰爲我喜懼，國勢亦可闕矣。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臣懼在廷之臣，勇怯不得其當，故願以古人之精識遠慮，爲公朝誦言之。

二月，光宗即位，遷中書舍人。進言：「臣聞鄭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

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自古人君未有不定規模于始，而能成事功于其後也。陛下有願治之誠，有克勤之德，立志無慮不堅，行之無慮不力，所慮者始基或未審爾。願詔大臣，悉心講畫，今日天下之事，其綱要如何？其凡目如何？其施行之次第又如何？條列以上。陛下先隱之聖心，而以其章下之侍從臺諫，天下之百執事，反復其說，裁之至當，按爲國論，守而行之，始雖太詳，終不愆素，遲之五年，而明效可覩矣。」上嘗訪公可爲臺諫者，公稱：「葉適、吴鑑、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此八人者，皆有學識氣節，通世務，知國體，不肯阿附苟合，當今之選也。」被命使金，夙有脾疾，春夏間每作輒甚，太夫人及子弟皆憂之。公曰：「君命至重，豈可爲身謀哉？」先是，遣使非有大故，止以卿監爲之。上初登位，故重其選。公知金主喪服未除，必阻我使副所服金帶，豫以告掌儀者，使答之曰：「此行也，告登寶位，宜以吉服將事。」既及境，逆勞者果以爲言，如公所教折之，不可。公使謂之曰：「兩國通和已久，豈可因此小節傷大體乎？必欲易帶，有死而已，不敢從也。」持之甚堅，金不能奪。伴使有犯御嫌名者，公以交際不便申諭之，俟其更名，始聽傳銜焉。至河北，金以告登位使不應加「寶」字，屢以語相恐，官屬失色。公怡然曰：「我輩銜命而來，以義爲主，頭可斷，君命不可辱也。」及廷見，授以國書，金無語。既辭，復所寓館，俄有宣徽使李盤者傳言：「信使此來，國書稱『寶』字，有傷國體，回日宜奏。」言訖亟去。公厲聲答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斷不敢奏。」聞者皆悚。蓋彼所遣，止云報諭。而此稱寶位，恥不我若，不欲深較，又不可不言，故略及之。翼日啓行，公豫戒馬卒，我與館伴語訖，即可分馬，及並轡而行，正色謂之曰：「此來將禮爲報皇帝登寶位，自初達名銜，以至見辭，曾不我疑。乃于臨別，忽以『寶』字爲嫌，不知何物臣僚輒發此論，豈不知聖人之大寶曰位？凡一官一職，皆可以言位，至尊豈得無別？事理甚明，不敢歸奏。」遂分馬，伴使愕然不知所對。人皆服公强毅有守如此。天子深器重之，嘗謂公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公遂上疏曰：「自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臣嘗疑之，深思其故：蓋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論，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之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也。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照臨而隄防之。」又言：「皇子嘉王春秋寖長，已踰弱冠，此乃親近師友、進德修業不可稍緩之時。而官屬未備，止于贊讀、直講二員，進見有時，未有藏修遊息之益。皇支國本所繫非輕，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常在左右。」又曰：「兩淮、荆襄，昔號多士，楚漢之起，一時共功多淮楚之人。光武奮于南陽，二十八將大抵出于襄、鄧、宛、葉，至今風俗勁悍，不能俯首程度以科舉進，往往隱于屠沽，伏于田野，不錄用之，其肯甘心與草木俱腐乎？宜詔

監司帥守，多爲搜訪，擇其尤者，猝然召見，驟加褒進，必將振勵奮發，而人才愈出矣。」又曰：「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人皆言，陛下每旦視朝，勉强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籍籍于衆多之口矣。强鄰對境，窺伺間隙；百姓嗟怨，姦回生心。此聲豈可出哉！國家財賦，無承平所入之半，而用度無節，過政宣奢汰之日，民力至此，其困極矣。若復悠悠，悔將無及，惟陛下深慮之。」

紹熙元年三月，公力求去，上不許。殿中侍御史劉光祖改太府少卿。公言：「光祖天資剛介，謀身之計雖疎，報國之心甚切。未聞他過，忽此改除，中外相傳，皆所未喻。乞俾居舊職，以昭陛下之德。」七月，拜吏部侍郎。極言：「內降之弊，救其流不若窒其源。今有司雖許執奏，而干求未有明禁，則已求而復却，既却而復求，求者多則言者有時而瀆，言者瀆則聽者有時而厭；下瀆而上厭，則名器有時而輕，紀綱有時而紊矣。昔仁宗皇帝有詔約束，並許執奏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夫仁宗聖德恢洪，與天同大，然于內降之弊，杜其本原如此，此陛下之家法也。」兼修玉牒官。十二月兼權刑部侍郎。

二年二月，大雨震電，繼以大雪。公言：「天人之道，各以類應。天道有陰有陽，人道有邪有正。爲君子，爲公朝，凡出于正者，皆陽類也。爲小人，爲後宮，凡出于邪者，皆陰類也。邪不可使勝正，陰不可使勝陽。今陽春方動，雷始發聲，而陰邪乘之，大雪繼作，陽欲發而不遂，陰宜伏

而反縱，求之天道，則爲陰勝陽；驗之人事，無乃邪勝正乎？臣願陛下講切古道，勵精爲治，常使邪不得干正，陰不得勝陽，則戾氣日消，而聖德日起。奏仁宗嘗命楊惟德等撰集《景祐乾象新書》，凡有災異，推其所自，以類相從。記晉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震電，庚午大雪。後來之應，亦甚明白。仁宗爲之製序，藏諸秘閣。願陛下取而閱之。」上從公言，亟索此書以進。翼日，遂詔侍從以下極言闕失。公奏陳五事：一曰務學問，二曰肅宮禁，三曰明黜陟，四曰察左右，五曰除國諱。「臣聞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易移。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未有不資學問，而能識治亂之原，明善惡之歸，辨邪正之分者。陛下盛德至行，天稟甚厚，而猶有宴遊嗜好、便嬖聲色之娱，蓋未得所謂『真樂』者以勝之爾。自古賢君閒暇之時，未嘗廢學，講求古今得失之理，所以杜絶淫佚匪僻之好。陛下誠能于退朝之隙，日御經史以蓄其德，日接賢俊以究其義，造次不忘，精一不雜，運天下于掌中，將無難者，豈非天下之『真樂』哉！雖然，此人主之利，而非左右之利也。惟剛健力行，乃克有濟。仇士良告老之言，情態具見，可不深念乎？臣聞鈎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闌入則有罪，誤至則伏誅，所以防未然、限中外也。今宮庭之間，出入無度，竊弄威福，並緣爲姦。陛下用一人則指爲某人之功，去一人則指爲某人之力。帷箔遊宴，外無不傳；譏謗之語，籍籍于道。豈可不求其故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臣願陛下沖虚澹泊，勤勞恭儉，謹宮闈之禁，嚴中外

之別，政事悉謀之外庭，咨訪不及于左右，則謗議不作矣。《易》曰：「閑有家，悔亡。」可不深念乎？　臣聞進人而不明其所以進，則開請託之門；退人而不著其所以退，則來讒賊之口。　近者大小之臣，紛紜去國，遠近疑駭，不知其罪。　而宰執不敢問，臺諫不敢言。　至于節鉞之除，出于御前直降，雖臺諫攻之而不勝，卒至于宣諭而後止。　夫人主所恃以共天下之事者，宰執也；宰執有所不及，所恃以維持紀綱者，給舍、臺諫也。　御筆處分，祖宗所無，今紛焉四出，不由進擬，則宰執之職可廢矣。　不經鸞臺鳳閣，何名爲敕？　今而直降，則給舍之職可廢矣。　陳善閉邪，獻可替否者，臺諫之任也。　事有未審，可以宣諭而勿言，則臺諫之職可廢矣。　孤立無援者，去之如卷席；交通附麗者，攻之如拔山。　自此言路之臣，不過覘喜慍以自結，順風旨以納交，賢者日退，小人日進，而陛下之勢孤矣。　傳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可不深念乎？　臣聞自古輿隸小臣，未有久任事而不壞其國，亦未有壞其國而不及其家與身者。　費無極、趙高、江充、息夫躬、劉隗、刁協、朱异、趙嚴之流，家國俱禍，覆轍可鑒。　彼其初豈故欲至此耶？　人主以情褻易親，與之謀謨帷幄，而此曹以輿隸小智居之不疑。　君有問焉，則曰安于泰山；而懼君子之繩己，則盡力擠之，君子去矣，國將危亂，又懼其得罪且死，于是乎纊君之耳，使之無聞，此禍之所由作也。　今左右近習雖不敢撓政，而簪履微臣猶出入宮掖。　道途之語，至謂宰執之拜罷，臺諫之進退，將帥之廢置，章疏之可否，非其人不決；往來之間，蹤蹟秘密，使人主受謗，中

外切齒，亦豈門户之福哉？昔英宗一召見王廣淵、周孟陽，賈黯極諫，以爲示天下不廣，可不深念乎？臣聞古者帝王無所諱忌，即位之始，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拂心之論，日陳于前。而天下治安，享國長久。』後世忌諱之多，無若秦、隋，而所諱之事，卒皆自蹈之。今天下之所恃者，陛下虚懷聽納，下情得達爾。然自一二小官以言語斥逐，而忠讜路塞，循默成風；至于近者，求言之詔朝下，而上書之士夕斥，傳之四方，誰不駭異？祖宗崇獎忠直，惟恐不聞草茅危言，未嘗加罪。惟崇寧之末，以星變求言，既而消伏，則以應詔直言之士附于黨籍，而治亂自此分矣，可不深念乎！臣愚，不識忌諱，僭言乘輿以及宫禁，抵排貴要，觸冒危機，不得罪于今，必得罪于後，迫于愛君，萬死不悔，惟陛下察之。」四月，兼侍講。

三年四月，對于選德殿，論：「兩淮、荆襄爲國保障。而今日經理，曾無一事成就，民兵未免于騷動，城壁未免于難守，財用未免于虚之。朝廷平時選置牧守，盡如内郡，按格計資，以補其闕，此固不足以得人矣。而又禁令太苛，操切之者急；採聽太輕，牽制之者衆。縱得其人，亦豈能盡其用哉！夫將委之以足食强兵、聚民固險之事，固非苟簡倉猝之所能營，十羊九牧之所能辦也。審觀要害州郡，備禦未周者凡幾處，謹擇端重練達之人，分土授民，專意綏撫；官屬能否，得自行黜陟；財賦盈虧，得自爲輕重。内之議臣，毋責其細故；外之監司，毋拘以苛法。寬以歲月，假以權制，結以恩信，勵以賞罰，三年而考民庸，五年而覈邊實，則與今日不侔矣。昔

藝祖懲五季蕃鎮之亂，盡收事權歸于朝廷，君臣分嚴，臂指勢順。然所以備西北者，規模與内郡不同，所謂因事而制宜也。爲今之計，不少寬其轡勒，未見其可。《小雅》曰：『皇皇者華廢，則忠信闕矣。』忠信既衰，禁防雖密，終不足以制變。其人忠信，委任而責成功，蔑不濟矣。惟陛下圖之。」權兵部尚書兼權刑部。

七月，面對言：「恭惟仁宗在位四十餘年，致治固非一端，而要不出于愛惜人才一事。人主之心，常嚮善人；天下之論，常與善人。公道常伸，公議常勝，雖與當路異趣、時事背馳，勢不兩立者，然諒其本心，終不擯棄。范仲淹之攻吕夷簡，歐陽修、尹洙、余靖之助仲淹，雖皆補外，屬有西事，則起仲淹帥邊，餘亦收用。及仲淹參大政，修、靖遂列諫垣，蔡襄亦牽聯同升。其後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褒貶太切，夏竦中以奇禍，善類幾殆。而富弼賴聖主保持，迄登宰輔，修亦執政，襄、靖俱爲侍臣。慶曆清明之治，嘉祐隆平之福，皆本諸此。今天下人才，固無他慮，然或已經選用，未究所長；或因外遷，遂不復人。臣願陛下恢廣聖心，稽參成憲，博採而亟用之，則野無遺賢，朝不乏使，而先朝致治之美可冀矣。」是歲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既而中止。公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繫甚大，治亂安危，于此可卜，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既往之事，悔之無及，惟願于一二日間，起愛起敬，講家人之禮，以安壽皇之心。」尋兼給事中。時上過宫之意未決，公與侍從合奏云：「陛下既涓日以告北宫，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于朋友

且不可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唐肅宗之事上皇也，時自夾城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其後少失歡心，雖四方珍異，莫不先薦，而上皇日以不怡，辟穀不食，屏葷不茹，寖以成疾。肅宗于是負不孝之名，萬世不磨。今陛下久闕温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于天下哉？」

四年三月，對于清燕，又言：「中外所傳，或謂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或云溺于酒色，不恤政事。以臣觀之，恐未爲然。」上曰：「安有是事？」公曰：「臣固知之。竊意宫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爾。」上頷之。公曰：「今閭閻匹夫，處閨門，遇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當如青天白日，湛然清明，風雨雷電，晴霽之後，不停留一點，有所拂逆，便當釋然。」上確許以出。公請上先期齋戒，飲食起居，皆當有節，庶可感動父子之情，上以爲然。八月，轉對，言：「吴蜀之相資，輔車唇齒之勢也。高宗壽皇軫念全蜀，寢食不忘，寛民、練兵、選將、擇守，惟恐一事失當。邇來水旱頻仍，民力困倅，識微之士，懍懍于是久矣。瀘南之變，幾至滋蔓，賴國威靈，俄復殄滅。吴氏世有威名，軍情所附，挺没既久，卹典不加，能不怏怏？重兵所屯，不可一日闕帥，制司差辟，資望俱輕，何以威服萬衆？惟陛下深念而亟圖之。」九月，上猶未詣重華，公與侍從、兩省同上封事，云：「近者重陽聖節，陛下既受群臣萬年之觴，恭上兩宫之壽，忽報前所降旨，不復施行，中外震駭，不知所自。向來猶是壽皇聖意，今乃如此，必傳旨者一時鹵莽，有此差誤，宜顯黜

之，趣駕而行，庶乎不遠而復，群疑消釋。」十月，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1]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又奏重華宮曰：「半年以來，車駕數遇過宮，每蒙慈眷，有旨姑免，因循日久，遂至疑惑。皇帝兢業過甚，懷不自安，幾若嚴憚，若非壽皇聖帝加意慰安，竊恐漸成間隔。今茲會慶聖節，欲望先期諭旨，勉以必來，愈加慈愛。皇帝仁孝素篤，必無遲回。」十一月，公等以累請過宮，上不能用，再求罷黜，不許，並令仍舊供職。復奏：「臣等誤蒙陛下拔擢，寘諸從列，正欲因事獻忠，有所裨益，豈止爲臣等爵禄之計？若翠華未出，而强顔就列，厥罪大矣。伏惟聖心思宗社安危大計，俯從愚言。臣等扈從而退，便當供職。」上意猶疑。及會慶節，群臣拜表稱賀，黄幄設而不御。十一月，有旨同班宣引，遂奏：「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爲本。父子之道，天性也。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而上壽復不出，反汗如此。臣恐朝廷之令，自是不行于四方矣。」十二月，拜兵部尚書。

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公與侍從同奏：「陛下即位于今六年，未嘗輕事遊燕。今者日侯鳴蹕，起居兩宮，猶未有聞，而忽聞遊幸，物論沸騰，實玷聖德。欲望車駕先過重華、慈福，然後徐爲此行，亦未爲晚。」又曰：「陛下爲壽皇之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内禪以來，孝慈彌篤，止緣初郊之後，聖躬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興。竊度聖懷，必

[1] 「中」，原作「也」，據四庫本改。

大有疑，而自以闕于奉親，可以無慮。以臣觀之，陛下所疑，必無是理；而所謂無慮，則甚可憂。何者？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將共誅之，何疑之有？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群情解體，衆口謗讟。近日通衢之中，固有持此指罵大臣，無所避忌，禍患將作，可無慮乎？」上曰：「卿等可擇一腹心之人，爲朕調護壽皇。」黄裳對曰：「父子至親，何俟調護？」公曰：「陛下一出，便當無事。」上首肯。公又于經筵率講讀官言之。上曰：「朕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闕定省之禮，今已數月，雖有此心，何以見之？」五月，壽皇不豫。公與侍從、臺諫隨宰執班入殿門，閤門吏以無班止之。公厲聲曰：「有職事，欲上殿。」遂入。宰執奏事畢，伏上前，公等遂升殿。上拂衣起，宰臣引上裾。公等亟前環繞，泣曰：「壽皇疾勢已危，陛下不于生前一見，後悔無及矣。」上遂入延和殿，衆又隨之，至福寧殿，上甫入門，内侍闔之，❶衆皆慟哭而退。越三日，公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公奏事。公言：「臣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蒙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無妨，何得輒入宫禁？」對曰：「辛毗引裾以諫，不聽，亦隨而入。清明之朝，乃有是事；昏亂之世，何敢爾乎？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夫以一人之切直，姦謀遂息。今外議紛紛如此，而在位群臣曾無一言，三軍萬姓必以爲蒙蔽陛下，一旦發怒無禮，則禍亂之原也，此臣

❶「闔」，原作「閤」，據四庫本改。

所以不得不諫。」上曰：「往而見却，如何？」公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以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萬無却理。」上退語左右，美公之明。五月，公復進言：「人情積憂則生疑，積疑則生疾。古人因事致疑，如竊鈇之類；因疑致疾，如蛇影之類。臣竊料陛下疑一旦過宮，則禍變難測，陛下試熟思之。過宮則有禍，不過獨無禍乎？天子之勢至安至危。其安也，生殺予奪，惟意所欲，誰敢違之；其危也，雖欲爲匹夫，而不可得。陛下以爲不過宮可以免禍，而不知乃所以速禍爾。今君子見幾，常有懼亂之心；小人無知，皆有幸亂之意。陛下所行，多失人心，一旦禍生不測，誰爲陛下盡力者？」六月，壽皇疾勢增劇，公與侍從奏言：「竊聞慈皇以未見陛下，故不肯服藥；既見必大喜，不藥而自愈矣。」上竟難之。壽皇升遐，公勸上奔喪，許而不出，合奏不報。拜遺詔于重華宮，退欲宿部，有以爲不必然者。公曰：「鄰里有喪，猶相與奔走，不忍即安于家，況至尊乎？」乃皆宿部。翼日，遂同奏云：「陛下爲壽皇之子，當袒括辟踴之時，猶不肯一出以就喪位。壽皇爲天子父，乃無主喪之人，自有天地以來，豈有此事？」時大斂將成服，宰執欲率百官恭請于上。公言：「此議甚善，若不聽從，則斷不可成服，須得皇帝執喪服衰，方見壽皇有子，中國有君爾。」宰執又欲拜表請上御殿。公言：「大行皇帝創行三年之喪，雖敵人聞之，至今加敬。當事事舉行，不可使苟簡之意，出于臣下之請。」凡公所言，時雖不能盡用，然公論韙之。又上奏曰：「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喪。至我壽皇聖帝，久曠

之典，一朝而復，垂示萬世，永爲成訓。而臣下之禮，未及講求，人主衰服于上，人臣吉服于下，識者猶以爲憾。夫衰裳不可服勤，易月之後，群臣雖權宜易服，然以紅紫爲飾，無異于平時，亦太薄矣。臣以爲群臣燕居，皆當去紅紫而服素衣，則猶有哀戚之意。」詔令臺諫議之，皆稱公所建請，雖未純于古，亦足以扶持衰俗，補助名教，于是施行之。時上自稱疾眩，朝野洶洶，咸憂變故不測。及皇上嗣位，國喪有主，而後人心始定。六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謂上初臨御，宜講其所先入，歷陳持心守正等凡十事，請退朝之暇，時與大臣坐而論道，或召侍從、臺諫，從容論説，日輪講官二員，便殿賜對。上有事于明堂，公扈從齋宫，俄得氣疾，遂還私第，三日而薨，實九月十有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五，積官至通議大夫，爵崇仁縣伯，食邑七百户，食實封百户。遺奏聞，輟視朝一日，賜賻以銀、絹，贈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仍令江西轉運司措辦喪葬，遂以慶元元年九月己酉，葬公于臨川縣長壽鄉梅坑之原。

娶黄氏，贈秦國夫人；繼室陳氏，贈齊國夫人。子：端立，朝奉郎，通判福州；思，奉議郎，通判潭州；愈，奉議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先公卒；愚，承務郎，監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税。女適朝請郎、直寶文閣、知贛州留元剛。孫：揚祖，通仕郎；嗣祖，承務郎；次象祖；次未名。孫女一人。

公德性寬平，不爲矯激崖異之行，和氣藹如也。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明燭毫末。事親篤孝，周旋無違，而務在養志。擢第而歸，待其親故加厚，欲有請于州縣

者，則堅却之。考論古今，竟日忘倦，或勉以偶儷詩歌之作，則曰：「吾方篤志于致君澤民事業，奚以是瑣瑣者爲哉？」九江守潘侯慈明，以公高科，不欲煩公吏事，公曰：「食其食，怠其事可乎？職所當親，恪共不懈。」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公曰：「亦當先論其心，學術正而才不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則不正，才雖過人，非真才也。」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免喪之後，遲遲其行，既入都，未嘗干進止，欲從吏部選。尚書鄭公丙，力以館學薦之。趙忠定公，時爲天官貳卿，語公曰：「前任既再考矣，自陳可改秩。」公謝不敢，始登班列，薦紳歸重，期以公輔，京畿聲望益偉。太學院沈君焕，勁正不阿，聞風欣慕，嘗稱公虚己中立，以受一路之善士；洎登禁林，

直道讜言，氣壓群枉。其攝事省闥也，直暫焉耳。陳源之與内祠，姜特立之趣召，皆駁奏其姦命，寢而後止。其領憲部也，常良孫以貪墨敗，念其祖安民之忠，獨申救之，止竄遠地。君子以是知公之論事，悉由中出，去惡如去草，善善及子孫，皆當于人心者如此。皇上履位之初，尊禮舊學，延登樞府，固將倚之爲腹心也。是非邪正之辨，必能歷歷爲上陳之。上信公語，凡所升黜，允協公論，豈後來若是之紛紛者哉！昊天不弔，人傑淪喪，國勢岌岌者十有二年。然則公之存没，固安危理亂之所關也。公之居家，嚴而不猛，和而不流，中外井井，悉有條理。爵尊禄厚，而自奉甚約。先太師之薨也，諸弟猶未立，延師教之，迄于有成。又擇賢士以歸其妹，始以明堂恩，官介弟默。公薨之後，復以

遺恩，奏勳、壎二弟，從公之治命也。戒諸子曰：「我奮身白屋，自致于此，受知三朝，捐糜難報，可無愧于俯仰，惟盡言無隱爾。爾曹勉之，益謹趨向，益勤問學，居官當廉，居家當儉，臨大事當仗節死義。以是立身，以是報國，則人皆謂我有子矣。」平生論著，有奏議若干卷，《書》、《春秋》、《孟子》講義合若干卷，制詞若干卷，《鑑古録》若干卷，雜著若干卷，《聞見録》若干卷。開禧二年，以子陞朝，加贈特進。嘉定三年，贈開府儀同三司。六年，贈少傅。八年，贈太保。公之相祀明堂也，實爲禮儀、頓遞二使，所賜金器，可兼得之。病革矣，家人陳列于前，公顧見之。命辭其一，臨死生之變，凝然不亂，可敬也夫。始某尉江陰，公爲常平使者，推轂于朝，遂爲知己。公薨既久，易名之請，因循至今。諸子以知公本末莫詳于某，俾狀其行，庸以求謚焉，力辭不獲，敬書以授之，謹狀。

絜齋集卷十二

絜齋集卷十三

宋　袁燮　撰

行　狀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黄公行狀

公諱度，字文叔，系出建寧之浦城，後徙婺之金華，今家于紹興之新昌，六世墳墓在焉。曾大父諱巽，大父諱惠之，考諱仁静，皆以賢德著稱于鄉黨。大父事母至孝，考純厚而曠達，晚益超悟，欣然有得。止齋陳舍人傅良，聞其語而異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公生七年而喪母，祖母太孺人俞氏親拊育之，始就學，聰警過人，長尤卓犖。慨然有傑出流輩、興起門户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人，其師秘書郎張淵以爲似曾南豐。隆興之元，擢進士第，寖歷清貫，迄位常伯，累封親爲朝奉大夫，命服金紫，贈中奉大夫，妣沈氏、潘氏，俱贈碩人。繇白屋起家，赫然震耀，爲東州右族。語人物堪重任者，僉言屬公，非志操逸群，豈能成就如此之偉哉？公初以左迪功郎爲温州瑞安縣尉，邑瀕海，潮壞民田，築塘以捍之，河行其中，蓋永嘉瑞安大河之支别也。有勢力者，圍塘外塗地爲田，而穴塘引河以溉，民譁然不平。公攝邑事，命窒之。穴者復請增置斗門，以水平爲準，溢則啓，否則閉，均及塘内外田。參政王公之望爲郡，檄公相視。公言：「惟石岡、月井二處依山，其下有石，置

斗門便；他土皆浮虛，不可立斗門。斗門既少，所洩幾何，圍田灌溉不足，將不顧水平而穴塘如故，塘日穿漏，則無以障海矣，窒之便。」王公初疑其説，徐悟，乃從之。邑逋緡三千疋，俾公督焉，期以三日，請竟一月，許之。乃閲版簿，責一最甚者，械之獄，得其交通黠吏，竄易簿書之姦，而告之曰：「輸所負，釋汝。」且許吏得自言。由是輸者日至，未半月得十之五，請蠲其餘，毋竭澤。王公悦，又從之。歲大疫，挾醫巡問，人給之藥，而嚴巫覡誑惑之禁，全活者衆。海寇縱横，朝旨督捕，親獲之，而歸其功于一時共事掌土兵者。止齋聞其賢，欣慕之，一日來見，未及通謁，望其氣貌，迎謂曰：「君非陳君舉耶？」笑曰：「然。」于是定交，若素相友善者。侍郎蔡公幼學，止齋之高弟，而齒末也，少于公十有六歲，器重其人，不以輩行爲間，秩滿，延止齋家塾，侍郎從之，交情益厚焉。乾道六年，循左從政郎張秘書官于朝，數爲虞丞相言公之賢，將用之，以議事不合而止。差充處州州學教授，未至，丁繼母憂。

淳熙三年，差分教隆興，尋兩易平江府府學教授。吴地雖繁會，而教養疎略，士風不競，公首葺二齋，擇有志者居焉，弦誦有程，講説不勌，或延之坐上，或親至其肄業處，爲談經理，設疑叩之，各述所見，爲之折衷，日有開益，來者滋多，增葺而容之。比終任，所葺殆遍，吴中士子始深于義理之學，經公指授，皆爲善士。十二年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值歲亢旱，日視諸鄉高下，察其得雨早晚，博諮于衆，具得其詳。州縣每以八月聽民訴旱，及按視之，刈穫已竟，不可復考。公請于郡，先一

月受詞，不旬日，即遣官巡行。又以素所聞者參驗之，于是蠲放皆實。時孝宗在御，留意民瘼。樞密羅公點爲常平使者，手書問公所以爲旱備。公言：「救荒無出勸分，米價翔踴，誰不愛惜，中產力薄，何暇及人？所以皆不樂從，名勸而實强之。今雖旱甚，而下鄉猶有熟者。願假常平錢五萬緡，糴米三萬石。自冬徂春，米貴已甚，糶如糴價，非甚勿糶，以充常平，無科擾之害，而有賑卹之實，民獲其利，而官無所虧。」羅公難之。公乃悉召富人，酌其資力，動以誠意，勉其推己及人。至興發，則又量地遠近，爲糶先後，多寡勞逸，均平無頗。是歲勸分所糶，及獻助所給，凡爲米三萬二千石，給居三之一，減價于市亦三之一。公每病數十年來，州縣救災，類不滿人意。精思方略，至忘寢食，經畫精詳，綱目具舉，侵欺乞取之弊，革之殆盡。旱之始作也，亟使人籍生齒以上，合濟糶之數，又擇鄉豪寄居，及向來考覈之不實者，許釐正，既詳且密，而後縣官考焉；又不實，則罰之。其隄防曲盡如此，同僚猶有疑其僥倖者，公命取其籍，令受粟者自誦其家之丁壯老弱男女歲數，無一不合，疑者乃服。患差役之多訟，因舊法而變通之：坊郭户充役于某都，而別都增産者，不許輒改；鄉村户自狹徙寬者，役于新處，則狹鄉常有役户不偏聚于寬鄉。又保正、保長，以通差爲便，或都内無以充保長，則選于曾充保正者；及充保正，則理往日催科之勞，以足今役月日，務通人情。既以告羅公，遂自行之。爲政三年，大得邑人之心。

十六年，光宗嗣位。九月有旨，令赴

都堂審察。十月，監登聞鼓院。紹熙二年五月，除國子監主簿。面對言：「自古人君莫不因所遭之時，而觀天下之動。今以東南凋瘵之民，奉王業于一隅，事體日開，國力遂屈，宴安江沱，崇飾華靡，風俗日以浮薄，士大夫日以偷惰，中原土宇淪于强敵，祖宗陵寢隔在異域，歲月既久，讎恥寖忘，此陛下所遭之時也。而爲治三年未有端緒，朝夕所行，不過乎中外除目，州縣期會而已，豈大有爲之事業哉！臣願乘時赫然昭明聖志，以示天下。使小大之臣各展所長，以應陛下之所爲。」其二言：「生民之力弊于兵，天下之勢屈于兵，故本朝二百餘年，雖全盛如慶曆、嘉祐，有司猶患財力之不給。自駐蹕江南，版圖僅存天下三之一，而財賦之入，過于熙、豐，兵費居十之六。高宗偃兵息民，而無休養之功；孝宗恭儉節用，而無富庶之效。朝廷朝夕講求裕民之政，而無名科斂不可蠲減，茶鹽榷酤日求增羨，皆兵之爲也。必欲救天下之患，使稍循古制，莫若復唐府兵。府兵廢已數百年，固未易遽復；天下募兵幾五六十萬，亦豈易遽罷？莫若修復屯田以漸圖之。自今募兵有闕勿補，收其衣糧，稍給屯兵，授之田，復其税，教以耕戰，以二十年功力爲之，募兵老死且盡，而吾之府衛立矣。」其三言：「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廣記備言爲體，觀者每患其繁。乞選命諸儒節録以進。蓋藝祖入京師，市不易肆，平五强國，盡收天下生殺予奪之權，其神謨聖略至宏遠也。仁宗天覆地載四十二年，其仁澤在人心至深厚也。神宗厲精爲治，整齊法度，爲子孫萬世之業，其立綱陳紀至精密也。自王師既平河東，遂征

燕、薊，而邊疆始擾；自東封西祀，用度寖廣，而財計日屈；自紹聖至崇寧，小人傾君子，而國勢遂移；自宣和至靖康，金人乘中國，而國勢益弱。凡此皆繫治忽盛衰，當知其所以然者，深求列聖之迹，精察義理之會，則操縱取舍，皆有楷模矣。」上深然之。公又乞令侍從講讀官反覆議論治忽所繫。上曰：「讀書須與人激揚，義理乃見。」遂取《長編》于國子監，又取諸祕書省，令經筵節録，上始聞養兵之費，嗟嘆良久，令條具屯田府兵之便。公申述十二篇上之，又言：「國家向來强盛，垂百五十六年，古所未有；一旦兵革之禍，亦古所無；皆非偶然者。惟陛下留神考察，明于祖宗立國之大意，體統既正，庶事何患不理？」

三年七月，遷國子監丞。上久不朝重華宫，遇過宫日輒報免。一日，將恭請兩宫，置酒慈福，至日中而輟。又一日，將詣重華，有司奉車，宰執、侍從扈蹕，衛兵巡徼，日曛而竟不出。公上疏諫曰：「陛下之事壽皇，猶嘉王之事陛下也。嘉王日當朝謁，忽無故歷時而不朝，陛下能不怪其然乎？不朝既久，忽欲趍赴朝參，班定而不果入；又欲置酒宫中，席設而復不至。陛下能無怒乎？陛下勿謂『事親盡情而止，何恤人言』！人子晨昏定省，本不可一日離左右。獨以異宫之故，車駕不可數出，姑定爲一月四朝；其將朝也，固宜中宵而興，雞鳴而出，幸于一覩慈顔，少侍飲膳。今乃至四五十日闕焉不朝，愛敬之誠，于何而見？而曰『能盡其情』可乎？」其開導明切如此。

四年八月，除監察御史。首論：「御史之官，天子之耳目也，自古爲重，至本朝尤

重。危言鯁論，無日無之；直節英風，至今凜凜。所以二百年間，無内姦，無外亂。近者臺諫不得其職，乃至于踰月而不見，連章累牘入而不報。昔祖宗本患中書之重，能壅天下之事情，故設臺諫之官，糾中書之闕失。今欲自行聖意，盡遏言官，有如姦臣以濟己私，彈擊不從，論列不聽，則謗議萃于陛下，而姦利歸于中書，主權寖移，私黨寖盛，而朝廷輕矣。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之所甚憂也。故首爲陛下言之。」會壽皇服藥，上闕于侍疾。公言：「壽皇聖性嚴重，父子之間，未免責善，然本出于親愛。陛下自爲諸王時，恭敬祗恪，至今猶然，此乃孝敬之德。兩宮本無疑阻，直恐姦邪之流，不識事體，交亂其間，遂致太嚴而不相接，太憚而不敢親。陛下誠能入侍左右，嘗藥視膳，共爲子職，則前日蘊蓄不通之情，不俟終日而盡解矣。」時有旨，殿帥將兵三千人，教閱禁中。公奏：「近者星變，其占爲兵。乞寢此舉，以應天戒。」不報，公遂言：「道有本末，事有先後，無非事也，而莫大于事親，莫嚴于事天。臣所以懇切言之，而迂愚無取，不足以感寤，遂使陛下有不用臺諫之名。臣不敢久居此職，求一外任。」再疏不許，尋罷内教。公以會慶節甚近，慮上復不出，乃建調護之請，願先遣宰執至重華宮，具言：「陛下思慕之意，壽皇聖情渙然冰釋，然後躬率百官奉觴上壽，則兩宮交歡，天下慶幸。」上乃諭葛邲等如公言。時諫官已有攻邲者矣，邲私謂其客曰：「上調護之語，未必誠然。」公遂劾奏：「邲敢肆詆誣，謂陛下爲不誠，原其情狀，得非與群小之交亂者相表裏乎？邲陰結此輩，事皆有

迹，若不亟去，姦朋相應，聖心愈疑，則過宫未有日。」又曰：「今太白熒惑失次，黑祲亘天，衡嶽山摧，劍門峰墜，行都地震，有聲如雷，皆變異之大者。推其日月，實當邲獨相之時。望速罷免，以答天意。」時臺諫交疏論邲，無慮數十。邲雖屢乞罷政，而未能決去。公謂：「本朝故事，大臣被劾，雖人主恩意隆盛，終不敢留。邲陰有附託，將要陛下以逐言者，紀綱所係，利害非輕，惟特發英斷，去之勿疑。」邲由是罷。蜀吴氏世領興州，積威難制，屯兵皆在劍閣之外，歲自嘉瀘諸州泝流漕粟以餉之，率用錢萬五千而致一斛，民力大困。是歲挺死。公奏：「乞合利州爲一路，置安撫使于興元，使盡護諸將，平居則兵權散主，緩急則專責統帥，成都、梓潼，相爲唇齒，謂之東西川。今宿兵劍北，東西川蕩然空虚，宜稍徙興州興元之兵于劍南以實之，使足制劍北，罷成都制置爲安撫，與潼川安撫皆兼節制之任。兵屯既分，歲減餽運三之一，則蜀民稍蘇矣。」

五年正月，公又言：「聞有旨趣吴曦赴闕。曦，饒于財，來必大納賄求襲挺位。挺之歿也，朝廷可收數十年寖失之權，若又授曦，非二十年不可復取。乞下臣前疏與大臣議之，如猝難盡行，則速置興州都統，漸分兵柄。」上與公往復議論良久，乃從其言，以張詔爲之，而興利置帥，無敢任責。後曦竟領興州，尋以蜀叛。于是咸伏公先見之明。公嘗因對進《仁皇從諫録》，且言：「仁宗以朝政付中書，而公論在臺諫，故大臣不敢行其私，而政事罔或不理。陛下温恭寬厚，兼覆天下，有仁宗之仁。事無鉅細，責成二府，而臺諫切直之言，靡

不嘉納，仁宗致治之要，亦既得之矣。然直雖不拒，而忠亦未能盡從，朝綱寖弛，主勢遂孤，宜防其漸。伏惟鑒觀此録，體之于身，其如仁宗者，益勉之；不如者務去之。參之于事，合于慶曆、嘉祐者，增益之；不合者亟更之。則聖德日新，庶政日美矣。」時監司守臣案發贓吏，朝廷罕所施行。公奏：「藝祖患贓吏侵漁百姓，故明法以禁之，世寖承平，尚恩用寬，始有貸死免刺之比。然藝祖之法，未嘗一日廢。今跡狀著見，而典憲不施，遂使姦貪無所忌憚，甚者邪險相傾，劾詞交上。臣以爲皆當鞫治，究見其實。」是歲江浙饑，詔給寧國府米五萬石、信州三萬石，充賑糶。公以爲：「兩郡歉甚，民間枵然，豈復有錢可糴？乞直作濟散。太平、池、饒、衢州、廣德軍、諸暨、嵊縣，皆以饑告，而未聞興發，宜亟選朝士忠信可倚者，巡視江浙，考察官吏奉行荒政能否勤惰，具以名聞。如一郡中有一二縣旱甚，一縣中有一二鄉旱甚，皆許撥樁積米，以朝命濟之。」又言：「一二年間，國勢搖動，今茲不雨，安危存亡繫焉。陛下既不自憂懼，而二三大臣，又不爲陛下憂懼，不知誰當任此責者？昔周成王時，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悔悟，天雨反風，歲則大熟。乃知天人相與，止在目前。若陛下下詔罪己，大臣格王正事，必能感召和氣，盈尺之雨，可銷萬憂。」既而有詔禱雨，是夜風雨暴至，頃之而止。公言：「天道甚邇，本易感通，而所以未能滂霈者，由陛下未極憂畏之誠耳。夫隆父子之恩，正彝倫之叙；宴飲佚遊，務從稀簡；緇黃伶優，盡令止絶。節冗費以裕民力，惜名器以重天位，皆應天之

實也，願陛下力行之。」時内侍楊舜卿、陳源、林億年離間兩宫，臺諫同班奏事，論列其罪，上目公。公言：「群小闇于義理，不獨逢迎陛下，意皆有所蓄藏。源、億年舊嘗不得志于壽皇，而舜卿爲之謀主，❶此三人者，今日之禍根也。臣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人人皆議聖德，惟陛下加察。」因力陳本朝宦官之禍，覆轍在前，不可不戒。上曰：「壽皇自有左右親信之人。」公曰：「豈非離間者耶？」上曰：「然公言所謂離間者，親見其事耶？抑得諸傳聞耶？若得于傳聞，豈可不審？」是日，上意幾悟。後數日，公又言：「唐肅宗謂李輔國曰：『上皇慈仁，豈應有此？』輔國曰：『上皇固無此，其如群小何！』輔國不自以爲蔽惑肅宗，而反謂高力士輩讒間明皇。」肅宗不悟己之左右爲姦，而反疑明皇之左右離間，蓋爲舜卿輩發此論也。先是公連疏乞歸養，不許。諫既不行，復言：「以孝事君則忠，臣親年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借己爲諭，冀以感悟上心也。仍報不允，乃御筆也。時上于臺諫論事，少所省閲。公因辰州蠻猺之擾，劾奏守臣林洪，乞罷之，隨即報可。簡眷非不厚，而調護兩宫，不無扞格，公深愧焉。遂出修門，申省乞罷言職，諭使仍舊，奏：「本朝故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當去。臣惜道義過于寵禄，畏公論過于刑誅，理難復入。」壽皇升遐，上久未執喪，公言：「陛下與壽皇生死永隔，孝養無及矣。宜即詣殯宫，擗踴哭泣，悔過念咎，猶足以盡送終之禮。」不

❶「主」，四庫本作「士」。

報。今天子受禪，始奉詔復入。時浙西、淮南苦旱，浙東被水。公言：「淳熙丁未歲，江浙大饑，四方奏請，朝上夕報，發廩捐賦，無請不從，計朝廷所發不過三四十萬石，安能盡給？而所爲不至于流徙者，心知天子之憂軫下民，足以憑藉，故寧忍饑就死，不敢自棄，分多均寡，以俟歲熟而已。今陛下初即大位，有仁聖之德，而未及著見，必將于是發之。乞下三省，檢照諸路所申全傷之處，下户夏税，並與倚閣；已輸者，理爲來歲之數。秋苗亟爲檢放。令諸路常平司，會計錢米，以待賑濟；出内帑數百萬緡，以行初政之仁。天下聞之，孰不鼓舞？與其他小小施惠，殊不侔矣。不然，四方習知壽皇故事，妄謂朝廷恤民之政，不逮乾道、淳熙間，爲聖德累大矣。」八月，論鎮江守馬大同，以苛刻著；平江守雷潨，以縱弛聞。皆不可推行賑濟德意，劾奏罷之。丞相留公頗賢此二人，聞之不悦。樞密羅公，舊嘗偕諸司以公爲薦，既執政，乞避之，上不許。丞相請許之，除兩浙漕。命既出，覆奏更之，除公右正言。先是憲聖因光宗御筆有倦勤之語，欲命上履帝位，大臣揣知其意而不能自達，以知閤門事韓侂胄，后族之姻也，密令奏禀。侂胄遂自以爲功，邀求節鉞，留丞相抑之。丞相去國，侂胄知公嘗因論奏不合，意公必擠之，公語同列曰：「留公已去，擠之易耳。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自是亦不樂公矣，出入宫禁，弄權植黨，有陵駕當世心。公憂之，九月，具疏將乞對。侂胄微聞之，遽請御筆除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一再申省力辭，其二云：「祖宗朝，人主雖獨斷于上，而天下事必由中書。

小事則進熟狀，大事則議定稟旨而行，未嘗直以御筆裁處。崇、觀間，蔡京當國，始挾主威以制天下，凡所施行，必請御筆，可爲深戒。近者臺諫給舍，屢有更易，中書無所參預，御筆寖多，事勢烜赫，實駭觀聽。因欲三兩日間求對清光，論奏其事。俄有平江之命，復以御筆行之。某雖有列于朝，未嘗得望威顔。而兩旬之間，既驟用之，忽遽捨之，恐非明主待士大夫之體。借曰『繁劇之地，不可闕守』，亦宜謀諸大臣，選擇以往，遽輟諫官，誰實使之？止緣排故相者，未快其心，冀某爲助。某方顧惜大體，不欲推波助瀾，遂忤其意，以至于此。大藩華職，誰不欲之？顧不由于中書，而由于近習，義所未安，謹不敢受。」丞相趙公見之，袖而入，言于上曰：「黄某再辭平江，乞垂睿覽。」置諸坐側而退。公歸志已決，固請養親，許之，詔以所除職，主管沖佑觀。十月，起知婺州。

慶元元年五月，知蘭溪縣張元弼以贓得罪，言者以是咎公，降直徽猷閣，罷。二年七月，復領舊祠，因任者三，權臣素嚴憚之，故終其身不復敢加詆，公亦不爲所怵。

嘉泰二年，復直顯謨閣，知泉州，以親老辭，進寶文閣，奉祠如故。舊嘗買地于會稽之東郭，本玄真子故宅，鑿池築堂，榜曰「遂初」，環以名花修竹；深衣幅巾，挾策吟嘯，陶然自適，故學者咸稱「遂初先生」。又愛上虞之小江，風景秀美，前對東山，多王謝遺迹，康樂山居在焉。買山其間，歲自故廬一再至東郭，往來必憩焉，累日而後反，又自號「小江釣侶」。海内人士仰公名節，僉曰：「他日群陰衰熄，正人復用，公其首也。」咸屬望焉。

開禧元年，丁中奉公憂。三年十一月，韓侂胄誅。

嘉定元年正月，有旨召公赴行在，公以疾辭；又以年過七十，乞致仕，皆不許。入對，首論：「天下之勢，貴静而惡動。國家二十年間，變故迭興，災孽屢作，兵革暴起，旱蝗相繼，權臣内訌，驕將外叛，皆非安静之勢，幾跌而遽起，頻危而復安，天心之孚佑至矣。願益尊有德，聽哲謀以定國論，酌古今，合内外以正大體，止事端，重名器以息人心，賤貨賄，斥奢淫以美風俗，存名義，察理勢以應敵情，表循良，去苛暴，以固民志。君懋其德，臣務其業，上下儆戒，日謹一日，庶幾群動盡息，俟天命之休復。」又言：「陛下即位之始，首擢臣爲諫官，未一月忤韓侂胄而罷，今十五年矣。臣實病不能朝，念往者未嘗得望穆清之光，故扶拽此來。」上曰：「卿去國久，得復至此，相與扶持，甚善。」公奏：「陛下居嘉邸時，黄裳爲翊善，彭龜年爲直講。臣嘗言于先帝，乞爲陛下置講讀、記友等官。左右前後，不厭正人之多。先帝未及施行。今東宫既建，願考本朝典故，精擇方正博聞之士，自師傅至于中書舍人，皆使備官。臣聞陛下龍飛，裳、龜年翊贊之功爲多，必能記憶。」上曰：「然，皆賢人也，可惜皆已致仕。」公曰：「二人若在，今日復覩天日清明，必朝夕在陛下左右。」上首肯。公又言：「本朝給舍、臺諫，慶曆、元祐時，實賴其力。始變于熙、豐，再變于崇、觀，三變于紹興。至于侂胄，假彈擊以惑主聽，託繳駁以益邦誣，則流風餘俗，靡有遺者。今更新大化，扶植忠賢，願知慶曆、元祐之所以得，熙、豐、崇、觀之所以失。」上

嘉納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初，王師北伐，取泗州，既而棄之，拔其民南徙。漣水人李全，與其孥來歸，賜名孝忠。既復議和，敵約歸濠梁三關，求佐胄首，且欲得李全與其家及泗人之在本朝者。公言于廟堂，謂：「今之議者，動稱國勢方弱，難與敵争。竊以爲天子無失德，諸賢相維持，轉弱爲强，夫豈無術？誠使合義理，順人心，酬應無不當，則氣勢恢張，雖弱必强；違義理，逆人心，酬應失其節，則氣勢銷沮，雖强必弱。甲申議和，唐、鄧、海、泗皆以還敵，則今日關要濠、梁，自應歸我，不足爲恩；函侂胄首，古無是事；李全決不可殺；泗人決不可還。」時廟議已定，莫能用也。自去歲之冬，至今年春夏，不雨，間有之，亦不通洽。四月癸巳有旨，幸太一宫、明慶寺禱雨，是日雨作。越二日，雷雨交作，乘輿既出，雨傾如注。公上奏，稱述感格之美，因以爲戒。謂：「雨雖通濟，已爲後時。螟蝗翅長，漸能飛動。若天心孚祐國家，則有反風起禾、螽蝗相食故事，變化亦不爲難。惟陛下常盡此心，恭承天意而已。不然，當此大壞極弊之後，旱憂過于敵國，蝗患深于寇攘，《雲漢》之詩，所謂『大命近止』，非細故也。」六月，除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陞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公入謝，奏稱：「江南立國且八十年，始以金人内侵，兵孥不解，故竭東南民力以應軍須，至于今日，民窮甚矣。願因天子恭儉之美，當敵國休息之際，取八十年暴賦横斂而寬減之。異時淮甸屯兵，常欲自耕，患豪占者衆而無其地。今因流民遺業，檢覈得實，斯可耕矣。巴蜀餉軍，常苦道遠。

今乘吴氏之敗，而行臣前所陳分兵之策，斯不遠矣。此皆已至之機，不可失也。昔高宗渡江，兵不滿二千。今合吴、蜀之兵三十萬，而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又三十萬。中産之户，十養一兵，以六百萬户養六十萬兵，國安得不蹙？若減兵五萬，爲錢五百萬緡；減兵十萬，爲錢千萬緡。則賦斂之重，皆可漸省。内帑之別供，朝廷之封樁，不靳而時出之，則茶鹽酒税取贏已甚者，亦可漸減。民寬則國富，非府藏偏聚之謂也。古者有戰兵，有守兵，戰兵之數甚少。藝祖選天下精兵，教于殿庭，張瓊將之，萬人而止。夫不務精而務多，不蒐不練，望敵輒奔，前日之事，可爲鑒矣。」上隨語酬應，公遂論本朝專任宰輔得失之效：「仁宗用吕夷簡、杜衍、韓琦，皆專任也。而此三人者，皆賢相，雖專任之，而不敢自專，必引天下之賢人君子，布之朝廷，各任以事。元祐之用司馬光也，亦然。神宗之用王安石，徽宗之用蔡京，亦專任也。安石狃僻自用，故誤神宗。京姦諛蠹國，卒致金人之禍。高宗之任秦檜專矣，而險毒害正，天下多故，高宗收還威柄而後復安。陛下前日用韓侂胄亦專矣，而敗壞天下，至于不可支持；今威柄復還，正與高廟同。高廟末年，宰執常兼任，欲其協和同濟國事而已，願陛下更留聖意。」又曰：「給舍、臺諫，人主自用之，則威權在己；或臣下得而用之，則威權去矣。侂胄所以能奔走，群臣無不附己者，由給舍、臺諫用舍之柄，在其手耳。」上皆然之。銓法，進納人年二十五以上，試中，方許注闕。開禧用兵，誘豪民助邊，許與蔭補同，且免試。公奏：「官自簿尉而上，爲治人而

設，直以錢得之，有虧國體。乞遵用孝宗詔書，惟歉歲出粟賑濟者，聽補官。其銓法並從舊制。」

二年正月，公以疾連疏求去，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上躬御寶墨：「黄某頃居言路，首論權臣，直諒老成，朕方眷用，力求補外，宜有褒陞，可特除寶謨閣待制。」七閩重鎮，在昔率用鉅人，罕親細務。公始至，訟牒千餘，吏請委官屬，不許。隨事裁決，旦及日中而畢，予奪輕重咸當，人情大悦。閩爲士區，公一切待以齊魯之俗，故士大夫益自重，而民亦恥犯法。論者稱舊帥陳正獻公正大有體，公實似之。是歲，江淮洊饑，金陵尤甚，盜發濠楚，朝廷患之。以公威望夙著，十月，進龍圖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行宫留守、江淮制置使。辭不獲命，過闕請對，言：「盜賊固所當急，饑民尤不可緩。若饑民不能全活，則盜賊得以爲資。賑恤之令，所宜速行；興發之請，亦宜速應。國力固不可使屈，民心尤不可使離。與其後而無益于事，孰若早而能全其生。今事勢已亟，米運難待，積粟藏鏹，不可不發。安固民心，使知尊君親上之義；銷弭寇盜，使無扇摇結集之憂。此臣之至願也。」又言：「江淮命使，正欲表裏形勢，州郡奏請，朝廷施行，務在關通，使血脉相應。若所部敢有狃習故態，苟簡輕蔑者，容臣奏劾。」上並從之，錫帶以寵其行。

二年正月，公至建康，僵殍相望，室廬半空，官司科糴，雖稍輸送，未免苛擾，公悉罷之。精思所以救民者，具有成式，面授郡縣官，俾躬其勞。又請于朝，選置官屬，以分董之。誠心惻怛，約束堅明，人皆

樂爲盡力，無敢欺者。窮閻委巷，山巔澗曲，家至而人撫之，病者予藥，亡者瘞焉。異時抄録不親，多所遺落，勺合小惠，僅活朝夕，日日伺之，他業遂廢。公既盡得其實，仍併給之，得以自營，其利始溥，活饑民百六萬八千三百餘人，厥費錢以緡計四十六萬有奇，米以石計九萬五千有奇。流民仰哺于官，布滿僧舍，而來者不絶，又收養之，置場十九，被其惠者滋衆。時商販不通，米價甚貴，雖有主業之家，不免艱食。公命發廩平之，且以帥司招糴鹽鈔下元估三之一，誘致米商；又念賑施、催科，不應並行，錢十五萬九千八百餘緡，米四萬四千五百餘石，並停勿催，尋奏蠲之。比三歲，蠲閣緡錢凡七十萬。郡境西接當塗、横山、鬱山，群盜所聚，私立名字，剽掠行旅。公初至之日，有盜夜却城東，居民列炬嘯呼；越二日，城南盜作亦如之，發于倉猝。觀公設施，或不能制，將肆其毒。公賞厚而信，不日禽之。繼禽横、鬱之盜，誅止渠魁，奏援龔遂渤海故事，宥其黨與，俾復田里。數月之間，民氣和豫，境内清肅，田夫野老相率拜庭下，既立公祠，且家繪其像尊事之。語留都之政者，咸曰：「劉忠肅公之績，今無愧焉。」然公兼制三路，安危休戚，所關尤廣。往時淮甸救荒，非緩不及事，則微而無補，公檄任其責者，面戒之以無蹈前失，推誠衈民，乃克有濟。自是無敢不恪。初，盜發鹽城，郡守欲捕，而帥欲招之，議久不合，賊遂得志。及縣鎮被其虐，帥司始出兵討之，遇賊輒潰，賊愈猖獗。有詔許其自新，惟兇渠不貸。公至，即班布之，且推廣德意，開諭首惡，能束身自歸，當爲奏免誅；若怙終不服，有能

殺之者，與推恩。時主將恃功驕恣，偏校多故群盜，陰與賊通。賊雖約降，實款我師，欲乘官軍之懈，四出爲暴。公乃督厲諸將，以平蕩爲期，用命者厚賞。連戰皆捷，遂分淮西兵戍定遠，以扼其西，又令淮東鹽司募兵，使以生力出戰，給之糧仗，賊氣寖奪，其酋卞整以千人降，而公所布赦令始達。山陽守臣即遣四輩揭大旗入賊巢諭之，渠帥胡海將降，别賊沈剛擁衆襲之，海死，將校得其首以獻，餘黨饑疫，官軍乘之，于是解散。公請于朝，凡良民之爲賊誘脅者，並貸前罪，歸業之後，敢讎殺者，以殺人之罪罪之。分遣官屬撫定揚、楚、泰、高郵、盱眙五郡，歸業者五十二萬八千餘人，給錢三十九萬三千餘緡，米二千七百餘石，瘞遺骸以二萬計。自中興加恩淮甸，寬其租賦，歲下展免之旨，而州縣以財計不充，履畝計粟，謂之「撮課」，朝廷嘗蠲放矣，或欲于不經殘破之地，自行催理，公以爲師旅一興，科敷抑配，均出諸郡，兵氛既解，旱蝗相續，饑民猶未蘇也，又可並緣征求乎？屢言于朝，申明明主美意，且移書屬郡，告戒甚切，以明其決不可復取者。濠楚再創，于墾闢未廣，公尤加意安集，貸以種糧，既復蠲之。比公去鎮，又奏免「撮課」一年，始終保護，惟恐吾民不安其業。初，金陵遵奉朝旨，通明淮甸，鐵錢隱不復見，商旅憚于折閱而不通，細民艱于經營而坐困，公鋭意罷之，乃密察廛市，默計多寡，昭然見其事情，遂發米以糴，而許糴者純用鐵錢，所收略盡。又出銅錢、楮幣易之，未三旬，鐵錢屏迹，銅錢流布，人以爲神。開禧之用兵也，流民奔迸，權臣令部使者，厚賚招募，而與之

約，不征行，不教閱，惟欲扞衛鄉井，事已即散，號雄淮軍，幾十萬人。和好既通，其存者尚衆，改刺武定，分屯淮右者三萬人；又刺忠勇，別屯巢縣者三千人。歲費緡錢四百餘萬，米斛三十餘萬。朝廷憚于重費，深欲縱遣；其人本皆耕農，事定亦思歸。而士大夫疑畏不能決，惟公與廬帥李郎中大東、淮西憲傅郎中誠，協謀定計。又遣官屬博採帥憲及主將之論，密察軍人願歸之情，皆審知之。乃奏請命其將佐以官，使不失職；願歸者人給錢四萬，復役十年；有田者先歸，無田者繼遣；不願歸者，仍隸尺籍。滁陽三軍曰督府、敢勇、效用，亦皆一時招募，其願歸者，併縱遣之。明年，互遣郡丞，撫存賑卹，田里生聚，無失業者。然公不自居其功，力薦帥憲于朝，曰：「臣所以得效尺寸者，實惟大東之條畫明備，誠之議論簡切，臣所據依以從事者也。願賜褒擢。」其推賢遜能如此。

四年正月，詔以職事修舉，進寶謨閣直學士。公篤于仁政，增養濟兩院以安窮民之無告，益南北義阡以葬死者之無歸。大江津渡，薄其征税；繕修舟楫，以利民涉。海舟剽刦，精選偏校，嚴于遏絶，以肅江面；秋苗之輸，無或淹留，乃得自潔，以防侵刻。此皆金陵之美政也。是冬，更定楮令，金陵得新會三百萬。公謂：「楮幣不通，至此極矣，不可以不變。若惟以新券一，易舊券二，人皆能之，恐非朝廷軫念留都之意。」乃遣官僚巡問閭里，諭以朝廷本旨，惟欲便民，使咸曉然無疑。且悉書所藏多寡，許易于官，而示之均；發銅錢，兑如朝旨優潤之數，而示之信。隨苗輸錢，聽以舊會一千五百當新會一千，以優農

民，期令新會散于細民，使得展轉相易，以便裨販，委曲周至，上遵君命，下爲民利者，如恐不及。金陵軍民雜處，舟車輻凑，米麥、薪炭、鮭茗之屬，民間日用所須者，悉資客販。商賈逆知舊會將廢，人所不惜，驟增物價，以術籠之，米麥一旦絶市，舊會無所售，公急救之，發官米三萬石，下舊直之半，許民以舊會赴糴，招米商平其價，而糴于官場，所得舊券，易之以新，大略如前日所以收鐵錢救饑民者。及其他物價，種種裁定，人莫敢增，視舊或反賤，至于今賴之。儀真商旅所萃，山陽屯兵，安豐互市，事關邊徼，敵國所覘，皆以新會給之。由是四境通行，自金陵始，民有訴交易違令者，公詰曰：「汝何自知之？」曰：「吾與之爲契券，算陌折閲。」公曰：「鄉民何知，汝設此陷之？恐喝不從，則訴于官耳。」詞屈，杖之。自是良民謹守新令，而姦猾無敢告訐。迄公之去，鞭背估籍之法，未嘗輒施。公當世儒英，而練達時務，尤詳邊防利害。其論屯田，大略祖鼂錯、何承天、李泌之説，平時藏富于民，緩急各自爲守，練卒務精，不貴其多，則國勢可安，而民力亦裕，非若世之計田斂粟，以求目前之效者。邊郡或以是叩公，公報之曰：「人授田若干，免其租調，自食其力；暇日稍習蹶張，令足自衛。凡田率從官給，舊有私田者，增及其數而畀之，過其數者勿減；丁壯數多，猶有餘力，别給之業，即古所謂餘夫也。擇高燥之地，爲營五六處，每處三百人以上至于千人，室廬聯比，情意親睦，益以桑麻果蓏之區，溝洫布列，廣深如式，以資灌溉，以設險阻，使與城郭相應。營立于内，田周其外，環以

大濠，塞下無復曠土，則田租之入，在官在民，皆足以實邊矣。」時刑寺所下奏案重囚，當論決者十三人。公覆視之，則二人罪狀不著，當貸其死。于是停決，上奏：「『罪疑惟輕』，前聖明訓。本朝著令，殺人無證佐者，皆許奏讞，多得原貸。蓋失不經，不過枉有司之法；而殺不辜，則將爲盛德之累。願從仁聖，丐此二人。」于是俱免。常以牧養之寄，守令爲先，安集之始，尤當注意。故凡有學行者、有材業者、有用違其材而當別任以職者、有績效已著而猶未見省録者，悉以上聞，率如其請，公益以爲己任。人望所歸，推輓不休，每曰：「無報，惟有此耳。」雖識鑒高明，而卑謙自牧，廣咨博訪，擇善而從，以故大得賓僚之助。在金陵三年，日益整暇，則與其屬登覽江山，訪求六朝遺跡，即王逸少、謝安石悠然遐想之地，創治城樓。又以卞驃騎之藏于斯也，闢忠孝堂，棟宇宏傑，景物呈露，遂爲此邦偉觀。晉元帝故有廟，公復新之，以嵇侍中紹，侑坐東房；王丞相導、謝太傅安，配食西房。兩廡繪從祀劉司空琨，至陶彭澤潛，三十有二人。又葺卞祠，嚴像設。劉侍中超，鍾將軍雅並侑，以旌清溪三賢死事之節。作《通史》，倣《春秋》葬劉子例，書謝公卒葬，以表抗温却秦、再安晉室之功，皆所以興起人心，扶助風教也。公雅意巖壑，加以上氣之疾，懷思故鄉，引年之請，至于十上，累詔不允。

五年十月，以禮部尚書兼侍讀召，再辭，詔趨入覲。公論：「藝祖垂子孫萬世之統，一曰純用書生，二曰務惜民力。列聖承之，以爲家法。乃自狂儒盜權，標立名號，斥逐忠良，于是儒生廢放，源流不竭。

願以廣大并包爲心，以長養成就爲事。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其所謂賢，道德之士是也；其所謂能，材藝之士是也。故必以修身善行爲端本，以尊君愛民爲專務，以《詩》、《書》、《易》、《春秋》爲典法，以仁義禮樂爲實用；重廉退，崇節義，抑輕鋭，禁利口。四五年間，庶幾後生小子日就作成，人材輩出。藝祖取民之制，僅使足用，餘散州縣，以蘇凋瘵。建炎用兵，江南、川蜀，增取之數無慮數十。兵既息矣，合還之民。而有司反利之，其不能收拾，委之污吏姦人者不可勝計。願專以休養民力爲本，以撙節冗費爲急，其增取甚者，漸斥還民。」上納其言，仍獎之曰：「江淮清晏，卿之功也。」公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省刑罰，薄税斂，孟子所言『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今日惟寬裕民力，可以祈天永命，此時務之最急者。」故數爲上言之。公之爲制帥也，朝廷將城滁陽，命公考訂。公奏：「淮南自古號爲戰場，其戍守有常處，遼曠空荒之地，不復經理，得間則使人耕作，有急則棄捐而去，不爲久居計。今爲郡十有七，若皆築城郭，則皆當固守。常時論將，不能以一二數，今日安得如是之多乎？況滁陽有古羅城，西南與山寨接，亦足守禦；附城聚落既衆，爲關城以域之，吾守羅城，關城雖虚，賊安敢入？假令攻城，吾引山寨之兵，表裏夾射，賊安得至？其或安坐不攻，吾居山上，視賊動息，日攻而夜擾之，彼亦吾虞，豈能暫安乎？」其言堅確，故未果築。及是，邊郡爭言築城之便，功役繁興。公言于廟堂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案：「惇德」，原本避宋光宗諱作「崇德」，今改從經文。此帝王制中外之上策也。今若增築，江南珠聯棋布，❶非十餘萬兵不可守，形勢易格，事機難周。一城失利，百城皆聳。昔韓欲弊秦，使鄭國獻鑿涇之策，秦人覺之。國曰：『渠成亦秦之利。』乃卒鑿之。今日之築城，安知不爲他國之利乎？」慮之既熟，故持是說不變。上注意方深，天下亦望公得政，而數以病在告。九月七日，入侍經帷，讀明皇開元末用李林甫，斥張九齡事，奏曰：「此唐室治亂之所由分，願陛下退朝之暇，更反復之。」上曰：「朕方賴卿輔佐朝廷。」是晚，疾復作，固乞歸，二請，乃除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辭，改提舉玉隆萬壽宮。比歸會稽，幾月，而病益侵，遂致其仕，除龍圖閣學士。十月己酉，公薨。天下識與不識皆痛惜之。享年七十有六，積階自改秩九遷爲中奉大夫，爵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遺奏聞，贈通奉大夫，❷官其後如格。

公體貌魁碩，德宇凝粹，言動有矩矱。爲兒時，俞夫人命日事大父，或值假寐，則鞠躬端立以俟，久而益謹，人皆異之。俞夫人性嚴，罕當其意者，獨能順適得其歡心。事中奉公左右無違，奉繼母如實生己。雍睦無間言。中奉既飭家事勿復關白，具圖籍，立規畫，井井有條，以授諸弟，有無出入，因不復問。公官中都，中奉時就養焉。性不喜紛華，率未久而去，公心慊焉，不知官達之榮，而以不得朝夕親旁爲恨。直道不容，排斥而歸，杜門屏居，不

❶「棋」，原作「綦」，據四庫本改。
❷「贈」，原作「增」，據四庫本改。

以時不我用爲戚，而以得日侍庭闈爲歡。執杖履，奉尊斝，往來谿山間，愛敬交至。中奉天年考終，公亦年幾七十，執喪哀毀，一遵古制。嘗取《士喪禮》設爲問答，酌其可行者以授子孫。郊恩，先奏，弟廡洎諸弟皆以場屋自進，始命長子以官。睦姻念舊，周卹艱阨，始終不衰。事君如事親，造次不忘。雖家居，聞朝政之美，喜不能寐；否則憂形于色。平生澹泊，一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倦，時時誦習，且手抄之，日有程，雖官事紛沓不廢，自六經百氏、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停蓄充溢，義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昭晰乃已。蚤以經濟自負，當孝宗時，每曰：「吾得一見足矣。」光宗初政，一言契合，所請節録《通鑑長編》，雖講官以爲繁重而止，帝終不忘，屢形聖訓。公感激圖報，耿耿此心，嘗稱古大臣之義，身與宗社同其休戚，不以悻悻取名，誠意日積，自然密移，有格天之功，偉哉言乎！其深于本原之論乎！世之知公者，惟曰：「奏疏鯁切爾！」曰：「敢抗權要爾！」而不知其又有進于此者，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而惟以格心爲急，此大人之事也，而公有志焉，可謂深于本原矣。有《書説》二十卷、《詩説》三十卷、❶《周禮説》五卷，發明精切，有先儒所未及。止齋以《周禮》名家，聞公論鄉遂，所疑頓釋。司馬公《通鑑》，于漢，紀吕后、新莽；于三國，進魏黜蜀；于東晉，用五胡僭號；于唐末，繫五代，心疑焉。更立書法，名《通史編年》，未

❶「三」，四庫本作「二」。

絶筆也，今止四卷。又以三國南北攻守不同，有《歷代邊防》六卷，《藝祖憲監》三卷，《仁皇從諫録》三卷，《奏議》及《雜著》若干卷，《屯田便宜》一卷。既寢疾，自知不起，手書「建宗立佐，所以維持家法」者，告于祖禰而敬藏之。

娶高郵洪氏，淑德令儀，克配君子，先公二十二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邁，登甲辰進士第，授迪功郎、鎮江府司户參軍，踰年卒。章，承奉郎，新提領户部犒酒庫所幹辦公事。遵，貢于鄉而卒。準，修職郎、新鎮江府丹徒縣丞。公之教子，本于躬率，不令而從，皆修謹務學，足世其家。女二人，秘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其壻也。孫男四人：元直，承務郎；元護，元覎，元真。孫女七人。

初，公葬洪碩人于上虞縣葛仙鄉之鳳凰山，嘉定七年八月十日，諸孤將奉公柩以合葬，貽書于某，以行述爲請。某不才，敢當此筆？然受知于公既三紀矣，某亦知公最詳。公之篤學精思，胸中富有，取之不窮，發于事業，煒然可紀；立朝大節，始終無玷。固某之所心服也，尚安敢辭？乃詳著其實，而敬授之，以備太史氏之採擇。謹狀。

絜齋集卷十三

絜齋集卷十四

行狀

秘閣修撰黄公行狀

宋 袁燮 撰

公諱舉，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湜，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强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涣之女。大父諱叔敖，政和中，將漕河朔，疏廉訪使者李滋之姦于朝，黥隸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爲户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尚書常之女；繼室，郎中莘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霦，守袁、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刑猶在，清標勝韻，自然逸群。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

通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執喪，以毁瘠聞。既即吉，哀慕不衰。再閲歲，始以易試銓曹占高等。時户曹闕，筠最近，吉倍之。公應得筠，或言親老且貧，不堪淹久，幸遜我。公與之非雅故，欣然許之，即改注吉。部胥相顧駭曰：「聞有急近次而争者矣，未聞有遜人者。」未上，丁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姦弊總總，郡檄公莅之。始至，吏或密請使令，公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數之曰：「爾謂我不知耶？吾忍而不發，拱手聽所爲，莫敢誰何者。」一日復請，公不欲暴前官之短爾。亟去，無污我。」遂罷遣之。擇願吏，平概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悦。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兼領。公敬長如舊，事必咨焉。宰感悦，歲餘，以憂去。公竟攝之，葺學宫，增弟子員。立程、蔡、吕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1]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爲長利。侍郎孫公逢吉，深歎美之，爲識其事，以諗來者。嘗出見民有空舍，老嫗卧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疑焉。使人問故，嫗曰：「兒賈人，將鬻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卧。」公驚歎曰：「詎有此風耶？」立逮其二子俱來，一窶且瘁；一壯而悍者，賈人也。公曰：「此豈待拷掠而得其情哉？」欲置之法。嫗以天性之愛，祈免甚苦。賈人亦痛自刻責，請後不敢。公因其機而訓飭

[1] 「十」，四庫本作「千」。

之，母子于是不睽。寺簿劉公清之，以比古循吏篤于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于詩以美之。再調汀州連城令，創邑纔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獷戾，一語不相能，即挾刃相向。縣以包鹽爲課，北團悍甚，稍追呼之，群聚發矢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具耳目爲人，而不可以善化者也？」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内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首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包鹽，宜一繩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逮，且率先者賞。」民喜，更相語曰：「今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捍乎？」獨可澄者，實爲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大修學政，增益棟宇，厚給生徒。屬尉薛士穎，以訓導而時時躬勉勵之，視龍泉有加焉。士知向風，始有預計偕者。縣圃有松，老而連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史翊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立祠以奉焉。

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强扶弱以自異。巨室有訟，理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爲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自明，立伸其枉。催科甚寬而信，寬故民力可辦，信故期會不可違，公私兩便，足爲世法。女巫「遊仙夫人」者，誑惑寓公，達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醫，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豈宜淪胥？淫祠不毁，蠹民益甚。」迺杖其人，而盡取其土木偶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

刷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貧尼其歸，儆居郡治之側，吳興士大夫敬之不替。客或過之曰：「爲邑者幸而終更，恨去不速，惡人之厲己也。今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必有道矣。」公曰：「吾滯于此，囊無餘貲耳。豈意得此于苕霅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堂察，尋幹辦諸軍審計司。公之爲邑也，每患民有艱厄，力不能贍。及是面對，首言：「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路有廣惠倉，愛惜生靈，恩深澤厚，薄乎天淵。今州縣煎熬，素無餘羨，金穀出入，悉有成數，其或水旱間作，疫癘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爲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州縣多没人之産，非豪强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欺弊萬端，黠胥納賄，寖成乾没，于公家何補？」謂宜根括諸路，凡未鬻之田，與相繼没入者，別爲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視其鄉斗斛輸租，爲歲災之備；病者有以毉療，死者有以葬埋，責守倅令丞掌之，如常平法。時論韙之。遷軍器監主簿，轉爲丞，又遷司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及鈔，反以法不得部運抑之。公言于長曰：「上官不察，役使下位，彼安敢辭？事幸而集，顧以爲罪可乎？」長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爲申明，使得霑賞。時詔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于今日者，言而不行，行而不力，雖日有總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政治有日新之功，而太平之基立矣。」遷大宗正丞。莅職之日，吏以知宗已施行事，請同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白長官行之，法也。憎不

知何事，而苟焉書之，可乎？」曰：「例如此爾。」公曰：「審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丞爲？」吏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攝司封郎官。朝旨委糴米三十萬，經畫有方，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言：「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者。」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事，陛辭，乞取百司省記條付敕令所删修，可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毋存此名以惠姦吏。上可之。既至官，建請僧牒五百，易緡錢四十萬，糴米十七萬有奇，以備歉歲。謂：「義倉所儲，不應混于省倉。則爲甲乙歷，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别貯之，毋得侵用。」謂：「浙右鹽本不足，貰于亭户，商人輸錢而後償之。平居無以自給，私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鹽場闕官，法許兼攝，勞無賞，虧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日月推賞與正員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請斷諸港以絶私販，朝廷施行之。公言：「浙西支流甚衆，小人競利，朝禁暮撤，私鬻未戢，而日治撤防之罪，祇益其擾。」命工圖寫曲折，力爲廟堂言之，乃止。役法不均，民多嚚訟。公諭令丞，實具物力高下，參以歇役久近，聚廳定差。後有訴不當而果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創居養院，以處孤老廢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歲，召爲郎中，入見，乞增減鹽額，其説曰：「鹽課之虧，由未明變通之法而已。因産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不善？然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産有增損之殊，官守一定之額，故有增于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于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額易足，鹽雖有

餘，官難强買，往往以私自售；高者其額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亦有罪，等罪爾，孰若私販之爲利？官課闕失，職此之由。且以浙西言之，臨安、巖門、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腰、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豈受賞者皆能吏，而被罰者皆庸才？地之所産，今昔不同，而法之變通，或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路提監司，取各場歲帳，就與推排，十五年内皆增，取其中數，立爲定額；十五年内皆虧，念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爲均一。臣又嘗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無課額不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遷吏部郎中。有以鬻爵得官，援十二年減舉，主改秩者，吏得所欲，請與之。公曰：「是別有條，欲減舉員，倍其年可也。」其精明類此。

除樞密院檢詳。踰月，兼都承旨。時邊事繁興，盜權者欲引公自助，公不然之，遂大與忤。密院施行，皆由吏出。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求去，以爲右司郎中，尋將指江壖賑濟流徙。至金陵，閱寺觀中僵尸枕籍，存者僅有餘息，而來者纍纍未已。公蹙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固《河北救災議》可行也。」先是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公與留守徐侍郎誼計之，曰：「是以勺水救涸轍，可濡頃刻，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給。」徐公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日給之，彼終日纔仰此爲哺，所及微矣；併與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樞丘公崇赴鎮，公迎謂之曰：「紓一旦之急，將命者

之責，還定安集之政，在制閫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寓，促膝語甚久，公因勸以收集潰卒等事。丘公然之。使還，屬時更化，朝論知公植立之正，仍爲宰椽。嘗白當路：「四方奏報稽留，何以責稟令者？今輦下死囚俟報，或幾年不下，況遠方乎？」于是以公兼左司。公念省司繁重，日力不逮，率以清夜，端居静室，秉燭炷香，躬閲獄案，默禱之曰：「若有冤，當使我心目豁然，盡得其情。」至操擬筆，則又曰：「汝當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閲之，猶幸其可生也。至事干名教，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饋羹，夫未及食，他人索之，婦不敢言，竟以此斃。獄上，以無意于殺，得不死。公曰：「此人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兹不可赦之大者。」卒論殺之。遷大府少卿。未浹旬，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金始修好，以爲接伴使。舊例，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考故實，講求典禮。時迺初使，且趨行甚急，或謂：「公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傾囊中齎易鐵錢分給之。北使踰淮以錫燕撤樂，疑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北使值國諱日，猶不預宴，況于國卹，重輕較然，尚何疑乎？」北使矍然聽命，遂伴至京口，道千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亨者，遮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爲言，公曰：「適輿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爲此也，承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軼于南

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語，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敢預聞，朝廷盡索北人，發還已竟，假有存者，拘轄必嚴，詎容輒出，其非俘掠明甚。國信必欲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後可。」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然，歸以爲驗。公令述其事付之，詞約指明，聞者自屈，廟堂加敬愛焉。有武臣自陳求路鈐者，閱其資歷，雖已更數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考。公曰：「此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兵鈐可遽得耶？」亟令赴部注合入闕。錢塘富人錢氏子詣省，援例乞書填叔父輸粟軍前所給綾紙。同列將從之，公不許，曰：「是有可疑。」他人爲請甚力，卒不許。後一時授官者，例以僞獲罪，而是子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判官，尋陞副。愛惜財物，一不輕用，惟救民病、卹死喪無所靳。嘗因護客見挽綷者，踣冰雪中，深念之，及是應辦，爲置絮衲，別給雨具，而厚與之糧。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毯挽路，人不知泥滑之苦。金使見亦嗟嘆。遷大府卿，寺事多隸版曹，惟和劑局專領。往時藥物取諸雜買場，不即與直，商人憚與官市，故藥多闕；闕而求之，其價輒倍。公乃命場吏，有以藥售者，亟齎錢楮與偕來，吾面給之。商人麕至，率得平直。廟堂喜曰：「使居官者，皆如黃卿之爲，何事不辦？」每歲頒藥，兩總所至局，如中都官吏供億，徒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鬻之，歸其直于局，朝廷從之。太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久頹毁，公建議勿葺，而徙諸韓氏故居。又遷和劑局與外府鄰，以便檢覈焉。輪對稱：「今兵革重費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于治財。而財所

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力，豈可復困？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省，則在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莒，莒以城惡而潰。比者維揚、襄陽城守不可犯，全椒、儀真蹂踐于金，可以爲鑒。故修城爲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大費，非今所堪。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今黥卒布天下，用以修築，毋責成于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施行之。公屢請補外，朝廷雖黽勉聽去，而猶未許。就闕，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趣之就道，加祕閣修撰以寵之。

北方俶擾，使不時至，浮言扇動，富商有束擔理柂而他之者。公迺治圃修橋，示以閒暇，而内謹防範，人情按堵。隆冬冰淮，千夫撞之，僅能移篙。公因巡歷疏決。有爲人誣愬，而反繫其父子者；有誣以私販，没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踰年不決者，人人閱實。又相視築滁陽城，遂感寒疾，及還治所，楮令方新，民間閉市，公猶力疾慰安閭巷，出鐵錢收舊券，發倉實平糴價，列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病深矣。嘉定四年正月十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請郎。淮人老幼出涕，元夕，舉市無鼓吹聲，連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又奠于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于心者矣。

宜人徐氏，朝請大夫鄴之女。子三人：塄，迪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崖，將以遺澤補官；坡，先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尉洪慥，先公卒；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燕季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税務王棫。

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于撫州臨川縣天堂之麓。

公資性篤實，用心于内，不汲汲于榮禄。初試吏時，侍郎劉公穎持節江介，諷公達意于帥樞王公藺，同薦其才，公恥自媒而止。後爲列院，參政婁公時爲同舍，見公造請希闊，深愛重焉。及丞戎監，同列有貴家子阿附權要，語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趨。第俛首一見，美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則不可。」觀風浙右之日，有蘇師孟者，夤緣師旦補官，占一卒，養私馬于官廄。公曰：「是敢爾耶？」没入之，黥其黨親爲吏而犯法者。師旦雖含怒，公弗顧也。方群陰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愧。名流以是推之，每謂：「公若不限以科第，豈容我輩獨在臺閣？」公曰：「假令某以科第進，亦必不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于平進，澹然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勉之，深感其言，服膺無斁，謂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内，而官不過員郎，位不過著作。今吾德業未充，而禄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篤志力學，毋更求過人于侈靡，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强。枉尺直尋，徒喪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大概若此。尤隆于友愛，兄將之官夷陵，未至而没于荆南。子幼，喪不能歸。公馳赴之，經大澤中，迷失道，間關久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而去。」瀕于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復走數百里，從親舊假貸，諸公多其誼，争餽之。躬護旅櫬，挈其家而歸。既畢窀穸，餘助昏嫁。

族黨姻戚急難之際，鰥寡孤獨之家，分俸給之，有捐數百金者。家藏山谷與族弟靖民判官帖，謂：「吾儕所以衣冠而仕者，豈己力哉！皆高曾以來積累所致，沖和之氣，偶在此一支爾，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鬣墳，未嘗不愧汗也。」常誦斯語而敬行之。又摘「沖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堂。攻愧參政樓公記之，生平不治産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直千金，傾橐而償之，對客卷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又樂與名勝燕集，不計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典衣。」公曰：「此子善形容我者。」家藏書萬餘卷，縱觀博採，苟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自成一家。大字尤奇壯，東宮欲見之，書《中庸》、《大學》以獻。既覽之喜，錫賚良厚。其所稱舉，皆當世佳士。中書舍人陳公希點，嘗稱仁和丞老成練達，爲求表薦，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攘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貳其心哉！」卒如初諾。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會立大廷中，紳綏屬目，嘗于夢寐中與神人問答，皆達生語。其少也，夢游大官府，丹碧晃耀，與塵世殊，金書「淮南」二大字，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護客維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歎曰：「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驅馳王事，乃兆于四十年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簀，是豈真有數耶？年不配德，飛不盡翰，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頃充員樞屬，公爲檢正，率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契此心。後官

臨川，二子護喪還里，追念疇昔，令人賈涕。二子屬狀其行，顧惟荒陋未敢許。葬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遺書，具公行己、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爲請，乃爲之櫽括而敬授之，于以求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通判沈公行狀

曾祖，開，故不仕。妣，趙氏。

祖，子霖，惠州博羅主簿。妣，應氏。

父，銖，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母，太孺人孫氏。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之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君，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進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静專，未嘗騖于末習。既冠成人，尤奮勵自强，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群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二。明年，監補第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

爲不可及者。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諗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聞者悚惕，因君以交諸賢，五六年間，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君唱之。

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❶益講學不倦。自以資禀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于寢室之壁，日省觀焉。嬰兒之慕，不忘其初，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君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榘矱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悦服，師道益尊。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史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鐍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閲視，宰必關尉，尉必

❶「里」，原作「理」，據四庫本改。

請于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録，時淳熙八年春也。自成均造士，寖失古意，官其間者，率皆安静養名，少所設施，賓接有時，物情頗隔。君始至，則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遂欲整齊宿弊，稍修教養法，士争歸之，而長官始不樂矣。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于試，拔其尤者，使職于學。君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君持議如初。會考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俟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君居官匪懈，以風切其餘，忌者滋多，君介然自若。或謂君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君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爲訕己，相與媒孽，其言紛紛，御史惑焉。遂論君與長官争議，非安静者，宜少抑之，養其器業，異時拔用未晚。君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叙别而出，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有旨補外，得高郵教官闕。明年，丁簽判公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君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案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

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于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帥去官，君亦辭修奉。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按堵。是歲旱荒，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賑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户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娼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且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已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該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家故清貧，敝廬數間，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曰：「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

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禄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口不言貧。不知君者，雖謂之不貧可也。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間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姝，恩意隆洽，略無少間。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其稱甚美，乃請于鄉老、鄉大夫，爲之表倡，二公欣然意合，果于集事，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苦，告諭諄諄，誠意孚格，樂助者甚衆。未幾，得田數百畝，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核其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有餘益市膏腴，愈久愈多，其惠愈博，鄉人義之，咸曰：「此無窮利也。」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别，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嘆。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配楊氏祔焉。

楊氏有賢行，順于舅姑，和于娣姒叔妹，而相夫子以禮，甚柔而正，時有規切語。君每謂之良友。卒于淳熙己亥之歲，君深悼之。擇可爲繼室者，難其人。吏部郎中豐公誼，清敏之孫，能世其家者，故與君相知深，曰：「吾長女可配君子。」遂以歸之。子男四：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次許嫁吕喬年，餘幼。自君之没，朋友親故哭之皆慟，四方賢士大夫，

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

考其平生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凛然清風，震聳頹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焉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争，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温，毅而弘者，殆庶幾乎？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史籍傳記，採取至約，後與東萊吕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之藴，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

諸孤將求銘以詒之無窮，故爲之敘述其本末，雖無能發明，要摭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惟當世篤論君子擇焉。謹狀。

絜齋集卷十四

絜齋集卷十五

宋　袁燮　撰

行　狀

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

君諱潁，字洪卿。其先吴興人，後徙明，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阜，故迪功郎、容州户曹參軍。祖，諱孚，故左奉議郎。父，孝全，累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先是君之曾伯祖希，始以儒學決科起家，時則有若户曹公，實繼其後。户曹勇于爲義，喜周人急，尤篤于宗族，創必慶堂于城南，延碩師，聚族子弟就學，涵濡薰炙，彬彬可觀。時則有若奉議公，及其從兄持，持之從弟大任，相先後擢進士科，而姚氏遂爲鄞著姓。奉議篤學力行，以古人爲的，嘗與秦丞相之弟，俱游成均，有合堂同席之好。秦公當國，緣是以進，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再調和州録事參軍，即致其事，官止通籍，時人高之。大夫公克遵家教，培養益深。時則有若校書君，對策大廷，獨冠多士，而姚氏益著。沿流溯源，殆非偶然者。君資性警敏，十歲，屬辭已工，試于鄉校，郡博士疑非己作，更題以驗之，操筆立成。師事屯田鄭公鍔，苦心刻意，種積累年，詞採絢發，且有典則矣。校官相繼皆名流，復親炙焉。又求同志之士，相與講磨，參考古今，詳于興亡理亂、是非得失之迹，下至曲

藝小説，多所採獲。又思馳騖不止，安所歸宿，大書《論語》一編，朝夕誦味之；且取伊洛諸儒言論之精要者，叢爲巨帙，探索其旨，理融心通，德與藝俱日進。

淳熙四年秋，浙漕高選。明年春，南宫奏名，范公成大領貢舉，見君筆力雄豪，亟稱之。奉大對集英殿，于是孝宗皇帝臨御十有七年矣，渴聞嘉言以臻極治，君首言：「《中庸》、《大學》，治道根柢。爲天下國家之要，在于九經；正心修身之效，見于治國平天下。本末内外，相爲貫通。世固有好是書者，乃謂緒餘土苴，不足以盡道，舉而歸諸希夷曠蕩，不可容聲之境，言不適用，人主疑焉，故功利權術之説得出而乘之。」又言：「秦王衡石程書，天下病其苛；漢宣帝用刑餘，任法律，而政治淪于雜；光武奪三公之權，事歸臺閣，而東漢之規模淺狹；唐太宗兼行將相事，而有好大喜功之病；德宗强明自任，而韋渠牟、李齊運、裴延齡之流，得肆其姦。臣願陛下握其道揆，毋以多事自弊；操執綱領，俾群臣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又曰：「力，一則强，分則弱。聖人治天下，惟于先務用其力，而末節俱不暇講。藝祖皇帝肇造之初，一統之號，却而不受，惟諸國是圖，始得蜀，而黜王全斌，所以爲江南計也；始下江南，而惜使相于曹彬，所以爲太原計也。澤潞之役，趙逢扈從，憚太行之險，止于懷州，以墜馬辭，則貶逐加焉，所以懲避事也。自奉極于儉約，而用兵之費，獨無所靳；惜諸國之帑藏，裒歲用之贏餘，將以收山後諸郡，易敵人之首也。藝祖惟用力不分，是以征伐四出，莫不如意。今天下最大患者，金人未殄，中原未復爾。惟陛下通藝

祖創業之法，而經營之，則必有道矣。」又曰：「中國有以自立，而後外域可圖。今士大夫安于苟簡，和議一成，則以言爲諱。烽火不接于江淮，羽檄不馳于荆蜀，則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怠惰之風成，而勤恪寡；畏懦之習勝，而勇氣消。無能奮身爲國家當大事者。臣以爲當今之務，必內有以作士大夫之氣，而外有以伺敵人之隙。蓋女真之悍，不可以力勝，而可以計取。漢高帝之取項籍，不在于垓下之合圍，而在于陳平之反間。彼其權臣擅政，骨肉相殘，一動于蕭牆之變，吾投其機而間之，則攻取易爲力。武帝百戰而不能滅匈奴，不乘其隙也。其後匈奴擾，五單于争立，宣帝推亡固存，一投其隙，而呼韓款塞，元帝亦因以斬郅支，皆乘其隙也。臣願陛下爲先定之計，以待敵人之隙。」又曰：「樊噲欲以十萬衆横行匈奴，其氣非不壯，而見誚于季布；晁錯爲景帝削七國之地，其志非不鋭，而見愚于揚雄；高后不用噲言，而天下免于瘡痍之禍；景帝惟用錯計，而七國之變幾至于不支。」凡此皆深謀遠慮，切于當時，非獨書生無用之語，故表而出之，對者四百餘人。有司奏君策第三，天子覽而異之，擢爲第一。年二十有九，君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温飽，可但區區詫郄枝。」蓋用王沂公語也，聞者壯之。時遠人有獻馴象者，上因思不寶遠物之戒，書《旅獒》一篇賜君等。故事，例給墨本，今奎畫獨藏君家，敻無前比，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上以君策論北人事宜，戒毋鏤版，而亟欲試以民事，詔與添差。君言：「員外置官，朝廷所以優朝

士，厚宗戚，吾不可以冒此寵。」力辭，上嘉歎許之。魏惠憲王，方鎮四明，以是邦未有魁天下者，欲榮其歸，使以盛禮逆之。君不事表暴，扁舟抵故廬，人無知者。祖妣孺人史氏，太師魏公之姑也。君始唱第，魏公再相，以親故頓首稱謝，王魯公信知其然，曰：「是足爲吾壻矣。」明年，魯公拜樞密使，竟因魏公以其女妻君，他日因奏事及之。上曰「姚某策中用趙逢事極當」，其簡記如此。

七年，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當世鉅儒也，一見契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雖丐祠之請，亦不至廟堂。」君韙其言，亟以書白魯公，具道之，且曰：「是當力言于上，使以達宦榮其親，甚于里居之樂其親也。」鄭公既去，繼之者治尚嚴切，催科峻甚。君言：「郡之嚴切什一，縣且什五，吏胥並緣，輾轉滋甚，民何所措手足。」懇切規諷，守感其誠，不以爲忤。歲大旱，勸之疎決，寬其期會，蠲其無所從出者。歡聲載路，甘雨響答，邦人深德之。

八年五月，召對，論治道體要，其略曰：「舉其偏則弊自除，反其本則利自興。出于彼，必入于此，如翻覆手爾。是故獻諛者斥，則忠讜至；利口者擯，則真賢出。議興大獄、請用嚴刑者抑，則寬政可舉；巧于聚斂、以羨餘求媚者黜，則民力可蘇。嚴侵牟之禁，則兵力强；杜債帥之門，則將材奮。俗吏不爲公卿，則詩書道顯；近習不預國議，則恩威柄專。苟且者不容，則任職者厲；恬退者褒擢，則奔競者消。欺罔是懲，孰不務實；黨偏是戒，孰不趨中。」若此類合十八條，皆抑揚取舍，判然黑白，

彰明較著之論，而歸諸人主心術。讀未竟，玉音琅然曰：「道理當如是。」論常平之儲，久且紅腐，請嚴以新易陳之令。義倉賑濟，遠者難及，欲復鄉爲義廪之法。又論守令不可數易，盍委監司舉郡守，郡守舉縣令，有公平通敏、慈惠廉潔者，遷其官而久任之，則進取無滯，才志獲伸矣。上悉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吏襲故迹，雌黄數字，請復書之，以是爲供職。君不可，曰：「吾當自親之。」或有舛訛，無不是正。時方重館閣之選，以居要地者甚衆，四方承風，致饋啓緘，易銜以反之，時論服其清德。會魯公當軸，引親嫌，求外補。參政周益公欲以郡處之，固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曰：「宰執子弟所爲不得官州縣者，慮他人覬望，道不行也，胥其可乎？」强之而後受。館中諸賢惜是別也，相與祖餞于西山園亭，用「風流半刺史，清絶校書郎」分韻賦詩。

九年，轉宣教郎。君蚤以儒英，萬言正對，結知明主，中秘校讎，最爲清切。簪筆特橐之列，要不難致，顧丞藩郡，塗轍稍迂，若心所不快，有不屑爲者。既至官，夙夜恪共，職業所關，纖芥不苟，有所剖析，明見毫末，而不自矜衒。密啓郡將，惟所施行。吴江二豪，訟久不決，部使者知君通明，以是委之。君揣其情，必持縣短長，有掣其肘之故，檄令逮之。不報，趣之，果以豪强未易追逮爲言。君詰之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也，正欲制此曹爾。此而不懲，焉用州縣？」卒窮竟其事，闔郡悚服。張公杓之領常平也，嘗護使客，夜分抵館舍，君偶在告，攝事官不集。張公怒，將劾之。懼而求救，君不許，恚恨而去。

徐爲申理，事竟得釋，而斯人不知也。

十年秋，旱甚，齋戒祈禱，心形俱疲，由是得疾，疾且革，語家人，以二親之養不伸，君父之恩未報，爲終身恨。十月甲戌，卒于官舍，享年三十有四。二子：元特，纔四歲；元哲，二歲。一女，三歲。家貧，喪不能歸。魯公自遣其子護之還鄉。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陽堂鄉延壽山之原。

始君處庠序，莊肅自持，寡笑與言，一飲一食，亦無所苟。非意相干，未嘗輕慍，人皆樂其可親。有戲狎者，正色以裁之，又可敬也。識者知其爲遠大器。事大父母、父母，皆謹甚。大父母終，過于哀戚。大夫公性剛，委曲周旋，求所以悦之；或有愠怒，屏氣以立，不敢輒退，引咎刻責，至于自撾。母宜人楊氏，病疽，焚香敬禱，願以身代，俄而疾瘳，友愛亦甚篤。既壻王氏，其季夤緣補官。又捐奩資以嫁其妹。凡所以順適親意者，無不用其極。該郊祀恩，以君曾任館職，二親俱封，人皆榮之，而君志未足也。每謂立身行道，無忝古人，始足以顯其親焉。才華之富，傾動流輩，而榮進之念，曾不汲汲，其言曰：「退後一步，其味愈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安于所遇而已。」間服深衣，以迂名齋，此豈隨俗苟求，皇皇于利欲者哉？跂慕前修，必取其中正不偏者，于當世人物，心焉惓惓，疏三十餘人，勸魯公急用之。宰相無他職業，進賢而已矣，以天下人才爲天下用，君子衆多，則小人不能勝，此前輩規模也。君之賜第也，今建康留守葉公實爲第二，後復同官吴門，契好日深。時士大夫各從其類，有黨同伐異之風，君深病之，調和其間，不立畛域。既與葉公定交，又併

葉公之友，爲魯公言之，所以消融植黨之私，恢張吾道之公也。天假之年，此志獲伸，天下異同之論，將泯然不見其迹，豈復有後來若是之紛紛哉！此君子所以爲斯世惜也。孺人用魯公恩封，其寡也，年二十三爾，守柏舟之節，摇者萬端，確不可奪。不惟天資之美，亦足以驗君操行篤實，刑于家人者如此。生理蕭條，清苦已甚，依倚外氏，撫教孤幼，至于成立。元特，以魯公遺恩爲迪功郎、新饒州安仁縣主簿。近例，掄魁澤不及後者，特旨官之。元哲，由此受命爲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主簿。兄弟修謹嗜學，振起門户，將有望焉。皆娶舅氏女。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長孫也。孫男女各二人。君雙親垂白，見其後裔如此，寧不自慰。而君垂没之言，不及終養，銜恨無窮者，亦足以釋然于泉下矣。

君没二十年，二子將求銘于當世鉅公，而屬某狀其行，其請勤勤。懷我亡友，見其後昆，心焉悲惻，其敢有愛于言乎？雖然，某老矣，學殖既落，無能發明，實德懿行，將晦而不彰，是則有罪。躊躇久之，而二子之請不已，遂强爲之，詞雖不工，要非溢美。嗚呼！其摭實也夫，其可信也夫！謹狀。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公行狀

曾祖，宗旦，左監門衛大將軍。

祖，瑀，武功大夫、昭慶軍承宣使。

父，康年，武功大夫、集慶承宣

使。

公諱湛，字瑩中，泰州成紀人也。七世祖贇，左神武將軍，生仁俊、左金吾衛上將軍。仁俊生正言、太傅、左金吾衛大將軍。自曾祖而下三世，又皆以忠勤任職，名績班班，前後相望，于是馮氏之門益大。公山西將種，姿貌偉傑，膂力絶人。嘗從集慶公履危橋，偶隕深澗，即躍入，抱持以出，時人美其孝，壯其決，而知他日必能捐軀犯難，以功名著見于世。自《吴越春秋》及他書傳，多所涉獵，材氣磊落，不從蔭補，期于自奮。舅劉公錫、錡兄弟皆中興名將，深奇愛之，教以兵機將略，敏悟英發，益自負有掃清關洛之志。順昌之役，錡以孤軍大破烏珠精兵二十萬。公時在兵間，身先士卒，陷陣却敵，由是以驍勇顯。烏珠再攻淮西，公復從錡于炎山、青溪、柘皋戰，比有功，錡加器重。初以親嫌，止授二資。及是，又進一資。田師中總兵武昌，公從之數年，既久從陳敏討賊于虔、汀、梅、循、潮、惠間，齊述據虔以叛，諸軍十旬弗克。敏募敢死士先登，公首應焉，擐重甲，手二劍，率其徒三十六人，冒矢石，登雲梯，死者相屬，公亦重傷，勇氣彌厲，賊不能拒，師從之，遂入其郛。以功進一資，賞不酬勞，敏以爲言，陞馬軍第五將，公益爲盡力，深入瘴鄉，平何白旗等七十餘族，俘酋豪黄大老、謝二化輩，六郡以清。會召敏還，工部海船至明之定海，統制范榮請爲將佐。

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有長驅之志，蹂我淮甸，且欲以舟由海道襲我。詔公措置山東，借補忠翊郎、權破敵軍統領，率兵八百人、海船二十艘，與浙保總管李

寶俱，中流颶風，漂溺過半。冬十月，遂與寶入海州。金遣尚書蘇保衡、孟都統及母弟阿瓦，率舟千餘，泊膠西，衆十餘萬；别以萬人道新橋，趨海州。公請先擊之，以挫其鋒。寶許諾，即勒兵四百五十人，及左翼軍李寶、魏勝所統千三百人，結陳而行，至新橋，與金五千人遇，力戰克之。夜半還城，密與寶謀：「我師新至，幸而捷，敵必益兵而來，何以禦之？且彼舟得風，將出港入海，破滅未有期也。不如奉詔登舟，用我所長，攻其無備，可以得志。」寶然之。詰朝偕行，次于石臼關，趙王世隆、趙友來降，友言膠西敵舟兵數甚悉。公請以三舟爲先鋒，友爲鄉導，尋至唐島，望敵舟，率五十爲陳，甚衆而整，有張五蓋危坐舟中者，友以蘇保衡告，計獨剪滅此，則其餘不攻皆破。而天時方寒，風不自南，何以前進？焚香禱之，須臾，南風盛猛，波濤洶湧，戰艦乘之，縱横若神，敵相顧駭愕。俄有七星黑旗，褐裘衷甲，駕巨船，率鋭卒而至者，矢發如雨，友復以阿瓦告。公挾一矢斃之，奪其金牌，獲百尺船，敵人膽喪。迺諭：「以國威信，汝曹中原遺民，宜早自拔，不者兵船四集，善惡不分矣。」衆投戈請命。公即躍入番船，以刀擁千户張賡、邢諤、韓宗愈，及大漢軍百五十餘人來。即其船實薪草，沃以膏油，乘風熾火，縱之北岸，延及餘船，烟焰漲天，敵兵驚潰，溺死者甚衆，時二十七日也。晡時，寶方至，火猶熾燔。爇林木殆盡，半月不滅，尋以所俘獲詣寶賀，寶嫉其功，恚曰：「何賀？」公曰：「以烏合之衆，破强敵十餘萬，節旄且至，何得不賀？」寶將執之，公曰：「某之功，主將之功也，取舍惟命，敢有他

望？」即脱身舟中，寶慍未已，戮舟人以逞。公不敢懟，愈益自力，聞金餘燼復群聚，急攻之，舍舟遁，悉焚而行。至牢山，即墨人王彥、于宜，與其父老，請乘兵威，糾合諸州忠義，收復山東，言之再三，公見其誠懇，與之約，不出三日，以萬人至則可。衆踴躍從命，越二日，至者五千餘人，有器甲者强半。公即登岸，部分隊伍，申嚴約束。時敵七寨相望，公以所集忠義兵，區別爲七，各當一寨，躬督所部俱發，言此去即墨纔四十五里。吏失人心，攻之易克，乃使高翔偕進。翔，即墨人，習知山川形勢，勇于立功，即舉兵破縣，擒長吏以獻。忠義士爭歸之，衆至五萬，咸有奮志。公獨念主帥嫉我，不獲乎上，事何由集？不如姑歸，惟其所命。乃授翔方略，攻濟南，爲復故疆之漸，遂引兵還海州。十一月，自海抵明。十二月，獻俘闕下。天子嘉歎其功，賜金帶、銀千兩，官承信郎、護聖馬軍裨將；授李寶節鉞。議者謂敵人瞰江，聞膠西之衂，不勝慚怒，迫諸將速濟，是以及禍，論功行賞，宜以公爲首。朝廷亦具知之。明年，遷公三官，得成忠郎。及公擒李承富五百餘衆，既釋其罪，以隸水軍，遂以公爲統領，而代寶屯江陰，以暴白其功焉。

隆興元年，海寇朱百五聚二千人，左翼督府温、明、福建水軍莫能擒制。丞相舉公討之，使選于水軍及步兵各三百人率之以往。公言于二相：「有都統在，不先白之，將以專輒獲罪。相公獨不記往日事耶？」二相曰：「公第往，吾主之，誰敢不聽？」遂還屯，行有日矣，張子蓋聞之，果大怒。公走丞相府以告，改樞密院水軍統

領，趣使趨海，至黑水洋，交鋒屢捷，擒八百餘人，多勇悍者，釋不殺，請于朝亦以隸水軍，教以擊刺弓矢之技，卒獲其用。遷忠翊郎。詔選精兵二百，戰船一艘，與戚方往濠州，措置邊面，以公爲江淮都督府同統制。將行，點兵，卒長趙頤等四十八人棄甲而逃。公不爲動，益嚴軍律。翼日，召其麾下告之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敵。今欲退避自全，獨不念讎恥之未雪耶？」衆感泣。公曰：「若果忠誠，涅汝面以誓殺女真，而賞汝以銀若絹可乎？」衆樂從，刺者三百人，賞之如約，人無二志。又以所將寡弱，守禦不足，聞符離潰兵聚兩淮間，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輩，往往爲盜，招集之，得五千餘人。有益兵之利，而除寇攘之害。其處事兩全如是。權知濠州，改建康左軍同統制。明年，金犯淮東西。公以兵扼宣化、定山、壙口三渡，説都督府，分遣諸將邀敵歸路，絶其糧道，而縱兵以擊之。三請，督府不從。居無何，敵四騎來，以講和告。公疑焉，索之，得江面圖靴中，請督府誅之，既乃勞遣而還。時諸軍未有鬬志，而三渡兵又弱。公以爲敵情叵測，釋此不誅，彼悉吾虚實，有輕我心。因集軍士臠之，敵人讋服，而督府不悦。凡公爲將，忠于爲國，而不肯苟同者，類如此。師還，爲建康水軍統制，尋添差隆興鈐轄。

乾道初，除環衛宫殿司統領，轉忠訓郎，歷樞密院定海水軍統制。五年，召對，論制敵取勝之法。且言：「自古名將，無非出奇。」上問：「奇兵若何？」對曰：「今海道是也。異時六師順動，臣請以千艘、數萬兵，乘便風，徑指敵巢，糾率豪傑，可以

全勝。」上壯之。于是水軍始隸御前，以萬人、三軍、十將爲額。轉從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御前水軍統制。公復言：「定海之屯，止于備禦。趨山東遼遠，驚濤暗沙之害，出于不測，難以進取。楚之鹽城，密邇海州，信宿可至，請徙屯焉。先爲不可勝以乘可勝之隙。」天子下其議，或以迫近鄰境爲疑。公乃請屯平江之許浦。六年，以公爲御前水軍諸軍統制。詔從其議，立四寨，去鎮三里許，占民田三千五百畝，償以公田。築堤捍海，爲屋萬間，材良工堅，規制恢廣，隱然爲東南巨防，自江入淮，進取爲便，識者韙之。明年，遂遷所部三千人于新寨，益以江陰屯兵爲五千人。又言：「諸州黥徒，類多勇壯，可備軍伍；及海道鬻鹽徒黨盛强，巡尉所不能制者，其人皆熟于舟楫，補以爲兵，誠舟師之利，敢以爲請。」上皆許焉。增三千餘人，而萬人之額，至是庶幾焉。是歲，羊舜韶之衆，攻劫海州上下。舜韶者，羊家寨土豪，始欲取金州縣，既而兵糧俱闕，進退不可，途窮爲寇。公表奏其故，請往招撫。上親灑宸翰，亟以委之。公以百人自隨，乘輕舟，由許浦趨淮口，布宣德意，開示大信。舜韶感服，散遣徒衆復業，與其儕類十八人，束身歸朝，人給錢十萬，仍隸公麾下，超授右武郎。有沮之者，轉武翼大夫，主管崇道觀，起爲浙東兵鈐。自是許浦主帥屢易，皆以不勝任，未幾去，上由是思公。

淳熙二年，召對，除御前副都統制，復領許浦。公治軍一躡故迹，節財用，剔姦蠹，大修戰艦，開梅里河五十里，號令嚴肅，壁壘旗幟復精明。四年，被旨來覲，未及奏事，而怨公者中以危法。先是，錢糧

官陳嘉盜用券錢，公痛懲之，嘉由是怨，其弟時舉訴公不法。公詣闕自言：「朝廷知其枉，抵時舉罪。」而嘉益怨。許浦民俗規利，戰艦之旁，積蘆如山。公以火患爲虞，闢地爲場，以時直買蘆，減價以鬻之，其入稍厚，而規利者皆怨；又築場之處，張氏居焉，雖以公田易之，不免他徙，而張氏亦怨。于是諸怨家合謀，妄謂蘆場邸肆之息，公自私之，謗讟喧然，飛語上聞，大理案驗幾月，索軍中簿書，考財用出入之數，纖悉明白，無己私者。獨以犒軍旅，養忠義，稍出于繩墨之外者一二事，具獄上，天子察公無他，薄其罪，謫居潭州。六年，山賊陳峒起郴，犯道之江華，連破桂陽軍臨武、藍山二縣，剽悍善戰，頗有策畫，據崇山深谷，多施偏駕弩，礧石手砲，又有小盾，皆其長技。大軍屢戰不能克，湖南騷動。安撫使王佐，奏請起公爲兵鈐，統制軍馬，公不可，强而後許，選將兵八百人，躬教習之，士氣振發，軍容鮮明，坐作合變，一如律度。既旬浹，度可用，合土軍、弓手、義兵三千餘人，進至黄沙寨，猶慮所將非素拊循，難于應猝，伏精鋭林莽，以爲之備。峒黨俄集，大呼奔突，我軍幾不支。伏兵發，射峒弟，殺之。賊始却，衆心稍安。乃築室聚糧，爲久駐計，而軍又數驚。公安卧自若，鎮之以静，控險要，覘虚實，凡其根株窟穴、姦謀詭計，無不知之，每出接戰必克。又念雖時時小勝，非出奇無以制敵，益募死士得八百人，名敢死軍，豐犒而旌别之，人人思奮，戰于竹子塘，無不一當百，賊徒摧敗，軍聲大振矣。公謂：「此窮寇，急之則致死，不若以計困之。」乃斂兵閉壘，養威持重，有所擒獲，縱之使去。

曰：「吾渠魁是殲，脅從何爲？汝能誅滅首惡，不惟宥罪，抑有醲賞。」務以是壞散其黨。賊欲戰不得，力罷意沮，且内自相疑，無復固志。于是進兵逼之，五戰五克，遂乘勢欲殄滅之，使劉横、張立、李獻將奇兵三百人，從間道走空岡，焚其積聚巢窟；夏俊、田昇各以兵進擊，而身率敢死等軍，徑抵律頭洞，爲之援兵。始接賊巢，四面火起，糧儲營落，倏忽無餘。我師方壯，賊力不敵，欲退保空岡，則已焚毁，倉猝不知所爲，于是大潰。官軍乘之，横尸蔽野。厥明，餘黨窺覘，欲奪舊巢。軍士度水擊之，自辰至申，賊復大敗，溪流爲赤，擒五百餘人。攀緣險絶，窮追數日，斬峒英州境上，獲三千餘人。賊將大懼，殺副首領李念九降，餘黨悉平。自出師至是兩閲月，迺以前後俘獲，别二十群寨居，廪食一如軍制，聽帥臣處決，未嘗專戮。又于竊發之地，團結諸鄉，自十歲至六十，籍姓名于帥司，給據歸業。官軍所過，秋毫無擾，擒賊將四十六，降二千人。而軍士之殁于陣者，五十七人而止。嗚呼！可謂善用兵也已。叙武功郎，添差潭州兵鈐，改隆興府，又改浙東路鈐。數歲，天子念功不忘，而後盡復故官。數宣宴勞問，出内帑萬緡以賜。十四年，除左衛將軍、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上屢言：「海上之功，旌賞未盡，將悉官其諸子。」公謝不敢。偶殿帥有修奉山陵之役，俾公攝焉。尋爲鎮江軍副都統，天寒，以私錢助給軍士醫藥，或忌而讒之，上雖不信，猶以將帥不和之故，徙公建康。

紹熙改元，轉武節大夫，繼又進一官，主帥卒，攝軍事，蠲軍逋二十萬緡。五年，

改荆鄂副都統制，屯襄陽。今天子嗣位，轉武功大夫。常以爲屯田之地，自古江左重鎮，當今要害處，非訓習士卒，使人人可用，無以待不虞。益修紀律，繕甲兵，習勤戰陣，整齊舟師，常若對敵。威名遠聞，軍民按堵，惟恐公之舍此去也。慶元元年，被召至九江，得旨，奉祠。屬疾，至平江，疾甚，以八月十日終于舊居之正寢，壽七十有一。

娶楊氏，先公十六年卒。次配嚴氏，繼公而亡。俱封宜人。子十一人：栱，忠訓郎、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杞，該公致仕恩；梓，下班祗應殿前司護聖馬軍副將；權，保義郎、江陵府副都統司書寫機宜文字；檜，進義副尉；構，承節郎；槱、柄，俱進義副尉；櫃，以疾未仕；杓，承節郎；楠，早卒。女二人：長適忠翊郎、監内軍庫胡琛；次許嫁忠翊郎趙善禪。孫男八人：燧、焕、燁、❶爌，餘未名。女十四人：長適迪功郎、湖州武康主簿李文鑑；次適保義郎、監福州古田縣商税王惟明；餘未行。諸孤奉公喪東，以其十二月庚申，葬于慶元府奉化縣禽里鄉小海里銅山之原。合楊宜人之墓。

公天資忠亮，明于大義。自金據中原，志雪國恥，慕古忠烈士，論南北形勢甚辯。韓、岳諸公既殁，殊勳駿烈，鮮克有繼。公奮迹行伍，不自菲薄，以前人功業爲不難就，以神州赤縣爲必可復，感慨憤激，一飯不能忘；與夫懷安徇私、志念區區不出一身一家者，何其相萬也！壯歲豪舉，以膽決自喜。在鄂救焚，升屋而墜，躍

❶「燁」，四庫本作「燀」。

身烈焰中，破牖而出。湖口二虎爲暴，行旅患苦，公迹虎所在，伏古祠中，迹其至，刺之洞腹。其勇而義多此類。然寬厚有識度，代李實將屯，不念舊惡，覆護其短。趙濟戰船多壞，不劾其罪，卒與協力修治無闕。軍市所入，費于犒享；豪傑慷慨之士，厚貲給之，多自己出，未嘗少靳。貴要欲求公居第，則堅拒不許，雖賈怨不遑恤。聞軍中一善，獎勵成就，如恐不及；多有起行間，致爵位者。每戰臨敵，必揚聲曰：「爾曹努力，圖報國家。」士皆勇奮。有戰傷者，親爲裹創，傅以良藥，慈愛藹然，撫之如子弟。至其犯軍律，亦不貸也。精于射藝，矢無虚發，著《射譜》行于世。作大字，遒勁有法；兼善行草。詩有佳語。居明之西湖，榜其樓曰「得趣」，軒曰「愛日」，有泉石花竹之勝。然地不越數畝，闤門千指，田止二頃，殆無以贍。或勸以增益，則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襟抱曠夷，不設防畛。見義敢爲，躬不自卹。以故動遭譏謗。然賢士大夫多稱述之。侍從被命舉材堪將帥，而薦公者八人，此足以知公所存矣。某識公久，且與其子栱游，豪爽有志事功，必能世其家者。以行述爲請，辭之不獲，故爲敘其梗概。謹狀。

絜齋集卷十五

絜齋集卷十六

行　狀

宋　袁燮　撰

邊汝實行狀

汝實，慶元邊氏，諱恢，世著籍于鄞。曾大父，諱日章。大父，諱用和。皆不仕。父，承奉郎，諱友誠，無子。子順昌丞諱友聞之子，是爲汝實也。生而穎悟，少小讀書，迥然異常兒。承奉公教之嚴，未嘗令出入閭巷，延師家塾，俾專其習。黄州通判舒君烈，其姊壻也。篤學多聞，相與處

累年，開其端倪，故自年十四五時，已知學問之大略矣。幾冠，就學城南，距家數里，行必歷闤闠，義方益嚴，日使以肩輿往來，奇麗紛華，不役耳目。凡所以培植美質，充養德性，而卒爲善士者，家庭之教也。幼習聲律，長而愈工，論説古今，能達意所欲言，辭採俊麗，自律愈謹，篤厚而詳慎。痛母楊氏蚤喪，事承奉公不少懈，處宗族鄉黨甚敬以和，不自矜衒，不與乖忤，而人望其德容，無敢侮之。太學，俊秀所萃，師儒多當時選。汝實年二十二補諸生，念講學之機不可失也，剗心求益，甚于飢渴，師無不傾，盡日夜磨切，智識愈明。舍選較錙銖，嚴梯級，得者實艱。汝實安義命，不汲汲，獨以所能，屢戰摧堅，卒預其選，以故聲名日出，領袖一齋，謹守繩約。諸生有請于監中規免費者，汝實不許，曰：「學

校久例，何可越也？」監官以臺察意風之，汝實曰：「即如是，吾去其職爾。」終莫之奪，其守正如此。

登紹熙元年進士甲科。時太上皇龍飛策士，汝實廷對數千言，其略曰：「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不忠也；不知其君可以興堯舜之道者，不智也。堯舜之治，必可興于今日；堯舜之道，皆已具于聖心。知陛下所以垂問者，悉聖心所形，則不必他求矣。臣觀自昔人主，始初清明勤于政治者，固亦無間于聖人之心，而明者卒昏，勤者卒怠，何哉？雖有是心而不能自知，則亦不能自信爾。今陛下有堯舜之聖心，而形于政治，未如其心，盍亦反而求之乎？心所是者行之，心所疑者去之，高明光大，其則不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聖明，堯舜之道已具于聖心乎？」辭意婉切，指陳時政，具有本末，識者韙之。授鎮江軍節度推官。始，汝實嘗受教于金谿陸公，有所啓發，對策之語，蓋得于講切者。擢第而歸，不以所學爲足，覃思經籍，探其精粹，名物度數，靡不研究，孜孜于司馬氏《通鑑》，考理亂興亡之迹，而推其是非得失之原；諸子百氏，亦掇其要。蓋其志大，故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得者豐。凡其充于身，行于家者，皆由是得之。先是，承奉公齊家有法，閨門肅雍，表儀鄉社。汝實敬承其意，端楽䉶，嚴限制，翦浮末，培本實，家政益修焉。承奉公年踰八十，恩封疊至，命服光華，邦人以爲寵。汝實婉容愉色，左右無違，合親賓，惠窮乏，觀意所欲，而敬行之，庭闈欣懽，人無間言。承奉公歿，執喪哀甚，寢不離次，飲食

不御酒肉，顔色慘悴，體若不勝衣，猶以奪于家務，哀敬不純爲恨。將及大祥，而汝實亦病矣。平居謹肅自持，雖病不改其度。有問之者，拱揖致敬，語言酬對自若，惟以除祔不時爲憂。氣息寖微，猶能自力飭家人具祭，索衰服加諸身，如對几筵。妻孥以其疾甚，哭不出聲。汝實曰：「焉有喪祭而不哀者。」命之哭，蓋訖事之翼日而卒，實慶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八。娶李氏。子三人：長及次皆蚤亡；幼子之元，汝實卒後亦亡。一女亦夭。以從子之深爲後。三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縣之桃源鄉石橋嶼之原。

自古道不明，淺局之士，梏于資禀，趣向之偏，剛者忤物，柔者順從。言理者遺事，博覽者溺心，德厚者短于才，才勝者涼于德，偏而不反，患莫大焉。汝實天資甚粹，濟以剛；學甚要，輔以博；才甚俊，養以德，蓋不安于偏。而求至于大全，其志詎可量哉？狀貌頽然，語若不出諸口，而其中奮發，勇于自立，以古人爲則，以禮經爲據，事關名教，毫髮必計。見其砥礪節行，自奮于功業者，心深敬之。喜讀兵書，曰：「知兵固儒者事。」祖宗立國規模，講之必精；宣和、靖康渡江中興本末，訪求惟恐弗獲。充其心，固將有所建立，光明于時。終身力學，僅收一第，未及設施，而師友稱道其賢，咸曰：「是篤實不欺，堪爲世用者。」聞其歿，無不痛惜之。嗚呼！可貴也已。葬有日，其叔父以某交親最久，熟其平生爲人，俾狀其行，不敢辭。汝實，初字汝度，某嘗爲言：「子之名，廣大之謂也，大而不實，焉用之，盍配以實乎？」汝實唯唯，遂易今字云。謹狀。

先公行狀代

先兄諱文，字質甫，姓袁氏，明之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諱轂。曾祖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祖妣，恭人石氏。考，承事郎，諱坰。妣，夫人林氏。先君從大父守隨，無子，禱于大洪之神，夜夢神告曰：「與而二子。」是生先兄及章。先兄資禀尤厚，少小聰警，讀書數過成誦，詩語驚人。先君深器異之，爲擇賢師，敬待以禮，日偵視顔色，幾微不悦，痛自刻責，豈其拂之，何乃若是？苟悦矣，而後釋然。里士大夫咸謂：「袁公教子，可以爲法。」而先兄亦曰：「吾父教我如是，不自植立，何以爲子？」蚤夜孜孜，苦心刻意，求所以承親志者，手抄口誦，不知飢渴寒暑。于是里士大夫曰：「袁氏有子，其門不墜矣！」成童以能賦稱。既冠，覃思經學，尤深于《書》，考質非一師，久久通貫，得古聖賢意。勇于爲善，而恬于進取。甫踰壯歲，厭舉子業，而讀書益勤不懈，一書精熟，始更他書，几間未嘗有二書，此前輩讀書法也。爲人亮直，中無留藏，人與家人言，出與鄰里鄉黨言，是是非非，率由中出；凡世間面譽背毁，機巧鈎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能否、長幼，必以誠敬，恂恂卑謙，若無尺寸可稱者；醇醲之氣，藹然見于面目，即其貌，聽其言，知其爲故家遺俗也。中年，益務沈晦，徜徉里閭，無歆羨富貴之心。有園數畝，稍植花竹，日涉成趣，性不喜奢靡，居處服用率簡樸。然頗喜古圖畫、器玩，環列左右，前輩

諸公遺墨，尤所珍愛，時時展對，想見其人雅尚清致，俗塵不到胸次，猶以是爲累。

晚歲泊然，平生所好，視之若無，圃亦茀不治，獨好書之意彌篤，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觀書作字，一如少時。平旦即起，日抄書數千字，端勁有力，自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説，奥編隱帙，多所記覽；好觀歷朝故事，既録其大者，又掇拾其小者，爲《名賢碎事餘》三十卷，字百餘萬，皆手所自抄也，無惰筆。雜著一編，目曰《甕牖閒評》，凡制度之沿革，事物之原本，傳記之訛舛，風俗之變遷，先世之模範，與古今之善可法、惡可戒者，咸在。每以爲高明之士，糠粃小學，非所以通類格物，故其讀書，雖以大體爲本，而節目纖悉，亦必精研，于方言、聲韻、字書之學尤精。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概以韻語，往往多合。由是以觀，昔人銘詩酹辭之屬，音韻若不諧者，悉皆有本，非苟作也。字書流傳，久益失真，雖六經不免。博考參訂，務歸于是，偏旁點畫，毫釐不遺。榜所居小齋曰「卧雪」，自號「逸叟」，人皆戚戚，我獨恬愉。至其憂深思遠，時亦愀然不樂。其行己兢惕，其處心慈祥，其于鰥寡孤獨貧不自勝者，哀矜惻怛，如己疾痛。宗族有窘于財者，力雖不及，獨屬念不忘。諸孫滿前，撫愛均一，無有厚薄；童僕有過，不加譴責，勞則佚之，病則藥之，撫之如一體；仁不嗜殺，所全活飛潛之類，不可勝數。惟不肯治産業爲後日計，或諷以稍立基址者，油然笑曰：「人自不達爾，德則不勝，多藏何爲？吾以清德傳家，其爲基址不既多乎？」訓誨諸子，小有不善，必怒之曰：「汝曹不自努力，其若門户何？」諸子

所友賢士，必加敬禮。每曰：「吾不特敬其人，而其人之父兄，吾亦加敬焉。」謂學問之要，惟精惟專，恐分其志，未嘗累以俗務；至于世間榮辱得喪，謂有命焉，不爲欣戚。以故諸子遂其初志，學者不求速成，而仕者安于義命，蓋家庭義方之教使然。紹熙之元，先兄春秋七十有二矣，鬚髮鬒黑，神明不衰。親友咸以福壽未艾爲慶。而先兄獨自疑我筋力不逮往時，何以能久？及秋，果屬疾，自謂必不起，若前知者，區處家務，稱物平施，語言不亂，氣度自若，視聽益精明。屬其子燮曰：「吾《甕牖》一書，盍寶藏之？」鼻息漫微，有所咳唾，猶不以污衽席，倐然而往，無怛化意，八月八日也。無親疎近遠皆痛惜之。娶戴氏。子男五人：長曰覺，鄉貢進士，篤學守正，後學多從之游，與先兄偕抱病，病且革，聞先兄歿，不勝悲痛，質明而殂；次曰燮，登進士第，儒林郎、新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次曰藻；次幼亡；次曰檟，兩貢于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次未行。孫男七人，女八人。諸孤將以三年正月丙午，葬先兄于縣之陽堂鄉穆公山之原。

惟四明袁氏，自我曾祖以儒學辭藻起家，名振一時，歷事四朝，直道寡合，卒老一州。先大父復以名節自勵，嘗守東陽，以法誅蔡氏黨親曹宗，觸京怒，得罪，時論韙之，而誌墓者有所諱忌，軼其事。先君孝友温恭，與物無競，里中稱爲長者。至于先兄，又以强學好善，有聞于鄉，君子謂家聲不殞焉。初，東坡蘇公守杭州，我曾大父實佐之，志同道合，倡酬篇什甚衆，流風遺韻，被于後昆。先兄尚友前修，歌詩

字畫，必自蘇氏，編録本末尤詳，此其風味淵源所自來者耶？ 諸孤以先兄言行，惟手足之愛，知之爲詳，涕泣有請，章與先兄少而共學，同歷艱難，友愛甚篤。 後章游太學，塵下第，隨牒州縣，惟先兄之訓不敢忘，今其永訣，痛徹肺肝，尚忍言之哉？ 雖然，本末之不録，則無以乞銘于當世君子，是没其美也而可乎？ 因勉强綴緝以授諸孤，用求銘焉，當必有能發揮潛德者。謹狀。

叔父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狀

君諱方，字誠之，慶元鄞人。 曾祖，諱轂，左朝奉大夫。 祖，諱煇，文林郎。 考，諱圻，自光禄以博學高識顯名，袁氏始大。至于皇考，端慤靖深，一毫不妄取，杜門隱約，人罕識其面，至今鄉評推之。 君朝夕親旁，耳目所接，無非善道。 雖年少時意氣頗豪逸，及長克自磨揉，卒爲善士，師事鄉先生宫講屯田鄭公、浙東簽判沈公，又從從兄常德通守講學，服膺經訓，尤精于《詩》。 以鄉薦舉送試禮部，不得志，刻勵奮發，益取三百五篇，研覃奥旨。 鄉人爲子弟擇賢師者，争館致之。

東涉大海，雪浪浩渺；南踰粤嶺，風木淒吼。 飄然往來其間，安于所遇，顔狀自若。 敝廬纔蔽風雨，薄田不足于食。 婚嫁頻仍，生理日窄，戰藝又輒左次，人所難堪，亦不慘戚焉。 每曰：「吾不能自奮其身，獨不能教子乎？ 夫學，殖也，長之養之，今雖未獲，獨不在桑榆時乎？」家教既嚴，復受業于鄉曲之望。 故諸子皆篤志，而仲子洽遂擢儒科，人皆榮之。 君曰：「是

進身之階爾，丈夫植立于世，一第而已乎？」及洽官會稽，以廉勤聞，受知于帥，期以遠大，君始差自慰焉。年寖高，倦游場屋，慶元五年以特科補雍州文學。踰年，調迪功郎、鎮江府丹陽縣主簿。舊得末疾，沈綿歲月。及瓜，幸小愈，親故勉使之官。君曰：「竊禄養痾，非朝家設官意。」亟以祠請，監潭州南嶽廟。俸入無幾，闔門仰給，重以醫藥之費，節約自持，取不凍餒而止。護衣篝一獠婢，不憎疾之，苟可役使而止。病體支離，猶能自力，接親舊無倦容。嘉定二年六月庚午卒，年六十有七。娶范氏。男三人：浹、洽、漸。洽，今爲文林郎，前南安軍大庾令。二女：適顧應龍、貝自明。孫：男女七人。明年九月丙午，葬于縣之陽堂鄉南嶼之原。

君内無城府，外蔑巧令，神安氣清，履道平坦。人有過，忠告之，或面折之，不恤；善則亟稱揚之，直己而發，無容心焉。舍後小圃，花竹秀野，時遊息其間，命酒引滿，百慮冰釋，不知宇宙之寬，此身之微也。尤喜賓客，投轄共飲，非盡歡不得去。胸中渾融如古達者，不慕貴勢，不諂上交，不責人以所不足，其心休休，無所怨恨；與夫執德不固，僥倖苟求，不得則熱中忿恚者，不其大相遠乎！參知政事樓公，篤于雅故，念其病且貧也，存問不輟，遺之良藥，以扶其衰，日覬其愈，而君則死矣。窀穸有日，諸孤貽書屬狀其行，將請銘于樓公，雖我叔父之賢，可考不誣，而辭之不達，懼無以發揮也，猶豫久之。既而釋然曰：「兹不過紀實爾，不假諸此，銘不可得，將無以爲不朽之託，是没叔父之美也而可乎？」乃述其平生大概，而謹授之。謹狀。

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德府行狀

公諱章，字叔平，慶元鄞人。曾祖，諱轂，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考，諱坰，以公升朝，累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倉部守隨，朝奉祈子于大洪山之神，夢與二子。是歲，生某之先君；明年，從倉部官京師，而公生焉。公天資雋敏，十歲偏誦五經，十二能賦。翹然秀出，奇童之譽籍甚，而嚴重静深，不苟言笑，識者知其偉器。朝奉志尚高潔，恬于榮利，惟教子是急。金先生彦博，模範一鄉，俾公受業，日偵伺顔色，惟恐毫髮不當其意。未有室家，爲之聘娶，餉遺無虚日。公承親志，愈自刻苦，日不足，繼以夜，隱几而寐，覺復誦書，聞者異之，曰：「是固未嘗寢耶？」居庭闈間，婉容愉色，無纖芥子弟之過。一日燕語，偶字姊壻，朝奉曰：「姊壻，尊行也，奈何字之？」自此未嘗語及其字，執喪哀毁，幾于滅性，火爇其體，曾莫之知。其篤孝如是。既冠，志氣彌强，從李、莫二先生質疑請益，聞見日廣，諸經皆通大義，尤邃于《書》。入太學，交友皆英俊，有司程其藝能，屢爲之最。公試高等，其選甚艱，嘗再得雋焉。自秦丞相柄朝，諱言程氏學，士以雕琢靡麗相高。公介于其間，人所不嗜，日嚌嚅之，時見謂樸學。戰或不利，公持之不變。退而授徒于鄉，以所學淑後進，開明良心，消釋鄙倍，從游者日盛，里中推爲碩師。

年幾五十，未脱韋布，磨礪不倦。尚

書汪公應辰，以鴻儒領貢舉，取士先本實，後詞藝，公始得在選中，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左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主簿。始至，講求利害，見其封畛廣，户口衆，而怪其征科之難也。悉索累年簿書，考校其實，而匱諸廳事，多寡强弱，官有定賦，而有田者不得不輸，雖老姦巨猾，無敢復爲欺者。傳之後人，遂爲經久之利。用舉主關，陞從政郎，爲泰州州學教授。秩滿，教授和州。淮俗安于故習，知學者鮮，庠序雖設，視爲游戲之地，群焉而食，既食而出，以爲常。公曰：「士豈有不可教者？」每旦入學，招諸生，勉以進修，毋自棄暴，訓之以禮義之大經，聖賢之旨趣，陶染濯熏，善端既開矣，則又束以規矩；出入必時，課試如式，所以防其放逸者，具有條目。有來見者，不以蚤暮寒暑，從容延接，隨叩而鳴，如一家中父子兄弟，款密無間，時人以爲真能任職。高宗慶壽及光宗登極恩，再循儒林郎，用薦者改通直郎，簽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郡事清簡，號稱道院，而朝夕勤勤，不敢以無事處；若振窮民，懲猾吏，蠲逋負，療疫疾，一時善政，力贊其長，如恐不及。僚吏有善，極口延譽，若自己出；有過，委曲覆護，冀其感悟。守有長于治郡，以能吏稱者，人少合其意，于公獨心服，時就見之，既還朝，語中都士大夫曰：「吾之爲郡，得賢者佐之爾。」問其人，以公對。由此名重朝廷。皇上踐阼，轉奉議郎，祀明堂，賜緋衣、銀魚，主管臺州崇道觀；再任踰年，通判常德府。待次于鄉，年登上壽，精明不衰，晨起整衣冠，熟復《周易》一卦，折輩行與賢士交，講明

立身之要，日進不止，每語人曰：❶「吾以貧故，愧未納禄，可亟望爲郡耶？」將申祠請，藁具而屬疾，彌月弗瘳，遂致其仕，轉承議郎，病且革，神色怡暢，語言自若，略不及家事，晏然而終，實慶元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八十。娶汪氏，封孺人。二子：燾、熹，皆先卒。孫男二：符、策。女二：適進士戴廙、吴椭。曾孫男二：魯孫、英孫。嘉泰元年九月壬申，符等奉其喪葬于慈溪縣西嶼鄉東嶺之原。

公于學博，自少至老未嘗廢書，雖疾病不去手。曰：「吾每觀書，不知沈疴之去體也。」對賓客無雜言，問古今事，其答如響，有一不知，深自愧怍。嘗從人借書，手自抄之，蠅頭細字，一一精謹，洽聞多識，殆少其比。而謙恭自將，與人言如恐傷之，雖幼且賤，一與均禮。書字必楷，小心齋肅；行步卑弱，如不勝衣。晏居危坐，劇暑無惰容。筆古人格言，日日對之，以自警勵，小有差失，必載之册，謂之書過。聞人一善，亦手識之，謂之日志。食味不重，衣服不華，小齋容膝，無一長物，几席凝塵，恬弗爲動。忤之而不愠，迫之而不驚，事雖方殷，從容處之，未嘗疾言遽色，如春之温，如玉之潤，如麒麟鳳凰之爲嘉祥，古所謂「德人之容，睟面盎背」者，公信有焉。進退窮達，安于義命。海陵將終，更薦書闕下，宗伯許之，剡奏曰：「少俟兩月其可？」公曰：「來者獨不欲得録耶？利于己而虧交承之義，吾弗忍也。」遂去之。時宰欲處以京局，辭焉。或問其故，曰：「吾老矣，能復奔走車塵馬足間耶？」常平

❶「語」，四庫本作「與」。

使者行部南康，亟稱其賢，欲表薦之，固止之乃已。其静退類此，臨財亦然，非其義一介不取；居官廉静，以法不以例，及可以取、可以無取者，未嘗輒受。主郡王公正己，將漕淮南，首以薦牘及之，或問之曰：「他人求而不得，此不求而與何耶？」王公曰：「吾觀今人宦遊而歸，鮮不買田，而斯人鬻産以自給，廉可知矣，吾是以推之。」里中有冒法抵罪，室廬入官者。公輸錢于郡，既得之矣，其人踵門拜曰：「某不幸，自速奇禍，❶孥無所歸，願公垂憐。」立索橐中錢數萬畀之，無難色。或言：「歲所入微，宜稍廣基址。」公曰：「昔人謂仕宦貧，好消息也。吾敢豐殖以自取戾？」迄無所增。卒之日，室中蕭然無以棺斂，質貸而後辦。自擢第至歿，餘三十年，而生理若是，聞其風者，可以自警矣。

某年十有五，奉先君命，學于叔父，殷勤教督，不啻己子。自是每見無不傾盡，挹其貌，耳其言，孝弟恭遜之心，油然而生。某之官于越也，貽書語及新功，自謂胸中融融，有無涯之樂。某竊惟耄期稱道不倦，古難其人，而況今乎？他日還鄉，朝夕親炙，庶可少進。此念方切，而公則死矣。藥弗及羞，斂弗及視，睟和之貌，不可復見，丁寧深切之語，不可復聞，痛可勝言哉！葬有日，符等將求銘，屬某敘述其行，某不敢辭，則泣而書之。謹狀。

李太淑人鄭氏行狀

曾祖，中節，故，不仕。妣，鄭氏。

❶「奇」，四庫本作「其」。

祖，正倫，贈奉議郎。妣，孺人陳氏。

考，昺，故任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贈中大夫。妣，令人林氏。

太淑人諱和悟，福州閩縣人也。其先家于光之固始，五季末徙焉，三世俱有令德。至運副公，其門始大，嘗爲樞密院編修官，因奏對受知于孝宗，將驟用之，或梗之而止。既殁，主眷猶不忘。太淑人穎異而孝謹，爲兒時，聞人誦「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輒流涕不止，長而愈篤。每與人言，必以孝悌爲訓。故刑部侍郎湜，其季弟也，志操堅正，談論無不契合，宗族姻黨，翕然稱之曰：「是真可謂賢姊弟矣。」年二十三，歸于故朝奉郎、監都進奏院、贈正奉大夫李公，諱松，户部侍郎忠肅公諱彌遜之子。紹興中，秦丞相決策和戎，忠肅力爭之，坐是閒廢不用。張忠獻公帥閩，深念其貧，以書招之，分俸給焉，遂挈家自臨漳歸于三山，守道固窮，嘗賦詩曰：「不作田舍謀，不爲子孫計。旁人大笑之，不會箇中意。」海内咸高其節。

正奉公恪遵先訓，寓居精藍，不調者十餘年，無田以自給，無禄以代耕，一室枵然，有人所不能堪者。太淑人安之自若，經紀家務，身親其勞，秋毫不以累夫子；奉其姑碩人徐氏謹甚，日進甘脆，承顔順志，周旋無違；賓祭之費，有所不足，鬻簪珥不靳。及正奉官中都，脱州縣之勞，以爲自是少泰矣。天不假年，齎志以殁。李氏之窮，殆未易瘳也。然忠肅之忠，貫通神明，正奉又能守家傳清白之操，世載其德，豈遂湮微而不振乎？厥後二子皆能超然奮

發，歷官中外，聲名煒煜，于是士大夫皆曰：「積善之後，慶果有餘矣。」然太淑人教督愈嚴，每曰：「今日之光榮，而祖而父之德也，其可稍自侈汰，而不念前人之清約乎？」培本根，續氣脈，惟恐家聲之或墜。識高慮遠，殆少其比。壽考康寧，備膺五福，蓋有相之者。嘉定十二年四月己丑，終于金陵之府治，享年八十有四，七封爲太淑人。子：珏，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琪，朝奉郎、守國子司業、兼玉牒所檢討官。三女：長適鄉貢進士陳景傑；次學浮屠法；次適免解進士劉砥。孫男四人：修，通直郎、新知邵武軍泰寧縣；任，宣教郎、江淮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似，蚤卒；億，尚幼。女五人：長適承直郎葉棠；次適奉議郎、浙西常平司幹辦公事何處智；次學浮屠法；餘皆幼。曾孫：男，昌，朝承務郎。女，尚幼。是歲某月某日，二孤奉其柩，與正奉合葬于閩縣大義古城山之原。

太淑人秉心篤實，形于氣貌，見于言語，無一毫矯僞，以此事上，以此接下，尊卑長幼，交相敬愛，和氣滿堂，内慈而外嚴，閨門整肅，不過于嘻嘻以失其節，不傷于嗃嗃而情意不通，雖古人齊家不越于此，而太淑人乃克爲之，可不謂賢乎？居處服用，崇尚素樸，不喜浮靡；諷誦佛書，深味其旨，有所感發，每曰：「此可以明心見性，乃受用之地，火宅塵網，不可染著。」以故神爽不衰。年垂七十，躬執婦道，定省無闕，儀狀豐碩，進止雍容，如山如河，可觀可象。尚書累更重任，凡所歷官，每見卹民利物，寬刑惠下，喜見顏色，有雋京

兆之母風。討捕峒寇，全護江淮，尚書勤苦至矣，勉以王事，盡忠圖報，其迎養中都也，體力尚强，間至湖山，覽勝不倦，司成持浙東使節，亦就養焉。田夫野叟，夾道觀迎，炷香羅拜，誰實使之？或者尚書舊牧是邦，與部使者俱有善政，越人德之，故敬其母亦如是耶？此亦足以知家庭教子之驗矣。及板輿至金陵，時方多故，思念鄉關，歸心日切。尚書累表陳情，庶寬慈抱，天子以重寄在焉，未許也。變興庭闈，遂至大故，聞者皆傷惜之。嗚呼！在家則爲賢女，既嫁則爲賢婦、爲賢母，自初及終，無有玷闕。蓋生長名門，而又作配名族，風聲氣習，薰炙涵濡，所以臻此，豈世俗所能知哉！

某筮仕澄江，得與尚書同寮，升堂拜母，首尾三載，屢獲進見。及尚書通守四明，保釐東郊，入儀從槖，皆得瞻望慈顏，且侍燕席，心服其賢，起敬起愛。聞訃驚怛，念此賢母，不可復見矣，能無悲乎？二子摭其善行，屬某次第之，某不敢辭，稍加隱括，識其梗概，以求銘于當世宗匠，必有能發揮盛美，傳之無窮者。謹狀。

絜齋集卷十六

絜齋集卷十七

墓表

宋 袁燮 撰

端明尚書何公墓表

於皇我國家，受天眷命，光有四海，德澤洋溢，中外敉寧，盛極而衰，外裔猖獗，爰俾逆臣張邦昌盜據宫闕，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公，深忿疾之，首倡大義，率經制使翁彦國、知淮寧府趙子崧、都水使者榮嶷，登壇歃血，共赴國難。而公之前鋒獨先至京師。邦昌懼，亟迎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纔兩月，高宗皇帝正位宸極，炎祚絶而復續，國威跆而復伸。雖由聖德格天，垂休無疆；亦賴夫忠臣義士，相與畢力挽回正道，所以臻此。公于是時不可謂無功矣，而議者猶以順昌不守少之。嗚呼！順昌之前守以十月去，公實繼之，樓櫓不葺，師徒單弱，器甲不堅，岌岌乎其不可支矣。而以死守之餘五十日，敵勢益張，潰圍而去，一子二女，棄而不顧。誰無天性，大義所激，忘其爲家也，可不謂忠乎？既而招集散亡敗賊趙隆輩，因併其兵。明年四月，遂有勤王之舉，距順昌之陷，日月未久也。倉猝擾攘之間，經畫有方，兵力增壯，于是謁高宗于濟陽，建請南京，實藝祖開基之地，力贊聖明，纉承鴻業，可不謂有功乎？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君子所以比德于玉也；垂翅迴谿，奮翼

漼池，名將所以轉敗爲成也；何獨于公而責之無已哉？

公諱志同，字彥時，處州龍泉人也。先世積德，迨公之皇考清源郡王，致身元宰，其門始大。繼擢儒科，益懋遠業，寖通顯，遂世其家。蓋嘗爲刑兵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可謂榮遇矣。而卒以煩言褫職，時予時奪，至其末也，僅復徽猷閣待制。幸天子仁聖，深知忠誠，卒保持之。此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耶？始，高祖父光禄公，雅聞公名，以女歸之，累封淑人。曾大父倉部公，親友之好，始終不替，逮我先君聞其事，亦能言公賢德甚悉。公之曾孫處恬，肄業上庠，某官中都，時與往還，語及先世，喟然而嘆，屬所以表公墓者，某不敢辭。若夫世系履歷之詳，公壻丞相康伯所作行實，及朝散大夫邵彪之誌其墓也，已備言之矣，兹不復著，獨著其大節表表可紀者。夫舉世混濁，獨清則難，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能言距之者，孟子即以爲聖人之徒，貴其僅有也。炎運中微，舍順從逆，恬不知非，肩摩袂屬，于斯時也，發于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萬夫之特，有如公者，又豈可摘其疵而没其美哉！某是以推尊之。

曾祖遺事 原註：袁氏墓表，曾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記》有之曰：「先祖無美，而子孫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先倉部之本末，誌銘中既詳之矣，而尚有遺者，可無傳乎？蔡京爲宰相，姦回不忠，李林甫、盧杞之徒爾。公自

軍器少監、出知婺州，往別之，因問焉，曰：「不知太師于婺州有何親戚？」此亦人情之常談爾，忿而答曰：「京無親。」既到官，朝廷方嚴荆杖之禁，寓居武臣有曹宗者，輒用之，逮至庭下，詰之曰：「今官司且不敢慢令，汝私家也，擅施之，可乎？」不答，而以指擊其所服紅鞓帶，意自以爲有官也。公怒，而械之獄，數日死焉，乃京親黨。聞之大恨，公由是鐫秩。尋丁太夫人憂，服除，留滯于外。久之，始拜隨州之命，聲稱甚著，召爲省郎。自豐亨豫大之説熾，竭天下之力，謂之享上，獻諛者袂相屬。公因面對，力勸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此奏最爲明切。心知其難，言忠愛不忍緘默，黜知泗州，未上，而敵騎至闕矣。夫典州而不阿大臣，立朝而敢進忠言，人臣之大節也。而誌其墓者，以爲鐫秩補外，皆非美事，不能備載，可爲太息。某懼夫久而泯没不傳于世，自陷于不明不仁之域，故表而出之，俾世世子孫知先世風節如是，興起于心，慕而效之，亦不爲無補云。

先祖墓表

公諱坰，字卿遠，明之鄞人也。曾大父，諱揆，贈太中大夫。妣，施氏，旌德縣君。大父，諱轂，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妣，葉氏，永嘉郡夫人。考，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恭人。光禄公以儒學辭藻擅名當世。倉部公亦篤志遵業，無忝前人。而袁氏一門，于是始大。

公在母繈七月，足跌而生，氣稟甚弱，

而爲善之志則不可禦。蚤夜孳孳思所以不墜家聲者，服膺儒業，充養德性。家再世二千石，而恂恂退遜甚于寒素，軫念窮乏，施予不倦。侍倉部守婺及隨，寒士有來謁者，必訪其所寓，以私錢給之；時時造可食物，散于城外，以惠貧民；或捐錢與之，前後所濟，不知其幾矣。母夫人一臂甚痛，殆不能舉，公遍觀隨之城中佛廬像設，有支體不具者，皆補足之，費無所靳。母夫人中夜而寤，謂倉部曰：「臂不復痛，伸縮自如矣。」人皆以爲誠感。

倉部澤及一子，埴始受命而卒，法當公補授，弟增欲之，推遜無難色。太守梁公汝嘉，惡厥弟之攘也，弗爲保奏，弟不敢違，公亦終不自取，老于韋布，無纖微不滿意。一惡少年無端肆罵，衆不能平，請訴于有司，撻之以懲後，公不許，曰：「罵我如罵風然，撻之亦如撻風然，罵我于我無損，撻彼于我復何益？不如已之。」每事舒緩，獨于教子甚急，隆于師範，禮敬甚備，日餽之珍膳，而伺其顏色欣喜，則以自慰；或有不怡，必研究所以然者。其受室也，聘幣酒肴之屬，一取辦焉，師感其誠，爲之盡力。二子亦不敢怠，爲學日進，見稱宗族鄉黨。夫人林氏，和柔靜專，無妬忌之行，欲爲公買侍兒一二輩，以奉巾盥，再三言之，不從。清虛寡慾，惟以觀書、賦詩、鼓琴自娱，詩律精嚴，詠物得物外意，若不迫切而咀嚼有味，工莫甚焉。夫人先卒，鰥居晏如，五夜不能復寐，披衣暗坐，琴聲清越，發于衽席，翛然有出塵絕俗之趣。不治產業，不營室廬，矮屋數間，人情悶悶，而公雍容自若，身世兩忘。負販者入門，問價若干，如其言畀之，不減一錢，

其黨類相戒，俱以實告，無增價者。誠心貫于金石，美名溢于閭巷。皆曰：「今之古人也。」享年五十有九，與夫人合葬于縣之清道鄉榆村港戴岡之原。

長子文，以子恩贈通議大夫。次章，登進士第，終于承議郎、通判常德府，于是榮及其親，贈公朝奉郎，林氏安人。女適鄉貢進士林穎。孫：覺，鄉貢進士；燮，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藻、燾、熹、櫄，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孫女：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進士吴適。曾孫：喬，宣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符，國子監進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税；貢、丙、向。曾孫女：適進士戴廙、吴埜、陳定；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宻；進士樓槃；國學進士鄭景淵；忠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愬；進士舒鐻；紹興府鄉貢進士李師説；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玄孫：衡，國學生；衎、復、從、徽、衛。女五人。

嗚呼！古人貴世家，所謂故家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叔向所以傷晉之衰也。然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之金張；八葉宰相，如唐之蕭氏也。名位雖崇，而不皆賢，亦何世之有？如東京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俱隆，斯可謂世家矣。吾家之先世，雖或出或處，迹若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得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于傳有之，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唐、虞之賢臣所以獨隆于古也，士之模楷于是乎在，故併及之。

先公墓表

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諱轂。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妣，恭人石氏。考，贈朝奉郎，諱坰。妣，安人林氏。公篤厚而聰警，方童丱時，不煩督促，自喜讀書。倉部公雅有知人之鑒，謂公與弟章，異于他孫，長必能以儒學奮發，爰取夫敏而好學、出言有章者，而命名焉。朝奉公爲子擇師，金先生彦博，授徒里中，時論歸之，命公從學，而遇其師甚厚，殆罕其比。鄉人談及此事，皆云當以袁氏爲法。親殁之後，追承先志，復受教于李公大辯、莫公冠卿、吴公化鵬三先生，充其所未及。以能賦稱，且覃思經籍，學業日富，取一第易爾。顧場屋小技，難以立身揚名，不復汲汲，而務學益勤，一書精通，始閲他書，歷代史、諸子、若集，及叢編小説，咸採取焉。前輩諸公一言一行，萃而爲書，目之曰《名賢碎事》，手抄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楷。雜著一編，名曰《甕牖閒評》，搜抉隱微，辨正訛謬，雜然具載，尤詳且確。今高明之士，粃糠小學，非博通之道。公則不然，節目纖悉，亦必精詳，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而概以韻語，有若不同韻而實相協者，則會歸于一，其于字書偏旁、點畫，毫髮無差。

榜所居小齋曰「卧雪」，自號爲「逸叟」。有園數畝，日涉成趣，性不喜華侈，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古器圖畫則深好之，每獲一物，欣然有喜，尤寶先賢遺墨，時時展

對，想見其風度。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年踰七十，盥櫛纔罷，抄録不輟。爲人直諒，中無留藏，言語率由中出，面諛背毁，巧譎鈎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長幼、能否，一以誠敬，醇醲之氣，藹然面目。乳母范氏，漢東人也。金人之難，公年始十一，生之全之，繄保護是賴。闔門四千畝田契，囊以自隨，無所遺失，遂老袁氏。躬率子婦奉惟謹，年八十六而終，號慕如童穉，以禮葬之，歲時祭焉，至于今不廢。僕病藥之，不避癘疫，迄獲痊愈。仁不嗜殺，在窘乏中，海螯珍羞，不以自奉，常縱之江。及他物命，多所全活，此豈區區爲口腹計者比哉！

勉力諸子專精簡册，未嘗雜以塵務。不治産業，或諷以稍立基址，油然笑曰：「子孫賢乎，自能植立，何必遺之資財？且吾以清白傳家，其爲基址不既多乎？」諸子所友賢士，肅加敬焉，抑又敬其父母，此亦所以訓厥子也。至于伸屈得喪，謂有命焉，弗爲欣慼，家教如是，豈不大異于流俗乎？居約既久，有所假貸，計其本息而盡償之。崇陵御極之初，詔盡蠲所負，窮乏者相慶。公獨愀然曰：「豈可以霈澤而負吾心哉！」償之如故。鄉閭間敬誦其賢，曰：「此吾邦之嘉瑞也！」紹熙元年八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

娶戴氏，免解進士諱冕之女，聰明靜專，自幼嗜學，多識前言往行，作字得顔體，相夫子儉約勤恪，而勉以正道。三年正月朔旦卒，享年如公之數。合葬于縣之陽堂鄉穆嶺之原。長子覺，鄉貢進士；次燮，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次藻；次未名而夭；次櫄，以累舉特

蒙補官，終于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長女，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次適進士吳適。孫：喬，宣義郎、知紹興府新昌縣；肅，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賁、丙、向。孫女：適進士陳定；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密；進士樓槃；國學進士鄭景淵；忠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憼；進士舒鑛；紹興府鄉貢進士李師説；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曾孫：衡，國學生；復、從、徽、衛。女三人。

燮之陞朝也，贈公承事郎，妣孺人。後累更郊，霈及該異，恩贈公通議大夫，妣淑人。初，光禄公秋試開封，實爲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塘，蘇公作牧，相得懽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注家以爲同試館職，實無是事，蓋益之爾。公既修乃祖之業，而又忻慕蘇公之爲人，諷誦其言語，依倣其字畫，曰：「此吾平生所深愛，至老而不衰者。」襟韻灑落，有前輩風，于是可占矣。某叨塵一第，實公教誨之力。肅、甫復踐世科，而甫對策第一，沿流求源，豈敢忘哉！而德銘未立，可爲痛恨。姑表其墓，以詔來者。此亦歐陽公《瀧岡阡表》明著先世賢德之遺意。辭雖不達，要非溢美，亦所以取信云。

誌　銘

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趙公墓誌銘

洪惟我孝宗皇帝，仁覆九有，與天同

功。牧民之吏，必精選擇。迺淳熙二月二日癸巳，詔以玉牒，趙公知岳州。命下之日，公論翕然，曰：「此天支翹楚也。熟于臨民，久著聲績，牧養之任，真足以當之。」越五年，領郡事，果稱厥職，大得民譽。當臧否法行之初，帥漕憲倉皆第公高等，求所以然，一言以蔽之曰：「學而已矣。」夫天下有一日不可輟者，其惟學乎？公早歲精勤，結交英俊，親炙既久，磨勵不休。寓古佛廬以居，設五書案，己處其中，諸子旁列，日以古聖人賢人之書，課以常式，發其奥義，父子自爲師生，教學相長。公既以良牧著稱，諸子亦皆則象其賢，有聞于世，學之爲益，不既信矣乎？

公諱善待，字時舉，太宗皇帝之七世孫，而濮安懿王之五世孫也。曾祖，太師、岐王，諱仲忽。妣，夫人向氏。祖，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諱士説。妣，夫人向氏、焦氏。考，銀青光禄大夫，諱不柔。妣，太寧郡夫人郭氏。公初以祖免恩補官，當紹興甲戌之歲，監四明作院，秩滿，因寓居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換左宣教郎、知崑山縣丞，歷江陰縣、通判吉州，遂知岳州。常平之儲，丞之所職也，大抵蠹于移用。公執法以拒之，會朝廷遣使覈實，鄰邑多以虚數被譴，獨崑山無斛斗之虧。又以郡檄，市絹旁郡，端己核姦，費省十一。先期告具，時方贊劇邑，而風采已振，若老于更事者，其胸中固超卓矣。江陰有馬氏者，積年不輸賦，一日以訟至庭，詰之不服，械之囹圄，不三日，盡償所負，自是來者繦屬。至于貧民下户，則發其有餘而代之輸，恩惠浹焉。軍有市舶務，公兼之，未嘗私買一物，人亦不敢干以私。

高麗之至者，初止一艘，明年六七焉。語人曰：「吾聞長官清正，所以來此。」殆《書》所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者耶？

其倅廬陵也，嘗攝郡政，時方和糴，江西吉當十萬石，官吏白公：「本錢未降，而省符屢趣，計將安出，均之諸縣其可？」公曰：「今八縣之民，輸米郡倉，斛計四十八萬，凡水脚等費，皆變米得錢，市商牟利，由是傷農，其可重擾乎？若使以米代錢，公私俱便，行之不疑。」民果樂從，比新大守至，糴已足矣。敏于集事類如此。諸司以課最奏天子，始知公器業不群，遂有彝陵之命。其陛辭也，奏陳六事，施行者二：一論江西旱傷秋苗，減放矣，督隨苗錢如故，無所從出，必斂于民，禁之便。孝宗曰：「卿言是也，無毋安得子乎？」又言：「新制宗子取解，減舊額十之七，非祖宗勸誘之意。請視太學、國子監取士法，而稍優之。」孝宗嘉納，尋更制如公言。岳之平陽，有以盜獄上于州者，公閱按疑非真盜，屬理官究其情，乃尉曹鍛鍊二商，强之誣服。以日月考之，民之被盜也，二商實在襄陽，驗之而信，遂直其冤。又有盜，法當貸，命奏裁，乃以死報。吏請奉行，公不可，再爲奏讞，卒免死。平江産茶，販夫集焉。吏繩之急，或激而爲盜，有執十餘輩以犯法告者。公曰：「地産茶，官收税，法也。倍其征而縱焉。」關市之賦減三之一，魚湖河渡減三之二，仁聲四達，商賈輻湊，而財計益豐矣。乃葺官舍，乃築賓館，乃繕兵器。春秋都試義勇民兵，藝精者厚其賞，卒徒争奮。又以餘力闢燕公樓。一邦精採俱變，理財足用，績效立見，而無聚斂之虐；剖煩決滯，恢有餘刃，而無矜衒之

累。可謂難能矣。然直道而行，不能委曲徇物，蓋自乃祖安康于靖康之難能死節，秦丞相誘銀青以内郡，竟不能屈，氣脈流傳，大率堅正自持，不肯碌碌，所以公亦若是。嘗以征税事忤湖南劉帥，銜恨奏公違法税米，左遷一秩，掖垣力辨其誣，遂寢前命。後劉得罪罷歸，舟過洞庭，迎餞如禮，無纖微芥蔕，人益重其量，計使之推揚者已去，而繼之者抗章誣劾，卒以此罷。闔郡士民皆深惜之。公性廉而惠，未嘗妄取，而喜周人急。俸入有限，所餘無幾，力不能辨一廬，復還曩時所寓，蕭然敝陋，殆不堪處，而公晏如也。明年，主管沖佑觀。漕復言公守岳妄費，詔湖北憲司究實，無一侵隱，可謂明白矣。周益公時爲樞密使，盛稱公廉直有守，丞相欲爲直前誣，或者梗之，公安之若命，未嘗汲汲也。及沖佑滿秩，丞相乃以究實之奏，敷陳榻前，欲畀以郡。梗之者曰：「是人雅意藩幕。」遂授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未上，得疾，終于寓舍，實淳熙十五年十月丁卯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十二月，安厝于鄞縣桃源鄉黄嶼山之原。

平生雜著釐爲十卷。娶開封崔氏，生一女而卒。再娶即墨季氏，子五人：汝述，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樞密都承旨；汝逵，朝奉大夫、新知婺州；其一未名而夭；汝遇，朝奉郎、監登聞檢院；汝適，朝奉郎、通判臨安府。五女：長適修職郎、武進尉劉敏功；次適進士楊宗元；次適陳籥；次適王津；其幼不育；而歸劉氏之女，則崔出也。孫六人：蚤喪者三；崇鎮、崇絢習進士；崇滓，登仕郎。孫女四人：長夭；次適進士

汪龍紀；次適承務郎、荆湖北路書寫機宜文字莫德和；次許嫁童子免解胡煃。曾孫，必常。公終于朝請大夫，而贈崔氏爲宜人；及諸子該恩，贈公爲宣奉大夫、崔氏爲淑人。季氏，以公恩封宜人，以子恩累封太碩人。公西北流寓，安于清貧，而主饋甚賢，躬履勤約，寡居之後，經紀家事凡十年，始畢婚嫁，四子繼踵登科，人以爲榮，而庭闈訓誨，日益切至。性行高潔，氣貌崇深，博覽圖史，通達義訓，以嘉定十年四月丁卯，終于貳卿之官舍，享年八十有三。諸孤奉喪東歸，十一年某月丙午，祔葬于宣奉公之墓。

貳卿既除喪，語某曰：「人所謂怙恃者，以有親也；今無親矣，豈不痛哉！先公之薨，今餘三十年矣。內翰高公雖詳著其善行，而銘猶未立，每以爲歉。子知先生之深者也，幸爲我申述之。」惟公德業俱茂，爲時宗英，名迹相繼，侔古世美，豈寡見謏聞所能稱贊。雖然，早登公門，屢獲親炙，心服其賢。玆得附託以垂不朽，固所願也，況請之勤勤乎？乃不敢辭，敬承其命。銘曰：

太宗八王，源深流長。燕及諸孫，彌久彌昌。英皇繼統，濮爲近屬。壯哉維城，屹乎天族。公之祖考，巍巍堂堂。英名勁節，爛然有光。公實繼之，終身力學。匪玩其華，由博趨約。夫夫婦婦，正家以躬。施于有政，取之不窮。爲善日積，亶有餘慶。諸子崢嶸，高門日盛。周以宗强，當今亦然。翼我皇祚，於千萬年。

祕閣修撰趙君墓誌銘

慶元初，某備數成均，忤權黨意。未

幾去國，爲撫屬浙東，蕞爾孤蹤，難于自立。而觀察推官玉牒趙公，一見如故，交相與款語，了無藏襲，知其爲直諒之士。而察其器能，超然逸群，是非立斷，有不可及者，每推許之，曰：「他日得志，其將有可紀之績乎？」既而某言果驗。嘉定中，同官于朝，相得益深，閒闊雖久，日覬其恢此遠謨，而公則亡矣。追念疇昔，蠹焉痛心。今樞密院檢詳，公之季弟也，貽書求銘，某不敢辭。

公諱仲夫，字信道，魏悼王七世孫也。曾祖，劼之，修武郎。妣，郭氏，安人。祖，公義，忠翊郎。妣，皇甫氏，孺人。考，彥軾，承節郎，贈中奉大夫。妣，段氏、連氏，俱贈令人。建炎間，大父始居平江之常熟。公初以恩蔭補承信郎、監南嶽廟，擢紹熙元年進士科，主處州松陽縣簿，再調紹興府觀察推官。帥尚書單公，方以能吏自名，健于裁決，嘗以休日至都廳。他幕僚無入者，而公獨審問兩詞如常，時單公心善其匪懈，與之語，大奇其材，亟表薦之，添差幹辦淮東茶鹽司，改宣教郎、知揚州江都縣。邊隙始開，宣撫、招討諸使咸在，百需交至，供億靡闕，常隨發運使過都梁，忤其意，索負糧百餘驢，且屬公部之地非所隸，人孰吾從？公曰：「此欲以乏興罪我爾。」畢力營求，得半而循環焉，事集倉卒，甚整而辦，人以爲難。敵游騎三四，駸駸逼揚，大帥郭倪皇遽無策。公曰：「揚，淮東根本，外應援承、楚，內蔽遮常、潤，所係不輕，何可忽哉！」推官應君謙之，佳士也，公與合謀固吾壁壘，以待其敝。于是我之義武民兵，有洩三塘水以灌其西者，敵始引去。微公堅守，他人何所

效其力哉！通守山陽胡海等作亂，趙使君師逌與武鋒軍帥張瑀不咸，瑀不即討捕，公語之曰：「郡守以知軍事爲職，軍旅之柄，蓋兼領之矣。駐兵其地，而無所稟承可乎？」瑀悚惕聽命，公復語其所遣將校以擒捕方略，迄于授首。攝安豐軍帥，黄公度之所薦也。朝旨散武定卒復爲耕農，凡二萬四千有奇，安豐居其半，始紛紜未奠厥居，桀黠者相挺爲亂。公雖寬大愛人，而重爲民害者，終不汝貸，壞散其黨，以漸除之，姦民懼焉。既十月，差知楚州。楚與敵隣，纔隔一水，青齊間群盜猖獗，論者皆以爲女真叛亡無日，宜結楊劉之黨，爲夾攻計。公獨曰：「不然，固吾圉，防衝突，于今爲宜，不惟叛亡是納。」俄有劉顯昌者，突至漣水，力求納款。公亟調兵爲備，而遣官屬諭之，一夕而遁。城東舊有重濠，歲久湮塞，則浚而深之。西南有老鸛湖，其水散漫，則陂而蓄之。或獻議于朝，謂淮陰之門户，縣北遺址，俗呼爲甘羅城，六朝駐兵之地，盍亟修之。有旨令公相視，諸故老皆曰：「金由青、徐而來，其衝要有二，大小清河是也，相距餘十里。小清河直縣之西，冬有淺處，不可以舟；大清河直縣之北，與八里莊對。紹興間，金三至淮，重兵皆由此出。」公即條上，以爲此地要害，若遷縣治，板築于此，形勢增壯，過于淮陰故城。從之。今之新城，乃公所創也。以職事修舉增秩，除軍器少監；纔三月，除右曹郎官；越月，以直祕閣再任；又六月，陞寶謨閣、知廬州。東西有兩栅，肥水貫焉。開禧用兵，敵攻東栅，軍民悉力捍禦，敵退之後，帥臣田琳亟環甃之。西栅未及也，公帥將佐登陴覽觀，具見其

疎漏，敵所必攻。爰請于朝，建三洪巨門，以殺水勢，樓櫓壯偉，橫跨門上，視東柵有加焉。復建議包築故城，爲久遠規。故城者，唐張崇所築，廣十九里有奇，然興兵禍，夷爲丘墟。乾道中，郭親軍振請城之，亟欲就功，縮舊址三之二，創築新城十五里，俗呼爲月城；此城既築，而合肥縣及市北居民皆隔于外，耆老有棄而不顧之怨，郭遂于斗門外築纏堡以護之，其狀如月，故亦謂之月城，此亦足以稍慰人心矣。而故城未復，緩急終不可恃，合力增築，既高厚而加甃焉，此則公之志也。方將經營，俄敵至浮光，公亟集僚佐，訪所以應援之策。廬爲今都會，而城中屯兵不滿萬人，或勸公盡發以往。公曰：「廬距浮光五百里而遠，距濠豐二百里而近，敵兵必由濠豐渡淮。今道浮光，安知不爲聲西擊東之舉？我若悉師于西，敵乘虛奄至，合肥失守，直趨歷陽，窺我江滸，將若之何？」郡兵鈐王辛，舊武定軍中，才之超衆者也，銳于立事，召而告之故，踴躍承命，集武定騎卒得數百人，辛曰：「足矣，兵不在多，當以奇取勝。」公又擇帳前之勇敢者各數十人與俱，且以强勇統領于公輔、陳剛爲之繼。公輔，精審有謀，足以守城；剛，拳勇敢鬬，足以出戰。若濠豐無他，即令剛提兵以赴浮光。約束既堅明矣，會安豐報，金欲以舟師渡淮。合肥父老相率詣郡，乞留陳剛以備不虞。公不得已，別遣三將及金陵出戍郭統制代剛而行。翼日，諜知安豐之兵不果渡，即遣剛如初，王辛果以捷聞。陳剛繼至，鏖戰復捷，敵由是遁。制府不深察，謂緩遣陳剛，奏公爲畏怯，奉祠而歸，復以臺評，罷祠奪職。而不知王、陳之功，發蹤指示，公實使然也，

人皆冤之，安于義命，不以介意。

踰年，天子知公之忠，先復其職，申以召對，公言：「制敵之策，規模當先定，不可以緩圖。若欲與戰，而吾所調之兵，强弱不分，勇怯相半，弱者未戰先怯，强者不能獨勇，以此攻取，勝胡可必？若欲與和，而吾備禦不周，苟求安静，縱彼久困之餘，意在休兵，焉知其不邀索于我？爲今之計，莫若以守爲主，俟其可戰而戰，則是以守爲戰；俟其可和而和，則是以守爲和。和不可恃則戰，戰或未勝則守，合和戰守爲一，操縱在我，彼豈得而邀我哉？國初，軍兵轉至指揮使，有功遷刺史；政宣以來，始由効用，循襲至今，自將佐至于隊將，例以効用爲之，間有一二爲制領者。而軍兵則止于受宣，自都虞侯以上，不復可轉，而以額充軍兵者少，求爲効用者衆，不均如是，能無偏乎？宜參稽舊法，比折換授。」時論者皆以爲然。除金部郎官。未越月，京畿擇計使，僉謂非公不可，除直敷文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公究心民事，深知州縣催科至爲民病，建臺之始，揭三大弊，嚴行約束，鏤榜著明，所在觀者舉手加額。將及二年，不動聲色，而條教自孚，不待督促而財用自足，得人之效爛然可覩矣。然公自捍邊以來，備嘗艱阻，久而得疾。上眷公不已，進職二等，陞副使以寵嘉之。公力請奉祠，詔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閱月而疾作，遂至大故，實嘉定十五年四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議大夫，贈祕閣修撰。娶沈氏，封宜人，先公三年卒，葬于湖州武康縣慶安鄉黃隴之原。長子時懷，承節郎、監高郵軍稅務，先公十四年卒；次時思，將仕郎。長女適

進士張梓，次適儒林郎、監户部路遂莊大兵犒賞酒庫錢紹謙。是歲十二月癸酉，其孤奉公柩，啓宜人窆，合葬焉。

公篤志爲善，服膺古訓。不敢失墜，持身以廉介爲先，臨民以教化爲本。每遇兩造在庭，平心剖決，惟恐傷之，常曰：「獄，重事也。一涅其面，即非全人，況不可復生者乎？」山陽有非真盜，而將就死者；安豐有脅從，而將黥者；合肥有被誣殺人，而不能自白者。皆力雪之獲免，其哀矜惨怛如此，足以見仁人之心矣。初，皇考中奉公，樂于施與。隆冬雨雪，有貧乏不能自活者，暮夜攜錢寘其户内，不求人知，而壽止三十三。識者咸曰：「趙氏陰德之報，其在子孫乎？」及公繼之，秉心篤厚，有先君子風，歷官中外，蔚然時望，善積而報豐，于是可占矣，然非不陞進也，而位猶未稱；非不忠誠也，而人或見疑。康寧好德，亦既獲福矣，而又不登上壽，人子之心有不足焉。雖然，父子俱賢，氣脈相續，自足以不朽，豈必事事盡如人意哉！質諸古人，實獲我心，公亦可以無憾矣夫。銘曰：

繄人之生，難乎兩全。正直者才多不逮，通敏者節或不堅。孰如宗英，守經達權，捍邊有方，持論無偏。縱毀言以點汙，迄美譽于流傳。

朝請大夫趙公墓誌銘

慶元中，有憸人蘇師旦者，本吴中一小吏，依憑貴要，盗權植黨，不十餘年致位通顯，一時嗜進之士，争趨其門。福建常平使者趙公，獨憤疾之，不少降屈，趣召至

闕，對有日矣。師旦輒風言者逐之，奉祠而歸。明年，斯人竄殛，衆由是服公先見，以爲不可及也。然更化之後，猶以韓黨廢。嗚呼！公韓出，師旦之螯，韓不能庇，舅甥情義，若是其恝，尚何黨之云乎？今丞相雅知其賢，欲復用之，亦竟不果。窮達固有定分，君子安于所遇，心苟無瑕，得喪一也，公復何憾哉！

公諱公升，字叔明，宣祖皇帝七世孫，魏悼王之裔也。曾祖妣，恭人張氏、郭氏。考，諱詵之，左朝散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夫人呂氏、燕國夫人韓氏。家于吴門之常熟，自少師始。公以遺恩補官，歷信州司户參軍、監文思院上界，改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通判幹辦江東安撫司公事。丁燕國憂，服除，知漢陽軍，秩滿，選知衢州，未上。提舉福建常平茶鹽事、主管沖佑觀。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未上。以論列奉祠，自宣教郎九遷至朝請大夫，命服金紫，而食祠官之禄者凡四。嘉定九年三月庚申，以疾終于家，年七十四。

公之宰金華也，募鄉民爲義役，條畫甚備，邑人便之，祠于寶婺觀，刻石紀焉。加惠貧弱，多所縱舍，達官右族，督賦如式，雖宰輔之家，無得幸免者。漢陽據江、漢會，因爲隄城，每漲流四集，充激侵齧，隄隨而潰。公念土功之難，非衆力不辦，而民不可勞，用尺籍伍符，衣糧既從官給，稍增其庸，必踴躍聽命。奏請從之。廣袤堅壯，遂爲經久之利。麗譙既燬，復還舊貫，費廣而民不知，倉與漕刑建臺相若，而州縣奉之緩，公曰：「吏胥服役，柄不在我乎？」乃檄所部，凡曾以罪斥，非經本司敘理，而輒在官者，俱罷。既又慮其已甚，則

令擇其實可任者以告，而姑存之。由是畏威懷德，應命如響。閩舊有舉子倉，凡僧舍之不能嗣續者，聽民佃業，歲收其入以給窮乏産育之家，而申嚴不舉子之罰，此仁政也。而習俗不美，其請于官也，故高其價，使人莫我若，己必得之；既而力不逮，耕種失時，收斂寖薄，倉實不足，民鮮被惠。公請仍以僧主之，歲入之數，不加于舊，閭閻樂從之。自是民間生子，蔑不舉者，至于今所活者多矣。公臨事精敏，而又能委任官僚，人莫能間，屬皆盡力，而政罔不舉。賢配曰宜人張氏，先公五十一年卒，葬于常熟縣吴山頂阜。繼室曰宜人劉氏，亦有賢行，十年七月辛巳卒。子：彦許，訓武郎、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彦詞，迪功郎、饒州番陽西尉；彦禾，迪功郎、衢州司理參軍。女：適朝奉郎、通判紹興府潘景夔；次適迪功郎、嚴州觀察推官顔叔仁，先十二年卒；次以疾廢。孫：柟夫，以遺澤補將仕郎；樞夫、機夫、栩夫、櫟夫。孫女一人。頂阜之穴或疑焉，于九月壬申，諸孤舉公及劉氏之喪，而遷張氏之柩，合葬于澗南之原。

某受知于公最深。公之領閩倉也，實爲之屬，時猶在選調，平生未嘗覓舉，獨公深念之，遂獲通籍，厥惠博矣，每念無以報稱。窀穸有期，諸孤貽書請銘，某承乏太史，士有一善，皆當紀録，賢德如公，而可無述乎？乃敬敘其出處大節，爲繫之銘曰：

天支之貴，山澤之癯。道腴是味，豪貴是除。居官可紀，吏戢民舒。彼譖人者，巧言紛如。孰知其心，金石弗渝。我作斯銘，爲公辨誣。

絜齋集卷十七

絜齋集卷十八

誌銘

宋　袁燮　撰

侍御史贈通議大夫汪公墓誌銘

慶元六年夏四月，詔以起居舍人汪公爲侍御史。此朝廷清要之職，古人所謂「一臺正而天下治」，非虛言也。自公道不明，居此職者，鮮能竭忠以報國，類多倚法以立威。凡己所不合者，率以私意去之，姦臣未折其萌，而良士先罹其害。公既正位臺端，分別是非，明于黑白。公論所推許者，常全護之，可恃以無恐；公論所不與者，必裁正之，毋得而苟容。舉職如此，可謂真御史矣。故雖不滿三月，齎志以殁，而評品人物者，稱之至今，視一時虛譽，如雨集溝澮，朝盈暮涸者，何其相遠哉！此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公諱義和，字謙之，徽州黟縣人也。曾祖，贈太子太師，諱才貴。妣，西安郡夫人黄氏、建安郡夫人舒氏。祖，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諱勃。妣，同安郡夫人祝氏、會稽郡夫人唐氏。考，湖北提舉、贈通議大夫，諱作勵。妣，碩人祝氏。公未弱冠，貢于鄉，以郊奏補官，主江陰簿，被計臺首薦，歷餘干丞，改宣教郎，宰隆興之新建。時歲大祲，府檄公視之，而使人私焉，曰：「幸以郡計爲念。」已而謁帥，首言：「旱甚，十纔其八矣。」帥艴然曰：「不我告，

而專之，可乎？」公曰：「農民已困，將爲餓殍，賦安從出？明示以所減數，俾户知之，猶足以繫其心；必待稟明，緩不及事，奈何！」大忤其意，以語見侵。公曰：「某頭可斷，言不可食。」帥黽勉從之。諸邑長咸在，無敢出聲。公抗首力争，八縣饑民，均被大惠。府有東湖之勝，歲久不治，屬公浚之，計工五十餘萬，日役數千人，公言：「取之諸邑，寧免追胥，賦于近郊，徒資游手，于饑民無預。且游觀之所，非今所急也。」議由是寢，時淳熙八年也。是歲，擢進士科。時宰欲處以他闕，辭不敢當，益勤于民事，務以仁恕教化爲本，陶然公密，繼以治行聞，被命審察，通判紹興府，作永思陵。朝廷委計臣躬任其責，每事舒緩，欲以不擾取名。公曰：「擾誠不便，山陵大事，而惜費如是，可乎？」孝宗聞之甚怒，移知鎮江府。張杓帥越，與公協力，靈駕既至錢清，公見其可渡也，趣之，漕以爲未可，而公趣之愈急，甫畢而堰壞，時論服其敏達。是邦和買之弊久矣，莅官者不能精察，虚僞日滋，公深究其所以然之故，既履畝而税，務爲均平。又稍損科敷，與之覈實，實有是田，始有是賦，歷歷可考，莫之或欺，于是乎宿弊寖革焉。繼丁太夫人及提刑公憂，服除，知武岡軍。武岡與辰爲鄰，紹熙三年，辰之溆浦蠻猺侵邊作亂。公之官，至邵陽，或言賊勢方張，姑徐徐焉。公曰：「天子有命，急策疾趨，猶懼不及，又可緩乎？」倍道而前，大修武備，綱目具舉，威聲震疊；且開以大信，許之自新，迄無人境者。武岡財用不能自贍，仰于永邵者半，朝家科撥舊有常

數，二郡輒負不償。公弗與校，舒徐以俟之，曰：「吾惟過自撙節而已。」既而經常用度，種種無乏。又思之曰：「彼不吾與，未覩其害，而乾没焉，豈不惜哉！」爰請于朝，以二郡元撥之數，理爲武岡上供，而武岡上供，截爲留州之用。有旨從之，遂爲長利。加以博訪官僚，周知利害，財計日益充衍。公宇、黌舍、營壁、橋道、亭驛、軍器之屬，無一不葺。三歲貢士，增于舊額，溪洞八百餘團，結以恩信，良吏之績，班班乎可觀矣。

慶元二年，以治最爲太常博士。時權要炎炎，群邪翼之，詆天下正論以爲僞學，無敢明其不然者。公對清光，力陳人才真實疑似之辨，人所難言，義不容已。天子嘉納，亟施行之，誣善者皆悚。三年，遷吏部郎、兼禮部。四年，除樞密院檢詳。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玉牒宰掾，最爲機要，而壓于宰輔之威，是非予奪，多含糊其辭。公則不然，可則曰可，否則曰否，未嘗持首鼠兩端之説。吴興有糾合兇人，盡戕主家而火其廬，延及一市者。刑寺欲分首從定罪，死者一夫而止。公駁之曰：「殺人、放火，俱合抵死。兇徒肆虐，厥罪惟均，何首從之有？」中都會子之獄，抵罪者數人，集議欲輕之。公又曰：「僞造者斬，法也。犯而輕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憚而不犯？」皆請論如律。公平時居官，雖一鞭撲，未嘗輕用，而于是獨嚴戢姦宄，護善良，兹其所以爲仁爾。九月，除起居舍人，直前奏事，願取司馬光「五規」爲保治龜鑑，嘉言偉論，固流俗所謂迂闊者，鬱而復明，聞者興焉。又謂二史分日侍立，宜謹書言動，使有所考信，時人亦甚韙之。明日，遷侍御

史、兼侍講。有阿附權要，致身詞掖者，植根之固，殆未易拔。公首劾之曰：「此俗吏也，不足以塵高選。斯人既斥，足警其餘矣。」每患學者各私其師，趨向不一，于是交攻。建言：「昔我高宗聖訓，士當專以孔孟爲師。夫孔孟者，萬世之標準也，由之則爲正道，舍之則爲他道，孰有能加損毫末者哉！」當衆言淆亂之時，發爲正大之論，如指迷途，如藥錮疾，深有當于人心，莫不延頸以俟，傾耳以聽，望其由是日進讜言，而孰謂公止于斯乎？卒之日，寔是歲之六月六日也，享年六十，積官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朝廷惜其喪，賻贈如例。

娶程氏，給事中叔達之從妹也。姑性嚴，事之甚謹，歡然無間言。公得顓心任職，不以家務自累，抑內助爲多，封宜人，以子陞朝，封令人。嘉定三年四月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贈碩人。長子綱，朝散大夫、直煥章閣、知紹興府兼權提刑。次紀，爲公弟義的後，終贛縣丞。次統，奉議郎、通判楚州。次縝，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女，適奉議郎、通判衢州朱拂。孫曰萊、曰棐、曰榮，曰泳之，將仕郎。孫女，適修職郎、江陰軍司户程熹；次適進士朱任；餘二人未行。

公自幼及長，嗜書不倦，手抄至百餘帙，尤熟于《左氏春秋》。辭華炳蔚，援筆立成，竄定不過數字。前後奏篇，無慮數十，直己而發，不事雕琢，而皆當世切要，蓋根于學問，非苟作者。其立身處事也亦然，事親篤孝，母有疾，衣不解帶者數月。風儀峻整，而謙抑自將；事機立斷，而持循惟謹。義所難安，雖微不取；義所當與，雖

多不靳。吏或以久例白，一無所受。貲産不逮其先世遠甚；而賙恤窮乏一遵舊式。推廣此心，孰不歸仁？兹非學問之力歟？宰邑丞郡，值歉歲，念常平倉儲蓄無幾，不足以賑窮，言于帥守，多方勸分，人皆樂從。以富鄭公青州救災之良策，推而行之，全活甚衆，左右司檢正，事至夥也，以一身兼之，隨宜區處，諸務俱辦。館伴北使，禁樂之際，偶聞樂聲，金使遽以爲請，公使謂之曰：「此閭巷間爲之耳，几筵未徹，國樂猶禁，而可施此乎？」片言折之，愧服而止。此皆篤于學問，積之有餘，用之不匱，故泛應曲當如此。每語諸子：「吾年及耳順，即謀歸休，盡閱家藏未讀之書。」此志未易量也，雖不克遂，而《心聲所形集》三十卷，粲若瓊玖，其學亦富矣。越帥既蔚有華問，又倡率諸弟努力爲學，此所謂世濟其美者耶？初，公葬于邑西郭家塘之原，碩人殁，重于啓窆，則葬于邑西雙溪之原。歲月深矣，德銘未立，越帥貽書以是見屬。某惟同年之誼，有不可辭者，敬諾之。銘曰：

衣冠蟬聯，斯世所貴。古稱不朽，非是之謂。汪氏一門，世有顯人。顯以賢德，匪徒簪紳。維侍御公，樞參之裔。公侯復始，平生之志。位雖不充，德則不忝。霜臺諤諤，繩彼姦諂。天奪之速，舉世所嗟。施于後昆，韡韡其華。何以成之，續此正脉。克世其家，令名有赫。

刑部郎中薛公墓誌銘

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有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邦之望，時時合並，有似

乎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故謂之五老，繪而爲圖，傳之至今。左朝奉大夫、衡州使君薛公，其一也。公既與是四人者，以道義相交，而又得賢壻焉，曰禮部侍郎高公，學有根柢，氣類相若，講明義理，日益精微，于是乎家庭間肅肅雍雍，薰蒸陶染，不扶而直爲子若孫者，烏得而不賢哉？刑部公之持身居官，所以見推于士大夫者，其源委蓋如是。

公諱揚祖，字元振，世占籍于明，明陞府，遂爲慶元郡人。曾大父，諱唐，贈朝議大夫。大父，諱朋龜，即衡陽使君也，嘗權工、吏部二郎官。考，諱居實，朝請大夫、歷倉部郎中、直祕閣、帥淮東，贈中散大夫。妣，朱氏，宜人，贈令人。公資性穎悟，風規秀整，嗜書不倦。以父任補官，淳熙間，辟淮東帥司書寫機宜文字。丁外艱，服除，調處州司户參軍。紹熙初，監編估局門，皇上履位，宰婺之義烏，通守金陵，丁太夫人憂，不赴。既除喪，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監尚書六部門、大理寺簿、知漳州，召爲大理丞，遷刑部郎中，尋以疾請外，得池州，改主管沖佑觀。公始爲户掾，軍校有怨軍事判官者，伺其未明趨郡，剚刃肩輿，已而自首。郡守送之獄，公亟言曰：「軍校輒犯階級，誅之，法也。事理明甚，何必寘諸囹圄，若訊他囚乎？」聞者皆快其壯。局門事簡，不足以觀設施。丘公峦，時爲户部侍郎，風裁甚高，見公而奇之，曰：「此有用之才也！」爲之延譽，參政陳公騤亦驟稱之，聲名藉藉，改秩之劇，不勞而辦。邑有顏孝子墓，歲久荒圮，首營葺之，申嚴樵牧之禁，有助風教。一胥大爲姦利，白諸郡將黥之，以警其餘，

莫不震慴。率以五鼓視事，夜漏下十刻始休，三歲之内，無日不然，以故庭無留訟，獄無滯囚。東江湍駛，舟多覆溺，乃創石梁，捐己俸以先之；樂助者衆，費緡錢以萬計。及守臨漳，梁南江，如東江之役。故兩橋之成，人皆以薛公名之，爲之立祠，示不忘也。漳僅有土城，高不過五尺，無以禦寇。公欲修築，請于朝，未之行也。及爲郎，面對，申言：「此州當閩廣往來之衝，去朝廷二千餘里，而城壁不立。往時沈師竊發，以無備故，可爲覆車之戒。乞以臣任内樁積錢，輒辦兹事。」上始從之，詔守臣汝讜，經畫如其言，漳人賴之。時州縣財用不足，多以科罰從事，公言：「民犯有司，自有成法，豈宜因以爲利？施之小罪，已非息訟之道；若罪至殺傷，由此倖免，寃枉何時伸乎？」此亦切于時務之言也。溪峒猖獗，湖廣、江西均被其毒。贛，大州也，恬不爲備，賊兵深入，直趨郡城，獨幸急撤浮橋，僅免于禍，不爾守其危哉！漳距賊巢，非若贛之壤地相接也，而公豫爲之防，日繕甲兵，積穀粟，常若寇敵之至，威聲所加，足以禦侮，不既賢矣乎？省户之除，天子固將用之，不幸而病，奉祠里居，沈綿者九載，竟至大故，寔嘉定十二年七月癸酉也，享年七十有三，積官至朝奉大夫。娶蔣氏，吏部尚書大猷之曾孫女，贈宜人。又娶汪氏，封宜人。子男五人：長師仁，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買納鹽場；師誠、師文、師謙，皆蚤卒；師魯，將該致仕恩。女二人：長適進士楊宗紹，次未行。孫男三人：長安之，餘未名。

公五歷官，歲月深矣，而資産終不甚裕，故多以廉吏爲薦。大資趙公，入侍經

帷，薦慈湖楊公，而公亦預焉，時人以爲榮。初，倉部公窆于奉化縣忠義鄉之雙谷，去城幾百里，公每謂二子曰：「先隴若是之遠，子孫憚其難至，聲迹必睽。吾歿之後，得祔葬于此，爾曹展省併及兩世，則不至于遽疎，吾瞑目無憾矣。」明年二月某日，二孤敬遵先志，克襄大事，而屬某爲之銘。某雖老且病，然鄉黨之誼，不可辭也，乃次第其本末，繫之曰：

猗歟一門，三世爲郎。象賢濟美，厥德有光。猗歟刑曹，甚敏而厚。居官可紀，有學有守。味其遺訓，先隴之思。玆爲不忘，昭昭永垂。

蘄州太守李公墓誌銘

李公茂欽，東萊呂成公之高弟也。淳熙中，成公之弟子，約爲四明倉官，茂欽不遠數百里訪焉，余因是識之。風規峻整，志氣挺特，明于義利之辨，使人起敬。入太學，結交海内賢俊，相與講切，義理益明。同舍生有病疫者，多方拯救，以身親之，義所當爲，不遑自恤。爲學録，規繩井井，諸生嚴憚，留、趙二丞相聞其賢，風使來見，一不往。嘉定中，余同官于朝，時時合并，壯其風操，每推許之：「異時履險蹈難，以仗節死義稱者，必斯人也。」及蘄春被圍，余日日念之，曰：「茂欽其死乎？」既而果死。嗚呼！賢如斯人，而可死乎？自古國家之立，必有正人端士焉。英特之氣，與生俱生，培之養之，益堅益壯，足以興起人心，維持三綱五常，而壽其脉，則社稷可以長保。茂欽之生，天之所以佑我宋也；茂欽之死節，所以緜我宋之無疆大歷

服也，寧不偉哉！

茂欽諱誠之，世家于婺之東陽。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考以茂欽該郊祀恩，再贈宣教郎。妣，鄭氏，贈孺人。茂欽自幼莊重，不苟言笑，勤于務學，既冠而邃于《易》，登賢書，試舍選，俱第一。慶元初，解褐，分教鄱陽，丁考妣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性不喜覓舉，或勉之，則曰：「彼誠知我，何必有求？彼不吾知，雖求何益！」以此絶口不求，而帥若憲，俱以其公論所歸，而自舉之。除刑工部架閣，擢國子録。讒説肆誣，臺評且上，或言自辨可免。茂欽曰：「吾不慣爲此態，惟有去爾。」及報罷，舉朝冤之，送別者袂相屬，人更以爲榮。再期，起爲江西運幹。部使者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茂欽以爲：「富人至少，自中家而下，安所取辦而應此令？何如循舊例，止以鹽本錢通融，可以無擾。」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茂欽愀然曰：「公以儒學發身，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吾苦言難入，求奉祠而歸。」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秩通判常州。總司督經總制錢甚峻，前此爲倅者，率以不辦取辱。茂欽始至，即爲都簿，具財賦若干之目，言于主司，立爲定額，分限輸錢，罔有虧闕，宿逋亦補焉。不惟區處有方，亦由潔廉無私，吏不容姦。知郢州時，制帥頗有風力，而行事皆當，茂欽以書勉之曰：「鎮壓不可以無威，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不可以不獨，必博咨以盡群策。」時以爲名言。揣金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甚備，厥費緡錢十萬。舊有備邊下倉，復置上倉，糴米麥以實之。及金

至荆西，鄰州驛騷，制府調兵爲援，亟發州兵，及統司所益兵，及保捷民兵，合二千五百人，撫而遣之，協古諸侯守在四鄰之義。且力請于朝，增新軍五百人。痛節冗費，財用常足。保此一邦，晏然如故，茂欽之力也。移知蘄州，蘄爲次邊，中興以來未嘗被兵，邦人皆謂金必不至。茂欽曰：「備禦無素，忽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高與厚俱五尺，而濬其濠塹，厥深二尋，而廣五之。備樓櫓，築羊馬牆，教閲廂、禁、民兵，激之以賞，增倉廒二十，積米以石計者四萬。先是郡中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爲太守常俸。茂欽一無所受，寄諸公帑，兵食之儲，實此錢附益之。提點刑獄、兼知黄州何大節，欲堅守沙窩、黄土諸關。茂欽曰：「古人守險，敵無他岐可入，故閉關足以絶其來。今五關三四百里，小路可入者以百數，安能盡守？若從小路繞出關背，毋乃大被其毒乎？」不聽。大節又以黄陂一路無山可守，調民築堤；且發蘄之民兵，相與守關。茂欽言：「黄陂之旁，地多沮洳，敵騎不能馳驟，若隄爲坦途，則其來易耳。民兵可保鄉井，遠適必無固志。」皆不聽，後悉如茂欽之揣。金決策深入，以兵牽制浮、光，而徑擣蘄、黄二州。時茂欽將受代，維舟江滸，欲遣其家先歸。聞敵入邊，恐人心不寧，遂不果行。而州兵迎新者半，民兵復爲憲司所分，存者僅千餘人，勢力微矣。乃選擇城中壯丁，參以寄居宗子，分布城中。金兵將至，募敢死士三百人，迎擊于十里外，挫其先鋒，大破之。金爲連珠寨百道攻城，茂欽躬擐甲胄，朝夕巡歷，不復顧其家。歸正人張奇，久居于蘄，茂欽察其有異志，并其

黨誅之。金叩城呼：「張奇毋誤我！」則知其爲間明矣。造橋欲渡，則奪之；毀民居板木，排牆以進，則焚之；積火欲燒戰樓者，以水沃之；鑿小渠，欲洩濠水，則盡殺而復窒之；佩銀牌，率衆來攻者，則射而殪之。又禽敵將七人。池陽、合肥皆遣兵三千來援，金擊之，皆敗走，統帥有擁重兵而至境上者，畏敵而不敢前，敵知外援已絶，而攻益急，茂欽調兵奪其攻具，殺兩大將，又以鈎繫長繩，拽其雲梯至前，亂斧斫之，墜者如雨。又令死士夜入敵寨，攻擊不得寧息。又伏兵羊馬墻中，俟其至，掩之入濠，死者甚衆。製布囊以萬計，盛土積城上，礮不能傷；灌鵝車洞子以金汁，沃以膏油，頃刻煨燼；料地道所來之處，熏以毒藥，城得不陷。埋甕地中，令人潛聽，動息皆知；掘城基者，擲火牛以燒之；發鐵礮者，張皮簾以障之。金不得志，將去，會黃州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城中大震。茂欽神色自若，指所儲倉實曰：「但自飽食，毋憂也！」帥閫裨將徐揮，以兵八百人來援。茂欽疑之，止令助守，不令出戰。揮詐稱欲迎援師，又不許。中夜，率其衆縋而下，教敵登城，魚貫而進。茂欽之子士允力戰而死。茂欽率兵巷戰，自子至寅，殺傷相當，士卒感其恩皆戰死，無一降者。茂欽于是死之。將死，呼其家人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于賊！」妻孺人許氏，及婦若孫即赴水死。時嘉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也。金入郛，語人曰：「非爾叛將送我登城，我明日去矣。」聞者皆惜之。積官至郎，壽六十有九。子士昭，以守舍免。次士達，蚤亡。次士允，次士介，先一年卒。女適進士許之選。天子深知

茂欽之忠，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追賜紫章服，封正節侯，賜額立廟于蘄，賻以銀二百兩，絹二百疋。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歿于難者，皆贈安人。

茂欽生長寒門，備嘗艱阻，授徒所入，專以養親，妻孥不預焉。中歲絶慾，獨寢一榻，泊如也。奉使典州，書尺饋遺，未嘗入修門，一心營職，計慮深長。至蘄之半年，便民五事中，力言六關不可恃，宜別駐一軍，扼其衝要，不然必殆。先見之明，有如蓍龜。又兩年間，與其弟書，豫以邊事爲憂，其言曰：「既任其責，不敢顧其身。」又曰：「一身一家，未保生死，職任所在，惟當盡死以守。」此其平居真情之所形也。臨難捐軀，豈俟擬議哉！大義著明，人心奮發。通守秦君鉅，教授阮君希甫，皆守節以死，茂欽實倡之。夫茂欽豈徒死者哉！世固有勇于徇義而無奇策，拱手以就戮者，是則徒死云爾。張巡守睢陽，賊百計攻之，隨方捍禦，出奇無窮。茂欽居重圍中，應敵之策，班班可紀，來攻者不遺餘力，捍禦者綽有餘裕。睢陽雖陷，而有蔽遮江淮之功；蘄城雖不全，而有阻遏賊勢之績。一郡罹其災，他邦受其賜，豈徒死而已哉！既歿之三年，二月七日，其孤士昭，葬之于邑東七里東山之原。孤欲求銘于某，其鄉人工部侍郎葛公爲達此意。某得附此以傳不朽，固所願也。銘曰：

嗚呼茂欽，萬夫之傑。學有師表，清明洞澈。如水斯寒，如火斯熱，如金斯精，如玉斯潔。死生一致，本無差別。不榮幸生，凛矣其烈。豈無才士，從容剖決。亦有詞宗，敷腴婉切。如彼春華，倏焉泯滅。

潢潦無源，朝盈夕竭。維此茂欽，卓爾超越。不辱其身，全歸罔闕。茂欽云亡，梁傾棟折。凡我同志，未語先咽。東山之麓，我銘斯揭。過者肅如，斂衽祇謁。

運判龍圖趙公墓誌銘

嘉泰、開禧間，某官富沙，聞漕趙公建臺是邦，年既高矣，清眸炯如，道貌瑩如，有出群拔俗之態。事無劇易，從容裁決，若不經意，而皆當于人心。某嘗叩請其故，公曰：「吾無他長，昔從事于伊洛之學，得其旨趣，從此胸中無復凝滯。」某始知其非偶然者。今觀道施君狀公之行，具言丞太和時，邑宰周君賓遇公甚厚，凡所以啓告者，率根本伊洛，公服膺焉。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發于容貌，形于事業，皆有本而然，此公之所以深可敬也。

公諱充夫，字可大，魏悼王之七世孫也。始名達夫，字廉善。孝宗爲更其名，公併字易焉。曾祖，諱報之，保大軍承宣使。妣，惠國夫人王氏。祖，諱公懋，中奉大夫。妣，令人孫氏、徐氏。考，諱彦孟，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安康郡夫人孟氏、永寧郡夫人羅氏。自中原俶擾，金紫公避地婺源，娶都督孟公庾之女，遂從外舅寓居于信之鉛山。公穎悟而嗜書，外祖奇之，室以孫女，以金紫蔭補官，主永福簿。丁父憂，服除，調太和丞、監青龍鎮辟涔水檢踏官、知宜興縣、簽書淮南軍節度判官、知新喻縣、通判湖州、守臨汀、嘉禾、吳興三郡。奉祠，起知道州，辭不赴，仍賦祠禄，擢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直祕閣、福建轉運判官，告老，進直敷

文閣，與祠，再告老，陞龍圖閣，致其事。初，孝宗屬意錢幣，公以舉爲泉屬，患場兵應募者之寡，請役諸路黥隷嶺南之人，五年無過，給據自便；就役者以千計，久之，新至者欲爲變。公驅車以往，號召從役，收捕無遺，自是無敢叛者。❶ 茶寇賴五方熾，駸駸至廣，提點刑獄林公光朝謂公曰：「場中黥卒，得無有從亂者乎？」公保無他虞，既而帖然。林公因咨禦寇之策，公言：「贛、吉間有捷徑數百里接詔之仁化，❷宜分兵捍禦。」亟遣摧鋒軍控扼其處，賊果至，殲其先鋒，餘黨奔逸，自是不能復振。新喻絶産之家，有專其利，官不得預。公許其自陳，減租二之一，永以爲業，而悉蠲其宿負，靡不樂輸。砂錢禁嚴，犯者猶衆。公言：「上供空用銅錢，錢荒則多僞。銅楮相半，弊斯革矣。」諸司皆許之，盜鑄遂息，而綱運之費，亦歲省二十餘萬。

臨汀擇守，光宗命公爲之，閩帥趙忠定公，議置莊倉。公以爲：「此固甚善，後有逋負，未免追擾。何如冬儲粟，春糴，略收一分之息，糴本稍增，而民食無闕，經久之利也。」帥大然之。朝旨欲行經界，俾公籌之。公謂：「汀税産雖多，而所收十纔六七，自足郡計。若行經界，則省額一定，不容擅減，必均于民，輸將重于曩時，必有流離失業之患。」條陳利害甚悉。平生好古，而隨時處事，不膠古制者類如此。郡城頹圮，鋭意修築，而易募役及堪負重者，補闕額，而蠲雜費，得百餘人，不勞而辦。公之始至也，營卒怯懦，不知紀律，申嚴號令，

❶「叛」，原作「判」，據四庫本改。
❷「詔」，疑當作「韶」，仁化屬韶州。

日日教習，時自臨之，區別武藝，頒賚有差，士皆勇奮。會寧化妖民廖大興等作亂，聲揺諸郡。命左翼將高特率兵討之，巡尉屬焉，授以方略，銜枚宵行，五里爲一鋪，直抵其穴，斷其糧道，遮絶外援，力罷而後取；旁郡兵繼至，咸遵約束，妖氛遂清。吴興上供歲額百十五萬，而累政所發至百餘萬，版曹督索無虚月。公奏蠲之，人情懽然，公曰：「此天子之德意也。」郡計既寬，捐以與民，未納者代輸焉，催征者併閣焉。皇上雅聞公名，俾司庾事，相度淮田耕種利害，謂：「平曠之土，水無源流，仰雨浸灌，稍旱則乾，何以殖穀？惟當益浚陂塘，官給工役之費，則于民無擾，而其利至溥。」又言：「民既執役，而復責免役之錢，是重困之也。請以没官田産，隨鄉分廣狹，當役者給之，助其不足，以紓民力。」

鹽商、胥吏共爲姦利，以既支未抹之鈔重請。公推見弊源，任官而不任吏，莫之或欺。其將漕也，于鹽事尤加意。郡邑有大小，户口有多寡，計其日用之數，定其日用之額，强不可多得，弱不至乏絶，時論稱其公平。殿司左翼軍分屯汀、建、泉、邵，始用禦寇，出戍增給小券，名爲一兵，而有二兵之費。公以漸消之，招補闕額，止給本俸，行之不驚，人無怨言。此皆公之善政，可爲後法者也。時望傾屬，聲名焯然，顧何施不可？而公雅意静退，以道義爲樂，人所汲汲，我則徐徐。始以丞攝尉，全獲强盜，改秩法也，推以與尉；及攝龍泉，復以盜賞，畀之鄰邑，安恬之稱，已藉藉于搢紳間矣。況學問涵養，日進不止，豈復以世俗所樂，累其清明耶？守吴興時，忤時宰之親，遄歸故里，結亭二十有五，放懷巖

壑，若將終身，强而後起，名流多稱慕之，而誠齋楊公知之最真，有契于心。爾時權姦妄開邊隙，公深言其不然，雖拂其意不恤也，非輕視軒冕其能爾乎？有樓曰「一經」，有館曰「東塾」。子孫滿前，課以學業，嘗著論言：「人而能仁，道足以生，生則安，安則久。《魯論》一書，求之可也，審處其方，以藥己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美哉言乎！其古人進德之心乎！筋力尚强，謝事而歸，優游自適者十有三年，人生真樂，何以尚此？嘉定十一年正月丁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五，積階朝請大夫，賜四品服。所著有《進策奏稿》及《東山詩集》。宜人孟氏，先公十有五年卒，葬于鉛山縣鵝湖鄉之東山。四子：時授，從政郎、監江淮等路都大提點鑄錢司金銀場；時升，迪功郎、衢州司户，先卒；時牧，迪功郎、福州司户；時稷。三女，源伯潛、鄭欽崇、傅熉，其壻也。伯潛，今爲迪功郎、某州州學教授。孫男：若璜、若璋、若琅、若琛、若璣、若璪、若珍、若瑞。孫女一，適迪功郎、隆興府司户周景舒。十月丙午，諸孤奉其喪，合葬于宜人之墓。

某不才，辱公薦舉，遂爲知己。又獲從公之長子遊，契分不薄矣。貽書求銘，義不敢辭，謹摭其表，表可稱者，揭諸幽堂，昭示無極。銘曰：

皇祖維宣，篤生悼王。天監厥衷，子孫繁昌。維此龍圖，克嗣先烈。有始有終，天潢之傑。不究于用，君子惜之。我懷斯人，播以聲詩。

通判泉州石君墓誌銘

淳熙中，余游太學，得直諒多聞之友，曰石君，諱範，字宗卿，婺州浦江人也。其先占籍青社，國初徙焉。君天資俊茂，志氣超卓，師事東萊吕公，有所啓告，服膺無斁。而群居共學，又多一時佳士，❶薰炙涵浸，氣質增美，肄業膠庠，能道其師之賢德學問甚悉。余竦然異之，遂與定交。後君仕日有名，嘗調官中都，權臣氣焰方烈，其黨有依勢用事，能軒輊一時士大夫者。與君有舊，諷以一登權門，美官可立得。君曰：「吾儒者改秩爲邑，義固當爾，奚以僥倖爲？」卒不詣。余以是服君自待甚厚，而守正不撓如此。嗚呼！兹其師訓之所自來耶？曾祖，諱沔，儒學起家，宰明之慈溪，年纔六十，念母年高，隨牒遠適，非所以養，致其仕而歸，時論高之。祖，諱滐。考，諱知言。君既歷官，贈考爲承事郎。妣，于氏；繼母，喻氏；俱爲孺人。

初，君以紹熙元年擢進士科，爲奉化尉。歲饑民貧，相率貸糧，境内騷動。君曰：「是之不戢，乃吾失職也。」單車疾驅，開諭而儆戒之，利害明白，聽者冰釋。又爲白官長，亟請于牧守監司，多方賑貸，其黨遂散，不戮一夫。海寇有逞其威虐，大爲民害，延及鄰境者。君設方略，一日就禽。改承奉郎、知處州麗水縣。大修版籍，嚴詭挾之禁，申自首之法，姦民猾吏，毋得表裏交蠹。條畫既井井矣，會以繼母憂去。徽之婺源，素號難治，令以罪罷者

❶「佳」，原作「隹」，據四庫本改。

踵相接，無敢向邇者。君獨奮曰：「心誠求之，何事不集？」核吏姦，節冗費，裕財之源，不事科罰。月樁緡錢歲以二萬計，鑿空取辦，民力大屈，君深念之，建請蠲什之二。其言懇切，感動人心，將漕者亟從之。由是大得民譽，賦輸如期，財用自足。通判袁州。峒寇陸梁，衡、潭、贛、吉被禍尤酷，袁當四郡之衝，人情懍懍。君攝郡事，練禁旅，閲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爭効所長，威聲甚震，盜無敢向者。通守泉南，兼南外宗正丞，又佐舶司，而左翼養軍之費復隸焉，事亦叢矣，剖析隨宜，莫不中節。余益信君才力敏裕，非若腐儒之膠固不通，而俗吏之所爲，君亦不屑也，可不謂賢乎哉！嘉定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六。官承議郎，既納禄轉朝奉郎。八年十月乙酉，葬于邑之松塘原。娶陳氏，封孺人。子：武、戩、戡。女適永嘉進士宋纓，次未行。孫男一人，仰。孫女三人。

君敬奉庭闈，得繼母歡心；拊教幼弟，恩意深篤；喜道人善，亦嫉惡；居官廉潔，俸入外，一不敢妄取。奏院劉君，狀其善行詳矣。將葬，武持以請銘，余曰：「子之先君，吾同堂合席，金蘭之契也。子不我屬，猶將稱述之，况請之勤耶？」乃作銘曰：

才之裕，莫邪銛兮！行之潔，冰霜嚴兮！老于一倅，取之廉兮！兹爲幽宫，慺兮瞻兮！

絜齋集卷十八

絜齋集卷十九

宋　袁燮　撰

誌　銘

滁州司理李君墓誌銘

自古忠賢之後，雖更歷數世，耳目不接，而氣脉流傳，未嘗間斷，則必有篤厚之士，著稱于時。此孟子所謂故家遺俗者。矧惟剛毅正直，光輔明主于天禧、明道間，有若丞相李公之賢，積之有餘，流而不竭，其後裔當何如耶？

君諱十鑑，字季明，丞相之六世孫也。丞相生太子少師東之，少師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孝孫，金紫生朝奉大夫偉，朝奉生知淮揚軍、贈奉直大夫晟，奉直生浙東提舉茶鹽宗質，即君之皇考也。妣，安人夏氏。先世家于濮陽，少師徙洛中，提舉宦遊浙東，謀所定居者，樂四明風土，遂爲鄞人。君初以考遺恩補官，爲迪功郎、湖州武康縣主簿，調處州録事參軍，折獄精明，根于慈恕，鞭撻不慘，自得其情。時時爲設酒肉，躬自察之。嚴寒酷暑，尤加之意，潔爾杻械，燥爾寢處，籌度再三，不得已而後辟。執政之族，有殞于非命，而罥罣一婦人者。上官欲重其法，力争獲免。陞從政郎、滁州司理參軍，惟刑之恤，如在括蒼時，淮東漕臣知其賢，將延入幕以自近，辟爲儀真户曹。未幾，漕以論罷，君亦解官而歸，自是倦遊，不復爲

仕進計。燕處六年，鑿池累石，環以花竹，幅巾藜杖，鶴鹿自隨，時與故交極歡而罷。嘉定十四年九月己丑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娶韓氏，先三十有九年卒，葬于陽堂鄉太白之原。長子曰津，次曰灊，皆蚤世。季曰源。孫裕。君没之次年九月丙午，啓夫人之窆而合葬焉。

君雖歷官至淺，而兩郡決獄之平，人皆稱之。夫獄，重事也。古訓有之曰：「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又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毫髮有差，死生所係，豈可忽哉！」然此理甚明，居是官者孰不知之，而鮮有能遂其志者，曷爲而然？曰：「反諸心而已矣。是心清明，得失利害，無得而昏之，自然不屈于上官，不蔽于私禱，獄安得而不平？察其情僞，究其纖悉，民安得而冤？」夷考君之平生，不得罪于公議，而晚節益有光。勇決閒退，恬然自處，無聲色之奉，無侈靡之飾，室廬僅蔽風雨，圖史列于左右，委天順命，不以紛華動其心。每曰：「利禄之樂，不如林泉之樂。」無所羨慕如此。則其涖官行法，豈有不遂其志者哉！昔于公自言：「我治獄多陰德，後必有興者。」既而果驗。君之設心，無愧古人。後嗣其將昌乎！是誠可書也已。孤請銘，不敢辭。銘曰：

眇然一官，名迹隱微。勇于爲善，厥德有輝。彼賤丈夫，非不顯榮，敢于爲惡，實敗其名。猗歟李君，取舍克謹，遹追先德，令名不隕。我作斯銘，大書深刻。咨爾後昆，于此取則。

台州僊居縣主簿戴君墓誌銘

某之先叔父，常德通守之末弟也。以德行經學師表後進，里中俊秀多從之遊，戴君德甫亦受業焉。德甫諱日宣，自少嗜學，未嘗一日廢書，鄉先生李公若訥、胡公仲臯，俱耆儒宿望，德甫師事，所蓄富矣；而自視闕然，復請益于我叔父，叔父屢稱之。嗚呼！師道之尊，其學者之司命歟，學而無師，猶不學也。漢儒雖不逮古，而師資之益猶汲汲焉，故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❶習道論于黄子。夏侯勝既從始昌受《尚書》，又師事簡卿，又請業歐陽氏；蕭望之始事后蒼，復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所學皆非一師，宜其講習之精，見聞之廣也。然則德甫之求師，至于再三，其亦篤于問學者歟！

吾鄉之士，習經術者，惟《書》最衆，三年大比，無慮數百人，以名貢者，纔一而止，德甫得之，可謂難能矣。而試南宮輒不利，德甫曰：「吾豈可以小不售，怠吾遠業？」益奮勵讀書，而努力爲善。德甫性寬平，不設防畛，遇人無貴賤老少，敬之如一，小有過差，痛自懲艾，以「觀過」名其齋，蓋有意于切己之學。世居慶元之奉化。曾祖，垕。祖，藴。父，光世，蚤失所怙，奉母劉氏謹甚，該恩者再，始封太孺人，後賜冠帔，諸儒榮之。嘉定元年，以累舉特恩，受迪功郎、台州僊居縣主簿。官雖卑，平生所藴自是少伸矣。六年十二月四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七。士之窮達，

❶「易」，原作「益」，據四庫本改。

固有定分，而才德如德甫，良可惜也。配湯氏，有婦德，先十五年卒，葬于程嶼。九年閏七月壬寅，諸孤葬君于忠義鄉傅嶼之原，從先塋也，迺遷程嶼之藏以合焉。子三人：度、庶，皆業進士；亮，蚤亡。女四人，其壻曰舒鑄、蔣處厚、舒鉉、袁守。孫男二人：興祖、顯祖。孫女九人，適舒銁、承節郎趙汝棣、舒錙、湯叔全、戴義路、李灝，餘未行。

德甫清儉而篤義，嫁親族孤女之貧者數人；鄉人有疾，饋之藥；有垂死而活者；掩骼埋胔，加惠既殁。舊廬頗宏敞，使令輩不戒于火，一夕灰燼；潎屋數間，居之自如，余嘗訪焉，不見其有愠色，其德量又如此。度等請銘，不敢辭。銘曰：

猗嗟良朋，如古三益。師我叔父，合堂同席。舊好之篤，迄今不忘。勒銘幽宮，厥德有光。

從仕郎汪君墓誌銘

君諱伋，字及甫。其先自歙徙明，明陞府，遂爲慶元奉化人。家于雙溪之上，非通都也。持家謹恪，不自表暴，非干譽之士也。而名聲日出，藹然芬芳，取重于士大夫，下至閭里細民，亦稱之曰「君子人」也。迨其殁，皆痛傷之，人心愛敬如此，豈易得哉！培其根，浚其源，所由來者遠矣。曾祖，諱康世。妣，徐氏。祖，諱邦式，高州助教。妣，孺人陳氏。父，諱汝賢，常州録事參軍。妣，安人張氏。

君自爲兒時，識趣已不凡，長益嚴重，有植立之志。宜州通守舒公之末第也，已有盛名，録參公器之，妻以女。君與之款

密，薰染浸灌，新益有加，美質增長，遂因舒公而熟聞四方師友學問操履之詳。故太學録沈公，嚴毅不苟合，君勤勤請益，以得親炙爲幸。又從將作監楊公講立身之要，一話一言，服膺無斁。夫以君之志操，而周旋于明師畏友之間，進而不止，誰能禦之？故雖生長巨室，而食飲被服，與寒素無異，遵規矩，履繩約，不溺于驕侈之習。而非嗇于財者，義所當爲，勇決不靳。其于族屬也，高年者敬餽之，匱乏者周恤之；可教者獎拔之，或資以脩脯，勉使從學；或畢其嫁娶，或助其喪葬。里有重費，則以爲己任，更新縣學，材良工堅，有助風教；建石梁于雙溪，新既壞于南江，續惠政于歸湖。建炎十年，中興，興大役，費緡錢殆數百萬，歲租減價而糶，凶年捐廩賑饑，代輸口賦、關征，以寬民旅，仁心孚洽，聞風起敬，士之過其里者，必求見焉。《大學》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斯之謂歟？淳熙中，鄉士大夫列其行義于朝，補迪功郎。該思陵慶壽恩，循修職郎，調漢陽尉，不赴。紹興四年，郡太守表薦其材，超轉從事郎，請祠監南嶽廟，自是不復調矣。雖恬于仕進，居官之美，不克著見，行乎閨門者，是亦爲政也，事親惟謹，年垂六十，愉色養母，慕若嬰孺，承其志意而敬行之，凡輕財樂施，皆庭闈意也。不尚峻急，而家人憚之，如侍嚴師；不事苛細，而家政有條，疾徐得所。尤急于教子，以身率之，雞鳴而起，盥頮、誦書有程。點勘訛舛，手自親之，心所未安，質之同志，筆其格言大訓，朝夕對之，勉自警策，至老而不倦，以故諸子皆知務學。又嘗遣其長子受業于永嘉，其志念深矣。雅意林壑，幅巾藜杖，

逍遥自適，時以棋酒自隨，款故人隱士之廬，譚論竟日，精神不衰。既屬疾，知不可爲，語人曰：「吾將逝矣。」胸中了無一事，正巾整冠，有問者必拱而對。至屬纊，亦拱。臨死生之變，而泰定如此，寔嘉定十一年十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娶王氏，先三年卒，葬于邑之松林鄉安住山。子男三人：龍友，嘗偕漕計；龍紀、龍允。女四人：長適甥袁邦度；次適迪功郎、景陵尉鄭次申；次適承事郎、長興丞謝奕修；次適迪功郎、前於潛尉陳祖開。孫男一，介。孫女一。

君殁之次年，諸孤來見，泣且言曰：「龍友等將以十有二月壬午，奉先君之喪，啓先妣之窆，以合葬焉。敢以德銘爲請。」余雖老且鈍，然四十年交游之久，知之深矣，奚可以辭？于是勉從之。銘曰：

汪氏一門，鄉評所宗。都漕種德，久而愈豐。偉歟及甫，前規是蹈。造次不忘，可謂克孝。猗歟渥歟，及甫之澤。咨爾後人，續次血脉。

朝奉郎王君墓誌銘

慶元初，余備數成均，與國子監書庫官王君爲僚，未幾，余以罪去國。後九年，王君卒。又十有六年，君之二子見余中都，具言：「往者權姦用事，一時士大夫靡然趨之。先君未嘗一造其門，遂大與之忤，書庫終更，例遷學官，次則掌故，而先君獨否。義不苟求，卒從外補。狀其行者雖知賢，而姦臣猶存，不敢登載。今歲月已深，恐遂湮没。重念先君雖屈于當時，猶可伸于後，敢以墓銘爲請。」君之中表、

司農寺丞樓君伯仲，稱道其美亦然。嗚呼！此人之大節也，于此不撓，其餘可占矣，遂敬諾之，而未及作。今奉祠里居，乃克爲之。

君諱中行，字知復。曾祖，諱直臣，故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夫人時氏、陳氏。祖，諱俁，故闕部尚書、贈光禄大夫。妣，夫人黄氏、宋氏。考，諱遠，國子司業。妣，宜人張氏。其先大名府人，三槐丞相之近族也。五世祖修撰徙居宛丘，尚書復寓餘姚，至今家焉。尚書以剛正爲時宰所忌，司業流落北方，間關來歸，俱有盛名于世，以故門户赫奕，海内推仰。君蚤歲穎悟不群，熟諸經史，居親旁，時時默誦數百千言，以尚書遺恩補官，調迪功郎、婺州武義縣主簿，將上，以司業持節閩中，遠于膝下，易四明之慈溪，又遲次兩載。夫筮仕之始，孰不以資考爲急，而君獨不然，恬于進取，天性則然矣。黠吏豪宗，邑之巨蠹也。君始爲簿，領吏試以事，觀其所爲，精明燭姦，痛繩以法，莫不驚服。巨室或憑仗勢要，故不輸賦，令末如之何。郡檄君代之，懲其最甚者，以儆其餘，不一月，輸者畢集。復被檄塞海隄之決，父老争言堤所以圮，蛟鰲實使然，先祭之乃可。君弗聽，籠巨石，舟夾而投之，衆力齊舉，隄復堅壯。嘗攝理掾，時皇子魏王出鎮四明，君閲獄囚百餘輩，多連坐者，有司疑焉，久繫不決。君曰：「皇子作牧，疑則縱釋之。」長史舍人莫公濟喜曰：「名父之子，固自不凡。」丁司業憂，既祥，監打套局。丁宜人憂，服除，充書庫官。出爲湖北提刑司幹辦公事。澧之慈利，有訴殺人祭鬼

者。君取其案，反覆推究，且訪其土俗，咸以爲設此祭者，必以兩目手足先登于俎，而此獄所驗，目及手足無不具者，言于憲曰：「是豈可遽加以法乎？」時人服其精察。改宣教郎、知嚴州建德縣。君通練明敏，事之至前者，是非立決，嚴于馭吏，如爲主簿時，視民如子，聽訟，導之使言，務盡其情。征科取之有制，不求餘羨；而差役則盡公無私，且深念其勞，常左右之。飲食之外，不買一物，漆、蜜，土産也，親故有請者，皆辭之；不得已則委曲他人，概以時價。德政流行，人人感悦。轉通直郎，秩滿趨朝，偶屬疾，致其事，轉奉議郎。嘉定三年八月三日卒。明年正月二日，葬于餘姚縣鳳棲山雙林之原，司業公之墓側，享年五十有三。娶曾氏，禮部侍郎幾之孫女，大理卿逢之女也，封孺人。二子：大臨，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叔達，迪功郎、新監常州羅納倉。女，先卒。孫，筌，後君以長，陞朝，累贈朝奉郎。

君資禀既高，而力學不怠。又周旋于名父賢婦翁之間，涵養薰陶，培本浚源，日厚月深。其之官慈溪也，司業作詩送之，有曰：「惟畏實過寡，惟勤無功虧。」既至官，即廳事爲堂，請名于婦翁。翁因以「勤畏」名之，君于是刻詩堂上，朝夕觀省，且終其身遵而行之，小有過差，必自咎曰：「吾親所以誨我者何如，而我若是也。」司業既捐館舍，躬率其婦奉母夫人謹甚。喜交賢士大夫，議論人物，深取夫篤厚平實，表裏無異者。樓宣獻公，姊壻也，相期保全名節，故皆無所附麗。憲屬職卑而地遠，人皆爲不平，恬然自若，方以得訪湖湘山水爲喜。迨夫歸自建德，學省舊同僚，

有執政者二人，皆喜其至，欲寘諸朝列，而君則死矣。雖死而名存，所獲不既多矣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凡升沈得喪，莫不有命。君博于記覽，引筆行墨，不勞苦思，而清雄贍蔚，一第易得爾，而不過乎三登禮部，宦塗齟齬，又不得大見施設，豈非命乎？餘姚臨大江，飛橋久壞，司業欲爲而不果。君克承先志，發藏鏹九千緡，復新之。往來其上，如履坦途，遂爲久長之利。推此心也，何事不集，而止于此？傷哉，惜哉，嗚呼！兹余所以不能自已也。銘曰：

中州之俗，醇厚而直。故家流傳，遺風未息。三槐之王，源委深長。餘波所漸，典刑不忘。悼末習之浮薄，踵前修之忠篤。一官雖卑，名則不辱。雙林之藏，過者必肅。

陳承奉墓誌銘

公諱邦臣，字季良，姓陳氏，慶元鄞人也。曾祖，全。祖，孜。考，公權。妣，孫氏、李氏。娶林氏，先公四十六年卒。長子從，從事郎、徽州録事參軍。次徽、衢、徠、衍。女六人，楊叔信、林鷁、汪應祥、鮑緯、蔣繹、樓洓，其壻也。孫：駒、駿、驤、驎、騏、彌壽、彌堅。孫女適紀樞、沈昱、朱銓，餘二人未行。曾孫女二人。

紹熙四年，該慈福慶壽恩，封承務郎。是歲，皇上登極，轉承奉郎。開禧二年正月戊子卒，壽八十有五。明年十月己未，葬于奉化縣溪口新建之原。

公天資孝謹，奉繼母如實生己，人不見其有先後之間。敬順皇考意，倡率諸

弟，厲志爲學。故宗丞張公遜，鄉之賢大夫也，方未第時，居與之鄰，輩行相若，同師承，同出處，有交相浸灌磨礱之益。中歲進取稍怠，還桃源故居，勤儉葺理，伏臘僅足，而能厚于宗族，凡孤苦無依者，悉撫教之，隨其能而任以事。季弟早亡，以其産均給諸弟，纖介無取。胸次寬平，未嘗面指人過，事或紛至，處之無難，舒徐排解，無不適當。喜服金石藥，多蓄之，有以疾告者，與之不靳。年益高，耳目聰明，飲啖如壯歲，步武輕便，其保養固自有道，抑誠心實德默相之者至矣。平生所履，可書者衆，而教子有法，尤爲人所稱道，既朝夕訓飭之，又擇明師俾之受業。從，師事國博楊先生，學有源流，擢進士第，尉玉山，甚有能名，爲糾掾，受知郡太守，無問細鉅，委以參訂家庭義方之教，不既信矣乎？兩被恩寵，閭里歆艷，亦足以自慰矣。葬有日，從泣請銘。姻家之誼，不可以辭，乃述其大概，而系之曰：

其德不耀，其賢可紀。天報以福，亦既豐只。命服耋耄，蕃蕃孫子。凡今之人，如公鮮矣。

武翼大夫沈君墓誌銘

嘉泰中，余官富沙。有東南副將沈君者，姿沉毅，善治兵，約束嚴甚，于其教也，卒皆奔走以赴，稍或愆期，即大懼，曰：「吾將性剛，必痛懲我矣！」以故人人奮勵，武藝精習。嗚呼！使掌兵之官，皆能舉職如是，豈復有不可用之卒哉？余愛其才，因與還往，訪其家世，則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諱德之子也。武功嘗隸大將少保岳

公麾下，親見其謀略勇鷙，禽敵決勝之方，以語其子，習聞舊矣。軍政之熟，教閲之嚴，茲其所自來者耶？

君諱世顯，字光祖，世居開封，今爲廬陵人。曾大父，諱福。大父，諱全生。武功其門始大，贈其親武顯郎，奏補君承節郎。初，調湖南提刑司緝捕官，次沅州大田，巡檢密迹蠻猺，有剋日欲侵擾者，君督厲士卒，俘十餘人，爲首者罪焉。群猺固以請，❶君不許，俾從至境上，斷頭以示之，皆怖而走，自是無敢犯者。尉衡之茶陵，爲漳之沿海、廉之管界二巡檢，攝合浦、石康二縣，皆以治辦稱，漳人爲之立祠。充東南第十將副將，分駐于建，秩滿，陞東南第十三將，駐于邕管。先是買馬有勞，捕峒寇時，峒長黄爍坐法繫獄，朝家督馬方急，無應之者，郡將良窘，僚佐共議。君曰：「使功不如使過。爍誠有罪，而蠻人之所信；宥而遣之，必感恩盡力。」從之。未旬日，事果辦。嘉定六年正月九日，以疾卒，壽六十三，官至武翼大夫。娶蕭氏，先二十一年卒，贈宜人。子四人：師宗，從義郎、雷州徐聞令；餘並補承節郎；師孟，先卒；師尹，監潭州衡山酒税；師皐，監邕州都作院。女三人，進士劉應運、張孝祥、陳士豪，其壻也；士豪嘗鄉貢。孫六人：應期，以遺恩補承信郎；次應麟、應誠、應符、應龍、應瑞。孫女六人。七年三月七日，葬于廬陵縣儒林鄉長崗之原。

君秉心忠實，居處樸陋，疎財篤義。其在邕也，士大夫之家有落拓不能歸者，爲教其子，而助其孀幼道里費，還之故鄉。

---

❶「請」，原作「講」，據四庫本改。

設心如是，其撫愛士卒，當如何哉？ 掊剋之政，奉一己之欲，君之所必不爲也。故教閱雖嚴，而人不怨，可尚也已！ 師尹請銘，余不敢辭。銘曰：

養兵之費，吾民膏脂。養而不教，雖衆奚爲？ 猗嗟若人，汲汲于兹。豈不懷安，是心敢欺？ 相彼流俗，知此者希。興懷若人，我心傷悲。

胡府君墓誌銘

士君子生乎斯世，非必器業宏偉，名位顯榮，足以取重也。修身爲善，無大玷闕，足以行于家人，信于鄉黨，亦可謂之賢矣。 崄巇以規利，緣飾以沽名，反諸其中，恧然不安，雖復光榮于一時，必將得罪于公議，則亦奚足貴哉？ 嗚呼！ 若吾友壻胡君，諱玘，字致廣者，真鄉黨之善人也。頽乎其貌，訥乎其辭，循循謹飭，若無異于常人。然考其平生，稽諸公論，實有非衆人之所能及，是則可貴也。

君之上世，家于金陵，避五季之亂，徙四明之慈溪。曾祖，諱奕。祖，諱祚。俱不仕。考，諱竦，累贈中大夫。君襁褓而孤，伯氏修職君撫養之，恩意備至，又延師以教督之，束以規矩，故能保其真淳，不遷于末俗。待人以信，一言之發，金石弗渝。居家嚴整，雖隆暑，不袒裼，無聲伎之奉，無遊觀之娱，無戲謔之語。每旦早作，至老不倦。人或犯之，恕而不校，無一毫害物之心。家故饒財，當兄弟析産之時，未習于事。生理寖微，率先儉約，衣不華採，食不擇味；又得賢配爲之助，資用以豐。然有所貿易，聽其自至，未嘗籠以智術。

所儲穀粟，務在濟人，不多取贏，歲歉尤不靳。故朝奉大夫、知澧州，諱瓘者，君之兄也，自少至老，雍睦無間。兄宦游既久，至綰郡符，雖同處，然無欣慕之心，蓋嘗補官，歷階而上，亦足以爲榮。安于定分，不求加益，雖澧州不能强也，以道義終其身焉。平生寡嗜慾，善調養，高年華髮，顔渥如丹，病且革，謂諸子孫曰：「生必有死，吾亦何憾！」晏然而終。寔嘉定十年七月十日，享年八十五。

娶孫氏，朝議大夫宗孟之女，先五十一年卒，葬于金川鄉覺林僧舍之南岡。繼室邊氏，先十有二年卒。子五人：該，先十七年卒；詳、謂、宜、革。女一人，適進士高賢之。孫男十二人：源、淮、浩、灝、浤、正，餘早亡。孫女八人：其壻曰沈端臣、章楷、高麟之、方克柔、高益謙、陳傅弼、高槱伯、馮惟信。曾孫男六人：槤、槵、植、桶、楎、樸。曾孫女二人。明年十二月壬寅，諸孤奉公之喪與元配合葬焉。

初，季子革勇于自立，不得志于儒科，必欲以武奮，仕爲鎮江府都統司左軍統領，帥甚重之，駸駸榮途，志不克遂，君未葬而先卒，蓋嘗囑某銘其先君子之墓，既諾之矣，遂敬爲之銘曰：

居家孝友，是亦爲政。旨哉斯言，發于先聖。人道之立，篤實不欺。賢若斯人，奚以仕爲？

統領胡君墓誌銘

君諱革，字從之，慶元慈溪人也。少從余學，余愛其氣質之純茂，志操之堅確，名之曰諶，字以實之。讀書窮日夜不懈，

忘饑渴，不知寒暑，苦心刻意，自期有立，而拙于辭華，度不足以進取，喟然嘆曰：「吾終于此而已乎？吾不得志于場屋，吾習騎射，讀兵書，結交豪傑智勇之士，獨不能自奮其身乎？」由是逸氣駸駸，班定遠投筆之興，不可復遏矣。每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遂更其名，并字易之，取從革之義，圖變通之功也。嗚呼！亦可謂不群矣。

曾祖祚。祖竦。父玘。妣，孫氏、邊氏。祖以子瓘仕至朝奉大夫、知澧州，累贈爲中大夫。澧州于君爲伯父，奇君而愛之，尤與之謀議，語及出處，勸以止足。四任祠禄，遂掛衣冠者，從忠告也。君既欲以武發身，乃不憚遠役，周旋江淮、襄漢之間，審觀形勢，熟察事宜，雖二廣煙瘴之域，亦深入焉。九江，大軍所駐，謁其主帥，一見契合，遂從之遊。峒寇之平，君預有勞焉。又嘗至京口，軍帥尤器重之。得旨權馬司準備將，久之改鎮江都統司準備，再陞副將，遂權統領。竟以竭誠盡力，勞瘁得疾，至于大故，寔嘉定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統帥劉侯歸其喪于故鄉，且厚給之。娶戴氏，諸暨丞樟之女。❶一男，濟。一女，適進士馮信道。十三年十一月壬寅，葬于縣之金川鄉龍山應嶼之原。

君事親篤孝，承顏順志，克敬以和。家于狹鄉，役頻費廣，將無以自立，每以門户爲念，求所以興起者，然不忍一日輒離親傍。偶讀山谷詩有云：「但使新年勝舊年，即如常在郎罷前。」乃知立身揚名，不

❶「丞」，原作「承」，據四庫本改。

必朝夕膝下，始有驅馳四方之志。父嘗屬疾危甚，奔走營求，不勝痛切，得善醫者治之立愈，人以爲誠感。後母嚴毅，察其意向，奉承惟謹，母爲之感悦。大監慈湖楊公，今之師表也，君嘗親炙誨益，服膺不忘。楊公聞君輕財賑窮，無所靳惜，語人曰：「此君家不甚裕，而能施乃爾，未易得也。」其在京也，撫愛士卒，病則藥之，雖疫癘流行，而挾醫躬問，覬其安全，不違自恤，故有疾者多愈。嗚呼！有如君之志節，推以事君，必能盡忠，捐軀徇國之舉，心誠甘之。天不假年，齎志以歿，余故表而出之，使人觀焉，壽雖不究，爵雖不貴，而衆推其賢，與夫眉壽高爵而公論弗歸者，其孰爲愈？亦足以警斯世矣！然則可無述乎？銘曰：

士而懷居，不足爲士。先聖此言，端有深旨。君如騨騮，致遠不倦。豈若駑駘，棧豆是戀。草居露宿，艱阻備嘗。卒隕于途，可爲悲傷。人皆傷之，我則壯之。裹屍槀葬，古人尚之。

訓武郎荆湖北路兵馬都監顧君義先墓誌銘

昔我曾大父，宣和間，由倉部郎中出知泗州，待次于鄉，屢與東湖顧君還往。夫金人肆虐，避地其家，相親倚如骨肉。夫曾大父何如人哉？其守婺也，以法誅蔡氏黨親曹宗，觸京怒獲罪。及登省屬，時事紛紛，嘗因面對力勸徽皇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敢于犯顔，不顧利害，其堅正如此，詎肯交非其人哉？而顧君乃與同其休戚，相與甚厚，則其賢可知。路分君緣

先世之契，遇某亦不薄。路分殁，其孤哀泣請銘其墓，辭之不獲，乃敬述之。

君諱義先，字忠卿，慶元鄞人。曾祖，將仕郎宗明，與先倉部交遊者也。祖，文疆。考，成忠，贈武義大夫。妣，宜人畢氏，故史越王之童幼也。曾祖奇其風骨，曰：「他日必甚貴。」既冠而壯，每接對，必款語，太師位登臺鼎，果如平昔所期，眷之不衰。燕及諸孫，得以爲依歸之地。君之補官，太師所奏也。承信郎十遷爲訓武郎，歷浙運催綱、軍器所受給、樞密院正將、京畿第二將，提舉邕州左江四鎮兵馬都監、主管華州雲臺觀。軍器所久不葺，物多朽腐，增造屋百餘間，經畫有方，出納有時，庋之而不壞，秩之而不紊，計慮深長，隄防嚴密，而躬率以公廉，凡服役其中者，無所容其姦，而宿弊革矣。同寮有以病卒，而家貧甚者，爲經紀其棺斂，纖毫無闕，多費而不靳。京師之卒，所以增壯國威，彈壓姦宄，關繫至不輕也，而向來爲將者，多以私意撓之，凡公宇營葺之費，從者供給之物，悉取辦于軍伍。君深念之曰：「是安從出？」捐金自爲，絲毫不擾，察其饑寒而犒之，訪其疾痛而藥之。官用不給，常爲之助，無不感悦。而閱習則甚嚴，雖執役于朝，士者無敢不至。恩威並用，弛張隨宜，人人争奮，緩急可仗。嘗考此軍顛末，本東京畿邑駐兵。建炎間，調發以平陳通，遂留錢塘指揮十六，凡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及嘉定十一年春，教閱纔一千六百七十二人，軍弱如此，君深慮之。盡復其舊，誠難猝辦；稍增于今，而定爲定額，春秋大閱之時，募其子弟試以武藝，有闕隨補，則兵不至寖虧，而糧不至于頓增。

已具稿矣，會得疾而歸，不果上，此君居官之大略也。敬奉二親，凡可以養其體、悦其心者，委曲周盡；父母既終，兄弟四人相依爲命，産雖已析，故廬猶在，日集于此，歡然無間。對人如賓客，酷暑亦正衣冠，肅乎其嚴，温乎其和，親故以急難告，必竭力拯救之；其子之師，妻喪未舉，不俟其有請，捐地葬之；閭巷困窮，施惠不倦。鄉爲義役，首以膏腴倡之，人情孚洽，厥應如響，遂次第其高下，循環爲之，無復異議。錢湖之葑，歲歲滋長，水利日虧。君每欲糾率鄉人合錢買田，歲收其入，買葑而遠運之，葑減則水增，誠無窮之利。❶前太守程公經理此事，頗與君合，因助成之；其始約束，以物力最高者爲典領，未爲不善也。然敷買民田，官自爲之，則非私家之所得專。數年之後，郡計不足，未免移用，典領之家，故爲遏之，而買葑之本，于是寖微矣。輸租稍稽，追逮立至，民又不堪其擾，此所謂未覩其利，先見其害也。君以爲此事正如義役，聽民之所自爲，以官司參之，乃可以經久，念之至熟，將以爲請，而君已疾不起矣。卒之日，寔嘉定十五年三月丙子也，享年七十有七。娶陳氏，封孺人，先六年卒，葬于邑之翔鳳鄉青雷峯之原。三子：錡、鏞皆蚤世，泳之。女適奉議郎、添差通判紹興府趙師備；朝奉郎、通判建寧府趙善并；通直郎、前主管城北石廂汪之綱。孫：似道、立道。孫女適國子監進士陳鉅。是歲十有一月壬申，泳之舉君之柩，啓陳夫人之窆，而合葬焉。

君操心有常，策名仕路，不無知己，而

❶「誠」，原作「城」，據四庫本改。

局于天分，不甚如其志。晚所得闕，又抱疾不克往，是其真有命耶？然其居家、効官、處鄉黨，皆行善道，有補于當世。夫士患無補爾，安于卑陋，不能奮發，自同于鄙夫賤隸，而尺寸無補于時者，竟何爲哉？此亦足以知君之所爲賢于衆人也！士有一節，猶當書之，況此數美乎？此余所以不能自已也。銘曰：

拔足閭里之中，致身簪纓之列。苟無其才，胡能曄曄？我懷故交，悵焉永訣。銘以昭之，庶不泯滅。

絜齋集卷十九

絜齋集卷二十

誌銘

宋　袁燮　撰

章府君墓誌銘

君諱煥，字昭卿，慶元慈溪人。曾祖，翊。祖，詔。父，景初。家于藍溪之上。或曰：黄巢之亂，其先世避地，自睦徙焉，迄今三百年矣，而常爲合族。夫有盛則有衰，有興則有廢，自古及今皆然。其或常盛而不衰，常興而不廢，必有道焉；上而公卿大夫之能世其家，下而鄉閭庶士之能保其業，皆非偶然得之，所以培其根、壽其脈者，既深且遠矣。章氏之先德，余不能悉知。詢諸鄉論，是家温厚長者，篤實不浮，稱美無異辭。當建炎兵禍之酷，君大父攜家避之，自長及幼，下逮僕役，無及于難者；室廬囷倉、器皿養生之需咸在，人皆以爲積德之報。敵退，大饑，米斗千錢。傾其積以食餓者；病給之藥，愈然後去；遠不能歸者，託諸其親；不幸死者，葬之。後適他邦，有拜于途者，有書其名氏、炷香而祝之者，人益歎其施惠之博。考及君又皆力于爲善，温厚篤實之德，無忝前人，故雖門户寒素，而藹然芬芳，與衣冠蟬聯、世濟其美者等，此非余所謂培其根、壽其脈、既深且遠者耶？君初刻意學問，能爲詞賦，通《易》大旨，有俊邁之稱矣。顧家務方殷，念其親之勞也，以身任之，經畫井井，

家日益裕，學力遂分。然稍暇，即繙習，不終廢。考未六十而卒，痛事親日淺，每誦昔人語：「樹欲静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閲遺書必流涕，終身追慕不衰。色養母夫人趙氏，竭誠畢力，務適其意。勉諸弟力學弗任事，弟亦皆服其能、信其公，一聽于兄。友恭之美，著于家庭，達于鄉黨。母夫人以是自慶，高堂燕頤，陶然歡樂者幾二十年。

君志識通明，才有餘地，而臨事謹審，務當于理。其治家也，勤而不貪，儉而不固，有餘而能散，歉歲官賦無缺，而輸己租者必減，憫其服勞竟歲，而一飽之難覬也，曰：「吾寧自損爾。」又曰：「救人之飢，自吾家故事，何敢忘之？」里中艱食，多賴君以濟。躬行善道，不爲空言。每語諸子：「稼穡艱難之不知，先世勤勞之弗念，浮薄是習，福祚不長，今人大患也。吾家居此地若是其久，而緜延弗替者，皆吾先世厚德積累以致此。汝曹識之，續而不絶，則吾家愈久矣。」聞人善行，稱道以爲法；其有薄惡，苦口以爲戒。寬平樂易，心焉休休，達于面目，粹如也。然性本嚴正，重然諾，不戲狎。非良士弗與爲友，中外親姻，不以貧富有所薄厚；其舊游或往來不絶，仕有達者，幾不相聞。以爲交游在道義，而非勢力之謂也。恨少壯時學不竟力，而磨厲諸子不少休，擇師從之，禮敬備至，家庭燕語，訓之以日月之可惜，年少之不足恃。平旦盥櫛，以躬先之，且命其子皆早起，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晚喜觀史，尤熟于《通鑑》，又俾其子日誦習之。嗚呼！篤厚植其本，而發揮以學業，諸子之進修，其可量哉！此余所

以知章氏之門興盛而未已也。嘉泰二年正月乙亥，以疾卒。又十日，夫人張氏亦亡。壽俱六十有六。夫人婉嫕有賢操，與君處，自始暨終，克敬以和。子男三人：麟、鳳、龍。女五人，壻曰胡譔、施佐、楊瑑、圭璞、張容。孫男四人。女二人。

四年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君之喪，葬于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文後山之原。窀窆有期，麟等泣請銘。始余授徒里校，君俾麟受業，自是往還，熟其賢行，餘二十年。相與如始識，契好深矣，敢以衰朽辭？乃叙其平生大略，而繫之曰：

行修于閨門，名著于鄉閭。緜緜其傳，慶則有餘。與夫宦達之徒，熒煌之居，牆高基厚，未幾爲墟者，孰爲智愚哉？

李府君墓誌銘

余嘗論士生于世，人品固不齊矣。然能卓然奮發，有以自見者，皆非庸庸之男子也。或起于書生，遭時得君，垂功名于不朽者，其人信可尚矣；或終身不遇，無所用其才，而能經理其家，寖致興盛者，亦豈可少哉。雖然，是有道焉，遵道而行，不任智術者，斯爲可貴；亦猶委質立朝，特立不撓可也，不然，何貴之有？此余所以因李君之賢，有感于心也。

君諱必達，字伯通。曾大父，交。大父，修。父，唐輔。舊占籍四明，至大父始徙餘姚，有子三人：唐輔爲長；仲將，以特恩補官，爲吉之安福尉；季唐卿，登進士乙科，終于承議郎、婺之義烏宰，而贈其親爲

承事郎。長子無子，子承議公之子，即君是也。生而穎悟，長而貪學，不肯録録與俗子爲伍，從師四明，知以義理爲宗，歸即閉門不出，發憤力學，雖隣里有不識其面者。先是祖母孫夫人，鬻嫁時裝具，買國子監書數千卷，君朝夕孜孜披覽諷誦，擷其菁華，發于辭藝，可以決勝矣，而試終不利，乃知天分素定，非人所能爲，惟修身爲善，是誠在我，盍自勉乎？自始知學，取古人格言大訓，書之四壁，旦旦觀之，常自警勵，謂百行以孝爲首，而爲人後者，彌縫稍闕，嫌隙易開，人子所難處也。母馮氏年七十餘矣，多疾，君謹奉湯劑，調適旨甘，惟恐不當其意，誠心感格，歡愉無間，人不知其非己出。其始生理甚微，痛自撙節，久而寖裕，又久而益裕；人見其有餘也，而推尋機巧籠絡之術，曾不一見其諸異乎人之治生歟？古人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非獨爲國也，治家亦然。」君之平生，獨能修其家政，井井有條，故效驗自如此爾，豈智術之云乎哉？遇歉歲，平價而糶，邑人賴之；親故以匱乏告，賙之無靳色。吾友孫君應時，貽書稱伯通以寒苦起家，而不倦于周朋友之急，可謂難能，此足以知其所存矣。嘉定十二年正月甲申，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一月庚申，葬于上林鄉梅嶼之原。娶張氏。子男二人：長師尹，鄉貢進士，先七年卒；次師說。女五人：長適四明沈唯曾；次適甥馮興宗；次適同里高鑑；二蚤亡。孫男一人。孫女二人。

窀穸有期，師說泣請銘。余雖不識君，而久聞其賢，義不容已。初，友人沈君炳，家居甚貧，以經學教授鄉里，君遣長子

師事之，又以長女室其子。吾弟樂平丞某，亦非有餘者，聘其女爲介婦，惟賢是與，曾不問其豐約，可謂明于義利之辨矣。銘曰：

屯有時而亨，塞有時而通。穮蓘不輟，雖饑必豐。觀高門之興盛，知積善之在躬。勒諸堅珉，以詔無窮。

胡君墓誌銘

吾友胡正之，修謹士也，一日訪余，具言其從兄詳之之賢，且自謂：「天資惷愚，所以獲親師友，勉自磨厲，無大玷闕者，兄實使然也。」兄之將終，語及執事，曰：「是翁吾所敬，弟其爲我求銘。」今累歲矣，追念其勤勤之意，欲託于不朽，異乎苟自菲薄者，敢以爲請，余于詳之，雖獲瞻其顏色，猶未能深探其所存，將何以發揮之？然我先叔父常德郡丞之授徒于豐山也，詳之實從之學，叔父不妄許可，而稱詳之爲佳士，則既有可紀之實矣，乃不敢辭。

詳之諱處約，詳之，其字也，慶元奉化人。曾祖，喬。祖，建澄。父，宗。宗該慈福慶壽恩，補迪功郎。妣，孺人屠氏。詳之幼有識趣，長而貪學，晨昏不懈。後以幹蠱之勞，雖稍分其志，然立身處事，未嘗不以前言往行爲準。尚氣節，重然諾，或以義舉告，躍然從之無難色。每曰：「吾無他長，惟信義二字，終身不敢違。」其親若故亦曰：「是非吾欺者。」晚築室于萊山之麓，下瞰碧泉，取《大易》「山下出泉」之象，牓其堂曰「育德」。朝夕觀省，涵養此心。又將招致賢師，日與子若孫，講肄其間，如己所以自警策者，其志念深矣。嘉定八年

二月癸卯，以疾終，壽六十四。娶戴氏，通敏謹慤，善綜家務，十一年四月丙辰卒，壽六十有七。十四年二月甲申，合葬于邑之松林鄉賈溪之原，祔迪功之墓。子二人：潛、浹。孫六人：琪、琢、琥、琬、球、瑄。孫女一人。

詳之平居簡淡，不干名譽，而心聲所發，自有協于古訓者。蓋孟子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者也，求在外者也。」訓告後學，可謂著明。而不達是理者，多逆施之，固有不可力求，而求之甚切者；亦有不可不求，而未嘗用力者。此義命之所以不明也。詳之則不然，詔其子曰：「爾曹讀書，以孝弟忠信爲本，此可求者也！富貴利達，天分素定，豈可求哉？」深有合于孟氏之指，可謂教以義方，不納于邪矣。嗚呼！兹其所以爲佳士歟？銘曰：

人有道心，天所均賦。遵道而行，孰不欽慕？猗嗟若人，孚于鄉閭。啓爾後昆，尚克勉諸。

居士阮君墓誌銘

東萊吕君子約，某之畏友也。長子喬年、巽伯，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一日訪余，具言：「居士阮君，持身律家，信于鄉黨，有古君子風。」又旬日，與阮君之子泰發偕過我，泰發出其先居士行實一編，泣且言曰：「先君篤志爲善，鄉評所推也。惟是窀穸有期，而德銘未立，無以昭示來世。不肖孤大懼泯没，不遠數百里，徒步重趼，敬以爲請，幸哀而許之。」閱其行實，則巽

伯之辭也，盛有所推許，而皆著其實，可信不誣。余不敢辭，乃叙而銘之。

君諱某，字元向，婺州武義人也。昔阮氏有名孚者，仕晉爲鎮南將軍，葬是邑明招山。有名瑶者，隱居不仕，廟食白楊，與明招相望。厥今諸阮皆其族類，而君之祖考，人咸稱爲長者。曾祖，良，杭州助教。祖，端彦，承信郎。父，鴻，修武郎、監行在豐儲倉。君天姿純茂，故中書舍人汪公涓，嘗與豐儲府君俱官武昌，器君于童幼中，使與子弟共學，曰：「得良友矣。」長補初品官，試計臺不利，既終父喪，年幾四十，慨然有感于「陶公富貴非吾願」之語，遂厭科舉業，閉門不出，刻意讀書，不爲章句辭藻之學，取古格言，筆諸屋壁，觀以自省。嚴于義利之辨，嘗曰：「世人之所謂利者，非吾所利也。」家世衣食田疇，乃于舍旁修隄防，闢曠土，植桑千本，曰：「昔人稱齊魯千畝桑，與千户侯等，非吾力所及，顧此豈不足耶？」人有乞假，惻然與之；或負不償，亦不以綴意。宅負山，近村樵焉，不忍禁也；故雖材木叢茂，而日益稀。負租者習其寬厚，督賦者狃于循良，俱弗深較；故雖名田數頃，而用不足。津梁道路，有不便往來者，倡率鄉閭協力修治。貧有疾者與藥，或珍異不可得者，徧閲方書，參之《本草》，取其易辨者，亦足以愈疾。里中生女或不舉，委曲開譬之，周其乏絶，全活者衆。或以私憤鬬鬩，必爲平之，以故同里無深相讎隙者。每言世道如砥，非有艱深迴曲。古人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者，所以著其修爲之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必者，所以表其決定之辭。積善有餘

慶，毋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積不善有餘殃，毋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凡與人語，必推廣此義。雖田夫野老，亦因事訓告，亹亹不厭。嘗自言：「教人以善，謂之忠，吾其庶乎？」然非徒頰舌，必本躬行，尤篤于閨門之内。八歲喪母夫人汪氏，事繼母劉氏謹甚，得其歡心。伯兄既殁，友其季弟，歡若童孺，未嘗一日暫舍。弟幼官金陵，弗忍訣别，與之俱行，殁，護其喪以歸，哀感行路，天倫之愛如此，可謂有本矣。

晚節擺脱塵累，專以治圃爲娱，名花奇果，儼然成列，憑欄穿徑，竟日忘歸，時時見于篇詠。長于攝生，鬚髪有復生而黑者，儀觀豐碩，襟度坦夷，薰然以和，無所怨惡，人皆愛敬之，神亦歆焉。邑有支大夫祠，每遇旱暵，鄉人勉君致禱，無不響答。此皆巽伯所以稱述君者。余雖不及識君，觀所稱述，其賢可知矣。昔者成周盛時，鄉大夫賓興賢能，出長入治，無不爲當世用。古今殊制，故以君之抱負，終身沈淪，不得見于施設，可爲慨歎。然積善在躬，私淑諸人，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有助于風教，不既多矣乎？君之疾篤也，精爽不亂，盡屏左右，曰：「毋使婦人近我。」以嘉定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娶劉氏，繼母之姪也，先二十一年卒，葬于東皋之唐山。子男五人：長即泰發也，以嘗預修歷，特旨免解；次修；次洵，鄉貢進士；次康；次奉符。女一人，嫁邑子葉綬。餘一女一男皆夭。孫男七人，女十人。明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清溪石佛山之麓，而選唐山之窆以祔焉。

泰發深于古學，世儒所不能通者，多能通之，蓋師事子約，源流有自，士友咸

曰：「阮氏之昌，殆未艾也。」此亦足以觀君積善之報矣。銘曰：

善人天地之紀，三綱五常，不闕不壞，緊善人是賴。賢哉阮君，一夫之微，隱約田里，炳乎光輝。雖藏器兮不用，而公論兮攸歸。有補世道，從古所希。我偉斯人，兹焉發揮。

應從議墓誌銘

余外兄、户部侍郎林公之次子、寧海軍節度推官密，數爲余談外舅應君之賢。應君卒且葬，又爲叙其家世歷官行己之大略，請銘其墓，余不敢辭。按應氏故居相州，中興南渡，散處于信、于婺、于臺、于紹興。

君，紹興餘姚人也，諱洙，字師魯。曾祖，佑。妣，張氏。祖，常，文林郎、贈中奉大夫。妣，令人吕氏、張氏、章氏。考，衮，通直郎。妣，孺人董氏、陳氏。通直莅官通川，敵騎至淮，人情岌岌，時君年甚少，已能勉其父效死不去，而與其家俱歸，長途帖然，人以爲難。居家孝謹，庭闈無間言，自少嗜學，有拔足凡陋、致身榮達、興起門户之志。磨厲刻苦，藝日益精，數見擯有司，于是乃爲瑣廳計。娶濮邸武顯郎不慑之女，補承節郎、監泉州興化銅場、慶元府慈溪縣酒税。調江陵府江陵縣尉，以憂不赴。自承節六遷爲從議郎、監建康府轉般倉。性通敏，而處事精審，廉勤自將，吏姦無所措，故所至皆辦。金陵適當軍興，尤以才著，上官多委任之。罷于酬應，得疾弗瘳，遂以開禧三年三月戊寅卒，享年五十六。長子早卒，次相。一女，即林氏婦。相奉其喪歸。是歲十一月甲申，葬

于蘭風鄉新湖之原。

君倜儻好誼，喜周人急，敬禮佳士。筆端有警策語，賢公卿大夫争薦，進之儒學榮名。平生所覿見宗族之派别者，決科相望，而叔父亦登進士科，每慨然曰：「吾何以録録没其身乎？」終于齟齬，則恪共厥職，以自表見，而讀書不輟，曰：「吾讀後世書爾。」此君子所以哀其志也。

銘曰：惟古治世，仕無殊途。修其職業，奚分細麤。猗歟若人，居今志古。職業既修，何嫌乎武？

吴君若壙誌

四明賢士大夫，有卓然可稱者，故樞密院計議官吴公，諱秉彝，及其弟吏部侍郎，諱秉信，俱服膺儒學，決科起家，遂爲鄞著姓。計議有子，諱魯卿，家居不仕，自號芝堂。潛夫有子，諱鑑之，即某之親友名適，字君若之先考也。本嚴陵人，七世祖徙焉。潛夫篤于教子，聞鄉先生簽判沈公之女淑而才，聘以爲子婦。及君若長可娶，厥考追述先志，聘某妹以爲婦，某家與沈氏寒素相若也。而君若之祖考，皆不以多貲爲貴，直欲臭味不殊，以德義相熏炙爾。

君若涵濡義方，自幼警敏，長益奮厲，涉筆屬辭，不肯録録。母舅以《戴氏禮》名家，君若師承焉。一時流輩皆曰：「君若，俊人也。」期以遠到。周旋庭闈，得其歡心，執喪哀甚。遇吾妹有恩禮，睦于諸弟，處人倫中，蓋庶乎寡過者。而連蹇不偶，寖成羸疾，竟以嘉定七年十月丙申終于家，年四十有一。諸弟哭之，皆過乎哀。

自喪紀廢壞，人多易而寡戚。君若弟兄乃能與流俗殊，故家典刑，不在玆乎？長子曰祈，次曰裕。十年二月壬申，葬于陽堂鄉崔嶼之原。某知君若最詳，哀君若之不幸，其葬也，爲書其平生大略，而納諸壙，亦以寫我心之悲云。

舒君仲與墓誌銘

舒氏之子名沂，字仲與，後更其名曰衎，四明之佳士也。始余授徒里中，仲與寔來，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録録，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余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始與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不敢忘于心。嘗登名禮部矣，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奥，將策而進焉。親炙鄉先生沈、楊二公，又從東萊吕君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毁，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别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曾祖，勔，故通直郎、知嚴州建德縣。祖，邦臣。父，霆。母孔氏。有于熙寧間爲中執法者，則其高叔祖也。

以仲與之才，取一第易爾，而終于無成，齎志以殁，爲可哀也。然力學修身，足以行乎家人。厥配袁氏，郡人也，奉舅姑惟謹，處娣姒無間言，其家政肅而和，喪其夫亦如夫所以喪其親者，儀刑固有自矣。仲與以嘉定六年八月壬辰卒，壽五十有一。八年

八月壬申，葬于鄞縣豐樂鄉櫟斜之原。袁氏以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卒，年四十有九。次年九月丙午，合葬于仲與之墓。二子：長曰鍔，次曰錫。一女，適國子進士樓棁。鍔等請銘，余知其賢，不敢辭。銘曰：

先聖有言，匹夫不可奪志。此志苟篤，誰能禦之？嗟吾仲與，藹然臞儒。有志斯道，膽大于軀。雖坎壈兮終身，秉厥志兮弗渝。瞻彼流俗，厥德不洪。我懷斯友，勒銘幽宫。

李雄飛墓誌銘

雄飛，慶元奉化李氏，名鶚，雄飛字也。乾道中，吾友楊子嘉授徒里中，雄飛師事之。余時時往訪子嘉，因識雄飛，見其氣貌之深厚，學業之精專，而知其不自菲薄也。既又從太學録沈公、今將作監楊公學，雖余之淺陋，亦受業焉。雄飛家于金谿，沈公嘗曰：「吾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耶？」雄飛工詞賦，作策言當世得失甚辨。決科無難，而試每不利，退而誨其徒，乃有得雋場屋，至于擢第者。余然後知雄飛藝而不售，蓋有命焉。

曾祖，晟。祖，崇。父，鼎。母，王氏。三世俱不顯，而乃翁隆于教子，其從城中，便二子之從師也。雄飛發憤讀書，亦欲仰副親意，力學精思，一語不輕發，始若難合，既久相與乃厚，共學者咸愛敬之。事親不有私財，執親喪惟謹。户部尚書李公，時倅吾邦，欲遣其子就學，一日訪焉，端憂遜謝，不敢以衰服見，李公歎美而返。余讀孟氏書，有天爵、人爵之辨，且曰：「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三復其言，乃知「良貴」在躬，人爵

不足多羨。雄飛隱約閭巷，而取重當世，是必有優于宦達者矣。嘉定八年五月戊寅，以疾終，享年六十。娶何氏。子四人：泳、灝、洙、瀛。女一人，適進士周某。十年正月丁酉，葬于金谿縣鄭嶼之原。泳走京都乞銘，考其平生，誠有可記者，余不敢辭。銘曰：

維貴與賢，所得孰多？賢而不貴，命也奈何！無慊于心，足以不磨。

路子齡墓誌銘

路氏世居河南，金據中原，有諱覲者，義不臣屬，渡江南歸，歷官州縣，樂四明象山風土，始定居焉。爲人渾厚質直，終從議郎。娶趙氏，生康，字子齡，容貌嶷嶷，氣醇以方，有父風。刻意學問，事親從兄惟謹，遇諸弟友愛而嚴，與朋友篤信義，始終如一。貧無餘貲，潔廉自將，非其有不取，遇所當費，亦無所靳惜。精舉子業，詞賦尤工，屢不利有司，益自磨淬，求古人進德修業之實，不敢自欺，人亦敬信之。內而家人，外而朋友，僉曰：「是真可信者，其躬行有驗矣！」嘗從余學，余調官江陰，爲子擇師，將與之俱。時娶婦屬邇，婦黨尼之，子齡勇不顧，曰：「吾亦欲卒業也。」蓋歲餘而後歸，其篤志如此。真州守林侯，以禮招致，道京口，遇之官安豐者，陳其姓，相與款語，因俱至儀真，秦氏夫婦僕妾病疫甚，無敢近者。子齡挾醫數候視，人皆危之，諫止不聽，已而病者皆愈，非雅故，激于義不自止。嗚呼！充子齡之心，使之仕進，略見于施設，其濟人及物豈少哉！終身齟齬，卒窮以死，可哀也！先娶姚氏，繼葉氏、黃氏。一子一女。年四十有

四，卒于慶元二年五月丁亥，以其年十二月己酉，葬于縣之政賢鄉大嶴之原。

子齡始僑寓，無尺寸生産業。既婚姚氏，始有田三十畝，以贍兄弟姪，又經營于外，以佐其乏。然則孚于家于鄉，豈偶然哉？弟廣請銘，某不得辭。系曰：

猗歟若人，似不能言。生而人信之，歿而人哀之，其必有原。中州遺俗，醇厚以直。其德之美，而年之嗇，此古人所以重世家也。

邊友誠墓碣

紹熙五年九月庚辰，承奉郎四明邊公以疾卒，壽八十有一。越十一月丙午，葬于鄞縣桃源鄉石橋嶴之原。子恢泣請銘，銘所以發幽光，余則安能？然鄉黨老成有如公者，可無傳乎？

公信厚人也，余爲童子時，已聞公賢。長娶公兄女，獲從之遊，挹其貌肅而温，聽其言簡而真，徐察其人，安常務實，不自表襮，恂恂退遜，有前輩典刑，余深敬之，而未知所以用力者。一日入其室，視其銘諸座右者，有曰：「逆心行，事必生。安吾分，無他恨。」余然後喟然歎曰：「公可謂知本矣！」流俗滔滔，不反諸心，故去古人遠甚。今公以心爲師，其本如是，其爲安分大矣！美在其中，功深力久，宜有不可掩者。❶嗚呼！豈偶然哉？

公諱友誠，字仁叟，一字應叟，世家于鄞。曾祖，玘。祖，日章。考，用和。三世俱不顯。及公習儒學，游場屋，則又屢不得志，屏居深念求所以自表見，雖生理未

❶ 「宜」，四庫本作「其」。

裕，經畫勤勤，而雅志爲善，不用世人詭譎牟利之術，財日裕，德亦日充。處己應物，必誠必敬。行雖遽，必端直；坐雖久，不傾倚。品節内外，井井秩秩，庶乎孔門所謂不驕且好禮者。尤嚴于祭祀，先事敬戒，備物以薦，鞠躬屏氣，如將見之。年益高，持敬愈篤，雖細故不敢忽，所使令亦加敬，每誦昔人「此亦人子」之語曰：「敬人所以敬己也。」以是自律，復以教子。自嬰孩時，飲食好惡，毋得自肆；長而繩約愈嚴，家事無鉅細，躬其勞。縱恢使學，恢游成均，親四方師友，衆皆稱之，公曰：「吾門户有望矣！」凡財計事，無復綴意。一日翻然取曩所以治生者，盡更其轍，棄末從本；益發儲蓄，散給親黨，饋無虚月，費廣不靳。貧士登門，延之坐，敬與之，每曰：「人不當爲財役。」又曰：「錢財，所以輔養吾氣，當與人時，吾心快適。」其高致如此。

夫人孰不憚繩檢，而公行篤敬；孰不欲專利，而公志及物。所謂師心而行者，于是可驗焉。紹熙初，恢擢甲科，得鎮江軍節度推官，該慈福慶壽恩，封公爲承務郎。今天子嗣位，進承奉郎，鄉閭榮之。夫人楊氏，先二十三年卒，至是合葬焉。一子，恢也。一女，適承議郎、知湖州德清縣舒烈。孫男曰驩老。公篤于信道，清心寡欲，雅好書，尤喜讀《論語》，若有所契合，終身披翫，目昏不輟。晚多疾，或勸之修鍊，答曰：「《論語》一書，無非養生法，何以他爲？」有味其言，非口傳耳授者。平生少怒，既老益習不怒，曰：「怒未必人畏，先自亂心，無損于人，祇以自損。」余以是知公德度，非淺丈夫所及，可尚也夫！銘曰：

嗟吉人兮端良，雖則幽潛，其究芬芳。

久彌光兮，石橋之藏。

邊用和墓誌銘

案：本集燮自爲《夫人邊氏壙誌》云：「邊氏祖諱用和，父諱友益」。前篇《邊友誠墓碣》云：「長娶公兄女。」是燮爲友益之壻，友誠其丈人行。而用和實爲邊氏夫人之祖。此篇題爲《用和墓誌銘》，而誌中孫女七人，無適袁氏者。末云「某之室，公兄女也」，又子男三人，愉、懷、恮，無友益、友誠其人，而愉、懷、恮三子之名，適與友誠墓碣中所稱「子恢」字義相伯仲，已大可疑。計友誠卒于紹熙五年，壽八十有一，實生于徽宗政和四年甲午，今稱用和享年七十有六，卒于慶元六年，實生于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反少友誠十一歲，則此誌銘非用和明矣。且發端即云：「邊氏家慶元之鄞，始猶未著，公與其兄五人俱有植立門户之志。」語氣亦似突如，當由篇首脱去「諱字郡邑」數行，而篇中「公諱用和，妣劉氏」云云，公字爲父字之譌，標題遂因譌附會。兹就其生卒歲月參互考證，其爲邊用和之子，而友益、友誠之季弟無疑，特原名不復可考，姑仍舊文，謹識于此

邊氏家慶元之鄞，始猶未著，公與其兄五人俱有植立門户之志，讀書立身，頡頏爭奮，久乃有仕進顯名州縣者。有子擢甲科，該恩再封者，餘雖不得仕，而皆行誼卓然，起敬鄉黨。少相友愛，長而彌篤，通有無，共休戚，協和議論，修整禮法，秩然有倫，炳乎相輝，又皆隆于教子，服膺儒業，率由榘矱。諸兄既皆考終，公益維持不懈，以故里中德門推邊氏。

公諱用和，案：公當作父，説見前案。妣，劉氏、王氏。公五歲而孤，育于伯兄，長游鄉校，嗜學如飢渴，閉户不出，遨嬉殆絶，輩類多方撼之，弗能動也。口誦手抄，以精勤聞。在舉場二十年，既不得志，而生理闕然，謀所以致豐裕者，不爲世俗龍斷之術，始若難就，苦心刻意，惡衣菲食，期必裕乃已，久之果裕，又久而益裕。卜築小

湖之濱，地勢爽塏，風景殊勝，高堂邃宇，規爲既廣矣，而所好不存焉。惟日孳孳，益種厥德，材質既美，培養加厚，語若不出諸口，而誠心達于面目，其樂易可親，其謹肅可敬，望而知爲吉人良士也。生理雖贍，服用飲食，儉約如舊。人疑其陋，而處之怡然，舍旁有圃，不加葺治，曰：「任其天然，華者自華，實者自實，吾隨取而隨得，如是足矣。」自以不及養親，終身追念，造次不能忘。有莊焉，歲久將圮，或請新之。公愀然曰：「此吾先人舊廬，何可毁乎？」每至，卧故塌上，雖甚敝，不忍易，曰：「吾生焉于此乎寢，念劬勞也。」公之喪親，年方童幼，幼而壯，壯而老，七十餘年之間，思慕如一日，天性之厚如此。承祭祀，奉丘壠，必誠必敬，推是心于宗族，相與欣歡，無纖芥隙。有貧乏者，月必饋之，貸久不償，置而不問，推之旁親，亦皆恩意周浹。婦翁既歿，子女皆幼，爲畢喪葬，而字其孤，迨長，爲之嫁娶。子卒無嗣，而妻更嫁，復營其葬，而俾其族子後之，又爲之娶。疎財貴義，有前輩風。又推之鄉閭，飲人以和，惟恐傷之。其鄰始多桀暴，有見陵者，公不與較，而語之曰：「吾在此，當使汝輩人人循理。」既久果然，皆敬以服。而修頖宫，建義莊，濟飢民之類，又皆樂助不靳，鄉評益歸重焉。治家有常度，寬而不弛，嚴而有恩，綱目井井，可觀可法。躬率惟謹，而教子甚篤，擇鄉之賢德俾師事焉，不專爲進取計。一器一物，必書「中」字，曰：「吾欲與汝曹事事適中，無過不及也。」教之恭謹，曰：「毋不敬，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晚又闢書室，以教諸孫，將使詩禮之傳，相承而不絶，志念深矣。而世

味益薄，端居默養，從容自適，嘗有「掇過去，行見在，準未來」之説，自謂：「吾行己處事，有得于釋教者如此。」然實自孔氏「每三復君子務本」之語。或問何者爲本，曰：「胸中有主，作事務實而已。」味其言，考其平生顛末，大抵皆由是心推之，君子以是知公著稱一鄉非偶然者。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娶夏氏。子男三人：愉、懷、恮。女一人，適鄉貢進士沈晟。孫男八人：之本、之機、之樞、之萃、之烈、之阜、之權、之模。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湖州長興尉張珩；次許嫁宗子希僩；餘尚幼。

嘉泰元年四月乙酉，諸孤舉其柩葬于鄞縣桃源鄉西山稠嶴之原。始公樂其處，豫有規畫，爲屋數間，數往來不厭。諸子遵其志，不敢易云。葬得日，愉等泣請銘。某之室，公兄女也，義不得辭。系曰：

猗歟若人，宅心吉祥。積德在躬，深潛而芳。猗歟若人，考思罔極。揭諸幽堂，百世之則。

從兄學錄墓誌銘

君四明袁氏，諱濤，字巨濟。曾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祖，諱堪，迪功郎。考，諱有年。妣，范氏。君自幼不群，長嗜書如飢渴，嚴寒酷暑，披覽諷誦，未嘗暫輟，以能賦稱。叔父常德郡丞，以儒學教授里中，君親炙焉，質疑請益，聞見日廣，屬辭典雅清壯，尤覃思經籍，叔父稱美之。某，君之再從弟也，年十七八時，共學于鄉校，嘗一日起差晏，呵之曰：「何若是昏怠耶？」屢爲某言：「高大父光禄公

有大名于當世，倉部繼之，無忝前人，吾家固嘗興盛矣。」某因是有所感發，自誓曰：「先世如是，吾當復之。」未嘗一日忘于心，其言歷歷，今猶在耳也。

君試庠序，屢占前列，至鄉舉，輒不利，乃自歎曰：「是真有命，非人力所可爲。縱不得志于場屋，獨不能勉于進修，求所以自表見者乎？」同郡夏氏，頗饒于財，盜胠其篋，夏意某人爲之，訴諸有司。君時寓館其家，察其不然也，固止之不聽。囚竟以瘐死，既而真盜始獲，人服其精識。親喪蔬茹，家雖至貧，棺斂窀穸，必誠必信，服膺聖哲之言，潛心義理之學，久而益明，乃作《易說》、《詩指意》、《論語管窺》、《孟子說》，餘力所及，貫穿歷代史，採摭諸子百代，于是乎有《三國箋辨》，有《記林》，有《蘧窻叢編》，手自抄之，至老而不倦。每見世之儒其衣冠者，弗能忍窮，經營書問，干叩官府，其俗至陋，恬不知愧，爲之太息。故雖清貧至骨，終不肯低首下氣，有求于人；沈酣簡策，自得其趣，無慕于外。舊廬既燬，屏居蕭寺，門雖設而常闔，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如女子深藏，莫識其面，亦足以知家法之謹嚴矣。耋耄不忘儆戒，大書于座右：「正以行己，謙以待人，勤以積學，靜以凝神。」此其平生爲人之大略也。郡博士深知其賢，延請爲學録，以倡率諸人，皆起敬焉。

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享年八十二。娶朱氏，先二十五年卒。三子：機、栝、榛，俱業儒，而機、榛先卒。女適進士徐南林度。初，君弟淪既歿，猶未葬，二子亦然。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栝舉君之柩，及三喪之未窆者，俱葬于天

童小白山金嶼之原，從先兆也。栝請銘，不敢辭。銘曰：

四壁蕭然，無儋石儲。藏書滿室，其樂有餘。彼豪家子，珍寶山積。腹兮空虛，寧無愧色。

亡弟木叔墓誌銘

嘉定六年九月丙午，余弟木叔卒于樂平之官舍。將終，謂其子向曰：「吾無他憾，獨恨不及見吾兄爾。」哀哉！余尚忍聞之，亟遣子肅往，偕向護喪歸葬。向求銘，余痛傷不能爲，又念不可無述，乃叙而銘之。

木叔名櫄，慶元鄞人。自高大父光禄公以儒學起家，袁氏始大。曾祖，諱某，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祖，諱某；考，諱某；俱朝奉郎。妣，令人戴氏。木叔天資穎悟，年十四五時，已知景慕前修。清敏豐公嘗有詩云：「日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思。」木叔大書之壁，以自規警。長益奮發，究心群書，不專治舉子業，持身惟謹，事親愉色婉容。與余處，怡怡無間，而切偲兼之。嘗作《論語説》，有所未合，余告之曰：「儒者能解釋此經，始見學問功夫。」木叔自是研求奧旨，日有新益。味虞夏商周書，有所感發，曰：「吾道固如是。」讀《莊子》曰：「是有傲心，非所敢知也。」余尉江陰，秩滿，有旨陞擢，而遲之數月。木叔曰：「是豈可復俟？」力贊之決。余感其言，亟求制屬。木叔之識高矣。兩上禮部，退而授徒里中，榘矱端嚴，私淑者衆，門人相繼決科，而師猶未第，晏如也。敝廬倚脩竹，因以爲名，求古人草廬之趣。以累舉特恩授迪功郎、蘄州黃梅縣尉，將

之官，會邊隙漸開，退懦者多易闕内地。木叔勇不顧，挈其婦子以往，時開禧二年冬也。莅職纔月餘，旁郡被兵，邑人驚擾，木叔以身任之，曰：「朝廷張官置吏，正爲今日。閲弓兵，治器械，無日不修守禦之備。」或曰：「事急矣，寄孥彭澤，儻可以逃難。」木叔又不許。厥婦亦曰：「即有緩急，共死于此。」聞者俱壯之。先是尉廨將壓，鄰有宗子森夫者，請易以他地，宰許之矣，木叔至，毅然曰：「是官舍也，若他屬，奈公論何？」不果易，于是葺治之，而又創營房，置軍器庫。舍北有鳳臺，築亭其上，名曰「覽輝」，宣獻樓公爲賦詩焉。歲大祲，捐俸爲粥，以活飢民，郡委之賑濟，異時官吏足跡不到處，皆計口給食。羅田有疑獄，久不決，被郡檄，鞫之，專精致思，默與理會，具得其實。吏民神之，守大喜，亟移爲録參，以自近，每事咨焉。再調饒州樂平縣丞，郡以前任人曠職，留不遣，而督其逋負甚急，木叔請代之償，許之。嚴于束吏而寬其民，既償宿負，復有餘財，不假鞭箠而辦。邑長不幸卒，木叔攝焉，未幾亦病，切于爲民，强起從事，遂不可爲。卒之前一日，生辰也，整冠對客，酬酢無倦容，將易簀，猶正身危坐，招同僚與之訣，語琅琅不亂。壽六十有四，累以恩賞進承直郎，病益侵，致其仕，轉宣教郎。明年二月丙申，葬于縣之翔鳳鄉滄門里鍾保嶼之原。娶林氏。子三人，今惟向在。四女：長適進士陳定；次適保義郎、新監信州在城酒税曹懃；次適進士李師説；次幼亡。

木叔才器不群，而强于爲善。執親喪，寢處不離服舍。丘壠之念，終身不暫忘，奉己儉，居官廉，未嘗敢妄取。見人有

侈費而苟求者，每曰：「吾寧以儉嗇貽譏，不欲以輕財邀譽。」潔白自將，始終不變。而于義甚急，故交有貧病而死者，爲辦其喪葬，而經紀其家，斯心豈獨爲一身計哉！屬辭勁健有筆力，年踰五十不衰。策名之後，復偕漕計，詩語尤工新，字畫亦清遒可愛。喜交賢士大夫，游君誠之、吕君子約，官于吾鄉，木叔時請益焉，講切精當，共圖不朽，其中未可量也，而止于此，交游且深惜之，況同氣之親乎？誠可痛也。銘曰：

是爲吾弟之藏，匪爲吾弟抑友之良，失此三益，我心悲傷，曷其可忘！

絜齋集卷二十

絜齋集卷二十一

宋　袁燮　撰

誌銘

蔣安人潘氏墓誌銘

鄉友朝奉郎蔣君如晦，嘉泰中爲閩漕屬官之長。時余亦爲倉屬，朝奉生長大家，飲食衣服之奉，宜與寒士不類，而止以一子自隨，主中饋、護衣篝者，咸不在。余疑焉，請問其故。朝奉曰：「吾婦之不來，憚遠而止爾。固嘗飾一婢以從我，吾以爲古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著在《禮經》，此所以弗與俱也。」余于是歎曰：「賢哉君之夫婦。婦人之不妬，男子之無欲，自古所難。今君婦選擇妾媵奉承君子，確乎無妒忌之行，君亦恬淡自處，不累于欲，蕭然若山澤之癯，可謂夫夫婦婦矣。度越流俗，豈不遠哉！」朝奉欣然曰：「是知我夫婦者。」一時士大夫備聞此論，亦皆兩賢之。

朝奉之婦，安人潘氏也，諱妙静，故家濟南。金據中原，父大宗正丞諱致祥，與其兄郎中渡江南，而寓四明之小溪，因卜居焉。郎中使金庭，不辱命，以正論忤權臣，世高其節。宗丞亦以才氣不群，有聞于時。故論名族者推潘氏。安人自髫齔時，端静如成人，年將及笄，歸于蔣氏。時族之尊行，不啻百數，皆屬目視其所爲，既而人人致敬禮無違者，翕然譽之。姑李

氏，莊簡公兄女也，治家有法度，嚴不可犯，事之盡禮，歡然無間言。近親孤幼甚衆，舅姑之無恙也，實任撫育之責；既歿，克繼先志，并包兼容。有求嚮答，厚爾供億，畢爾嫁娶，無不意滿，而資用寖微矣，多方撙節，量入爲出，賴以均給焉。朝奉天資鯁亮，以廉節自勵，安人敬而承之，同德一心，冰清玉映，警策二子，常以門户爲念。誨女若婦，具有規繩。

嫠居之後，備嘗艱阨者十五年，日用幾不支矣，而軫恤孤寡，扶助親黨，無異于往時，益勤益儉，不資他人，每曰：「吾與其不足而有求，孰若儉約而無求也。」可謂名言。士大夫不能忍窮，猶貪求以飽其欲。而閨闥中持論乃如此，豈不深可敬歟！故家典型于是乎不墜矣。兩該恩封。嘉定十二年七月丁未，疾卒，壽七十有三。是歲十二月壬午，葬于奉川溪口之原，祔朝奉之窆。子：亢宗、克家，俱力學，克家嘗兩預鄉舉。長女適兵部侍郎趙汝述；次適進士潘俠，伯父郎中之孫也。孫：師佑、岳老。

葬有日，二子泣請銘。余觀自昔論婦德者，率以柔順爲貴。柔順信可貴也，然有志操殊常，不以柔順自足者，尤爲可貴，是故無違夫子，雖婦人之德，而夙夜警戒，乃相成之道，豈徒柔順而已哉！安人之立身，所可稱述者蓋如此。固嘗學佛矣，曉其大義，而不喜誦經。或問之，則曰：「直心道場，佛亦如是，何以經爲？」此達者之言也。勒諸堅珉，孰曰不宜？于是敬諾之。銘曰：

謂一于柔兮，堅正乃爾。謂列于才兮，家政則理。生于名門兮，作配君子。相觀而善兮，宜爾具美。門户之昌兮，曷其有已。

何夫人宣氏墓誌銘

《詩》稱：「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言婦人之職，不過乎中饋而止，非若偉丈夫經營于外，以才能自表見也。嗚呼！是則然矣。不曰「釐爾女士」乎？蓋所謂女士者，女子而有賢士之行也，其識高，其慮遠，其于義理甚精，而不移于流俗，閨閫楷模，于是乎在，豈獨惟中饋是供乎？此《詩》所以反復此義。而余于宣氏夫人，所以深有取也。

夫人諱希真，上世家太末，高大父徙鄞，故今爲慶元鄞人。曾祖，士隆，贈太子太保。祖，贈太子太傅。考，與言，贈太子太師。母，史氏，贈濟陽郡夫人，故太師越忠定王之從妹也。夫人天資穎悟，五六歲時，聞讀書聲，即歷歷成誦，曾不待教；長益闓爽，篤于事親，而達于世故。宮師每以事咨之，皆據理以對，深奇愛之。今樞密同知，夫人之弟也，自幼端粹不群。宮師曰：「此兒他日必大吾門，顧吾老不及見爾。」夫人于是勉同知以務學，無負于宮師所以期待者。年二十，歸于同郡何公懋之，不及養舅姑，而奉伯兄夫婦與舅姑等。叔有童丱者，姑有未適人者，皆依于夫人，躬任其責，彌縫順適，成立而後止。二子能言，授以《論語》、《孟子》；及長，徙居城中，擇精于教導者，俾師事焉。歸必叩其學業，而待其師，禮敬甚備。又以《曲禮》、《內則》、《中庸》、《大學》、《冠》、《婚》、《鄉飲》諸篇，時時爲兒輩諷誦，而開警之。生理素微，而賓祭惟謹。喜周人之急，有告以寒不可耐者，家止二衾，輟其一以畀之。

盜入其室，篋胠無餘，有司以責里正，不堪嚴急，請代之輸。何公以爲非義，質諸夫人，夫人曰：「如此，則非我遭寇，乃里正遭寇爾。」何公然之，遂不復訴。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兼入以獲厚貲者，頗自矜衒。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爲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聞者深愧之。衣冠之裔出贅，既有子矣，而厥婦亡；夫黨以爲未廟見也，或尼其歸葬。夫人曰：「納採問名，已告其先矣，婦之資裝，夫必得之矣，矧又有子乎？中告于廟，以義起禮于我乎，葬可也。」卒如其說。中年，晨興誦道釋書，一日慨然曰：「虛無之言，誦之何益？孰若吾聖經修身齊家之道，具在其中乎！」觀程氏遺書，則曰：「義理之同然者固如是。」嘗夢人指其肩，覺而肩痛，家人以爲疑。夫人曰：「吾所以疾，寒襲其膚也，藥之而已，又何疑焉。」既而果愈。及其將歿也，藥屢進而不效，二子請禳之。夫人曰：「汝曹執德不固，乃若是耶？」蓋自宫師教以義方，而又屬饜舅氏大夫公漸之訓，昭晰無疑，故卓然有立如此。卒之日，寔嘉定十四年五月癸丑也，享年七十有七。二子：長錡，次耕，以夫人之教，皆畏義而自修，强學而立志；耕嘗以漕舉登名春官。女二：長蚤亡；次適進士戴燧。孫：男三人；女五人，長適進士鄭宗魯。初，何公窆于鄞縣陽堂鄉下水陽山之原，于今三年矣，是歲十一月丙申，二子奉夫人之喪合葬焉。

嗚呼！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立身之要道也。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自學者不能免，況婦人乎？

而夫人則異于是，方髫齔時，嘗省其外伯祖樞密公，愛几間漆合，取而玩之，復置其處。樞密之女曰：「中有可食，汝欲之耶？吾取以與汝。」夫人甚慚，曰：「因好弄，而見謂有欲，是吾過也。」此毫髮之事爾，而終其身深以爲戒，其志念篤切如此。且非獨自淑其身而已，時事得失，未嘗不關心，聞蘄之禍，不勝慘怛，寤寐不能忘，曰：「吾民何辜，而至此極！」惟明智故多憂，惟慈仁故博愛，此夫人平生之所存也。二子求銘，稔聞其賢，不敢辭。銘曰：吾觀夫人之歿，賢弟同知，追思痛切，屬辭祭之，其間有曰：「嗟吾姊兮，非吾姊兮，實吾畏友兮。」蓋若古有訓，切偲怡怡，今閨門之内，乃兼有之。此同知所賴以立其身，原所繇來，故意篤而語真，亦足以知夫人之賢，超絶乎等倫矣。

林太淑人袁氏墓誌銘

太淑人袁氏，贈通議大夫林公諱勉之妻也。林氏，四明大家。紹興中，特進公爲名侍從，治家有矩矱，謹擇冢婦，知淑人柔順端肅，爲通議聘焉。淑人事母篤孝，夫人信愛異他女，使掌珍藏，無秋毫私；及嫁，歸諸母氏，不以一物自隨，其廉正如此。時年十有七，普寧郡夫人早世，淑人不逮事姑，事特進兄嫂以姑禮，下氣怡聲，供盥櫛，奉食飲，罷然後退；諸姑有未行者，損己以益之，事無鉅細，身親其勞，罔不肅給，人以爲難能。通議爲黃姚支鹽，將行，會特進被命提鹽江東，子若婦莫從，淑人謂通議：「事親爲重，姑遲官期，奉庭闈乎？」因留侍數月，喻遣再三，而後就

道。黄姚瀕海，鬻鹽多私賈，賤于官榷，莅官者私焉。淑人曰：「監臨敢爾可乎？」通議然之，迄去。買官鹽以食，人服其清，抑内有助焉。

通議嗜學不倦，淑人既順適其意，又自課諸兒，讀書聲琅琅終日，特進甚悦，畀以所佩魚，曰：「而子後必有達者。」通議官中都而卒，淑人于是年二十七爾，守節堅確，誓無他志，哀痛方切，重以特進之喪，備嘗艱棘。念門户凋落，欲振起之，教子益嚴，名儒碩師，亟使請益，所以培植磨厲者甚備。後其子祖洽，以學行材諝，丞司農，守三郡，爲時聞人，賢母之教俱顯，其亦勞矣。而自視歉然若不及，所至郡，聞職辦，喜見顔色；即雨暘不時，齋戒以助請禱，歲凶民饑，趣使賑卹，毋得少安。言特進起家寒素，亹亹不厭，戒子孫勿敢忘；自奉甚薄，曰：「寧不足，毋得踰分。」居不求安，食不御肉，寒暑絺紈，僅給而止，然義所當用不靳。歲時祭饋，不問有無，極于精潔；周人之急，過于己私，甚者傾箱篋聽自擇，無毫髮顧惜意，親黨以此益賢淑人，翕然稱曰：「雖古賢婦不過也。」天下是非之分，實與不實而已。淑人德非一端，以篤實爲本，偏私巧僞不萌于心，謏辭誑語未嘗一出于口。《易》所謂「有孚盈缶」，淑人有焉，可不謂賢乎？考其平生，爲女爲婦爲母之道，始終咸備，不根諸篤實，能如是乎？凡七叙封，晚益光華，則其實德之報。紹熙五年冬，寺丞君以朝議大夫守真州，奉板輿以行。明年，當慶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淑人終于官舍。壽七十六。輀車還鄞，遂以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于陽堂鄉龍山之原，蓋淑人之志云。始通議

君塋桃源西嶼，❶今幾四十年矣，弗果合。

淑人家世鄞人，曾祖，諱轂，左朝奉大夫、贈光禄大夫。祖，諱灼，左朝議大夫。考，諱埴，登仕郎。子男四：廣壽早卒；次寺丞君也；次祖壽；次祖昌，登仕郎，亦皆早卒。一女適朝請郎陸杞。孫男：岳，修職郎；密，迪功郎；嵤、嶅。孫壻：儒林郎錢萃；宣教郎陳卓。曾孫：男四，女六。

維林氏世載令德，閨閫多賢。有蔡夫人者，寺丞君之四世祖妣也，婉淑有節操，嫠居介然起敬，鄉黨醉呼者過門，亦羞愧自戢，曰：「毋驚此母。」淑人聞其風而師焉，每曰：「吾何法，法蔡夫人爾。」冰寒玉潔，前後相望，有補于世教。故宗黨爲之語曰：「百世之紀，蔡袁夫人。」淑人葬有日，寺丞君雪泣屬某以銘，某知吾姑爲詳，不敢辭，乃繫之曰：

維古賢婦，聲于詩歌。我名斯人，千載不磨。

太夫人戴氏壙誌

太夫人戴氏，明之鄞人，免解進士諱冕之季女。戴爲鄞之桃源鄉著姓，家故饒財。外祖父始修儒業，教子有法度，以夫人聰明静專、柔嘉孝謹，可教也，授以諸經，肄業如二兄。母蔡氏誨之尤力，婉娩聽從，織紝組紃，酒漿、籩豆、葅醢，凡古公宮所教，彤管所紀，德言容功，日從事焉惟謹。字畫倣顔體，甚婉而勁。不喜遊觀、博奕、聲歌、浮靡之習，親黨愛重之。年十

❶「桃源」，原作「桃原」，據卷二十《邊用和墓誌銘》「桃源鄉西山稠嶼」句改。下篇「桃源」同。

八，歸我先君，惟志于學。太夫人雅亦好書，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如益友然。

先君執大父喪，家務不理，太夫人攻苦食淡，斥房奩，營喪葬，償逋負，買田宅，恭儉恪勤，生理粗立。歲時祭祀，潔蠲盡誠，睦宗族，待賓客，井井有條，皆可爲閨閫法。先君教子甚切，太夫人助之，始學則教之書，手寫口授，句讀音訓必審；長則期以遠業，朝夕誨勵，每自抄録，自古人言行，前輩典型，與夫當今事宜，班位崇卑，人物高下，及民間利病休戚，大抵皆能道之。諸子從容侍旁，議論往復，亹亹不厭。教孫如教子，童幼既多，群嬉成市，夫人頽然堂上，且喜且戒，課以讀書作字，無敢不謹。遇子婦以恩，于妾媵不妒，處事必度于義，待物寧過于厚，寬而明，愛而公，其德美未易于悉數，其多能餘事。至于尺牘之工，屬辭措意，爲人傳玩。晚而好佛，讀其書甚悉。委諸子家事，澹然無營。先兄承顔順志，倡率家人，奉之甚謹，足以佚老矣，不幸而嬰大戚，晝哭之，明日復晝夜哭，變故非常，積憂熏心。淳熙辛亥之冬，奉先君輀車及墓。除夜，漏未盡數刻，腹疾作，黎明益侵，俄至不救，寔三年正月朔旦。諸子哀號隕絶，罔知所爲。獨念先君葬日既卜，不可復易，迺翼日襄大事，退而棺斂。太夫人將奉以還里舍，川涂間關，咸謂非宜，即寓館爲殯宫，遂以其年閏二月壬申，與先君合葬于陽堂鄉之穆公山。

嗚呼痛哉！積善之報，宜吉而凶，事起倉卒，不得竭力醫療，不終于寢，不殯于家，冤乎酷哉！享年七十有二。長子覺，鄉貢進士，先太夫人十有七月卒；次燮，儒林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次藻；次未

名而夭；檟，預鄉舉。長女適太夫人之姪，宣教郎、諸暨縣丞戴樟；次未行。孫男女八。初，吾家父母俱高年，兄弟相友愛，綵衣團欒，其樂也無涯。歡娛未終，酷罰及之，追思俱存無故之時，何可復得。親庭慈愛，隆于山岳；人子補報，未能毫末。相繼淪喪，慈顏永訣。痛可勝言哉，葬有日，燮等忍死書歲月，納諸壙。當代人物，必有能銘吾親者，嗣將有請焉。先君姓袁氏，諱文，字質甫，男燮等泣血謹記。

太孺人范氏墓誌銘

昔我先伯祖、十三府君，清約自守，不染俗塵，若古所謂「山澤之癯」。同里有范十九丈者，倜儻尚氣，遇事敢爲，若古所謂「閭里之俠」。此兩公者，氣質不侔，而同于爲善，亦猶拱璧寶劍，器物雖殊，而同爲可珍。鄉曲公論，俱推其賢，足以合二姓之好，故范氏之女，遂歸袁氏，實爲先叔父迪功郎、監南嶽廟、贈通直郎、諱方之室，晚以仲子陞朝，封太孺人者是也，諱普元，世家于鄞。曾祖諱文。祖，諱佺。考，諱醇，以承事郎致仕，累贈奉議郎。妣，孺人楊氏。

太孺人之初嫁也，年十有八，而熟于禮節，家裕于財，而謙謹與寒女等。伯祖見之大喜曰：「此我家之子婦也。」而叔父亦年十八，志氣頗豪，舉裁以正道，勉使從學，脩脯之費，率由己出，且經紀家事，不以累其夫。叔父于是乎收斂精神，遵蹈規矩。伯祖所居，地不滿三畝，欲稍闢之，力不及。太孺人謂通直曰：「褊小如是，雖苟安目前，獨不爲子計乎！」會並鄰有求售者，亟鬻嫁時所自隨之田以買之，納其券

于舅，舅驚喜曰：「有婦如此，吾得所託矣。」其無所靳惜，既有似乎迺翁之倜儻；其薄于自奉，又有似乎迺舅之清約。得于薰炙，兼此二美，以故令名日出里中。三歲大比，精于詩學者，纔取其一，而通直得之。其後累舉不利，資用良窘。太孺人苦心刻意，累積纖微，躬蠶桑，若補紉等事，男女滿前，衣服楚楚，曾不見其垢敝。通直年五十餘，多疾，勸以清靜，獨設一榻，而調胹藥膳，費無所靳，迄獲痊愈。察其心，無一日不以門户爲念，警策諸子，專精務學，毋自棄暴。仲子繇是踐世科，而通直亦以科補官，平昔所期，至是少遂矣。既盡力于夫家，而又深念其親，不能暫忘，親亦深愛信之。奉議之寢疾也，屏左右悉不用，而專屬以湯劑之供，旰夕卧内，跬步不敢離，月餘衣不解帶，以篤孝稱。就養黄巖，每聞箠楚之聲，掩耳避之。仲子敬承其意，率以寬厚爲本，時分俸金，賙給親族，亦母氏之志也。歲在庚辰，鄉邦遭鬱攸之變，延及舊廬，聞之流涕，曰：「百年之居，燬于一朝，前人遺跡，略無存者，是可痛也。」既而釋然曰：「吾賦禄之家，力猶足以葺治；生計蕭然，全無可仗者，何以堪之？」爰命其子亟走一介，存問而補助焉。其仁心惻怛如此，所以培植本根者志念深矣。長子雖未第，而辭採可觀，有進取之具。諸孫亦多俊秀，門户之昌，其未艾乎？

維袁氏素以儒學起家，而范氏亦然。蓋自太孺人之兄、臨川丞槼，實啓其端，而弟楷繼之，今爲諸王宫學教授。宫教之子光又繼之，今分教金陵。兩家相望，名節班班，餘慶所鍾，久而未歇，非若尋常之

流，儌倖于一時，易盈而易涸也。君子以是知通直締姻之初，採諸鄉評，契合無間者，豈偶然也哉！仲子爲邑，滿秩，以奉議郎通判紹興府，密邇鄉邦，禄廩差厚，他日之官，將母以往，人子之至願也。新居始成，宏敞明潔，殊與舊廬不類，以垂白之年安處其中，始足以極燕頤之樂。旬有五日，忽感疾焉，百端治之，沈綿累月，竟至不起，寔嘉定十五年二月丙申也，享年八十。子：浹、洽、漸，漸先一年卒。女適進士顧應龍、國子進士貝自成。孫：世公、世範、世仁、世輔。孫女：長適張炳，次許嫁孫源，皆進士；餘二人尚幼。孤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舉太孺人之柩，啓通直之窆，合葬于鄞縣陽堂鄉南嶼之原。哀泣請銘。

惟太孺人在家則爲賢女，既嫁則爲賢婦；及預家政，又爲賢母。其爲人也，温柔可親，而不失之弱；聰達過人，而不矜其能。其相夫子也，切磋如朋友，而未嘗不和；其御婢妾也，雖不厲威，而終不敢慢。德厚而才裕，識遠而慮深。春秋雖高，精明自若。凡我族黨，論閨闈之賢行，以爲稱首，此名豈虚得哉！某辱在子姪之列，知之悉矣，不敢輒辭。銘曰：

蘭生深林，其薌自達。玉藴石中，其輝自發。猗歟若人，養德閨闥。不求聲名，乃爾烜赫。慶源深長，福基不拔。猗歟若人，端可爲法。

夫人邊氏壙誌

吾妻邊氏，慶元鄞人。曾祖，諱日章。祖，諱用和。父，諱友益。年十九歸于我。夫人母張氏，嫠居守節，教子女有法度。

每語之曰：「而夫之貧，而父所知也。爲汝擇對，惟以嗜學故，毋敢不恪。」夫人敬遵之，承上拊下，服勤不懈。男女八人，自乳其七，飢飽寒燠，節適謹甚，無頃刻不繫于心，無毫釐不至之處。自言「吾之心，寄于兒之身」，❶兒小不安，終日抱持，未嘗置之衽席，委之他人也；察之微，護之謹，故咸遂以長，而無夭折之患。一室纔丈餘，隆冬不見日色，而盛夏烈日暴之，居其中者二十有九年，安卑陋，忍窮乏，母家饒財，曾不取貸焉。與吾處，外若少和，察其私，愛敬備至。吾飲食、衣服、烹飪、補紉，常躬其勞，而不使吾盡知之；其用錢，其遺人，物雖甚微，亦必以告。每曰：「吾心如大路，人皆可行。」言由中出，行無外飾。少壯時，性頗嚴，久而寖寬，十餘年間，婢妾無捶撻者。雅意澹泊，不貪榮利。吾與子肅忝世科，若固有之，無欣喜色；吾以罪去國，達官有憫其失職，欲稍致力者，艴然曰：「若因人而得之，何榮之有？」吾爲浙東帥屬，俸入或循舊例，可以取，可以無取，間與之謀，必以勿取告。爲子擇婦，資遣厚薄，聽其所爲，無幾微見于言色，拊之均平，愛憎之迹，泯然無有。家事細[illegible]必親，中歲猶然，諫止之弗聽。夜率强半乃寢，衣或三十餘年不易，嫁時所服，比其終之歲，有可以見賓客者。用雖甚儉，禮無遺闕，有綱有紀，閨門間肅如也。

嘉泰三年春，吾將之官閩中，念其方屬疾也，難之。夫人曰：「家貧仰禄以給，盍亟往。」既行，閱篋中衣必有副，或至于三，以吾單車獨行，慮有缺也。嗚呼！居

❶「寄」，四庫本作「寫」。

疾病中，不遑自恤，而爲吾區處，纖悉如是，此意詎可忘耶？及秋疾平如常時，有適閩之興。十有二月，疾遽劇，旬有一日，竟以不起。凶訃至閩，哀痛切骨，追思平昔，艱難辛苦，人所不能堪者備嘗之，乃不得一見而訣。倉皇還家，物是人非，慘愴之懷，何可具言哉！男四人：長喬；次肅，從事郎、江州觀察推官；次甫；次商。女四人：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宻；次適進士鄭景淵；餘未行。四年三月壬申，葬夫人于縣之陽堂鄉穆嶺先墓之旁。夫有美而弗書，不仁也；書之而溢美，不信也。摭其平生大略，據實以書，義所當然，非私也。葬之日，納其石于壙。兹吾妻之藏，密邇先舅姑，取古人族葬之遺意云。

安人趙氏壙誌

安人趙氏，故太師鄆王諱仲御之曾孫女，太師韶王諱士樽之孫女，而武節大夫諱不㤕之女也。妣，宜人黄氏，繼母宜人高氏。年十六，歸于今武經郎、新樞密正將袁君任。安人生長皇族，耳目所接，熟于豪華貴盛之習，與寒素有間矣。武經，吾弟也。自高大父光禄公以儒起家，子孫遵教，居處服用，率從儉約，與貴家不類。安人之來，宜若不相契者。而姿性婉淑，篤志爲善，無驕暴侈泰之心。奉承舅姑，載祗載肅，相夫子柔而正，夙夜警戒，有古賢婦風。蘋藻吉蠲，米鹽靡密，織組補紉之事，皆身親之，殆有甚于寒女。又遇下有恩，無嫉妒行，尤婦人所難能。武經于是

委以家政，一無所預，而得以專其精神勤修職業，安人之内助爲多。

開禧二年，大饗，覃霈，封孺人。嘉定五年，郊恩，封安人。六年十二月六日，卒于長沙之官舍，享年五十。反葬于鄞縣翔鳳鄉青山之原。以九年二月乙酉窆。子一人，南，補承信郎。女一人，適修職郎、新紹興府司户參軍趙時。擇葬有日，武經痛賢助之亡，追思不已，請書其平生大略，而納諸壙。余平生喜道人善，凡一節可稱者，率録不棄，矧吾弟婦德美著聞，親黨交譽，僉曰：「此閨闥之則也。」而可以無述乎？遂書以授之。

絜齋集卷二十一

絜齋集卷二十二

宋　袁燮　撰

廟　碑

簽書樞密院事王節愍公廟碑

紹興十有四年七月戊午，故簽書樞密院事王公，不屈于金，死之。公之使金也，以天子命，諭其帥，歸我河南地以和。其帥聽命惟謹，事且集矣，烏珠惡其專，譖而殺之，留公河間者六年，强以僞命。公義不辱，罵敵以死。嗚呼！大節巍然于是乎貫日月，通神明矣。蓋嘗論國家之興，非獨腹心之臣，謀謨于内；爪牙之士，戰伐于外，仗以成功也。亦惟有肝膽忠烈、達于大義，冒死不顧者，爲之砥柱焉。故齊以田單存，而王蠋亦有功；漢以三傑昌，而紀信、周苛亦有功；唐以李郭復振，而顔杲卿、張巡、盧奕之流亦有功焉。❶然則我宋之中興，趙、張、岳、韓之功信偉矣，而全節如公者，亦豈可少哉！

公始至敵廷，問二聖起居，悉心經營，卒達上意。厥後迎梓宫，迎太母，犯難而行，曾不自顧。每先以酈食其、唐儉自處，屢言于上：「苟有可乘之機，毋以臣故，憚于進取。」又言：「臣昔在金，知烏珠幾爲我擒，山東、河朔日徯王師，時不可失。」此豈區區怯懦專以成好爲足恃者。

❶「奕」，原作「弈」，據四庫本改。

河間之留，歲月既深，金以公備嘗艱阨，不堪其苦，可啗也，而終不少屈，堂堂乎，與忠愍李公英風義概，前後相望。迄今聞者莫不興起，其有補于世道，豈不博哉！君子之所爲，固有初若昧昧而其後昭昭者。公秉心如是，而持正論者，詆時宰議和之失，并以及公，蓋未覩其忠爾。時宰忘國讎恥，自爲身謀，和議既決，不易宰相，著爲信誓，豈忠臣之用心哉？彼惟固位，公乃捐軀，邪正之辨，明于黑白，故要其終，而途轍判矣。時宰恥其不若，不以實聞。既歿，天子始知公之死節。孝宗嗣位，官其三孫。至光宗時，賜謚節愍。逮我皇上，褒贈有加，以公葬吴陽山，乃詔廟祀于吴，卜築于子城之真慶坊。時公孫枏，尹正京邑，建請于朝，故有是命。枏遵奉之，乃斥私財是營是度，崇閣屹如，寢堂翼如，豁以高軒，繚以長廊，處祝史于旁舍，募道流以汛掃，買良田，收其入以贍給之。規模既備具矣，會遭内艱，故雖賜額忠肅，而碑猶未建。既免喪，復拜京輦之命，始録顛末，而屬某潤色之。某雖寡陋，然高山仰止之詩，詠之久矣，兹不敢辭。

公諱倫，字正道，大名人。景德、祥符間，名宰相魏公之諸孫也。先是晉公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興者。」源深流長，奕世顯融，至公復以節著，明于君臣之義，達于死生之説，本心卓然，俯仰無愧，可謂一代之奇傑矣。嗚呼！金人無道，戕我忠臣，天實惡之。數傳之後，迫于强鄰，奔迸竄伏，不絶如綫。我有忠臣，不屈于金，天實右之。列聖相承，迄今昌盛，天之福善禍淫，豈不甚昭然哉！公之忠誠，向也未白，時宰抑之也，然斯人之後，湮没

無稱。而公有賢孫，振興門户，福善禍淫之理，益信不誣。公之所存，天固知之矣，雖更百世，英靈如在。于其祭也，其可無歌以侑之歟？乃作詩曰：

河朔人物如渾金，稟資篤厚天機深。故家遭亂悲陸沈，南來氣骨猶蕭森。惟公貌古氣騣騣，自請掉舌鋤驕淫。剛腸憤激涕沾襟，一死如蜕獲我心。乾坤倏變晴爲陰，雪雹隨雨風號林。精誠上徹天監臨，誰其蔽之縶孔壬。事久論定昭純忱，有嚴廟貌峩冠簪。牲肥酒洌神其歆，可解民愠如薰琴。驅彼疫癘無敢侵，油然層雲旱爲霖。豐我廪庾高于岑，神有大賜民其欽。

祭　文

祭参政大資樓公文

嗚呼！元老大臣，國之表儀。萬姓所仰，天子是毗。不有人傑，孰堪尸之？人皆謂公，寬平樂易，并包兼容，渺無涯涘。孰知其德，濟弘以毅。自登瑣闥，高節凜然。守正排姦，弗撓于權。屏居甬東，閲十三年。更化伊始，歸見天子。遂参政機，寵光有煒。人皆謂公，若無同異。孰知其心，有一無二。自古共由，惟一坦途。苟適他岐，兹惟姦諛。公之燕居，榜曰「攻媿」。行己大端，其敢有戾。身雖廊廟，心則巖壑。念念歸休，庶無愧怍。帝惜其去，固挽留之。疾云甚矣，始容其歸。

歸纔浹辰，奄焉易簀。訃聞四方，孰不痛惜？古也有訓，生榮死哀。人哀其亡，豈易得哉？某實惷愚，荷公誘掖。茲還班綴，值公寢疾。日俟其愈，得復親炙。公今往矣，我將疇依？遐想音容，悵不可追。薄奠一觴，涕泗交頤。嗚呼哀哉！

祭倪尚書文

嗚呼！自古爲國，必有正人，主張維持，公道以伸。故立于朝廷，則忠言讜論，不知有身。而位乎岳牧，則撫民如子，養之如春。其或退而歸休，則德望巋然，人皆覬其復用。及夫不幸而歿，而人心盡然，莫不爲之傷痛。此公始終之大致也。

博通古今，探索精微。詞華炳蔚，端有指歸。方當盛年，蚤登清貫。屢起屢僕，卓然不亂。年未六十，剛腸窒慾。清明溫潤，如冰如玉。更化之始，正位常伯。瑣闥封駁，正途斯闢。自爾居閒，山巔水濱。逍遙自適，不緇不磷。遺奏懇切，有規有戒。死不忘君，可謂深愛。此公之始終無愧也。

嗚呼！曾謂盛德如斯，而不克究其設施乎？某始以諸生，事公成均；及官于闕，模範益親。我性好直，惟公能容。有所切磨，靡不樂從。我或抱疾，問勞不絕。亦既見止，改容歡悅。平生知己，如公實希。幽顯永隔，再見無期。追念疇昔，潸然霣涕。薄奠一觴，昭此誠意。

代宰執堂祭林樞密文

自古公朝，必登正人，屹然特立，標準

薦紳。紀綱迺張，風采聿新。公秉直道，出逢昌辰。學有根源，行無緇磷。聖主嘉之，如獲鳳麟。寘諸周行，溫溫其仁。仁固有勇，力回萬鈞。其在柏臺，忠不顧身。其在省闥，直氣益伸。兩繇禁橐，出牧小民。吏治藹聞，如古之循。彼何人斯，妒我忠純。逃讒于鄉，巖隈澗濱。藝花植竹，恬養天真。屬時更張，拯溺亨屯。起公既老，倚其經綸。宥密本兵，碩輔龐臣。中國可尊，四裔可賓。甫六閱月，大故遄臻。人望賈傾，誰不酸辛？矧我同列，心跡俱新。忽焉仙去，挽留無因。惟有痛哭，涕泗霑巾。公之憂國，生死則均。正途方闢，不可復榛。公道方明，不可復堙。追惟此心，敢有所遵。相期努力，慰公之神。薄奠一觴，矢心以陳。嗚呼哀哉！

祭提舉趙公文

嗚呼！公之此心，天日可鑒。人不盡知，公則無憾。公方壯歲，仕已有名。剖決從容，繩直準平。更歷中外，始得一壘。吏畏其明，民誦其美。帝用嘉之，擢之庾司。周爰咨度，民瘼究知。乃趨嚴召，指日清切。誰其間之，事復中輟。公于權臣，親雖舅甥，公則不阿，直道而行。權黨曰蘇，炙手可熱。公深疾之，彼乃媒孽。折簡要地，諷使逐公。心苟無瑕，喪與得同。大化既更，公應復起。竟以前累，棲遲故里。才非不高，窮達在天。奄焉長辭，齎志九泉。某官于閩，充員賓幕。困躓之蹤，賴公橐籥。出谷遷喬，誰實爲之？匪公獎拔，曷臻于斯！永懷此德，

其敢忘報。屢言公賢，曾不少效。天族之英，薦紳所推。位不配德，孰不嗟咨？矧惟門牆，辱知不淺。豈期一朝，遽隔幽顯。欲拊其棺，身縻于兹。恫哉此心，寓此一巵。

祭大丞趙公幾道文

嗚呼！人才之難久矣，幸而卓犖不群，器能足以任重，謀慮足以經遠者，又不幸而正途荆榛，時論枘鑿，戛戛乎其難合，則亦終不得以有所展布。嗚呼公乎！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

英明敏達，是非立斷。宦游所至，聲稱籍籍。天資可謂高矣！學問以充之，師友以磨之，養之以寬洪，守之以堅正，寧陸沈于下位，恥阿世以苟求。迨夫賢輔當國，推揚甚偉，可以奮飛矣。時事驟變，卷而懷之，棲遲巖壑，樂道無悶，潛心于義理之精微，周覽乎記載之浩博；國朝之本末源流，中興之經營建立，講之尤詳，固將以有爲也。此志未伸，獨以所學施諸閫內，勞則身先之，財則衆共之，雍雍肅肅，人無間言，善類推輓，漸爲時用，禮樂筆削之選，亦稍清矣。其若沮之者何？沮之未害也。其若病之者何？病猶未愈也。重以内艱，朝方更化，久屈復伸，而公獨不預。沈綿兩年，竟不起疾。嗚呼！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

公之隕傾，海内所痛。矧惟姻親，痛當如何？雖然，士生于世，患乎斯心有愧而已。苟無愧心，窮猶達、死猶生也。公復何憾？若夫天下之元氣，惟得善人保養之，則邪氣不能干；天下之公論，惟得善

人主張之，則邪論不能勝。公之存没，所繫匪輕，是則可憾焉爾。想公精明，如在目前。薄奠一觴，千里寓誠。嗚呼哀哉！

祭郎中詹公子南文

昔我與公，同僚會稽。道義磨切，古人相期。惟公秉心，篤實不欺。學有根源，象山是師。維此象山，發揮精微。毫髮不差，昭晰不疑。公遊其門，累年于兹。既疏瀹之，又培植之。充此美質，如璋如圭。天臺之政，吏戢民依。自列于朝，人望益歸。典司宗祏，蘭省有輝。出牧大邦，仁恩是施。貴名方起，胡擿其疵。心苟無瑕，孰爲成虧？一疾不起，曷止于斯？吉人云亡，孰不嗟咨？矧我恩親，諧如塤篪。喪此良友，孰箴孰規？欲拊其棺，職守所縻。平生交情，寓此一巵。我心之悲，曷其已而！

祭李蘄州文

嗚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古之明訓也。所謂全歸者，豈獨其形體哉！雖殺其身，苟得其正，即全歸也。故曰：「志士仁人，❶無求生以害仁，❷有殺身以成仁。」嗚呼！若公者，可謂能全其仁矣，可謂不負所學矣。大義所在，視死如歸，高節凛然，夫復何憾！所可惜者，朝家失此真賢，朋友喪此强助，國事將如之何？吾徒將如之何？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❶「士」，原作「上」，據四庫本改。

❷「無」，原作「叙」，據四庫本改。

祭通判舒公元質文

某與吾兄，金蘭之契，餘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旦懸繫。自温還明，休息勞勩。謂沈痾之既痊，每拊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喪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霣涕也！嗚呼兄乎！天稟之粹，如彼鳳麟，爲時嘉瑞。自始奮發，蜚聲槐市。經術淵源，辭採宏麗。退然不矜，日益磨厲。隆師親友，刳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護養良心，毋敢失墜。孚于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閨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膽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譏議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而所可深痛者，朋友乏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于夢寐。寓哀情于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

祭豐宅之文

嗚呼公乎！生長名門，人品卓如。長纔六尺，膽大于軀。見義勇于必爲，見惡果于驅除。若大川之決，勢莫能禦；若莫邪之刃，利無與俱。自參謀于宣幕，始漸展于鴻圖。洎丞郡于豫章，憫疾疫之毒

痛。委巷窮閻，徧歷勤劬。人給之葯，病者以蘇。推是心于作牧，達民情之慘舒；推是心于建臺，究邦用之盈虛。當邊陲之驛騷，分閫寄于名都。氣讋强鄰，誰敢侮予？帝深念其勞勩，俾易鎮于南徐。俄一疾兮不起，飛丹旐兮歸歟。殊勳未立，真才先徂。朝家失所倚仗，壯士爲之長吁。生輕財而重義，殁傾囊兮無餘。信清敏之裔孫，庶乃祖兮無殊。嗟我與公，肝膽交孚。屢貽我以書尺，豁此心之鬱紆。覬復接于誨言，講濟時之規模。此志莫酬，愴焉欷歔。念牽帷兮一慟，纏衰病兮躊躇。陳薄奠兮一觴，表素心之區區。嗚呼哀哉！

祭胡達材文

維兄資稟端良，德宇粹夷。刻意爲學，古人自期。求師友于四方，探聖賢之淵微。不違世以立異，不同流而詭隨。恬澹自守，不求聞知。此善類所資以磨琢，而吾道所賴以扶持。謂降年其有永，何一往而莫追？信夭壽之不可必，而造化之未易推也。頃年以來，四海師資，彫零亡幾。猶有友朋，相與發揮。孰謂吾達材氣方盛，志方篤，德業方茂，平生抱負，百未一施，而遽爲九泉之歸也！自達材之殁，朋友痛悼，哭過乎悲。而予縈于世故，病不得問其疾，死不得撫其尸，葬不得臨其穴，愧吾顔以忸怩。茲行役之既返，始克奠于靈帷。嗟亡友之永隔，滂涕泗以交

頤。平生交情，寓此一巵。

祭戴宣義文代先淑人作

嗚呼！昔我先君，積善成德。燕及後昆，團欒之樂，萃于一門。遭時艱虞，老穉驚奔。慶源未竭，數口猶存，雙親兩兄，與己而五。喪亂既平，幸且安處。嗟我微軀，阨于棄捐。保抱攜持，賴兄以全。親闈辭世，終天抱痛。猶有兩兄，白首康共。相期百年，三壽作朋。云何不淑，喪我伯兄。惟我伯兄，色和氣清，處己待物，一根于誠。天屬之愛，同氣之親，情義相與，始終惟均。典型未泯，篤老不昏。自古有死，哀哉若人。有懷疇昔，五人相倚。豈謂今者，兩人而止。窀穸有期，幽顯永隔。祖奠一觴，心焉如割。嗚呼哀哉！

祭叔父通判文

昔我先君，與吾叔父，曾無間言，俱敏于學。好是懿德，厥有本原。其學維何？洪河長江，衆流所奔。其德維何？拱璧大圭，天然粹温。先君既歿，每見叔父，如親猶存，教我誨我。六經百氏，靡不討論。叔父之賢，智愚戚疎，誰不敬尊？典教兩州，贊治一邦，名徹帝閽，年登上壽。好古嗜書，神明不昏。謂當期頤，永錫難老。福禄便蕃，如何不造？武陵風月，曾不平分。位不配德，倏然長往。孰招其魂，二子早世。克承其家，賴有二孫。畢力經營，蔚其新阡。董溪之墳，吉人云亡。行路霣涕，矧某弟昆。喪我叔父，孰開其明？孰導其源？追念平昔，警策諄諄，

永矢弗諼。無以報德，惟當勉勵，不辱吾門。輀車首途，幽顯永隔，有淚如綆。嗚呼哀哉！

鄉人祭魯國夫人文

人傑之生，必有賢配。聲氣相符，天作之對。猗歟夫人，生長名族。左圖右史，景仰高躅。來嬪大門，蔚有令儀。承上接下，德無不宜。儷我元宰，曲盡婦道。相對如賓，琴瑟靜好。元宰賴之，閨門肅雝，乃得專精，興起治功。君恩日深，相門益大，人所甚榮，不忘敬戒。象服魚軒，湯沐大都。人所歆羨，視之若無。克儉克勤，始終惟一。克齊其家，井井秩秩。平生學道，了達死生。曾不怛化，時行則行。人亦有言，仁者必壽。天胡嗇之，其年不究。皇情愴然，念我宗工。失此良助，此心其恫。乃頒卹典，載優載渥。旌我柔嘉，慰此冥漠。夫人之亡，孰不悲傷？矧我諸人，枌榆相望。痛念淑德，當今鮮儷。薄奠一觴，將此誠意。

絜齋集卷二十二

絜齋集卷二十三

宋 袁燮 撰

古體詩

以鑑贈趙制置

吁嗟此鑑，惟銅之精。磨之治之，瑩乎其明。其明維何？洞燭毫髮。非由外至，實自中發。我有良友，天支之英。雄鎮江淮，爲時長城。我寶此鑑，持以贈之。此鑑此心，昭晰無疑。鑑揭于斯，中涵萬象。物自不逃，初非鑑往。人心至神，無體無方。有如斯鑑，應而不藏。鑑以塵昏，心以欲翳。欲全其明，盍去其累。經武折衝，厥任匪輕。勿貪小利，勿徇虛名。律身惟謹，上功必實。欺心不萌，精忠貫日。選擇僚佐，爲己强助。衆明翼之，厥光彌著。昔者武侯，發教群下。孜孜求益，不自滿假。陸抗摧敵，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兩賢之心，惟其罔蔽。千載凜然，猶有生氣。惟君天資，無歉古人。願如斯鑑，光景常新。

丁未之冬，營房告成，有亭翼然，名之曰「勸功」，且爲歌詩訓迪有衆❶

維此江壖，控扼之所。居安思危，可無備禦。維彼强狡，巧於乘隙。萌蘖弗

❶「詩」，四庫本無此字。

除，其欲罔極。孰堪制之？維汝弓兵。猛虎在山，百獸震驚。勇無堅敵，謀無遺慮。如彼獵師，靡逸狐兔。亦如農夫，稂莠是芟。寇盜斯戢，善良斯安。吾民膏血，爲汝衣食，可不念此，爲民除慝。國用方窘，于汝常給，可不念此，竭誠報國。無或徇私，貪求肆虐。無或荒嬉，酣飲蒱博。强汝志氣，精汝武藝。習汝行陳，昭汝果毅。我聞在昔，元勳茂烈。發迹弧矢，登壇授鉞。反觀此身，均一丈夫。彼既能然，我豈不如？黽勉從事，不辭險阻。風餐露宿，含辛茹苦。汝身則勞，民獲安堵。肝膽忠義，神其福汝。我作營房，亦既勞止。用集爾衆，緩急有備。營房之居，義均弟兄，務在和睦，毋或紛争。營房之居，法如軍旅，什伍相長，其傳自古。以大總小，先正其身。以小承大，期于率循。我築斯亭，名曰「勸功」。爾有勤勞，是獎是崇。爾或有罪，吾不汝貸。鞭撲斥逐，其恥爲大。凡爾有衆，各敬爾德。習此歌詩，持循罔失。

安邊

安邊在良將，至矣晁生語。邊疆無良臣，胡能固吾圉？孰爲國之良？四德貴兼取。智能制勍敵，仁能撫軍旅。勇足任爪牙，忠足寄心膂。信哉人中傑，勳名在王府。斯人世不乏，感會待明主。藝祖英睿資，一劍定區宇。憤彼戎狄驕，求我萬虎侶。三邊十四將，人人奮材武。威名被草木，折衝自樽俎。當年寵遇隆，噲等莫爲伍。關市擅征榷，金帛豐賜予。機要時面陳，延見虚當寧。天顔對咫尺，殿坐得

容與。等級忘尊卑，親愛均肺腑。久戍二十載，近亦十寒暑。漢超守關南，販鬻如巨賈。法令安有此？優詔特聽許。進也治居第，垌瓦覆其宇。有司每堅執，視進等兒女。府庫有餘蓄，捐棄如糞土。犒賞飫牛酒，驍雄率鼓舞。貪夫冒絶險，敵情畢親覩。陰謀數侵犯，先事嚴備禦。師徒雖不多，勇悍莫予侮。攻伐雖不聞，威德自周普。乃知安疆策，保境功最鉅。漢高豈不偉？平城亦良苦。卑詞結和親，金繒奉驕虜。何如我宋興，主聖群龍輔。北人先屈膝，兹事掩前古。方今雖治平，徹桑未陰雨。和好寧可恃，人材要多貯。古來蕞爾國，拔十且得五。蜀有關及張，吴用周與魯。多士今如林，錯薪刈其楚。勿由權要門，要以公論舉。會當略細苛，毋使畏網罟。深宏植本根，周密固牖户。恩榮有感激，施設無齟齬。聞昔淳化中，有臣曰承矩。方田遏敵騎，塘濼深險阻。當其建策初，群議亦交沮。皇心斷不惑，邊城迄按堵。往事可爲則，明時豈無處？規模要經久，廢闕要紉補。器械要習熟，人民要生聚。委任果不疑，讒言敢輕吐。守衛果得人，成功要有敘。孰爲當今時，視我開基祖。

上中書陳舍人三首

鳴玉青瑣闥，揮毫紫微垣。仰參鸞鵠翔，俯視燕雀喧。異時憂世士，才學窮根源。亦有濟時策，無因通帝閽。公居清切班，日對龍顔温。嘉會千一遇，論思毋憚煩。

士方負材業，高價敵璠璵。一朝聲稱

減，碌碌盆盎如。貴名豈不欲？名盛復難居。所以古君子，謹終如厥初。自公到京國，聞望傾萬夫。願言益進德，名與天壤俱。

重明麗宸極，萬國熙王春。翹首望德政，從今斯一新。當年羽翼客，休戚一體均。致主欲堯舜，規模戒因循。古來王佐才，宇宙歸經綸。期公繼前作，百世稱偉人。

與范總幹

賢士未達時，懷寶混塵境。得志行所爲，澤民效伊尹。常深納溝念，疾苦勤訪問。所期培殖豐，肯詑裁決敏。所以龔、黄輩，仁聲達幽隱。是時民氣樂，魚躍快於牣。高躅欲追攀，是心先戒謹。日憐老鈍資，不敢汙蘭省。揭來楚江邊，宣布寬大令。牧養乃其職，此事無窮盡。孳孳撫凋瘵，凜凜憂饑饉。今歲雨意慳，齋心罄三請。甘澤幸滂沱，良田稍膏潤。雜種亦復熟，窮閻庶安枕。亭平富詞學，春華灼千品。貽我喜雨篇，仁心極矜軫。源流自介庵，句法深以穩。擾擾淫蛙中，聞此古歌詠。我無爲霖乎，丹闕何由覲？兀坐哦君詩，字字堪企敬。

送黄疇若尚書

軒裳本外物，輕重非所關。俗子不識真，貪榮强躋攀。苟求既得志，巧計仍朋姦。誰知國士胸，取舍超人寰。不憂節不高，任重憂力孱。公家太史氏，閲世多險艱。無心羡尊顯，名塞穹壤間。尚書續正

脈，清泉瀉潺潺。操修不敢怠，粹美無可删。垂垂躡政途，念念思江山。上欲登絶頂，下欲臨碧灣。勇退得所願，喜見冰雪顔。是中有真趣，景貺天所慳。一朝歸領略，拔萃玉筍班。豈若嗜進徒，終身墮荒菅。家聲遂復振，舊觀欣重還。平生萬事足，只欠素與蠻。美官非我願，寧復憐緑鬟？却須富篇什，麗錦争斕斑。九重念耆德，詎許長清閒？强敵未殄滅，罷甿正恫瘝。譬如建大厦，運斧無輪般。願公勉加餐，暫歸隨賜環。

寄武岡使君林表兄

符竹剖千里，休戚繫一方。田里息愁嘆，民安由吏良。方今重兹選，俾近天子光。臨遣重丁寧，考察何精詳。吾兄富才業，敏鋭鋒莫當。論事切時務，玉音屢褒揚。都梁雖遠郡，于今爲邊防。帝曰惟汝諧，專城賴紀綱。吾兄勤布宣，德意達窮鄉。朝夕念此民，啓處幾不遑。世方急催科，下令嚴秋霜。罷癃因鞭笞，男女失耕桑。財貨豈不足？衆弊實蠹傷。但能澄其源，府庫有餘藏。無告深可憫，盻盻將流亡。根本不護惜，忍以斤斧戕。吾兄獨反是，屬邑賴小康。願言堅此志，益使仁風翔。此邦介荆蠻，其俗氣稟剛。宜以寬治之，馴擾狡與强。用法人固畏，中心要易忘。十步有茂草，多士詠思皇。況有賢師儒，德行侔珪璋。薫陶亦既久，濟濟觀趨蹌。儒風果大振，鄒魯相頡頏。爲政有先務，本固末乃昌。規模欲傳後，計慮宜深長。天下久無事，武備弛不張。干戈朽且鈍，卒伍驕而狂。教習不可緩，常若赴

敵場。軍陣日修明，姦宄敢陸梁？塞下憂空虛，積粟乃金湯。郡事無不宜，休譽寖以彰。吾君不忘遠，大明燭無疆。承宣有如此，促召歸周行。嗟予寡所合，幽居空激昂。每懷濟川志，自愧非艅艎。吾兄捨我去，矯首遥相望。我懷不能已，作詩述肺腸。微塵裨高山，可笑不自量。相期配古人，豈徒出尋常？努力進此道，千古垂芬芳。罔俾循吏傳，專美龔與黄。

送李鳴鳳使君

道山群玉府，密邇日月光。夐與塵世隔，怳如白雲鄉。李侯好古士，來自天一方。峨冠英俊林，掉鞅翰墨場。著庭秉直筆，省户推望郎。高情遽勇退，遠業真難量。黎庶多困窮，撫摩仗循良。鷹鸇豈不鷙，鳳鳥乃嘉祥。生財固有道，視民當如傷。寧乏强敏稱，毋令本根戕。仁聖子萬姓，邇遐如一堂。賢牧著聲績，璽書隨褒揚。我歸伏茅荆，翹首觀高翔。

送李左藏三首

中都衣冠地，振羽良獨難。美材副時須，步武隨鵷鸞。平生根柢學，萬卷胸中蟠。清規照冰玉，健筆翻波瀾。宦游聊復爾，榮利不可干。去去展壯圖，士友拭目看。

憶昔議和日，權門機穽深。平居自好者，亦或喪其心。偉哉人中傑，獨立山萬尋。佐時豈不欲？枉己非所欽。蔚然歲寒姿，肯受霜雪侵。願言繼前作，冠冕英俊林。

人生貴得友，勝己我所求。搜尋窮怪珍，逢此荆山璆。虛懷略輩行，傾蓋均交遊。許賡清絶句，每嘆風雅儔。中年畏作別，握手如隱憂。尺素煩警策，慰我思悠悠。

送治中楊司直

岷蜀古多士，聲名争頡頏。近代推三蘇，奮發眉之陽。君侯亦眉人，源委故深長。少日隨游宦，中年擅詞場。笑談掇高科，步武聯周行。蟠胸富籌策，振羽方翺翔。一朝遽勇退，萬里還故鄉。名邦贊佳政，海沂還復康。無計留君行，臨分徒自傷。我亦歸舊隱，後會殊渺茫。小兒獲同升，此好固難忘。流俗久頹敝，棖也焉得剛？期君懋遠業，志氣常堅强。

送姜子謙丞於潛

磻溪有君子，玉壺貯寒冰。一朝辭舊隱，去爲畿邑丞。畿邑天下劇，贊府須賢能。才刃肯嘗試，心源先自澄。古來人中傑，進德如川增。規模百年後，感慨中夜興。終焉不碌碌，泰華高崚嶒。君侯資敏達，而以古自繩。嗜書殆成癖，幾載雞窗燈。詞場賈餘勇，先取螯弧登。成功不自伐，得善勤服膺。筌蹄寧復顧，堂奥從今升。時哉佐裁決，行矣蜚聲稱。吾民久憔悴，德政先哀矜。寧書考下下，莫忘心兢兢。俯仰無愧怍，正直神所憑。相期志遠大，可但觀飛騰。久要忽語別，慘戚不自勝。我無錦繡段，何以贈良朋？一言布心腹，舊貫古所仍。

送樓叔韶尉東陽三首

吾鄉多賢士，我友更偉奇。見之立衰懦，不見令人思。暫别已作惡，況乃三歲睽。躊躇西郊外，此意誰能知？剛强不可恃，柔弱難自持。願君日進德，古人以爲期。

古人重世家，非爲世其禄。世禄非不朽，風流要相續。君家富才傑，海内仰名族。豈徒衣冠盛，要使操履篤。邇來益光華，君其繼高躅。

尉職最親民，亦足行所學。吾民苟安枕，微官有餘樂。嘗聞長老言，人性原不惡。迷塗偶忘返，見善寧不怍？君能復其初，治行乃超卓。

送路德章苐三首

窮達分愚賢，是非少復真。圭璧委道側，輪囷爲國珍。由來磊落士，處世多邅迍。對越我無歉，幽居志常伸。豐城有利劍，紫氣干星辰。終然不埋没，龍化延平津。

後學寡師承，私智妄穿鑿。緬懷東萊公，天才負超卓。英詞粲星斗，偉量包海嶽。寬平復謹嚴，精密更恢廓。哀哉梁木摧，誰歟繼前作？幸有二三友，潛心味博約。相期在不朽，與道爲郛郭。

賢哉子路子，德性兼剛柔。險難極變態，志節凜高秋。訪我大江濱，亟别挽莫留。問子將何之，長淮理扁舟。主人得仁賢，欲爲經遠謀。男兒處斯世，器業追前

修。努力建碩畫，勿貽師門羞。

送趙大冶晦之

謝公中年後，畏與親友別。歲月苦不長，交情固難輟。況于桑榆景，推事心欲折。❶一朝舍我去，遂恐成永訣。感君遇我厚，肝膽每傾竭。惓惓念斯時，言論多激烈。憶君哦松日，志操已超越。庚臺欲推薦，風之使來謁。恥于呈其身，保此端以潔。君今宰壯縣，便道理舟楫。不騎京國鯨，不改歲寒節。升沈分自定，義理我所說。黎甿久困窮，恩惠思周浹。姦欺巧蒙蔽，精神要昭徹。鄰境猶繹騷，武備不可闕。弓兵暨保甲，閲習貴嚴切。懸賞勸之射，人人藝精絶。莫言一邑小，振作在賢傑。士氣苟奮揚，威聲必震疊。自憐老且病，羨君健而決。老病保餘生，健決廣賢業。自期素不淺，有志終煒燁。日誦《論》《孟》書，端如明鑑揭。聖賢以爲法，今古同一轍。便郵頻寄音，解我寸心結。他年再覿面，偉論起衰怯。

贈蔣德言昆仲三首

平生無所嗜，耽玩惟古今。以我淺陋質，期于江海深。萬事不掛胸，須臾惜光陰。五夜常自起，簡牘勤披尋。清風遞晨鐘，鏗然感予心。年來因多事，力弱不自任。叢書未暇讀，塵埃積中襟。何當脱鞅絆，歸歟松竹林。

平生寡所諧，疎拙以自守。天鍾鑿枘

❶「推」，四庫本作「撫」。

性，人棄我獨取。世道方荆榛，營利不絶口。我欲挽衰俗，每每掣其肘。仕版謂假途，何用醫國手？再拜謝誨言，古人貴不苟。乘田與委吏，勤勤魯中叟。吾心不可昧，豈問人知否？此意當與誰，寄我二三友。

我生亦何幸？佳友在鄰墻。道義共講貫，心親形迹忘。邇來忽間闊，千里遥相望。爲别似未久，炎赫變飛霜。歲月易因循，志士宜自强。良心虞放逸，古人嚴範防。及此閒暇日，書林擷其芳。他年恢遠業，雲路觀騰驤。

贈游宣教

連日雨滂沱，閭閻應甚苦。慨念樂隱翁，蕭然坐環堵。術業豈不精？一寒乃如許。請君姑置之，對婦酌芳醑。

贈吴氏甥二首

男兒何所急？爲學要立志。此志苟堅强，天下無難事。超然貴于物，萬善無不備。厥初本高明，有過則昏蔽。但能改其過，輝光照無際。厥初本篤實，有過則虚僞。但能改其過，金玉等精粹。改過貴乎勇，不勇真自棄。有過如坑穽，改過如平地。平地可安行，坑穽宜急避。事親貴乎孝，事長貴乎弟。是爲立身本，奉承無失墜。門户久衰頹，盍作興起計。是心通神明，勿使形骸累。持之久而純，百福如川至。

農夫力耕耘，歲功必倍收。吾儒用心苦，學業亦有秋。聖賢有遺訓，好古敏以

求。韋編至三絶，發憤窮深幽。寢食俱相忘，此志何時休？矧今後生輩，未脱童丱儔。刻苦猶不足，詎可思悠悠？而母早孀居，其窮未易瘳。殷勤撫二子，不暇爲身謀。雜然萬馬群，望爾爲驊騮。翕如衆樂奏，望爾爲天球。勿云年尚幼，歲月如川流。及今不加鞭，壯大徒包羞。輕璧惜寸陰，前哲勤進修。勉爾務謹重，戒爾無輕浮。人百己千之，庶解而母憂。

夏日早起

舉世憚炎赫，當暑思高秋。秋高豈不好？蕭瑟令人愁。何如三伏中，五夜風颼颼。遥空淡月落，將旦群陰收。却嫌絺綌薄，轉覺林塘幽。出門任所適，清與耳目謀。借問塵埃人，知此佳致不？

枕上有感呈吕子約

俗學淺無源，澗谷纔咫尺。志士務廣深，滄溟渺難測。俗子一作吏，書几塵土積。志士雖涖官，群書玩無斁。廢書固俗子，既俗又奚責？嗜書苟不已，無乃曠厥職。臧穀均亡羊，孰爲失與得？古人有大端，後學宜取則。有餘不可盡，不足在所益。努力求至當，毋蹈一偏失。

和吕子約霜月有感二首

寒松飽霜雪，冉冉翠光濕。萬物困波流，砥柱獨中立。比德有君子，逸氣難拘縶。平生憂世心，如彼救焚急。朅來席未温，冥鴻去何適？勸君且淹留，斯民待安

輯。小試活國手，賸理猶可及。

頑夫禪作窟，狂士醉爲鄉。誰知名教中，悠悠滋味長。嗟余學無窮，勺水淺可揚。講習得益友，麗澤期交相。風月古猶今，時序燠與凉。一笑聊復爾，片心到羲皇。乾坤入吾懷，始信居中央。

喜雪謝東林

去冬雪意慳，稍稍臘三白。飛霙纔到地，轉盼已消釋。緬懷大有年，兆見瓊玉積。今兹杳難期，春信亦已迫。天公豈不仁，拙政難感格。何時愜人意？四顧苦無策。東林惠佳句，似慶平地尺。見戲唯何甚？余方自刻責。東林達余心，精禱覬有獲。沈水煙未收，冰花已如席。皓皓埋群山，霏霏連數夕。郊原迷畔岸，徑畛失分畫。兒童見未曾，耆老記疇昔。幾年無此瑞，驚喜欲折屐。皆云窮臘中，得此夜光璧。莫言不堅牢，究竟多利益。端能珍遺蝗，亦復滋宿麥。歡聲沸閭里，和氣蠲厲疫。老守差自慰，足寄孤危跡。小己不足道，吾民幸安宅。作詩謝東林，至誠動金石。

遊寶方山

幽嵒如高人，氣骨天所賦。凛然超塵寰，不受俗氣污。湖湘饒峰巒，往往窮僻處。城郭去之遠，誰能躡芒屩？安知古都梁，爽塏有真趣。徜徉東郊外，青山在指顧。山中八洞列，天巧於此覷。蜿蜒老螭蟠，嶄嵒怒虎踞。如屏亦如龕，一起復一僕。卷阿坐良穩，狹徑足難措。旁觀若

險隘，中通本宏裕。❶疊翠常回環，寒泉日傾注。石乳一何粲，和氣知有聚。所見皆可人，十步目九寓。造物不能祕，奇詭遂呈露。奎畫賁精舍，鬼神昔呵護。古稱小有天，仇池乃其附。甬東有勝境，豁然四窗具。玲瓏皆自然，匪以雕鐫故。誰謂寶方小？是亦洞天數。誰謂此邦陋？有景即可慕。我本煙波徒，雅性厭馳騖。搜尋得所欲，心境頓明悟。賞玩有餘味，躋攀了不怖。得意或忘歸，蒼然迫曛暮。玆山雖可樂，用之乃成路。有徑不能用，茅塞大可懼。對此發深省，歲月勿虛度。俗態易湮没，清遊莫辭屢。援筆述鄙懷，❷愧乏驚人句。

峽水

峽石險而怪，峽水清且湍。伊誰剪蒙密，發此奇偉觀。兩龍會爲一，激烈不可干。蜿蜒漱鳴玉，千古甘以寒。誰云嵒扉窄？亦復氣象寬。我生囂塵中，區區縛微官。一見爽心目，古井生波瀾。同遊二三子，清賞有餘歡。雖非暮春日，便作舞雩看。

含清亭

累石爲層峰，而以水環之。所貴超俗累，瀟灑含幽姿。却虞窮臘中，四顧陰雲

❶「通」，四庫本作「道」。
❷「援」，原作「授」，據四庫本改。

垂。飛霙冷徹骨，智巧無所施。督彼執役者，努力無遲遲。果然霰先集，六出爭效奇。繽紛一晝夜，翦刻非人爲。豐登自此兆，疫癘寧復滋。明朝便晴朗，工作無愆期。二事古難全，今也都不虧。天公念下土，所欲皆相隨。我山既嶔岑，我沼仍漣漪。頻遊不知倦，淸坐堪忘饑。追懷舞雩風，童冠俱怡怡。豈徒耳目玩，要是無瑕疵。此樂未易得，天意扶吾衰。宿恙不再作，康寧當自玆。

題庸齋

人生一世間，當爲一世傑。瑣瑣混常流，有愧古明哲。努力求至道，毫髮無差別。偉哉平常心，光明配日月。

題習齋

寓形宇宙間，所至習乃成。事以習故熟，藝以習故精。嬰兒始匍匐，習之能自行。南人初學沒，習慣如履平。承蜩有餘巧，解牛新發硎。是皆習熟故，見者爲之驚。矧惟君子學，吾道深而宏。欲窮聖賢域，精微故難明。聖賢與愚鄙，何啻莛與楹？愚夫墮惡習，自蹈谷與坑。善惡分舜蹠，毫釐當細評。莫將朱奪紫，無使渭濁涇。根源見端的，履踐嚴度程。容貌必齋莊，坐立無倚傾。視聽一于禮，言語純于誠。百行孝爲本，戰戰如奉盈。操行潔冰玉，宇量涵滄溟。經德豈干祿，爲善非近名。方其學習初，是非交戰爭。見義勇必爲，有過時自抨。造次必致察，思慮防

始萌。惡念痛掃除，用力如用兵。善端謹護持，保己如保城。新功生者熟，舊習熟處生。一心湛不撓，四體明且清。平居寡悔尤，處困心亦亨。誰知人寰中，有此天爵榮。嗟予資淺薄，役于蕞爾形。主宰未純一，氣血時縱橫。歲月不我與，循省敢遑寧。以習名其齋，爲我座右銘。

謝吳察院惠建茶

佳茗世所珍，聲名競馳逐。建溪拔其萃，餘品皆臣僕。先春擷靈芽，妙手截玄玉。形模正而方，氣韻清不俗。故將比君子，可敬不可辱。御史萬夫特，剛腸憎軟熟。味此道之腴，清冷肺肝沃。精新未多得，烹啜不忍獨。磊落分貢包，殷勤寄心曲。斯時屬徂暑，低頭困煩溽。一甌瀹花乳，精神驚滿腹。此物雪昏滯，敏妙如破竹。誰知霜臺傑，功用更神速。莫辭風采凜，要使班列肅。一朝奮孤忠，萬代仰高躅。

題豢龍圖

良馬苦羈馽，巨魚畏網罟。神龍獨超軼，威燄莫能禦。噓爲寒空雲，散作無邊雨。能幽復能明，可敬不可侮。如何豢龍氏？狎玩等兒女。巍然受其朝，勁氣金石沮。龍兮喪其魄，聽命無敢拒。矧復察秋毫，洞見龍肺腑。飲食不强致，嗜好隨所取。日日飽甘滋，馴伏固其所。誰謂有餘知？拘牽乃如許。人生天地間，良心實爲主。利慾汩其真，甘與俗子伍。胡不鑒此圖？保養虛明府。道義有真樂，不

羨圭與組。于我如浮雲，服膺聖師語。吾家素風在，辛苦立門户。勇決早抽身，從我涉幽圃。

題朝鯉圖

魚品不勝多，而鯉爲之宗。曷爲此獨貴？無乃能爲龍。一躍浪千級，一噓雲萬重。變化須臾間，神妙無終窮。其他點額輩，不敢攀高蹤。維人亦如是，拔萃斯爲雄。聖師名其子，勉以德業崇。我作朝鯉圖，一鯉居其中。衆鯉競趨之，若效臣子恭。巨鱖獨不朝，悍然欲争鋒。可憐汝無識，不揆資凡庸。一生只爲魚，鯉豈汝可同？我亦不如鯉，年老無成功。時時展此卷，著鞭期變通。

鳳仙花

鳳仙窈窕姿，階前爲誰容？淺深十八本，形貌紛不同。或饒鮮明色，巧笑雙頰豐。或作掩抑態，擡舉羞且慵。憂彼積雨摧，愛此晴日烘。施粉聊自喜，奪朱巧争雄。熒熒似得意，慘慘如無悰。妍媸孰與分？我欲爲青銅。西子信姝麗，無鹽敢希蹤。並育亦已難，我欲爲老農。美者倍豐殖，惡者加蘊崇。花神夜見夢，君何太恖恖？正復容顔殊，等是紫與紅。何貴復何賤？有淡還有濃。氣類豈相絶？塗澤間不工。胡爲妄憎愛？襟度殊未洪。君看宇宙間，物象無終窮。化工大鑪鞴，一一歸陶鎔。而君獨褊心，不少垂帡幪。强分清白眼，力辨雌雄風。物情固參

差，宇宙要擴充。一笑謂花神，嗟爾何顓蒙。品彙豈無別，畛域固有封。有生分美惡，異路生西東。如何暗且劣？並彼昌而豐。剪伐咸自取，栽培本無功。形聲及影響，天然巧相從。人才有邪正，用舍歸至公。不聞堪與猛，下比顯與宮。案：宮，原本作功，複前韻。考《漢書》，堪、猛同時人，亦無名功者，應是馬宮，今改正。包含貴周偏，能否難混融。花神聞是語，竦聽鞠爾躬。再拜謝誨言，堅壘不敢攻。

桂花上侯使君

秋雨洗殘暑，秋空渺寥廓。秋清入花骨，風致殊灑落。何人剪瑠璃？被以寶瓔絡。英英妙點綴，細細疑紛錯。誰知一粟中，十里香噴礴。自便金氣爽，不赴東皇約。黄裳得中正，無心羨丹臒。我欲縱幽賞，村醪不堪酌。攀折不辭勞，相對空索寞。風流賢使君，襟懷富丘壑。敬爲使君壽，芳菲兩相若。

咏竹二首

去年種蒼玉，今歲抽華簪。初萌節已具，欲奮力未任。雷風驅急雨，滂沱三日霖。籜龍不許蟄，倏起騰深林。逶徑初戢戢，穿籬俄森森。吾觀植物性，漸長歲月深。此君獨超軼，生來氣駸駸。偉哉歲寒種，有此特達心。大勇久不作，進尺退復尋。對此發幽興，作詩因自箴。

野性與俗違，澹然都無營。窗前水蒼玉，未能獨忘情。對之三伏中，爽氣高秋橫。數竿亦已好，況此繁陰成。中虚洞無

物，節勁老更清。霜雪自凌厲，柯葉長敷榮。物意有相合，人心原自明。僻居寡朋儕，命汝爲友生。雖無切磋語，而有清越聲。入耳久亦佳，此意不可名。

竹几

深林碧琅玕，直節空其中。截爲小曲几，貫以青絲總。自然光瑩質，不費髹漆工。偃仰隱背穩，提挈繞指從。兒曹莫輕毁，此物便老翁。

病目

年年苦目眚，過午眊不明。治之昏轉甚，不治無由平。何如閉目坐，湛然萬慮清。非治非不治，無思亦無營。不勞薰與沐，神全明自生。勿忘勿助長，此理真至精。

白髭

人生惡白髭，鑷去恨不速。欲留少年容，藻飾欺盲俗。欺人實自欺，擧世迷不復。黃葉隕秋風，明年會重綠。髭白不再黑，白白長相續。光陰駒過隙，轉盼黃粱熟。青春挽不住，暮景暗相促。古人少壯時，耳目萬夫矚。今我忽已老，事業未絲粟。蒲柳不禁秋，撫己堪慟哭。成功固有分，進德豈不足。勿將六尺軀，終身甘退縮。白髭謹勿摘，留以警錄錄。勇奮千里驥，懈怠轅下跼。人生百種病，厥根在多欲。芟夷蘊崇之，庶使茂嘉穀。每懷風木感，悲痛纏心曲。立身揚令名，此罪儻可

黷。旦旦鑑白髭，進進毋自辱。

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能攻玉，詩人此意宜三復。磨礱莫嫌山骨太堅峭，足使國珍充韞匵。磨礱砥礪功日新，圭壁琮璜光可燭。❶人生行己良獨難，晝夜營營昏利慾。欲爲全德古君子，莫棄忠規甘諂曲。忠規未必皆我友，言是人非亦可録。彼雖蒙蔽不自知，察人過差窮隱伏。聖人閫域未易到，責我謂我追遐躅。觀渠待我最深厚，我聽其言當佩服。端知良藥苦難堪，已我沈痾功甚速。古人聞過每欣喜，要令忠告來相續。今我昏怠不自强，逆耳闊疎親軟熟。嗟予未免世俗病，每讀古書知不足。今朝偶誦攻玉詩，從此聞善三薰沐。

昭君祠

昭君天賦傾城色，何事君王未曾識？徘徊顧影無計留，一朝遠嫁匈奴國。匈奴風日暗飛塵，昭君絶艷驚國人。單于駭嘆昔未覩，甘心保塞爲藩臣。從來敗德由女美，褒、妲、驪姬及西子。玉環飛燕更絶佳，遺臭千載堪咨嗟。毛生善畫古無有，能爲强把丹青倒妍醜。却教尤物擯絶域，能爲君王罄忠益。聞説昭君出塞初，朔風蕭颯吹衣裾。聊將琵琶寄離恨，痛絶玉顏嬪老胡。老胡死矣義當返，慷慨懷歸曾上書。君王有詔從胡俗，慟哭薄命終穹廬。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人才有益

❶「壁」，據文意疑當作「璧」。

尚疏外，佳人無補何可懟？君不見，蕭生堪猛豈不忠？君王疑信相半終不容。

題吳參議達觀齋

朱公胸次清絶塵，吳公當日心相親。風流藴藉接前輩，寥寥斯世能幾人？達觀名齋深有意，欲把前修相警厲。只今吳公德彌劭，始信磨礱成偉器。古人心廣體亦胖，紛紛世俗爭豪端。己私未克欲求道，窺見一二皆童觀。達人大觀觀底事，天地爲物原不貳。癢痾疾痛皆吾身，彼我胡爲分賤貴？達觀主人心地明，分符贊幕無虧成。每言此身非我有，年來直欲齊死生。❶白髮紅顔難老態，福禄方隆殊未艾。願君善保千金軀，歸覲紫宸鏘劒佩。

和傅太卿喜雪

人情誰不愛飛雪，臘中再見尤奇絶。對雪吟哦色即空，仙翁洞照無生滅。既積既消還復飛，且飛且積俄又非。了然不是堅牢玉，緬懷有感蘇公詩。誰知潤澤工夫遠？須索詩家爲明辨。春風天上亦飛花，較之窮臘功猶淺。緑窗怯寒颦翠娥，窮儒忍凍不能歌。何如制閫賢師帥，賸喜嘉祥重婆娑。鄮山妝點千巖白，全勝輕花飄細麥。氣和之應非偶然，善政端由老邦伯。

❶「齊」，四庫本作「非」。

林寺丞許惠桂花

羡君仙隱占龍山，愛君風度超人寰。手移仙葩第一品，布列竹籬松徑間。秋來月色轉清好，秋半花蕊方斕斑。對花如在月宮裏，誰道人境非天關？徹骨濃薰真酷烈，可人佳態原幽閒。雖復施朱未嫌赤，定知鄰女難同班。聞說名園富奇麗，芬芳次第如循環。丹心自與君子合，瓊枝更許諸郎攀。我亦生來有花癖，每逢絕艶一解顏。知君百金重然諾，和根遺送應不慳。

和李左藏離支

姑射山中冰雪姿，凜然標格欺寒威。一經蒙莊品題後，使人起敬如賓尸。仙風道骨今何有？韶顏豐頰誇絕奇。閩中有美信姝麗，衣被五色光參差。熒煌已訝色奪目，柔滑更喜香浮肌。天工著意破炎毒，故遺佳實生繁滋。旨哉悅口衆所嗜，豈聞來去分招麾？其他所產亦有取，游女敢自同宮妃。我家角東萃閩舶，勝事屢入騷人辭。有時根拔信宿至，風枝露葉殊未衰。雜然紅綠間陳紫，圖牒所在生致之。始知河豚與江柱，詩人取譬聊滑稽。賓朋恣食水晶顆，殘膏賸馥霑群兒。年來吏役困奔走，此志不展常低垂。輕紅釅白不易得，西風每起蓴鱸思。忽蒙傑句警偷懦，一洗塵慮忘渴飢。此中滋味甚不薄，吾曹嚌嚅當及時。揮毫詠物聊復爾，相待莫負平生期。

謝毗陵使君惠畫

都尉風流貴公子，結交海內知名士。磨礱禁臠驕侈習，雅意登山與臨水。十幅煙江疊嶂圖，當時展玩忘朝晡。老仙一顧歎奇絕，落筆妙語春華敷。此詩千載傳不朽，此畫如今寧復有？我來薄宦大江濱，無價之珍俄入手。一山雄特倚天立，下視群峰如拱揖。斷崖飛出玉虬龍，元氣淋灕鬼神泣。山中喬木堪棟梁，山外煙波凝翠光。數間野店傍林樾，一葉扁舟浮淼茫。往時只誦蘇公句，想像都尉圖中趣。豈期今日見逼真？端與前輩同機杼。自憐老大無他求，塵勞羈絆空悠悠。安得千巖萬壑裏，尋幽擇勝逍遥遊。我心欲往足無力，縱觀此畫如親歷。毗陵使君真可人，嘉惠不啻千金直。平生辭受關鑰嚴，兹焉詎敢傷於廉？毗陵萬口皆歸重，道義相與吾何嫌？

蜀海棠

海棠自是花中傑，西蜀此花尤勝絕。濯錦江邊艷欲然，浣花溪上繁于纈。疇昔聞名未識面，對之頓解憂心結。東皇著意欲開時，不許芳心輕漏洩。風前醉態真嫣媚，雨過啼妝更鮮潔。格高不受塵點汙，韻勝須那香酷烈。東南顔色豈不佳？甲乙品題終少劣。我公胸次秋水瑩，海內人人頌清節。世間珍玩一物無，獨此妖嬈費提挈。墀間堂下不勝春，頳頰丹唇儼成列。嫣然尤物不移人，未害廣平心似鐵。幾年隔絕劒閣外，拔擢孤忠自明哲。願公

持此坐廟堂，天下姸媸要區別。

挽丞相忠定公

孝皇龍飛策多士，宗英第一天顔喜。力言萬事實爲原，要與邦家立基址。堂堂碩望聳中外，耿耿丹心貫終始。紹熙之末天步艱，忠臣義士肝膽寒。元樞扶日上黄道，指顧宗社磐石安。億萬生靈疑慮釋，轉移愁嘆爲欣懽。帝謂忠勞無與並，爰立作相專魁柄。大開公道延時髦，相與同心究民病。區分玉石殊薰蕕，賢人得志憸人憂。不堪狂雲巧妬月，何意積羽能沈舟？案：積羽，原本誤作積雨，今據《史記·張儀傳》改正。衡陽道上霜松勁，日色慘澹風颼颼。行路咨嗟淚相續，興懷安靖恩難酬。皇情愴然思舊德，辨誣雪謗分白黑。誅鋤元惡氛翳掃，昭揭殊勳鼎彝勒。由來物理屈必伸，況此柱石真偉人。萊公獲譴死海上，至今勳績摩蒼旻。中興趙李二人傑，亦復身後褒忠純。嗟爾讒夫太無識，徒把巧言汙碩德。正人摧折不妨榮，爾輩羞愧寧有極？蚤知此事悔難追，當年詎敢懷姦欺？我作此詩慰忠烈，因爲人間息邪説。

絜齋集卷二十三

絜齋集卷二十四

宋　袁燮　撰

近體詩

渡　江

浮天傳自昔，萬古一澄清。月耿光猶爛，風號勢欲傾。滔滔原不竭，漠漠却無聲。便欲乘槎去，臨風試濯纓。

送樓尚書赴詔

聽履辭榮反舊廬，高堂燕坐每申如。肯隨流俗趨邪徑，要使吾身宅廣居。告老未能三閱月，趣歸已奉十行書。願公努力扶皇極，展盡胸中萬卷餘。

和孫吉父登第二首

幾載英名表一鄉，今年仙籍始浮香。父子同登尤煒煜，《詩》《騷》爲貺轉鏗鏘。恩隆雲漢頒宸翰，燕賜《韶》鈞出教坊。願言努力酬天造，勉使吾君冠百王。

生平心事渺無涯，老去情悰豈復嘉？便合扁舟歸故隱，却尋小圃種幽花。癡兒僥倖居前列，樸學流傳本故家。第一不宜貪顯宦，更煩師友護蘭芽。

倚天閣

西川劒閣偉岡巒，雖復崢嶸苦未寬。豈意危欄臨楚望？獲瞻喬岳峙江干。雌雄並立排鋒刃，紫翠相縈繡帨鞶。珍重主人貪好景，邀賓攬秀俯林端。

和治中雪後

名利那須較有無？登臨樂處即吾廬。興濃不覺朔風勁，景好貪看晴雪餘。竟日送青娛座客，先春解凍躍潛魚。與君不但分風月，水色山光總一如。

大雪與俞少卿二首

由來臘雪兆年豐，新歲還應與臘同。可喜三陽纔應律，便看六出驟漫空。緘藏摯獸安林下，約束遺蝗入地中。積至尺餘猶未已，始知嘉政與天通。

歉歲隆冬水不冰，鈴齋誰與破愁城？繽紛忽作纖腰舞，照曜俄添老眼明。玉不堅牢終可貴，花非剪刻自然成。大田來歲應多稼，看取倉箱處處盈。

寄陳伯耕二首

時郊外賑濟，邀伯耕同之，偶攝秋官，過時不至，以詩督之。

風梳雨沐厭馳驅，我馬虺隤我僕痡。

惟有風流髯主簿，才高不肯混泥塗。
阡陌周旋約已成，妓圍纔合更渝盟。
宴安有毒君休戀，亟爲蒼生決此行。

贈毛希元二首

浮世塵勞墮渺茫，真儒器業要韜藏。
誰知寂寞空山裏，修省工夫未易量。
當年罵賊真忠激，今日藏身似隱淪。
抱負如君豈無用？會看膏澤潤斯民。

贈史坑冶二首

吾儒根本在修身，恬淡無爲樂性真。
此性本無塵可去，去塵猶是未離塵。
公子詞鋒莫敢當，更兼世故飽更嘗。
區區殘寇猶侵侮，願試胸中却敵方。

再用前韻二首

乞取刀圭救病身，韓公于此枉天真。
何如夜坐忘軀殼，但有纖毫俱是塵。
無味之中味最長，東湖居士獨先嘗。
迺知此藥真良藥，何必求他肘後方？

贈陸伯微三首

勝士由來挽不前，肯臨高興復翩然。
浮雲可籋真天馬，應笑駑駘走市塵。
斗大書齋以絜名，冰壺表裏要清明。
如今塵土填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
自古真才多命薄，欣聞同志不長貧。
堪嗟世道今如許，願爲吾君致此身。

贈京尹八首

妙年志氣已超然，不肯隨群苟目前。
才美驟爲當世用，青雲直上躡天躔。

彈壓工夫妙入神，能令晉盜總奔秦。
盤根錯節游餘刃，奏課當爲第一人。

儒學當年究指歸，服勞王事不言疲。
遙知今日張京尹，不暇閨房畫婦眉。

年纔六十已爲卿，際會明時蚤顯榮。
祿厚恩深何以報？惟當努力罄忠誠。

吾徒切己無他事，萬善根源一片心。
外若崢嶸中有愧，何殊麋鹿强冠襟。

美名疇昔藹循良，重任今兹典浩穰。
摯若蒼鷹非不健，何如鸞鳳效嘉祥？

前古哲人端可法，遺編遐躅尚堪尋。
公餘莫厭頻繙閱，要使胸中廣且深。

上醫醫國豈無方？讜論扶持弱必强。
屹若中流爲砥柱，男兒如此是真剛。

與韓撫幹大倫八首

故國由來重世臣，芬芳纍葉鎮如新。
中興第一功臣裔，卓犖如君信有人。

肯隨流俗慕紛華，閉户觀書遍五車。
器業要爲當世用，直須渟蓄渺無涯。

等閑援筆賦新篇，句法新奇思涌泉。
絶勝唐人作詩苦，推敲一字强雕鐫。

幾年慣踏軟紅塵，終日眉攢氣不伸。
每到山齋聞好語，令人胸臆便生春。

劇談時事言皆驗，籌略知非小丈夫。
獨恨人微言不效，未能推挽上亨衢。

思君風度心如結，何日從容迭獻酬？
凉入郊墟能過我，奉陪童育兩山遊。原註：

天童山、阿育王山並在鄞縣東。

年幾五十無知己，乘興將爲劍閣行。
從此與君尤隔絶，興懷疇昔若爲情。

作詩真欲挽君留，蜀道平寧倚運籌。
他日功名成遂後，猶能枉顧絜翁不？

和圓通禪老韻二首

浮世營營只自私，誰參落葉與枯枝？
西來面壁原無語，却費圓通幾首詩。

新詩的皪綴明璣，❶道行清通照碧溪。
塵絆無因到蘭若，聊將兩絶當留題。

贈天童監寺

平生樸拙本無奇，珍重高人不我遺。
自顧原無一滴水，何能復有兩篇詩？原註：楊誠齋詩：「歸來大衆空歡喜，只有誠齋兩首詩。」

贈卜道人二首

道人偏閲世間人，休咎先知若有神。
多少媸妍歸藻鑑，祇緣唐許是前身。

道人怪我年如許，宿債胡爲未盡償？
寧識吾心烈于火，得歸林下便清涼。

郊外即事七首

春風簸雨濕郊原，春水沄沄復舊痕。
寂寞道傍堪歎處，柴門茅屋數家村。

舟中無事閲陳編，千古高風挹聖賢。
奔走徒勞竟何補？興懷舊隱思凄然。

---

❶「璣」，原作「幾」，據四庫本改。

雨聲初斷暮雲橫，天意欲晴猶未晴。
好向長空施巨手，掃除氛翳見清明。

清香忽向暗中來，應爲梅花取次開。
愛汝風標真絶俗，何當環繞百千迴？

幾處汪汪成巨浸，傳聞昔日盡良田。
興除利害寧無策，忍把膏腴久棄捐？

陰雲解駁晴光好，藜杖逍遥足自怡。
月色漸遲風力細，初春便似浴沂時。❶

乍從塵土俯澄泓，瑩徹心神眼倍明。
天下淵泉有如此，流清端的自源清。

遊靈山二首

何人題作一靈山，千古佳名不可刊。
欲識此聲非浪得，試于高處一憑欄。

湖山秀美冠東南，況此山椒枕碧潭。
眼界寬平無限景，箇中好處不容參。

雨中度東湖

宿靄埋山未肯收，晚風吹雨濕衣裘。
漁舠一葉烟波裏，添我胸中萬斛愁。

望東湖五首

澄泓萬頃浸冰輪，千尺驚看玉塔新。
滿目輝光相照耀，乾坤何處不精神？

天上金波印水心，心中波浪亦成金。
小舟蕩漾金波裏，陡覺廣寒宫殿深。

世故紛紛賺白頭，何如良夜一扁舟？
霜風拂面心神肅，塵慮寧容一髮留？

五十頹然一禿翁，湖山清興渺無窮。

❶「似」，四庫本作「是」。

扁舟欲學鴟夷子，未有平吴霸越功。

世上功名姑置之，微茫心事要深思。
水光月色精神好，長使襟懷似此時。

又二首

重巒疊嶂巧縈紆，中有汪汪萬頃湖。
平生酷愛水浮天，每到東湖意豁然。
山色水光相映發，清輝含處妙難摹。
要識此湖功利溥，旱時無限蔭民田。

天童道上二首

業岌嶄碞太白峰，高名千古獨稱雄。
放懷擬向山頭立，宇宙都歸一望中。
太白峰前三十里，古松夾道奏竽笙。
清輝秀色交相映，未羨山陰道上行。

登塔二首

塵俗區區咫尺間，著身高處眇人寰。
平生望塔今登塔，聊向風前一解顏。
遠望巍峨聳百尋，今朝特達快登臨。
最高未是真高處，無盡應須更盡心。

百步尖

一山屹立萬山朝，壯觀稜稜倚碧霄。
惆悵故交埋玉處，高名千古共岧嶤。原註：故交，謂沈國録也。沈葬象坎，在百步尖之下。

山中

古松奇石水潺潺，小小茅庵一兩間。

野性自知難適俗，山林僻處且偸閒。

山居二首

舍北巑岏萬疊青，門前列岫巧相迎。
天公有意憐寒士，錫與公侯百雉城。

城居未免囂塵役，野處閒觀德性初。
究竟孰爲清與濁？此心安處即吾廬。

和姜子謙遊晁景迁祠

百年風節仰英遊，喜見新詩爲點頭。
微詆大賢雖可恨，不妨千載略同流。原註：景迁先生大節不愧古人，獨于孟氏有疑，令人怏怏。雖然，此景迁之見也，與夫世之隨聲是非，不自己出者，固有間矣。剛大之氣，老而彌篤，不以榮辱得喪動其心，有孟氏之風焉。故予表而出之。

題景范堂

曾子才高事事能，就中一事最堪稱。
前賢拯救蒼生意，賴有斯人解服膺。

書先塋二首

我卜山岡畝百金，家貧自嘆力難任。
杉松盡是親栽植，寄與樵人念此心。

杖藜數數款松關，豈爲多情酷愛山？
痛念慈顔隔泉壤，此心那得片時閒？

覽鏡二首

朝來覽鏡一何衰？髮禿容枯半白髭。老態侵尋光景促，著鞭從此勿遲遲。

工夫一日不專精，面目塵埃已可憎。何必鑑人明得失，青銅相對即良朋。

聞鶯

春曉園禽百族鳴，未知黃鳥可人心。閒中靜聽緜蠻語，絶勝歌喉要眇音。

觀魚

波清日暖足優游，去去來來總自由。只爲貪心除未得，竟隨香餌上金鈎。

桔槹

誰作機關巧且便？十尋繞指汲清泉。往來濟物非無用，俯仰由人亦可憐。

織婦

列屋閒居曳綺羅，霜刀裁剪競新磨。那知紅女經營苦？軋軋寒機幾萬梭。

梅雨

江鄉梅熟雨如傾，茅屋低頭困鬱蒸。小小悶人人莫厭，解教禾稼勃然興。

秋霽

怪底中秋尚鬱蒸，滂沱三日勢如傾。今朝雨霽新涼入，始信清秋本自清。

霜

肅肅嚴威不可干，劒鋩莫作等閒看。
丈夫砥礪平生節，到此孤忠激肺肝。

新月二首

昨夜璇霄素魄淪，一痕初復便精神。
輝光萬里從兹始，今夕端倪即是真。

至精那得久沈淪？造化回環自有
神。滿意只須三五夜，十分全體見天真。

霜月

霜氣横空月色明，寒侵肌骨不勝清。
支笻忍凍遊山徑，胸次都無世俗情。

山月

好風吹雨到山前，月與山翁故有緣。
静夜相看兩寥寂，水流砉下瀉潺潺。

冬至二首

朝來雲物效嘉祥，和氣初萌日漸長。
相慶紛紛緣底事，由來人道貴陽剛。

陽剛初復一何微？萬彙亨嘉肇此
時。只此胚胎須護惜，要教宇宙總熙熙。

冬日

茅簷窮臘負朝暾，不羡紅爐獸炭温。
始信太陽和氣别，擬將此味獻金門。

和東林湛堂禪師喜雪韻五首

去歲寒雲久積陰，四郊雪片臘中深。
今年一稔民安業，老守區區慰此心。

祈禱精誠覬上通，嘉祥未與去年同。
老懷日夜憂無奈，安得寒花屢舞風？

恨無佳政布民間，賦斂猶繁獄未寬。
來歲若非禾稼熟，窮檐何以免饑寒？

皇皇有若救頭然，爲計無聊只籲天。
殲厥遺蝗須尺瑞，由來積玉兆豐年。

寂寞東林一老禪，殷勤念我惠佳篇。
敢煩見在慈悲佛，爲我投誠過去仙。

玉簪

琉璃爲葉玉爲葩，妙質天然不汝瑕。
精彩照人香絕俗，遺簪端的自仙家。

紫薇花二首

蒙茸曲徑紫薇花，幾載藤蘿巧蔽遮。
暫借斧斤還舊觀，依前萬蘂吐新葩。

紫薇花對紫薇郎，何事齋前一樹芳？
造物似教人努力，他年準擬侍君王。

芙蓉

淺深紅穗遶汀洲，笑舞西風體力柔。
雅意陂塘非玩物，令人却憶蓼花遊。

久不見竹堂高篇，輒以湘蓴索之，兩詩繼至，因用其韻

壺中老子興不淺，豐頰樽前勝玉梅。肯爲蓴羹下犀箸，聊憑催促好詩來。

往時賸喜親標格，今日無因款話言。兀坐書齋飽蔬食，想公飲客厭熊蹯。

詠凌霄花

松柏扳援有女蘿，紅英亦復蔓高柯。侵尋縱上雲霄去，究意依憑未足多。❶

拒霜花

誰將名字强稱揚，弱質區區敢傲霜。霜隕葉枯紅粉落，元來根也未爲剛。

園蔬六首

攜鋤抱甕不辭勞，要使霜根足土膏。我去艱難生理窄，却疑學圃屬吾曹。

白菘肥脆真佳品，紫芥蒙茸亦可人。環舍滿畦多且旨，寒儒專享未爲貧。

深林十月飽清霜，寒氣侵凌味轉長。世上甘腴有如此，擬排閶闔獻君王。

良朋過我食無魚，茅屋相尋只茹蔬。莫道藜羹滋味薄，要知瓜祭必齋如。

朱門終日飫甘肥，綺繡盤筵鱠縷飛。寧識山林枯槁士，清風千古首陽薇。

葷羶屏去忽三年，筋力扶持老尚堅。

❶「意」，四庫本作「竟」。

所養固知先大體，人生何苦嗜肥鮮？

黄　葉

黄葉紛紛舞勁風，反膏收液歲成功。
明年滿眼春容好，却在今時索寞中。

詠　橘

風勁霜清木落時，金丸粲粲壓枝垂。
貧家不作千奴計，一樹庭前也自奇。

謝王恭父惠石巖花二首

巖畔移來漫一叢，鮮鮮忽發十分紅。
細看頗與巖明類，言善方知美在中。

生平悃愊了無華，投老胡爲也愛花。

家釀朋壺助清興，會看落筆吐天葩。

梅花四首

百卉芳菲二月時，先春梅蕚著疎枝。
只緣姑射風姿别，不怕寒威損玉肌。

清香妙質總宜人，老幹青枝更絶塵。
徹骨風流真我友，竹籬茅屋故相親。

寒花得水或成仙，體素含香亦可憐。
韶嫩有餘清不足，此花獨步信無前。

其間妙處不容評，玉潔冰清亦强名。
要識此花高絶處，解成佳實作和羹。

病起見梅花有感四首

不費春工巧剪裁，自然精彩粲瓊瑰。
也知受命如松柏，故向隆冬取次開。

霜月交輝色愈明，風標高節聖之清。
諦觀毫髮無遺恨，始信名花集大成。

古澗荒郊人迹少，幾枝摘索爲誰芳？
因思陋巷甘岑寂，爲己工夫味更長。

病餘百念不關心，偶見幽芳只自驚。
世故紛紛易湮沒，會須借此滌塵襟。

臘　梅

金相玉質舊同科，暗裏清香萬斛多。
絶俗風流寧不似，調羹功用竟如何？

小松二首

瑣瑣新松雜檉杉，青青數寸倚嶄岩。
牛岡自有神呵護，未怕林間走鹿麑。

初栽準擬雨如膏，無奈晴暄思鬱陶。
造物見憐甘澤霈，倚天會見百尋高。

咏　竹

此君林下靜無塵，苗裔生來便逸群。
頭角嶄然圓玉峙，養成直節要凌雲。

絜齋集卷二十四

絜齋集書後

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爲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鐫，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玉，真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誦。」精神純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率成枕上；至暮年亦然。記覽甚博，渟蓄日富，然未嘗襲人畦逕，尤不喜用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不爲矯激；至其指事力陳，略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誼以證時務，啓沃之功良多。訓誘後進，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白，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于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于天而能若是？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省孤不能窺其彷佛，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是散落人間，兄弟相與裒輯，尚多闕略，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蓋若此。不肖孤倘未即死，庶幾旦旦熟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衢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甫拜手謹書。

絜齋集卷末

袁正獻公遺文鈔

序

袁正獻公所爲書，録於王深寧《玉海》者：《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寶訓目録》二卷。録於真西山撰行狀者：《經武要略》、《兵略》。録於《浙志》者：《陸象山年譜》二卷。録於《宋元學案》者：《定川言行編》。録於陳振孫《書録解題》者：《書鈔》十卷、《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清修《四庫》，既於《永樂大典》中採《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載於經部，又裒輯所謂《絜齋集》者，得文二百四十八首、詩一百七十六首，勒成二十四卷，載於集部。其前後集今不可見，存者僅輯之《永樂大典》者也。展轉傳刻，凡五版。壽鏞往讀臨川李穆堂所輯《陸子學譜》，載正獻公言行獨詳；西山之行狀，與王深寧所録公《答舒和仲書》，皆採擷及之。至四明六志中載公遺文亦多，考之《絜齋集》，均未見焉。然則清《四庫》所言，明初尚有其本，厥後漸就散亡者，益可信矣。宋自乾道、淳熙間，陸象山崛起，與紫陽分席，其高第弟子有舒、沈、楊、袁，猶之程門有游、楊、吕、謝。著述之流傳，惟楊最盛，而沈獨罕見，舒則賴黎洲搜得《廣平類稿》，殘編僅存者此也。正獻公之書富矣，乃散佚亦如此。

壽鏞輯《定川遺書》，而求公所爲《言行編》，未見全帙，於是馳書馮君孟顓，請其採訪。一日忽以煙嶼樓藏鈔本《正獻公遺文

鈔》見示，得之大喜過望，竟一日讀畢。上卷文八篇，下卷即《定川言行》，編輯之者，公之二十一世孫士杰也。並有附録公之言行及公集校勘記，徐柳泉先生書其後曰：「真西山撰公行狀亦當附於後。」於是爲之重校，別編目録，遂付之梓。公淵源家學自質甫先生，經史子集至稗官小説，奥編隱帙，多所記覽，著有《甕牖閒評》傳世。公端粹專静，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説尤詳，即就遺文八篇而言，曰：「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曰：「其質既美，加以切磨培植之功，孰得而禦之？」曰：「充火然泉達之端，謹牿亡茅塞之戒。」其答舒和仲也，尤諄諄於日課一經一史，曰：「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慈湖中年以後，却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諸如此類，王深寧稱其尊德性，實根本於道問學，未嘗失於一偏。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尤當以是自儆，蓋服膺之者深矣。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後生小子，讀此能不自勉乎？抑考之《鄞志》，士杰，字襄臣。當清同治七年，正獻公從祀文廟，襄臣奔走尤力，孝子慈孫，不忘所自，既稱道於鄉人，而什一之存，墜緒茫茫，收拾叢殘於數百年之後，猶得重覩耿光，不益可景仰歟？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録襄臣詩三首，風雅宜人，不懈而及於古，雖以諸生老固無愧大賢子孫矣。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昌黎之言，豈不信哉！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上

宋鄞袁燮絜齋撰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輯

昌國州儒學記

淳熙十六年，令王沇徙於丞廳之南，役未竟，去官。令錢棣繼其事，嘉定甲申，令趙大忠葺治增益

闡斯道之奧，發是心之良，而輔成國家之風教者，其惟學乎？夫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四明之有昌國，海中一島也，厥地狹矣，而士生其間，俊敏逸群，修潔自將者，時時有之，其質美矣，加以切磨培植之功，孰能而禦之？前乎此非無賢令尹也，而教養一事，多闕而不備，豈不知當務之爲急哉！或者其興若廢，與兵刑財用不同，非有朝家之威命，大吏之督責，姑徐徐焉，未見獲戾，故雖有所興爲，不過一二焉而止，此其勢然也。若夫發於誠心，無所畏慕，而自爲之，其度越他人，顧不遠哉！

今承議郎趙侯，清獻公之裔孫也，典型猶在，喟然興歎曰：「事豈有不可爲者哉？力或不足，痛節冗費可也；檢柅吏奸，毋俾滲漏可也；義所當爲，勇於必爲可也；士有餘力，資以爲助可也；如是而後其用足矣。」左之右之，莫不如志，而建學之規摹在其中矣。或因其故而葺治之，或創於今而增益之，曰殿曰堂，屹然中居；曰齋曰序，翼然旁列。門庭由是莊焉，像設由是崇焉，祭器、祭服由是作焉，廩庾以儲之，垣墉以衛之，承學之士，皆得優游涵泳其中，

而又課焉、試焉，以警厲之。鳶飛魚躍，咸受其賜，無有終極，可不謂盡於其職乎？且南安一小郡耳，而東坡蘇公記學之成，稱其「甲於江西」，「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典領得人，能使其居有侐，理固然也。

今侯之所爲，其亦若是也夫。雖然，侯之設心非獨兹事也，嚴祈報之典，則冢土是崇；卹窮乏之民，則委積是豐。户籍之要，所以窒欺僞也；海步之就，與夫嶺路之夷，又所以便往來也。凡有益于民者，是究是圖，如恐不及，矧爲禮義教化之宫，其汲汲也宜如之何！侯名大忠，三衢人，擢進士科，居官所至可紀，無忝厥祖矣，余是以深美之。《延祐四明志》

謹案：此文與《大德昌國志》及《康熙定海縣志》字句多異，而大意一致，故不具詳。

遷建嵊縣儒學記《寶慶會稽續志》：嘉定七年，令史安之移建於縣西南繼錦坊

嵊，古剡也。「剡溪蕴秀異，欲罷不能忘」，杜少陵之詩云爾。夫秀異之氣，周流磅礴，鍾爲人物，必有資禀英粹，爲時翹楚者。維古盛時，待士厚，長養磨淬，良心德性，日益著明，於是乎皆爲善士。即今之士類，而以古人長養磨淬之道與之周旋，遲以歲月，則亦當有不可勝用之才。

四明史侯之爲嵊宰也，悼學宫之壞，棟橈杜敧，俊秀肄業無所，欲一新之。舊學在城之隈，境非爽塏，氣鬱不舒，周覽以求勝處，迺得今地。臨流負山，面勢弘傑，經始于去秋，而告成於今春。殿堂齋序，倉庫庖湢，凡屋百間，堅壯軒豁。士業其

中，雍雍愉愉，有雲飛川泳之適。侯，太史之孫，今丞相之從子，生長金玉淵海之間，益自砥礪，不溺豪習，而留意於學宮，可謂知本務矣。諸生亦惟静觀此心，與天地同本，與聖賢同類，充火然泉達之端，謹梏亡茅塞之戒，更相磨厲，儒風大振，則侯之至望也哉。《浙江通志》本《寶慶會稽續志》

武學登科題名記

於皇我國家網羅儁彦，不局一途，凡儒學之士，既教之養之，而士之有武勇者，亦封殖是務。武學之設，自仁皇始，列聖因之，教育不廢。高宗駐蹕錢唐，念舊典之不可缺也，迺紹興十有六年，中敕攸司，復還偉觀。于是南北既通和矣，偃兵息民，無復餘事，而猶垂意于此，足以仰見聖哲之心。居安慮危，先事爲備，豈顓以和好爲足恃哉！夫士不素養無以應猝，而所謂士者，非徒武勇之謂。古人有言：「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成周盛時，軍將皆命卿分職，率屬臨敵制勝。同是人也，武勇者乎？君子者乎？仲由言「可使有勇」，必又曰「且知方也」。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建武中興，祭遵爲將，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吕蒙就學之後，魯肅偉其議論。郭汾陽功蓋一世，實繇武舉發身。近世狄武襄最善用兵，乃於《左氏春秋》得之，是故爲將而不知古今，一夫之勇耳。

自學之復，餘七十年，嚴于騎射之試，所以選拔奇才也，而必講之以師友，訓之以德義，覽觀群書，古人是式，抑又所以培殖其本根焉。或由舍選升，或以科舉進，

炳乎相輝，可謂盛矣。哀其名氏，勒諸金石，植于學宮，而傳之久遠。非徒設也，其間卓然奮發，以功業自表見者，足以起人之敬慕。厥或湮没而無稱，與草木俱腐者，人亦必賤惡之。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非貪名也，名之不揚，由夫實之不至，是則可憂也。魯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與夫規規目前者，大有間矣。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聖門所以垂教也。覽者詳之。嘉定十年八月朔日。《咸淳臨安志》

豐惠橋記 豐惠橋，初名酒腐橋。宋上虞令樓杓重建洞橋，易今名

侯以學從政，以政宜民，凡可便于民者，知無不爲，不苟目前之安，圖爲久長之計。

縣市有酒腐橋，周顯德中所建，歲月滋久，石或斷缺，往來者凜乎有壓溺之憂。侯顧而歎曰：「吾爲邑長于斯，而吾民病涉如此，心可安乎？」乃以歲計之餘，捐金募工，伐石更造，以舊名額不雅，思易之。邑人沐浴膏澤，推原所自，請名曰「德政」，侯不許，曰：「天以豐歲加惠我，民事幸而集，予何德焉？以『豐惠』揭之其可。」橋之南北，對峙二軒，虚敞明潔，爽人心目，爰請于起居舍人魏了翁書二大字以扁之。

初，侯興是役也，復甃舊石爲橋于翦水閘之上，東卧綵虹，西浮巨鰲，攬形勢以環合，蓄風氣之渾厚。侯秩滿去，而是橋適成。邑人相與言曰：「令尹雖不言功，吾儕能自已乎？歸功于天，令尹之志也；歸

功于令尹，邑人之志也。」乃以「德政」名聞上之橋，而鑱諸石以識無窮之思云。《上虞縣志》節略

謹案：《浙江通志》本《弘治紹興府志》，「酒腐」作「酒務」。

答舒和仲書

純仲近日不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于此，當自知之。若務高論，謂學者工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書其所可廢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晉從之矣。賢昆仲朝夕款聚，浸灌磨礲，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放，況它人乎？聞讀不輟，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仲謹守先訓，未嘗一毫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于是乎有子政宜益固所守，豈可輒自菲薄邪？然讀書一事，却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却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於學，則門户有光矣。惠貺韓家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爲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詩云：「由來盛事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膽健。」蓋取《東漢書》所謂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于晚哉！見《至正四明續志》

右絜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掇其要切者如右。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專是尊德性。」絜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根本于「道問學」，未嘗失于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古人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幾銘，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梅之餽，推之于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或虧于晚學，或倦于耄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儆。《書》不云乎：「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言時式，沈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至正四月續志》王應麟跋

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上狀，惟有瞻仰，即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相萬福。某碌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賦取辦于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贄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則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謗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

礲，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見《鮚埼亭集·外編》❶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于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獻二帖，而當時爲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是矣。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祐志》中所載之帖，跋于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今是帖再跋于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于斯道，茫無所見，年來健忘昏耄，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樓

---

❶「鮚」，原作「結」，據下注文改。

之精舍，與吾家近止一葦，歲時過之，曷禁悚然，是帖昔藏于檇李項氏，今歸于江都閔氏。《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跋

謹案：《答和仲書》見《至正四明續志》，非《延祐志》。《至正》稱續志以其續《延祐》也，凡《延祐》所載，《至正》不復複出，此文正惟《延祐》未採，故《至正》補之。全氏云「見《延祐》」，誤一。《延祐》稱《四明志》，蓋仍《寶慶志》之例，此時明州雖改名慶元，改府爲路，清容未嘗以「慶元」名志也。全氏云「《延祐慶元志》」，誤二。至于《至正》所載其文，既非全篇，亦非一札，故總題録絜齋語。王尚書所云「掇其要切」，蓋合數札而節録之，全氏以爲一帖，誤三。又全氏所録之帖後段「賢昆仲朝夕歡聚云云」至「況他人乎」一節，即《至正志》中之第二段，特志删前幅，此録全篇，而云大略與此相同，似此别爲一帖，非即志中所節採，誤四。全氏以博學雄文爲海内所推重，鄉里後進，何敢妄議前哲，故事吹求？但疏漏之處，不得不爲之糾正耳。

祭象山陸先生文

嗟惟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于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兹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

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于斯世，允矣有功。《象山先生文集》節略，末有「云云」二字。

戴伯皋墓誌銘

君諱樟，字伯皋，明之鄞人也。大父諱冕。父諱汝明，承奉郎。鄞在東浙爲一都會，自寶元、慶曆間士風淳美，大隱楊先生適、杜先生醇、王先生致、樓先生鬱，相繼教授于里中，桃源王先生説居桃源之西偏，亦以文學著聞，由是學者日以興起。此處疑有脱誤。世居于桃源之西偏，其俗猶未洽。君之大父自少立志不苟，嘗以開封進士試于禮部，不售，益閉户讀書，不復求聞于當世，里中尊慕，始多鄉方之士。將終，語承奉君曰：「吾雖已矣，猶有望于汝之二子，汝其勉之，以終吾志。」承奉君涕泣受命，使二子屏外事，出從師友，孜孜矻矻，不敢稍懈。

君少喜詞賦，後讀《周書》，不復爲雕蟲篆刻之習，精思熟講，反覆參訂，有得于先生經世之意，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故端明汪公應辰時知貢舉，見君程文，以爲才可大用，初調處之青田簿，再調越之諸暨丞，佐其長，以平易曉暢士俗，揆之以理，吏不忍隱其情。丁母夫人朱氏憂，執喪哀毁，或告以葬之日，不利于君，曰：「吾親安則吾利矣。」卒不易日。其年秋感疾，請休于朝，自從政改秩宣教郎，未幾而疾革，實淳熙九年八月吉也，享年四十有一。娶袁氏，予伯姊也。子男二人：宣、監。女二人，長適山陰傅積，以某日葬君于桃源鄉石馬里西洋港之源。

君天姿孝友慈祥，未嘗疾言遽色，其發爲文章，紆餘華暢，自中律度，不爲險怪詭異以震俗。至與人交，則情見意接，無城府崖岸，雖異意者愛慕欣欣焉。乾道八年春，天子稱觴萬壽宫，覃慶錫類，承奉君及朱夫人，皆以君故受封，鄉人榮之。君曰：「是未足以報大父所以誨吾之意。」君視予母氏爲諸姑，而伯姊又女于君，自青田還鄉，暇時訪予，從容論治道本末曰：「吾儒平日講學，措諸事業，宜務君子之道，若炫能矜功，而無惻隱之實，是淺衷薄夫，吾弗爲也。」其行事如是，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姿之温，氣之厚，與物無忤，而人皆樂親。位不稱德，而德以充身。我作銘文，以詔後人。《桃源戴氏譜》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上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下

宋鄞袁燮絜齋撰
三十一世孫士杰敬輯

沈叔晦言行編

叔晦沈君，學于家庭，以正心修身、愛親敬長爲本，步趨中規矩，言論有典則，少游鄉校，流輩皆嚴憚之。入太學益自整勵。太學雖多士，然未知師友講習之益，君與同志者曰：「吾曹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講切既久，服其精微，以師禮事之。招呼同志，時時合併，相與講明古人踐履涵養之實，爲不朽計，自後學校間始知有師友。君家素貧，囊無餘貲，冬或不絮。姑蘇一巨室，延請以誨其子，同舍以君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奈何捨去？」卒拒不許。其忍窮勵志如此。聞人一善，極口稱揚，人所不識，君能識之。永嘉薛象先，頹然衆人中，不自矜衒，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君既去學，後來朋友接武不絕，講學日盛，實自君發之。君天資高邁，狀貌偉特，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而養人正大之氣，真畏友也。然其居家事親，恂恂卑下，以嚴威儼恪爲戒，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

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没者，由其學無本，不于閫門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自欺耳。又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言學。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悦，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以爲孝矣。」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一章于寢室之壁。

君忠義自許，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廷對鯁直，指陳闕政，無所諱忌，時論韙之。既登第，得尉上虞。人謂君儒者，世故未必周知，抑有所不屑。而君吏道通明，應酬整暇，終日廨宇，抵暮而後返室。會稽大府，尉爲卑職，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强。自持日謹，約束其下甚嚴。有所巡捕，限以日期，稍有稽違，責罰不貸。非甚不得已，不令人入鄉，以故邑人安之。讀書不爲腐儒，居官不爲俗吏，皆師友淵源所漸如此。君信義輕財，未嘗有吝嗇意。每誦唐李絳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辭受取舍，關鍵甚嚴，苟非其人，有所饋遺，未嘗輕受。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厚遺之，因君之善厚者先達此意。君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却，以渡江告之，斯可。」即日出關。 君素有高名，友朋論士宜居臺閣者，以君爲首。而君恬于進取，在上虞三年，薦章交至，受之而不用，秩滿竟不關陞。或以君名聞于龔參政公，遲其來見，欲處以要職，君卒不詣。君爲太學録，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嚴如是，我輩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學官清選，類以簿書爲猥務，君約束生徒，於此甚謹。

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君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虚日。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同僚有以行道爲笑侮者，君曰：「君子居其位，必行其道，道之不行，吾實恥之。」因發策試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日宰執、侍從、臺諫以及監學、師儒之官，立乎本朝，而道不行，詢所以然之故。聞者縮頸，謗語喧然。俄被旨考試殿廬，君盛服雍容，步廊廡間。壽皇望而偉之，遣中貴人詢職位姓名，有簡記意。趙丞相當國，語諸學官曰：「學校頹靡之久，一新學官頗修職事，而諸人不樂，何故？」新學官，蓋指君也。衆謂：「上既偉君，又丞相言如此，君必驟用，而我輩不容矣。」萋菲者甚衆。臺評既上，或密以告。諸學官方會食，即以白于衆，謂君且不怡，君飽食始罷，與諸人語别而去，略無戚容，在職纔八十日。翌日，同列諸生送君江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燮亦見之。君曰：「吾豈不知顧惜爵位，僥倖改秩，足爲親榮哉！不如是則淪胥，非吾素志耳。」始君之未去，或謂君曰：「司業厚貌深情，盍隄防之？」君正色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司業與我厚，吾豈敢逆詐？」既得罪，善類扼腕。或見言者，謂之曰：「多少人不言而逐沈君，何故？得非司業惡之乎？」言者曰：「何獨司業，衆亦然。」始知擠君者，司業與焉。君後聞之，但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君去國不以罪屏爲恨，閒居累年，守

道無悶，未嘗以得喪用舍更其操。身雖退而名益高，海内人士多推尊之，曰：「是可羽儀朝著者。」宰執迫于公議，以君姓名進呈，壽皇猶能記憶，曰：「是向爲學官以爭事去國者。」嗚呼！聖主簡記如此，微人言閒之，其道豈不用乎？君改過遷善，不苟自恕，其始面目嚴冷，一語不輕發，與朋友交，面攻其短，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如將浼焉。類毅而不弘者，觀摩既久，浸浸寬博，即與之居，可敬可愛。嘗爲帥屬，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承給不暇。侍郎鄭公薦君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絶矣。後帥復委以檢察，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君務識大體，非聖哲之書未嘗好；史籍繁雜，採取至約，以爲簡策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一本無「伯」字。博通諸書，君遺詩箴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終亡羊。」自居太學與官上庠，時常持此論甚堅。後識東萊呂公，極論古今，始知讀書之益。又呂公之弟子約官里中，與君契好，讀書《綱目》，講之尤詳，君益克勵不倦，自期于純全博大之域，深以齒髮衰白、一本作「向」字。力不逮心爲恨。然一切薄物細故，未嘗以置胸中。燮嘗從容諷君，時務條目，亦須講明。君曰：「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大本不立，大義不明，條目何爲？」

君閨門世有禮法，自高曾以來，未嘗析户，以雍睦聞。先簽判公捐館，君與季弟奉母夫人甚謹，生理屢空，若不堪處，而居之裕如，朝夕親旁，下氣怡色，恐傷親意，語未嘗及匱乏，閒爲宴以歡樂之，孝養

之厚，與富貴家等。女弟既嫁而寡，且貧且病，太夫人念之，極意撫育，以寬慈抱，不畜私財以爲後日計。闔門數百指，厚薄均適，無閒言。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友愛甚篤，里中言家法者，推沈氏。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悦服。君愛君憂國，發于至誠，語及時事，少不合意，常顰蹙不樂。深以善類彫零爲憂，念今朋友未嘗暫捨，晚尤尊敬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既寢疾，猶以爲言。蓋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使時見用，必能分別是非，扶持綱紀，忠言大節，雷霆一世，惜哉！

燮與君同在鄉校，見君容貌嶷然，筆端無俗氣，心忻慕焉，然未嘗相親也。後君游太學，與四方賢俊居既三年矣，予幸肄業焉，始與君還往甚熟。時予方務記覽，恥一不知，窮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識肩背，無以精神彫喪于陋巷偏僻之習。」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謂根本、肩背者。君又爲予言所與往來，學校可爲師爲友者甚悉。予復因君得盡識之。周旋之間，聞見日新矣。君先登第去，予留滯庠序又十餘年，益求四方師友，以講切其所未明，恢廣其所未至者。微君發其端，安知師友之益如是？予故嘗謂君之德業可盡善者非一，而其大有功于吾道者，開後學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材質不同，相與磨礲，浸灌而進德日

衆，茲其尤可紀者。予之不失其身，諸君子之力，而君其首也。海内人物，彫零無幾，幸君猶存。方將相從于寂寞之濱，益講求廣大精微之藴，而君則往矣。病革之際，握手爲别，每以母老爲念。哀哉如斯人者，而天奪之乎？後來之彦，豈曰無人？至于人品超卓，世道所關，求如君者，難乎其人矣！可不哀哉！

君之季弟，以君平生言行，凡我友朋，隨所聞見，各有叙述，庶乎得之爲詳。不鄙屬予，予方獲罪于天，斬然苫塊，心志摧裂，豈能黼藻其辭，發揚盛美哉？雖然，君待先君厚。先君之殁，哭之過乎哀；一本「哀」作「衆」。爲製喪服，大小如式；撫存諸孤，恩意備至。今君云亡，有美而不述，予爲負于心，顧安敢以衰絰爲辭？追憶平昔，直書一二，義不獲已焉耳。他美尚多，衆人多知之，必有能大書特書者。紹熙辛亥歲元月袁燮書。《蛟川沈氏譜》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下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一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編輯

言行

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群苟目前。見《象山先生文集序》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與幣乃偷安之計，適以召兵。

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

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墓志》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户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案征發、争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

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

軍兵虚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寛矣。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

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

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

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司教養者，有摧阻，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

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于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

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

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絶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金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于境内，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

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伍員圖以敝楚，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樸開邊之策，三人者，皆欲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小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

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于數人，耳目不能偏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者多矣。

以心求道，萬别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忠宣堂記》

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

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

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

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

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先秦古書》

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兵略》

祖宗成憲，爲人臣者，所當講究。《皇朝要録》

林祖洽非理財，乃養財耳。《延祐志·林保傳》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一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二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輯

絜齋集校勘記

《輪對乾德三年内庫金帛用度劄子》卷二「東内無供億之費」「内」字疑。

《象山先生文集序》卷八合二十卷刊于倉司

謹案：《象山先生文集》亦載此序，作「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其他字句，有小異處，不備録。

《韶州重修學記》卷十「廖公德明聞而餽之」「餽」字疑。

《四明教授廳續壁記》卷十「由隆建以來」「隆建」誤倒，今改正。

《紹興報恩光孝四莊記》卷十「惠公始從荼毒」「荼毒」字疑。

《止善堂記》卷十「于道岐矣」「歧」誤「岐」，今改正。

《贈少師樓公行狀》卷十一「父名闕，妣江氏」

謹案：鑰父名璩，仕至知處州，主管亳州明道宫，累贈銀青光録大夫，追封兖國公。今補正。「江氏」，乃「汪氏」之誤。文中「少師江公」亦「汪」字之誤。所謂「尚書舅」者，即汪大猷也。「鄂州史君鍔」，「使」誤「史」。「宿弊寢革」，「寖」誤「寢」。今俱改正。又「十月三旬，而寺丞卒」。案：《攻媿集・先兄嚴州行狀》卒在十年五月丁卯，據此，則「十月三旬」疑是「十年五月」之誤。

《累贈太保羅公行狀》卷十二「淳熙二年進士」案：據《宋史》本傳改作「三年」。

謹案：《浙江通志》及各志諸書，淳熙二年乙未詹騤榜，五年戊戌姚穎榜，並無「三年」科分，當是《宋史》本傳之誤。

《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卷十五「諱穎」穎字洪卿，「穎」誤「穎」，今改正。

《贈宣奉大夫趙公墓誌銘》卷十七「淳熙二月二日癸巳」當是「二年二月癸巳」之誤。又「子知先生之深者也」，「生」字當是「公」字之誤。今改正。

《先祖墓表》卷十七「肅丞議郎」「承」誤「丞」，今改正。

《朝請大夫趙公墓誌銘》卷十七「曾祖妣恭人張氏郭氏」

謹案：「曾祖」下脱「曾祖官諱、曾祖妣姓封、祖官諱」。

《贈通議大夫汪公墓誌銘》卷十八「慶元二年爲太常博士。三年遷吏部郎。四年除樞密院檢討。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玉牒，九月除起居舍人。明日遷侍御。卒之日，實是歲之六月六日也。」

謹案：「明日」，「日」字爲「年」字之誤。上云「九月」，是慶元之五年也；下云「六月」，爲慶元之六年。可知則「遷侍御」爲明年無疑。今改正。

《蘄州太守李公墓誌銘》卷十八「敵無他岐可人」「歧」誤「岐」，今改正。

《滁州司理李君墓誌銘》卷十九「君諱十鑑」

謹案：君爲宗質之子，《攻媿集》樓鑰作《李宗質墓誌銘》，宗質子四人，俱文字行，次即君，名文鑑，「文」誤「十」，今改正。

《台州僊居縣主簿戴君墓誌銘》卷十九「常德通守之末第也」「未」誤「末」，今改正。又「孫壻戴義路是同姓爲婚矣」必有脱誤，今無可攷正，仍之。

《統領胡君墓誌銘》卷十九「諸暨承」「丞」誤「承」，今改正。

《何夫人宣氏墓誌銘》卷二十一「祖贈太子太傅」，「祖」字下脱諱，無可攷補，仍之。又「大夫公漸之訓」句疑。

《林太淑人袁氏墓誌銘》卷二十一「桃原西嶼」「源」誤「原」，今改正。

《太夫人戴氏壙誌》卷二十一桃原鄉「源」誤「原」，今改正。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二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三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編

正獻公行狀

真德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姓。❶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録可考者：府君謐，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大中大夫裴。裴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轂，博極群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曹宗者横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人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

公端粹專静，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❶「姓」，原無，據四庫本《西山文集》補。

媪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録，公望其德容粹盎，肅容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焕、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持，❶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❷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虚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閲。其勇鋭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里，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傍有黄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兵政，❸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僚吏，分任賑恤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

❶「持」，原作「將」，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❷「益」，原作「亦」，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❸「兵」，原作「火」，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可以稽户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争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

訖事，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内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内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地矣。❶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閲，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内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沿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略，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一以相屬。公周視屬邑，所至按閲，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時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❷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

❶「地」，原無，據四庫本《西山文集》補。
❷「者」，原無，據四庫本《西山文集》補。

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愷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没，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郡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

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而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税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税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悦。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窒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

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遊，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略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敕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鋭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於辟。公知上意，本以救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爲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擿黔流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

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温柔自安，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

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遷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頽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

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閽投匭，争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强，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

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説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内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真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强，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强，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

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勵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强中國之勢？」其二謂：「刑賞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畏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寖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内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絶它費，以賑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虚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强，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强盛。」公遂言：「今日未遑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玉音，自爲韓侂冑所誤，惟恐有錯，所以諮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説而

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

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爾殘虜，敢犯王略，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爲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絶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内，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

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禄也，己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巋然，舉世推重者，分閫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强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樸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若稍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

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娱，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菽粟，汲引善類，無閒親疏，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擿其小疵。毁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禄，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偏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

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户。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侵侮

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絶，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爲怯，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維日新之功，[1]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爲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專爲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忠義之人，[2]既與虜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强，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

[1]「維」，原作「回」，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2]「人」，原作「流」，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將有無窮之悔；絶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

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游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頹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鈎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犬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摇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1]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

[1] 「則」下，四庫本《西山文集》有「因」字。

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正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册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説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説」，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説；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讎虜垂亡，聘

使屢返，非我絶好，彼自内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思之職，所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

公匄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坼，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笙鏞筦磬，❶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三百户至九百户。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

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禄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

❶「此」，原無，據四庫本《西山文集》補。

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己。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❶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❷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其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耳。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

❶「貴」，原作「歸」，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❷「者」下，四庫本《西山文集》有「亦」字。

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闊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遂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曰『是亦人爾』，❶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

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

❶「庸」下，四庫本《西山文集》有「而」字。

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顓柄，天地閉塞，徊翔不以爲辱；❶公道開明，群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争，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没，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殁，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櫄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爲斂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拯厄，備極其至。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鑒絶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蓋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

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説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者，會稡成篇，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

❶「徊翔」下，四庫本《西山文集》有「卑冗」二字。

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略》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録》若干卷。其爲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爲奇嶮刻峭語，而温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邪？」❶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廷修《經武要略》，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莅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録過詳，公删繁翦浮，見謂得體。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温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

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爲墓誌。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❷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

❶「苟」，原作「可」，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❷「喬」，原作「高」，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二氏，氣脈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官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眡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覿。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流。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孅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合爲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1]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録卷三

[1] 「不」，原作「六」，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補遺

己見劄子

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爲難而求夫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邊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爲易而爲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易也。故爲堅守之説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爲易也。」真宗咸平中，固嘗專用此策矣，申勑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固以爲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之下，過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爲戒。然則堅守之説，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説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棄信背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翕然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期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畢力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説，亦豈真易哉？

臣竊以爲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爲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也，

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吴王闔廬以敝楚之策，請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於是乎始病。唐安禄山之變，稱兵犯闕，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困賊之謀，亦欲互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樸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之。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强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强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員、李泌、王樸，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間有稍知兵者，則欲仗土豪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爲吾役？結以恩信，厲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僥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之説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又輪對劄子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

日，決不能與中國競，而臣以爲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耻莫大焉，復讎雪耻，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枵然，逡巡退縮，得無爲奸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爲備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爲宜於今者爲陛下言之。

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争鋒。亮歿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爲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爲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强，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夙具，能如吴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凡此六條，粲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

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内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未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强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强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二）

又省兵劄子

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國威，莫如强兵。而所謂强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雖强，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而豈徒貴夫多哉！臣不暇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然天下之兵權三十萬。夫以祖宗威武之聲，震讋夷夏，其兵至强也，而兵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擾邊之後，兵額益多，至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觀之，夫兵豈貴夫多哉！今天

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揀刺以爲務，蜂屯蟻聚，坐耗衣廪，使皆勇且壯可也，癃老者、懦弱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竄而占虚額者、私爲役使而食公廪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名，而無衆之實；有强之形，而無强之效。不知竭民膏血，豢養此曹，將安用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給，驕冗之卒，容而養之，似未害也。而文彦博、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蠹民耗國，其爲揀汰之説，如出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奉驕子，若注漏巵，其不可虚徐而坐視其弊亦明矣。

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爲商，居不能爲農，必聚而爲盜，與其去之以激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之爲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爲兵也，將以爲患。而臣以爲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無其術爾。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將帥所當爲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强。凡前日之弊，將蕩刷而無餘矣。自昔舉事，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悦。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未嘗攖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劍南，擇州兵之不任戰者廢遣，獰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爲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閫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者爾；有臣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久，

而猶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爲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强盜，慮其生變，莫敢誰何！驕横如此，猝有緩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革。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又議輪對劄子

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况國威未振，國勢未强之時乎？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爲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開邊隙，皆拒絶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虜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遷延日久，必將自斃，盍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乏，一聞斯言，躍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爲諱乎？

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彼虚，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内，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賊有董憲者，自郯以兵圍蘭陵，蓋延、龐萌請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蓋郯者憲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圍王世充於鄭，竇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説建德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自解。建德不用其言，

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迺所以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巍巍中國，而殘虜之不若，臣竊爲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爲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亳，已伐其謀，且復多方傳檄，曉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爲汝累爾。豈意殘虜輒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大信，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跋吴晦夫社倉

王荆公行青苗之法，取二分之息，而公論非之。朱公立社倉之規，亦取息米二斗，與青苗若無以異，而公論稱之。何也？曰：青苗之取息也無窮，或不能償，則有追胥之擾，有箠楚之雪，民不能堪，率破其家。言利之弊至如此。社倉則異是矣，其始雖不能無息，然歲歉則蠲其半，大饑則蠲之，十倍其初，則無復有息。方當匱乏之時，賴此以濟，人感其恩，蔑不償者，豈必待督責哉！此善之善者也。而吴君伯仲能行之，苟無利心焉，可不謂賢

乎？建樓藏書，勉其子孫孜孜務學，又將以維持社倉爲經久計，此皆發於良心不能自已者。續此氣脉，生生不窮，言積善之家者，將由吴氏有餘慶矣，余是以嘉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

隱求堂記

君子貴隱乎？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古人之所不與也，烏乎貴。君子不貴隱乎？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古人之所深取也，烏乎不貴。然則奈何？曰：天之生斯人也，必有出群拔萃之士，爲之標準，扶持綱常，雖久不廢，則人道立矣。當隱而隱，義也；素隱亂倫，非義也。協於義，無愧於心，潛養之久，輝光之著，得於親炙者有所則象，得於傳聞者亦莫不興起，是我以一身爲天下後世之標準也。其志顧不大哉！夫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求此志也。而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嗚呼，若夷、齊之隱，真所謂求其志者矣，不食周粟，採薇首陽，知有大義而不知有吾身，昭昭乎日月之常明，浩浩乎河海之不竭，貪夫廉，懦夫立，而亂臣賊子不接迹於後世，繄誰之功？夷、齊爲之也。在春秋時，長沮、桀溺，接輿，晨門荷蓧之流，亦云高矣，而感人動物，蔑乎無聞，不足以入於夷、齊之域。夫子喟然興嘆曰：「未見其人，或者傷今而思古歟？」吾家之闢西塾，所以佚老也。吾衰且病，不復萌仕進意，思得幽閒清曠之處，徜徉其間，欲爲而未果。甫遽承吾意而創爲之，密邇吾

廬，買地數畝，稍植花竹以娱老懷，北爲荷池，池上爲屋數楹，頗有佳趣，余於是乎以「隱求」名之。無官守言責，而此身得以自由；不治生營利，而此心得以自逸。泉石煙霞，可嘉可玩，殆有甚於圭組軒裳之可樂，而益得求吾之所志，庶其可乎？雖然，老病而歸休，以是自命可也。繼吾之後者，齒髮未衰，筋力猶壯，固宜捐軀以狥國，排難以救時，又何隱之云乎？曰：吾觀古人所以博大其器業者，未嘗汲汲於干進也。深藏而不露，潛珍以自怡，待已愈重，則求合愈難。人君致敬盡禮，覬其肯就，不得已而起，濟世功名，胸中之緒餘爾，時不我與，道不我屈，固窮獨善，爲世標準，豈非夷、齊之所志歟？耋耄之年，此道此心也；盛壯之時，亦此道此心也。義所當然，無有差別。是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明著于《禮經》。方當發硎之初，去就固已輕矣。人道大閑，於是乎在。今吾「隱求」之名，蓋所以養其廉靖之節，而窒其貪進之心也。吾以是教諸子，諸子復以是教吾孫，源源相續，無有窮已。此所謂世家也。嗚呼，可不勉哉！

（《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

忠宣祠堂記

治平之元，忠宣范公爲江東轉運判官，賦籌思亭詩有曰：「致誠通造化，審慮敵權衡。」石刻至今猶存。嘉定八年春，起居舍人、建安真侯希元恪共使事，慕忠宣之賢，且愛其詩之旨趣深長也，迺於兹堂之西創一室，繪公像而敬祠之。又采詩中語，更所謂

「激揚亭」者曰「虚明」，而堂之名「雙槐」者易之曰「忠宣」，顧瞻之間，先賢在目，高山仰止之意，須臾不忘其深有契於心者耶！

夫君子之所爲，當以三代而上人物爲的，不當以兩漢而下人物自安。蓋三代而上，士大夫朝夕所從事者，不越於此心，毫髮有差，痛自懲艾，學日進，德日充，中立而不倚，全體渾然，不可以一善名。故繇漢而後，雖英才間出，未有能入其域者。我朝人物之盛，幾於古矣，迨元祐間，正人森列，而忠宣之德之懿，良可仰焉。忠宣之論事也，慷慨奮發，知無不言，若濮邸之不當稱親，法度之不可變，邊隙之不可開，皆切於時病，屢進而屢黜，故天下稱之曰正人。然蔡確之遠謫，則以爲太過；章惇、鄧綰之獲罪，亦爲之救解。忠宣固非朋姦者，而委曲如是，其志念深矣。《語》所謂「君子不器」，《中庸》所謂「焉有所倚」，迺平昔之規模也。當是時，人才非不衆多，求如忠鯁敢言者非不可喜。然中正無偏，求如忠宣者寔鮮。此無他，忠宣從事於此心，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嘗稱孔子之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爲舉用正直，邪枉可化而爲善，何必分辨黨人，有傷仁化，深乎深乎！議論持平，不爲矯亢，使其志常伸，其言盡用，豈有異時讎復之禍哉！

三復《籌思》之詩，發揮此心，至精至切，君子以是知忠宣之所存，蓋以三代而上人物爲的也。起居正色立朝，有德有言，名重當世，而獨於忠宣起敬如此，亦足以占其所存矣。忠宣之帥環慶也，畢力救荒，不俟奏報。而起居之卹民也亦然，屢請於朝，施惠甚博，亦有不待服者。此又愛

民皆原於心，所以不謀而同也。嗚呼，賢哉！嘉定元年五月既望，朝散郎試祕書監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袁燮記。（《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